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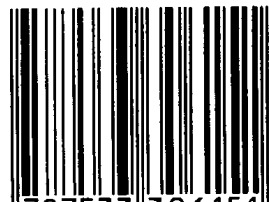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五一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五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39.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五一册目次

集部・別集類

王陽明先生全集二十二卷
附年譜一卷(二)

〔明〕王守仁撰 〔清〕俞嶙輯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清
康熙十二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陽明全集
二十卷傳習錄一卷語錄一
卷》提要

王陽明先生全集目錄

同里後學俞　嶙重編

奏疏二

議夾剿兵糧疏　正德十二年七月初五日

准兵部咨該本部題職方淸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秦金題稱會同巡按御史王度督同都布按三司掌印署都指揮僉事文恭左布政使周秀鳳副使倖巍等議照湖廣郴桂等處所屬地方與廣東樂昌江西上猶等處縣猺賊密邇聯絡彼處有名賊首龔福全高仲仁李斌龐文寵藍友背等素恃巢穴險固聚衆行劫先年用兵征剿各賊漏殄未除遂致禍延今日臣等仰體　皇上好生之心設法撫處冀圖靖安以戢止戈之武奈犬羊之性變詐不同豺狼之心貪噬無厭陽雖聽招陰實肆毒今乃攻打縣堡擄官殺人窮兇極惡神人共憤雖經各官兵擒斬數輩稍懼歸巢緣其種類繁多出沒尚未可料若非三省合兵大彰　天討

惡孽終不殄除猺守何由寧謐所據各官會呈乞要大舉臣等再三籌議非敢輕啓兵端但審時度勢誠有不容已者況彼巢峒既多賊黨亦衆東追西竄此出彼藏必須調發本省土漢官軍民兵殺手人等共三萬員名分立哨道刻期進剿其兩廣南贛仍須各調官軍狼兵把截夾攻協濟大事臣等計算兵糧重大區處艱難抑且本省兵荒相繼財力匱乏之前項合用錢糧預須計處今將應調土漢官軍數目供給糧餉事宜及戰攻方略開坐具

奏該本部覆稱閫外兵權貴在專委征伐事宜切忌遙制今郴桂猺賊爲害日熾既該湖廣鎮巡三司官會議兵不可已要行剋期進剿　朝廷若復猶豫不決往返會議必致誤事但七月進兵天氣尚炎況今五月將中三省約會期限太迫再請勅兩廣總督等官左都御史陳金等及請　特進撫南贛左僉都御史王守仁各照議定事理欽遵會合行事不許違期失誤及改擬九月中取齊進兵庶三省路遠不誤約會本年五月十一日少保

兼　太子太保本部尚書王瓊等具題奉　欽依
備咨到臣除欽遵外卷查先據江西嶺北道副使
楊璋及湖廣郴桂兵備副使陳璧并廣東韶州府
各并申前事臣參看得前賊惡貫已盈神怒人怨
天討在所必加但近年以來江西有桃源之役蒼
廣甫起福建有汀漳之寇軍旅未旋府江之師方
集於兩廣偏橋之討未息於湖湘若復繼以大兵
惟恐民不堪命合無申明賞罰容臣等徐爲之圖
惟復約會三省並舉夾攻已經開陳兩端具本上

請去後今准前因則巡撫湖廣右副都御史秦金
所題夾攻事理既奉有　成命矣臣謹將南贛一
府議處兵糧事宜開坐參係地方緊急賊情事理
爲此具本請　旨

計開

一南安府所屬大庾南康上猶三縣各有賊巢
聯絡盤據有衆數千西接湖廣桂陽等縣南接
廣東韶州府樂昌等縣三省夾攻必須湖廣自
桂陽桂東等處進廣東自樂昌縣進徑南安者
必須三縣地方並進贛州府所屬惟龍南縣賊
巢與廣東惠州府龍川縣浰頭接境浰頭係大
賊池大鬢等巢穴有衆數千比之他賊勢尤猖
獗前此二次夾攻俱被漏網龍南雖有賊徒數
夥除之稍易但其倚藉浰頭兵力以爲聲援攻
之則奔入浰頭兵退則復出爲害必須廣東兵
自龍川進贛州兵自龍南進庶可使無奔潰

一上猶大庾龍南幾四百里兩處進兵必須一時
並舉庶無驚潰之患大約計之亦須用兵一萬

二千名今擬調南康上猶二縣機兵打手一千
二百名大庾縣機兵打手一千二百名贛州府
所屬除石城縣外寧都信豐二縣機兵打手各
一千名其餘七縣機兵打手三千名龍泉縣機
兵打手一千名安遠縣招安義民葉芳老人梅
南春等龍南縣招安新民王受謝鉞等兵共二
千名汀州府上杭縣打手一千名湖州府程鄉
縣打手一千名共該一萬二千之數但廣湖兩
省之兵皆狼土精悍賊所素畏勢必偏奔江西

江西之兵最爲怯懦望賊而潰乃其素習今所擬調皆新習未練若使嚴以軍法處治庶幾人心齊一事功可成

一兵一萬二千餘名每名日給米三升一日該米三百七十餘石間月折支銀一分五釐一日該銀一百八十餘兩以六箇月爲率約用米三萬三千餘石用銀二萬餘兩領哨統兵旗牌等官并使客合用廩給及賞功犒勞牛酒銀牌花紅魚鹽火藥等費約用銀二萬餘兩通前二項

約共用銀五萬兩二府商稅銀兩集兵以來日有所費見存銀止有四千餘兩二府并贛縣大庾南康上猶四縣積穀約計有七八萬石但貯積年久恐舂米不及其數見在前銀不足支用就欲別項區處但恐緩不及事查得江西布政司并各府縣別無蓄積止有該解南京折糧銀兩貯庫未解并一應紙米贓罰銀兩合無行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轉行布政司并行各府照數借給應用俟事寧之日或將以後抽分商稅

或開中鹽引另爲計處奏請補還庶克有濟

一合用本省巡按御史隨軍紀功管理錢糧及統兵領哨官員除本省三司分守分巡兵備守備并南贛二府官員臨時定委外訪得九江府知府汪穎吉安府知府伍文定汀州府知府唐淳惠州府知府陳祥俱各才識練達程鄉縣知縣張戩撫州府東鄉縣知縣黃堂建昌府新城縣知縣黃文鸑袁州府萍鄉縣知縣商荇吉安府龍泉縣知縣陳允諧俱有才名俱各堪以領

兵候　命下之日聽臣等取用臣等竊照師期已迫自今七月上旬至九月中旬僅餘兩月中間合用前項錢糧器仗及擬調兵快應委官員之類悉皆尚未有措又事干各省道途相去近者半月遠者月餘萬一各官之中違抗推託不肯遵依約束臨期誤事罪將安歸乞照湖廣巡撫都御史秦金所奏該部題准事理各官之中敢有抗違失誤者許臣等即以軍法從事庶幾警懼事可易集

南贛擒斬功次疏 十二年七月初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據統兵等官南安府知府季斅呈解生擒大賊首一名陳曰能從賊林泉等二十七名斬獲首級十六顆俘獲賊屬男女十三口及馬牛等物并開稱搗過禾沙坑船坑石圳上龍孤狸朱雀黃石等賊巢七處燒死賊徒不計其數并房屋禾倉三百餘間南康縣縣丞舒富呈解生擒大賊首一名鍾明貴從賊曾能志等二十一名斬獲首級四十五顆殺死未取首賊一百一十七名俘獲賊屬男女一十六名口及牛馬驢等物并開稱搗過石路坑白水崗杷州坑旱坑茶潭竹壩皮袍樟木坑等賊巢八處燒死賊徒二百四十六名并燒燬房屋禾倉四百七十餘間贑縣義官蕭庾呈解生擒大賊首一名唐洪從賊謝仁祥等六名斬獲首級并射死賊從一百二十八名燒燬賊巢房屋禾倉一百二十間及俘獲牛羊器械等物并開稱搗過長龍雞湖陽柳新溪等處賊巢四處各係山到道

隨據統兵官員并鄉導人等各呈稱自本年正月蒙本院撫臨以來募兵練卒各賊探知消息將家屬婦女什物俱各寄屯山寨林木茂密之處其各精壯賊徒晝則下山耕作夜則各避山寨依奉本院方略於六月二十日子時各哨剋期進剿每巢止有二三十人或四五十人看守巢穴見兵舉火奮擊俱各驚潰間有射傷藥弩即時身死墜於深崖及據縣丞舒富義官蕭庾各回呈止有上猶縣白水崗石路坑二巢南康縣雞湖一巢險峻巢內賊屬頗多被兵四面放火攻進賊無出路燒死數多天明看視止存骸骨頭面燒燬莫辨以此難取首級等因案照先為緊急賊情事據上猶縣申稱四月間被篠巢賊徒不時擄掠耕牛人口請兵追剿鄉民稍得蘇捕今早穀將登又聞各巢修整戰具出劫乞為防遏庶得收割鄉生等因并據縣丞舒富及南安府呈大庾縣申同前事該本道查得上猶縣隣近巢穴則有旱坑茶潭杷州坑樟木坑石路坑白水崗竹壩川坳陰木潭等巢南康縣則

有長龍雞湖楊梅新溪等巢大庾縣則有狐狸坑船坑禾沙坑石圳上龍朱雀黃石坑等巢多則三五百名少則七八十名合無將本院選集之兵委官統領分投勦過等因已經呈奉本院批看得各賊名號日漸僭擬惡毒日加縱肆若果遂其奸謀將以乘虛入廣其為患害關繫匪輕除密行南韶等府分兵防截外仰該道即便部勒諸軍定哨分委仍密召各巢附近被害知因之人堪為鄉導者前來分引各兵出城之時不得張揚今正當換班

之月就令俱以下班為名晝伏夜行剋期各至分地掩賊不備同時舉事分領各官務要嚴密奮勇竭忠以副委託如或推奸誤事及軍士之中敢有後期退縮者悉以軍法從事決不輕貸該道亦要親帥重兵隨後繼進密屯賊巢要害處所相機接應以防不測一應機宜務須慎密周悉仍要嚴緝各兵所獲須正賊徒不許濫加良善等因蒙此統領各兵刻期進勦及加謹防遏今據復呈前因通查得各哨共計生擒大賊首三名首從賊徒五十四名斬獲首級六十八顆殺死射死賊徒二百四十餘名燒死賊徒二百餘名搗過巢穴一十九處燒燬房屋禾倉八百九十餘間俘獲賊屬男女二十九名口水黃牛馬騾羊一百四十四頭匹隻所據各該領兵等官所報擒斬之賊數固不多而巢穴已空無可棲身積聚已焚無可仰給就使屯集橫水桶岡大巢將來人多食少大舉夾攻為力已易等因轉呈到臣卷查先據副使楊璋呈稱據南安府并上猶等縣及縣丞舒富各呈申訪得大賊

首謝志珊號征南王糾率大賊首鍾明貴蕭規模陳曰能唐洪劉允昌等約會樂昌高快馬等大修戰具并造呂公車欲先將南康縣打破聞知廣東官兵提調征勦府江就行乘虛入廣等因已經批仰該道部勒諸軍酌量賊巢強弱派定哨分選委謀勇屬官統兵密召知因向導引領晝伏夜行刻定於六月二十日子時入各賊巢同時舉火併力奮擊務使噍類無遺去後今據前因覆勘得前項賊巢委果蕩平殆盡蓄積委果焚燬無遺獲功解

報雖少殺傷燒死實多猖熾之勢少挫不軌之謀暫沮居民得以秋穫地方亦為一寧此皆遵依兵部申明律例事理仰仗　天威官兵用命之所致非臣之知謀所能及也臣惟南贛之兵素不練養見賊而奔則其常態今各官乃能夜入賊巢奮勇追擊在他所未為可異之功於南贛則實創見之事及照副使楊璋區畫贊理比於各官勞勤尤多今夾攻在邇伏乞　皇上特加勸賞以作興勇敢之風庶幾日後大舉臣等得以激勵人心除將獲功人員量加犒賞生擒賊徒監候審決首級梟示俘獲賊屬領養牛馬賞兵有功人員查審的確造冊奏繳外緣係斬獲功次事理為此具本題　知

議夾勦方略疏　十二年九月十五日

據江西嶺北道副使楊璋呈奉臣案驗准兵部咨該巡撫湖廣都御史秦金題為緊急賊情事備行計處兵糧約會三省將上猶縣等處賊巢剋期九月中進勦等因遵依隨將本道兵糧事宜計呈本院轉達奏　聞定奪外隨據南安府上猶大庾等

縣申稱各縣鄉民早穀將登各巢並賊修整戰具要行出劫弁據南康縣縣丞舒富呈訪得大賊首謝志珊號征南王糾率桶岡等巢賊首鍾明貴等約會廣東大賊首高快馬等大修戰具并呂公車欲要先將南康縣打破聞知廣東官兵盪調府江就行乘虛入廣流劫乞要早為撲剿等因已經呈蒙本院密受方略行委知府季斆縣丞舒富等領兵分勦共生擒大賊首陳日能等三名首從賊徒五十四名斬獲賊首級六十八顆殺死射死賊徒二百四十餘名燒死賊徒二百餘名搗過巢穴一十九處燒燬房屋禾倉八百九十餘間俘獲賊屬二十九名口水黃牛馬羊騾一百四十四頭匹通經呈報又蒙本院慮賊必將乘間復出行委知府季斆指揮來春等統兵屯南安指揮姚璽縣丞舒富統兵屯上猶指揮謝昶千戶林節統兵屯南康各於要害去處往來防勦至七月二十五日賊首謝志珊果復統衆一千五百餘徒攻打南安府城各官督兵迎敵生擒賊犯楊纍等七名斬獲首級

四十五顆賊衆大敗而去八月二十五日賊首謝志珊又統領二千餘徒復來攻打南安府城各官督兵迎敵生擒賊犯龍正等四十二名斬獲首級一百五十七顆賊又大敗而去即今賊勢少挫若乘此機會直擣其巢旬月之間可期掃蕩但聞湖廣之兵既已齊集而廣東因府江班師未久復調狼兵未有定期謹按地圖江西之南安有上猶大庾桶岡等處賊巢與湖廣桂東桂陽接境夾攻之舉止該江西與湖廣會合而廣東止于仁化縣要

害把截夾攻不與焉贛州之龍南有浰頭賊巢與廣東龍川接境夾攻之舉止該江西與廣東會合而湖廣不與焉廣東樂昌乳源賊巢與湖廣宜章縣接境惠州賊巢與湖廣臨武縣接境仁化縣賊巢與湖廣桂陽縣接境夾攻之舉止該湖廣廣東二省會合而江西止於大庾縣要害把截夾攻不與焉名雖三省大舉其實月有先後舉動次第不相妨礙若不此之察必欲通行三省之兵齊集然後進勦則老師廢財爲害匪細合將前項事宜約

會三省以次漸舉庶兵力不竭糧餉可省等因據呈到臣看得三省夾攻必須彼此剋期定日同時並舉斯乃事體之常然兵無定勢謀貴從時苟勢或因地而異便則事宜量力以乘機三省賊巢連絡千里雖聲勢相因而其間亦自有種類之分界限之隔利則爭趨患不相顧乃其性習誠使三省之兵皆已齊備會約並進夫豈不善但今廣東狼兵方自府江班師而歸欲復調集恐非旬月所能兩省之兵既集久頓而不進賊必驚疑愈生其奸

悍者奔突黠者潛逃老師費財意外之虞乘間而起雖有智者難善其後誠使先合湖廣江西之兵併力而舉上猶諸賊逮事之畢廣東之兵亦且集矣則又合湖廣廣東之兵併力而舉樂昌諸處逮事之畢江西之兵又得以少息矣則又合廣東江西之兵併力而舉龍川方其併力於上猶則姑遣人佯撫樂昌諸賊以安其心彼見廣東既未有備而湖廣之兵又不及已苟幸旦夕之生必不敢越界以援上猶及夫上猶既舉而湖廣移兵以合廣

東荆樂昌諸賊其勢已孤二省兵力益專其舉之
益易當是之時龍川賊巢相去遼絕自以爲風馬
牛不相及彼見江西之兵又撤意必不疑班師之
日出其不意回軍合擊蔑有不濟者矣臣竊以爲
因地之宜先後合擊之便除臣遵照兵部咨來題
本　欽依會兵征勦亦聽隨宜合議施行事理已
將前項事宜移咨廣東湖廣總督巡撫等官知會
一面相機行事外緣係地方緊急賊情事理爲此
具本題　知

換　勅謝　恩疏　十二年九月十五日

近准兵部咨爲申明賞罰以勵人心事該臣奏該
本部覆題節奉　聖旨是王守仁着提督南贛汀
漳等處軍務換勅與他欽此備咨到臣本年九月
十一日節該欽奉　勅諭江西南安贛州地方與
福建汀漳二府廣東南韶潮惠四府及湖廣郴州
桂陽縣壤地相接山嶺相連其間盜賊不時生發
東追則西竄南捕則北奔蓋因地分各省事無統
屬彼此推調難爲處置先年嘗設有都御史一員

巡撫前項地方就令督剿盜賊但責任不專類多
因循苟且不能申明賞罰以勵人心致令盜賊滋
多地方受禍今因所奏及該部覆奏事理特改命
爾提督軍務撫安軍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一應
軍馬錢糧事宜俱聽便宜區畫以足軍餉但有盜
賊生發即便設法調兵剿殺不許踵襲舊弊招撫
蒙蔽重爲民患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問文職
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逗遛退縮者俱聽軍法從
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斬獲

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巡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
江西按察司造冊奏繳查照陞賞激勸欽此俱欽
遵外竊念臣以凡庸謬膺重寄思逃罪責深求禍
源始知盜賊之日熾由於招撫之太濫招撫之太
濫由於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
明輒敢忘其僭妄爲　陛下一陳其梗槩其資言
不量力請非其分方虞戮辱之及　陛下特採該
部之議不惟不加咎譴而又悉與施行不惟悉與
施行而又隆以新命是蓋曲從試可之請不忍以

人廢言也　勑諭宣布之日百姓塡衢聚道悚然
改觀易慮以為　聖天子明見萬里動察幽微占
羣策之畢興知國議之有人莫不警惕振發强息
其暴僞息其奸怯者思奮而勇後者思効而前三
軍之氣自倍羣盜之謀自阻所謂舞干格苗運於
廟堂之上而震乎蠻貊之中者也夫過其言而不
酬有志者之所恥也冒寵榮而不顧自好者不為
也臣固譾劣亦寧草木無知不思鞭策以報　知
遇雖其才力有所難强而螻蟻之誠決能自盡雖
於利鈍不可逆睹而狐兎之穴斷期掃平臣不勝
感　恩激切之至

交收旗牌疏　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准兵部咨該本部題稱看得兵部咨開都御史王
守仁奏　勑提督軍務應合照例給與旗牌以振
軍威一節既查有例又奏　欽依合無於本部收
有内給與旗牌八面副就令原來百戶尹麟前去
交與本官督軍應用務加愛惜不得輕意損壞候
到先將收領過日期號數徑自奏報查考等因具

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到臣隨於本年九
月十六日據百戶尹麟領齎令旗令牌八副面前
來除照數收領調度軍馬應用務加愛惜不敢輕
意損壞外緣係交收旗牌事理為此今將收領過
日期緣由幷號數開坐具本題　知

議南贛商稅疏　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奉
巡撫江西地方右副都御史孫燧案驗備行各道
兵備等官有地方重大軍務益於政體便於軍民
果係應議事件明白條列呈報以憑施行等因隨
據南安府呈繳本年春季分折梅亭抽分商稅循
環文簿看得該府造報冊內某日共抽稅銀若干
不見開有某商人某貨若干抽銀若干中間不無
任意抽報情弊及看得一季總數倍少于前原其
所自蓋因抽分官員止是典史倉官義民等項不
惜名節惟貪污兼以官職卑微人心玩視以致
過往客商或假稱權要而挾放或買求官吏而帶
過及被店戶通同客商買求書算以多作少以有

作無奸弊白端卷查前項抽分創于巡撫都御史
金澤一則避大庾過山之夫一則濟南贛軍餉之
川題奉　欽依遵行年久及查贛州龜角尾設立
抽分廠建自于總制都御史陳金自正德六年十
一月二十七日起至九年七月終止共抽過商稅
銀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兩六錢三分七毫五忽
本省大帽山姚源華林盜賊四起大衆夾攻一應
軍餉俱仰給于此並未奏動　內帑之積亦未科
派小民之財以此而觀則商稅之有益地方多矣

緣贛州之稅正德十一年該給事中黃重奏稱廣
貨自南雄經南安折梅亭已納稅及贛州之稅不
無重復已經勘明停止贛河之稅近復大衆夾攻
軍餉仰給全在折梅亭之稅今所入如此非惟軍
餉無益實惟奸宄是資隨會同分守左參議黃宏
議照今將南安之稅移於龜角尾抽分既有分巡
道之監臨又有巡撫之統馭訪察數多奸弊自少
其大庾縣額夫銀兩今令該縣每季具印信領狀
赴道批行贛州府支領支盡查算明白復支如此

非惟大庾過嶺之夫不缺而軍餉之用亦皆合就
會案呈詳等因據呈到臣看得南贛二府商稅皆
因給軍餉而設折梅亭之稅名雖為夫役
而實以給軍餉龜角尾之稅事雖專軍餉而亦以
紓民力兩稅雖若二事其實殊途同歸但折梅亭
雖已抽分而龜角尾不復致詰未免有脫漏之弊
若折梅亭既已抽分而龜角尾又復致詰未免有
留滯之擾況監司既遠胥猾得以恣其侵漁頭緒
既多彼此得以容其奸隙若革去折梅亭之抽分

而總稅於龜角尾則事體歸一奸弊自消非但有
資軍餉抑且便利客商蓋分合雖異而於商稅事
體無改織毫轉移之間而於民商利害相去倍蓰
除臣欽遵節奉　勑諭一應軍馬錢糧事宜俱聽
便宜區畫事理將副使楊璋等所議行令該府一
面查照施行外緣係民力事理為此具本題　知

陞賞謝　恩疏　正德十二年十月初　日

節該欽奉　勑得爾奏該福建兵備僉事等官胡
璉等統領軍兵各分哨路於今年正月十八等日

先後攻破長富村象湖山可塘洞等處巢穴擒斬首從賊徒一千四百二十九名顆及該廣東兵備僉事等官顧應祥等統領軍兵分哨並進於今年正月二十四等日克破古村㵳灌水竹等巢斬賊級一千二百七十二名顆各俘獲賊屬奪回人口頭畜器械等數多賊害既除良民安堵蓋由爾申嚴號令處置有方以致各該官員奉行成算有此成功捷奏來聞朕心嘉悅除有功官軍民快人等待查勘至日陞賞外陞爾俸一級賞銀二十兩紵

絲二表裏仍降 勅獎勵爾其益竭心力大展才猷修明武備多方計畫務使四省交界之區數年嘯聚之黨撫剿蕩絕地方永獲安靖斯稱朕委任之意毋或狃于此捷遂生怠玩致有他虞欽此欽遵臣惟賞及微勞則有功者益勸罰行親暱則有罪者益警近者閩廣之師幸而成功其方略議於該部成算出於 朝廷用命存於諸將戮力由於士卒臣不過申嚴號令敷布督促之而已曾有何功而乃冒蒙 褒賞府其祿秩錫以金幣臣實不勝慚汗惶恐之至然臣嘗有申明賞罰以示兵將有願 陛下俯從惟重之典以作敢勇之氣之請矣臣之微勞懼不免於罪而 陛下此從該部之議特 賜優渥之恩將所謂賞及微勞將以激勸有功也昔人有云死馬且買之千里馬將至矣臣敢畏避冒賞之戮苟為遜讓以佛孝 陛下激勸作興之盛心乎受 命之餘感懼交集誓竭犬馬之力以効涓埃之報臣不勝受 恩感激之至

橫水桶岡捷音疏

十二年閏十二月初二日

據江西布按二司巡守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左參議黃宏會呈據一哨統兵贛州府知府邢珣呈督同典閱縣典史區燧等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磨刀坑等巢十一月初一等日攻破桶岡湖等巢二十三日會兵擊賊于上新地總共十四處共擒斬大賊首雷鳴聰藍文亨梁伯安等六名顆賊從王禮生等二百四十一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擄男婦二百五十七名口燒燬賊巢房屋一百七十七間及奪馬牛賊仗等項一哨統兵福建

汀州府知府唐淳呈督同上杭縣縣丞陳秉等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左溪等巢十一月初一等日攻破十八磜等巢共十二處共擒斬大賊首藍天鳳藍八藍景祥等四名賊從廖歐保等二百六十四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擄男婦五百四十四名口燒燬賊巢房屋七百一十二間及奪獲馬牛器械賊銀等項三哨統兵南安府知府季斆呈督同知朱憲推官徐文英等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穩下等巢十二月初三日擊賊于

朱雀坑等巢共八處生擒大賊首高文輝何文秀等五名擒斬賊從楊禮等三百六十一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擄男婦一百七十一名口燒燬賊巢房屋五百七十八間俘獲牛馬賊仗等物及先於七月二十五等日二次被賊攻劫本府城池統領本營官兵會同指揮來春馮翔與賊對敵本職下官兵會入共擒斬賊從龍正等一百三名顆來春下官兵擒斬賊從王伯崇等二十五名顆馮翔下官兵擒斬賊從劉保等一百三十五名顆

四哨統兵江西都司都指揮僉事許清開稱督領千戶林節等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鷄湖等巢共九處共擒斬大賊首唐洪劉允昌葉志亮譚祐李斌等共一十名顆賊從王志成等一百四十六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擄男婦一百三名口燒燬賊巢房屋二百間及奪獲牛馬賊仗等物五哨統兵守備南贛二府地方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使郟文呈督領安遠縣義官唐廷華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獅子寨等巢二十三日會兵

擊賊于上新地寨斬獲首賊藍文聪等三名顆擒斬賊從許受仔等一百六十六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擄男婦九十八名口燒燬賊巢房屋四百一十二間及奪獲牛馬器械等項六哨統兵贛州衛指揮余恩呈統領龍南縣新民王受等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長流坑等巢共五處擒斬大賊首陳貴誠薛文高劉必深三名顆賊從郭彥秀等一百七十七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擄男婦九十九名口燒燬賊巢房屋五百一十七間及奪獲

馬驢器械贓銀等物七哨統兵寧都縣知縣王天
與呈督同典史梁儀等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
破樟木坑等巢共　處擒斬大賊首鄧崇泰王孔
洪等八名顆擒斬賊從陳榮漢等一百三十九名
顆俘獲賊屬幷奪回被擄男婦二百七十五名口
燒燬賊巢房屋一百六間及奪獲牛馬贓物等項
八哨統兵南康縣縣丞舒富呈統領上猶縣義官
胡述等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箬坑等巢共五
處擒斬賊從欧仲榮等四百一十九名顆俘獲賊

屬幷奪回被擄男婦一百八十三名口燒燬賊巢
房屋九百九十三間及奪獲牛馬贓銀等項及先
於九月二十一等日大賊首謝志珊等攻打白面
寨隨督發寨夫廖惟道等擒斬首從賊徒謝志田
等三十五名顆九哨統兵廣東潮州府程鄉縣知
縣張戩呈統領本縣新民等兵於十月二十四等
日攻破杞州坑等巢十一月初一等日攻破西山
界桶岡等巢共九處擒斬大賊首蕭貴富鍾得昌
等六名顆賊從何景聰等二百五十七名顆俘獲

賊屬幷奪回被　男婦一百五十七名口及奪獲
牛馬器械贓銀等物十哨統兵吉安府知府伍文
定呈統領廬陵縣等官兵劉嵎等於十月二十四
等日攻破寨下等巢十一月初一等日攻破上池
等巢二十月擊賊於穩下等寨共十二處擒斬大
賊首謝志珊等三等二十名顆賊從王福兒等二
百三十八名顆俘獲賊屬幷奪回被擄男婦二百
八十四名口燒燬賊巢房屋一百三十三間及奪
獲贓仗等物中營隨征參隨等官推官危壽指揮

謝昶等各呈蒙提督軍門親統各職等官兵於十
月十二等日攻破長龍橫水大巢及蓧背等巢共
七處生擒大賊首蕭貴模等一十四名擒斬賊從
蕭容等四百六十五名顆俘獲賊屬幷奪回被擄
男婦二百四十八名口燒燬賊巢房屋二百二間
及奪獲牛馬金銀贓仗等項各呈報到道査得先
為地方緊急賊情事節奉提督軍門案驗備仰本
道計處兵糧約會三省官兵將上猶等處賊巢尅
期進勦恭請定奪外本年六月初五日據大庾上

徧等縣中并據南康縣縣丞舒富呈稱大賊首謝志珊號征南王糾率桶岡等巢賊首鍾明貴等約會廣東大賊首高快馬等大修戰具併造呂公車欲要先將南康縣打破就行乘虛入廣乞早爲撲捕等因備呈本院行委知府季斅等分兵剿捕獲功呈報奏　聞訖又經本院行委知府季斅指揮來春姚璽謝昶馮翔縣丞舒富千戸林節各於要害防遏擒斬功次俱發仰本道紀驗解送本院梟示外隨該本道會同分守叅議黃宏議照江西地方惟桶岡一處該與湖廣約會夾攻龍川一縣該與廣東約會夾攻其餘三縣腹心之賊不時奔衝難以止遏合無以次剿捕等因具呈本院移文廣東湖廣鎮巡衙門約會以次攻剿出隨奏本院分定哨道指授方畧將知府邢珣等刻期進剿備仰各道不妨職事照舊軍前紀驗贊畫等因依奉催督各營官兵進攻去後今呈前因除將擒斬賊徒首級俱類送巡按衙門會審紀驗明白生擒仍解提督軍門處決并賊級照例梟示被擄人口給親

完聚賊屬男女并牛馬騾變賣銀兩收候賞功支用器械贓物俱發贛縣貯庫外職等議照上猶等縣橫水等巢大賊首謝志珊謝志山謝志富謝志海蕭貴模謝貴富徐華譚曰志雷俊但桶岡大賊首藍天鳳藍八蘇藍文聰胡觀甫鳴鵰藍文亨雞湖大賊首唐洪新溪大賊首劉允昌楊梅大賊首葉志亮左溪大賊首薛文高高誦馮祥朱雀坑大賊首何文秀下關大賊首蘇景祥義安大賊首高文輝密溪大賊首陳玉珩康永三絲茅壩大賊首唐曰富劉必深長河壩大賊首蔡積富葉三梅伏坑大賊首陳貴誠雞坑大賊首藍通海赤坑大賊首譚曰榮雙壩大賊首譚祐李斌等寔頑兇嵩恃險爲惡僭擬王號僞稱總兵聚集黨類數千肆行流毒三省攻圍南安南康府縣城池殺害千戸王璘等官流刼湖廣桂陽郴縣宜章吉安府龍泉萬安泰和永新等縣良民子女被其奴戮房屋倉廩被其焚燒道路田土被其阻荒占奪者以千萬頃賦稅屯糧負累軍民陪納者以千萬石其大賊首

謝志珊藍天鳳各又自稱盤皇子孫收有傳流寶
印畫像蠱惑群賊悉歸約束即其妖狐酷鼠之謀
固知决無所就而原其封豕長蛇之心實已有不
可言此之姚源之王浩八華林之胡雪二東鄉之
徐仰四建昌之徐九齡均為賊首而奸雄實倍之
今則渠魁授首巢穴蕩平擒斬既多俘獲亦盡數
十年之禍害已除三省之宼憤頓釋悉皆仰仗
朝廷憐念地方之荼毒大興征討之　王師并提
督軍門指授成算號令嚴明親臨督陣身先士卒

以致各哨官兵用命爭先摘𩥇赴敵獲臻是捷擬
合會案呈詳施行等因據呈到臣卷查先准兵部
咨為申明賞罰以勵人心事該本部覆議請　勅
南贛等處都御史假以提督軍務名目給與旗牌
應用以振軍威一應軍馬錢糧事宜徑自便宜區
畫文職五品以下武職三品以下徑自拏問發落
如遇盜賊入境即便調兵剿殺不許踵襲舊弊招
撫且為民患所部官軍若在軍前違期逗遛退縮
俱聽以軍法從事題奉　聖旨是王守仁着提督

南贛汀漳等處軍務換勅與他其餘事宜各依擬
行欽此及為地方緊急賊情事准兵部咨看得所
奏攻治賊盜二說合無行文交與都御史王守仁
悉依前項申明賞罰事理便宜行事期於成功不
限以時等因題奉　聖旨是這申明賞罰事宜還
行與王守仁知道欽此又准兵部咨該巡撫湖廣
都御史秦金題該本部覆題看得郴桂等處與廣
東江西所轄徭峒密邇聯絡若非三省會兵夾攻
賊必逃散合無請勅兩廣并南贛總督巡撫等官

會同行事剋期進兵等因節奉　聖旨是都依擬
行欽此又該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僑奏要會同
湖廣江西撫鎮等官各照起兵約會剋期夾剿又
該本部覆題奉　聖旨是這南贛地方賊情只照
依恁部裏原擬事宜着都御史王守仁自行量調
官軍設法剿捕如有該與江西兩廣巡撫總督等
官會兵征剿的聽隨宜會議施行欽此續准兵部
咨該臣題開計處南贛二府兵糧事宜及合用本
省巡按御史紀功係由該本部覆題奉　聖旨是

都依擬行欽此欽　欽遵暨續備咨到臣俱經行
江西廣東湖廣各道兵備守巡等官一體欽遵調
取官軍兵快刻期夾攻及咨巡撫江西都御史孫
燧并行巡按御史屠僑各查照外續據領兵縣丞
舒富等呈稱各巢賊首關知湖廣士兵將到集衆
據險四出殺掠猖獗日甚乞爲急處等因到臣當
將進兵機宜督同兵備副使楊璋分守參議黃宏
統兵知府等官邢珣等議得桶岡橫水左溪諸賊
荼毒三省其患雖同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

桶岡諸巢爲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諸巢爲之腹
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諸巢爲賊之腹心而
桶岡諸巢爲之羽翼今不先去橫水左溪腹心之
患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
敵勢必不利今議者紛紛皆以爲必須先攻桶岡
而湖廣赴期乃在十一月初一日賊見我兵未集
而師期尚遠且以爲必先桶岡勢必觀望未備今
若出其不意進兵速擊可以得志已破橫水左溪
移兵而臨桶岡破竹之勢蔑不濟矣於是臣乃
決意先攻橫水左溪密切分布哨道使都指揮僉
事許清率兵千餘自南康縣所溪入知府邢珣率
兵千餘自上猶縣石人坑入知縣王天與率兵千
餘自上猶縣白面入令其皆會橫水使守備指揮
郟文率兵千餘自大庾縣義安入知府唐淳率兵
千餘自大庾縣聶都入知府季斆率兵千餘自大
庾縣穩下入縣丞舒富率兵千餘自上猶縣金坑
入令其皆會左溪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戩候各兵
齊集令其亦從上猶南康分入以遏奔衝臣亦親

率兵千餘自南康進屯至坪期直擣橫水以與諸
軍會而使兵備副使楊璋分守參議黃宏監督各
營官兵往來給餉以促其後分布既定乃於十月
初七日夜各哨齊發初九日臣兵至南康初十日
進屯至坪使間諜四路分探皆以爲諸賊不虞官
兵猝進各巢皆驚鑼聚衆往來呼噪奔走爲分投
禦敵之狀勢甚張皇然已於各險隘皆設有滾木
礧石度此時賊已據險勢未可近臣兵乘夜遂進
十一日小餉未至賊巢三十里止令使人代木立

柵開塹設堠示以久屯之形夜使報効聽選官雷濟義民蕭庾分率鄉兵及樵豎善登山者四百人各執一旗齎銃砲銅鑼使由間道攀崖懸壁而上分列遠近極高山頂以覘賊張立旗幟葵芽為數十處度我兵且至險則舉砲燃火相應十二月早臣兵進至十八面隘賊方據險迎敵驟聞遠近山頂砲聲如雷煙焰四起我兵復呼噪奮迅銃箭齊發賊皆驚潰失措以為我兵已盡入破其巢穴遂棄險退走臣督遣千戶陳偉高睿分率壯士數十

緣崖上奪賊險盡發其滾木礧石我兵乘勝驟進呼聲震天地指揮謝昶馮廷瑞兵由間道先入盡焚賊巢賊退無所據乃大敗奔潰遂破長龍巢破十八面隘巢破先鵝頭巢破狗腳嶺巢破雞背巢破門巋橫水大巢先是大賊首謝志珊蕭貴模等皆以橫水居眾險之中倚以為固聞官兵四進合卒分眾拒險出禦其力至是見橫水煙焰障天銃砲之聲撼搖山谷亦各失勢棄險走各哨官兵乘之皆奮勇力戰而入知府邢珣遂破磨刀坑

茶坑巢破茶潭巢知縣王天與破樟木坑巢王巢都指揮許清破雞湖巢破新溪巢[illegible]巢俱至橫水知府唐淳破羊牯腦巢破上關巢破下關巢破左溪大巢守備指揮郟文破獅寨巢破義安巢破苦竹坑巢指揮余恩破長流坑巢破牛角窩巢破鼈坑巢縣丞舒富破朱坑巢破赤坑巢破竹壩巢知府季斅破上西峰巢破狐狸坑巢破[illegible]廠巢俱至左溪守巡各官亦隨後督兵而至是日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俘獲賊屬男婦奪回被擄

人口牛馬贓仗數多其餘自相蹂踐墮崖填谷而死者不可勝計當是時賊路所由入皆刊崖倒樹設阱埋簽不可行我兵晝夜涉深澗蹈叢棘遇險絕則掛繩崖樹魚貫而上縋崖而下往往失足墮深谷幸而不死經數日始能出各兵已至橫水左溪皆困甚不復能驅逐會日已暮遂令收兵屯劄次日大霧雨咫尺不辨道數日不開乃令各營休兵享士而使鄉導數十人分探潰賊所往并去破巢穴勦屆十五日得各鄉導報訴諸賊分陣預於

各山絕險崖壁立有柵寨爲退保之計有復合聚
於未破之巢者俱不意我兵驟入未及搬運糧穀
若分兵四散追擊可以盡獲臣等竊計湖廣夾攻
在十一月初一期已漸迫此去桶岡尚百餘里山
路險峻三日始能達若此中之賊圖之不克而移
兵桶岡勢分備多前後顧瞻非計之得乃令各營
皆分兵爲奇正二哨一攻其前一襲其後冒霧速
進分投急擊十六日知府邢珣攻破旱坑巢寫井
巢知府季斅守備指揮郟文攻破穩下巢李家巢

十七日知府唐淳攻破絲茅壩巢十八日都指揮
許清攻破朱雀坑巢村頭坑巢黃竹坳巢觀音山
巢十九日指揮余恩攻破梅伏坑巢石頭坑巢二
十日知府邢珣又攻破白封龍巢芒背巢知縣王
天與攻破黃泥坑巢大富灣巢二十二日縣丞舒
富攻破白水洞巢本日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戩兵
亦至二十四日知府伍文定攻破寨下巢知縣張
戩攻破杞州坑巢二十五日知縣張戩又破朱坑
巢知府伍文定破楊家山巢二十六日知府季斅

又破李坑巢都指揮許清又破川坳巢二十七
守備指揮郟文又破長河洞巢連日各擒斬首從
賊人賊級并俘獲賊屬男婦牲口牛馬
賊仗數多是日各營官兵請乘勝進攻桶岡臣復
議得桶岡天險四面青壁萬仞中盤百餘里連峯
參天深林絕谷不睹日月中所產旱穀薯蕷之類
足餉凶歲往者亦嘗夾攻坐困數月不能俘其一
卒竟以招撫爲名而罷及詢訪鄉導其所由入惟
鎖匙龍葫蘆洞茶坑十八磊新地五處然皆架棧

梯壑黃懸絕壁而上賊使數人於崖巔坐發礧石
可無虞兵而禦我師惟上章一路稍平然涉入湖
廣迂回取道半月始至湖兵既從彼入而我師復
往事皆非便今橫水左溪餘賊皆已奔入其中同
難合勢爲守必力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今我欲
乘全勝之鋒兼三日之程長驅百餘里而爭利彼
若拒而不前頓兵幽谷之底所謂强弩之末不能
穿魯縞矣今若移屯近地休兵養銳振揚威聲先
使人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服其或有不從者乘

其猶豫築而擊之乃可以逞乃使素與賊通戴罪義官李正巖醫官劉福泰釋其罪弁縱所獲桶岡賊鍾景於二十八日夜懸壁而入期以初一日早使人於鎖匙龍受降賊方甚恐見三人至皆喜乃集衆會議而橫水左溪奔入之賊果堅持不可往復遲疑不暇為備臣遣縣丞舒富率數百人屯鎖匙龍促使出降而使知府邢珣入茶坑知府伍文定入西山界知府唐淳入十八磊知縣張戩入葫蘆洞皆於三十日乘夜各至分地遇大雨不得進

初一日早仍雨疾發大賊首藍天鳳方就鎖匙龍聚議聞各兵已入險皆驚愕散亂猶驅其衆男婦千餘人據内險絕壁隔水為陣以拒知府邢珣之兵渡水前擊張戩之兵銜其右伍文定之兵自張戩右懸崖而下邀賊傍擊賊不能支且戰且却及午雨霽各兵鼓噪而前乃敗走縣丞舒富知縣王天與所領兵間前山兵已入亦從鎖匙龍並發各軍乘勝擒斬賊衆奔十八磊知府唐淳之兵復嚴陣邀賊又敗然會日晚猶扼險相持次早諸軍復合勢併擊大賊良久遂大敗知府邢珣破桶岡大巢破柵伏巢破烏池巢知縣張戩破西山界巢鎖匙龍巢破黃竹坑巢知府唐淳破十八磊巢知府伍文定破鐵木里巢破上池巢破葫蘆洞巢知縣王天與破員分巢破背水坑巢縣丞舒富破太王嶺巢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幷俘獲賊屬男婦奪回被擄人口牛馬贓仗數多賊大勢雖敗結陣分遁者尚多是日閩湖廣士兵將至臣使知府邢珣屯葫蘆洞知府唐淳屯十八磊知府伍文定屯大水

守備指揮郟文屯下新地知縣張戩屯磜頭縣丞舒富屯茶坑指揮姚璽知縣王天與屯板嶺而使副使楊璋巡行磜頭茶坑諸營監督進止以繼其糧餉又使知府季斅分屯鑛都以防賊之南奔都指揮許清留屯橫水指揮余恩留屯左溪以備腹心遺漏之賊而使參議黃宏留劄南安給糧餉以為鑛都之繼臣亦躬率帳下屯茶寮使各營分兵與湖兵相會夾勦逃賊初五日知府邢珣又破上新地巢破中新地巢破下新地巢初七日知府唐

淳又破杉木坳巢破原陂巢破木坐巢十一月知
縣張戩破板嶺巢破天台巷巢十三日又破東桃
坑巢破龍背巢連日各擒斬俘獲數多其間巖谷
溪壑之內饑餓病疹顛仆死者不可以數於是桶
岡之賊略盡臣以其暇親行相視形勢據險立隘
使卒數百斬木棧崖鑿山開道又使典史梁儀領
卒數百相視横水創築土城周圍千餘丈亦設隘
以奪其險議以其地請建縣治控制三省諸徭斷
其往來之路事方經營十六日據防過推官徐文

英呈稱廣東魚黄等巢被湖兵攻破賊黨男婦千
餘突往鷄湖新地穩下朱雀坑等處臣復遣知府
季斅分兵趨朱雀坑等處知府伍文定趨穩下鷄
湖等處守備指揮郟文知府邢珣趨上新等處各
相機勦剿二十日知府伍文定兵擊賊於穩下寨
西茶寮苦竹坑寨長河堋與黎坑巢二十三日守
備指揮郟文知府邢珣擊賊於上新地巢知府伍
文定又追擊于鷄湖巢十二月初三日知府季斅
擊賊於朱雀坑寨狐狸坑巢擒斬首從賊徒俘獲

賊屬奪獲贓仗數多於是奔遁之賊始盡然以湖
廣二省之兵方合雖近境之賊悉以掃蕩而四遠
奔突之虞難保必無乃留兵二千餘分屯茶寮横
水等隘而以是月初九日回軍近縣以休息疲勞
候二省夾攻盡絕然後班師兩月之間通計擣過
巢穴八十餘處擒斬大賊首謝志珊藍天鳳等八
十六名顆從賊首級三千一百六十八名顆俘獲
賊屬二千三百三十六名口奪回被擄男婦八十
三名口牛馬騾六百八隻匹贓仗二千一百三十

一件金銀一百一十三兩八錢一分總計首從賊
徒賊屬牛馬贓仗共八千五百二十五名顆口隻
件俱經行令轉解紀功官處審驗紀錄去後今呈
前因參照大賊首藍天鳳謝志珊等盤據千里茶
毒數郡僭擬王號圖謀不軌基禍種惡且將數十
餘年而虐焰之熾盛毒流之慘極亦已數年于茲
前此亦嘗夾勦曾不能損其一毛原加招撫適足
以長其桀驁乃今驅卒不過萬餘用費不滿三萬
兩月之間俘斬六千有奇破巢八十有四渠魁授

首嚮類無遺此皆　昔人是皆俯仕
朝廷威德之被廟堂處置得宜既假臣以賞罰之權復專臣以提督之任故臣等得以伸縮自由舉動如志來　成算以行事循方略而指揮將士有用　命之美進止無掣肘之虞則是追獲獸兎之捷實由發縱指示之功臣等偶叨任使亦安敢冒非其績夫謀定於帷幄之中而勝決於千里之外命出於廟堂之上而威行於百蠻之表臣等敢爲
朝廷國議有人賀且自幸其所遭得以苟免罷斂

之戮也及照監軍副使楊璋參議黃宏領兵都指揮僉事許清都指揮使行事指揮使郟文知府邢珣李斅伍文定唐淳知縣王天與張戩指揮余恩馮翔縣丞舒富隨征參謀等官指揮謝昶馮廷瑞姚璽明德同知朱憲推官危壽徐文英知縣陳允諧黃文鸑朱璨陸璥千戶陳偉高睿等以上各官或監軍督餉或領兵隨征悉皆深歷危險備嘗艱難各効勤苦之力共成克捷之功俱合甄錄以勵將來伏願　皇上普彰廟堂之大賞兼收行伍之

微勞激勸既行功庸益著自然賊盜寢息百姓安生則地方幸甚臣等幸甚

立崇義縣治疏　十二年閏十二月初五日

據江西巡守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左參議黃宏會呈據南安府知府季斅呈備所屬致仕省祭義官監生楊仲貴等呈稱上猶等縣橫水左溪長流桶岡關田雞湖等處賊巢共計八十餘處界乎三縣之中東西南北相去三百餘里號令不及人跡罕到其初畬賊原係廣東流來先年奉巡撫都御

史金澤行令安插于此不過砍山耕活年深日久生長日蕃羽翼漸多居民受其殺戮田地被其占據又且潛引萬安龍泉等縣避役逃民并百工技藝遊食之人雜處于內分群聚黨動以萬計始漸虜掠鄉村後乃攻劫郡縣近年肆無忌憚遂立總兵僭擬王號罪惡貫盈神人共怒今幸蒙　刪征勦蒙本院親率諸軍擣其巢穴擒其首惡妖氛爲之掃蕩地方爲之底寧三縣之民擧欣鼓舞如獲更生訪得各縣流來之賊自聞夾攻消息陸續逃

出頗衆但恐大兵撤後未免復聚爲患合無三縣適中去處建立縣治實爲久安長治之策等因到道隨取各縣鄉導于軍營研審查得前項賊巢係上猶大庾南康三縣所屬上猶縣崇義上保鳥湖三里先年多被賊殺戮田地被其占據大庾縣義安三里人戶間被殺傷田地賊占一半南康縣至坪一里人戶皆居縣城田地被賊阻荒總計賊占田地六里有半隨蒙本院委領兵知府邢珣知縣王天與黃文鸑親歷賊巢踏勘三縣之中適均去處無如橫水原係上猶縣崇義里地方山水合抱土地平坦堪以設縣隨會同分守左參議黃宏議得合無于此建立縣治畫將三縣賊人占據阻荒田地通行割出緣里分人戶數少查得南康縣上龍一里崇德一里亦與至坪相接緣至坪三都雖非全里然而地方廣闊錢糧數多堪以拆作一里合割併屬新縣其間人戶數少者田糧尚存招人佃買可以復全縣治既設東去南康尚有一百二十里要害去處則有長龍西去湖廣桂陽縣界二

百餘里要害去處則有上保南去大庾縣一百二十餘里要害去處則有鉛廠俱該設立巡檢司查得上猶縣過步巡檢司路僻無用宜改移上保備由呈詳奉批看得橫水開建縣治實亦事不容已但未經奏請須候 命下方可決議乘之工程浩大一時恐未易就今賊勢雖平漏殄尚有且宜遵照本院欽奉 勅諭隨宜處置事理先於橫水建立隘所以備目前不測之虞除委典史梁儀等一面豎立木柵修築土城修建營房外查得橫水附近隘所如至坪鳥湖賴塘等處盜賊既平已爲虛設其附近村寨如白面長潭杰壩石玉過步果木烏溪水眼等處居民訪得多係通賊爲主及各縣城郭村寨亦多有通賊之人合將各隘隘夫悉行撥守橫水其通賊人戶盡數查出編充隘夫永遠守把其不係通賊者量丁多寡抽選編僉輪班更替務足一千餘名之數責委縣官一員統領常川守把遇有殘黨嘯聚出沒即便相機剿捕候縣治既立人煙輳集地方果已寧靖再行議處裁損其

開建縣治本院親行踏勘再四籌度固知事不可
已但舉大事須順民情兵革之後尤宜存恤仰該
道會同分守等官再行拘集地方父老子弟多方
詢訪必須各縣人民踴躍鼓舞爭先趨事然後興
工庶幾事舉而人有子來之美工成而民享偕樂
之休仍呈撫按等衙門公同計議施行等因依奉
會同參議黃宏遵照批呈事理先於橫水設立隘
所防範不虞及行該府再行拘集詢訪外隨據府
縣各申拘集父老到官各交口懽欣鼓舞趨事別

無民情不便等因備呈到道覆審無異轉呈到臣
會同巡撫江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
燧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僑議照前項地方大盜
既已平蕩後患所當預防今議立縣治并巡司等
衙門懲前慮後杜漸防微實皆地方至計及查得
橫水議建縣治處所原係上猶縣崇義里因地名
縣亦爲相應如蒙　皇上憫念地方侵遭荼毒乞
勅該部俯順民情從長議處早賜施行并儒學巡
司等衙門一體銓選官員鑄給印信如此則三省

殘孽有控制之所而不敢聚三省奸民無潛匿之
所而不敢逃變盜賊強梁之區爲禮義冠裳之地
久安長治無出於此

自劾不職以明　聖治事疏

臣聞之主聖則臣直上易知而下易治今　聖主
在上澤壅而未宣怨積而不聞臣等曾無一言是
甘爲容悅而上無以張　主之聖下無以解於百
姓之惑也伏惟　陛下神明英武自居春宮萬姓
徯德及登大寶四　向風不幸賊臣劉瑾竊弄威

柄流毒生靈潛謀僭逆幾危郊社賴　祖宗上天
之靈俾張永等早發其奸　陛下奮雷霆之斷誅
滅黨與剗滌兇穢復　祖宗之舊章爲黎元之疾
苦任賢倚政與民更始天下莫不歡欣鼓舞謂
陛下固愛民之主而前此皆賊瑾之荼毒知　陛
下固有爲之君而前此皆賊瑾之蒙蔽日夜跂足
延頸以望太平奈何積暴所加民疲未復倏烈所
煽妖孽迸興幾及二年愈肆愈橫兵屯不解民困
日深賊勢相連亦遍財匱糧竭旦夕洶洶臣等備

位大臣不能展一籌以紓患害竟一絲以蘇倒懸撫心反己自知之罪莫可究言至其恭揚於天下謄謄於道途而尤難掩飾者大罪有三請自陳其略以伏厥辜夫朝以出政政以成事　陛下每月視　朝朔望之外不過一二豈不以臣等分職於下事苟無廢不朝奚損乎然羣臣百司願將一覩聖顏而不獲則憂思徬徨漸以懈弛遠近之民遂疑　陛下不復念其困苦而日興怨讟四方盜賊亦謂　陛下未嘗有意剪除而益猖獗夫昧爽臨

朝不過頃刻　陛下何憚而不爲所以若此則實繇臣等不能備言天下洶洶之情以悟　陛下是其大罪一也　陛下日於後苑訓練兵事鼓噪之聲震駭城闕豈不以寇盜未平思欲奮威講武乎然此本亦將卒之事兼非　宮禁所宜況今　前星未燿　震位猶虛而乃勞力於擊刺耗氣於馳逐羣臣惶惑兩宮憂危宗社大本無急於是而臣等不能力勸　陛下畜精養神以衍皇儲之慶思患預防以爲燕翼之謀是其大罪二也夫日近儒臣講論道德涵泳義理以培養本原開發志意則耳目日以聰明血氣日以和暢窮天地之化盡萬物之情優游泮渙以與古先神聖爲伍此亦天下之至樂矣　陛下苟知此則將樂之終身而不能以須臾舍[illegible]之娛乎今　陛下自即位以來　經筵之御未能四五而悅心於騎射疲勞之事皆繇臣等不能備陳　至樂以易　陛下之所好是其大罪三也　陛下有堯舜之資臣等不能導　陛下於三代而使天下之民疾首蹙額相告

歸咎慄慄若漢唐之季臣等亦有餘罪矣伏願陛下繼自今昧爽以視朝勵精而圖治端拱玄默以養天和正關雎之風敦麟趾之祥日御經筵講求治道悅理義之悅心去遊宴之敗度正臣等不職之罪罷歸田里舉耆德宿望之賢與共天職使天下曉然皆知　陛下憂憫元元之本心繇臣等不能極言切諫以至於斯自茲以往務在休養生息無復有所騷擾躬修　聖政以弭天下之叛心廣　聖嗣以定天下之危疑勤　聖學以立天下

之大本其餘習染以次洗滌則民生自遂若陽氣至而萬物春寇盜自消若白日出而魍魎滅上以承　祖宗之鴻休下以垂子孫之統緒近以樹臣庶之要惶遠以答四方之觀向臣等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不勝激切顒俟待罪之至具疏上聞

王陽明先生全集目錄

卷十三　奏疏三

王陽明先生全集卷之十三

同里後學俞　嶙重編校

奏疏三

乞休致疏　正德十三年三月初四日

臣以菲才遭逢　明盛荷蒙　陛下滌垢掩瑕曲成器使既竟尸素之誅復冒清顯之職增其祿秩假以賞罰念其行事之難授以提督之任言行計聽感激深恩每思捐軀以效犬馬奈何才蹇福薄志欲前而力不逮功未就而病已先臣自待罪鴻臚即嘗以病求退後懼託疾避難之誅輒復黽勉來此驅馳兵革侵冒瘴癘晝夜憂勞疾患愈困自去歲二月往征閩寇五月旋師六月至於九月俱有地方之警十月攻橫水十一月破桶岡十二月旋師未幾今年正月又復出勦浰賊前後一歲有餘往來二三千里之內上下溪澗出入險阻皆扶病從事然而不敢輒以疾辭者誠以　朝廷初申賞罰之請再下提督之命惟恐付託不效以辜　陛下聽納之明負大臣薦揚之舉且其時盜賊方

熾坐視民之荼毒而以罪累後人非仁也已逃其難而遺人以艱非義也徒有其言而事之不酬非忠也故寧委身以待罪忍死以効職今賴　陛下威德　廟堂成算上猶南康之賊既已掃蕩而浰寇殘黨亦復不多旬月之間必可底定決不至於重遺後患則臣之罪責亦既可以少逭於萬一但惟臣病月深日亟百療罔效潮熱咳嗽瘡疽癰腫手足麻痺已成廢人昔人所謂駑弱之才不堪任重福薄之人難與成功二者臣皆有焉伏惟　陛下覆載生成不忍一物失所憫臣與病討賊所備嘗之苦哀臣忍死待罪不得已之情念福薄之有限憐疾瘵之無期准令旋師之日放歸田里豈同保全餘息尚圖他日之效苟遂丘首臣亦感　恩地下能忘啣結之報乎臣不勝哀懇祈望之至

移置驛傳疏　正德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奉臣批據南安府大庾縣峰山里民朱仕玹等連名告稱本里先因敵樂盜賊正德十一年被賊復行

殺害本里男婦一百餘命各民驚惶自願築砌城垣一座搬移城內告申上司蒙給官銀修立三門今幸完成居民無虞正德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奉調本里百長謝玉山等五百名前去本府勦賊已獲功次解報未蒙發回今風聞桶賊又要前來很讐但本城缺兵防守乞賜裁革宰星龍華二隘人夫前來守城其赤口巡檢司缺官乞委官署掌印信督兵防遏及願出地遷移小溪驛進城城池驛舍俱保無虞等情奉批 嶺北道議處依奉會

同左參議黃宏議將宰星龍華二隘人夫撥付該城防守該府照磨鄧華署關合委署掌印信提督該司弓兵并該城民衆併力防遏其小溪驛遷移峯山城內一節合行該府查勘應否遷移過往使客有無便益南北水路有無適均移驛之費計算幾何緣由呈詳本院奉批去後委官俱准議行移驛事係行該府作急勘報等因已經行據南安府呈蒙二隘人夫撥付峯山守城行委照磨鄧華署掌赤石巡檢司印信及會議得小溪舊驛止有人

煙數家孤處河邊且與雞湖等處賊巢相近曾被強賊來驛挑擄官吏燒燬公廳見今賊勢猖獗使客觀受驚惶不敢停歇往年亦曾建議遷驛奈小溪人民俱各包當該驛夫役積年射利得慣官吏被其鈐制往往告稱移驛不便况移驛處所雖在城中離河不遠工程所費亦不過四五十兩如此一舉委果水陸俱便不惟該驛可保無虞而往來使客亦無驚恐等因回報到道覆議相同據呈到臣覆查先為前事已經批仰該道議處回報

去後今據前因看得小溪舊驛既被賊患移置峯山城內委果相應如蒙乞 勅該部查議相同俯從所請則一勞永逸實為地方之幸

浰頭捷音疏 十二年四月二十日

據江西按察司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據一哨統兵守備南贛二府地方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使郟文呈稱統領安遠縣義民孫洪舜等兵於本年正月初七日攻破曲潭等巢十一日攻破半逕等巢共五處二月二十六日與賊戰於水

源等處擒斬大賊首吳積祥陳秀謙張秀鼎等七
名顆賊從陳希九等一百二十六名顆俘獲賊屬
男婦五十六名口燒燬賊巢房屋禾倉二百五十
三間及奪獲器械等物二哨統兵贛州府知府邢
珣呈稱督同同知夏克義知縣王天與典史梁儀
老人葉秀芳等官兵於正月初七等日攻破芳竹
湖等巢初九日攻破黃田坳等巢共四處二十五
等日復賊於白沙二月十六日與賊戰於芳竹湖
等處擒斬大賊首黃佐張廷和王鑾師劉欽等一

十名顆賊從黃密等二百六十名顆俘獲賊屬男
婦八十三名口燒燬賊巢房屋禾倉二百二十二
間及奪獲賊仗牛馬等項三哨領兵廣東惠州府
知府陳祥呈稱督同通判徐璣新民盧珂等官兵
於正月初七等日攻破熱水等巢初九等日攻破
鐵石障等巢共五處二十五等日復賊於五花障
等處二月初二等日與賊戰於和平等處擒斬大
賊首陳活鷂黃弘問張玉林等十一名顆賊從岑
廷祥四百三十一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二百二十

名口燒燬賊巢房屋禾倉五百七十二間及奪獲
器械賊銀牛馬等項四哨統兵南安府知府季斅
呈稱統領訓導黃鏵百長許洪等官兵於正月初
三等日攻破右坑等巢十一日攻破新田逕等巢
共四處二十七等日復賊於北山又與戰於風門
奧等處擒斬大賊首劉成珍等四名顆賊從胡貴
琢等一百三十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一百六十五
名口燒燬賊巢房屋禾倉七十三間及奪獲贓銀
等物五哨統兵贛州衛指揮僉事余恩呈稱統領

新民百長王受黃金巢等兵於正月初七日會同
推官危壽千戶孟俊攻破上中下三浰大巢十一
日攻破空背等巢共四處二十五日復賊於銀坑
水等處擒斬大賊首賴振祿王貴洪李全鄒一椎
等九名顆賊從賴賢仔等三百五十名顆俘獲賊
屬男婦六十二名口燒燬賊巢房屋禾倉一百二
十一間及奪獲器械牛馬等項六哨統兵贛州衛
指揮僉事姚璽呈稱統領新民梅南春等兵於正
月初七日攻破淡方等巢初九日攻破岑岡等巢

共四處二十七日襲賊於烏虎鎮擒斬大賊首謝
黎會用奇等五名顆賊從盧征龍一百九十九名
顆俘獲賊屬男婦一百一十二名口燒燬賊巢房
屋禾倉三百七十間及奪獲器械牛馬等項七哨
統兵贛州府推官危壽呈稱統領義官葉方等兵
於正月初七日會同指揮余恩千戶孟俊攻破上
中下三浰大巢初十等日攻破鎮里寨等巢共四
處二十七日覆賊於中村等處擒斬大賊首池仲
寧高允賢池仲安朱萬林根等十二名顆賊從黃

穩等二百一十一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三十三名
口燒燬賊巢房屋禾倉三百二十三間及奪獲贓
仗牛馬等項八哨統兵贛州衛千戶孟俊呈稱統
領義官陳英鄭志高衙役盧珂等兵於正月初七
等日會同指揮余恩推官危壽攻破上中下三浰
大巢初十等日攻破大門山等巢共六處擒斬大
賊首謝鳳縲吳宇張廷興石棠等九名顆賊從張
前子等一百九十二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一百四
十三名口燒燬賊巢房屋禾倉一百七十三間及

奪獲器械牛馬贓銀等項九哨統兵南康縣縣丞
舒富呈稱統領義民趙志標等兵於正月十一等
日攻破旗嶺等巢共二處二月十四日與賊戰於
乾村等處擒斬賊從劉三等一百七名顆俘獲賊
屬男婦二十一名口燒燬賊巢房屋禾倉五十三
間及奪獲器械等物等因各呈報到道查得先為
地方緊急賊情事據信豐縣所呈稱正德十二年
二月初七日龍南縣賊首黃秀魁糾合廣東賊首
池仲容等突來本縣殺人放火見今攻城不退乞

要發兵救援等因該本道議委經歷王祚縣丞舒
富領兵剿捕斬獲賊級四顆被賊殺死報効義士
楊積堯等十名執去經歷王祚隨該本道親詣該
縣督將各賊招安發回原巢經歷王祚送出參將
失事知縣王天爵處與千戶鄭鐸朱誠洪恩主簿
周鎮鎮撫劉鐘等俱各有罪及將前賊應勦緣由
呈詳轉達具　奏外正德十三年正月初三日奉
提督軍門紙牌識照上猶等縣賊巢既平廣東龍
川縣浰頭等處賊巢本有　成命應該會勦其大

賊首池仲容等本院已行計誘擒獲見今軍勢頗
振若不乘此機會出其不意搗其不備坐視以待
賊兵之來未免有失事機之會本院除遵奉 勅
諭內自行量調官軍設法剿捕事理部勒兵衆分
布哨道行仰守備指揮并知府等官郟文陳祥等
統領各授進止方略外備行本職前去軍前紀驗
功次及備各哨官兵上緊依期進剿仍行巡按衙
門前來覈實施行等因隨呈巡按江西監察御史
屠僑批行本道先行紀驗明白通候覈實施行依

奉督率各省官兵依期進剿去後今據前因除將
前項功次俱類巡按衙門會審紀驗明白生擒賊
犯解赴提督軍門斬首梟示賊屬男婦變賣銀兩
器械贓仗贓銀俱貯庫外參照浰頭大賊首池仲
容池仲寧池仲安高允賢李全等盤據一方歷有
歲年僭稱王號偽設官職廣東翁源龍川始興江
西龍南信豐安遠會昌等縣屢被攻圍城池殺害
官軍焚燒村寨擄殺男婦歲無虛月曾經狼兵夾
攻數次俱被漏網是乃衆賊奸雄之巨擘三省群
盜之根源也今幸天奪其魄仲容來手就擒仲寧
仲安等一斯授首各巢賊從擒斬殆盡此皆仰仗
朝廷德威遠播廟堂成算無遺提督軍門賞罰以
信而號令嚴明師出以律而機宜慎密身先士卒
而艱險之不辭洞見敵情而撫剿之有道以是數
十年之巨寇一旦削平連四省之編氓永期安輯
呈乞照詳轉達等因據呈到臣卷查先為地方緊
急賊情事准兵部咨該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僑
奏該本部覆題節奉 聖旨是這地方賊情著都

御史王守仁自行量調官軍設法剿捕欽此及為
申明賞罰以勵人心事准兵部覆題請 勅南贛
等處都御史假以提督軍務名目給與旗牌應用
以振軍威一應軍馬錢糧事宜徑自便宜區畫如
遇盜賊入境即便調兵剿殺不許踵襲舊弊招撫
重為民患所部官軍若在軍前違期逗遛退縮俱
聽以軍法從事生擒盜賊亦聽斬首示衆賊級聽
本處兵備會同該道守巡官仰將紀驗明白備行
江西按察司造冊奏繳查照剿殺南方贛賊見行

舊例議擬陞賞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王守仁着
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換勑與他其餘事宜各
依擬行欽此又爲地方緊急賊情事准兵部覆題
看得所奏攻治盜賊二說就令差來人賫文交與
都御史王守仁悉依前項申明賞罰事理便宜行
事期於功成不限以時相機攻剿等因具題節該
奉　聖旨是欽此陸續備咨到臣俱經通行撫屬
四省各道守巡兵備守備等官一體欽遵并咨總
督兩廣左都御史陳金查照外續該臣看得南贛

之賊其在南安之橫水桶岡諸巢則接境於湖郴
在贛州之浰頭桶岡諸巢則連界於閩廣接境於
湖郴者賊衆而勢散恃山谿之險以爲固連界於
閩廣者賊夥而勢聚結黨與之助以相援臣等遵
奉　勑諭及查照兵部咨示方略初議先攻橫木
夾攻桶岡而未乃與廣東會兵徐圖浰頭如攻堅
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自正德十二年九月臣等
議將進兵橫水恐浰賊乘虛出擾思有以沮離其
黨臣乃自爲告諭具述禍福利害使報効生員黃

表義民周祥等往諭各賊因皆賜以銀布一時賊
巢亦多感動各巢酋長黃金巢劉遜劉祖眉溫仲
秀等遂皆願從表等出投惟大賊首池仲容即池
大鬢獨憤然謂其衆曰我等做賊已非一年官府
來招亦非一次此亦何足爲憑待金巢等到官後
果無他說我等遣人出投亦未爲晚其時臣等兵
力既未能分意且羈縻令勿出爲患故亦不復與
較金巢等至臣乃釋其罪推誠厚撫各願出力殺
賊立効於是籍其衆五百餘悉以爲兵使從征橫

水十月十二月臣等已破橫水仲容等聞之始懼
計臣等必且以次加兵於是集其酋豪池仲寧高
飛甲等謀使其弟池仲安率老弱二百餘徒亦赴
臣所投招求隨衆立効意在緩兵因而窺覘虛實
乘間內應臣逆知其謀陽許之及臣進攻桶岡使
領其衆截路於上新地以遠其歸途內嚴警禦之
備以防其變外示寬假之形以安其心除使人分
召鄰賊諸縣被賊害者皆詣軍門訴弗旬日之間
至者數十冊所以攻剿之策皆以此賊狡詐兇悍

非比他賊其出刧行剽皆有深謀人不能測自知惡極罪大國法難容故其所以杆拒之備亦極險譎前此兩經夾剿皆狼兵二三萬竟亦不能大挫後雖敗遁所殺傷亦略相當近年以來姦謀愈熟惡焰益熾官府無可奈何每以調狼兵恐之彼輒設曰狼兵易與耳縱調他來也須半年我縱避他只消一月其意謂狼兵之來不能速其留不能久也是以益無忌憚今已僭號設官奸計逆謀尤非昔比必欲除之非大調狼兵事恐難濟臣以為

兵無常勢在因敵變化而制勝今各賊狃於故常且謂必待狼兵而後敢攻此所以不必狼兵而可以攻之也乃為當畫方畧使數十人者各歸部集候我兵有期則據險邀賊十一月賊聞臣等復破桶岡益懼為戰守備臣使人至賊所賜各酋長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則詐稱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等將掩襲之是以密為之防非敢虞官兵也臣亦陽信其言因復陽怒盧珂鄭志高等擅兵讐殺移檄龍川使廉其實且趣各賊伐木開道將

回兵自浰頭取道往討之賊聞以為臣等實有為之之意又恐假道伐之且喜且懼因遣來謝且説無勞官兵當悉力自防禦之盧珂鄭志高陳英者皆龍川舊招新民有衆三千餘遠近皆為仲容所脅而三人者獨與之抗故賊深讐忌之十二月望臣兵回至南康盧珂鄭志高等各來告變謂池仲容等僭號設官今已點集兵衆號召遠近各巢賊酋授以總兵都督等偽官使候三省夾攻之兵一至即同時並舉行其不軌之謀及以偽授盧珂等

官爵僉龍覇王印信文書一紙粘狀來首臣先已諜知其事及珂等來即陽怒以為爾等擅兵仇殺投招之人罪已當死今又造此不根之言乘機誣陷且池仲容等方遣其弟領兵報効誠心向化安得有此遂收縛珂等將斬之時池仲安之屬方在營見珂等入首大驚懼至是皆喜羅拜懽呼競訴珂等罪惡臣因亦陽令具狀詞將幷拘其黨屬盡斬之於是遂械繫盧珂而使 密喻以陽怒之意欲以誘致仲容諸賊且使盧珂等先遣人歸集其

衆候珂等既還乃發臣又使生員黃表聽選官雷濟往諭仲容使勿以此自疑密購其所親信陰說之使自來投訴二十日臣兵已還贛乃張樂大享將士下令城中今南安賊巢皆已掃蕩而浰頭新民又皆誠心歸化地方自此可以無虞民久勞苦亦宜暫休爲樂遂散兵使各歸農示不復用而使池仲安亦領衆歸助其兄防守且云盧珂等雖已繫於此恐其黨致怨或掩爾不虞仲安歸具言其故賊衆皆喜遂弛備臣又使指揮余恩賫曆往賜

仲容等令毋撤備以防盧珂諸黨賊衆益喜黃表雷濟因復說仲容今官府所以安慰勞來爾等甚厚何可不親往一謝況盧珂等日夜哀訴反狀乞官府試拘爾等若拘而不至者即可以證反狀之實今若不待拘而往因而訴珂等罪惡官府必益信爾無他而謂珂等爲詐殺之必矣所購親信者復從力贊仲容然之乃謂其衆曰若要伸先用屈贛州伎倆亦須親往勘破遂定議率其麾下四十餘人自詣贛臣使人探知仲容已就道乃密遣人

先行屬縣勒兵分哨道候報而發又使千戶孟俊先至龍川督集盧珂鄭志高陳英等兵然以道經浰巢恐搖諸賊則別賫一牌以拘捕盧珂等黨屬爲名各賊聞俊往果邀迎問故俊出牌視之乃皆羅拜相爭導送出境俊已至龍川始發牌部勒盧珂等兵衆賊聞之皆以爲拘捕其屬不復爲意閏十二月二十三日仲容等至贛見各營官兵皆已散歸而街市多張燈設戲爲樂信以爲不復用兵密賂獄卒私往覘盧珂等又果械繫深固容乃大

喜遣人歸報其屬曰乃今吾事始得萬全矣臣乃夜釋盧珂鄭志高等使馳歸發兵而令所屬官僚次設羊酒日犒仲容等以緩其歸正月三日度盧珂等已至家所遣屬縣勒兵當已大集臣乃設犒於庭先伏甲士引仲容入并其黨悉擒之出盧珂等所告狀訊鞫皆伏遂寘于獄而夜使人趨發屬縣兵期以初七日同時入巢於是知府陳祥兵從龍川縣和平都入指揮姚璽兵從龍川縣烏虎鎮入千戶孟俊兵從龍川縣平地水入指揮余恩兵

從龍南縣高沙保入推官危壽兵從龍南縣南平
入知府邢珣兵從龍南縣太平保入守備指揮郟
文兵從龍南縣冷水逕入知府季斆兵從信豐縣
黃田岡入縣丞舒富兵從信豐縣烏逕入臣自率
帳下官兵從龍南縣冷水逕直擣下浰大巢而使
各哨分路同時並進會於三浰先是賊徒得池仲
容報謂贛州兵已能歸皆已弛備散處各巢至是
驟聞官兵四路並進皆驚懼失措乃分投出禦而
悉其精銳千餘據險設伏併勢邀敵於龍子嶺我

兵聚爲三衝犄角而前指揮余恩所領百長王受
兵首與賊遇大戰良久賊敗郟文等奮追里許
賊伏兵四起奮擊王受推官危壽所領義官葉芳
兵鼓譟而前復奮擊賊伏兵後千戶孟俊兵從傍
繞出岡背橫衝賊伏與王受合兵於是賊乃大敗
奔潰呼聲震山谷我兵乘勝逐北遂克上中下三
浰各哨官兵遙聞三浰大巢已破皆奮勇齊進各
賊皆潰敗知府陳祥兵遂破熱水巢五花障巢指
揮姚璽兵遂破淡方巢石門山巢上下陵巢知府

邢珣兵遂破芳竹湖白沙巢守備指揮郟文兵遂
破曲潭巢赤唐巢知府季斆兵遂破石坑巢三坑
巢是日擒斬首從賊人賊級俘獲賊屬男婦牛馬
器仗數多其餘陷崖墮谷死者不可勝計是夜賊
復奔聚未破巢穴次日早乃令各哨官兵探賊所
往分投急擊初九日知府陳祥兵破鐵石障巢羊
角山巢獲賊首金龍霸王印信旗袍知府邢珣兵
破黃田坳巢指揮姚璽兵破岑岡巢指揮余恩兵
破塘含洞巢溪尾巢初十日千戶孟俊兵破大門

山巢推官危壽兵破鎮里寨巢十一日知府邢珣
兵破中村巢守備郟文兵破下逕巢鄉坑巢尺八
嶺巢知府季斆兵破新田逕巢古地巢指揮余恩
兵破空背巢縣丞舒富兵破旗嶺巢頓岡巢十三
日千戶孟俊兵破狗腳坳巢水晶洞巢五湖巢藍
州巢十六日推官危壽兵破風盤巢茶山巢連日
各擒斬首從賊人賊級俘獲賊屬男婦牛馬器
仗數多然各巢奔散之賊其精悍者尚八百餘從
復哨聚九連六山擁險自固當臣看得九連山勢

極高横亘數百餘里四面斬絶我兵既不得進而其內東接龍門山後諸處賊巢以百數若我兵進逼賊必奔往其間誘激諸巢相連而起勢益難制然彼中既無把截之兵欲從傍縣濟軍斷其後路必須半月始達緩不及事止有賊所屯據崖壁之下一道可通然賊已據險自上發石滾木我兵百無一全於是乃選精鋭七百餘人皆衣所得賊衣佯若奔潰者乘暮直衝賊所據崖下澗道而過賊以為各巢敗散之黨皆從崖下招呼我兵亦佯與

呼應賊疑不敢擊已度險遂扼斷其後路次日賊始知為我兵併勢衝敵我兵已據險從上下擊賊不能支乃退敗臣度其必潰預令各哨官兵四路設伏以待賊果分隊潛遁二十五日知府陳祥兵覆賊於五花嶂知府邢珣兵覆賊於白沙指揮余恩兵覆賊於銀坑水二十七日指揮姚璽兵覆賊於烏虎鎮推官危壽兵覆賊於中村知府季斅兵覆賊於北山又戰於風門奥其餘奔散殘黨尚三百餘徒分逃上下坪黄田坳諸處各哨官兵復黏

踪會追二月初二日知府陳祥兵復與賊戰於平和初五日復戰於上平下平初八日推官危壽指揮余恩兵復與賊戰於黄坳十二日知府陳祥兵復與賊戰於鐵障山十四日縣丞舒富兵復與賊戰於乾村又戰於梨樹十四日知府邢珣季斅兵復與賊戰於茅竹湖二十三日縣丞舒富兵復與賊戰於北順又戰於和洞二十六日守備郟文兵復與賊戰於水源戰於長吉戰於天堂寨連日擒斬首從賊人賊級數多三月初三日據鄉導人等

四路爪探皆以為各巢積惡充役之賊皆已擒斬畧盡惟餘黨張仲全等二百餘徒其間多係老弱及遠近村寨一時為賊所驅脅從惡未久之人今皆勢窮計迫聚於九連谷口呼號痛哭誠心投招臣遣報効生員黄表往驗虛實果如所探因引其甲首張仲全等數人前來投見訴其被脅不得已之情臣量卹賞給隨遣知府邢珣往撫其衆籍其名數就安插於白沙初七日據知府邢珣等呈稱我兵自去歲十二月從征兩廣迄今一年有餘未獲

少休今幸各巢賊已擒蕩餘黨不多又蒙俯順招
安況今陰雨連綿人多疾疫兼之農功已動人懷
耕作合無俯順下情還師息衆及義官葉芳等并
各付鄉居民亦告前情臣因親行相視險易督同
副使楊璋知府陳祥等經理立縣設隘可以久安
長治之策留兵防守而歸蓋自本年正月初七日
起至三月初八日止前後兩月之間通共搗過巢
穴三十八處擒斬大賊首二十九名次賊首三
十八名顆從賊二千零六名顆俘獲賊屬男婦八

百九十名口奪獲牛馬一百二十二隻匹器械贓
仗二千八百七十件把贓銀七十兩六錢六分總
計擒斬俘獲奪獲共五千九百五十五名顆口隻
匹件把俱經行令兵備等官審驗紀錄仍行紀功
御史覈實施行具由呈報去後今據前因臣等會
同江西巡按御史屠僑廣東巡按御史毛鳳參照
大賊首池仲容等荼毒萬民騷擾三省陰圖不軌
積有年歲設官僭號罪惡滔天比之上猶諸賊尤
爲桀驁難制蓋上猶諸賊雖有僭竊不軌之名而

徒惟劫掠焚燒是皆至於浰頭諸賊雖亦剽劫擄
掠是資而實懷僭擬割據之志故其招致四方無
籍隱匿遠近妖邪日夜覬圖漸成奸計兼之賊首
池仲容池仲安等又皆力搏猛虎捷蹺飛猱兇惡
之名久已著聞四方賊黨素所向服是以負固恃
頑屢征益熾前此知其無可奈何亦惟苟且招安
以幸無事其實無救荼毒之慘益養奸宄之謀今
乃臣等驅不練之兵資缺乏之費不踰兩月而破
奸雄不制之　以除三省數十年之患此非　朝

廷威德廟堂成算何以及此臣等切惟天下之事
成於責任之專一而敗於職守之分撓就今事而
言前此嘗夾攻二次計動數省以兵則前者強而
今者弱前者數萬而今者數千以時則前者期年
而今者兩月以費則前者再倍而今者什一以任
事之人則前者多知謀老練之士而今者乃若臣
之迂疎淺劣然而計功校績顧反有加於昔何哉
實由　朝廷之上明見萬里洞察往弊處置得宜
既假臣以賞罰之權復改臣以提督之任既以兵

邑遥制而亟各省專征之責又慮事或牽扯而掣守臣于預之請授之方略而不拘以制責其功成而不限以時以故　詔旨一頒而賊先破膽奪氣檄文一布而人皆踴躍爭先効謀者知無沮撓之患而務竟其功希賞者知無侵削之弊而思致其死是乃所謂得先勝之算於廟堂收折衝之功於樽俎實用兵之要道制勝之良法也事每如此天下之治有不足成者矣臣等備叨任使何幸濫竽成功敢於獻捷之餘拜手稽首以賀伏願　皇上

推成功之所自原發縱之有因庶無僭賞以旌始謀及照兵備副使楊璋監軍給偏紀功督戰備歷辛勤宜加顯擢守備指揮郝文知府陳祥邢珣季敎雖官危寄指揮余恩姚璽及千戶孟俊縣丞舒富等皆身親行陳屢立戰功俱合獎擢庶示激揚以為後勸臣本凡庸謬當重任偶逢事機之會幸免覆餗之誅然功非其才福已踰分遂沾痰痹之疾既成廢棄之人除已別行請罪乞休外緣係捷音及該兵部議擬期於成功不限以時題奉欽依

事理為此具本題　知

添設和平縣治疏　十三年五月初一日

據江西按察司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廣東按察司分巡嶺東道兵備僉事朱昂會呈據贛州府知府邢珣惠州府知府陳祥呈奉臣案驗據廣東惠州龍川河源等縣省祭監生生員耆老陳震余世美黃宸等連名呈稱浰頭岑崗等處叛賊池大鬢等魁首動以百十徒黨不下數千始則占耕民田後遂攻打郡縣謝玉璘鄒訓等倡亂於弘治

之末而此賊已為之先鋒徐允富張文昌繼亂於正德之初而此賊復張其羽翼荼毒三省二十餘年以來乃為三省逋逃之主遂衍群賊樂為之魁捉河源縣之主簿擄南安府之經歷鄉龍南縣之縣官戮信豐所之千戶肆然無忌規閩浙廣兇惡日增僭稱王號偽建元帥總兵都督將軍等名目雖屢蒙上司動調官兵多方征剿俱被漏網為患今常提督軍門親搗賊巢掃蕩殘黨除數郡之荼毒雪萬姓之冤讐若不趁此機會建立縣治以控

制三省賊衝之路切恐流賊復聚禍根又萌切見
龍川平和地方山水環抱土地坦平人煙輳集千
有餘家東去興寧長樂安遠西抵河源南界龍川
北際龍南各有數日之程其間山林阻隔地里遼
遠人迹既稀奸宄多萃查得父老相傳原係循州
一州龍川雷鄉二縣後因地方擾亂人民稀少除
去循州雷鄉兩處止存龍川一縣洪武初年龍川
尚有五十五里其後州縣既除禁教不及洪武十
九等年賊首謝士眞等相繼作亂將前項居民盡

行殺戮數百里內人煙斷絕自此賊巢日多民居
日耗始將龍川縣都圖併作七里迄於近年民遭
荼毒遂至此極如蒙憐念於和平地方設建縣治
以控制猺峒興起學校以移易風俗及將和平巡
檢司改立浰頭屯兵隄備庶幾變盜賊之區為冠
裳之地實為保安至計等因據呈到院看得東南
地方但係盜賊盤據卽皆深山窮谷阻險遼絕之
區是以征剿之後其民類皆願立縣治以控制要
害敷施政教而漸次化導之故東南州盜安民則

建立縣治亦其一策近該本院親剿浰賊比今往
軍九連大山往來浰頭和平等處備閱山溪形勢
講求賊情民俗深思善後之圖實有如各役所呈
者但開建縣治置立屯所必須分剖都圖創起開
險城池宮室之費力役輸調之貲未經查勘議處
難便奏 聞案仰本道即便行副使楊璋會同僉事
朱昂督同府縣掌印官拘集各該地方鄉老里甲
人等備勘和平浰頭兩處其處可以建築城池某
地宜以添設巡邏某縣都圖相近可以分割某里

村寨接連堪以撥補某所巡司可以移鎮某鄉丁
戶可以編僉其移民以某執田調兵以守隘一應工
役所需作何區處再行籌求圖籍訪諮耆老必求
至當歸一具由呈來以憑議處定奪仍呈總督總
鎮巡按衙門公同計議施行等因各職遵依督同
龍川縣署縣事主簿陳用河源縣署縣事縣丞朱
鄉就近拘集龍川縣通縣并河源縣惠化都里老
沙湧鍾秀山等具原呈陳震等到職會勘和平峒
地方原有民二千餘家因賊首池大鬢等作耗內

有八百餘家投城居住尚存一千餘家木峒羊子一處地方寬平山環水抱水陸俱通可以築城立縣於此招回投城之人復業居住分割龍川縣和平都仁義都并廣三圖共三里及割附近河源縣惠化都與接近江西龍南縣隣界亦析一里前來共輳一縣及將先年各處流來已成家業寄民盡數查出責令立籍𢸞補絕戶圖眼一體當差其和平巡檢司宜立洞頭以控制險阻仍於本縣并龍南縣量編隘夫幾百名委官管領兼同該司弓兵巡邏使盜賊不得盤據其蓋造衙門大小竹木和平洞頭各山產有供派本處人戶採辦不用官錢其餘磚石灰瓦匠作工食之費須查支官庫銀兩及查委公正府佐貳官一員清查洞頭岑岡等處田土除良民產業被賊占耕者照數給主外中間有與新民得受價銀者量追價銀一半入官其田給還管業其餘同途上盜田土盡數歸官責價以助築修城池官廨之用其龍川縣分割三圖止存五圖在彼路通衙要答應繁難查得都界長樂

縣所屬清化都正與龍川連近乞於該都分割一圖補輳管轄庶為適均等因又據龍南縣太平等保里老賴本立等呈稱本縣東南與廣東龍川河源二縣西南與廣東始興縣連界多深山窮谷向因各處流賊過境劫掠太平保設有橫岡角嶸二隘上蒙高沙二保設有半岡陽陂二隘就於各保僉點隘夫鄉兵守把後因池大鬢等不時出劫各隘燒毀一空今征勦既平宜將前項隘所修築把守可保四境無虞及照本縣止有四里半邑小民寡近年逋負追併兇與龍川縣又係隔省窵遠乞免分割以甦民困等因各職併行會議得賊平之後經久良圖誠無踰於添設縣治者今龍川縣里老人等願於和峒羊子鋪添設縣治及分割都圖清貴賊田移置巡司革僉隘夫等情俱相應備順惟撫又要分拆江西贛州府龍南縣附近都圖緣係兩省地方相隔愈遠未免影射產役兩無歸着難以准行止該于龍南縣該管圖保修築舊隘其新興地方係通始興縣要路立添設一隘各於隣

近地方多僉鄉夫守把及看得修築城池學校倉
場鋪舍等項中間有礙百姓田廬稅糧亦該委官
丈量照數除豁相距龍川縣二百里之程該量設
鋪舍十處一應工程除大小竹木派令人戶採辦
其餘磚石灰瓦等項料物各色匠作工食猝難料
計應合委官估計通該銀若干扣除前項田價銀
兩若干餘於惠州府庫相應官銀支給尚有不敷
另行申請合用人工該起龍川縣與河源縣惠化
都民夫答應其移置淛頭巡檢司應隸新縣管轄

該司弓兵四十名額數寡少合於龍川縣和平仁
義廣三圖量編四百名龍南縣量編二百名俱令
該縣掌印官編僉造冊分爲二班半年一換俱各
委官管領兼同該司官巡邏凡有盜賊生發隨即
撲獲除夫限滿亦須該班者交代方還各該府縣
巡捕官俱要不時往來巡點其消費財用修築城
池等項俱各委官分投幹辦方得集事再照新縣
里糧數少官員應該減裁且係偏僻之地驛遞不
必添設遇有使客往來總于龍川縣雷鄉驛應付

前項居民被賊殘害瘡痍未蘇加以創縣勞費困
苦可矜成縣之日凡遇一應雜泛差役坐派錢糧
物料等項俱各酌量減省期待三年之後方與各
縣一體差科庶幾輿情允愜事體允當等因到道
會同僉事朱昂覆議相同合就會案呈詳等因據
呈到臣會同　欽差巡按廣東監察御史毛鳳議
照前項地方實係山林深險之所盜賊屯聚之鄉
當四縣交界之隙乃三省閏餘之地是以政教不
及人迹罕到其間接連閩廣反覆賊巢動以百數

據而守之眞足以控諸賊之往來杜奸宄之潛匿
棄而不守斷爲狐鼠之窟穴終萃逋逃之淵藪况
前此本亦州縣舊區始以縣存而民猶恃爲保障
後因縣廢而賊遂據以陸梁是又往事之明驗矣
當賊盜猖獗之日地方父老屢有請復縣治之議
然其時賊方盤據勢有不能今賴　朝廷威德巢
穴蕩平若不乘此機會復建縣治以扼其要害將
來之事斷未可知臣等班師之日脅從投招者尚
不滿百今未兩月遠近牽引而至且二百矣若縣

治不立制馭闕踈不過一年洸然投招之人必皆
復化爲盜其時又復興師征剿剿而復聚長此不
已亂將安窮夫盜賊之患譬如病人興師征剿者
針藥攻治之方建縣撫輯者飲食調養之道徒恃
針藥之攻治而無飲食以調養之豈徒病不旋踵
將元氣竭絶證患愈深後雖扁鵲倉公無所施其
術矣臣等竊以設縣移司實爲久安長治之策伏
願　皇上鑒往事之明驗爲將來之永圖念事機
之不可失哀民困之不可再俯采臣等所議特

勅該部早賜施行及照建縣之所地名和平以地
名縣似爲得宜乞從所奏幷將該設職官印信即
與銓選鑄給簡員以省費均地以平徭移巡司以
據險要寬賦役以蘇窮民如此則夷險爲易化盜
爲良可計日而效不惟臣等得以幸逃日後之譴
責　朝廷亦免再役之勤百姓永享太平之樂矣

三省夾勦捷音疏　十三年六月十五日

據廣東按察司等衙門整飭兵備監紀僉事等官
王大用等呈正德十二年九月內據樂昌縣知縣
李增稟稱賊首龔福全高快馬等不時出沒爲患
近蒙軍門案驗內開三省會兵進勦緣照官兵未
到誠恐各賊探知自分必死群合四出攻刼不惟
居民受害抑恐患及城池議要從宜設法以緩其
勢待軍兵到日另行遵奉號令等因本職看得各
賊俱係先前大征漏網招亡納叛蹤迹詭秘爲今
之計必先誘其腹心以爲我用然後以次剪其羽
翼庶以賊攻賊彼勢可孤而我患可保已經呈奉
軍門議處設法誘致去後續據知縣李增報稱岐

田山賊犯龍貴等十一名天塘賊犯陳滿等十名
各挈家赴縣首願擒獲同伴解官於本年十一月
二十八日督同龍貴等計誘賊犯蕭緣等六十名
十二月初二日陳滿等計誘賊犯李廷茂等二十
三名等因及據通判鄒級仁化縣知縣李尊呈稱
大賊首高快馬帶從賊一十五名賊婦二口潛住
地名癩痢寨深坑結寨藏住隨統民壯兵夫譚志
澤等於閏十二月初一日戌時進兵鬭寨至初二
日早擒捕本賊突出山頭迎敵追至始興縣界各

兵奮勇同前生擒大賊首高快馬俞高仲仁從賊
三名賊婦賊女各一口及行兇器械并被傷兵夫
劉廷琢等開報到道節據知府姚鵬等呈稱督率
軍兵夫快抵巢與賊交鋒陸續擒斬首從賊犯李
萬珊蒯永達等一千三百二十名顆俘獲賊屬男
婦七十六名口奪回被擄男婦一十三名口及賊
仗牛馬等物又據知縣李增呈緝得賊首李斌亡
命在湖廣烏春山躲住飛報到職當就發遣捕盜
老人李攻瓚等星夜潛至地名婁陽峒藏踪緝探

始擒本賊餘黨俱各奔逃緣由各開到道參稱賊
首李斌節與高快馬龔福全等糾衆流劫三省屢
勞征討各遵奉軍門號令窮追深入一旦就擒各
照懸示重賞而知縣李增督兵設策屢有奇功亦
合獎勞以勵將來等因備呈轉報到臣又據整飭
兵備兼分巡嶺東道臨統僉事等官顧應祥等呈
據領哨通判莫相等呈稱統領漢達官軍民壯打
手人等照依刻期進勦上下横溪闘峒深峒等巢
賊黨堅立排柵統衆迎敵殺傷兵夫彼時軍兵協

謀奮勇鬪戰當將各巢攻破陸續擒斬賊犯吳瑄
鄧仲玉等共六百九十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三百
九十五名口奪回被擄男婦七口及牛馬器械等
物解送前來會審又發兵搜斬賊級一十二顆生
擒賊人三名并俘獲賊屬等項隨據本官稟稱横
溪大賊首吳玘招集亡命逃住地名東田村深山
結巢節稟蒙監督僉事顧應祥出給重賞指示方
畧密切發兵抵吳玘巢穴四面圍攻被玘等亂用
藥弩射出拒敵我兵冒傷奮勇進勦先用銳箭射

吳玘打倒賊勢少却我兵呼譟大進將吳玘等首
從并賊屬盡數擒斬共十三名顆俘獲賊屬六口
奪回被擄婦女二口陣亡兵夫六口緣由呈解到
道看得賊首吳玘係是稔惡巨寇流劫兩省拒敵
官軍而通判莫相設法防捕致縛前兇應合獎勞
等因備呈開報到臣查得先准兵部咨為地方緊
急賊情事該巡撫湖廣都御史秦金奏該本部覆
題看得郴桂等處與廣東江西諸峒聯絡若非三
省會兵夾攻賊必逃散他處合無前　勅兩廣并

南贛總督巡撫等官會同定期進兵等因具題節
奉　聖旨是鄉依擬行欽此續為申明賞罰以勵
人心事臣節該欽奉　勑諭但有盜賊生發即便
嚴督各該兵備守備守巡幷軍衛有司設法勦殺
其領兵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幷逗
遛退縮者俱聽以軍法從事仍要選委廉能屬官
密切體訪或僉所在大戶量加糧賞或購令賊徒
自相斬捕皆聽爾隨宜處置欽此又准兵部咨為
地方緊急賊情事內開節據樂昌縣知縣李增稟

稱賊首高快馬等八百餘徒在地名櫃頭村行刼
又據乳源縣稟稱賊徒千餘人在洲頭街流刼及
探湖廣郴州申賊首龔福全高仲仁等雖蒙征勦
黨惡猶存正德七年兵備衙門招撫龔福全給與
冠帶設爲猺官高仲仁等給與衣巾設爲老人未
及兩月已出要路刼殺軍民號稱高快馬遊山虎
僉錢豹過天星密地蜂總兵等官名目正德十一
年七月內流刼樂昌及江西南康等縣後蒙撫諭
將高仲仁李斌給與冠帶重設猺官未寧半月一

起八百餘徒出刼樂昌擄捉知縣韓宗堯一起七
百餘徒出刼生員譚明浩等家一起六百餘徒從
老虎峒等處出刼一起五百餘徒從興寧縣出刼
呈乞轉達請兵夾勦等因各報到臣看得前項盜
賊惡貫已盈神怒人怨譬之疽癰之在身若不速
加攻治必至潰肺決腸而攻治之方亦有二說等
因該本部覆題看得所奏攻治盜賊二說大意謂
事權隆重若無意於近功而實足爲攻取之幾征
調四集雖可以分咎而不免爲地方之累窮究根

本辯析詳明言雖兩端意實有在合無本部行文
就令差來人賫回交與都御史王守仁悉依前項
申明賞罰事理便宜行事期於成功不限以時相
機攻勦等因具題節該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節
經通行各省及各該道守巡兵備等官一體欽遵
勘處調集兵糧剋期攻勦以靖地方續據廣東布
政司等衙門左布政使等官吳廷舉等會呈奉臣
幷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太子太保都察院左
都御史陳金案驗各准兵部咨備行欽遵查勘計

處呈報等因遵依會同都布按三司等官歐儒等
分領東道兵備僉事等官王大用等議將應剿賊
巢起調漢達官軍土兵員名分定哨道監統把截
進攻道路及合用糧餉等項備開呈詳隨據監督
兵備僉事王大用等各將進兵機宜呈詳到臣參
看得兩廣總督總兵等官雖已奉 命行取回京
然軍馬錢糧調度方畧悉經區畫會有成案本院
見督官兵征剿浰頭等賊未能親往督戰除分兵
設策督令副使楊璋等四面防截外仰各官查照

原議上緊依期進剿毋得遲疑參錯致誤事機一
應臨敵制變俱在各官相機順應若賊勢難爲兵
力不速或先離散其黨而或陰誘致其腹心聲東
擊西陽背陰嚮勿拘一律惟求萬全軍門遙遠不
必一一呈稟反成淹滯又經牌仰上緊相機督剿
去後今據前因除將各道呈報前項擒斬首從賊
人賊級共二千八百九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
擄男婦五百四名口奪獲械器贓物一百三十二
件把牛馬八十三隻匹總計二千八百八名顆口
隻匹件把行仰各道徑送巡按紀功御史審驗紀
錄造册 奏繳外參照大賊首高仲仁李斌吳玘
等荼毒三省稔惡多年敵殺官兵攻刼郡縣自其
奸計雖亦不過妖狐黠鼠之謀然其虐焰乃已漸
成封豕長蛇之勢今其罪貫既盈神怒人怨數月
之間克遂殲殄雪百姓之宼憤解地方之倒懸此
皆仰仗 天威廟堂有先勝之算推握授折衝之
謀賊徒破膽將士用命之所致也臣等獲睹成功
豈勝慶幸及照巡按紀功御史毛鳳振揚風紀作

勵將士既盡紀驗之職復多調度之方比於常格
勞績尤異僉事王大用顧應祥等監統督調備效
勤勞懋著經營之略其收克捷之功其都指揮王
英歐儒知府姚鵬通判鄒綬莫相知縣李增李夔
或領兵督哨或追剿防截類皆身親行陣且歷艱
難均合甄收普加旌擢伏望 皇上既行大賞於
創復沛覃恩於下庶示激奬以勸後功臣以凡庸
抱復多病繆膺地方之責屬纔調四出不能身親
督戰然賴總督諸臣先已布授方略領哨諸將得

以遵照奉行戮力効死竟收完績眞所謂祿祿因
人成事雖無共濟之功實切同舟之幸除先已具
本請罪告病乞休外緣係捷音事理爲此具本題
知

辭免陞廕乞以原職致仕疏 十三年六月十八日

臣於六月初六日准兵部咨爲捷音事該臣題該
本部覆題節該奉 聖旨王守仁陞右副都御史
廕子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戶寫 勑獎勵欽此
欽遵臣聞 命驚惶莫知攸措感極而懼若墜冰

淵功令臣以章句陋儒過蒙 朝廷滌瑕掩垢收
錄於擯棄之餘旣又求長於短拔之間散之中授
以巡撫之寄其時臣以抱病在告兩疏乞休偶值
前官有託疾避難之嫌該部論奏之義甚嚴 朝
廷督責之旨又切遂不避他計狼狽就途莅事之
後兵耗財匱盜熾民窮竊手四顧莫措一籌 朝
廷憫念地方之顚危慮臣才微力弱必致僨誤罰
其責任之不專無以連屬人心賞罰之不重無以
作興士氣號令之不肅無以督調遠近於是該部

議假臣以賞罰 朝廷從而假之以賞罰議給臣
以旗牌 朝廷從而給之以旗牌議改臣以提督
之任 朝廷從而改之以提督之任授之方畧而
不拘以制責其成功而不限以時由是臣以賞罰
之柄而激勵三軍之氣以旗牌之重而號召遠近
之兵以提督之權而紀綱八府一州之官吏伸縮
如志舉動自由於是兵威漸振賊氣先奪成軍而
出一鼓而破橫水再鼓而滅桶岡全師克捷振旅
復舉又一鼓而破三浰再鼓而下九連皆役不再

籍兵無挫刃分遣官屬賚執旗牌以麾督兩廣夾
剿之師亦莫不畏威用命咸奏成功由是言之其
始從臣之來莅事者該部之議 朝廷之斷也旗
牌之能號召者該部之議 朝廷之斷也提督之
能紀綱者該部之議 朝廷之斷也方畧之所分
布舉動之得展舒者該部之議 朝廷之斷也臣
亦何功之有而敢冐承其賞乎譬之駑駘之馬而
得良御齊輯乎轡銜之際而緩急乎唇吻之和內
得於人心外合於馬志故雖駑下亦能盡百之力

而至百里人見其駑而百里因謂之能不知其能致此皆御馬者驅策之力不然將數里而踣或十數里而止矣馬之疲勞或誠有之而遂以歸功於馬其可乎況臣驅逐之餘疾病交作手足痲痺漸成廢人而在賊巢已嘗具本請罪告病乞休日夜伏候　允報庶幾生還吠畝乃今求退而獲進請咎而蒙賞雖臣貪冒無厭忍恥苟得其如　朝廷賞功之典何伏望　皇上推原功之所始無使賞有濫及收回　成命臣苟有微勞不加罪戮容令仍以原職致仕延餘喘於田野如此則　上無濫恩下無奸賞宜力受任者得免於覆餗之誅量能度分者獲遂其知止之願臣無任感　恩懼罪懇切祈望之至

再議崇義縣治疏　十三年十月十一日

據江西按察司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奉臣案驗准戶部咨覆題建立縣治以期久安事卷查先該本道議橫水地方應行事宜開列條款備呈提督軍門議委南康縣縣丞舒富將大庾南康

上猶三縣機快各點集三百名分作三班專委本官統領來往巡視如有餘黨復集即便擒拏有功一體轉達陞賞及於三縣起人夫各一百名分作三班就委本官不妨往來巡邏兼督採辦木植燒造磚瓦等役俱經備行本官將開去事宜查照施行外隨奉提督軍門批據縣丞舒富呈稱依奉前去橫水建立縣治處所將縣治公廨儒學殿廡堂齋布按分司及府館旌善申明等亭倉厫牢獄養濟倉場等房并城中街道帶同地理陰陽僧成倫等定立向止分處停當已經畫圖貼說呈報外合用木植督令義官李玉寬前去地名左溪開田等處採運隨拘各項匠作於正德十三年四月初六日起手興工即今先將縣治并儒學起造將完各分司等衙門料物皆備亦皆陸續起造但甎瓦灰泥等匠工食應該估計不若包工論價庶使工程易完已經督同備估共該銀一千零七十一兩七錢九分四釐請給錢糧支用等因批行本道再與詳審看得所呈修理次第已是停當所議包工論

價亦爲有見合行贛州府將大征支剩銀兩照數支給應用及照衙門既已建立必須城池保障合無仍行道行計處城墻周圍高闊丈尺工食或先築土城待後包砌或應一時兼舉就行本官會同各縣掌印官查照里分糧數多寡均派修築興夫城門城樓之費一併估修已經備由通行呈奉撫按衙門依擬施行俱行贛州府照數查發及行縣丞舒富遵照支散估修外續據縣丞舒富呈稱量計新縣城墻周圍五百丈卽今先築土城高一丈

七尺面闊七尺五寸腳闊一丈若令三縣里甲自行修築不無延捱必須預備泰和縣土工數百先築土城自七月十一日起工扣至八月終土城可以通完然後用甎包砌庶得堅久其三縣徵收工價解給庶得實用并將城門城樓城墻築砌甎石工食共計估該銀八千四十五兩六錢七分二釐備由開呈等因奉批仰分巡道再加議看施行查得大庾等縣共計僅五十二里而估計銀兩頗多疲弊之民誠所不堪及照大征變賣賊屬牛馬賊

銀二千六百七十一兩四錢九分及本道問過賊罰紙米價銀一千餘兩見在合查前項銀湊補三百七十四兩八分二釐共四千四十五兩六錢之數先行給發止餘四千兩查將三縣丁糧通融分派責委公正官員徵收監督禁革侵漁騷擾等因備由呈奉提督軍門批役三縣而建橫水似亦勤衆勞民建橫水而府三縣實乃一勞永逸但當疲困之餘務以節省爲貴議該幷縣最合事宜非獨民減科擾抑且財獲實用仰悉照議施行仍行各

縣痛禁里胥不得侵漁騷擾曉諭居民各宜樂事勸工毋忘既往之患共爲久安之圖是檄依奉遵照查支分派修理去後今照前項縣治學校分司各該衙門蓋造將完而土城扣至八月終亦可完官民往坐可保無虞燒甎包砌計亦不難其街道市廛俱有次第商賈往來漸將貿易緣縣名未立官員未除所轄里分之民心志罔知趨向所安新民版籍尚未歸著及照縣治既建凡百草創爲縣官者若非熟練地方與凡捕盜安民之術民情土

俗之宜皆能洞瘝擧而用之鮮不敗事隨會同江西布政司分守嶺北道左參政吳大有議得縣丞舒富先因前賊攻圍該縣戮力拒賊尋以保全從因大征領哨獲功居多賊首謝志山獨爲所獲續委巡視三縣招安新民六百餘名帖然安堵復委督修前項縣治衙門城池半年俱各就緒今委着掌上猶縣事百廢俱興及訪本官存心剛直行事公平歷官已及四年未有公私過犯雖未出身學校經義亦能通曉合無念新縣草創之功百務鼎

新之始轉達具奏陞以新縣知縣職事然而陞授正官或丁事例有礙合無量授府州佐貳之職令其署掌新縣縣事候數年後地方安妥另行改選庶官得其人事得其理而地方可保無虞等因據呈到臣卷查先據副使楊璋參議黃宏會呈上猶等縣群賊猖獗爲害幸蒙提督軍門躬督諸軍蕩平巢穴三縣之民懽欣鼓舞如獲更生但恐大兵撤後餘黨未免嘯聚要於橫水等處建立縣治併巡司等衙門以絕後患實爲久安長治之策等因

已經批仰該道重覆查勘撫民會同江西巡撫都御史孫燧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僑處議明白各具本奏請定奪去後隨准戶部咨該本部覆題看得添設縣治既該撫按官員會議相應依擬合咨提督南贛汀漳軍務左僉都御史王守仁同撫按官會委該道守巡官選委府縣佐貳能幹官員先將添設縣治合用一應材木甎瓦等物料先爲措置收買并顧覓人夫工匠價銀逐一估計籌處就便興修務使工日就而民力不勞物咸備而財用

不乏候城池公宇縣治學校倉厫街道民居吏舍等項粗有規制另爲會奏以憑上請定擬縣名及咨吏禮二部選官鑄印施行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及准兵部覆題議得戡亂於已發固爲有功弭亂於未然尤爲有見今都御史王守仁與巡撫巡按及守巡官深謀遠慮議建縣治巡司以控制撫綏之民事體民情俱各順當及先編僉隘夫委官守把事在必行不可猶豫合無本部將開設縣治一節移咨戶部奏請定立縣名速行遵守仍

依所奏添設長龍鉛廠二巡檢司及將過步巡檢司行移吏禮二部選調官員鑄換印信條記并行江西布政司查撥吏役編僉弓兵中間一應事宜悉聽都御史王守仁會同巡撫都御史孫燧查照原擬從宜處置務在事體穩當賊害絕除期副委任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行守巡該道一體欽遵施行仍呈撫按衙門知會外今呈前因臣會同巡撫江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燧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僑議照該道所呈前項縣治學校分司等衙門蓋造不日通完而城池砌築亦已將備惟稱新縣草創之初百務鼎新必須熟知民情土俗之宜者以為縣官及會訪縣丞舒富才力堪任乞要量陞府州佐貳之職令其署掌新縣一節實亦酌量時宜保土安民之意伏望 皇上憫念遠土凋敝之餘小邑草創之始乞敕該部俯采會議緣由再加裁察將縣丞舒富並為陞職管理新縣或別行詳訪諳曉 情熟知土俗剛果有為者前來開創整理庶幾瘡痍之民可

以漸起而反覆之地得以永寧矣

再議平和縣治疏 十三年十月十五日

據福建布政司呈稱漳州府知府鍾湘關稱正德十二年四月撤兵之時蒙福建參政陳策副使唐澤批據南靖縣儒學生員張浩然等及據本縣清寧河頭社義民鄉老曾敦五林大俊等各呈要於河頭地方添設縣治以控制賊巢建立學校以易風俗改移小溪巡檢司以防禦緩急行仰本職踏勘隨即呈蒙漳南道兵備僉事胡璉督同本職幷南靖縣知縣施祥等踏勘河頭大洋陂一處堪設縣治枋頭坂一處堪設巡檢司委果人心樂從一勞永逸議將南靖縣清河寧里七圖新安里三圖漳浦縣二都二圖三都十圖計一十二圖十班人戶查揭冊籍割屬新設縣治管轄其南靖縣止有一十八圖應當里役邑小事繁辦納不前又查龍溪縣原有一百五十二圖內有二十一都并二十五圖地方與南靖縣密邇相應撥補管轄截長補短里甲便於應當錢糧易於催辦事頗相應轉呈鎮

巡撫按等衙門各具本題奏　欽依准於前項地
方添設縣治及改移巡司衙門其縣名幷該設官
吏印信行令布政司徑自奏請給賜銓撥鑄降合
用木石灰瓦等料先儘本府幷所屬縣分在庫贓
罰銀兩支給買辦若有不敷從宜處置不許動支
軍餉錢糧及科取小民等因隨即呈委南靖縣知
縣施祥漳平縣知縣徐鳳岐董工興作於正德十
二年十二月初九日本職督同各官親到河頭告
祀社土伐木興工至次年五月內據知縣徐鳳岐

呈報外築城垜俱已完備惟裏城因風雨阻滯期
在九月工完及據知縣施祥呈報縣堂衙宇幕廳
儀門六房及明倫堂俱各竪完惟殿廡分司府館
倉庫城隍社稷壇亦因風雨阻滯次第修舉期在
仲冬工完又據南靖縣縣丞徐道呈稱帶同木石
匠陳恩欽等前到漳汀枋頭板地方丈並土城周
圍六百一十丈額發鄉夫舂築完固給發官銀砍
辦木植督造巡司公館前廳各一座儀門一座鼓
樓一座後堂各一座各蓋完備惟土城公館巡司

廂房欠瓦暫將茅覆候秋成農隙修舉等因隨於
正德十三年三月初六日行令小溪巡檢郭森前
去到任防禦地方今據各委官員呈報功已垂成
勢不容緩照得縣名須因土俗本職奉委觀歷諸
巢詢知南靖縣河頭等鄉俱屬平河社以此議名
平和縣及割南靖縣清寧里七圖新安里五圖共
計糧三千九百九石六斗七升四合七勺五抄計
一十二里合爲裁減縣分一知一典治之原議漳
浦縣二都二圖三都十圖地方隔遠民不樂從今

議不必分割再照新縣所屬多係新民須得廉能
官員庶幾開新創始事不煩而民不擾其學校教
官合無止選一員署印先行提學道將清寧新安
二里見在府縣儒學生員就便撥補廩增之數其
有不足於府縣學年深增附內量撥充補又或不
足於新民之家選取俊秀子弟入學使其改心易
慮用圖自新及照南靖縣邑小事繁分割一十二
里添設新縣辦納愈見不堪合無亦作裁減縣分
以一知一典治之又查得龍溪縣一百五十二圖

丙將二十一都七圖二十五圖都共計一十二圖計
糧一千六百八十一石七斗七升三合八勺三抄
撥隸南靖縣抵納糧料又照南靖小溪巡檢司既
已改立漳汀今改漳汀巡檢司印信奏請改鑄幷
新縣儒學醫陰陽等衙門俱例該鑄印信緣由備
申到司轉呈到臣卷查先據福建漳南道兵備僉
事胡璉呈前事已經查勘無異具由奏請定奪去
後續據該道呈備知府鍾湘呈將分割南靖等縣
都圖隨近新設縣治管攝以辦糧差幷估計過城

垣城樓窩鋪等項工料銀兩數目及查府庫各項
官銀實有一萬餘兩堪以支用要行委官擇日興
工築砌緣由備呈到臣看得開設縣治既於事體
相應已行具奏及今該府一面俯順民情動支銀
兩興工外其開分割都圖議估工價一應事務單
門路遠難以遥斷皆須該道及該府親民各官自
行查勘的確果已宜於民情便於事體無他私弊
即便就行定議以次舉行候奏准 命下之日應
奏 聞者若更繁文往復徒爾遲悞日月無益於

事又經批仰看實詳理仍行鎮守巡按衙門知會
間隨准戶部覆題內開前項情節既該本官勘處
停當具奏前來相應依擬合無本部仍行左僉都
御史王守仁再查無異准於前項地方添設縣治
及改移巡檢司衙門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這添
設縣治事宜各依擬行欽此欽遵備咨前來節經
行仰福建布政司及分巡漳南道轉行該府一體
欽依施行去後今據前因參看得所呈新設縣治
既已議名平和小溪巡檢司改名漳汀巡檢司及

典史依例該一正二副今稱草創之初止乞選官一
員掌管幷撥補廩增生員等項俱於事體相應除
行該司徑自具奏外為照南靖縣原係全設衙門
今既分割都圖添補新縣委係邑小費繁似應裁
減止用一知一典已足敷治又龍溪縣一百五十
三圖將二十一都七圖二十五都五圖共計一十
二圖撥隸南靖抵納糧差揆於事體頗亦均平伏
望 皇上俯順下情乞 勅該部議處裁撥庶幾
量地制邑得繁簡之宜而興事任功從遠近之便

緣係裁減官員及發落兵事理爲此具本請旨

再請疏通鹽法疏 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據江西按察司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備贛州府呈蒙備仰本府即將正德十二年正月起至九月終止抽過稅銀及上猶龍川兩次用兵支過軍餉并今餘剩銀兩查報等因依蒙查得正德十一年十二月終止舊管銀三千五百七十四兩三錢一釐二絲一忽九微升新收正德十二年正月起至正德十三年九月終止共抽過商稅銀一

萬六千七百八十八兩五錢八分七釐七毫五絲兩次用兵共用過銀四萬七千二百八十七兩二錢二分八釐四毫三絲八忽六微米九千九百四十九石五斗六升九合四勺四抄穀五百三十九石四斗內除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王守仁查發紙米價銀八十九兩六錢巡撫江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燧查發紙米價銀二千兩本道查發紙米價銀七千八百二十兩二錢七分八釐六毫南贛二府查出在庫贓罰缺官柴薪等項銀一萬九千五十九兩四分六釐六毫八忽三微外實支用過商稅銀一萬八千三百一十八兩三錢三釐三毫三絲三微見今餘剩銀二千四十四兩五錢八分五釐七毫五絲一忽六微等因開報到道案查先爲比例請官專管抽分以杜奸弊事准戶部咨該巡撫右副都御史周南題備仰本道照泰　欽依事理即將所收商稅再行參酌從輕定議則例仍嚴加稽考務使稅課所入隨多寡以爲數而不以多取爲能其

廣東鹽課許於南贛二府發賣不許再行抽稅袁臨吉三府不係舊例行鹽地方不許到彼發賣所抽分商稅除軍餉聽巡撫都御史動支外其餘不許擅動年終差人解部轉支光祿寺賠欠鋪行廚料果品支用以省加派小民仍將再議過緣由呈報[illegible]行等因行據贛州府呈稱依奉將貨水該抽諸貨從輕定擬則例及開稱廣東鹽引不許放過袁臨吉三府發賣等因備呈本院詳允出給禁約及將餘剩銀二千九百六十七兩一錢八分二釐

二毫三絲一忽九微行令起解間隨據該府呈奉
巡撫江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金批
看得該府連年用兵之費所積不多近又定擬除
減所入亦少況地方盜賊不時竊發別無堪動錢
糧將餘剩稅銀暫且存留在庫以備軍餉等因已
該前兵備副使陳良珊將自正德六年十一月二
十七日立廠抽分起至正德十二年終止造冊差
舍人王鑾續該本職將正德十一年正月起至本
年十二月終止造冊差舍人屠賢各奏繳訖本年

九月二十六日抄奉提督軍門案驗准戶部咨備
行本道照奉　欽依事理將廣東官鹽暫許袁臨
吉三府發賣自今爲始至正德十三年終止仍將
先次未解并今次抽稅過銀兩支用過數目緣由
造冊徑自奏繳及造青冊遣送該部并本院查考
除遵奉外查得正德十三年將終及上猶龍川兩
處征剿事畢所據商稅收支應該造冊解繳備行
該府查報去後今據前因查得南贛地方兩次用
兵中間商稅實爲軍餉少助然而商稅之中鹽稅

實有三分之二爲照南贛二府與廣東翁源等縣
壤地接連近該兩廣具奏征剿前賊乘虛越境難
保必無見今府庫空虛民窮財盡將來糧餉絕無
仰給況此鹽利一止私販復生雖有禁約勢所難
遏與其利歸於奸人孰若有助于軍國合無轉達
將前項鹽稅著爲定例許於袁臨吉三府地方發
賣照舊抽稅以供軍餉每年終依期造報餘剩之
數解部轉發光祿寺支用以省加派小民如此則
奸弊可革軍餉有賴光祿寺供用亦得少資誠所

謂一舉而數得矣呈乞照詳轉達等因具呈到臣
查得撥管卷內先爲處置鹽鐵以充軍餉事江西
布政司呈奉總制江西右都御史陳金批查得湖
西嶺北二道灘石險惡淮鹽不到商人往往私販
廣鹽射利肥已先蒙總督衙門奏　准廣鹽許行
南贛二府發賣仰令南贛照引追納米價類解梧
州軍門官商兩便蒙編[illegible]暫時止是奏行南贛
不曾開載袁臨吉三府[illegible]無違礙　勑諭便宜處
置暫將廣鹽許下三府[illegible]立廠盤掣以助軍餉

隨該布政司等官劉米等議稱妥米千事有益于法無礙具呈詳允批行遵照立廠抽稅等因續該戶部覆議內開廣東鹽課許令南贛二府發賣不許到於袁臨吉三府備行禁革外正德十二年正月十五日臣撫臨贛州隨據副使楊璋呈稱奏調三省官兵夾勦上猶等巢糧餉所費約用數萬石若不早行計處必致有誤軍機查得前項鹽法准行南贛二府販賣果係一時權宜不係洪武年間舊例合無查照先年便宜事例行令前商許令袁

臨吉三府販賣所收銀兩少備軍餉候事少寧另行具題禁止等因呈詳到臣看得即今調兵夾勦糧餉缺之遵照 勅諭徑自區畫事理批行該道暫且照議施行候平定之日照舊停止具題去後隨准戶部覆議將廣東官鹽暫於袁臨吉三府發賣至正德十三年終止行該道官照前抽分將稅課供給軍餉不許多取妄用至期照舊停止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已經轉行該道一體欽遵去後今呈前因為照袁吉等地方溪流湍悍難石峻險淮鹽逆水而上動經旬月之久廣鹽順流而下不過信宿之程故民苦淮鹽之難而推以廣鹽為便自頃各例停止官府但有禁革之名其實私鹽無日不行何者因地勢之便從民心之欲非但不能禁之於私每遇水發商舟動以百數公然蔽河而下如發機之勢官府邏卒寡不敵衆袖手岸傍立觀其過孰得而沮遏之故廣鹽行則商稅集而用資於軍餉賦省於貧民廣鹽止則私販興而弊滋於奸宄利歸於豪右此近事之既驗者

今南贛盜賊雖已仰仗 天威克平巢穴然漏殄殘黨難保必無且地連三省千數百里之內連峯參天深林蔽日其間已招之新民尚懷反覆未平之賊黨多相勾聯乘間窺竊不時而有方圖保戍之策未有撤兵之期況後山從化等處見在調兵征勦臣亦謬承方界之命師行糧食勢所必然今府庫空虛民窮財盡若鹽稅一革軍餉之費苟非科取於貧民必須仰給於 內帑夫民已貧而斂不休是驅之從盜也帑已竭而府其內是復殘其

本也矧　内帑之發非徒緩不及事抑恐力有未敷臣竊以爲宜開復廣鹽者爲定例豁其税課以預備軍餉不時之急積其羨餘以少助　内府缺乏之需實亦公私兩便内外兼資夫聚斂以爲功臣之所素恥也掊克以招怨臣之所不忍也況臣廢疾日深決於求退已可苟避地方之責但其事勢不得不然若已革而復舉是遺後人以所難而於職守爲不忠矣顧　皇上憫地方之瘡痍哀民貧之已甚慮軍資之乏絶察臣心之無他特　勅

該部俯采所議酌量裁處早賜施行則地方幸甚

陞廕謝　恩疏　十四年正月初二日

正德十三年六月初六日准兵部咨爲捷音事該臣題該本部覆題節該奉　聖旨王守仁陞右副都御史廕子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戸寫勅獎勵欽此備咨欽遵臣竊自念功微賞重深懼冒濫之誅已於本月十八日具本乞　恩辭免陞廕容照原職致仕復蒙　聖旨王守仁才望素著屢次勦賊成功陞官廕子宜勉遵成命不准休致該部知道欽此備咨欽遵臣聞命自天跼身無地竊惟因勞而進秩者　朝廷賞功之典豈能而受禄者人臣自守之節故功疑惟重雖　聖帝之寵仁而食浮於行尤君子所深恥　陛下之賜行其賞功之典也臣之不敢當者亦惟仰其自守之節而已軍志有之該罰而請不罰者有誅該賞而請不賞者有誅古之人君執其賞罰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是以令之所播如雷霆兵之所加無堅敵而功之所成無愆期今日之事兵事也漢臣趙充國云兵事

當爲後法臣誠自知貪冒之恥然亦安敢徇一已之小節以亂　陛下之軍政乎但廕子實非常典私心終有所未安僶勉受　命憂慚交集自恨疾病之已纏深懼圖報之無日感激　洪恩莫知攸措除別行具本請罪乞休外爲此具本稱謝

乞放歸田里疏　十四年正月初四日

正德十三年十月初二日准吏部咨該臣奏爲久病待罪乞　恩休致事奉　聖旨王守仁節制討賊賢勞懋著偶有微疾着善調理以副委任所辭

不允該部知道欽此備咨欽遵又於本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准吏部咨該臣奏爲乞　恩辭免陞廕咨照原職致仕事奉　聖旨王守仁才望素著累次勦賊成功陞官廕子宜勉遵成命不准休致該部知道欽此備咨欽遵除已具本謝　恩外竊惟聖主之任官也因才而器使不强人以其所不能是以上無廢令而下無棄才人臣之受職也量力而承事不强圖其所不任是以言有可底之績而身無餘曠之誅歷攷往昔蓋未有不如此而可以

免於愆譴者也臣以狂愚收錄擯廢繆蒙推拔授寄軍旅當時極知明非其分不敢冒膺辭避未伸而迫於公議倉卒就道既已抵任則復黽勉從事私計迂怯終將僨敗遭際　聖明德威震赫扶病策駑仰遵　成算不意偶能集事苟免顛覆實皆出於臆料之外然此僥倖之事豈可恃以爲常者哉　廟堂之上不暇深察其所以增其祿秩將遂舉而委之人苦不自知耳臣之自量則既審且熟深懼戮亡之無日也譬之懦夫駕破敗之舟以涉險偶遇順風安流幸而獲濟舟中之人既已狼狽失措而岸傍觀者尚未之知以爲是或有能焉且將使之積重載衝冒風濤而試洪河大江之中幾何其不淪溺也已今四方多故　鑾輿遠出大小臣工惶惶旦暮臣雖鄙劣竭忠效命以死　國事亦其素所刻心安忍託故苟求退避顧力纖負巨如以蒿支棟據非其任遂使殞身徒以敗事亦何益矣且臣比年以來百病交攻近因驅馳賊壘瘴毒侵陵嘔吐潮熱肌骨羸削或時昏眩僵仆地

竟日不惺手足麻痺已成廢人又以百歲祖母臥病牀褥切思一見爲訣悲苦積鬱神志耗眊視聽恍惚隔宿之事不復記憶以是求延旦夕之生亦已難矣而況使之當職承務從征討之役其將能乎夫桑畜牛羊細事耳亦且求良牧而付之況於軍務重任生靈休戚之所關乃以疾廢瞶眊之人覆敗之戮臣無足論其如　陛下一方之寄何伏願　陛下念四省關係之大不可委於匪人察病廢枯朽之才不宜付以重任憐桑榆之短景而使

得少遂其烏鳥之私錄犬馬之微勞而使得苟延其螻蟻之息別選賢能委以茲任放臣暫歸田里就醫調治倘存餘喘尚有報 國之日臣不勝感
恩待罪懇切哀望之至

王陽明先生全集目錄

卷十四 奏疏四

王陽明先生全集卷之十四

同里後學俞嶙重編

奏疏四

飛報寧王謀反疏　十四年六月十九日

正德十四年六月初五日節該欽奉　勑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脅衆謀反特命爾暫去彼處地方會同各該處置參奏定奪欽此欽遵臣於本月初九日自贛州啓行至本月十五日行至豐城縣地名黃土腦據該縣知縣等官顧佖等稟稱本月十四日寧府稱亂將孫都御史許副使并都司等官殺死巡按及三司府縣大小官員不從者俱被執縛不知存亡各衙門印信盡數收去庫藏搬搶一空見監重囚俱行釋放舟楫蔽江而下聲言直取南京一面分兵北上各官皆來沮臣不宜輕進其時臣尚未信然逃亂之民果已四散奔潰人情洶洶臣亦自顧單旅危途勢難復進方爾回程隨有兵卒千餘已夾江並進前來追臣偶遇北風大作臣亦張疑設計整舟安行兵不敢逼幸而獲免本

月十八日回至吉安府據知府伍文定等稟稱地
方無主乞留暫回區畫遠近軍民亦皆遮攔呼號
隨據臨江府并新淦豐城奉新等縣各差人飛報
寧府遣兵四出攻掠拘收印信及拿掌印官員調
取兵快水兌糧船盡被驅脅而去等因臣奉前旨
欲遂徑往福建但天下之事莫急於 君父之難
若彼順流東下萬一南都失備為彼所襲彼將乘
勝北趨旬月之間必且動搖 京輔如此則勝負
之算未有所歸此誠天下安危之大機慮念及此

痛心與骨義不忍舍之而去故遂入城撫慰軍民
督同知府等官伍文定等調集兵糧號召義勇又
約會致仕鄉官右副都御史王懋中養病評事羅
僑等與之定謀設策收合渙散之心作起忠義之
氣相機乘間務為躡後之圖共成犄角之勢牽其
狼動而使進不得前搗其巢穴而使退無所據日
望 天兵之速至庶解東南之倒懸伏望 皇上
省愆咎已命將出師因難興邦未必非此臣以弱
劣多病屢疏乞休況此地方之責本亦非臣之任

今茲扶疾赴闕實亦意圖便道歸省臨發之前已
具哀懇齎奏之人去纔數日適當君父之急不忍
失此事機姑復暫留期紓 國難俟區畫稍定各
官畧可展布 朝廷命師一臨亦遂遵照前 旨
入閩了事就彼歸省父疾進不避嫌退不避罪惟
民是保而利於 主臣之心也直行其報 國之
誠而忘其綫 命之罪求伸其哀痛之情而甘冐
棄職之誅臣之罪也竊照都御史王懋中評事羅
僑忠義自許才識練達知府伍文定果捷能斷忠

勇有謀累立戰功皆抑而不賞久淹外郡資屈而
未伸今江西闔省見無一官若待他求緩無所及
乞遂將各官授以緊要職任庶可責之拯溺救焚
其餘若裁革兵備副使羅循養病副使羅欽德郎
中曾直御史周魯同知郭祥鵬省親進士郭持平
驛丞李中王思等雖皆本土之人咸秉忠貞之節
况亦見在同事當多難之日事宜從權庶克有濟
再照寧府逆謀既著彼若北趨不遂必將還取兩
浙南擾湖湘窺留都以斷南北收閩廣以益軍資

若不即爲控制急遣重兵必將噬臍無及及照撫
州府知府陳槐臨江府知府戴德孺贛州府知府
邢珣袁州府知府徐璉寧都縣知縣王天與豐城
縣知縣顧佖新淦縣知縣李美泰新縣知縣劉守
緒泰和縣知縣李楫南安府同知朱憲贛州府同
知夏克義龍泉縣知縣陳允諧及閩省各官今見
在者乞 勅吏部就於其中推補本省方面知府
兵備等官庶可速令供職其有城守之責者亦各
量陞職銜重其權勢使可展布又照南贛軍餉撫

賞鹽商諸稅近因戶部奏革顧募之兵無所仰給
悉已散遣今未兩月即遇此變復欲召募將倚何
賞輒復遵依 勅旨便宜事理仍舊舉行然亦緩
不及濟必須先於兩廣積儲軍餉數內量借一十
餘萬庶幾事衆可集地方有賴 國難可平緣係
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理爲此具本專差舍人來
儀親齎謹題請 旨

再報謀反疏 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節該欽奉 勅福州三衛云云緣係飛報地方謀
反重情事理爲此具本先於本月十九日專差舍
人來儀奏報外但叛黨方盛恐中途爲所邀截合
再具本專差舍人任光親賫謹題請 旨

乞便道省葬疏 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臣以父老祖喪屢疏乞休未蒙憐准近者奉 命
扶疾赴閩意圖了事即從彼地冒罪逃歸待日之
前亦已具 奏不意行至中途遭值寧府反叛此
係 國家大變臣子之義不容舍之而去又閩省
撫巡方面等官無一人見在者天下事機間不容

髮故復忍死暫留於此爲牽制攻討之圖俟 命
師之至即從初心死無所避臣思祖母自幼鞠育
之恩不及一面爲訣每一號慟割裂昏殞日加尫
瘠僅存殘喘母喪權厝祖塋之側今葬祖母亦欲
因此改葬臣父衰老日甚近因祖喪哭泣過節見
亦病臥苦廬臣今扶病驅馳兵革往來於廣信南
昌之間廣信去家不數日欲從其地不時乘間抵
家一哭略爲經畫葬事一省父病臣區區報國血
誠上通於 天不辭滅宗之禍不避形迹之嫌冒

非其任以勤 國難亦望 朝廷鑒臣之心不以
法例繩縛使臣得少伸烏烏之痛臣之感 恩死
且圖報搶攘哀控不知所云緣係懇乞 天恩便
道省葬事理爲此具本奏 聞

奏聞宸濠偽造檄榜疏 十四年七月初五日

正德十四年七月初一日據吉安府知府伍文定
申准領哨通判楊昉千戶蕭英在於墨潭地方捉
獲寧府齎檄榜官趙承芳等二十員名解送到臣
看得檄榜妄言惑衆譏訕 主上當即毀裂又以

事合 聞奏隨即固封以進審據趙承芳供係南
昌府學教授六月十三日寧府生日次日各官謝
宴突起反謀殺死孫都御史許副使因死黃參議
馬主事其餘大小職官脅從不遂者俱被監禁追
奪印信放囚劫庫邀截兌米分遣逋寇四散摽掠
聲言要取南京就往北京十六日親出城外邀取
安福縣舉人劉養正十七日邀取致仕都御史李
士實皆入府內號稱軍師太師名目二十一日將
原禁各官放回各司差人看守二十二日令承芳
并參政季斅代齎偽檄榜文赴豐城吉安贛州南
安并王都御史及廣東南雄等處俱各不寫正德
年號止稱大明己卯歲比承芳等不合怕死及因
妻子被拘旗校管押只得依聽齎至墨潭地方蒙
本院防哨官兵將承芳等拿獲隨審季斅供係先
任南安府知府近陞廣西參政裝帶家小由水路
赴任行至省城適遇寧王生日傳令慶賀次日隨
衆謝宴變起倉卒俱被監禁比斅自分死 國因
妻女在船寫書令妻要死夫女要死毋後因看守

愈嚴求死不遂至二十一日放回木船悄死良久
方甦二十二日又將妻女拘執急呼斅進府將前
偽檄榜差旗校十二人督押斅與承芳代齎斅計
欲投赴軍門脫身報効不期官兵執送前來等因
案照先爲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已經二次差人
具奏去後今審據前因參照寧王不守藩服敢此
稱亂興兵神器指斥乘輿擅殺大臣放囚劫庫惡
不赦之罪犯無將之誅致仕都御史李士實恩遇
兩朝職託心膂舉人劉養正舊假恬退之名新叨

錄用之典今皆反面事讐爲之出謀發慮旣同狗
彘之行難逭斧鉞之誅參政季斆教授趙承芳義
未央於俞生令已永於捧檄但𢇁虐之威恐動於
中鷹犬之徒鈐制於外在法固所當罪據情亦有
可憫除將趙承芳季斆監禁一面檄召兵民隨機
應變竭力討賊一應事宜陸續奏　聞處置外臣
聞多難興邦殷憂啓聖　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
經變難民心騷動尚爾　巡遊不已致使宗室謀
動干戈冀竊　大寶且令天下之覬覦豈特一寧

王天下之奸雄豈特在宗室言念及此懍骨寒心
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天下向治唐德宗下奉
天之詔而士民感泣伏望　皇上痛自克責易轍
改絃罷出奸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迹巡遊以
杜天下奸雄之望定立　國本勵精求治則太平
尚有可圖群臣不勝幸甚爲此具本幷將僞檄一
紙封固專差舍人奈沛親齎謹題請　旨

留用官員疏　十四年七月初五日

照得江西寧府謀叛據城練兵分兵攻刧囚禁古
面官員有操戈向　闕之勢此君父之大難臣子
憤心之日也臣在吉安地方調兵討賊四路阻絕
並無堪用官員適遇　欽差兩廣清軍御史謝源
刷卷御史伍希儒各赴京復命道經該府不能前
進各官奮激思効力討賊以報　朝廷臣亦思軍
務緊急各官俱有印　勅方便行事遂留軍前同
心戮力經濟大難待事寧之日赴京復　命緣係
留用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請　旨

江西捷音疏　十四年七月三十日

照得先因寧王圖危　宗社興兵作亂已經具奏
請兵征勦外隨看得寧王陰謀不軌已將十年畜
養死士二萬餘人招誘四方盜賊渠魁亦以萬數
舉事之日復驅其護衛黨與脅從之徒又六七
萬人虐焰張熾臣以百數疲弱之卒勢不敢輕舉
躁進乃退保吉安姑爲牽制之圖時遠近軍民刧
於寧王之積威道路以目莫敢出聲臣一面督率
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
報効義勇之士會計一應解留錢糧支給犒賞造

作軍器戰船　奏留公差回任監察御史謝源伍
希儒分職任事一面約會該府鄉官先任右副都
御史致仕王懋中養病座可編修鄒守益刑部郎
中曾直評事羅僑丁憂監察御史張鰲山先任浙
江僉事今赴部調用劉藍依親進士郭持平軍門
參謀驛丞王思李中先任福建按察使致仕劉遜
先任參政致仕黃繡先任嘉興府知府閒住劉昭
等相與激發忠義譬諭禍福移檄遠近布　朝廷
之深仁暴寧王之罪惡於是豪傑響應人始思奮

區畫旬日官兵稍稍四集時寧王聲言先取南京
臣慮南京尚未有備恐一時爲彼所襲乃先張疑
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故寧王先遣兵出攻南
康九江諸處而自留居省城以禦臣至是七月初
二日探知臣等兵尚未集乃留兵萬餘爲其心腹
宗支郡王儀賓内官并僞授都督都指揮等官使
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向　闕臣晝夜促各郡兵
期以本月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而身督知府伍
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府戴德孺引兵自臨江來
知府徐璉引兵自袁州來知府邢珣引兵自贛州
來通判胡堯元童琦引兵自瑞州來通判談儲推
官王暐徐文英新淦知縣李美泰和知縣李楫寧
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王冕亦各以其兵來赴
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哨道使知府伍文定爲一
哨攻廣潤門入知府邢珣爲二哨攻順化門入知
府徐璉攻惠民門入知府戴德孺攻永和門入通
判胡堯元童琦攻章江門入知縣李美攻德勝門
入都指揮余恩攻進賢門入通判談儲推官王暐

知縣李楫王天與王冕等各以其兵乘七門之數
傍攻夾擊以佐其勢是日得諜報寧王伏兵千餘
於新舊墳廠以備省城之援臣乃遣奉新知縣劉
守緒典史徐誠領兵四百從間道夜襲破之以搖
城中十九日發市汊臣乃大誓各軍申布　朝廷
之威再暴寧王之悪約諸將一鼓而附城再鼓而
登三鼓而不克誅伍四鼓而不克斬將已誓莫不
切齒痛心踴躍激憤薄暮齊發二十日黎明各至
信地先是城中爲備甚嚴滾木灰瓶火炮石弩機

誅之械無不畢具及臣所遣兵已破新曹市廠敗
潰之卒皆奔告城中城中已驚懼至是復聞我師
四面驟集皆震駭奪氣我師乘其動搖呼譟並進
梯絙而登城中之兵土崩瓦解皆倒戈退奔城遂
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栱樤及偽太監萬銳等千有
餘人寧王宮中眷屬聞變縱火自焚延及居民房
屋臣當令各官分道救火撫定居民散釋脅從封
府庫謹關防搜獲原被劫收大小衙門印信九十
六顆三司脅從官布政使胡濂參政劉斐參議許

效廉副使唐錦僉事賴鳳都指揮王玘等皆自首
投罪除將擒斬功次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權令審
驗紀錄一應事宜各密開自陳聽具　奏及一面
分兵四路追躡寧王向往相機擒勦另行　奏報
外竊照寧王逆焰熏天衆號一十八萬破城破郡
遠近震慴今其猖獗已一月有餘而四方赴難之
師尚未有一人應者前項領哨各官及監軍御史
本土養病丁憂致仕等官皆從臣起於顛沛危急
之際弁心協謀倡率義勇陷陣先登以克破此堅

城據其巢穴此雖臣子職分當然亦其激切忠義
之本心但當此物情睽貳動搖之日非賞罰無以
鼓士氣今逆賊殺人如草芥又挾其厚貨賞賚所
及一人動以千萬伏願　皇上處變從權速將前
項各官量加陞賞以勵遠近事勢難爲之日覆宗
滅族之禍臣且不避況敢邀賞之嫌乎緣係捷
音事理爲此具本專差千戶詹明親齎謹具題
知

擒獲宸濠捷音疏　十四年七月三十日

照得先因寧王圖危　宗社興兵作亂已經具奏
請兵征勦外隨有得寧王虐焰張熾臣以百數疲
弱之卒未敢輕來驟進乃退保吉安姑爲牽制之
圖將遠近軍民期於寧王之積惡道路以目莫敢
出聲臣一面督率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
民兵快召募四方報効義勇之士奏留監察御史
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一面約會該府鄉官都御
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郎中曾直評事羅僑監察
御史張鰲山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參謀驛丞王

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參政黃繡知府劉昭等相與
激發忠義移檄遠近布　朝廷之深仁案寧王之
罪惡於是豪傑響應人始思奮時寧王聲言先取
南京臣慮南京尚未有備恐為所襲乃先張疑兵
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故寧王先遣兵出攻南康
九江而自留居省城以禦臣至七月初二日探知
臣等兵尚未集乃留兵萬餘使守江西省城而自
引兵向　闕臣晝夜促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臨
江之樟樹而身督知府伍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

府戴德孺徐璉邢珣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
王暐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天與王冕各以其
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哨道使知府伍文定
等進攻廣潤等七門是日得諜報寧王伏兵千餘
於新舊墳廠以援省城臣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
等從間道夜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發市汊大
誓各軍中布　朝廷之威由恭寧王之惡莫不切
齒痛心踴躍激憤酒苓齊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
地先是城中為備甚嚴滾木灰瓶火炮機械無不

畢具臣所遣兵已破新舊墳廠敗潰之卒皆奔告
城中城中皆已驚懼至是復聞我師四面驟集
震駭奪氣我師乘其動搖呼譟並進梯緪而登城
中之兵皆倒戈退奔城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拱
㯳及偽太監萬銳等千有餘人寧王宮中眷屬聞
變縱火自焚延及居民房屋臣當令各官分道救
火散釋脅從封府庫謹關防以撫軍民除將擒斬
功次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權令審驗紀錄及一面
分兵四路追躡寧王向往相機擒勦於本月二十

二日已經具題外當於本日據諜報及據安慶逃
回被擄船戶十餘人報稱寧王於十六日攻圍安
慶未下自督兵夫運土填塹期在必克是日有守
城萬門官差人來報贛州王都堂已引兵至豐城
城中並民震駭乞作急分兵歸援寧王聞之大恐
即欲回舟因太師李士實等阻勸以為必須徑往
南京既登大寶則江西自服寧王不應次日遂解
安慶之圍移兵沿阮子江會議先遣兵二萬歸援
江西寧王亦自後督兵隨來等因先是臣等駐兵

豐城衆議安慶被圍宜引兵直趨安慶臣以九江南康皆已爲賊所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衆精悍亦且萬餘食貨充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死鬬安慶之兵僅僅自守必不能援我於湖中南昌之兵絕我糧道而九江南康之賊合勢撓躡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今我師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已震慴因而并力急攻其勢必下已破南昌賊先破膽奪氣失其根本勢必歸救如此則安慶之圍自解而寧王亦可以坐擒矣至是得報果

如臣等所料當臣督同領兵知府會集監軍及倡義各鄉官等官議所以禦之之策衆多以寧王兵勢衆盛氣焰所及有如燎毛今四方之援尚未有一人至者彼憑其憤怒悉衆并力而來於我勢必不支且宜斂兵入城堅壁自守以待四鄰之援然後徐圖進止臣以寧王兵力雖强軍鋒雖鋭然其所過徒恃焚掠屠戮之慘以威刼遠近未嘗逢大敵與之奇正相角所以鼓動扇惑其下者亦以進取封爵之利爲說今出未旬月而輒退歸士心既

已携沮我若先出鋭卒乘其惰歸要迎掩擊一挫其鋒衆將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攻瑕則堅者瑕也是日撫州府知府陳槐兵亦至於是遣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合領精兵五百分道並進擊其不意又遣都指揮余恩以兵四百往來湖上以誘致賊兵知府陳槐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冕王軾劉守緒劉源清等使各領兵百餘四面張疑設伏候伍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合擊分布既定臣

乃大賑城中軍民慮宗室郡王將軍或爲内應生變親慰諭之以安其心又出給告示凡脅從皆不問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斬賊徒歸降者給賞使内外居民及鄉道人等四路傳播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復得諜報寧王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不能計其數臣乃分督各兵乘夜趨進使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其後邢珣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早賊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黄家渡

其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之兵佯北以致之賊爭進
趨利前後不相及邢珣之兵從後橫擊直貫其中
賊敗走文定恩督兵乘之璉德孺合勢夾攻四面
伏兵亦呼譟並起賊不知所為遂大潰追奔十餘
里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氣大沮引
兵退保八字腦賊衆稍稍遁散寧王震懼乃身自
激勵將士賞其當先者以千金被傷者八百兩使
人盡發九江南康守城之兵以益師是日建昌知
府曾璵引兵亦至臣以九江不破則湖兵終不敢

越九江以援我南康不復則我兵亦不能踰南康
以躡賊乃遣知府陳槐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
瑊之兵乘間以攻九江知府曾璵領兵四百合廣
信知府周朝佐之兵乘間以取南康二十五日賊
復并力盛氣挑戰時風勢不便我兵少却死者數
十人臣急令人斬取先却者頭知府伍文定等立
於銃砲之間火燎其鬚不敢退奮督各兵殊死並
進砲及寧王舟寧王退走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
溺水死者不計其數賊復退保樵舍連舟為方陣

並出其金銀以賞士臣乃夜督伍文定等為火攻
之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出其右余恩等各
官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寧王方朝群
臣拘集所執三司各官責其間以不致死力坐觀
成敗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而我兵已奮擊四
面而集火及寧王副舟衆遂奔散寧王與妃嬪泣
別妃嬪宮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寧王并其世子
郡王將軍儀賓及偽太師國師元帥參贊尚書都
督都指揮千百戶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劉吉屠欽

王綸熊瓊盧珩羅璜丁饋王春吳十三凌十一秦
榮葛江劉勳何鏜王信吳國七火信等數百餘人
被執脅從官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
使楊璋僉事王疇潘鵬參政程杲布政梁宸都指
揮郟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級落水死
者約三萬餘棄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橫
亘若洲焉於是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臣復遣各
官分路追勦毋令逸入他境為患二十七日及之
於樵舍大破之又破之於吳城擒斬復千餘級落

水死者殆盡二十八日得知府陳槐等報亦各與
賊戰於沿湖諸處擒斬各千餘級臣等既擒寧王
而入闈城內外軍民聚觀者以數萬歡呼之聲震
動天地莫不聚首加額其若解倒懸之苦而出於
水火之中也除將寧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
僞授太師國師元帥都督都指揮等官各另監羈
候解被執脅從等官并各宗室別行議　奏及將
擒斬俘獲功次一萬一千有奇發御史謝源伍希
儒暫令審驗紀錄另行造冊繳報外照得臣節該

欽奉　勑諭但有盜賊生發即便嚴督各該兵備
守備守巡并各軍衛有司設法調兵剿殺其管領
兵快人等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而違期并
逗遛退縮者俱聽以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鞠問明
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斬獲賊級行令各該兵備
守巡守備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
冊繳報查照事例陞賞激勸欽此及准兵部題稱
今後但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
調撥官軍乘機剿捕應合會捕者亦就調發策應

等因節奉　欽依備咨前來又節該奉　勑如或
江西別府報有賊情緊急移文至日爾亦要及時
遣兵策應毋得違悞欽此俱經欽遵外竊照寧王
忝淫奸暴腥穢彰聞賊殺善類剝害細民數其罪
惡世所未有不軌之謀已踰一紀積威所劫遠被
四方士夫雖在千里之外皆閉目搖手莫敢論其
是非小人雖在幽僻之中且吞聲飲恨不敢訴其
冤抑乘又招納叛亡誘致劇賊渠魁如吳十三凌
十一之屬牽引數千餘衆召募四方武藝驍勇力

從按樹排闥者亦萬有餘徒又使其黨王春等分
齎金銀數萬陰置姦徒於滁州淮揚山東河南之
間亦各數千比其起事之日從其護衛姻族連其
黨與朋私驅脅商旅軍民分遣其官屬親暱使各
募兵從行多者數千少者數百帆檣蔽江衆號一
十八萬其從之東下者實亦不下八九萬餘且又
矯稱　密旨以脅制遠近僞傳檄諭以搖惑人心
故其衆兵倡亂一月有餘而四方震慑畏避皆謂
其大事已定莫敢抗義出身與之爭衡從事抱節

者僅堅城而自守忠憤者惟集兵以俟時非知謀
忠義之不足其氣燄使然也臣以孱弱多病之質
才不逮於凡庸知每失之迂謬當茲大變輒敢冒
非其任以行旅百數之卒起事於顛沛危疑之中
旬月之間遂能克復堅城俘擒元惡以萬餘烏合
之兵而破强寇十萬之衆是固 上天之陰騭
宗社之默佑 陛下之威靈而廟廊謀議諸臣消
禍於將萌而預為之處見幾於未動而潛為之制
改臣提督使得扼制上流而凜然有虎豹在山之

成申明律例使人自為戰而翕然有臂指相使之
形 敕臣以及將策應不限以地而隱然有常山
首尾之勢故臣得以不俟 詔旨之下而調集數
郡之兵數郡之民亦不待 詔旨之督而自有以
赴 國家之難長驅越境直擣窮追不以非任為
嫌是乃伏至險於無形之中藏不測於常制之外
人徒見變奚之多獲而不知王良之善御有以致
之也然則今日之功廟廊諸臣預謀早計之功其
又孰得而先之乎及照御史謝源伍希儒監軍督

哨謀畫居多倡勇宣威勞苦備嘗領哨知府伍文
定邢珣徐璉戴德孺陳槐曾璵林珹用朝佐署都
指揮僉事余恩分哨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
王暐徐文英知縣李楫李美王冕王軾劉源清劉
守緒傅南喬覽哨通判楊昉陳旦指揮麻璽高睿
孟俊知縣張淮應恩王庭顧佖萬士賢馬津等雖
劾績輸能亦有等列然皆首從義師爭赴 國難
協謀并力共收全功其間若伍文定邢珣徐璉戴
德孺等冒險衝鋒功烈尤懋鄉官都御史王懋中

編修鄒守益御史張鰲山郎中曾直評事羅僑僉
事劉藍進士郭持平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
參政黃繡知府劉昭等仗義興兵協張威武運籌
贊畫夾輔折衝以上各官功勞雖在尋常征剿亦
已甚為難得況當震恐危疑四方知勇莫敢一攖
其鋒而各官激烈忠憤捐身狥 國乃能若此伏
願 皇上論功朝錫之餘普加爵賞旌擢以勸天
下之忠義以勵將來之懦怯仍 詔示天下使知
奸雄若寧王皆其不軌之謀已十有餘年而發之

旬月輒就擒滅于以見 天命之有在神器之不可窺以定天下之志尤願 皇上罷息巡幸建立國本端拱勵精以承 宗社之洪休以絕奸雄之覬覦則天下幸甚臣等幸甚緣係捷音事理爲此具本專差千戶王佐親齎謹具題 知

奏聞

益王助軍餉疏 十四年七月三十日

近蒙 益府長史司呈該本司啓案查寧藩有變已經啓行外今照見奉提督都御史王 案驗內稱本院已於七月初九日領兵前往豐城縣市汊等處住劄刻日進攻省城牌差百戶楊銳前來建昌府守取掌印官親自統兵毋分雨夜兼程前進期本月十五十六日俱赴軍門面授約束併勢追勦及照知府曾璵報稱即日領兵起程前赴軍門聽調進攻等因看得 國家之事莫大於戎今寧藩不軌驚動多方提督都御史等官倡義協謀進攻憤忠思勦上以紓 朝廷南顧之憂下以解生民荼毒之苦況我 殿下 國朝分封至親理宜助餉軍門共紓 國難具本啓奉 令旨發銀一

千兩差官胡敬儀衛副陸澄書辦官并旗校官等前去提督軍務王都御史處犒賞欽此欽遵除將銀兩差官管送前來外合行備由呈乞施行等因到臣爲照寧王謀叛稔惡多年積威所劫無不委靡況其舉事之初擅殺重臣衆號一十八萬肆然東下雖平日士夫號稱忠義莫敢指斥今 益王殿下廼心 宗社出私帑以給軍餉非忠義奮發急於討賊豈能倡言助正以作興軍士之氣如此伏望 皇上特 勑獎勵以激宗室之義以永益王殿下爲善之心以夾輔 帝室天下臣民不勝幸甚除將原發白銀一千兩唱名給散軍士外緣係 宗室出私帑以給軍餉事理爲此具本請旨

旱災疏 十四年七月三十日

據吉安等一十三府所屬廬陵等縣各申稱本年自三月至於秋七月不雨禾苗未及生發盡行枯死夏稅秋糧無從辦納人民愁歎將及流離理合申乞憐蠲免等因到臣節差官吏老人踏勘委

自三月以來雨澤不降禾苗枯死續該寧王謀反乘釁鼓亂傳布偽命優免租稅小人惟利是趨洶洶思亂臣因通行告示許以奏聞優免稅糧諭以臣子大義申 祖宗休養之德澤暴寧王誅求無厭之惡由是人心稍稍安集背逆趨順老弱居守丁壯出征鬬保餽餉邑無遺戶家無遺夫就使雨暘時若江西之民亦已廢耕耘之業事征戰之苦況軍旅旱乾一時併作雖富室大戶不免饑饉下戶小民得無轉死溝壑流散四方乎設或饑寒所

迫徵輸所苦人自為亂將若之何如蒙乞 勅該部暫將江西正德十四年分稅糧通行優免以救殘傷之民以防變亂之階伏望 皇上罷冗員之俸損不急之賞止無名之徵節用省費以足軍國之需天下幸甚

請止 親征疏 十四年八月十七日

正德十四年八月十六日准兵部咨該本部等衙門題內開南京守備參贊官連奏十分緊急軍情相應急為議處合無請 命將官一員掛平賊將軍印充總兵官關領符驗旗牌挑選各營精銳官軍三千餘名各給賞賜銀兩布疋衣鞋正馱馬匹關給軍火器械上緊前去南京相機戰守再有的報就便會合各路人馬征進再請 勅都御史王守仁選調堪用官軍民快親自督領於江西東南要路住劄把截相機行事仍委浙江布政司左參政閔楷選募處州民兵統領定擬住劄地方聽調策應剿捕再請 勅一道齎付都御史王守仁不妨提督軍務原任兼巡撫江西地方前項所報軍

情如果南京守備差人體勘再有的報聽前項領軍官出給榜文告示徧發江西地方張掛傳諭曉諭但有能聚集義兵擒殺反逆賊犯者重其功蹟大小封爵侯伯及陞授都指揮千百戶等官世襲賊夥內有能自相擒斬首官者與免本罪具奏定奪等因具題節該奉 聖旨這江西寧王謀為不法事情重大你部裏既會官議處停當朕當親率六師奉 天征討不必命將王守仁暫且准行欽此欽遵備咨到臣案查先為飛報地方謀反重情

事屬者寧王宸濠殺害守臣舉兵謀逆臣於六月十九日具本奏　聞之後調集軍兵擇委官屬激勵士氣振揚武勇七月二十日先攻省城擣其巢穴本月二十四等日兵至鄱陽湖與賊連日大戰至二十六日宸濠遂已就擒謀黨李士實等賊首凌十一等俱已擒獲賊從俱已掃蕩闔廣赴調兵士俱已散還地方驚擾之民俱已撫帖臣一念忠憤誓不與賊俱生而迂疎薄劣之才實亦何能辦此是皆　祖宗在天之靈我　皇上聖武之懋昭

本兵謀畧之素定官屬協力士卒用命所致臣已節次具本　奏報外竊惟宸濠擅作威虐焰已張于遠邇覬覦　神器陰謀久蓄於中招納叛亡輦轂之動靜探無遺迹廣置姦細臣下之奏白百不一通發謀之始逆料　大駕必將親征先於沿途伏有姦黨期為博浪荊軻之謀今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　闕門式昭天討然欲付之部下各官押解誠恐舊所潛布之徒尚有存者乘隙竊發或致意外之虞臣死且有遺憾兇平賊獻俘固　國家之常典亦臣子之職分臣謹於九月十一日親自量帶官軍將宸濠并逆賊情重人犯督解赴　闕外緣係獻俘職以昭　聖武事理為此具本專差舍人金昇親齎謹具題　知

奏留朝覲官疏　十四年八月十七日

正德十四年八月十六日臣駐軍江西省城據各領哨知府吉安府伍文定贛州府邢珣袁州府徐璉臨江府戴德孺撫州府陳槐饒州府林瑊廣信府周朝佐建昌府曾璵連名呈稱正德十五年正

月初一日例應朝　覲近因寧王謀反蒙臣督委各職并各縣掌印正官領兵征討今雖掃平尚留在省防禦及安輯地方未得回任其各縣掌印官雖未曾領兵緣各在任防禦城池措辦糧餉兒布按二司及南昌府知府鄭瓛瑞州府宋以方俱自本年六月內先被拘執未經復職管事南康九江二府亦被殘破近方收復前項文冊多未成造緣查舊規行期在即恐致遲悞合行呈乞奏　知及通行各府州縣將冊造完行委佐貳首領官員齎

繳應朝及布按二司亦乞裁處施行等因到臣據
此為照三年述職係　朝廷大典例該掌印正官
赴京應朝但今叛亂雖平地方未甯徵調尚存瘡
痍之民須撫旱荒猶熾意外之患當防凡各官在
省方固防守之規未行還任之日若不查例奏留
未免顧此失彼後悔無及合准所呈欲候奏請
命下之日行令各府州縣佐貳首領官齎冊應朝
復恐遲悞除一面通行各府州縣造冊完備行委
佐貳首領官依期啓行其布按二司候有新任官

員及南昌府行見在通判陳旦各造冊赴朝其九
江南康府縣并南康新建二縣委係官俱被罪聽
候吏部徑自裁處外緣係朝　覲事理未敢擅便
為此具本請旨

奏聞　淮王助軍餉疏　十四年八月十七日

近該　淮府長史司呈該本司啓案查寧藩有變
已經啓行外今照見奉提督都御史王　案驗內
稱本院已於七月初九日領兵前往豐城縣市汊
等處住劄尅日進攻省城牌差百戶任全善前來

饒州府守取掌印官親自統兵毋分兩夜兼程前
進期本月十五十六日俱赴軍門面授約束并勢
追剿及照知府林城報稱即日領兵起程前赴軍
門聽調進攻等因看得寧王敢為逆謀肆奸天紀
提督都御史王　首倡忠義作率智勇身任國家
之急事關　宗社之慶　殿下藩翰之親憂心既
切餽餉之助於理為宜具本啓奉　令旨長史司
將發下銀五百兩差官胡辭等述齎前去少資提
督軍門之用備此敬遵除將銀兩差官管送前來

外合行備由呈乞施行等因到臣照得先該　益
府出帑餉軍助義効忠已經具題外今淮王殿下
亦能不惜私帑以助軍餉良由身同休戚之情心
切門庭之寇所致伏望　皇上特勑獎勵以彰
淮王殿下助正之心以為宗藩為善之勸天下臣
民不勝幸甚

卹重刑以實軍伍疏　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呈據本司經歷司呈蒙巡按兩廣
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各紙牌前事俱奉本院送

發犯人裘良輔等二百六十六名轉送本司問報
等因依蒙問得犯人裘良輔招係南昌府新建縣
三十二都民納粟監生給假在家正德九等年月
日不等與同在官南昌前左二衛舍餘楊滋楊富
軍餘董俞周大貴及指揮何鏜等家人何祥曹成
等各不合出入王府生事害人向未事發正德十
四年六月十四日寧王謀反良輔與楊滋等各因
畏懼寧王威惡各不合知情從逆做兵領受盤費
銀二兩米一石跟同前去安慶等處攻打城池各

將銀米費用訖於七月十二等日行至湖口等縣
思係叛逆懼怕官兵就行四散逃回各被南昌等
府縣統兵知府等官并地方人等陸續拿獲解赴
提督王都御史處蒙將良輔等一百八十四名轉
送謝御史將夏景周大貴熊受等八十二名轉送
伍御史俱發按察司審問蒙將良輔等研審前情
明白取問罪犯楊滋等二百六十五名各招與裘
良輔楊滋楊富王偉夏景黃俞周大貴何祥曹成
丁進受楊慶黃楊貴萬徐七萬羊七徐四保孫仕

保周江胡勝福朱發養宋貴王明熊明秦爾王仲
鑑張雄朱其添喜蕭崇貞宋祥彭隆保徐仕貴郭
宣舒鑾萬岳蕭廷羅俊江瀏漢魏鳳萬三雜秀熊
福蕭日貴蕭勝雷天富蕭文尹天受胡進保李鑾
鄭鳳黃信劉勝殷熊仔甘奇余福童郭進福沈仕
英李洪珊許鳳李景良江鑾江仁李欽鄧倫胡福
受譚熊仔趙正七宋環二鄒秋狗陳艮二張景祥
魏仲華王福李壽余珏王貴劉松牛才陳珂陳典
陳釧劉添鳳余似虎甘朴謝天鳳鄭貴沈昌容萬

清向楚秀郭鑾丁勝福萬全龔受熊六保陳諫何
晚仔王杰一王琪胡宣楊正曾受王鳳王明雷清
皮志淵鄒奎高馮軒四毛夼松熊天祥李伯錦楊
子秀陳天一廖進祿魏紹魏天孫吳富陳昭第李
伯奇姜福廖奇四夏夷奇陳善五羅勝七郭謹羅
璽朱長子陳瑞竹漢王寬江天友陳良陳召一陳
子政盧蕭勝馬龍陳大倫陳子倫李錢陳九信徐
義徐釧劉儀熊孟華王尚文王天爵佛十三徐受
萬奇趙仕奇鄭朴馮軒二馮進祿周孟貞周江劉

朋啓朝賢歐陽南馬興周興王毛子泰進興羅興
李保一萬元林三十八馬爵張進孫高四譚受吳
俊萬鎧熊守貴錢龍胡通金萬春曹太喻欽劉後
濟胡二王世通魏友子楊章熊祿熊苑名童保子
余景陳四保許虎保熊受蕭文棨楊廷貴羅富丁
開保江仕言劉貴丁朋歐陽正王引弟熊富唐天
祿王貴周受丘松胡秀李福洪江曾興丘桂劉鎮
鄧山蕭清夏勝四夏由孫甘繼張錦謝曾仙熊華
謝鳳夏龍婁奇陸仲英余勝虎李進胡勝阮天祥

張全彭天祥洪經仔徐受樂福張奇馮進隆馮詔
馮喜子楊燁揭文興萬孔湖易忠黃延曹天右徐
大貴蕭曰高蕭曰廣李鑾吳顯二李貴陳英陳昇
李勝祖蕭天佐陸九成郭欽楊順丁祖李萬杜楊
鑾袁富楊貴子吳文張鑾方燦萬天鑾胡進董黃
勝德涂祖唐歷所犯除不應輕罪外合依謀反知
情故縱者律斬決不待時但寧王平昔威惡慘毒
上下人心罔不震懾各犯從逆雖是可惡原情終
非得已及照南昌前衛軍餘熊多係脅從被殺見在

軍伍缺人合無將各犯免其前罪俱編發本衛永
遠充軍庶使情法交申衛所填實是詐到臣參看
得裴良輔等俱脅從逆應該處斬但該司參稱寧
王平昔威惡慘毒上下人心罔不震懾據法在所
難容原情亦非得已宥之則失於輕處斬以傷于
重合無俯順輿情乞　勅該部查照酌量或將各
犯免其死罪令其永遠充軍不惟情法得以兩盡
抑且軍伍不致缺人緣係恤重刑以實軍伍事理
爲此具本請　旨

處置官員署印疏　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照得先因寧王圖危　宗社興兵作亂劫奪江西
都布按三司并南昌府縣大小衙門印信臣隨調
集各府官軍民快於本年七月二十日攻復省城
當於府內搜獲前項印信共計一百六顆到臣收
候已經捷報外今照寧王已擒餘黨誅戮地方幸
已稍寧所有三司府縣衙門俱係鎮撫刑名軍馬
城池等項重務關涉匪輕況今兵亂之後人民困
苦不可一日缺官幹辦撫恤但三司等官俱係被

脅有罪人數若待別除官員到日非惟人心惶惑
抑且事無統紀臣遵照欽奉　勑諭便宜事理將
三司印信布政司暫令布政使胡濂按察司暫令
按察使楊璋各戴罪護管隨該新任參議周文光
按察使伍文定先後到任各已替管外其都司暫
令都指揮馬驥提學道關防令副使唐錦南昌道
印信令僉事王疇南昌府印信令知府鄭瓛南新
二縣印信令知縣陳大道鄭公奇各戴罪暫且管
理外及照南昌前左二衛并各撫所衙門印信俱

各無官管理除用木匣收盛封發按察司仍候事
寧有官之日該司徑發掌管外緣係處置官員署
印以安地方事理為此具本題　知

二乞便道省葬疏　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照得先准吏部咨該臣奏稱以父老祖喪屢疏乞
休未蒙　俯准近者奉　命扶疾赴閩意圖了事
即從彼地冒罪逃歸伺日之前亦已具　奏不意
行至中途遭值寧府反叛係　國家大變臣子之
義不容舍之而去又閩省撫巡方面等官無一人
見在者天下事機間不容髮故復忍死暫留於此
為牽制攻討之圖俟　命師之至即從初心死無
所憾臣思祖母自幼鞠育之恩不及一面為訣每
一號慟割裂昏殞日加尪瘠僅存殘喘母喪權厝
祖墓之側今葬祖母亦欲因此改葬臣父衰老日
甚近因祖喪哭泣過節見亦病臥苦廬臣今扶病
驅馳兵革往來於廣信南昌之間廣信去家不數
日欲從其地不時乘間抵家一哭略為經畫葬事
一省父病臣區區報　國血誠上通於天不辭滅

宗之禍不避形迹之嫌冒非其任以勤　國難亦
望　朝廷鑒臣此心不以法例繩縛使臣得少伸
烏鳥之痛臣之感恩死且圖報捻擬哀控不知所
云等因具本奏奉　聖旨王守仁奉命巡視福建
行至豐城一聞宸濠反叛忠憤激烈即便倡率所
在官司起集義兵合謀勦殺氣節可嘉已有　旨
着督兵討賊兼巡撫江西地方所奏省親事情待
賊平之日來說該部知道欽此備咨到臣除欽遵
外近照寧王逆濠皆已俘獲　皇上神武廟堂成

身悉就擒獲地方亦已平靖百姓室家相慶得免
徵調之苦復有更生之樂莫不感激　洪恩沾被
德澤獨臣以父病日深母喪未塟之故日夜哀苦
憂疾轉劇犬馬驅馳之勞不足齒錄而烏鳥迫切
之情實可矜憫已蒙前　旨許待賊平之日來說
故敢不避斧鉞復伸前請伏望　皇上仁覆曲成
容臣暫歸田里一省父病經紀塟事臣不勝哀懇
苦切祈望之至

處置從逆官員疏　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正德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據南昌府知府鄭瓛
自寧王賊中逃出投到本月二十六日又據領兵
官臨江府知府戴德孺等臨陣奪獲先被寧王脅
去巡按監察御史王金戶部公差主事金山左布
政使梁宸參政程杲按察使楊璋副使賀鋭僉事
王疇潘鵬都指揮同知馬驥許清都指揮僉事白
昂守備南贛都指揮僉事郟文并脅從川布參政
王綸及據先被脅從今赴九江川貳僉事師夔先
被脅從賊敗脫走鎮守太監王宏各投送到臣照
得先因寧王宸濠於六月十四日殺害巡撫右副
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逵將各官綁迫脅從臣奉
命福建勘事行至豐城聞變顧惟地方之責雖職
各有專而亂賊之討實義不容避遂連夜奔還吉
安督同知府伍文定等調集南贛等府軍兵捐軀
進勦至七月二十日攻破省城擒其巢穴隨有被
脅在城右布政使胡濂參政劉斐參議許效廉副
使唐錦僉事賴鳳都指揮僉事王紀各投首到臣
彼時軍務方殷暫將各官省候督兵擒獲宸濠并

逆黨李士實劉吉婁十一等臣已先後具本奏報
去後本年八月二十三日隨集知府伍文定等將
各事情逐一研審得布政梁宸等各執稱本年六
月十三日寧王生日延待各官酒席次日進府謝
酒不期寧王謀逆喝令官校多人將前各官并先
存後監故戶部公差主事馬思聰參議黃宏原任
參議今陞陝西參政楊學禮等俱各背綁要殺當
將孫都御史許副使押出斬首其餘各官俱杻鐐
發儀衛司等處監禁王綸留府用事知府鄭瓛先

被寧王誣奏見監按察司瑞州府知府宋以方緣事在省本日俱拏監儀衛司差人將各衙門印信搜奪入府後參議黃宏主事馬思聰各不食相繼在監身故寧王差人入監疎放各官柤鐐王疇鄭瓛二人不放本月二十一日將梁宸胡濂劉斐賀銳各放回本司本日寧王傳檄各處令人寫成布政司咨呈備云檄文轉呈府部自將搜去印信印使付與梁宸僉押梁宸不合畏死聽從僉押訖本月二十三日寧王告廟出師祭旗加授王綸贊理

軍務與劉吉等一同領兵王綸不合畏死聽從本日又差柴內官等帶領人衆將兩司庫內官銀强搬入府梁宸賀銳在司將印不合畏死不行阻當本月將楊璋仍拘儀衛司各官改臨湖東道本月二十六七等日寧王差儀賓李琳等將依收積米穀散給省城市民用邀人心着令程杲潘鵬監放各不合畏死俯從放二十七日寧王因先遣承奉屠欽等帶領賊兵往攻南京各賊屯劄鄱陽湖上久候寧王不出自行攻破南康九江擄取財物

二府人民走散寧王要得招撫以收人心押令郎奏而去曉諭不合畏死往彼安撫本月二十八日寧王因要起程往取南京恐省城變動欲結人心又差僞千戶朱貢送銀五百兩與布政司梁宸胡濂劉斐程杲許效廉各不合畏死暫收入己又將銀七百兩送按察司楊璋唐錦賀銳王疇師夔潘鵬賴鳳亦不合畏死暫收入己又押令劉斐王玘替伊巡守并押令許效廉賴鳳替伊接管放糧各不合畏死守城放米七月初一日差人將胡廉唐

錦送還本司楊學禮放令之任將梁宸程杲楊璋賀銳王疇潘鵬馬驥許清白昂鄭文鄭瓛宋以方脅拘上船隨行分投差撥儀賓等官張嵩等帶領舍校看守又將銀二百兩差僞千戶吳景賢分送梁宸胡濂劉斐許效廉等及差僞鎭送銀三百兩分送楊璋唐錦賀銳師夔潘鵬賴鳳各又不合畏死暫收入己本月初八日至安慶見攻城不克因潘鵬係安慶人差令進引禮白淑押同潘鵬不合畏死聽從賚捧檄文到彼招降本月十五日寧王

因聞提督王都御史兵將至省回兵歸救省城行
至鄱陽湖地方屢戰屢敗至二十六日早蒙大兵
突至寧王被擒各官因得脫走前來知府宋以方
不知存亡等因隨據布按二司呈開布政司梁宸
胡濂劉斐程杲許效廉按察使楊璋唐錦賀鋭王
疇師夔潘鵬賴鳳各令家人首送前銀各在本司
貯庫等因尤恐不的吊取見監擒獲逆黨劉吉屠
欽萲十一等各供稱相同爲照參政王綸脅受贊
理僉事潘鵬師夔被脅招降撫民情罪尤重王綸

師夔又該直隸湖廣撫按等衙門各具本參 奏
知府鄭瓛已經別案問結㕘請俱合候 命下之
日遵奉另行外參照布政梁宸參政劉斐程杲參
議許效廉副使賀鋭僉事賴鳳都指揮王玘或行
吝撫守或盤庫放糧勢雖由於迫脅事已涉於順
從鎮守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布政胡濂
按察使楊璋副使唐錦僉事王疇都指揮馬驥許
清白昂鄭文或被拘於城內或脅隨於舟中事雖
涉於順從勢實出於迫脅以上各官甘被囚擄而
不能死忍受賊辱而不敢拒責以人臣守身之節
皆已不能無愆就其情罪輕重而言尚亦不能無
等伏願 皇上大奮乾剛取其罪犯之顯暴者明
正典刑以爲臣子不忠之戒酌其心迹之堪憫者
量加黜謫以存罪疑惟輕之仁庶幾奸諛知警
國憲可明

處置府縣從逆官員疏 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正德十四年七月二十日該臣與舉義兵剿除逆
賊攻開省城本日進城之後隨據都布按三司首

領等官那滿等南昌府等衙門同知等官何維周
等各投首到臣于時逆賊未獲軍務方殷暫將各
官省候本月二十六日宸濠就縛逆黨擒除已
奏報去後隨拘那滿等到官審得各供稱本年六
月十四日寧王謀反將領巡三司等官俱各被綁
脅當將孫都御史許副使殺害隨差人將南昌府
同知何維周通判張元澄檢校曹梢南昌縣知縣
陳大道縣丞王儒新建縣知縣鄭公奇南浦驛驛
丞王洪南浦遞運所大使張秀俱拿紐鎖發監儀

衙司隨將各官行李并各掌印俱被搜檢入府彼有那清與本司都事翟瓚檢校萬俊理問張瀚案牘陳學司獄張達廣濟庫大使胡玉副使姚麟織染局大使秦尚夔副使戴𪡏按察司經歷尹鵬知事張澍照磨雷燮都指揮使司斷事葦璠吏目周鶴司獄沈海南昌前衛署指揮僉事夏繼春經歷周孟禮鎮撫忻偉呂昇正副千戶徐賢鄭春張斌傅英唐榮杜昂李瀚陳偉姚鉞吳耀百戶徐隆陳韜張瀏王春龔昇陳詔馮淮黃鑑李欽梅楞郭富陳

贇王昇呂輔趙昂黃鈺姚芳劉麟李琇李祥陸奇南昌府儒學訓導張桓瞿表汪禮稅課司大使楊純廣濟倉大使左儀副使王大本李講守支大使阜文正陳琳副使鄧湧李彬南昌縣主簿張譽典史方汝實儒學訓導蓮賓新建縣縣丞劉萬鍾主簿熊梓典史楊儒儒學訓導區賓余潛俱各聞風逃躲不曾被拿後寧王臨行將何維周等釋放又將知事張澍拘拿上船至今未知存亡本年七月二十日蒙大兵征剿攻入省城那清等方得奔走軍門投首等因據此除將各官羈候其領巡并三司堂上官南昌府知府男已參奏外參照那清等被執不死全無仗節之忠聞變即逃莫知討賊之義俱合重罪但責任既輕賊勢復盛力難設施情可矜憫合無行撫按衙門依律問擬以為將來之戒惟復別有定奪

收復九江南康參失事官員疏 十四年九月初十日

據委官江西撫州府知府陳槐饒州府知府林瑊建昌府知府曾璵廣信府知府周朝佐各呈先因

寧王謀反奉臣案驗備行各府起兵擒剿各遵依先後會集市汊等處刻期破城之後又奉臣牌照得九江南康二府先被寧王攻破分留逆黨據守城池西扼湖兵之應援南遏我師之追躡仰賴

宗社威靈幸已克復省城除遣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分布哨道邀擊寧賊務在得獲所據逆黨占據府縣應合分兵剿復仰知府陳槐林城前去九江曾璵周朝佐前去南康相機行事務要攻復城池以扼賊人之咽喉平靖反側以剪逆

黨之羽翼居民人等不幸被脅或因而逃竄者就
行出給告示分投撫諭使各回生理務將人民加
意賑恤激以忠義撫以寬仁權舉有司之職以理
庶事查處倉庫之積以足軍資一面分兵邀誘寧
賊毋令東下仍備查各官棄城逃走致賊焚掠屠
戮之故具由回報以憑參拿究治等因依奉陳槐
選帶知縣傅南喬陶諤等林瑊選帶知縣馬津趙
榮顯等曾璵選帶檢校典節知縣余埜縣丞陳全
等周朝佐選帶知縣譚緒杜民表等各兵快一千

餘名由水路分哨勦賊七月二十四等日寧賊回
援省城舟至鄱陽湖等處與吉贛等官兵相遇大
戰職等各行領兵連日在湖策應與賊對敵撫州
府官兵擒斬賊犯共二百九十餘名顆饒州府擒
斬賊犯共五百餘名顆建昌府擒斬賊犯共四百
八十餘名顆廣信府擒斬賊犯共五百餘名顆陸
續各解本院轉送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處覈實
處決審發訖各官隨各統兵直至九江南康府地
方照依牌內行事知府陳槐林瑊呈稱先該九江

兵備副使曹雷同該府知府汪穎等亦行督發瑞
昌等縣兵快與同九江衛掌印指揮劉勳等收召
操軍前來搜復城池被賊探知官兵齊集先行望
風逃遁九江軍兵至城守劄仍又分兵追至湖口
等處勦殺賊黨職等入城撫回逃竄男婦萬餘名
口復業生理會案行拘九江府衛里老旗軍查訪
得副使曹雷先於六月初二日帶同通判張雲鵬
前往彭澤縣水次充攩知府汪穎先因瘧痢兼以
母病不能視事於十五日暫將印信牒行推官陳

深署掌庫藏未經交盤至十七日比據德化縣老
人羅倫口報寧王謀反殺害巡撫等官彼有汪穎
會同陳深并劉勳等點集城內官軍機兵火夫上
城照依原分南門通東由盤石門樞星門城上朵
子軍衛把守南門通西由湓浦門至望京門城上
朵子有司把守東門把守官指揮丁彥等三十四
員南門把守官指揮蕭綱等二十一員西門把守
官指揮孫璋等二十員九江門把守官指揮董方
等十二員樞星北門把守官指揮李準等十八員

共一百零五員該衛軍八先因放撥回屯數多一時不能齊集十八日卯時逆黨參承來等領船二百餘隻裝載兵至福星北門外劄營就臨城下喝叫開門指揮李洋等不從各賊忿怒分兵燒燬西門外軍民房屋潯陽驛官廳等處殺死擄來四人臨門祭旗隨用銃砲火槍火箭等器併力攻打至辰時賊遂梯援上城洋等俱各逃散被賊將鎖鑰打開擁入口稱省城南康等府俱已收服巡撫等官俱各被害官民不必逃散只將印信來降將任

撥陳深劉勳等俱在各門把守因見力不能支同德化縣知縣徐志道并前各門把守指揮千戶鎮撫及府縣儒學訓導倉場局務大小官員各懷印信從南門逃避去訖內九江衛左千戶所百戶白昇馬貴各遺失本所銅印一顆隨被各賊將大盈庫銀九千一百七十兩零德化縣寄庫銀二百六十三兩零湖口縣寄庫銀四百五十九兩零鈔廠寄庫銀三千餘兩司獄司因重犯十二名輕犯二十九名廣盈倉糧米二千四百四十石零盡行刼

取釋放又將軍器庫盔甲刀鎗刼去共一十一萬九千二百二十四件九江衛被賊刼去軍器二千六百三十九件演武廳軍器一萬六百三十件并響器八十餘件鎮撫監賊犯蔡日裿等七名盡行刼取釋放及燒燬大哨船五隻軍舍房屋七十六間駕去大哨船二隻小哨船十一隻德化縣被賊將縣庫銀共三百二兩零預備倉稻穀一萬七千二百石零縣監輕重囚犯二十名盡行刼放及燒燬官民房屋七百五十九間殺死男婦一十五名

潯陽驛被賊燒燬官廳一座耳房二間及站船鋪陳等物惟指揮劉勳將兵備衙門賞功支剩銀三十兩六錢及贓罰銀三十二兩并運軍行糧折銀二十九兩六錢收貯私家捏開在衛被刼事涉侵欺及查九江府鈔廠寄庫銀兩行拘庫子皮廷貴等齎供使分料銀一千一百零六兩四錢帶出在官將各犯送府監候拘齊未到人犯追問回報及查得僉事師夔得不偽徵前在九江安撫因見府衛等官不從偽命駕船去訖續查得該府所屬湖

口縣於六月十七日酉時被逆黨熊丙官等押兵
到縣因無城池知縣章玄梅等帶印暫避縣後嶺
背集兵次日對敵殺死逆黨魏淸等被賊殺死民
快壯丁共一百二十名殺死居民一十一名放出
縣監重囚三名輕犯一十一名燒燬官屋二十間
民房一千八百三十五間本縣官庫銀兩先已寄
藏及各衙門印信俱各見在止被劫去在倉米一
百五十九石在庫皮瓥鐵銃弓弩三百件鐵彈子
三十二斤及衣服靴鈔等物并將遠近年分卷冊

俱各毀壞彭澤縣於六月十八日卯時被賊蜂擁
上街延燒房屋吏舍一百餘間並無擄掠男婦當
有知縣潘璟督同巡捕官兵守保印信倉庫錢糧
文卷俱全德化縣於六月十七日被從逆護衛指
揮丁綱等統帶旗校到屯點取軍丁致被驚散鄉
村男婦該縣嚴督兵快人等保守城池俱各無虞
除重復查勘明白將湖口彭澤二縣被害人民行
令該府斟酌被害重輕將見在錢糧加意賑恤其
德化縣被害之家雖無錢可支已行該府徑申本

院請發錢糧賑恤使被害殘民得以存濟賊等仍
行多方撫諭激以忠義戒以勸懲人皆感服遵聽
遂行更生之樂等因又據知府曾璵周朝佐呈稱
查勘得南康府六月十六日夜被賊船一千餘隻
衝入本府被有該府通判俞梓推官王誥公出未
回知府陳霖同知張祿通判蔡譔因見城池新築
未完民兵寡少同附郭星子縣掌印佐貳并府縣
儒學倉場局務等官各帶印信潛避廬山賊遂入
城殺死官舍民快劉大等一十二名被擄劫府庫

金一兩五錢零紫陽遺惠倉原貯穀一千七石零
劫放府獄重輕囚犯一百一十一名燒燬六房卷
宗黃冊及擄劫居民房屋家財知府陳霖等潛住
各鄉集兵陸續擒斬賊犯共二百三十餘名顆至
二十七日餘賊五百餘人奔來河下知府陳霖同
州縣各官督兵擒斬賊犯一百餘名顆適遇委官
知府曾璵周朝佐各帶官兵自王家渡一路追賊
到府協力勦殺各賊餘賊又擒殺賊共三百三十
餘名顆各解審查得星子縣知縣王淵之被賊

追跌致死署印縣丞曹時中當將印信付與吏熊
正背負同主簿楊本祿俱入廬山曹時中逃躲不
知去向兵快胡碧玉等五名被賊殺死及刼擄居
民男婦徐仲德等五十八名口焚燒房屋并刼掠
居民共五百三十六人家刼放獄囚方正道等四
十四名縣廊庫銀九十七兩零及贓物鈔貫俱被
刼去止有銀二百一十三兩四錢八分係庫子戴
汝酒收藏回家首出還官陸續擒獲賊犯顏濟等
二十名又查得都昌縣原無城池聞賊入境署印

主簿王鼎典史王仲祥率兵迎敵保守倉庫俱不
曾被刼被賊殺死淹死兵快居民叚容等三十一
名焚燒刼掠居民共一千二百一十六家又查建
昌縣原無城池逆黨儀賓李世英等帶領賊兵三
百餘名來縣知縣方鏘縣丞錢惠主簿王鉞同儒
學教諭唐汝等見勢不敵各帶印信潛避集兵當
被李世英將獄禁因犯熊滌等八十四名盡行刼
放並無刼掠焚燒倉庫錢糧官民房屋隨被方鏘
陸續擒獲李世英等一百七十五名口解報訖又

查訪得安義縣新創城池未完被逆黨旗校火
信等領兵到縣將官廳燒燬三間六房文卷俱被
焚燬知縣王軾因見賊勢衆多退避集兵主簿董
國宜同男董茂隆投入寧府懼罪逃走儒學訓導
陳仕端等亦隨縣官避出其倉庫獄禁居民房屋
俱不曾被焚刼王軾同各官前後領兵擒斬賊共
一千餘名類轉解訖撫回南康府各屬縣復業逃
民一萬二千四百餘家遵奉通行各屬暫令管事
及賑恤事宜另行申請等因各呈到臣會同各官

訪勘相同臣等議得九江南康府衛所縣大小官
員均有守土之寄俱犯失事之律欲將各官通革
管事待罪緣地方殘破之餘又係朝　覲年分無
官可委更代姑從權宜暫行管事其各府縣被害
人民并缺乏軍餉已於先取見在錢糧内量數查
發前去賑給外參照九江地方當水陸之衝據湖
湘之要　朝廷以其控帶南畿屏蔽江右實爲要
地故既有府衛之守又特爲兵備之設其城池三
面臨水地勢四闢險固平時守備若嚴臨變必難

縣破各該守備官員安於承平寬縱軍士雖預知
賊報而倉惶無備及一聞賊至而望風奔走指揮
劉勳除監守自盜官錢外與李泮等棄城先遁致
賊殘破知府汪潁推官陳深知縣徐志道等因見
守戰無兵亦各懷印逃難百戶白昇等一印不保
安老守城副使曹雷職專兵備防守不嚴雖城破
之日偶萃不與而失事之責終爲有因再照南康
地方固鄰土寇民稱然亦負山阻水雖新創之城
尚爾修築未完而守土之職惟當效死勿去該府

知府陳霖同知陳祿通判蔡讓星子縣主簿楊求
祿等畏縮無備逃難棄城湖口建昌二縣知縣章
玄梅方鐸聞賊先遁致殘縣治安義縣知縣王軾
賊黨在境不知先事之圖後雖有功無救地方之
變彭澤縣知縣游璁都昌縣主簿王尚等印信倉
庫雖獲無虞而都昌被賊殺死兵快彭澤被賊燒
劫居民失事之責亦有攸歸星子縣縣丞曹時中
安義縣主簿黃凋官一則脫逃不首一則縱子投
賊至於各該府縣有碩儒學倉場局務等官雖無

守土之責但有棄職之罪以上各官求情固有輕
重揆義俱犯應條雖有後復之功難掩先失之罪
及照近年以來士氣不振兵律久廢蓋由姑息屢
行激勵之方不立規利避害者獲免委身効職者
難容是以偷靡成習節義鮮彰伏望　皇上大奮
乾剛肅清綱紀乞　勅法司參詳情罪輕重通將
各官究治如律雖或量功末減亦必各示懲創庶
有作新之機足爲將來之警

王陽明先生全集目錄

卷十五　奏疏五

王陽明先生全集卷之十五

同里後學俞　嶙重編

奏疏五

乞寬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疏　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照得正德十四年七月內節據吉安等一十三府所屬廬陵等縣各申為旱災事開稱本年自三月至于秋七月不雨禾苗未及發生盡行枯死夏稅秋糧無從辦納人民愁歎將及流離申乞轉達寬免等因到臣節差官吏老人踏勘前項地方委自三月以來雨澤不降禾苗枯死續該寧王謀反乘釁鼓亂傳播偽命優免租稅小人惟利是趨洶洶思亂臣因通行告示許以奏聞優免稅糧諭以臣子大義申　祖宗休養生息之澤暴寧王誅求無厭之惡由是人心稍稍安集背逆趨順老弱居守丁壯出征則供饋餉甚無遺戶家無遺夫就使雨暘時若江西之民亦已廢耕耘之業事征戰之苦況軍旅旱乾一時併作雖富室大戶不免饑饉下

戶小民得無轉死溝壑流散四方乎設或饑寒所迫徵輸所苦人自爲亂將若之何如蒙乞 勅該部暫將正德十四年分稅糧通行優免以救殘傷之民以防變亂之階伏望 皇上罷冗員之俸損不急之賞止無名之徵節用省費以足軍國之需天下幸甚緣由於本年七月三十日具題請 旨未奉明降隨蒙 大駕親征京邊官軍前後萬數沓至穽臨塡城塞郭百姓戍守鋒鏑之餘未及息肩弛擔又復救死扶傷呻吟奔走以給廝養一應

誅求妻孥鬻於草料骨髓竭於徵輸當是之時烏驚魚散貧民老弱流離棄委溝壑狡從者逃竄山澤群聚爲盜獨遺其稍有家業與良善守死者十之二三又皆顚頓號呼於梃刃捶撻之下郡縣官吏咸赴省城與兵馬住屯之所奔命聽役不復得親民事上下洶洶如駕漏船於風濤顚沛之中惟懼覆溺之不暇豈追復顧其他爲日役之慮憂及稅賦之不免征科之未完乎當是之時雖臣等亦皆奔走道路危疑奔皇恐不能爲小民請一口之

命豈追爲歲月之慮憂及賦稅之不免征課之未完而暇爲之復請乎若是者又數月京邊官軍始將有旋歸之期而戶部歲額之徵已下漕運交兌之文已促督催之使切責之檄已交馳四集矣流移之民聞官軍之將去稍稍脇息延望歸尋其故業足未入境而頸已繫於追求者之手矣夫荒旱極矣而又因之以變亂變亂極矣而又加之以師旅師旅極矣而又竭之以供饋益之以誅求亟之以征歛當是之時有目者不忍睹有耳者不忍聞

又從而剝其膏血有人心者而尚忍爲之乎今遠近軍民號呼匍匐訴告喧騰求 朝廷出帑藏以賑濟久而未獲又有追征之令鬨然興怨謂臣等昔日蠲賦之言爲詐已竊相傷嗟謂宸濠叛逆猶知優免租稅以要人心我輩 朝廷赤子皆嘗竭骨髓出死力以勤 國難今困窮已極獨不蒙少加優恤又從而追征之將何以自全是以令之而益不信撫之而益憤憤諭之而益呶呶而懷收復之望又爲流徙之謀計窮勢迫匪而爲奸肆而爲

滋兩月以來有司之以鼠竊警報者月無虛日無
惟也彼無家業衣食之資無父母妻子之戀而又
旁有追呼之苦上有捶剝之災自非禮義之士孰
肯閉口枵腹坐以待死乎今　朝廷亦嘗有寬恤
之令矣亦嘗有賑濟之典矣然寬恤賑濟內無稍
藏之發外無官府之儲而徒使有司措置措置者
豈能神輸而鬼運必將取諸富民今富民則又皆
貧民矣削貧以濟貧猶割心臠肉以啖口口未飽
而身先斃且又有徒趾之弊又有漁獵之奸民之

賴以生者不能什一民之坐而死者常十九矣故
寬恤之虛文不若蠲租之實惠賑濟之難及不若
免租之易行今不免租稅不息誅求而徒曰寬恤
賑濟是奪其口中之食而曰吾將療汝之饑刳其
腹腎之肉而曰吾將救汝之死凡有血氣皆將不
信之矣夫戶部以　國計為官漕運以轉輸為任
今歲額之催交兌之促皆其職之使然但民者邦
之本邦本一搖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伏望　皇上
軫念地方荼炭之餘小民困苦已極思邦本之當

固慮禍變之可憂乞　勑該部速將正德十四十
五年該省錢糧悉行寬免其南昌南康九江等府
縣殘破尤甚者重加寬貸使得漸回喘息修復生
理非但解江西一省之倒懸臣等無地方變亂之
禍得免於誅戮實天下之幸宗社之福也夫免江
西一省之糧稅不過四十萬石今各四十萬石而
不肯蠲與時禍變卒起即出數百萬石既已無救
於難矣此其形迹已見事理甚明者臣等上不能
會計征歛以足　國用下不能建謀設策以濟民

窮徒痛哭流涕一言小民疾苦之狀惟　陛下速
將臣等黜歸田里早賜施行以紓禍變緣係寬免
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事理為此具本請　旨

計處地方疏　十五年五月十五日

臣惟財者民之心也財散則民聚民者邦之本也
本固則邦寧故文帝以賜租致富樂之效太宗以
務民成給足之風君民一體古今同符臣節同巡
按江西監察御史唐龍議照寧賊宸濠志窮荒度
謀肆併吞其於民間田地山塘房屋等項或用勢

强占或減價賤買或因官本准折或擄別事抄收有中人之家者一遭其毒卽無棲身之所有上農之田者一中其奸卽無用鋤之地尤且虛填契書以杜人言私捏簿籍以增租額利歸一已害及萬家故先有副使胡世寧直言備陳續該科道等官交章舉發言皆有據事非無徵近奉　詔書曰宸濠天性兇惡自作不靖強奪官民田產動以萬計則　陛下明以燭姦深知宸濠田產皆奪諸百姓者也又曰占奪田產悉還本主則　陛下仁以體

下盡欲舉百姓之田產而給還之也　聖言猶在詔如日星國信不移堅如金石始者宸濠旣敗該臣等已行守巡等官將該府及各賊黨田地房屋委令府縣等官俱抄沒在官造報在冊矣但委官查勘之時正事變搶攘之際業主驚散俱未寧家上司督責急欲了事依契湘作惡人混報多冤是帳占買未分　明詔雖有給主之條小民猶抱失業之恨昔之居不得而居也昔之田不得而食也澤未下究怨徒上歸況屋無主則毀地不耕則荒

故兵馬之後瓦柱僅存田野之間草萊漸長兼以勢室豪強恣行包侵之計奸徒私竊動開埋沒之端及今猶處不早將來遺失益多再照前項田產多在南昌新建二縣受害獨深人人被其誅求家家被其檢括且賊師起事抄掠尤慘官兵破圍傷殘未蘇財盡已極民困莫加查得二縣額派兌軍淮安京庫三項糧米共十一萬九千石有零　淮益二府祿米共四千二百石節奏寬免未奉停徵運官守催旗校逼取勢急若火案積如山民納不前

官宜爲處及照一方之統會在於省城各府之錢糧併於司庫查得本布政司官庫先被賊兵刼搶繼因軍餉動支官吏徒守乎空櫃紙筆亦賒于鋪家大兵必有荒年民窮必有盜賊萬一變生無常釁起不測則寸兵尺鐵皆無所需束芻斗糧亦不能辦公私失恃緩急可憂再照省城各門城樓窩鋪及諸司衙門先是王府占據多扁踈險近因兵火蔓延半遭蕩焚夫城樓者一方防禦之所關衙門者諸司政令之所出託始創新固無民力因陋

就簡見有官房如蒙乞 勑該部查議將前項抄
沒過寧府及各賊黨下田地山塘房屋等項行令
布政司會同按察司各掌印官及分守分巡官并
府縣官從實覆行查勘明白委係占奪百姓者遵
照 詔書內事理各給還本主管業及將於內官
房內量移改城樓窩鋪衙門餘外無礙田地山塘
房屋仍令各官公同照依時估變賣價銀入官先
儘撥補南新二縣兌軍淮安京庫折銀糧米及
王府祿米外有羨餘收貯布政司官庫用備緩急

仍禁約勢豪之家不得用強占買各委官亦不得
畏勢市恩致招物議凡撥給變賣事情若有勢豪
強占強買及委官畏勢市恩各情弊許撫按衙門
指實糾劾懲究施行事完該司將各項數目徑自
造冊奏報并呈該部查考是蓋以百姓之產納百
姓之糧以地方之財還地方之用民沾惠而 國
不費事就緒而財不傷書曰守邦在衆易曰聚人
曰財惟 陛下留意焉緣係計處地方事理未敢
擅便為此具本請 旨

水災自劾疏 十五年五月十五日

臣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受人之牛羊而為
之牧者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臣以匪才
繆膺江西巡撫之寄今且數月曾未能有分毫及
民之政而地方日以多故民日益困財日益匱災
變日興禍患日促自春入夏雨水連綿江湖漲溢
經月不退自贛吉臨瑞廣撫南昌九江南康沿江
諸郡無不被害黍苗淪沒室廬漂蕩魚鼈之民聚
棲於木杪商旅之舟經行於閭巷潰城決堤千里

為壑煙火斷絕惟聞哭聲詢諸父老皆謂數十年
來所未有也除行各該司府州縣修省踏勘具
奏外夫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政不自弊因官而作
官之失職臣實其端何所逃罪夫以江西之民遭
歷宸濠之亂脂膏已竭而又因之以旱荒繼之以
師旅送使豐稔連年曲加賑恤尚恐生理未易完
復今又重以非常之災危亟若此當是之時雖使
稷契為牧周召作監亦恐計未有措況病廢昏劣
如臣之尤者而畀之偃然其尸其間譬使盲夫駕

敗舟於顛風巨海中而責之以濟險不待智者知其覆溺無所矣又況部使之催徵益急意外之誅求未已在昔一方被災鄰省尚有接濟之望今湖湘連歲兵荒閩淛頻年旱潦兩廣之征勦未息南畿之供餽日窮淮徐以北山東河南之間聞亦饑饉相屬由此言之自全之策既無所施而四鄰之濟又已絕望悠悠蒼天誰任其咎靜言思究臣罪實多何者宸濠之變臣在接境不能圖於未形致令倡叛震驚遠邇乃勞 聖駕親征師徒暴於原

野百姓殆於道路 朝廷之政令因而阻隔四方之困憊由是日深臣之大罪一也徒避形迹之嫌苟為自全之計隱忍觀望幸而脫禍不能直言極諫以悟 主聽臣之大罪二也徒以逢迎附和為忠而不知日陷於有過徒以變更還就為權而不知日紊於舊章徒以掇拾羅織為能而不知日離天下之心徒以聚斂征索為計而不知日積小民之怨此臣之大罪三也上不能有裨於 國下不能有濟於民坐視困窮淪胥以溺臣之大罪四也

且臣憂悸之餘百病交作瘦羸衰眊視息僅存以前四者之罪人臣有一於此亦足以召災而致變況備而有之其所以速天神之怒深下民之憤而致災沴之集又何疑乎伏惟 皇上軫災恤變別選賢能代臣巡撫即以臣為顯戮彰大罰於天下臣雖陷首亦云幸也即不以之為顯戮俾其禄秩黜還田里以為人臣不職之戒庶亦有位知警民困可息人怒可泄天變可弭而臣亦死無所憾

重上江西捷音疏 十五年七月十七日 遵奉 大將軍鈞帖

照得先因宸濠圖危 宗社興兵作亂已經具奏請兵征勦間蒙 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 鈞帖欽奉制勑內開一遇有警[illegible]務要互相傳報彼此通知設伏勦捕務俾地方寧靖軍民安堵蒙此臣看得宸濠虐焰張熾臣以百數疲弱之卒未敢輕舉驟進乃退保吉安一面督同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効義勇之士會計一應解留錢糧支給犒餉造作軍器戰船 奏留回任

臨察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一面糾會該府
鄉官致仕都御史王懋中養病痊可編修鄒守益
刑部郎中曾直評事羅僑丁憂御史張鰲山先任
浙江僉事今赴部調用劉藍依親進士郭持平軍
門參謀驛丞王思李中致仕按察司劉遜參政黃
繡閒住知府劉昭等相與激發忠義七月初二日
宸濠探知臣等兵尚未集乃留兵萬餘屬其心腹
宗支郡王儀賓內官并偽授都督都指揮等官使
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向　闕臣晝夜促各郡兵

期以本月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而嚴督知府等
官伍文定等各領兵於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伍
文定等攻廣潤等七門是日得報宸濠伏兵千餘
於新舊墳廠以備省城之援臣遣知縣劉守緒等
領兵從間道夜襲破之十九日申布　朝廷之威
再暴宸濠之惡約諸將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我
兵四面驟集遂破江西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樤及
偽太監萬銳等千有餘人宸濠宮中眷屬聞變縱
火自焚延及居民房屋臣當令各官分道救火撫
定居民散釋脅從搜獲原被刼收大小衙門印信
九十六顆三司脅從布政使胡濂參政劉斐參議
許效廉副使唐錦僉事賴鳳都指揮王玘等皆自
首投罪除將擒斬功次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權令
審驗紀錄及一面分兵四路追躡宸濠向往相機
擒剿二十二日臣等駐兵省城督同知府伍文定
等各領兵分道並進擊其不意都指揮余恩領兵
往來湖上誘致賊兵知府等官陳槐等各領兵四
面設伏二十三日復得諜報宸濠先鋒已至樵舍

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不能計其數二十四日早
賊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黃家渡臣督各兵四面擊
賊遂大潰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萬數二十五
日又督各兵殊死並進砲及宸濠舟宸濠退走遂
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二十六
日臣夜督伍文定等為火攻之具四面而集火及
宸濠副舟衆遂奔散宸濠與其妃嬪泣別妃嬪宮
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宸濠并其世子郡王將軍
儀賓及偽太師國師元帥參贊尚書都督都指揮

指揮千百戶等官李士賓劉養生劉吉屠欽王綸熊瓊盧圻羅瓚丁贋王春吳十三秦榮葛江劉勲何鏜王信吳國七火信等救百餘人被執脅從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疇潘鵬參政程杲布政梁宸都指揮郟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落水死者萬餘棄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橫亘十餘里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二十七日戰樵舍等處又復擒斬千餘落水死者殆盡二十八日知府陳槐等各與賊戰

於沿湖諸處擒斬各千餘級除將宸濠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偽授太師國師元帥參贊尚書都督都指揮指揮等官各另監羈候解被執脅從等官并各宗室別行議 奏及將擒斬俘獲功次一萬一千有奇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暫令審驗紀錄另行造冊繳報外照得臣節該欽奉 勑諭但有盜賊生發即便嚴督各該兵備守備守巡各軍衛有司設法調兵剿殺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逗遛退縮俱聽以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斬獲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巡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奏繳查照陞賞激勸欽此及准兵部咨爲飛報賊情事該本部題稱合無本部通行申明今後但有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撥官軍乘機勦捕應合會捕者亦就調發策應如有仍前朦朧隱蔽不即申報以致聚衆滋蔓貽害地方從重參究决不輕貸等因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又蒙 欽差總督軍門發

遣太監張永前到江西查勘宸濠反叛事情安邊伯朱泰太監張忠左都督朱暉各領兵亦到南京江西征勦續蒙 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 統率六師奉天征討及統提督等官司禮監太監魏彬平 伯朱彬等并督理糧餉兵部左侍郎等官王憲等亦各繼至南京臣續又節該奉 勑如或江西別府報有賊情緊急移文至日爾要及時遣兵策應毋得違誤欽此俱經欽遵外臣竊照宸濠悉逆姦暴

腥穢彰聞數其罪惡世所未有不軌之謀已踰一紀積威所刧遠被四方而旬月之間遂克堅城俘擒元惡是皆　欽差總督威德指示方畧之所致也及照御史謝源伍希儒監軍督哨謀畫居多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陳槐曾璵林城周朝佐署都指揮僉事余恩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知縣李楫李美王冕王軾劉源清劉守緒傅南喬通判楊昉陳旦指揮麻璽高睿孟俊知縣張准應恩王庭顧佖萬士賢馬津等雖勠

績輸能亦有等列然皆首從義師共收全功其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等冒險衝鋒功烈尤懋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御史張鰲山郎中曾直評事羅僑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叅政黃繡知府劉昭等仗義與兵協張威武以上各官功勞雖在尋常征勦亦已難得伏望　皇上論功朝錫之餘竝加爵賞旌擢以勸天下之忠義以勵將來之懦怯緣係捷音事理為此具本請　旨

四乞省葬疏　十五年閏八月二十日

照得先准吏部咨該臣奏稱以父老祖喪屢疏乞休未蒙憐准近者來　命扶疾赴闕意圖了事即從彼地冒罪逃歸旬月之前亦已具　奏不意行至中途遭值寧府反叛此係　國家大變臣子之義不容舍之而去又闔省撫巡方面等官無一人見在者天下事機間不容髮故復忍死暫留於此為牽制攻討之圖俟　命帥之至即從初心死無所避臣思祖母自幼鞠育之恩不及一面為訣每

一號痛割裂昏殞日加尫瘵僅存殘喘母喪權厝祖母之側今葬祖母亦欲因此改葬臣父衰老日甚近因祖喪哭泣過節見亦病臥苦廬臣今扶病驅馳兵革往來於廣信南昌之間廣信去家不數日欲從其地不時乘間抵家一哭畧為經畫葬事一省父病臣區區報　國血誠上通於天不辭滅宗之禍不避形迹之嫌冒非其任以勤　國難亦望　朝廷鑒臣此心不以法例繩縛使臣得少伸烏鳥之痛臣之感　恩死且圖報搶攘哀控不知

所云等因具本奏奉 聖旨王守仁奉命巡視福
建行至豐城一聞宸濠反叛忠憤激烈即便倡率
所在官司起集義兵合謀勦殺氣節可嘉已有
旨著督兵討賊兼巡撫江西地方所奏省親事情
待賊平之日來說該部知道欽此備咨到臣除欽
遵外近照寧王逆黨皆已仰賴 皇上神武廟堂
成筭悉就擒獲地方亦已平靖百姓室家相慶得
免徵調之苦復有更生之樂莫不感激 洪恩沾
被德澤獨臣以父病日深母喪未葬之故日夜哀

苦憂疾轉劇犬馬驅馳之勢不足菌鋑而烏鳥迫
切之情實可矜憫已蒙前 旨許待賊平之日來
說故敢不避斧鉞復申前請伏望 皇上仁覆曲
成容臣輒歸田里一省父病經紀葬事臣不勝苦
切祈望之至等因又經具本於正德十四年八月
二十五日差舍人來儀齎奏去後迄今已踰八月
未奉 明旨臣且孫惶惶延頸以待內積悲痛之
鬱外遭窘局之苦新患交乘舊病彌篤方寸既亂
神氣益昏目眩耳瞶一切世事皆如夢寐今雖扶

情强處不過閉門伏枕呻吟喘息而已豈能供職
盡分爲 陛下巡撫一方乎夫人臣竭忠委命以
赴 國事及事之定乃故使之不得一省其親之
疾是沮義士之志而傷孝子之心也且 陛下既
以許之又復拘之亦何以信於後臣素貪戀官爵
志在進取亦非高潔獨行甘心寂寞者徒以疾患
纏體哀苦切心不得已而爲此今亦未敢便求休
退惟乞暫回田里一省父疾經營母葬臣亦因得
就醫調理少延喘息苟情事稍伸病不至甚即當

奔走赴 闕終效犬馬昔人所謂報劉之日短盡
忠於 陛下之日長也臣不勝哀痛號呼懇切控
籲之至具本又於正德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差
舍人王雅齎奏去後迄今復六月未奉 明旨臣
之痛苦刻骨刺心憂病纏結與死爲鄰已無足論
而臣父哀疾日亟呻吟牀席思臣一見晝夜涕洟
每得家書號慟頓瘁而復絕夫虎狼惡獸尚知
父子烏鳥微禽猶懷久哺今臣父病狼狽至此惟
欲望臣一歸而臣乃依依貪戀官爵未能決然逃

去是禽獸之不若何以立身於天地乎夫人之大
倫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事君以忠事父以孝不忠
不孝爲天下之大戮縱復幸免　國憲然旣辱於
禽獸則生不如死臣之歸省父疾在　朝廷視之
則一人之私情自臣身言之則一生之大節往者
寧藩之變臣時欲歸省父疾然　宗社危急呼吸
之間存亡攸係故臣捐九族之誅委身以死　國
難時則君臣之義爲重今　國難已平兵戈已息
臣待罪巡撫不過素餐尸位以苟歲月而臣父又

衰老病篤若此尚爾貪戀祿位而不去此尚可以
爲子乎不可以爲子者尚可以爲臣乎臣今待罪
巡撫若不請而逃竊恐傳聞遠邇驚駭視聽夫人
臣死　君之難則捐其九族之誅而不恤至其急
父之危則亦捐其一身之戮而不顧今復候　命
不至臣必冒死逃歸若　朝廷憫其前後懇迫之
請赦而不戮臣死且闔銜結若遂正以　國典臣
獲一見老父而死亦瞑目於地下矣臣不勝痛隕
苦切號控哀祈之至除冒死一面移疾舟次沿途

問罪待罪候　命外緣係四乞　天恩歸省父疾
回籍待罪事理爲此具本奏　聞

開報軍前用過錢糧疏　十五年九月初四日

照得先因寧王變亂該臣備行南贛等府起調各
項官軍兵快人等追剿合用糧餉等項就仰聽將
在官錢糧支給間隨據吉安府申爲處置軍餉事
開稱動調兵快數萬本府錢糧數少乞爲急處等
情已經通行各府速將見貯不拘何項錢糧以三
分爲率內將二分解赴軍前接濟外續爲地方事

臣又看得各處軍兵雖已起調但前項事情係
國家大難存亡所關誠恐兵力不敷未免誤事又
行牌仰各該官司即選父子鄉兵在官操練聽將
官錢支作口糧候臣另有明文一至隨即啓行去
後續照前項首惡并其謀黨俱已擒斬原調各處
軍兵久已放歸就經備行江西布政司通將各府
州縣自用兵日起至於班兵日止用過一應在官
錢糧等項逐一查明造報以憑施行未報查催間
又據江西按察司呈爲緊急軍情事開稱先准江

西布政司照會正德十四年十月初一日該蒙戶
部員外郎黃著案驗內開蒙本部題奉 欽依差
在軍前整理糧草今照各哨官軍俱集江西省城
又聞 聖駕亦將征討跟隨官軍未知數目駐劄
月日未知久近所有糧料草束合仰備行本司掌
印等官從長設法處置或支動在官銀兩選委能
幹官員趁早多買糧草預備支應庶無失誤等因
到司彼時巡按御史唐龍未到本院押解逆犯宸
濠等在途查得江西省城司府及南新二縣并南

康二府庫藏俱被寧賊搶刼空虛無從措置誠恐
臨期失誤就經會同江西布政司一面議借軍門
發候解京贓銀及南昌府縣追到官本等銀給發
委官汪憲等各領買辦糧草供應一面議將各府
派銀接濟緣由會呈本院奉批俱准議造冊繳報
查考等因依奉除南康九江南昌三府縣殘破未
派備行撫州等十府動支在官銀兩接濟續因起
解首惡宸濠等并逆黨宮眷等項及補還原借解
京贓銀官本等銀緊急又經會呈議行各該府縣

暫借在官銀兩前來應濟共計用過銀九千七百
七十一兩四錢其餘見存銀兩俱係該解之數悉
行各府差人領回聽其收解外呈乞施行等因到
臣看得所呈前項供應糧料買辦草料及自臣起
兵以來賞用過錢糧中間多係京庫折銀及兌准
糧米等項俱係支給賞勞兵快人等及供應北來
官軍并犒賑軍民緊急支用計出無聊事非得已
別無浪費分文據法似應措補但今兵荒殘破之
餘庫藏無不空虛小民無不凋敝遠近人情洶洶

方求公帑賑濟若復派補必致變生不測其聽解
賊贓官本等銀實係寧賊搶刼官庫積蓄刻剝小
民脂膏相應存留以救困竭今又盡數解京地方
空匱委果已極查得各處用兵請給 內帑或借
別省錢糧接濟邇者寧賊非常之變事起倉卒雖
欲請給 內帑勢有不及後蒙該部議准許於廣
東軍餉銀內支取十萬隨寧賊勢平定前項准借
銀兩亦遂停止分毫不曾取用伏望 皇上憫念
地方師旅饑饉之餘民窮財盡困苦已極近又加

以水災爲患流離益甚乞　勅該部查照舉行江
西布按二司將自用兵以來支取用費過各該府
縣京庫折銀及兌准糧米等項通行查明各計若
干照數開豁免行追補仍仰備造文冊繳部查考
庶軍民得以少蘇而地方可免於意外之虞矣

徵收秋糧稽遲待罪疏　十五年十二月初十日

據江西布政司呈准布政使陳策等咨照得正德
十四年稅糧先准參議周文光奉戶部勘合派屬
徵解隨因　聖駕南巡各府州縣官俱集省城聽

用前項錢糧不暇追徵正德十五年正月初二日
蒙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唐龍案驗爲乞救兵燹離
民以固邦本事該巡撫蘇松都御史李充嗣題稱
江西變亂南昌南康九江等府首被燒劫其餘府
縣大軍臨省供應浩繁要將該年稅糧盡行停免
等因備行分守南昌丙道勘議得南昌府南新二
縣被害深重應免糧差三年其餘州縣并瑞州等
一十二府屬縣俱應免糧差二年回報到司即轉
呈本院具題外本年二月內續蒙　欽差戶部員
外郎龍誥案驗爲催運糧儲事備行本司督催該
年兌准錢糧交兌遵依節行催徵將本年三月初
五日隨准漕運衙門照例坐到兌軍本色米八萬
石折色米三十二萬石內兌米一十七萬石每石
運耗折銀七錢備行作急徵完起運本月二十八
日又蒙撫按衙門案驗爲地方極疲速賜　恩恤
以安邦本事該南京工科給事中王紀等奏奉
欽依自正德十四年以前一應錢糧果係小民拖
欠未完的俱准暫且停徵還着各該官司設法賑

濟毋視虛文欽遵通行外又蒙員外郎龍誥案牌
將糧里嚴加枷併急如星火小民紛紛援例赴司
告豁呈蒙撫按衙門批行本司給示曉諭納糧人
戶先將兌軍徵解小民方肯完納轉行參議魏彥
昭督運續因本官去任又經呈批參政那瑚暫管
督兌本官於五月二十日徧歷催儹通將徵完本
色米八萬石兌完起運訖其折色銀兩催據廣信
等府屬縣陸續徵解近於十一月十三等日抄奉
漕運衙門照例備行本司將兌運折色銀三十四

萬三千兩務要徵完足數差官協同運官解部等因依奉通行外今照該年稅糧委因事變兵荒經理不前及查管提督官員更代不常兆奏部院明文徵免不一小民不服輸納官府掣肘難行因而稽延若不預將前情轉達誠恐查究罪及未便等因備呈到臣竊照江西錢糧小民所以不肯輸納與有司所以難於追徵者其故各有三而究其罪歸則責實在臣何者宸濠之叛首以僞檄除租要結人心臣時起兵旁郡恐其扇惑即時移文遠近宣布 朝廷恩德蠲其租賦許以奏免諭以君臣之分激其忠義之心百姓丁壯出戰老弱居守既而旱災益熾民困益迫然而小民不即離散者以臣既爲奏請蠲 明旨未下皆謂 朝廷必能免其租稅尚可忍死以待也夫危急之際則啗之以租以竭其死力事平之後又因民而刻取之人懷怨忿不平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一也及宸濠之亂稍定而大軍隨至供饋愈煩誅求愈急其顛連困踣之狀臣於前 奏已略言之百姓不任其苦强

者竄而爲寇弱者匿而爲奸繼而水災助禍千里之民皆爲魚鼈號哭載途喧騰求賑其時臣等既無糈濊之儲又無倉廩可發所以綏勞撫定之者更無別計惟以 奏免租稅爲言百姓睊睊胥讒謂命在旦夕不能救我而徒曰免稅免稅豈可待邪益其心以爲免稅已不待言尚恨其無以賑之也已而既不能賑又從而追納之人怨益深不平愈甚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二也當大軍之駐省臣等趨走奔命日不暇給亦以爲既有前奏則賦稅必在所免不復申請其時巡撫蘇松等處都御史李克嗣奏稱江西首被宸濠之害乞將該年稅糧軍需等項俱行停免該戶部覆題奉 聖旨是各被害地方着撫按官嚴督所屬用心設法賑濟欽此又該給事中王紀奏本部覆題奉 聖旨是這地方委的被困已極自正德十四年以前一應錢糧果係小民拖欠未完的俱准暫且停徵還着各該官司設法賑濟毋事虛文欽此俱欽遵該部備咨前來臣等正苦百姓嗷嗷咨文一至如解倒懸

即時宣布百姓聞之歡聲雷動遞相傳告旦夕之間深山窮谷無不畢達自是而後堅守獨免之說雖部使督臨或遣人下鄉催促小民悉以為詐言群起而驅縛之催徵之令不復可行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三也郡縣之官親見百姓之困苦又當震蕩顛危之日懼其為變其始惟恐百姓不信免租之說指天誓地誓以必不食言既而將事稍平則盡反其說而徵之固已不能出諸其口矣況從而鞭笞捶撻之其遽忍乎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一也

三司各官舊者既被黜脅新者陸續而至至則正當擾攘分投供應四出送迎官離其職吏失其守糾結紛拏事無專責如挈手辮繰於亂絲之中東牽西絆莫知端緒既而部使驟臨欲於旬月之間督併完集神輸鬼運有不能矣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二也夫背信而行勢已不順若使民間尚有可徵之粟必不得已剜剝而取之忍心者尚或能辦也而民之殘疲已極矣實無可輸之物矣別夫離婦棄子鬻女有耳者不忍聞有目者不忍睹也如是而必欲驅之死地其將可行乎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三也夫小民之不肯輸納既如彼而有司之難於追徵又如此後值部使身臨坐併急於風火百姓怨謗紛騰洶洶思亂復如將潰之隄臣於其時慮恐變生不測謂各官與其激成地方之禍無益 國事身膏草野以貽 朝廷之憂孰若姑靖地方寧以一身當遲慢之戮乎因諭各官追徵毋急以紓民怨各官內迫於部使外窘於窮民上調下輯如居顛屋之下東撐則西頹前支則後圮強

顏陵詬之辱掩耳怨怒之言身嘗閭閻之下口說田野之間曉以京儲之不可缺諭以 國計之不得已或轉為借貸或激之典拆忍心於捶骨剝脂之痛而淩其血閉目於析骸食子之慘而責其逋其計江西十四年分兌軍本色米八萬石折色米三十二萬石改兌米一十七萬石臣始度其勢以為決無可完之理其後數月之間亦復陸續起解完納是皆出於意料之外在各官誠窘苟艱苦疲癃已極亦可謂之勞而有功矣今聞部使參奏且

將不免於罪臣竊覓之昔之人固有催科政拙而自署下考者亦有矯制發廩而願受其辜者各官之以此獲罪固亦其所甘心但始之因坂亂旱荒而爲之　奏免者臣也繼之因水災兵困而復爲之　奏者臣也又繼之因　朝廷兩有停徵賑貸之　旨而爲之宣布於衆者亦臣也又繼之慮恐激成禍變而諭令各官從權緩徵者又臣也是各官之罪皆臣之罪也今使各官當遲慢之責而臣獨幸免臣竊恥之夫司國計者慮京儲之空匱欲

重徵收後期者之罪而有罰俸降級之議此蓋切於謀國忠於事君者之不得已也亦豈不念江西小民之困苦與各官之難爲哉顧欲警衆集事創前而戒後固有不得不然者正所謂救焚身之患不遑恤毛髮之焦攻心腹之疾不得避針灼之苦耳伏望　皇上憫各官之罪出於事勢之無已特從眚災肆赦之典寬而宥之則法雖若屈而理亦未枉必謂行令之始不欲苟捷則各官之罪實由於臣卽請貶削臣之祿秩放還田里以伸　國議如此則不惟情法兩得而臣亦可以藉口江西之民免於欺上罔下之恥矣臣不勝惶懼待罪之至緣係徵收秋糧稍延待罪事理爲此具本請　旨

巡撫地方疏　十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據江西布政司呈奉臣案驗照得本院前任巡撫衙門近遭兵火燬毀兼以地址游隘低窪每遇淋雨潢潦浸灌見令本院在於都司貢院諸處衙門寄駐遷徙不常居無定止人無定向妨政失體深爲未便合行議取爲此仰抄案回司卽便會同都

按二司官從長議查省城官民沒官房屋及革毀一應衙門可以拆修改造者會議停當呈來定奪毋得遲錯等因依奉會同都指揮僉事王繼善按察使伍文定議得前項衙門先年建於永和門內僻在一隅地勢低窪切近東湖一遇淫雨輒遭浸漫近因大軍駐劄人馬作踐俱各倒塌及查巡按衙門亦皆年久朽爛傾側俱難居住欲擇地蓋造緣今地方兵荒之後取之於官則官庫空竭斂之於民則民窮財盡反覆思惟無從措置查得承奉

司弁織造機房各一所係是沒官之數俱各空閒
地勢頗高規模頗廣合無呈請將呈奉司暫改爲
都察院衙門機房改爲巡按衙門委官相度趂時
修理如此則工費不繁民力少節實爲兩便緣由
呈詳到臣查得先爲計處地方事該臣會同巡按
御史唐龍議奏乞將抄沒寧府及各賊黨田地房
屋令布按二司掌印及守巡弁府縣官員從實覆
查委係占奪百姓遵照 詔書內事理各給還本
主管業及將於內官房酌量移改城樓窩鋪衙門

餘外田地山塘房屋仍令各官公同照依時估變
賣價銀入官先儘撥補南新二縣充軍淮安京庫
折銀糧米及王府祿米外有餘羨收貯布政司官
庫用備緩急緣由會本具題去後未奉 明旨今
呈前來爲照各項衙門果已廢毀當兹兵火之餘
民窮財盡改創實難今該司議將前項沒官房屋
暫改不費於官不勞於民工省事易誠亦兩便似
應准議除行該司一面委官趂時修改暫且移駐
以便聽理候民困既蘇財用充給之日力可改創
再行議處

勦平安義叛黨疏　十六年五月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按察使伍文定開稱奉臣批據南
康府通判林寬安義縣知縣熊价奉新縣典史徐
誠呈開俱奉本院紙牌及巡按御史唐龍朱節等
計委追勦逆賊楊本榮等依奉前後誘捕及於沿
湖各處敵戰擒斬共一百二十六名顆并於楊子
橋巢內搜獲伊原助逆領授南昌護衛中千戶所
印信一顆合就解呈奉批仰按察司會同都布二

司官將解到賊級紀驗賊犯鞫審明白解赴軍門
以憑遵照欽奉 勅諭事理就行斬首示衆有功
員役分別等第呈來給賞施行并蒙巡按江西監
察御史唐龍批按察司會同各掌印官審究及將
有功官役并陣亡之人查明具招呈報又蒙巡按
江西監察御史朱節批看得各犯罪惡貫盈致勤
撥督衙門調兵擒勦事情重大按察司會勘明白
中間如有事出脅從情可矜疑者通具呈報等因
依奉會同都指揮僉事高厚左布政使陳策等議

得賊犯楊正賢等累世窩兇𥀂剝劇患近復從逆
孝而漏網嘯聚刼囚敵殺官兵滔天之罪遠近播
聞通判林寬等克承方畧首事緝捕雖有小衄竟
收成功知縣熊价到任甫及半月倉卒偶當其衝
終能有備多所擒獲典史徐誠奉調領兵破賊適
中機會署都指揮僉事馮勲鼓勇而前賊遂奔潰
其典史周祐陰誅散黨隱然之蹟未可泯棄合無
呈乞鈞裁將署都指揮僉事馮勲通判林寬知縣
熊价典史徐誠俱優加犒獎林寬熊价仍旌其除

勞安民之勞典史周祐另行賞賚隨征南昌前衛
千戶馬喜新建縣縣丞黃仲仁南昌縣主簿陳紀
安義縣主簿崔錠建昌縣稅課局大使江象安義
縣領哨義官楊震七協守縣治安義縣縣丞何全
典史陳恒昭把截九里三渡南昌前衛指揮孫端
千戶周鎮俱量行犒勞其餘獲賊吏兵哨長保長
總小甲人等查照近日告示事理分別等第一一
給賞陣亡陣傷義兵程碧程魁七等俱各優恤其
家給賞湯藥之費如此庶使有功者錄而人知所

勸死事者酬而人無所憾矣仍行該府縣將逆賊
楊正賢等妻男財產估變價銀修築縣城亦為便
益緣由同查過功次文冊關繳到司備由轉呈到
臣節查正德十五年十一月初十日據江西按察
司副使陳槐關稱原問犯人胡順并楊子橋等家
屬財產通該查抄解報呈詳已批該司查照施行
務得的實毋致虧枉外續據安義縣申稱依奉拏
獲楊子橋妻周氏男楊華五華七華八月保并伊
同居親弟楊子樓收監起解間十二月二十二日

辰時不期子樓未獲男楊本榮統集百十餘徒各
持鎗刀衝縣當同巡捕主簿崔錠督領機兵防禦
彼賊勢勇打入獄門刦去楊華五等并原監楊正
江楊紹鑑及別犯胡濟等一十八名焼燬縣甲張
惟勝房屋刦掠鋪戶傅甫七等貨物隨即起集哨
長陳魁四等屯兵設法擒獲楊華五等仍舊收監
一面追獲餘賊楊子樓等合行申報等情又據通
判林寬呈稱首惡楊本榮楊華二等照舊立寨嘯
聚批仰按察司會同各官議處隨據該司呈稱狹

奉會同署都指揮僉事王繼善左布政使陳策副
使顧應祥等議得楊本榮等非惡據法即當督兵
擒捕但訪得楊姓一族稔惡從亂者有數若使兵
刃一加未免玉石未辨合行該縣再諭楊本榮等
作急投首族殘楊紹鑑等之罪可辨楊本榮之情
可原若使負固不服即將稔惡賊黨指實申來議
處呈詳到臣照得本院前年駐兵省城擒剿叛賊
之後即欲移兵撲滅逆黨楊子橋等彼因訪得各
犯親族亦多良善連居若大兵一臨未免玉石俱

焚方爾遲疑當賊楊子橋等自行投赴軍門本院
仰體 朝廷好生之德正欲保全一方之生靈當
即遵照 詔書黃榜事理將子橋等量加杖責釋
放回家諭令改惡遷善其餘黨惡悉不根究外後
因解京逆黨劉吉陳賢等供報不已 朝廷之意
將復發兵加誅則恐失信于下將遂置而不問則
一般從逆之人乃在極刑抄沒而子橋等獨不畧
加懲創亦何以警戒將來故照舊釋其黨從以示
信獨行拘子橋以明罰其遷徙抄沒亦止及於子

橋一身 朝廷之處可謂仁至義盡矣爲之親族
黨與者正宜感激 朝廷浩蕩再生之恩皆宜爭
自到官輸誠効款自相分別洗滌其既往之愆而
顯明其維新之善却乃畧不改創輒敢抗逆官府
衙縣刻因自求誅滅據法論情已在必誅無赦但
念中間良善尚多止因楊子橋同居稔惡之徒謬
以危言激誘族黨扇惑鼓動以至於此恐亦非其
本心今據三司各官呈議亦與所訪畧同准依所
議姑且未即加兵就經批行該道守巡官先行分

別善惡令其親族素非同惡者自行告明官司各
另屯住其被脅之人若能投首到官亦准免罪有
能并力擒捕首惡送官者仍一體給賞俱限一月
之內投首輸服若過期不出即將各犯背叛情由
備細呈來以憑發兵勦滅一面行仰該縣及各附
近官司整集兵快義勇固守把截聽候本院進止
仍備出告示曉諭遠近外續據通判林寬呈稱遵
照明文密喚楊姓良善戶丁楊廚楊邦十五等七
名到職示以禍福給以犒賞着令分別良善止捕

衡縣逆賊送官隨該楊府等誘擒逆賊九名到縣
又獲賊犯一十七名隨給牌面令通縣老人分投
撫諭而各賊仍前立寨不服續又擒獲賊犯四名
後聞官司要搗巢穴連夜鼓挾鄰族約有百十餘
徒擄船奔入鄱陽湖欲即率兵追勦緣該縣空虛
誠恐賊計中途回鋒衝突未可輕出除差人飛報
沿河保長立寨防勦一面牒府督率星子建昌都
昌兵沿湖廵捕外呈乞施行等因據呈臣會同廵
按御史等官看得賊既入湖良善已分正可四面

合兵追勦除行南昌守廵兵備點選兵快就行都
司馮勳統領星夜前去跟蹤賊蹤設法勦捕就經
批仰按察司即便通行該道守廵官及沿湖各該
官司地方保甲人等一體集兵防勦追捕毋令遠
竄貽患臣等又慮安義縣治單弱恐各賊乘虛歸
刦另行牌調奉新縣典史徐誠選兵四百名從間
道星夜前去該縣會同知縣熊价協力防勦又行
牌仰各官於九姓良善之中挑選義勇武藝及於
沿湖諸處起集打水壯徒慣戰之人各官身自督

領密取知因鄉導四路爪探或踩賊蹤或截要路
或歸防縣治張疑設伏聲東擊西一應事機俱聽
從宜施行合用糧賞就於司府庫內原貯軍餉銀
內支給及差官齎執　令旗令牌前去督押行事
軍兵人等但有軍前不聽號令及退縮逗遛侵擾
良善者遵照　勑諭事理就以軍法從事各官俱
要竭忠盡力慎重勇果殺賊立功以靖地方若畏
避輕忽致賊滋蔓貽患地方軍令具存決難輕貸
完日通將擒斬功次獲功人員等項一併開報以

憑施行去後今呈前因照得臣先節該欽奉　勑
諭但有盜賊生發即便設法調兵勦殺聽爾隨宜
處置欽此欽遵除將前項有功官員吏兵人等及
陣亡被傷等項俱准議於南昌府動支本院貯庫
支剩軍餉銀兩除已犒獎給賞優恤外其未經獎
犒給賞優恤者批仰該司查照等第逐一補給賊
屬男婦估價變賣銀兩亦准修築該縣城垣支用
擒獲賊犯俱問明白仍解軍門斬首示衆斬獲賊
級行令造冊繳報并行巡按衙門知會外臣等議

照叛黨楊正賢等肆其兇獷之習特其族類之繁稔惡一方流劫遠近既積有世代比復興兵助逆脫漏誅殄罪無悔創乃敢攻劫獄聚衆猖亂罪貫滿盈天怒人怨遂爾一旦掃滅在　朝廷固猶疥癬之搔爬在江西實亦疽癰之潰決巡按御史唐龍朱節運謀監督而按察使伍文定布政使陳策等相與協議贊畫都指揮馮勳及通判林寬知縣熊价等又各趨事効命并力于下論各勞績皆宜旌録臣守仁卧病待罪之餘僅存喘息幸賴諸

臣苟免咎戾緣係勦平叛黨事理爲此具本題知

乞便道歸省疏

臣於正德十六年六月十六日欽奉　勑旨以爾昔能勦平亂賊安靖地方朝廷新政之初特玆召用　勑至爾可馳驛來京毋或稽遲欽此欽遵臣於本月二十日馳驛起程外竊念臣自兩年以來四上歸省之　奏皆以親老多病懇乞暫歸省視實皆出於人子迫切之至情而其時復以權姦當事讒嫉交興非獨臣之愚惘無由自明且慮變起不測身罹暧昧之禍冀得因事退歸父子苟全首領於牖下故其時雖以暫歸爲請而實有終身丘壑之念矣既而　宗社有靈天啓　神聖入承大統革故鼎新親賢任舊向之爲讒嫉者皆已誅斥竄陽德興而公道顯臣於斯時固已欣然改易其退遁之心矣當明良之會　聖人作而萬物睹天下之士孰不顒然有觀光之願而況臣之方在憂危驟獲申雪者若出陷穽而登之春臺其爲

喜幸感激何啻百倍豈不欲朝發夕至以一快其拜舞蹈躍之私歸戴向往之誠乎顧臣父既老且病頃遭讒搆之厄危疑震恐洶洶朝夕常有父子不及相見之痛今幸脫洗殃咎復睹天日父子之情固思一見顏面以叙其悲愴離隔之懷少盡菽水懽欣之樂况臣取道錢塘迂程鄉土止有一日此在親交之厚將不能已於情而況父子天性之愛重以連年睽違之思乎故臣之此行其冒罪歸省亦情理之所必不容已者然不以之明請於

朝而私竊行之是歟　君也懼稽延之戮而忍割
情於所生是忘父也歟　君者不忠忘父者不孝
世固未有不孝於父而能忠於其　君者也故臣
敢冒罪以請伏望　皇上以孝爲治範圍曲成特
寬稽命之誅使臣得以少伸烏鳥之私臣死且圖
啣結臣不勝惶懼懇切之至

辭封爵普　恩賞以彰國典疏　嘉靖元年正月初十日

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謹　奏爲辭免封爵普

恩賞以彰國典事臣於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九
日節准兵部吏部咨俱爲捷音事節該題奉
聖旨江西反賊勦平地方安定各該官員功績顯
著你部裏既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王守仁封
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照舊叅贊機務欽
此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文
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尚書照舊
叅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
欽此前後備咨到臣俱欽遵外臣聞　命驚惶莫
知攸措竊念臣以凡庸謬受　國恩在正德初年
以狂言被譴　先帝察其無他隨加收錄洊涉清
顯繆膺軍旅之寄猥承巡撫之乏後值寧藩變
臣時適要衝遂義當死難不量勢力與之犄角賴
朝廷威靈幸無覆敗旣而讒言朋興幾陷不測臣
之心事未及自明　先帝登遐無階控籲乃幸天
啓　神聖　陛下龍飛開臣於覆盆之下而照之
以日月憫惻慰勞至勤　詔旨憐其烏鳥之情使
得歸省拜　大孝之仁優之以存問超歷常資授

以留都本兵之任懇疏辭免　綸旨益勤在昔名
臣碩輔鮮有獲是於其君者而況於臣之卑鄙淺
劣亦將何以堪此乎今又加以封爵之崇臣懼功
微賞重無其實而冒其名憂禍敗之將及也夫人
主於嚬笑之微不以假於匪人而況爵賞之重乎
人臣之事君也先其事而後其食食且不可而況
於封爵乎且臣之所以不敢受爵其說有四然亦
不敢不爲　陛下一陳其實夫寧藩不軌之謀積
之十數年矣持滿應機而發不旬月而敗此非人

力所及也上天之意厭亂思治將啓　陛下之神聖以中興太平之業故厥其謀而奪之魄斯固上天之爲之也而臣欲冒之是叨天之功矣其不敢受者一也先寧藩之未變　朝廷固已陰覺其謀故改臣以提督之任假臣以便宜之權使據上游以制其勢故臣雖倉卒遇難而得以從宜調兵與之從事當時帷幄謀議之臣則有若大學士楊廷和等該部調度之臣則有若尚書王瓊等是皆有先事禦備之謀所謂發縱指示之功也今諸臣未

蒙顯褒而臣獨冒膺重賞是掩人之善矣其不敢受者二也變之初起勢焰焻熾人心疑懼退沮當時首從義師自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諸人之外又有知府陳槐曾璵胡堯元等知縣劉源清馬津傳南喬李美李楫及楊材王冕顧佖劉守緒王軾等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御史張鰲山伍希儒謝源等諸人臣今不能悉數其間或摧鋒陷陣或遮邀伏擊或贊畫謀議監錄經紀雖其平日人品或有清濁高下然就茲一事而言固亦

咸有捐軀效死之忠戮力勤王之績所謂同功一體者也今賞當其功者固已有之然施不酬勞之人尚多也其帳下之士若聽選官雷濟已故義官蕭禹致仕縣丞龍光指揮高睿千戶王佐等或詐爲兵檄以撓其進止壞其事機或僞書反間以離其心腹散其黨與陰謀秘計益有諸將士所不與知而辛苦艱難亦有諸部領所未嘗歷者臣於捷奏本內既不敢瑣瑣煩瀆今聞紀功文冊復爲改造者多所刪削其餘或力戰而死於鋒鏑或犯難

而委於溝渠陳力效能者尤不可以枚舉是皆一時號召之人臣於顛沛搶攘之際今已多不能記憶其姓名稽賞復有舉人冀元亨者爲臣勸說寧濠反爲奸黨搆陷竟死獄中以忠受禍爲賊報讐抱冤濟恨實由於臣雖盡削臣職移報元亨亦無以贖此痛此尤傷心慘目負之於冥冥之中者夫倡義調兵雖起於臣然猶有先事者爲之指措而戮力成功必賴於衆則非臣一人之所能獨濟也乃今諸將士之賞尚多未稱而臣獨蒙冒重爵是

襲下之能矣其不敢受者三也夫周公之功大矣亦臣子之分所當爲况區區犬馬之微勞又皆偶逢機會幸而集事者奚足以爲功乎臣世受 國恩叢身粉骨亦無以報綴當提督重任承乏戎行苟免鰥曠况又超擢本兵旣已叨冒踰分且臣近年以來憂病相仍神昏志散目眩耳聾無復可用於世兼之親疾顚危命在朝夕又不度德量分自知止足乃冒昧貪進據非其有是忘己之恥矣其不敢受者四也夫殃莫大於叨天之功罪莫甚於

掩人之善惡莫深於襲下之能辱莫重於忘己之恥四者備而禍全故臣之不敢受爵非敢以辭榮也避禍焉爾已伏願 陛下鑒臣之辭出於誠懇收還 成命容臣以今職終養老親苟全餘喘於林下以所以濫施於臣者普於衆以明賞罰之典以彰大小之功以慰不均之望以勵將來効忠赴義之臣臣死且不朽矣不勝受 恩感激懇切願望之至緣係辭免封爵普 恩賞以彰國典事理謹具本

再辭封爵普 恩賞以彰國典疏 嘉靖元年

臣於正德十六年十二月節准兵部吏部各節該題奉 聖旨江西反賊勦平地方安靜各該官員功績顯著你部裏旣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王守仁封伯爵給與誥劵子孫世世承襲照舊叅贊機務欽此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尚書照舊叅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幷妻一體追封欽此臣聞命驚惶竊懼功微賞重禍敗將

及已經具本辭免去後隨於嘉靖元年七月十九日准吏部咨該臣奏前事節奉 聖旨論功行賞古今令典詩書所載具可考見卿倡義督兵勦除大患盡忠報國勞績可嘉特加封爵以昭公義宜勉承恩命所辭不允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以積惡深重禍延先人臣方煢然孤疚僅未殞絕罔命悸慄魂魄散亂已而伏塊沉思臣以微勞冒膺重賞所謂叨天之功掩人之善襲下之能忘己之恥者臣於前奏已具陳之矣然而 聖旨殷憂獨

加於臣餘皆未蒙採錄者豈以江西之功果臣一人之所能獨辦乎　朝廷爵賞本以公於天下而臣以一身掠衆美而獨承之是臣擁閼　朝廷之大澤而使天下有不均之望也罪不滋重已乎夫廟堂之賞　朝廷之議也臣不敢僭及至於臣所相與協力同事之人則有不得不爲一申白者古者賞不踰時欲人速得爲善之報也今効忠赴義之士延頸而待已三年矣此而更不一言事日已遠而意日已衰誰復有爲之論列者故臣輒敢竊

痛恐衷冒斧鉞而控籲氣息奄奄之中忽不自覺其言之躁妄亦其事有所感於昔而情有所激於其中也竊惟宸濠之變實起倉卒其氣勢張皇積威陵劫雖在數千里外無不震駭失措而況江西諸郡縣近切剝牀觸目皆賊兵隨處有賊黨當此之時臣以逆旅孤身舉事其間雖仰仗　威靈以號召遠近然而未受巡撫之　命則各官非統屬也未奉討賊之　旨其事乃義倡也若使其時郡縣各官果懷畏死偷生之心但以未有成命各保土地爲辭則臣亦可何如哉然而聞臣之調卽皆感激奮勵或提兵而至或挺身而來是非眞有捐軀赴難之義戮力報主之忠孰肯甘粉虀之禍從赤族之誅蹈必死之地以希萬一難冀之功乎然則凡在與臣共事者皆有忠義之誠者也夫均秉忠義之誠以同赴　國難而功成行賞臣獨當之人將不食其餘矣此臣所爲不敢受也且宸濠之變天實除奪其魄而摧敗之速是以功成之後不復以此同事諸人者爲庸使其時不幸而一蹶塗

地則粉身滅族之慘亦同事諸人者自當之乎將猶可以藉衆議之解救而除免之乎天下之人犯必死之難以赴義則上之人有必行之賞以報功今臣獨崇爵而此同事諸人者乃或賞或否或不行其賞而并削其績或賞未及播而罰已先行或虛受陞職之名而因使退閒或冒蒙不忠之號而隨以廢斥由此言之亦何苦捐身赴義以來此呶呶之口而自求無實之殃乎乃不若退縮引避反可以全身遠害安處富貴而逭於衆口之誹也夫

披堅執銳身親行伍以及期赴難而猶不免於不
忠之罰則容有北故推奸坐而觀望者又將何以
加之今不彼之議而獨此之察則已過矣昔人有
蹊田而奪牛者君子以爲蹊田固有責而奪牛則
已甚今人驅牛以耕我之田旣種且穫矣而追究
其耕之未盡善也復從而奪之牛無乃太遠於人
情乎方今議者或以其也素貪而鄙其也素躁而
狂故雖有功而當抑其賞雖有勞而不贖其罪應
是亦過矣當宸濠之變撫按三司等官咸被驅縛

或死或從其餘大小之職近者就縻遠者逃潰矣
當此之時苟知有從我者皆可以爲忠義之士尚
得追論其平時邪況所謂若貪與鄙者或出於讒
嫉之口而未皆眞邪若居常處易選擇而使猶不
免於失人況一時烏合之衆而顧以此槩之其責
於人終無已乎夫考素行別賢否以激揚士風者
考課之常典較功力信賞罰以振作士氣者軍旅
之大權故鄙猥之行平時不齒於士列而使貪使
詐軍事有所不廢也急難呼吸之際要在摧鋒克

敵而已而暇逆計其他乎當此之時雖有樂人國
門之怨苟能効其智力以協濟吾事亦將用之用
之而事果有成亦必賞之況乎均在士人之列同
有勤事之忠者乎人於平居無事扼腕抵掌而談
孰不曰我能臨大節死大難及當小小利害未必
至於死也而或有倉皇失措者有矣又況矢石之
下劍刃之間而有必死之形而後有　誣之禍人
亦何不設以身處其地而少亮之乎夫考課之典
軍旅之政固並行而不相悖然亦不可以混而施

之今人方有可錄之功等且遂行其賞可矣縱有
旣往之愆亦得以今而贖但據其顯然可見者毋
深求其隱然不可見者賞行矣而其人之過猶未
改也則從而行其懲論人將曰昔以功而賞今以
罪而懲功罪顯而勸懲彰矣今也將明軍旅之賞
而陰以考課之意行於其間人但見其賞未施而
罰已及功不錄而罪有加不能創奸警惡而徒以
阻忠義之氣快讒嫉之心譬之投杯醪於河水而
曰是有醪焉亦可飮而醉也非易牙之口將不能

將之久而求伸者之辭可得乎人臣於 國家之難凡其心之可竭力之可爲塗肝腦而膏髓骨皆其職分所當然則此同事諸臣者遂敢以此自爲之功而邀賞於其 上乎顧臣與之同事同功今賞積於臣而彼有未逮臣復抗顏直受而不以一言是使 朝廷之上果以其功獨歸於臣而此諸人者之績因臣之爲蔽而卒無以自顯於世也且自平難以來此同事諸人者非獨爲已斥諸權奸之所誣構挫辱而已也群憎衆嫉惟事指摘搜羅以爲快曾未見有鳴其不平而伸其屈抑者幸而陛下龍飛赫然關日月之光英賢輔翼廓清風而鼓震電於是陰氣始散而魍魎潛消然而覆盆之下尚或有未能自露者也故臣敢不避矜誇僭妄之恥而輒爲諸臣者一訴其艱難抑鬱之情昔漢臣趙充國破羌而歸人有諷之謙讓功能者充國曰吾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政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爲主上明言其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實對夫

人之忠於國也殺身 族有不避而乃避其自矜功伐之嫌乎臣始遇變於豐城也蓋舉事於倉卒茫昧之中其時豈能逆睹其功之必就謂有今日爵賞之榮而爲哉徒以事關 宗社是以不計成敗利鈍捐身家棄九族但以愉忠憤而死節是臣之初心也至於號召三軍則雖激之以忠義而實歆之以爵祿延世之榮厲之以名節而復動之以恩賞絢耀之美是非敢以虛言誘之也以爲功而克成則此爵祿恩賞亦有國之常典理所必有也今臣受殊賞而衆有未逮是臣以虛言罔誘其下竭衆人之死而其成之攘衆人之美而獨取之見利忘信始之以忠信終之以貪鄙外以欺其下而內失其初心亦何顏而以視其人乎故臣之不敢獨當殊賞者非不知封爵之爲榮也所謂有重於封爵者故不爲苟得耳伏願 陛下鑒臣之言不以爲誇也而因以察諸臣之隱允臣之辭不以爲僞也而因以普諸臣之施果以其賞在所薄與則臣亦不得而獨厚果以其賞或可厚與則諸臣亦

不得而遂薄也江西同事諸臣臣於前奏亦已畧
舉且該部具有成冊可查不敢復有所塵瀆臣在
衰絰憂苦之中非可有言之日事不容已而有是
舉不勝受　恩感激含哀冒死戰慄惶懼懇切祈
禱之至

王陽明先生全集目錄

卷十六　奏疏六

王陽明先生全集卷之十六

同里後學俞　嶙重編

奏疏六

辭免重任乞　恩養病疏　嘉靖六年六月

臣自正德十四年江西事平之後身罹讒構危疑洶洶不保朝夕幸遇　聖上龍飛天開日明鑒臣螻蟻之忠　下詔褒揚洗滌出臣於覆盆之下進官封爵　召還京師因乞便道歸省隨蒙賜　勑遣官奬勞慰諭錫以銀幣犒以羊酒臣感激　天恩雖粉骨碎身云何能報不幸繼遭父喪未獲赴闕陳謝服滿之後又連年病臥喘息奄奄苟避形迹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迄今六年於此矣尚未能一覲　天顏稽首　闕廷之下臣實瞻戀懇慕晝夜熱中若身在芒刺適者曾蒙謝　恩之召臣之至願惟不能即時就道顧病困呻吟徒北望感泣神魂飛馳而已今年六月初六日兵部差官齎文前到臣家內開奉本欽依以兩廣未靖命臣總制軍務督同都御史姚鏌等勘處者臣聞　命

驚惶莫知攸措伏自思惟臣於　君命之召當不俟駕而行矧茲軍旅何敢言辭顧臣病患久積潮熱痰嗽日甚月深每一發咳必至頓絕久始漸甦乃者謝　恩之行輕舟安臥尚未敢強又況兵甲驅勞豈復堪任夫委身以圖報臣之本心也若冒病輕出至於僨事死無及矣臣又伏思兩廣之役起於土官讐殺比之寇賊之攻刼郡縣荼毒生靈者勢尚差緩若處置得宜事亦可集姚鏌平日素稱老成愼重一時利鈍前郤斯亦兵家之常要在責成難拘速效御史石金據事論奏是盡忠於陛下將為　國家弘仁覆久遠之圖所以激勵鏌等使之集謀决策收之桑榆也臣本書生不習軍旅往歲江西之役皆偶會機宜幸而成事臣之才識自視未及姚鏌且近年以來又已多病况茲用兵衆事鏌等必嘗深思熟慮得其始末條貫中事少沮輒以臣之庸劣參與其間行事之際所見或有同異鏌等益難展布夫軍旅之任在號令嚴一賞罰信果而已慎擇主帥授鉞分閫當聽其所為

臣以爲兩廣今日之事宜專責鏌等隆其委任重其威權畧其小過假以歲月而要其成功至於終無底績然後別選才能兼於民情土俗素相諳悉如南京工部尚書胡世寧刑部尚書李承勛者往代其任夫　朝廷用人不貴其有過人之才而貴其有事君之忠苟無事君之忠而徒有過人之才則其所謂才者僅足以濟其一已之功利全軀保妻子而已耳如臣之迂踈多病徒持文墨議論未必能濟實用者誠宜哀其不逮容令養疾田野俟

病痊之後不終棄廢或可量置閑散之地使得自效其涓埃則　朝廷於任賢御將之體因物曲成之仁道並行而不相背矣臣不敢苟冒任使以欺國事不勝感　恩激義懇切祈望之至

赴任謝　恩遂陳膚見疏　六年十二月初一日

臣於病廢之餘悖蒙　恩旨起用授以兩廣軍旅重寄臣自惟朽才病質深懼不任驅使以誤　國事具本辭免過蒙　聖旨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多事方藉卿威望撫定地方用紓朕南顧之懷姚鏌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節制諸司調度軍馬撫勦賊寇安戢兵民勿再遲疑推諉以負朕望還差官舖馬裹賫文前去敦趣赴任行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兵部移咨到臣捧讀感泣莫知攸措伏念世受　國恩粉骨虀骸亦無能報又況遭逢　明聖溫旨勤拳若是何能復顧其他已於九月初八日扶病起程沿途就醫服藥調理晝夜前進奈秋暑旱澀舟行甚難至十一月二十日始抵梧州思恩田州之事尚未及會同各官查審區

處然臣沿途涉歷訪諸士夫之論詢諸行旅之口頗有所聞不敢不爲　陛下一言其畧臣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致彼若是者則前此當事諸人亦宜分受其責蓋兩廣軍門專爲諸猺獞及諸流賊而設　朝廷付之軍馬錢糧事權亦已不爲不專且重若使振其軍威自足以制服諸蠻然而因循怠弛軍政日壞上無可任之將下無可用之兵一有警急必須倚調土官狼兵若猛之屬者而後行事故此輩得以憑恃兵力日增其桀

驚今夫父兄之於子弟苟役使頻勞亦且不能無倦況於此輩夷獠之性歲歲調發奔走道途不得顧其家室其能以無倦且怨乎又事之平則又以歸於上而彼無所與乘有不才有司因而需索引誘與之為姦其能以無怨且慢乎既倦且怨又怒以慢始而徵發愆期既而調遣不至上嫉下憤日深月積劫之以勢而威益褻籠之以詐而術愈窮由是諭之而益梗撫之而益疑遂至於有今日加以叛逆之罪而欲征之夫即其已暴之惡征之誠

亦非過然所以致彼若是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且當反思其咎姑務自責自勵修我軍政布我威德撫我人民使內治外攘而我有餘力則近悅遠懷而彼將自服顧不復自反而一意憤怒之夫所可憤怒者不過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而已其下萬餘之衆固皆無罪之人也今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既云誅戮已足暴揚所遺二酋原非有名惡目自可寬宥者也又不勝二酋之憤遂不顧萬餘之命竭兩省之財動三省之兵使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數千里內騷然塗炭者兩年于茲然而二酋之憤至今尚未能雪也徒爾兵連禍結徵發益多財饋益殫民困益深無罪之民死者十已六七山徭海賊乘釁摇動窮迫必死之寇既從而煽誘之貧苦流亡之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何啻十百於二酋者之為患其事已兆而變已形顧猶不此之慮而汲汲於二酋則當事者之過計矣今當事者之於是役其悴心憔思亦可謂勤且至矣特發於憤激而狃為其難是以勞而未效夫二

酋者之沮兵拒險亦不過畏罪逃死苟為自全之計非如四方流劫之賊攻城堡掠鄉村擄財物殺良民日為百姓之患人人欲得而誅之者今驅困憊之民使裹糧荷戈以征不為民患素無讐怨之

此人心之所以不奮而事之所以難濟也又今狼達土漢官兵亦不下數萬與萬餘畏罪逃誅之

相持已三月有餘而未能一決者蓋以我兵發機太早而四面防守太密是乃投之無所往而示之以必不活益使彼先慮預備并心協力堅其必

死之志以抗我師兢使我師將勇卒奮决能取勝亦必多殺士衆非全軍之道又况人無戰志而徒欲合圍待斃坐收成功此我兵之所以雖衆而勢日以懈賊雖寡而志日以合備日密而氣日以鋭者也夫當事者之意固無非欲計出萬全然以用兵而言亦已失之巧遲所謂强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臣愚以爲且宜釋此二酋者之罪開其自新之路而彼猶頑梗自如然後從而殺之我亦可以無憾苟可曲全則且姑務息兵罷餉以休養瘡痍

之民以絶覬覦之姦以弭不測之變廼於區處既定德威旣洽讋 悅服之後此二酋者遂能攻强自新則我亦豈必固求其罪若其尚不知悛執而殺之不過一獄吏之事何至兵甲之煩哉或者以爲征之不克而遽釋之則紀綱嫌於不振臣竊以爲不然夫 天子於天下之民物如天覆地載無不欲愛養而生全之寧有撮爾小醜乃與之爭憤求勝而謂之振紀綱者惟後世貪暴諸侯强凌弱衆呑寡則必務於求勝而後已斯固五霸之罪人

也昔苗頑不卽工舜使禹益徂征三旬苗民逆命禹乃班師振旅夫以三聖人者爲之君師以征一頑苗謂宜終朝而克捷顧歷三旬之久而復至於班師以歸自今言之其不振甚矣然終致有苗之格而萬世稱聖古之所謂振紀綱者固若是耳臣以匪才繆膺 重命得總制四省軍務以從事於偏隅之小醜非不知乘此機會可以僥倖成功苟免於怯懦退避然此必多調軍兵多傷士卒多殺無罪多費糧餉又不足以振揚威武信服諸 僮

能取快於二酋之憤而忘其遺患於兩省之民但知徼功於目前而不知投艱於日後此人臣喜事者之利非 國家之福生民之庇臣所不忍也臣又聞兩廣主計之吏謂自用兵以來所費銀兩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庫藏所遺不滿五萬之數矣所食糧米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倉廩所存不滿一萬之數矣由是言之尚可用兵不息而不思所以善後之圖乎臣又聞諸兩省士民之言皆謂流官之設亦徒有虛名而反受實禍詰其所以皆云思恩

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府之調遣既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以防土人之反覆即此一事利害可知且思恩自設流官以來十八九年之間反者五六起前後征勦曾無休息不知調集軍兵若干費用糧餉若干殺傷良民若干　朝廷曾不能得其分寸之益而反爲之憂勞徵發浚良民之膏血而塗諸無用之地此流官之無益亦斷然可睹矣但論者皆以爲既設流官而復去之則有更改之嫌恐啓人言而招物議

是以寧使一方之民久罹塗炭而不敢明爲　朝廷一言寧負　朝廷而不敢犯衆議甚哉人臣之不忠也苟利於　國而庇於民死且爲之矣而何人言物議之足計乎臣始至地方雖未能周知備歷然形勢大略亦可槩見田州切鄰交趾其間深山絕谷猺獞之所盤據動以千百必須仍存土官則可藉其兵力以爲中土屏蔽若盡殺其人改土爲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非久安之計後必有悔思恩田州處置事宜俟事平之日遵照　勑旨公同各官另行議奏但臣既有所聞見不敢不先爲　陛下一言使　朝廷之上早有定處臣等得一意奉行不致往復查議失誤事機可以速安反側實地方之幸臣等之幸臣不勝受恩感激竭忠願效之至

辭巡撫兼任舉能自代疏　七年正月初二日

嘉靖六年十二月初二日准本院咨節該吏部題奉　聖旨王守仁暫令兼理巡撫兩廣等處地方寫勑與他欽此欽遵外臣聞　命之餘愈增惶懼

竊念臣以迂踈多病之軀繆承總制四省軍務之命既已有不勝其任之憂矣方爾晝夜驅馳圖其所以仰副　朝廷之重委者而尚未知所措今又加以巡撫之責豈其所能堪乎況兩廣地方比於他處尤繁且難猺獞之巢穴處處而是攻刼擄掠之警報日日而有近年以來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郡縣之凋敝日甚小民之困苦益深巡撫之任非得才力精强者專其事權漸其官階而久其職任殆未可求效於歲月之間也蓋非重其

事權則不可以斬其官階非遡其官階則不可以
久其職任非久其職任則凡所舉動多苟且目前
之計而不爲日後久長之謀遂一時之虛名而或
遺百年之實禍膏澤未洽於下而小民無愛戴感
戀之誠德威未敷於遠而蠻　無信服歸向之志
此巡撫兩廣之任雖才能相繼而治效之所以未
究也切見致仕副都御史伍文定質性勇果識見
明達往歲寧藩之變嘗從臣起兵討逆臣備知其
能今年力未衰置之閑散誠有可惜若起而用之

以爲巡撫其於經畧之方撫綏之術必能不負所
委及照兩部左侍郎梁材新陞南贛副都御史汪
鋐亦皆才能素著抑且舊在兩廣備諳土俗民情
皆足以堪斯任乞　勑吏部於三人之中選擇而
使之臣之駑劣多病俾得專意思田之役幸而了
事容令照舊回還原籍調理非獨巡撫得人地方
有所倚賴而臣之不肖亦苟免於覆餗之誅矣

奏報田州思恩平復疏　七年二月十三日

嘉靖七年正月二十七日據廣西田州府目民盧
蘇陸豹黃彝何喜那相盧保羅黃王陳羅寬戴慶
等連名具狀爲懇乞投降陳情乞　恩事投稱先
因本府土官岑猛與泗城州屢年互相讐殺獲罪
上司於嘉靖五年六月內致蒙奏請官兵征勦臨
境岑猛自思原無反叛情由意得招撫先自同道
士錢一真及親信家人逃躲歸順州界蘇等俱各
畏避四散逃入山林止有各處寄住客戶千餘躲
避不及冒犯官軍俱蒙殺勦日民人等俱不敢抵
抗官軍惟有陸綏不曾遠遁當被擒斬其餘韋好

羅河等俱蒙官軍陸續捜山殺死驀於當年九月
內歸順土官岑璋書報岑猛見在該州前月已將
道士錢一真功次假作岑猛解報軍門爾可作急
平定地方來迎爾主蘇等聽信遣人齎送衣服檳
榔等件岑璋一一收受言說岑猛不可輕易見人
官府得知累我猶於十月內岑璋又差人促令邀
同王受招復鄉村因見府治空虛乘便入城休息
又遣迎岑猛岑璋回說爾今地方未定姑候來春
我當發兵三十餘營送爾主來且替爾防守蘇等

因此逃命屯聚以候岑猛命無救心嘉靖六年正
月有人傳說岑猛於天泉𡵓內急病身死屍骨被
岑璋燒燬金銀盡被收獲隨遣人去歸順探問又
被岑璋殺死蘇等痛悔無由竊思官男岑邦彥先
已齊村病故今聞岑猛又死無主可靠欲出投訴
切見四方軍馬克斥聲言務要盡勦又恐飛虫附
火必損其身又蒙上司陰使王受圖殺盧蘇又使
盧蘇圖殺王受反覆難信投降無路日切苦痛今
幸 朝廷寬赦 欽命總制天星體天行道按臨

在此神鬼信服蘇等方敢拚命求生率領閤府目
民男子大小人等共計四萬餘名口盡數投降伏
乞憫念生靈乾命赦死立功以贖前罪哀乞憐憫
岑猛原無反叛情罪存其一脈俯順 情辦納糧
差實爲萬幸等情并據思恩府頭目王受盧蘇黃
容盧平黃文明僧馬黃留黃石陸宗單鑑潘成等
亦連名具狀告同前事投稱本府原係土官自改
立流官開圖立里土俗不便衆緣小人實頑不諳
漢法屢次擾亂不寧實可同辭懇乞上司仍立目
甲不意反致官府嗔怪近又蒙官兵征勦田州要
將受等一槩誅滅必要窮追逐捕只得逃遁山林
乘以八寨蠻子原以剽掠爲生乘機假受姓名每
每攻圍城邑劫擄鄉村盧名受禍受等即欲挺身
投訴見得四方軍馬把截衆關陰使盧蘇圖殺王
受又使王受圖殺盧蘇反覆難信以此連年抱苦
控訴無由且受等頗知利害豈敢自速滅亡今幸
朝廷寬 恩命總制天星按臨在此神鬼信服受
等方敢率領所部目民男女大小人等共計三萬

餘名口拚命投降伏乞詳情赦死以全草命更望
俯順 情仍復目甲使得辦納糧差實爲萬幸等
因各投訴到臣據此照得先於嘉靖六年七月初
七日爲地方事節奉 勅諭先該廣西田州地方
逆賊岑猛爲亂已令提督兩廣等官都御史姚鏌
等督兵進勦隨該各官奏稱岑猛父子悉已擒斬
巢穴蕩平地方上聞已經降 勅獎勵論功行賞
續該各官復奏思恩盧蘇借亂復叛王受攻陷思
恩及節據石金所奏前項地方盧蘇王受結爲死

黨互相依倚禍孽日深將來不可收拾又參稱先
後撫臣舉措失當姚鏌等擬 無策輕信寡謀圖
田州已不可得并思恩再復失之要得通行查究
追奪兵部議奏以各官先後所論事宜意見不同
且兵連兩廣調遣非止鄰境地方必得重臣前去
總制督同議處方得停當今特命爾提督兩廣及
江西湖廣等處地方軍務星馳前去彼處即查前
項 情田州因何復叛思恩因何失守督同姚鏌
等斟酌事勢將各 叛亂未形者可撫則撫反形

已露者當勦即勦一應主客官軍從宜調遣主副
將官及三司等官悉聽節制公同計議應設土官
流官何者經久利便并先今撫鎮等官有功有過
分別大小輕重明白奏聞區處事體十分重大者
具奏定奪朕以爾勳蹟久著才堅素隆特茲簡任
爾務以體國爲心聞命就道竭忠盡力大展謀猷
俾 患殄除地方安靖以紓朕西南之憂仍須深
慮却顧事出萬全一勞永逸以爲廣人久遠之休
毋得循例辭避以孤衆望欽 此欽遵隨於九月內
節該兵部咨爲辭免重任乞 恩養病事臣奏奉
聖旨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多事方藉卿
威望撫定地方用紓朕南顧之懷姚鏌已致仕了
卿宜星夜前去節制諸司調度軍馬撫剿賊寇安
戢兵民勿再遲疑推諉以負朕望選差官舖馬賚
齎文前去敦趣起任行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當
即啓行至十一月二十日抵梧州蒞任十二月
內續准兵部咨爲地方大計緊急用人事該禮部
右侍郎方獻夫奏節奉 聖旨方獻夫所奏關係

地方大計鄭潤朱麟與姚鏌事同一體姚鏌已着
致仕鄭潤等因賊情未寧暫且留用今既這等說
鄭潤取回代替的朕自簡用朱麟應否去留着兵
部會議并堪任更代的推舉相應官兩員來看田
州應否設都御史在彼住劄選着王守仁議處具
奏定奪欽此備咨前來知會俱經欽遵外本月初
五日進至平南縣地方與都御史姚鏌交代二十
二等日太監鄭潤總兵官朱麟陸續各回梧州廣
州等處聽候新任總兵太監交代去訖當臣公同

巡按紀功御史石金右布政林富叅政汪必東鄒輗副使祝品林大輅僉事汪溱張邦信申惠吳天挺叅將李璋沈希儀張經及舊任副總兵今閑住都指揮同知張祐并各見在軍前用事等官會議得思恩田州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郎令地方已如破壞之舟漂泊於顛風巨浪中覆溺之患洶洶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若必欲窮兵雪憤以收前功未論其不克縱復克之亦有十

患何者今　皇上方推至孝以治天下惻怛之仁覆被海宇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猶慮有所虧枉　親臨斷決況茲數萬無辜之赤子而必欲窮搜極捕使之噍類不遺傷伐天地之和虧損好生之德其患一也也兵十萬日費千金自始事以來所費銀米各已數十餘萬而歲之冬二酋復亂至今且餘二年未嘗與賊交一矢接一戰而其費已若此今若復欲進兵以近計之亦須數月省約其費亦須銀米各十餘萬計今梧州倉庫所

餘銀不滿五萬米不滿一萬矣兵連不息而財匱糧絕其患二也調集之兵遠近數萬屯戍日久人懷歸思兼之水土不服前歲之疫死者一二萬人衆情憂惑自頃以來疾病死者不可以數無日無之潰散逃亡追捕斬殺而不能禁其未見敵而已若此今復驅之鋒鏑之下必有土崩瓦解之勢其患三也用兵以來兩省之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已餘二年衣食之道日窮老稚轉乎溝壑今春若復進兵又將廢一年之耕百姓饑寒切身群起

而爲盜不逞之徒因而號召之其禍殆有甚於思田之亂者其患四也論者皆以不誅二酋則無以威服土官是殆不然今所賴以誅二酋者乃皆土官之兵而在我曾無一旅可恃之卒又不能宣布主上威德明示賞罰而徒以市井狙獪之謀相欺相誘計窮詐見益爲彼所輕侮偶一調發旗牌之官十餘往反而彼猶驁然不出又挾此以肆其貪求縱其吞噬我方有賴於彼縱之而不敢問彼亦知我之不能彼禁也益狂誕而無所忌今猛之僭

妄亦由此等積漸成之是欲誅一二逃死之遺孽
而養成十數岑猛其患五也兩廣盜賊猺獞之巢
穴動以數千百計軍衛有司營堡關隘之兵時嘗
召募增補然且不敷今復盡取而聚之思田之一
隅山猺海寇乘間竊發遂至無可捍禦近益窺我
空虛出掠愈頻爲患愈肆今若復問進兵彼知事
未易息遠近相煽蠭起我兵勢難中輟救之不能
棄之不可其爲慘毒可憂尤有甚於饑寒之民其
患六也軍旅一動餽運之夫騎征之馬各以千計

每夫一名顧直一兩馬一匹四兩馬之死者則又
追償其主之直是皆取辦於南寧諸屬縣百姓連
年兵疲困苦已極而復重之以此其不亡而爲盜
者則亦淵中之將矣其患七也兩省土官於岑猛
之滅已各懷脣齒之疑其各州土目於蘇受之討
又皆有狐兎之槭是以延疑觀望莫肯效力所憑
恃者獨湖兵耳然而歲之疫湖兵死者過半其間
固多借倩而來兵回之日死者之家例有償命銀
兩總其所費亦以萬數今茲復調踏頓道途不得

顧其家室亦已三年勞苦怨讟潛逃而歸者相望
於道誅之不能止因一隅之小憤而重失三省士
人之心其間伏變隱禍殆難盡言其患八也田州
外捍交阯內屏各郡其間深山絕谷又皆猺獞之
所盤據若必盡誅其人異時雖欲改土設流亦已
無民可守非獨自撤藩籬勢有不可抑亦藉寇腴
之田以資猺獞而爲邊　拓土開疆其患九也旣
以兵克必以兵守歲歲調發勞費無已秦時勝廣
之亂實興於閭左之戍且一失制馭變亂隨生反

覆相尋禍將焉極其患十也故爲今日之舉莫善
於罷兵而行撫撫之有十善活數萬無辜之死命
以明昭　皇上好生之仁同符虞舜有苗之征使
遠　荒服無不感恩懷德培　國家元氣以貽燕
翼之謀其善一也息財省費得節縮贏餘以備他
虞百姓無椎脂刻髓之苦其善二也久戍之兵得
遂其思歸之願而免於疾病死亡脫鋒鏑之慘無
土崩瓦解之患其善三也又得及時耕種不費農
作雖在困窮之際然皆獲顧其家室亦各漸有回

生之望不致轉徙自棄而爲盜其善四也能散土
官之兵各歸守其境土使知　朝廷自有神武不
殺之威而無所恃賴於彼險消其桀驁之氣而沮
懾其僭妄之心反側之姦自息其善五也遠近之
兵各歸舊守窮邊沿海咸得修復其備禦盜賊有
所憚而不敢肆城廓鄉村免於驚擾劫掠無虞內
事外顧此失彼之患其善六也息饋運之勞省夫
馬之役貧民解於倒懸得以稍稍甦復起呻吟於
溝壑之中其善七也土民釋兎死狐悲之憾土官

無唇亡齒寒之危湖兵遂全師早歸之願莫不安
心定志涵育深仁而感慕德化其善八也思田遺
民得還舊土招集散亡復其家室因其土俗仍置
酋長彼將各保其境土而人自爲守內制猺獞外
防邊　中土得以安枕無事其善九也土民既皆
誠心悅服不須復以兵守省調發之費歲以數千
官軍免踣頓道途之苦居民無往來騷脅之患商
旅通行農安其業近悅遠來　德威覃被其善十
也夫進兵行剿之患既如彼罷兵行撫之善復如

此然而當事之人乃猶往往利於進兵者其間又
有二幸四毀焉下之人幸有數級之獲以要將來
之賞上之人幸成一時之捷以蓋前日之愆是謂
二幸始謀請兵而終鮮成效則有輕舉妄動之毀
頓兵竭餉而得不償失則有浪費財力之毀聚數
萬之衆而竟無一戰之克則有退縮畏避之毀循
土　之情而拂士夫之議則有形迹嫌疑之毀是
謂四毀二幸蔽於其中而四毀惕於其外是以寧
犯十患而不顧棄十善而不爲夫人臣之事君也

殺其身而苟利於國滅其族而有裨於上皆甘心
焉豈以僥倖之私毀譽之末而足以撓亂其志者
今日之撫利害較然事在必行斷無可疑者矣於
是衆皆以爲然二十六日臣至南寧府乃下令盡
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有
餘湖兵數千道里且遠不易卽歸仍使分留南寧
賓州解甲休養待間而發初盧蘇王受等聞臣奉
命前來查勘始知　朝廷亦無必殺之意皆有投
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臣至之不速已而聞太監

總兵等官復皆相繼 召還至是又見防守之兵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黃富等十餘人於正月初七日先赴軍門訴告願得掃境投生惟乞宥免一死臣等諭以 朝廷之意正恐爾等有所虧枉故特遣大臣前來查勘開爾等更生之路爾等果能誠心投順決當貸爾之死因復開陳朝廷威德備寫紙牌使各持歸省諭盧蘇王受等大意以爲岑猛父子縱無叛逆之謀郎其兇殘酷暴慢上虐下自有可誅之罪今其父子黨與俱已

伏其辜爾等原非有名惡目本無大罪至於部下數萬之衆尤爲無辜今因爾等阻兵負險致令數萬無辜之民破家失業父母死亡妻子離散奔逃困苦已將兩年又上煩 朝廷興師命將勞擾三省之民爾等之罪固已日深但念爾等所以阻兵負險者亦無他意不過畏罪逃死苟爲自全之計其情亦有可憫方今 聖上推至孝之仁以子愛黎元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尚恐或有虧枉 親臨斷決何況爾等數萬之命豈肯輕意

勦殺故今特遣大臣前來查勘開爾更生之路非獨救此數萬無辜之民亦使爾等得以改惡從善捨死投生牌至爾等部下兵夫郎可解散各歸復業安生爾等郎時出來投到決當宥爾之死全爾身家若遲疑觀望則天討遂行後悔無及限爾二十日內爾若不至是 朝廷必欲開爾生路而爾必欲自求死路進兵殺爾亦可以無憾矣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當郎撤守備具衣糧號率其衆掃境來歸本月二十六日俱至南寧府

城下分屯爲四營明日蘇受等皆囚首自縛各與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投見號哭控訴各具投狀告稱前情乞免一死願得竭力報効臣等看得蘇受等所訴情節亦與臣等前後所聞所訪大略相同其間雖有飾說亦多真情良可哀憫因復照前牌諭所稱諭以 朝廷恩德以爲 朝廷既已赦爾等之死許爾投降寧肯誘爾至此又復殺爾虧失信義爾之一死決當宥爾矣爾可勿復憂疑但爾蘇受二人擁衆負險雖由畏死然此一方爲爾

之故驕擾二年有餘至上煩　九重之慮下疲三
省之民若不畧示責罰亦何以舒泄軍民之憤於
是下盧蘇王受於軍門各杖之一百衆皆合辭扣
首爲之請命乃解其縛諭以今日宥爾一死者是
朝廷天地好生之仁杖爾一百者乃我等人臣執
法之義於是衆皆扣首悅服臣亦隨至其營撫定
餘衆皆莫不感泣懽呼皆謂　朝廷如此再生之
恩我等誓以死報及據狀末告乞憐憫岑猛原無
反叛情罪存其一脉俯順　情辦納糧差一節看

臣恭　命而來沿途詢諸商賈行旅訪諸士夫軍
民莫不以爲宜從　俗仍立土官庶可永久無變
不然反覆之患終恐不免及臣至此又公同大小
各官審度事勢屢經酌量議處亦皆以爲治　之
道宜順其情臣於先次謝　恩本內已經畧具奏
聞至是因其控告哀切當即遵照　勅諭便宜事
理許以其情奏請且諭以　朝廷之意無非欲生
全爾等爾等但要誠心向化改惡從善竭忠報效
國勿慮　朝廷不能順爾之情於是又皆感泣懽

呼皆謂　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且
乞即願殺賊立功以贖前罪臣因諭以　朝廷之
意惟願生全爾等今爾方來投生豈忍又驅之兵
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家業破蕩且宜速歸完爾
家室及時耕種修復生理至於各處盜賊軍門自
有區處不須爾等勦除待爾家事稍定徐當調發
爾等於是又皆感泣懽呼皆謂　朝廷如此再生
之恩我等誓以死報臣於是遂委右布政林富舊
任總兵官張祐分投省諭安插其衆俱於二月初

八日督令各歸復業去訖地方之事幸遂平定皆
是上至孝遂順之德感格上下神武不殺之威褱
懾鬼神風行於廟堂之上而草偃於百蠻之表是
以班師不待七旬而頑　即爾來格不折一矢不
戮一卒而全活數萬生靈是所謂綏之斯來動之
斯和者也臣以寒劣繆承任使仰賴　鴻休得免
罪責快覩　盛明豈勝慶幸除將設立土官及地
方一應經久事宜遵照　勅旨公同各官再行議
處另行具奏外緣係奏報平復地方事理爲此具

本職差冠帶舍人王洪齎謹具題 知

地方緊急用人疏 七年二月十五日

先該禮部右侍郎方獻夫奏前事節奉、聖旨田州應否設都御史在彼住劄還着王守仁議處具奏定奪欽此兵部備咨前來知會除欽遵外隨於今年正月二十七日該思恩田州二府土目盧蘇王受等各率衆數萬自縛歸降該臣遵照 勅諭事理悉已撫定當遣廣西右布政林富舊任副總兵張祐分投督領各 各歸原土復業安生已經

具本奏報外照得思恩田州連年兵火殺戮之餘官府民居悉已燒燬破蕩雖蔀屋蓽丈之廬亦遭翻窆發掘曾無完土荒村僻塢不遺片瓦尺椽傷心慘目誠不忍見各 近已誠心投服毀棄兵戈賣刀買牛見已各事田作自後反側之患以臣料之或已可免但其風景凄感生意蕭條憂惶困苦之餘無以自存宜得老成寬厚之人撫恤綏柔之臣等見其悲慘無聊之狀誠亦未忍一旦棄去而不顧況思田去梧州軍門水路一月之程一時照料有所不及近又與各官議欲於田州建立流官府治以制御土官修復城池廨宇等項必須勞民動衆自非素得 情者爲之經理區畫各 彫弊之餘豈復堪此騷擾況議設知府等官皆未曾到一應事務莫有任其責者看得右布政林富慈祥愷悌識達行堅素立信義見在思田地方安插各

合無准如方獻夫所奏將林富量改憲職仍聽臣等節制暫於思田地方往來住劄撫循料理其於事理亦甚相應臣又看得思田地方原係蠻

猺獞之區不可治以中土禮法雖流官之設尚且不可又況常設重臣住劄其地豈其所堪則其供億之費送迎之勞必且重貽地方異日之擾斯亦不可不預言之者合無將本官廩給口糧一應合用之費及往來夫馬一應合用之人俱於南寧府衙取辦銀兩於庫貯軍餉內支給一年以後思田之人俟一年之後各 生理漸復府治城廓廨宇漸以完備則將林富量移別處任用而思田止存知府理治或設兵備官一員於賓州住劄或就以

南寧兵備兼理不時往來撫馭如此則月前既可以得撫定綏柔之益而日後又可以免困頓煩勞之擾臣之愚見所議如此惟復別有定奪均乞
聖明裁處

地方急缺官員疏 七年二月十八日

先據廣西副總兵李璋呈前事看得柳慶地方新任參將王繼善近因病故地方盜賊生發不可一日缺官乞暫委相應官一員前去代理等因到臣該臣看得柳慶地方近因思田用兵不息徭賊乘

間出掠參將王繼善既已病故而該道守巡兵備等官又以思田之役皆在軍門督餉督哨地方重寄委無一官之托為照參將沈希儀雖係專設田州住劄官員然田州之事臣與各官見駐南寧自可分理本官舊在柳慶　情土俗備能諳悉而謀勇才能足當一面求可委用無踰本官者該臣遵照欽奉　勅諭便宜事理就行暫委本官前去管理參將行事聽候奏請外近該思恩田州土目盧蘇王受等率衆歸降該臣行委右布政林富閑住

副總兵張祐分投督領各　各歸原土復業安生今各　見已賣刀買牛爭事農作度其事勢將來或可以無反側之患則前項駐劄參將似亦可以無設但今議於田州修復流官府治以控制土官則城廓廨宇之役未免勞民動衆瘡痍大病之後各　豈復堪此臣等議調服衆安靖地方官軍打手之屬約二千名雖然有屯戍之形而實以備修建之役庶幾工可速就而又得免於起夫之擾然非統馭得人則於各　或亦未免有所驚疑除布

政林富已另行議奏外看得閑住總兵張祐才識通敏計慮周悉將略堪折衝之任文事兼撫綏之長今又見在思田地方安插各　皆能得其歡心
乞　勅兵部俯從臣議將張祐復其舊職暫委督令前項各兵經理修建之役仍令與布政林富更互往來於思田之間省諭安撫諸　其合用廪給夫馬之類悉照議處林富事例於南寧府衛取辦俟一二年後各　生理蘇復府治城廓廨宇悉已完備則將張祐量改他處任用而田州止存知府

理治仍乞將沈希儀或就改註柳慶地方守備惟
復別有定奪均乞　聖明裁處

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疏　七年四月初六日

臣聞傳說之告高宗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
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今天下郡縣之設乃有大小繁簡之別中土邊方
之殊流官土襲之不同者豈故爲是多端哉蓋亦
因其廣谷大川風土之異氣人生其間剛柔緩急
之異稟服食器用好惡習尚之異類是以順其情

不違其俗循其故不易其宜要在使人各得其所
固亦惟以亂民而已矣臣以迂庸謬膺重命勘處
兵事於茲土節該欽奉　勅諭謂可撫則撫當勦
即勦是　陛下之心惟在於除患安民未嘗有所
意必也又節該欽奉　勅諭謂賊平之後公同議
處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利便是　陛下之心
亦在於安民息亂未嘗有所意必也始者思田構
亂既舉兵而加誅矣因其悔罪來投遂復宥而釋
之固亦莫非仰體　陛下不嗜殺人之心惓惓憂
憫赤子之無辜也然而今之議者或以爲流官之
設中土之制也已設流官而復去之則嫌於失中
土之制土官之設蠻　之俗也已去土官而復設
之則嫌於從蠻　之俗二者將不能逃於物議其
何以能建事而底績乎是皆不然夫流官設而
民服何苦而不設流官乎夫惟流官一設而　民
因以騷亂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騷亂而
必於流官之設者土官去而　民服何苦而必土
官乎夫惟土官一去而　民因以背叛仁人君子

亦安忍寧使斯民之背叛而必於土官之去者是
皆虞目前之毀譽避日後之形迹苟爲周身之慮
而不爲　國家思久長之圖者也其亦安能仰窺
陛下如天之仁同平平蕩蕩無偏無黨惟以亂民
爲心乎臣於思恩田州平復之後即已仰遵　聖
諭公同總鎭鎭巡副參三司等官太監張賜御史
石金等議應設流官土官何者經久利便不得苟
有嫌疑避忌而心有不盡謀有不忠乃皆以爲宜
仍土官以順其情分土目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

其勢益蠻　之性譬猶禽獸麋鹿必欲制以中土
之郡縣而繩之以流官之法是群麋鹿於堂室之
中而欲其馴擾帖服終必觸樽狙翻几席狂跳而
駭擲矣故必放之閒曠之區以順適其獷野之性
今所以仍土官之舊者是順適其獷野之性也然
一惟土官之爲而不思有以散其黨與制其猖獗
是縱麋鹿於田野之中而無有乎墻墉之限豬牙
童梏之道終必長奔直竄而無以維縶之矣今所
以分立土目者是墻墉之限豬牙童梏之道也然

分立土目而終無進屬綱維於其間是畜麋鹿於
苑囿而無守視之人以時脩其墻墉禁其群觸終
將踰垣遠逝而不知踐禾稼決藩籬而莫之省矣
今所以特設流官者是守視苑囿之人也議既僉
同臣猶以爲土　之心未必盡得而窮山僻壤或
有隱情也則亦安能保其必行乎則又備歷田州
思恩之境按行其村落而經理其城堡因而以其
所以處之之道詢諸其目長率皆以爲善又以詢
諸其父老子弟又皆以爲善又以詢諸其頑鈍無

恥厮役下賤之徒則又亦皆以爲善然後信其可
以久行而庶或幸免於他日之悔也矣夫然後敢
具本以請亦恃　聖明在上洞見萬里而無微不
燭故臣得以信其愚忠不復有所顧忌然猶反覆
其辭而更互其說者非敢有虞於陛下不能亮臣
之愚良以今之士人率多執已見而倡臆說亦足
以搖衆心而僨成事故臣不避頰舌之騰者亦欲
因是以曉之也煩瀆　聖聽臣不勝戰慄惶懼之
至緣係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長治事理未敢

擅便爲此開坐具本請　旨　計開

一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臣等議得思
田初服　朝廷威德方新今雖仍設土官數年
之間決知可無反側之慮但十餘年後其衆日
聚其力日强則其志日廣亦將漸有縱肆并兼
之患故必特設流官知府以節制之其御之之
道則雖不治以中土之經界而納其歲辦租稅
之入使之知有所歸効雖不蒞以中土之等威
而操其襲授調發之權使之知有所統攝雖不

縻以中土之禮教而制其朝貢獻之期使之知有所尊奉雖不嚴以中土之法禁而申其寬抑不平之鳴使之知有所赴訴因其歲時伏臘之請慶賀參謁之來而宣其間隔之情通其上下之義矜其不能教其不逮寓警戒於溫恤之中消猾強於涵濡之內使之日馴月習忽不自知其爲善良之歸益翕洪坦易以順其俗而委曲調停以制其亂此今日知府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流官而爲久安長治之策也臣等看得

田州故地寬衍平曠堪以建設流官衙門但其衙射凶惡居民非寧今擬因其城垣略加改創修理備立廳設衙門地僻事簡官不必備環府之田二甲皆以屬之府官府官既無民事紊擾之擾終歲可以專力於農爲之開其荒蕪備其畎澮通其溝洫丁力不足則聽其募人耕種官給牛具種子歲收其入三分之一以廩官吏而其餘以俟佃入城之內外漸置佃人廬舍而歲益增募招徠以充實之田州舊有商課仍許設

於河下薄取其稅以資祭祀賓旅柴薪馬夫之給凡流官之所須者一不以及於土　如此則雖草創之地而三四年後亦可以漸爲富庶之鄉若其經營之始則且須仰給於南寧府庫建其城郭府治完備事體大定然後總會其土之所輸公田之所入商稅之所積每歲若干而官吏之所需者每歲若干斟酌通融立爲經久之計又必上司之制用者務從寬假無太苛削官吏其土者得以優裕展布無局促牽制之縶

此又體悉遠臣綏柔荒服之道也至於思恩舊已設有流官但因開圖立里繩以郡縣之法是以其民遂亂今宜照舊仍設流官知府聽其土目各以土俗自治而其連屬制御之道悉如臣等前之所議庶可經久無患均乞　聖明裁處

一仍立土官知州以順土　之情臣等議得岑氏世有田州其繫戀之私恩久結於人心今岑猛雖誅各　無賢與老亦莫不悲悼悽思願得復立其後故蘇受之變合翕然蠭起不約而同自

官府諭之則皆以爲而頑逆命之徒在各　官
之則皆自以爲嬰臼存孤之義故自兵興以來
遠近軍民往往亦有哀憐其志而反不直官府
之爲者況各　告稱其先世岑伯顏者嘗欽奉
太祖高皇帝勅旨岑黃二姓五百年忠孝之家
禮部好生看他着江夏侯護送岑伯顏爲田州
府土官知府職事傳授子孫代代相繼承襲欽
此欽遵其後如岑永通岑祥岑紹岑鑑岑鏞岑
溥皆嘗著征討之績有保障之功猛之暴虐雖

縱罪雖可戮而往歲姚源之役近年劉召之勦
亦皆聞關奔走勤勞在人各　告稱官兵未進
之先猛尚遣人奏　表朝賀貢獻又遣人賫本
赴　京控訴官兵將進之時猛遂率衆遁逃未
嘗敢有抗拒以此言之其無反叛之謀踪跡頗
明今欲仍設土官以順各　之情而若非岑氏
之後彼亦終有未服故今日土官之立必須岑
氏子孫而後可臣等看得田州府城之外西北
一隅地形平坦堪以居民議以其地除爲田州

而於舊屬四十八甲之內割其八甲以屬之使
以其土俗自治立岑猛之子一人始授以署州
事吏目三年之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
判官六年之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爲
同知九年之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爲
知州使承岑氏之祀而隸之流官知府其制御
之道則悉如臣等前之所議如此則　朝廷於
討猛之罪記猛之勞追錄其先世之忠俯順其
下民之望者兼得之矣昔文武之政罪人不孥

興滅繼絕而天下之民歸心遠近蠻　見　朝
廷之所以處岑氏者若此莫不曰猛肆其惡而
舉兵加誅法之正也明其非叛而不及其孥仁
之至也錄其先忠而不絕其祀德之厚也不利
其土而復與其民義之盡也矜其冥頑而曲加
生全恩之極也即此一舉而四方之土官莫不
畏威懷德心悅誠服信義昭布而蠻　自此大
定矣此今日知州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土官
而爲久安長治之策也臣等又看得岑猛之子

存者二人其長者爲岑邦相邦佐自幼出繼武靖州爲知州前者徒以誅猛之故有司奏請安置於漳州然彼實無可革之罪今日田州之立無有宜於邦佐者但武靖當猺賊之衝而邦佐素得其民心其才足能制御邇者武靖之民以盜賊猖獗州民無主之故往往來告願得復還邦佐爲知州以保障地方臣等方欲爲之上請如欲更一人諸 未必肯服莫若仍以邦佐歸之武靖而立邦相於田州用其强立有能者於折衝捍禦之所而存其幼弱未立者於安守宗祀之區庶爲兩得其宜至於恩恩則岑濬之後已絕自不必復有土官之設矣均乞 聖明裁處

一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 之黨臣等議得土官知府既立若仍以各土目之兵盡屬於知州則其勢并力衆驕恣易生數年之後必有報讐復怨吞弱暴寡之事則土官之患猶如故也且土目既屬於土官而操其生殺予奪之權則彼

但惟土官之是從寧復知有流官知府者則流官知府雖欲行其控御節制之道施其綏懷撫恤之仁亦無因而與各土目者相接矣故臣等議以舊屬八甲割以立州之外其餘四十甲者每三甲或二甲立以爲一巡檢司而屬之流官知府每司立土巡檢一員以土目之素爲衆所信服者爲之而聽其各以土俗自治其始授以署巡檢司事土目三年之後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冠帶六年之後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爲土巡檢其糧稅之入則徑納於流官知府而不必轉輸於州之土官以省其費其軍馬之出亦徑調於流官知府而不必轉發於州之土官以重其勞其官職土地各得以傳諸子孫則人人知自愛惜而不敢輕犯法其襲授予奪皆必經由於知府則人人知所依附而不敢輒僭貳勢分難合息則奸濟虐之謀地小易制絕恃衆跋扈之患如此則土官既無羽翼爪牙之助而不敢縱肆於爲惡土目各有土地

人民之保而不敢驀比以為亂此今日巡檢之
設所以異於昔日之土目而為久安長治之策
也至於思恩事體悉與田州無異其亦宜割其目
甲分立以為土巡檢司聽其以土俗自治而屬
之流官知府其辦納兵糧與建屬制御之道一
如田州則流官之設既不失 朝廷之舊巡司
之立又足以散土 之黨而土俗之治復可以
順遠人之情一舉而兩得矣均乞 聖明裁處
一田州既改流官亦宜更其府名初岑猛之將敗

變忽有石自田州江心浮出傾臥岸側其時民
間有田石傾田州兵田石平田州寧之謠猛甚
惡之禁人勿言密起百餘人夜平其石旦即復
傾如是者屢屢已而果有兵變今年二月盧蘇
等既來投順歸視其石則已平矣皆共喜異傳
以為神臣至田州親視其石聞土人之言如此
民間多取田寧二字私擬其名臣等欲乞 朝
廷遂以此賜命之雖非大義所關亦足以新耳
目而定人心之一端也其該府所設官員臣等

擬於知府之外佐貳則同知或通判一員首領
則經歷知事各一員吏卒皆其所已今見任者
已有通判張諫知事林光甫照磨岑世守其知
府亦已選有一員陳能然至今尚未到任臣嘗
訪詢其故咸謂陳能原奉 朝旨陞廣西布政
司右參政管田州府事又賜之 敕旨以重其
權吏部奏行 欽依令其先赴該司到任然後
往蒞田州該司左布政嚴紘謂其既掌府事即
係屬官不得於該司到任陳能遂竟還原籍至

今亦不復來參照嚴紘妄自尊大但知立上司
之體勢而輒敢慢視 敕旨蔑廢部移固已深
為可罪陳能則褊狹使氣徒欲申一己之小憤
而遂爾委 朝命於草萊棄職任如敝屣使為
人臣者而皆若是則地方之責焉所寄託而
朝廷威令何以復行乎臣等所訪如此但未委
虛的乞將二人通行提究重加懲戒以警將來
臣觀陳能氣性悻悻若此亦非可使以綏柔新
附之民將有得廣東化州知州林寬舊任南康

通判剪綵安義諸賊甚得調理且其才識通敏幹辦勤勵臣時巡撫江西深知其有可用近因田州改建府治修復城垣地方無官可任已經行文委令經理其事即若陞以該府同知而使之久於其職其所建立必有可觀迫其累有成績遂擢以爲知府使終身其地彼亦欣然過望必且樂爲不倦爲益地方決知不少矣大抵田州之亂起於捜刮太甚今其歸附皆出誠心原非以兵力强取而得者故不必過爲振厲駕抑

急其機防反足生變但與之休養生息畧施控御其間可矣夫走狗逐兎而捕鼠以狸人之才器各有所宜也伏乞 聖明采擇

一思恩府設立流官亦宜如田州之數其知府一員吳期英見在但已屢有奔逃之罪難以復臨其下然未有可去之罪且宜改用於他所姑使之自効可矣看得柳州府同知桂鏊督餉賓用思恩之入聞其行事頗知信向近以修復思恩府治委之經理其所謀猷雖未見有大過於人然皆平實詳審不爲浮飾似於思恩之人爲宜苟未能灼知超然卓異之才舉而用之以一新政化則得如鏊者署而使之姑且修弊補罅休勞息困以與久疲之民相安於無事當亦能有所濟也乞 勅吏部再加裁酌而改用之

一田州各甲今擬分設爲九土巡檢司其思恩各城頭今擬分設爲九土巡檢司各立土目之素爲衆所信服者管之其連屬之制陞授之差但已備有前議但各甲城頭既已分析若無人管理復恐或生弊端臣等遵照 勅諭便宜事理已先行牌仰各頭目暫且各照分掌管辦納

兵糧候奏請 命下然後欽遵施行

一田州凌時甲完寨砦陶甲腮水源坤官位甲舊湖勒甲兼州子半甲共四甲半擬立爲凌時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龍寄管之緣龍寄先來投順故分甲比衆獨多

一田州砦馬甲畧羅稱温甲共三甲擬立爲砦馬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盧蘇管之

一田州大田子甲那帶甲錦養甲共三甲擬立爲大田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黄富管之

一田州萬洞甲周甲共二甲擬立爲萬洞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陸豹管之

一田州陽院右鄧甲擬講水册槐金畔甲共二甲擬立爲陽院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林盛管之

一田州思郎那名甲合甲共二甲擬立爲思郎土巡檢司擬以土目胡喜管之

一田州累彩甲子斬髮甲篤析下甲共三甲擬立爲累彩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盧鳳管之

一田州怕何甲速甲共二甲擬爲怕何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羅玉管之

一田州武龍甲里定甲共二甲擬立爲武龍巡檢司擬以土目黄笄管之

一田州棋甲白石甲共二甲擬立爲棋甲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那相管之

一田州床甲砦例甲共二甲擬立爲床甲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盧保管之

一田州婪鳳甲工莊隆甲共二甲擬立爲婪鳳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黄陳管之

一田州下隆甲周甲共二甲擬立爲下隆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黄對管之

一田州縣甲環甫蛙可甲共二甲擬立爲縣甲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羅寬管之

一田州篆甲婈甲共二甲擬立爲篆甲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黄萊管之

一田州砦桑甲義寧江那半甲共一甲半擬立爲砦桑土巡檢司擬以土目藏德管之

一田州思幼東平夫棒甲畫甲子半甲共一甲半擬立爲思幼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楊趙管之

一田州侯周怕豐甲一甲擬立爲侯周土巡檢司擬以土目藏慶管之

一思恩興隆七城頭兼都陽十城頭擬立爲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韋貴管之緣韋貴先來向官故授地比衆獨多

一思恩白山七城頭兼那良十城頭擬立爲白

由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王受管之
一思恩定羅十二城頭擬立爲定羅土巡檢司
擬以土目徐五管之
一思恩安定六城頭擬立爲安定土巡檢司擬
以土目潘良管之
一思恩古零通感那學下半四堡四城頭擬立
爲古零土巡檢司擬以土目覃益管之
一思恩舊城十一城頭擬立舊城土巡檢司擬
以土目黃石管之

一思恩那馬十六城頭擬立爲那馬土巡檢司
擬以土目蘇關管之
一思恩下旺一城頭擬立爲下旺土巡檢司擬
以土目韋文明管之
一思恩都陽中團一城頭擬立爲都陽土巡檢
司擬以土目王留管之
右各目之內惟田州之龍寄思恩之韋貴徐五
事體於各目不同而韋貴又與徐五龍寄稍異
蓋韋貴於事變之始即來投順官府又嘗効有

勤勞宜不待三年而即與之以實授土巡檢以
旌其功徐五亦隨韋貴投順而効勞不及龍寄
雖無功勞而投順在一年之前二人者宜次韋
貴不待三年而即與之以冠帶三年而即與之
以實授土巡檢如此則功罪之大小投順之先
後皆有差等而勸懲之道著矣或又以盧蘇王
受不當與各土目僉立者臣等又以爲不然方
其率衆爲亂則蘇受者固所謂罪之魁矣及其
率衆來降則蘇受者又所謂功之首也况二府

目民又皆素服二人今若立各土目而二人不
與非但二人者未能帖然於衆目之下衆目固
亦未敢安然而處其上非所以爲定亂息爭之
道也故臣等仍議以盧蘇王受爲衆目之首庶
幾事體穩帖而人心允服矣
一田州思恩各官目人等見監家屬男婦初擬
解京今各目人等既已投順則其家屬男婦相
應給還領養均乞　聖明裁允
一田州新服用夏變夷　宜興學校但瘡痍逃竄

之餘尚無受廛之民焉有入學之士況齋膳廩
餼俱無所出即欲建學亦爲徒勞然風化之原
終不可緩臣等議欲於附近府州縣學教官之
內令提學官選委一員暫領田州學事聽各學
生徒之願改田州府學及各處儒生之願來田
州附籍入學者皆令寄名其間所委教官時至
其地相與講肄游息或於民間興起孝弟或倡
遠近舉行鄉約隨事開引漸爲之兆俟休養生
息一二年後流移盡歸商旅湊集民居已覺既

庶財力漸有可爲則如學校及陰陽醫學之類
其制之所宜備者皆聽該府官以次舉行上請
然後爲之設官定制如此則施爲有漸而民不
知擾似亦招徠塡實之道鼓舞作新之機也均
乞 聖明裁處

一思田去梧州水陸一月之程軍門隔遠難於
控馭調度乖之府治雖立而規制未成流官雖
設而職守未定且瘡痍未復人心憂惶須得重
臣撫理臣等已經具 題乞將右布政林富量
陞憲職存留舊任副總兵張祐使之更迭往來
於二府地方綏緝經理仍乞 賜以便宜 勑
書將南寧賓州等府衛州縣及東蘭南丹泗城
那地都康向武等土官衙門俱聽林富等節制
臣等所議地方經久事宜候奏請 命下之日
悉以委之林富等使之欽遵以次施行庶幾事
無隳墮而功可責成矣

王陽明先生全集目錄

卷十七　奏疏七

王陽明先生全集卷之十七

同里後學俞　嶙重編

奏疏七

征勦稔惡猺賊疏　七年四月十五日

據留撫田州思恩等處地方廣西布政司右布政林富原任副總兵都指揮同知張祐等會呈前事開稱田州思恩平復居民悉已各安生理土亦皆各事農耕地方實已寧幸但惟八寨猺賊積年千百成徒流劫州縣鄉村殺害良民擄掠子女生口財物歲無虛月月無虛旬民遭荼毒冤苦屢經奏告乞要分兵勦滅者已不知幾百十番爲因地方多事若要進兵未免重爲民困是以官府隱忍撫諭冀其悔罪改過而彼乃悍然不顧愈加兇橫出劫益頻蓋緣此賊有衆數萬盤據山谷憑恃險阻南通交趾等　西接雲貴諸蠻東北與斷藤牛腸仙臺花相鳳門佛子及柳慶府江古田諸處猺賊回旋連絡延袤周遭二千餘里東掠西竄南摽北突近因思田擾攘各賊乘機出攻州縣鄉村遠

近相煽幾為地方大變仰賴　朝廷威令傳播遠
幸未動緣此徭賊之與居民勢不兩立若徭賊不
除則居民決無安生之理乞要乘此軍威速加征
剿庶不貽患地方緣由呈乞照詳施行等因據此
行間隨據左江道守巡守備等官左參議汪必東
僉事吳天挺參將張經等會呈為請兵征剿積年
窮兇極惡徭賊以除民患事開稱斷藤峽牛腸六
寺磨刀等處徭賊上連八寨諸蠻下通白竹古陶
羅鳳仙臺花相風門佛子等峒各賊累年攻劫鄉

縣鄉村殺人放火擄掠子女財畜民遭荼毒逃竄
死亡拋棄田業居民日少村落日空延袤千百里
內皆已變為盜賊之區各處被害軍民累奏請兵
誅剿為因地方多事兵力不敷官府隱忍招撫期
暫少息而各賊愈肆猖獗近因思田用兵遂與八
寨及白竹古陶羅鳳等賊乘勢朋比連結殺擄搶
劫月無虛旬扇惑搖動將成大變仰賴　神武傳
播幸未舉發近幸思田之諸　威慕　聖化悉已
自縛歸降遠近向服各山徭獞亦皆出來投撫請

給告示願求自新從此不敢為惡雖其誠偽未可
逆料然皆尚有畏懼之心獨此斷藤各巢逆賊自
知罪在不赦恃險如故截路劫村略無忌憚若不
乘此軍威進兵勦滅將來禍患焉有紀極緣由會
案呈詳到臣照得臣近因思田之役奉　命前來
駐軍南寧府地方與八寨徭賊相去六日之程
朝廷德威宣布雖外國遠　皆知震懾向慕輸情
納款而此徭賊獨敢挑眾千百四出劫掠武緣等
處鄉村殺人放火略無忌憚此臣所親知即此猖

獗桀驁平時抑又可知及照牛腸六寺磨刀古竹
古陶羅鳳仙臺花相風門佛子等巢稔惡各賊自
弘治正德以來至於今日二三十年之間節該桂
平等縣被害人戶李子太等前後控奏乞行剿除
民害不下數十餘次皆有部咨行令勘議計剿若
不及今討伐其為地方之患終無底極誠有如各
官所呈者況臣駐劄南寧小民紛然訴告請兵急
救荼毒皆謂朝不謀夕各賊之惡委已數窮貫滿
神怒人怨難復逋誅即欲會案奏請俟　命下之

日行事切恐聲迹昭彰反致衝突太寬則難調十
數萬之衆以一二年爲期亦未易平蕩了事照得
臣節該欽奉　勑諭但遇賊寇生發聽便相機可
撫則撫可捕則捕欽此欽遵爲照思田變亂之時
該前都御史等官姚鏌等奏調湖廣永保二司土
兵前來南寧等處聽用近幸地方悉已平靖各兵
正在班師放回之際歸途所經正與各賊巢穴相
去不遠况思田二府新附土目盧蘇王受等感激
朝廷生全之恩屢乞殺賊報効俱各遵奉　勑諭

除一面量調官軍協同前項各兵行委左江
道守巡參將等官監統永保二司宣慰官男領各
頭目土兵人等分道進剿牛腸六寺仙臺花相等
賊并行留撫思田布政及右江分巡兵備守備等
官監統思田土目兵夫分道進剿八寨等賊所獲
功次俱仰該道分巡兵備官收解紀功御史紀驗
造冊奏報及行總鎮太監張賜密切公同行事并
密行鎮巡等官知會外緣係征剿積年稔惡猺賊
以除民患以安地方事理爲此具本題　知

舉能撫治疏　七年正月二十五日

案照先該禮部右侍郎方獻夫奏前事節奉　聖
旨田州應否設都御史在彼住劄選着王守仁議
處具奏定奪欽此兵部備咨前來知會隨欽遵外
隨於今年正月二十七日該思恩田州二府土目
盧蘇王受等各率衆數萬自縛歸降該臣遵照
勑諭事理悉已撫定當遣廣東右布政林富舊任
副總兵張祐分投督領各　各歸原土復業安生
已經具本奏報外爲照思恩田州連年兵火殺戮

之餘官府兵居悉已燒燬破蕩雖蔀屋尋丈之廬
亦遭翻空發掘曾無完土荒村僻塢不遺片瓦尺
椽傷心慘目誠不忍見各　近已誠心投服毀棄
兵戈賣刀買牛見已各事田作自後反側之患以
臣料之或已可免但其風景凄戚生意蕭條憂惶
困苦之餘無以自存非得老成寬厚之人撫恤綏
養之臣等見其悲慘無聊之狀誠亦未忍一旦棄
去而不顧况思田去梧州軍門水路一月之程一
時照料有所不及近又與各官議欲於田州建立

流官府治以制御土官修復城池廨宇等項必須
勞民動衆自非素得　情者爲之經理區畫各
彫弊之餘豈復堪此騷屑况議設知府等官皆未
曾到一應事務莫有任其責者該臣看得右布政
林富慈祥愷悌識達行堅素立信義見在思田地
方安插各　皆能得其歡心合無准如方獻夫所
奏將林富量陞憲職仍聽臣等節制暫於思田地
方往來住劄撫循緝理其於事理亦甚相應俟一
二年後各　生理漸復府治城郭廨宇漸已完備

則將林富量移別處任用而思田止存知府理治
或設兵備官一員於賓州住劄或就於南寧兵備
兼理不時往來撫循如此則目前既可以得撫定
綏柔之益而日後又可以免困頓勞煩之擾已經
具本於本年二月十五日差舍人湯祥賫奏請
旨續爲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長治事節該臣
看得思恩田州二府地方府治雖立而規制未成
流官雖設而職守未定且瘡痍未復人心憂惶乞
將右布政林富量陞憲職及存留舊任副總兵張
祐使之更迭往來於二府地方綏緝經理仍乞賜
以便宜　勅諭將南寧賓州等府衛州縣及東蘭
南丹泗城那地都康向武等土官衙門俱聽林富
等節制臣等所議地方經久事宜候奏請　命下
之日悉以委之林富等使之欽遵以次施行庶幾
事無隳惰而功可責成又經調陳其本於本年四
月初六日差承差楊宗賫奏請　旨俱未奉明示
本年五月二十二日本官已蒙　欽陞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撫治鄖陽等處地方去訖所有思

田二府撫循緝理官員尚未奉有　成命如蒙
皇上軫念邊方俯從臣等所請乞於兩廣及鄰省
附近地方各官內選用庶可令其作速到任不致
久曠職業臣本昧於知人不敢泛然僭舉切照廣
東右布政使王大用湖廣按察使周期雍皆才識
過人可以任重致遠臣往年巡撫南贛二臣皆在
屬司爲兵備僉事與之周旋兵革之間知其皆肯
實心幹事江西未救一年之前臣嘗與周期雍密
論宸濠之惡不可不爲之備期雍歸至汀漳即爲

發兵蓄餉以待及臣過變豐城傳檄各省獨期雍
與布政席書聞變即發當是時四方援兵皆莫敢
動迄宸濠就擒竟無一人至者獨席書行至中途
復受臣檄歸調海滄打手又行至中途聞事平而
止其先後引兵至江西省城者惟周期雍王大用
兩人而已當時以捷奏既上隨復讒言朋興各臣
之忠勤遂不及一白臣為之痛懷歉然即是而觀
其能竭忠赴義不肯上負　國家亦可知矣乞
勅吏部酌臣所議於二臣之內選用其一非惟地

方付託得人永有所賴而臣等亦可以免於身後
之戮地方幸甚

邊方缺官薦才贊理疏 七年七月初六日

邇者思恩田州之變諸　感慕　聖化悔罪求生
已蒙浩蕩之仁宥納而撫全之地方亦既寧定矣
但凋弊之餘必須得人以時綏緝况兩府設立流
官衙門及修築城池營壘等項百務僉興若無專
官夙夜經理催督則事無綱紀功難責成已經臣
等具題乞將右布政林富陞職留撫隨蒙將林
富陞任去訖又經臣等仍乞推選相應官員替任
俱未奉　明旨臣看得今歲例當朝　覲各該掌
印官員不久皆將赴京而廣西布按二司等官適
多遷轉去任者右布政林富陞鄖陽副都御史參
政黃芳陞江西布政副使李如圭陞陝西按察使
參政龍誥參議汪必東僉事吳天挺等督押湖兵
出境往復之間即須半年參議鄒輗僉事申惠皆
賫捧表箋進京其餘雖有一二新除官員皆未到
任止存左布政嚴紘按察使錢宏各掌司印僉事

張邦信分巡桂林李傑分巡蒼梧而臣在南寧思
田等處輿疾往來調度再無一官隨從贊理者近
日止有兵備副使翁素來管右江道事緣其才性
乃慈祥愷悌之人用之中土分理司事足為循良
而置之邊方瘴癘多事之鄉則其稟質孱弱不耐
崎險易生疾病似於風土亦非所宜臣看得為民
副使陳槐平生篤志忠節才既有為而又能不避
艱險致仕知府朱袞年力壯健才識通敏去任副
使施儒學明氣充忠信果斷閑住副使楊必進聰

練軍務識達事機芘四人者皆堪右江兵備之任施儲舊爲兵備於漸惠楊必進舊爲兵備於府江皆嘗著有成績兩地　民至今思念不忘若於四人之中選用其一其於地方之事必有所濟又照田州新附之地知府陳能尚未到任該臣看得化州知州林寛舊在江西知其才能足充任使已經具奏行委見在該府管事但其禀質乃亦不禁炎瘴於風土非宜涖事以來終月臥病呻吟床蓐軀命且不能保又何能經理地方之事乎臣又訪得

潮州府推官李喬木者才力足以有爲而又熟知土俗　情服於水土但係梧州籍貫稍有鄉里之嫌臣看得廣西軍衞有司衙門所屬官員及各學教職亦皆多用本省士人今田州雖設流官知府而其所屬乃皆土　自無鄉里之嫌可避亦與各教職無異者乞　勑吏部改用林寛於別地俯採臣議將李喬木改陞田州同知庶可使之久於其任以責成功則地方之幸臣之幸也臣惟任賢圖治得人實難其在邊　絕域反覆多事之地則其

難尤甚何者反覆邊　之地非得忠實勇果通達坦易之才固未易以定其亂有其才矣使不諳其土俗而悉其情性或過剛使氣率意徑行則亦未易以得其心得其心矣使不耐其水土而多生疾病亦不能以久居於其地以收積累之効而成可底之績故用人於邊方必兼是三者而後可即如右江一兵備此臣之所最切心者臣竊爲吏部私計其人終夜不寢而思之竟未見有快心如意者蓋兼是三者而求之也如前所舉四人者固皆可

用之才今乃皆爲時例所拘棄置不用而更勞心遠索則亦過矣臣近於南寧思田諸處因無可用之才調取其發身科第以遷謫而至者三四人其志向才識果自不凡足可任用但到未旬日而輒以患病告歸皆相繼狼狽扶攜而去矣不得已就其見在者而使之則皆庸劣陋下素不可齒於士類者然無可奈何則畧其全體之惡而用其一肢之能既其終事所就不能以尺寸而破壞則尋丈矣用是觀之亦何怪乎斯土之民愈困亂愈積而

禍日以深也哉是固相沿積習之弊不及今一洗而改革之邊患未見其能有瘳也夫今之以朝覲考察而去者固多貪暴不才之人矣其間乃有雖無過人之才而亦無顯著之惡尚在可用不可用之間者皆未暇論至其平生磊落自負卓然思有所建立而其學識才能果足以有為者乃為一時愛憎毀譽之所亂亦遂忽然就抑而去斯固天下之所共為不平公論昭彰者孰得而終掩之 陛下何不使在位大臣一時各舉十餘人之可用者

陛下合而考之若一人舉之而九人不舉未可也三人舉之而七人不舉已在所察矣五人舉之而五人不舉其察又宜詳矣或七人八人舉之而一二人不舉則其人之可用亦斷在不疑者矣若此者亦在朝覲二次三次之後或七年或十年而後一舉夫身退十年之後則是非已明公論已定雖有黨比自不能容今邊方絕域無可用之人至取其庸劣陋下者而使之以滋益地方之苦弊其豪傑可用之才乃為時例所拘棄置而不用夫所謂

時例者固 朝廷為之也可拘而拘不可拘而不拘無不可者 陛下何忽一方之禍患日深月積乃惜彼例而用一人以救之乎夫考察而去者果皆貪暴庸陋之徒則固營營苟苟無時而不僥倖以求進若磊落自負有過人之見者則雖屈抑而退自放於山水田野之間亦足以自樂今若用之於邊 困弊之地殆亦未必其所欲但為 朝廷愛惜人才則當此 宵旰側席遑遑求賢之日而使有用之才廢棄終身乃不得已至取其庸劣陋

下者而用之以益民困豈不大可惜乎臣因地方缺人心切其事不覺其言之煩瀆伏望 陛下恕其愚妄下臣議於吏部採擇而去取之臣不勝瀆冒恐懼之至

八寨斷藤峽捷音疏 七年七月初十日

據湖廣按察司分巡上湖南道監軍僉事汪溱廣西按察司分巡左江道監軍僉事吳天挺分巡右江道監軍副使翁素等會呈併據廣西領哨潯州衛指揮馬文瑞王勳唐宏下覆張縉千戶劉宗本

永順統兵宣慰彭明輔官男彭宗舜保靖統兵宣慰彭九霄及辰州等衛部押指揮彭飛張恩等各是前事職等遵奉統領各該軍兵依期於本年四月初二日密到龍村坪登岸當蒙統督參將張經都指揮謝珮督同宣慰彭明輔分布官男彭宗舜頭目彭明弼彭杰領土兵一千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馬文瑞頭目向永壽嚴謹領土兵一千二百名隨同領哨指揮王勲又督同宣慰彭九霄等分布官男彭藎臣下報効頭目彭志明領土兵六百

名隨同領哨指揮唐宏頭目彭九臯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卞琚頭目彭輔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張縉頭目賈英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千戶劉宗本并各哨官員領潯州等衛所及武靖州漢土官兵鄉導人等共一千餘名永順進勦牛腸保靖進勦六寺等賊巢刻定初三日寅時一齊抵巢各賊先防溯兵經過各將家屬生畜驅入巢後大山潛伏賊首胡綠二等各率徒黨團結防拒然訪知本院住札南寧寂無征勦消息又

不見調兵集糧而湖兵之歸又皆偃旗息鼓略無警備遂皆怠弛不以為意至是突遇官兵四面攻圍各賊倉皇失措然猶恃其驍悍蜂擁來敵當有彭明輔彭九霄彭宗舜并頭目田大有彭輔等督率目兵奮不顧身衝冒矢石敵殺數合賊鋒摧敗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并次從賊徒賊級六十九名顆俘獲男婦及奪回被擄人口牛隻器械等項數多餘賊退敗復據仙女大山憑險結寨各兵追圍攀木緣崖設策仰攻至初四日復破賊寨當陣生

擒斬獲首賊并次從賊徒賊級六十二名顆初五日復攻破油碓石壁大陂等巢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七十九名顆俘獲男婦牛隻器械等項數多餘賊奔至斷藤峽橫石江邊因追兵緊急爭渡覆溺死者約有六百餘徒官兵復從後奮勇追殺當陣生擒獲斬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六十五名顆俘獲男婦牛畜器械等項數多各賊間有一二漏網亦皆奔竄仙境官兵追殺至於本月初十日遍搜山峒無遺衆收兵回至潯州府住

劄開隨蒙本院密切牌諭復令職等移兵進勦仙臺等賊就於本月十一日黄夜仍前分布各哨官兵遵照牌內方略永順於盤石大黄江登岸進勦仙臺花相等處保靖於烏江口丹竹埠登岸進勦白竹古陶羅鳳等處刻定於十三日寅時一齊抵巢各賊聞知牛腸等巢破滅方懷疑懼謀欲據險自固賊首黄公豹廖公田等各率徒黨沿途設伏埋簽合勢出拒官兵驟進翕如風雨各賊雖已奪氣然猶舍死衝敵比之牛腸等賊兇惡尤甚各該

官兵奮勇夾擊爭先陷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四百九十名顆俘獲賊屬男婦牛畜器械等項數多各賊奔入永安邊界地名立山恃險結寨當蒙摘調指揮王良輔并目兵彭愷等於本月二十四日亦各分路僉進奮勇爭先四面仰攻賊乃敗散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一百七十二名顆俘獲男婦牛畜器械數多餘賊遠竄追殺無遺又據把截邀擊參將沈希儀解報擒斬首從賊徒賊級八十六名顆把截頭目鄧宗

七撫猺老人陳嘉敞旗軍洪狗驢等及貴縣典史蘇桂芳把隘指揮孫龍官舍覃鍔潯州府捕盜通判徐俊平南知縣劉裔等亦各呈解擒斬首從賊徒賊級八十一名顆俘獲男婦器械等項數多又該督兵右布政林富舊任副總兵張祐等遵奉本院方略分督田州府報効頭目盧蘇等目兵及官軍人等三千名思恩府報効頭目王受等目兵及官軍人等二千名覃貴等目兵及官軍鄉款人等一千一百名照依分定哨道進勦八寨稔惡猺賊

刻期於本年四月二十三日卯時一齊抵巢先於二十二日晚於新墟地方集各土目人等申布本院密授方略乘夜啣枚速進所過村寨寂然不知有兵黎明各抵賊寨遂突破石門天險我兵盡入賊方驚覺皆以為兵從天降震駭潰竄莫知所為我兵乘勝追斬各賊且奔且戰薄午聞遣各寨驍賊聚衆二千餘徒各執長鏢藥弩奔勢呼擁來拒極其猛悍我兵鼓譟奮擊而前聲震巖谷無不一當十賊既失險奪氣而我兵愈戰益憤賊不能支

遂大奔潰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
二百九十一名顆俘獲男婦畜產器械數多賊皆
分陣聚黨奔入極高大山據險立寨我兵亦分道
追躡陷勦然巖壁峻絕我兵自下仰攻戰勢不便
賊從巔崖發石滚木多為所傷於是多方設策夜
發精銳掩其不備二十四日我兵復攻破古蓬等
寨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共一百三名
顆俘獲數多二十八日復攻破周安等寨生擒斬
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共一百四十六名顆俘

獲數多五月初一日復攻破古鉢等寨生擒斬獲
首從賊徒賊級一百二十七名顆俘獲數多初十
日復攻破都若峒等寨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百
四名顆俘獲數多本月十二等日復據參將沈希
儀解到督領指揮孫繼武等官軍及遷江土目兵
夫人等於高徑洛吞大游等處追勦邀擊各寨奔
賊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九十八名顆都指揮高崧
解到督領指揮程萬全等官軍及土目兵夫人等
於思廬北山等處搜勦截捕各寨奔賊斬獲首從
賊徒賊級九十一名顆又據同知桂鏊監督思恩
土目韋貴徐五等目兵分勦銅鈴等寨斬獲首從
賊徒賊級一百九十二名顆俘獲數多又據通判
陳志敬督領武緣應虛等處鄉兵搜勦大鳴等山
奔賊斬獲首從賊徒賊級八十六名顆又於本月
十七等日盧蘇王受等復攻破黃田等寨斬首從
賊徒賊級三百六十二名顆俘獲數多六月初七
等日復攻破鐵坑等寨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二百
五十三名顆俘獲數多又據指揮康壽松千贊王

俊等督領官兵於綠芳等處把隘搜截斬獲首從
賊徒賊級四十八名顆各賊始雖敗潰然猶或散
或合至是見其渠魁驍悍悉就擒斬遂各深逃遠
竄其稍有強力者尚一千餘徒將奔往柳慶諸處
賊巢我兵四路夾追及之於横水江各賊皆已入
舟離岸兵不能及然賊衆船小皆[illegible]而載舟不
可運復因爭渡自相格鬭適遇颶風大作各船盡
覆浮溺吞斷得不死者僅二十餘徒而已我兵既
無舟渡又風雨稍甚各歸營既晴我兵仍分路

入山搜勦各賊潛無蹤跡又復深入見崖谷之間顛墜而死者不可勝計臭惡薰蒸不可復前遠近巖峒之中林木之下堆壘死者男婦老少大約且四千有餘益各賊皆倉卒奔逃不曾賫有禾米大雨之中飢餓經旬而既晴之後烈日焚炙瘴毒蒸熾又且半月有餘故皆糜爛而死八寨之賊畧已蕩盡雖有脫漏亦不能滿數十餘徒矣本院議於入寨之中據其要害移設衛所以控制諸蠻復於三里設縣以迭相引帶親臨相視思恩府基景定

衛縣規則其時暑毒日甚山溪水漲皆惡流臭穢飲者皆成疫痢本院因見各賊既已掃蕩而我兵又多疾疫死亡乃遂班師而出照得各職於本年三月二十三等日先奉本院鈞牌據左江道守巡守備等官呈稱斷藤峽等處猺賊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等峒累年攻劫郡縣鄉村被害軍民累奏請兵誅勦乞要乘此兵威勦滅等因行仰各職監統各該官兵進勦各賊諭令未至信地三日之前停軍中途候約參將張經與同守巡各官集議

先將進兵道路之險夷遠近各巢賊徒之多寡强弱及所過良民村分之經由往復面同各鄉導人等逐一備細講究明白務要彼此習熟若出一人然後刻定日時偃旗息鼓寂若無人銜至信地乘夜速發務使迅雷不及掩耳將各稔惡賊魁盡數擒勦以除民害以靖地方除臨陣斬獲外其餘脅從老弱一切皆可宥免令茲之衆惟以定亂安民爲事不以多獲首級爲功各官務要仰體　朝廷憂憫困窮之心俯念地方久罹荼毒之苦仍要禁

約軍兵人等所過良民村分毋得侵擾一草一木有犯令者當依軍法斬首示衆各官既有地方責任兼復素懷忠義當茲委任務竭心力以袪患安民事完之日通將獲過功次開報紀功御史紀驗以憑奏報恭此各職會同參議汪必東僉事汪溱吳天挺參將張經都指揮謝佩遵照軍門成算分布各哨官兵申明紀律嚴督依期進勦前項各賊巢穴獲功解報開隨准參將張經手本密奉本院鈞牌仰候牛腸事畢即便移兵進勦古陶諸賊就

使各賊先已聞風逃遯亦須整兵深入掃其巢穴以宣聲罪致討之威若其遂能悔罪効順亦宜姑與招安如其仍前憑險縱恣兩征不已至於三三征不已至於四務在殄滅以絕禍根各官就彼分定哨道永順進勦仙臺諸處保靖進勦白竹諸處各分鄉導人等引路進兵務在計慮周悉相機而行各毋偏執己見致有誤事彼中事勢參將張經久於其地必能知悉仍要本官勇當力任斷決而行不得含糊兩可終難辭責又經遵照方畧依期

進勦獲功解報聞又於四月初五等日各職先奉本院密切鈞牌據右布政林富副總兵張祐等呈稱八寨猺賊毒害萬民千百里內塗炭已極乞要乘此軍威急除一方大患等因本院看得八寨之賊既極驍猛而石門天險自來兵不能入此可以計取未易以兵力鬬者邇者思田既附湖兵尚留彼賊心懷疑懼必已設有備禦今各州狼兵悉已罷散而思田新附之民方各歸事農耕湖兵又已撤回彼必以我爲無復有意於彼是以近日稍稍復出剽掠是殆以此探望官府舉動今我若困閉知且聽其出沒彼亦放縱懈弛謂我不復能爲此正天亡之時機不可失前者思田各目感激 朝廷再生之恩求欲立功報効當時許其休息三月然後調用今已及期仰右布政林富副總兵張祐照牌事理即便分投密切起調各目兵夫徑路前到南寧而聽約束行事各職遵奉起調行至新墟地方又密奉進兵方畧刻定日期當即遵奉連夜分哨速進遂克攻破巢穴連戰皆捷斬獲功次解

報聞職等各蒙巡按廣西監察御史石金案驗爲紀獲功次事案行該道各不妨監督如遇參將張經舊任副總兵張祐等官各解到擒斬賊人賊級并俘獲賊屬男婦牛馬俱要就彼審驗眞的事完通查獲功員役分別首從功次多寡緣由造冊齎報以憑覆審奏報等因除遵奉外今據進勦斷藤峽谷各哨土目官兵解到生擒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千一百四名顆俘獲賊屬五百六十八名口進勦八寨各哨土目官兵解到生擒斬獲首從賊

徒賊級一千九百一名顆俘獲賊屬五百八十七
名口兩處共計擒斬獲三千五名顆俘獲賊屬一
千一百五十五名口除遵照案驗事理再行驗實
造冊另報外其各哨所解到生擒斬獲俘獲等項功
次數目合先開報職等會同參照斷藤峽諸賊連
絡數十餘巢盤亘三百餘里彼此犄角結聚憑險
恣惡流劫郡縣鄉村自 國初以來屢征不服至
天順年間該都御史韓雍統兵二十餘萬來平兩
廣然後破其巢穴兵退未久各賊復攻陷潯州據

城大亂後復合兵攻剿兼行招撫然後退還巢穴
自是而後官府曲加撫處或時暫有數月之安而
稍不如意輒復猖獗殺掠愈毒蓋其祖父以來狠
戾相承兇惡成性不可改化近年以來官府剿撫
之計益窮各賊殘毒之害日甚益已至於不可支
持矣至於八寨諸賊尤為兇悍猛惡利鏢毒弩莫
當其鋒且其寨盤天險追兵無路自 國初韓都
督嘗以數萬之衆圍困其地亦不能破竟從招撫
其後屢次合剿一無所獲反多挫衄惟成化年間

土官岑瑛素能懾服諸猺嘗合各州狼兵一入其
巢穴斬獲二百餘功已而賊勢大熾力不能支當
遂退兵亦以招安而罷自是而後莫可誰何流劫
遠近歲無虛月民遭荼毒冤苦無所控愬自思田
多事兩地之賊相連煽動將有不可明言之變千
里之間方爾洶洶朝夕今幸 朝廷威德宣揚軍
門方略宿授因湖廣之回兵而利導其順便之勢
作思田之新附而善用其報効之機翕若雷霆疾
如風雨事舉而遠近不知有兵興之役敵破而士

卒莫測其舉動之端刻地進兵各不滿八千之衆
而三月報績共已踰三千之功蓋其勞費未及大
征十之一而其斬獲加於大征三之二遠近室家
相慶道路懽騰皆以為數十年來未見有斯舉也
職等承乏任使雖銜冒炎毒攀援險阻不敢不竭
力効命但僅遵奉方略安能仰贊一籌照得宣慰
彭明輔彭九霄官男彭宗舜等扶病冒暑督兵勦
賊顛頓厓谷仆而復起遂能掃蕩巢穴殄滅渠黨
間其忠義激發誠亦人所難能若思田報効頭目

廬蘇王受等感激再生之 恩其竭効死之報自
倍脅爭先百數遂破賊險搗自昔不到之巢斬
自來難敵之寇蓋有仰攻險寨墮崖而碎首者猶
曰我死不憾亦有仰受賊鎗掛樹而裂肢者猶曰
我死甘心民間傳誦以為盧蘇王受昔未招撫惟
患其為地方之患今既招撫乃復為地方除患嘖
嘖稱嘆謂其竭忠報德之誠雖子弟之於父兄亦
不能甚過矣及照督兵督哨防截給餉等項凡有
事於軍前各官雖其職有崇卑功有大小然皆衝

冒矢石炎瘴備歷險阻艱難比之往來大征合圍
圍守坐待成功其為利害勢逸相去倍蓰均乞錄
奏以勸將來等因到臣照得先該各官呈稱前項
各巢各賊積年窮兇稔惡千百里內彼其慘毒萬
姓寃苦朝不保夕乞要乘此軍威急救一方塗炭
等因其時臣方駐劄南寧日覩其害誠不忍坐視
斯民之苦一至此極及咨兵部咨以咨來題奉
欽依事理要將前項各賊即行發兵計勦以除民
患正亦臣等職所當盡之責但慮賊衆勢大連絡
千里可以計破難以力攻欲俟再行奏請 命下
然後聚行必致形迹彰聞雖用十萬之師圖以歲
年亦未可克故遂仰遵欽奉 勅諭但有賊盜生
發當撫則撫可勦則勦及便宜行事事理一面密
切相機行事及密行總鎮太監張賜知會隨該鎮
守兩廣豐城侯李旻亦相繼到任又經轉行知會
外今據各呈前因該臣會同總鎮太監張賜總兵
李旻及鎮巡三司等官看得八寨斷藤牛腸六寺
磨刀古陶白竹羅鳳龍尾仙臺花相等賊巢穴蓮

絡盤據千百餘里兇悍驍猛酷虐萬姓流毒一方
自來征勦所不能克果已貫盈罪極神怒人怨委
有如各官所呈者是誠兩廣盜賊之淵藪根柢此
而不去兩廣盜賊終未有衰息之漸也乃今於三
月之內止因湖廣便道之歸師及用思田報効之
新附兩地進兵不滿八千而斬獲三千有奇巢穴
掃蕩一洗萬民之冤以除百年之患此豈臣等知
謀才器之所能及是皆 皇上除患救民之誠心
默贊於天地鬼神而神武不殺之威任人不疑之

斷震懾遠邇感動上下且廟廊諸臣咸能推誠舉
任公同協贊惟　國是謀與人爲善故臣等得以
展布四體無復顧慮信其力之所能爲竭其心之
所可盡動無不宜舉無非振諸將用命軍士効力
以克致此雖未足爲可稱之功而　朝廷之上所
以能使臣等獲成是功者實可以爲後世行事之
法矣不然則兵耗財竭凋弊困苦之餘僅僅自守
尚恐未克而况敢望此意外之事哉照得宣慰彭
明輔彭九霄官男彭宗舜等皆衝犯暑毒身親陷

陣事竣之後狼狽扶病而歸生死皆未可必其官
男彭藎臣者亦遣家丁遠來報効兩年之間頗頼
道途疾疫死亡誠有人情所不能堪者而彭明輔
等忠義奮發略無悔怠即其一念報　國之誠殊
有所不可泯者至於思田報効頭目盧蘇王受等
感激　朝廷再生之恩自備資糧力辭軍餉實能
舍死破敵爭先陷陣推懸功効不亡無以自白其
本心謂子弟之於父兄亦不過是誠非虛言此皆
臣所親見者也及照留撫思田右布政林富已聞

都御史之擢而忠義激發猶且不計禮而必欲督
兵入巢破賊而後出是尤人所難能舊任副總兵
張祐參將張經沈希儀湖廣督兵僉事汪溱廣西
督兵僉事吳天挺參議汪必東副使翁素湖廣督
兵都指揮謝珮廣西都指揮高崧及各督哨督押
指揮等官馬文瑞王勲唐宏卞琚張縉彭飛張恩
周徵宗趙璇林節劉縉武臻千戶劉宗本等督勦
縣丞林應驄主簿李本并防截捜捕調度給餉等
項官員知府程雲鵬蔣山卿同知桂鏊史立誠舒

栢通判陳志敬徐俊知州林寛李東諭召知縣劉
喬縣丞杜樹蕭尚賢經歷周奎等雖其才猷功績
各有大小等級之殊而利害勤苦亦有緩急久暫
之異然當茲炎毒暑雨之中瘴疫薰蒸經冒鋒鏑
之場出入崎險之地固皆同効捍患勤事之績均
有百死一生之危者也伏望　皇上明昭軍旅之
政既行廟堂協贊樂任之上賞亦録諸臣分職供
事之微勞及將宣慰彭明輔等特加陞獎官男彭
宗舜彭藎臣免其赴京就彼獎賚以旌其報　國

之義上目盧蘇王受等亦曲賜　恩典或不待三
年而遂錫之冠帶以勵其報効之忠如此庶幾功
無不賞而益興忠義之心賞當其功而自息僥倖
之望矣臣以懦劣迂疎繆蒙不世之　知遇授以
軍旅重任言無不聽計無不行且又慰以　溫旨
使之不必嫌忌臣伏讀感泣自誓此生鞠躬盡死
以報　深恩今茲之役本無足言然亦自幸苟無
覆敗以免戮辱但恨身嬰危疾自後任勞頗難已
具本告回養病乞　賜俯允俾得全復餘生尚有

圖報之日臣不勝願望

處置八寨斷藤峽以圖永安疏 嘉靖七年七月十二日

照得臣於去歲來　命勘處思田兩府皆蒙　皇
上天地好生之仁悉從寬宥兩府人民今皆復業
安居化為無事寧靖之地自此可以永無反覆之
患而免於防守屯息之勞矣惟是八寨及斷藤峽
諸賊積年痛毒生民千百里內塗炭已極臣既目
覩其害不忍坐視而不救遂遵奉　敕諭事理乘
機舉兵征剿仰賴　神武威德幸已剪滅蕩平一

方倒懸之苦略已為之一解但將來之患不可以
不預防而事機之會亦不可以輕失臣因督兵親
歷諸巢見其形勢要害各有宜改立衛所開設縣
治以斷其脈絡而扼其咽喉者若失今不為則數
年之間賊必漸復歸聚生息不過十年又有地方
之患矣臣以多病之故自度精神力量斷已不能
了此但已心知其事勢不得不然不敢仰負　陛
下之託俯貽地方之憂輒已遵奉　敕諭便宜事
理一面相度舉行不避煩瀆之誅開陳上請乞

賜採擇施行實地方之幸臣等之幸

計開

一移築南丹衛城於八寨臣等看得八寨之賊
實為柳慶諸賊之根柢盤其東連柳州隴蛤三
都橫三北四等處賊峒以數十北連慶遠忻城
東歐莫往八仙等處賊峒亦以數十西連東蘭
等州及　江土名等處賊峒以十數南接思恩
及賓州上林縣諸處賊村亦以十數各處賊巢
雖多其小者僅百數人大者不過數百人及千

人而止各賊巢穴皆有山谿之限險阨之守不
相通和至期有急或欲有所攻劫糾合會聚然
後有一二千之衆多至數千者惟八寨之賊每
寨有衆千餘四山環合同據一險無事則分路
出劫有警急奔入其巢數千之衆皆不糾而聚
不約而同不謀而合故名雖爲八實則一寨此
八寨之賊所以勢衆力大而自來攻之有不能
克者也各巢之賊皆倚恃八寨爲逋逃主每有
緩急一投八寨即無所致其窮詰八寨爲之一

呼則群賊皆應聲而聚故群賊之於八寨猶車
輪之有軸樹木之有本若八寨不除則群賊決
無寧息之期也今幸八寨悉已破蕩正宜乘此
平靖之時據其要害建置衛所以控馭群賊臣
等看得周安堡正當八寨之中四方賊巢道路
之所會議於其地創築一城度可以居數千之
衆者而移設南丹一衛於其間蓋南丹衛舊在
南丹州地方爲廣西極邊窮苦之地非中土之
人所可居者故自先年屢求內徙今已三遷而

至賓州遂爲中土富樂之鄉賓州既有守禦千
戶一所官軍而又益以南丹一衛自遠來徙無
片田尺土之積但惟安居坐食取給於賓州州
城之內皆職官旗舍之居州民反避處於四遠
村落每遇糴差徭役然後入城故州官號令不
行於城中而政事牽沮地方益弊今計一衛之
官軍雖不滿五百之數盡移其家衆則亦不
下二千以二千之衆而屯聚於一城其氣勢亦
已漸盛足克守禦遂清理屯田之在八寨者使

之屯種又分撥各賊占據之田使各官軍得以
爲業以稍省俸給月糧之費彼亦無不樂從且
賓州之城既空又可以還聚居民修復有司之
治亦事之兩便者也臣等又看得遷江八所皆
土官指揮千百戶等職舊有狼兵數千以分制
八寨猺賊之勢後因賊勢日盛各官皆不敢復
入反遂與之交通結契及爲之居停指引分其
劫掠之所得其爲地方之害已非一日官府察
知其奸欲加懲究則又倚賊爲重不可根極近

臣將兵其地悉將各官遵照　勅諭事理綁赴
軍門議欲斬首示衆以警遠近而各官哀求免
死願得殺賊立功自贖然其時賊勢已平遂許
其各率土兵入屯八寨就與該衛官軍分工劾
力助築城垣待城完之日就與城外別築營堡
與南丹衛官軍犄角而守亦各分撥賊田使之
耕種以資衣糧今八所土兵雖已比舊衰耗然
亦尚有四千餘衆若留其微弱者四所於外以
分屯其所遺之田而調其强盛者四所於內合

南丹一衛之衆以守亦且四千有餘隱然足爲
柳慶之間一巨鎮矣此鎮一立則各賊之脈絡
斷咽喉絕自將沮喪震慴其勢莫敢輕動稍有
反側者據險出兵而撲之夕發而旦至各賊之
交自不能合如取几上之肉下筋無弗得者此
眞破車輪之軸而諸輻自解伐樹木之本而衆
幹自枯不過十年柳慶諸賊不必征勦皆將效
順而服化矣伏乞　聖明裁允
一改築思恩府城於荒田臣等看得思恩舊治

原在寨城山內尚厪高山數十餘里其後土官
岑濬始移出地名橋利就嚴險壘石爲城而居
四面皆斬山絕壁府治亦在碎砌之上芒利硲
砑之石銜射抵觸如處戈矛劍戟之中自岑濬
被誅繼是二十餘年反者數起曾不能有一歲
之安人皆以爲風氣所使雖未可盡信然頑石
之上不生嘉禾而陰崖之下必有狐鼠要亦事
理之有然者况其地瘴霧昏塞薄午始開中土
之人來者輒生疾疫自春初思田歸附之後臣

時卽已經營料理其事竟未能有相應之地近
因督勵八寨復親往相度乃於未至橋利六十
里外地名荒田者其地四野寬衍皆膏腴之田
而後山起伏蜿蜒敷爲平原環抱涵畜兩水夾
繞後山而出合流於前屈曲數十里入武緣江
水達於南寧四面山勢頓盤旋迴皆軒豁秀拔
眞可以建立府治臣因信宿其地爲之景定方
向創設規則諸　來集莫不踴躍歡喜爭先趨
事赴工遂令署府事同知桂鏊督令各役擇日

興工益思恩舊治皆在萬山之中水道不通故
各　所須魚鹽諸貨類皆遠出展轉饋買往反
旬月十不致一常多匱絕舊府既地險氣惡又
無所資食故各　終歲不一至府治情益疎離
易生嫌隙今府治既通江水商貨自集諸　所
須皆仰給於府朝夕絡繹自然日加親附歸向
而武緣都里舊嘗割屬思恩者其始多因路險
地隔不供糧差今荒田就係武緣止戈鄉一圖
二圖之地四望平野坦然大道朝往夕反無復

阻隔則該府之官自可因城頭巡檢之制循土
俗以順各　之情又可開圖立里用漢法以治
武緣之衆　夏交和公私兩便則改築思恩府
城於荒田者是亦保治安民勢不容已之事伏
乞　聖明裁允

一改鳳化縣治於三里臣等勘得思恩舊有鳳
化一縣然無城郭縣治廨宇選來知縣等官多
借居民村或寄其家眷於賓州諸處而遷徙無
常如流寓者然土司憐其無所依泊則委之管

理別印或以公務差遣往來於外以衍歲月故
鳳化之在思恩徒寄虛名而實無縣治臣近督
剿八寨看得上林縣地名三里者乃在八寨之
間其地平廣博衍東西數里外石山周圍如城
自後極高石山之間獨抽土山一脈起頓昂伏
分爲兩股環抱而前遂有兩水夾流土山之外
當心交合出水之口石山十餘重錯互回盤轉
折二三十里極外石山合爲城門水從此出是
爲外險其間多良田茂林村落相望而此居民

十餘家皆極饒富後爲寨賊所驅殺占據遂各
四散逃亡不敢歸視其土者已二十餘年今各
賊既滅遂空其地不及今創設縣治以據其險
或有漏殄之賊潛回其間日漸生息結聚後阻
石門之險前守外險之塞不過數年又將漸爲
地方之梗矣故臣以爲宜割上林上下無虞鄉
三里之地僑之思恩而移設鳳化縣治於其內
量爲築立城垣廨宇選委才能之官興督其役
遠近聞之不過三四月而逃亡之民將盡來歸

各修復其田業供其耕蓄蔚然遂可以成一方
之保障且其南通南丹新衛五六十里南丹在
石門之內鳳化當石門之外內外聲勢連合而
石門之險亡西至思恩一百餘里取道於那學
滑途村寨荒塞日久因此兩地之人往來絡繹
而道路益通又上林舊在大鳴山與八寨各賊
之間勢極孤懸今得鳳化爲之唇齒氣勢日盛
雖割三里之地以與鳳化而綠茅綠篠等村寨
舊所亡失土田皆將以次歸復則亦失之於東

而收於西矣及照思恩雖已設立流官知府然
其所屬皆土目巡檢而舊屬鳳化一縣亦皆徒
寄空名實未嘗有今割武緣止戈一圖二圖之
地改隸思恩府城而又割上林上下無虞三里
之地改設鳳化縣治固於思恩亦已稍有資輔
但自鳳化三里至於思恩一百五六十里中間
尚隔上林一縣臣以爲并割上林一縣而通以
屬之思恩似於事勢爲便而於體統尤宜何者
柳州一府所轄一州十縣賓州添柳州所屬者

且有上林遷江兩縣今思恩既設流官知府固
亦一府之尊而乃不若柳州所屬之一州也其
於體統亦有所未稱矣况賓州自有十五里而
又有遷江一縣雖割上林以與思恩其地猶倍
於思恩未爲遽損也上林之屬賓州與屬思恩
均之爲一屬邑亦未有所加損也然以之屬於
思恩則思恩始可以成一府之規模而其間有
無相須緩急相援氣勢相倚流官之體統益尊
則土俗之歸向益謹郡縣之政化日新則　民

之感發日易固有不可盡言之益也夫立新縣
以扼據地險改屬縣以輔成府治是皆所以久
安地方者也伏乞　聖明裁允
一添設流官縣治於思龍照得南寧自宣化縣
至於田寧逆流十日之程宣化所屬如思龍十
圖等處相去尚有五日六日其間錯以土　村
寨地既隔越而窮鄉小民異見官府故其糧差
多在縣之奸老誕與之包攬因而以一科十
小民不勝追脇往往逃入　寨土　又從而侵

暴之地日熾殘盜賊日起近年以來思龍之圖
鄉民屢次奏乞添設縣治以便糧差蓋亦因迫
於縣民之奸外苦於土 之暴不得已而然臣
因入撫田寧親歷其所民之擁道控告者以千
數因停舟其地爲之經理相度得村名那久者
其地亦寬平深厚江水縈廻環匝傍有一江來
會亦正於此合流沿江居民千餘家竹樹森鬱
烟火相接且向武各州道路皆經由其傍亦爲
四通之地若於此分割宣化思龍一五六七

八九十十二及西鄉之六八圖共十里之地而
設立一縣治則非獨以便窮鄉小民之糧差賦
役亦足以鎮據要害消沮盜賊其間小民村居
如那茄馬坳三顏那排之類未可悉數皆久已
淪入於 今若縣治一立則此等村寨諸 自
不得而隱占皆將漸次歸復流官而其地遂接
比於田寧固可以所設之縣而遂以屬之田寧
矣夫南寧一府所屬一州三縣而宣化一縣自
有五十二里今 雖分割十里之地以與田寧而

宣化尚有四十二里一縣之地猶四倍於一府
也況田寧又係新創流官府治所統皆土目巡
檢今得此一屬縣爲之傍輔又自不同臣於前
割上林以屬思恩之議已畧言之矣且左江一
帶自蒼梧以達南寧皆在流官腹裏之地自南
寧以達於田寧自田寧以通於雲貴交趾則皆
村土寨稍有疑傳易成閼隔今田寧思恩二
府既皆改設流官與南寧間峙而立而又得此
新創一縣以疏附交連於其間平居無事商貨

流通厚生利用一旦或有境外之役道路所經
皆流官衙門從門庭中度兵更無阻隔之患此
亦安民利國之事勢所當爲者也伏乞 聖明
裁允仍 定賜縣名選官給印地方幸甚
一撥築守鎮城堡於五屯照得斷藤峽諸賊既
平臣巡各官議調土漢官兵數千於潯州以防
不測該臣看得各賊既滅縱有一二漏網其勢
非三四年亦未能復聚爲今之計正宜勦撫並
行蓋破滅窮兇各賊者所以懲惡而撫恤向化

諸猺者所以勸善今懲惡之餘即宜急為勸善之政使軍衛有司各官分投遍歷向化村寨撫勞而存恤之給以告示賜以魚鹽因而為之選立 長諭以 朝廷所以征勦各巢者為其稔惡也今爾等向化村寨自宜安心樂業益堅為善之志但有反側悖亂者即宜擒送官府自當重賞以酬爾勞其漏殄諸賊果能誠心悔惡亦皆許其歸附待以良民夫使向化者益勸於為善而日加親附則惡黨自孤賊勢自散不復能

合縱遵一二終將屈而順服矣乃今則不然賊既破勦而猶屯兵不散使漏殄之徒得以藉口播惑遠近其向化村分又畧不加恤奸惡之民復乘機而驅脅虐害之彼見賊已破滅而復聚兵已心懷驚疑矣而又外惑於賊黨之扇播內激於奸民之驅脅遂勾結相連而起此近年以來所以亂始平而變復作皆逃失於相沿之弊而不察也今各賊新破勢未敢輕出雖屯數十之衆不過因循坐食徒穢擾民居耗竭糧餉

而實無益於事吾民久被賊害今始一解其倒懸又復自聚無用之兵以重困之此豈計之得者哉惟於各寨之中相其要害之地創立一鎮以控制之此則事理之所當行亦正宜乘此掃蕩之餘而速圖之者其在斷藤牛腸諸處則既切近潯州府衛不必更有所設至於四方各寨遍歷其要害險阻則惟五屯正當風門佛子諸巢穴而西通府江北接荔浦各處猺賊最為緊要之區宜設一鎮以控御遠邇而舊已有千戶

所統率官兵亦幾及一千之數困於差徭日漸躲避於附近士目村寨官司失於清理止有五百其後上司不間地方之艱難又於五百之中分調哨守於他所而所餘遂不滿二百既而賊亂四起守禦缺乏則又取調潮州之兵數百以來協守五屯事既紛亂人無所遵兼以統馭非人故地方遂致大壞且其屯堡牆垣亦甚卑隘不足以壯威設險今宜開拓其地增築高城度可以容二千之衆仍設守備衙門於其內取回

五百之中分調哨守於他所之兵其自潮州調來協守者則識數發還原衛以免兩地各兵背離鄉土之苦往復道途之費仍於附近土寨目兵之中清查揀補其原避差役者務足原數一千選委智器忠勇之官一員重任而專責之使之訓練撫摩數之以威信而懷之以仁恩務在地險既設而士心益和自然動無不克而行無不利參將兵備各官又不時親至其地經理而振作之或案行其村寨或勸督其農耕或召其

頑梗而曲示訓戒或進其善良而優加獎賜或救恤其災患或聽斷其是非如農夫之去稂莠而養苗禾漸次耕耨而耘鋤之無事之時隨意取調附近土官兵款或百人或七八十人以協同哨守為名使之兩月一更班而絡繹往來於道路以慣習遠近各巢之耳目使我兵出入自將無所驚疑果有兇梗當事舉動然後密調精悍可用土目一二千名如尋常哨守然以次潛集城中畜力養銳相機而發夫無事而屯數千之兵則一月之糧餉費踰千金若師一年無屯軍之費用之以築城設險犒賞兵士招來遠人亦何事不行何事不就此增築城堡以據要害所謂謀成而敵自敗城完而寇自解險設而賊自摧威震而奸自伏正宜及今為之而亦事勢之不可已焉者也伏乞 聖明裁允

查明岑邦相疏 七年七月十九日

准兵部咨該本部題節奉 欽依岑邦佐仍武靖知州岑邦相着王守仁再查明白具奏欽此欽遵

照得先該臣等具題前事內一件仍立土官知州以順土 之情臣等議得岑氏世有田州久結於人心岑猛雖沒諸 莫不願得復立其後議者朋設流官知府之外就於該府四十八甲之內割其八甲降設田州立岑猛之子一人始授以署州事吏目三年之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爲判官六年之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為同知九年之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為知州使承岑氏之祀而隸之流官知府當時臣等通狗該

府大小土目及鄉老人等審問岑猛之子應該承立者何人乃衆曰一詞以爲岑猛四子長子岑邦佐係正妻張氏所出次子岑邦彥係庶妾林氏所出三子岑邦輔係外婢所生四子岑邦相係次妾韋氏所出猛寵溺林氏而張氏失愛故邦佐自幼出繼武靖而以邦彥承襲官職今邦彥既死應該承立者莫宜於邦佐臣等嘗看得武靖地方正當猺賊之衝而邦佐自幼出繼該州之民信服歸戴已久況其才力足能制禦各猺近日該州土目人

等又相繼懇懇來告願得復還邦佐今欲改立一人亦未有可以代邦佐者兼恐一失武靖各目之心則於地方又多生一事莫若仍還邦佐於武靖一以禦地方之患一以順各　之情至於田州新立不過苟以無絕岑氏之祀此其才否優劣固有不必深論者因論以邦佐出繼武靖既久　朝廷事體已定不可復還宜立其次者岑邦輔則可於是各目人等又衆口一詞以爲邦輔名雖岑猛外婢所生其實來歷不明闔府之民皆不欲立惟邦相則次妾所生實係岑猛的親骨血況其資貌厚重蓋實衆心歸服立繼岑氏庶不絕其真正一脈臣等議得仍立土官者專爲不絕岑氏之後以順諸　之情也今衆心若此亦合俯順故當時直斷邦輔謂非岑猛之子而止謂岑猛之子存者二人亦所以正名慎始杜日後之紛爭也但具奏之時因本内事體多端文已繁瑣若再加詳悉誠恐有瀆　聖聽故從簡畧其詞令蒙　朝廷明見萬里洞徹[illegible]從復　命臣等查勘　臣愈惶無所措

躬因思岑邦輔尚存當時奏内不曾詳開所以不立邦輔之故而直言岑猛之子存者二人果係情節脫落事體欠明臣等疏猾之罪萬死有不容赦者矣臣等近復通拘該府土目鄉老人等再加審問而衆口一詞執說如前陳請益篤臣等反覆思維其事誠亦必須如此而後穩帖無弊故仍照原議上請蓋此等關係地方之事臣等言雖或有所不敢盡而心已無所不用其極必求事出萬全永久無患然後乃敢具奏伏乞　聖明宥其疏漏萬

死之誅仍　勑該部俯從原議立岑邦相於田州以曲順各　之情其岑邦輔者聽其以官族名目隨任如此則名正事成而人心允服實地方之幸臣等之幸

獎勵賞資謝　恩疏 七年九月二十日

准兵部咨為奏報平復地方事該臣題該本部覆題節奉　聖旨王守仁受命提督軍務蒞任未久乃能開誠宣恩處置得宜致令叛　畏服率眾歸降罷兵息民其功可嘉寫勑差行人資去獎勵還

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布政司買辦羊酒送用欽此隨於本年九月初八日該行人馮恩賫捧勑書并前項綵幣銀兩等項到於廣州府地方奉迎入城當除望　闕謝恩欽遵收領外臣時臥病床褥已餘一月扶疾興伏感激惶懼顛頓昏眩莫知攸措已而漸復甦息伏自念思恩田州數萬赤子皆畏死逃生本無可誅之罪而前此當事者議欲勦滅故皆洶洶思亂既已陷之必死之地而無復生全之心矣仰賴　皇上好生之仁矜念遠

惟恐一物不得其所特遣臣來勘處臣亦何能少効一籌不過宣揚　深仁敷昭神武而旬月之間遂皆回心向化舍死投生面縛來歸是皆　皇上聖德格天至誠所感不疾而速是以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此豈臣等智謀才力能致毫髮於其間哉今乃誤蒙　洪恩重頒大賞且又特遣行人賫　勑遠臨事尤出於常格之外臣亦何功而敢當此臣亦何人而敢望此祗受之餘戰悚惶惑徒有感泣惟誓此生鞠躬盡瘁

竭犬馬之勞以圖報稱而已臣病日亟自度此生恐不復能奔走　闕廷一覩　天顏以少罄其螻蟻葵藿之誠臣不勝刻心鏤骨感激戀慕之至

乞　恩暫容回籍就醫養病疏 七年十月初十日

臣以憂病卧伏田野六年有餘蒙　陛下賜之再生之恩錫之分外之福每思稽首　闕廷一覩　天顏以申其螻蟻感激之誠遂其葵藿傾戴之願既因疾病復思歸隱六年之間嚮慕太息竟未敢一出門庭矣常人一顧之恩尚必思其所以為酬

受人一言之知亦必圖其所以為報何況　君臣
大義天高地厚之恩　上之所以施於其下者如
雨露之霑濡無時或息而下之所以承乎其上者
乃如頑石朽株略無生動此雖禽獸異類稍有知
覺者亦不能恝於其心是以每一念及則哽咽涕
下徒日夜痛心惕骨行呼坐嘆而已邇者繆蒙
陛下過採大臣之議授以軍旅重寄自知才不勝
任病不任勞輒乃觸冒上陳辭謝又蒙　溫旨眷
覆慰諭有加伏讀感泣不復能顧其他即日矢死

就道既而沿途備訪其所以致此變亂之由熟思
其所以經理斡旋之計乃甚有牴牾矛盾者而其
事勢既已顛覆破潰如將傾之屋半溺之舟莫知
所措其惟恐　付託不效以孤　陛下生成之德
以累大臣薦舉之明於是始益日夜危懼而病亦
愈甚乃不意到任以來旬月之間不折一矢不戮
一卒而兩府頑民帖然來服千里之內去荊棘而
成坦途其間雖有數處強大賊巢素為廣西衆賊
之淵藪根株屢嘗征討而不克者亦就湖廣撤回

之兵而乘其取道之便用兩府新附之民而鼓其
報効之勇財力不致於大費小民不及於疲勞遂
皆殲厥渠魁蕩平巢穴而遠近略已寧靖是皆
陛下好生之至德昭格於上下不殺之神武幽贊
於神明是以不言而信不怒而威險宥黙相以克
有此固非愚臣意望之所敢及豈其知謀才力為
能辦此哉竊自喜幸以為庶得藉此以免於覆敗
之戮不為諸臣薦揚之累足矣而臣之病勢乃日
益增劇百療無施臣又思之是殆功過其事名浮

其實福踰其分所謂小人而有非望之獲必有意
外之災者也臣自往年承乏南贛為炎毒所中遂
患咳痢之疾歲益滋甚其後退伏林野雖得稍就
清涼親近醫藥而病亦終不能止但遇暑熱輒復
大作去歲奉　命入廣與舊醫偕行未及中途而
醫者先以水土不服離疾歸去是後既不敢輕用
醫藥而風氣益南炎毒益甚今又加以遍身腫毒
喘嗽晝夜不息心惡食飲每日強吞稀粥數匙稍
多輒又嘔吐當思恩田州之役其時既已力疾從

事近者八寨既平議於其中移衛設所以控制諸
蠻必須身親相度方敢具奏則又冒著興疾上下
巖谷出入茅葦之中竣事而出遂爾不復能興今
已輿至南寧移卧舟次將遂自梧道廣待 命於
韶雄之間新任太監總兵亦皆相繼蒞任各能守
法奉公無地方騷擾之患兩省巡按等官又皆安
靖行事剗滌往時煩苛搜刻之弊方務安民今日
之兩廣比之異時庶可謂無事矣臣雖病發而歸
亦可以無去後之憂者夫竭忠以報 國臣之素

志也受 陛下之深恩思得粉身虀骨以自效又
臣近歲之所日夜切心者也病日就危尚求苟全
以圖後報而爲養病之舉此臣之所大不得已也
惟 陛下鑒臣一念報 主之誠固非苟爲避難
以自偷安而憫其瀕危垂絕不得已之至情容臣
得暫回原籍就醫調治幸存餘息鞠躬盡瘁以報
陛下尚有日也臣不勝懇切哀求之至 [illegible]

王陽明先生全集卷之十七

王陽明先生全集目錄

同里後學俞　嶙重編

公移一　提督南贛軍務 征横水桶岡三浰

巡撫南贛欽奉　敕諭通行各屬 正德十二年正月

節該欽奉　敕諭江西福建廣東湖廣各布政司地方交界去處累有盜賊生發因地連各境事無統屬特命爾前去巡撫江西南安贛州福建汀州漳州廣東南雄韶州惠州潮州各府及湖廣郴州地方安撫軍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一應地方賊

情軍馬錢糧事宜小則徑自區畫大則奏請定奪但有盜賊生發即便嚴督各該兵備守禦守巡并各軍衛有司設法勦捕選委廉能屬官密切體訪及僉所在大戶并被害之家有智力人丁多方追襲量加犒賞或募知因之人陰爲鄉導或購賊徒自相斬捕或聽脅從并亡命窩主人等自首免罪其軍衛有司官員中政務修舉者量加旌奬其有貪殘畏縮誤事者徑自拏問發落爾風憲大臣須廉正剛果肅清奸弊以副　朝廷之委任欽此欽遵照得撫屬地方界連四省山谿峻險林木茂深盜賊潛據其間不時出沒剽刧東追則西竄南捕則北奔各省巡捕等官彼此推調觀望不肯協力追勦遂至延蔓日多當職猥以菲才濫膺重寄大懼職業隳廢仰負　朝廷委託爲照前項地方延袤曠遠未能遍歷其間綏撫之方隨時殊制攻守之策因地異宜若非的確詢訪難以臆見裁度爲此仰抄案回司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案驗內事理即行本司該道分巡分守兵備守備等官并所屬

大小衙門各該官吏公同逐一會議要見節今各處城堡關隘有無堅完軍兵民快曾否操練某處賊方猖獗作何擒勦某處賊巳退散作何撫緝某賊怙終必須撲滅某賊被誘尚可招徠何等人役堪爲鄉導何等大戶可令追襲軍不足恃或須別募精强財不足用或可別爲經畫某處或有閑田可興屯以足食某處或多浮費可節省以供軍何地須添寨堡以斷賊之往來何地堪建城邑以扼賊之要害姑息隱忍固非久安之圖會舉夾攻果

術萬全之策一應兵財養兵弭寇安民之術皆宜
悉心計慮折衷推求山川道路之險易必須親歷
畫圖賊壘民居之錯雜皆可按實開註近者一月
以裏遠者一月以外凡有所見備寫揭帖各另呈
來以憑采擇非獨以匡當職之不逮亦將以驗各
官之所存務求實用毋事虛言各該官吏俱要守
法奉公長廉遠恥袪患衛民竭誠報　國毋以各
省而分彼此務須協力以濟艱難果有忠勇清勤
績行顯著者旌勸自有常典當職不敢蔽賢其或

奸貪畏縮志行卑汚者黜罰亦有明條當職亦不
敢同惡深惟昧劣庶賴匡襄凡我有官各宜知悉

選揀民兵

照得撫屬地方界連四省山谷險隘林木茂深盜
賊所盤三居其一乘間刦掠大爲民患本院謬當
巡撫專以弭盜安民爲職欽奉　敕諭一應軍馬
錢糧事宜得以徑自區畫責任以來甫及旬日雖
未遍歷各屬且就贛州一府觀之財用耗竭兵力
脆寡衛所軍丁止存故籍府縣機快半應虛文與
寇之方百無足恃以此例彼餘亦可知夫以羸卒
而當強寇猶驅群羊而攻猛虎必有所不敢矣是
以每遇盜賊猖獗輒復會　奏請兵非調土軍即
倩狼達往返之際輒已經年糜費所須動逾數萬
逮至集兵舉事即已魍魎潛形曾無可勦之賊稍
俟班師旋旅則又鼠狐聚黨復皆不軌之群良由
素不練兵倚人成事是以機宜屢失備禦益弛徵
發無救於瘡痍供饋適增其荼毒群盜習知其然
愈肆無憚百姓謂莫可恃競亦從非夫事幾則坐

縱烏合勢急延動調狼兵一皆苟且之謀此豈可
常之策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假閭戍以
興師豈以一州八府之地[illegible]無奮勇敢戰之夫事
豫則立人存政舉近據江西分巡嶺北道兵備副
使楊璋呈將所屬各縣機快[illegible]行揀選委官統領
操練卽其處分當亦漸勝於前但此等機快止可
護守城郭提[illegible]關擒至於搗巢深入摧鋒陷陣恐
亦未堪爲此案仰四省各兵備官於各屬弩手打
手機快等項挑選驍勇絕群膽力出衆之士每縣

多或十餘人少或八九輩務求魁傑異材缺則懸賞召募大約江西福建二兵備各以五六百名為率廣東湖廣二兵備各以四五百名為率中間若有力能扛鼎勇敵千人者優其廩餼署為將領召募犒賞等費皆查各屬商稅贓罰等銀支給各縣機快除南贛兵備已行編選外餘四兵備仍於每縣原額數內揀選精壯可用者量留三分之二就委該縣能官統練專以守城防隘為事其餘一分揀退疲弱不堪者免其着役止出工食追解該道

以益召募犒賞之費所募精兵專隨各兵備官屯劄別選素有膽畧屬官員分隊統押教習之方隨材異技器械之備因地異宜日逐操演聽候徵調各官常加考校以核其進止金鼓之節本院間一調遣以習其往來道途之勤資裝素具遇警即發聲東擊西舉動由己運機設伏呼吸從心如此則各縣屯戍之兵既足以護守防截而兵備募召之士又可以應變出奇盜賊漸知所畏而革心平良益有所恃而無恐然後聲罪之義克振撫綏之仁

可施弭盜之方斯惟其要本院所見如此其間尚有知慮未周措置猶缺者又在各官酌量潤色務在盡善期於可久亮愛民憂國之心既無不同則拯溺救焚之圖自不容緩務至即便舉行或有政務相妨未能一一親詣先行各屬精為選發先將召募所得姓名及措置支費銀糧陸續呈報事完之日通造文冊以憑查考

十家牌法告諭各府父老子弟

本院奉 命巡撫是方惟欲剪除盜賊安養小民

所恨才力短淺智慮不及雖懷愛民之心未有愛民之政父老子弟凡可以匡我之不逮苟有益於民者皆有以告我我當商度其可以次舉行今為此牌似亦煩勞爾衆中間固多詩書禮義之家吾亦豈忍以狡詐待爾良民便欲防奸革弊以保安爾良善則又不得不然父老子弟其體此意自今各家務要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婦隨長惠幼順小心以奉官法勤謹以辦 國課恭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心要平恕毋得輕意忿爭事要

含忍毋得輒興詞訟見善互相勸勉有惡互相懲
戒務興禮讓之風以成敦厚之俗吾愧德政未敷
而徒以言教父老子弟其體吾意毋忽
輪牌人每日仍將告諭省聽各家一番

十家牌式

某縣某坊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右甲尾某人
右甲頭某人

此牌就仰同牌十家輪日收掌每日酉牌時分
持牌到各家照粉牌查審某家今夜少某人往
某處幹某事某日當回某家今夜多某人是某
姓名從某處來幹某事務要審問的確仍通報
各家知會若事有可疑即行報官如或隱蔽事
發十家同罪各家牌式

某縣某坊民戶某人
某坊都里長某下甲首軍戶則云某所總旗小
旗某下匠戶則云某里甲下某色匠客戶則云
原籍某處某里甲下某色人見作何生理當何
處差役有寄庄田在本縣某都原買某人田親
戚僚仕人某某若官戶則云某衙門某官下舍
人舍餘
若客戶不報寫庄田在牌者日後來告有庄田
皆不准不報寫原籍里甲即係來歷不明即須
查究
男子幾丁
某某係官見任或仍在京聽選或在家　某某處生員吏典

某治何生業成丁不成丁或祖何處經曾　某見當某差役
某有何技能或患廢疾　某
某　某
見在家幾丁　若人丁多者牌許增闊量添行
格填寫
一婦女幾口
一門面屋幾間係自己屋或典賃某人屋
一寄歇客人某人係某處人到此作何生理一名名關寫津票寫帖客去則揭票
無則云無

案行各分巡道督編十家牌

照得本院巡撫地方盜賊充斥因念禦外之策必以治內爲先顧蒞事未久尚昧土俗永惟撫緝之宜惝然未有所措訪得所屬軍民之家多有規圖小利寄住來歷不明之人同爲狡偽欺竊之事甚者私通賊而與之傳遞消息窩藏奸宄而爲之盤據貪緣盜賊不靖職此其由合就行令所屬府縣在城居民每家各置一牌備寫門戶籍貫及人丁多寡之數有無寄住暫宿之人揭於各家門首以憑官府查考仍編十家爲一牌開列各戶姓名背寫本院告諭日輪一家沿門按牌審察動靜但有面目生疎之人踪跡可疑之事即行報官究理或有隱匿十家連罪如此庶居民不敢從惡而奸偽無所潛形爲此仰抄案回道即行各屬府縣着落各掌印官照依頒去牌式沿街逐巷挨次編排務在一月之內了事該道亦要嚴加督察期於着實施行毋使虛應故事仍令各將編置過人戶姓名造冊繳院以憑查考非但因事以別勤惰且將

旌罰以示勸懲

告諭各府父老子弟

告諭父老子弟今兵荒之餘困苦良甚其各休養生息相勉於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從長惠幼順勤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心要平恕毋懷險譎事貴含忍毋輕鬭爭父老子弟曾見有溫良遜讓卑己尊人而人不敬愛者乎曾見有凶狠貪暴利己侵人而人不疾怨者乎夫囂訟之人爭利而未必得利求勝而未必能勝外見疾於官

府內破敗其家業上辱父祖下累子孫何苦而爲此乎此邦之俗爭利健訟故吾言懇懇於此吾愧無德政而徒以言教父老其勉聽吾言各訓戒其子弟毋忽

勦捕漳寇方略牌　正月

據福建嶺東布按二司參議等官張簡等各呈嶄捕事宜已經行仰遵照案驗施行所有方略恐致泄露不欲備開案內爲此另行牌仰廣東嶺東福建汀漳等處兵備僉事顧應祥胡璉密切會同守

巡紀功贊畫等官於公文至日便可揚言本院新有明文謂天氣向煖農務方新兼之山路崎險林木蓊翳若雨水浹至瘴霧驟興軍馬深入實亦非便莫若於要緊地方量留打手機兵操練隄備其餘軍馬逐漸抽回待秋收之後風氣凉冷然後三省會兵齊進或宜示遠近或曉諭下人此聲既揚却乃大犒軍士陽若犒勞給賞爲散軍之狀實則感激衆心作興士氣一面亦將不甚緊關人馬抽放一處兩處以信其事（其實雖散人馬亦可不遠而復）稍遣間諜探賊虛實有間可乘則便齊襲銜枚連夜速發（當此之時却須捨却身家有死無生有進無退若一念轉動便成大害）勁卒當前重兵繼後何至其地鼓噪而入仍戒當先之士惟在摧鋒破陣不許斬取首級後繼重兵止許另分五六十騎沿途收斬其餘亦不得輒亂行次違者就便以軍法斬首重兵之後紀功贊畫等官各率數隊相繼而進嚴整行伍務令鼓噪之聲連亘不絕使諸賊逃遁山谷者聞之不得復聚若賊首未盡探其所如分兵速躡不得稍緩使賊復得爲計已獲

渠魁其餘解散黨與平日罪惡不大可招納者還與招納不得貪功一槩屠戮乘勝之餘尤要振兵肅旅如初遇敵不得恃勝懈弛恐生他虞歸途仍將已破賊巢悉與掃蕩經過寨堡村落務禁擄掠宜撫恤者即加撫恤宜處分者即與處分期速一時之歸復遺他日之悔本院奉　命而來專以節制四省沿邊軍職爲務而今進兵一應機宜悉宜稟聽本院庶幾事有總攝動齊一授去方略敢有故違悉以軍法論處各官知會之後即連名開

具遵依揭帖密切差人回報

案行廣東福建領兵官進剿事宜

據福建廣東按察司等衙門備呈到院看得兩省剿捕事宜設施布置頗已詳備誠使諸將齊心軍士用命並舉夾攻已有必克之勢但事干各省舉動難一頓兵既久變故旋生則謀算機宜旬日頓異亦難各守初議執為定說照得福建軍務整緝既久兼有海滄浦城政和諸處打手足可濟事諸將咸有以功贖罪之心意氣頗銳當道亦皆協謀

并力期收克捷之功利在速戰若當集謀之始掩賊不備奮擊而前成功可必今既曠日持久聲勢彰聞各巢賊黨必皆迎絡糾合阻險設械以禦我師其為奸計當亦日加險密至於今日已為持久之師且宜示以寬懈待間而發而猶執其乘機之說張皇於外以堅賊志是謂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敵之未可擊也廣東之兵集謀猶緩聲威未震意在倚重狼達土軍然後舉事利於持久是亦慎重周悉之謀諸賊聞之雖相結聚尚候土兵之集以卜戰期其備必稍懈弛若因而形之以緩乘此機候正可奮快為勇變弱為強而猶執其持重之說必候土軍之至以坐失事機是徒知吾卒之未可擊而不知敵之正可擊也善用兵者因形而借勝於敵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勝負之算間不容髮烏可執滯除江西南贛地方凡遇賊關隘已行兵備副使楊璋委官隄備截殺及將進剿方略各另差人封付福建僉事胡璉廣東僉事顧應祥會同守巡等官密切遵依行事外仰抄案回

司即行各官務要同心協德乘間而動毋得各守一見廢軍僨事一應進止不必呈稟以致誤事領軍等官隨機應變就便施行一面呈報如復彼此偏執失誤軍機定行從重參拏決不輕貸其軍馬錢糧紀功給賞等項已行有成規不再更定

案行漳南道守巡官戴罪督兵剿賊

據福建漳南道右參政艾洪等呈准左參政陳策副使唐澤手本該[illegible]司道使議委各職隨軍紀功運謀經各依蒙[illegible]回稱南靖縣小溪中營住札查理

軍情稽驗功次大約賊衆以四分爲率一分就擒
一分聽撫俱已稽驗查處明白一分遊逃廣東境
界一分深藏本處山谷狠子野心絕險峻嶺易以
計破難以兵碎必須通將調發見在官軍二萬二
千餘名再加議處減冗兵以省費招募兵以守險
待賊機旋隨加撫剿庶幾軍餉不缺農業不廢節
據各哨委官連日稟報各賊恃居險阻公然拒敵
官軍不聽招撫合無繼處本省錢糧以堅自守之
謀催請廣東狠兵以助夾攻之計等因隨據參政

陳策等呈據鎮海衛指揮高偉呈指揮覃桓縣丞
紀鏞被大傘賊衆突出馬陷深泥被傷身死等因
到院隨查先據參政陳策等呈已經批各官酌量
事機公同會議切見賊雖據險而守尚可出其不
意掩其不備則用鄧艾破蜀之策從間道以出奇
若果賊已盤據得地可以計困難以兵克則用充
國破羌之謀減冗兵以省費務在防隱禍於顯利
之中絕狀外於意料之外萬全無失僉謀皆同然
後差來定奪去後今據前因參照指揮高偉既奉

差委督哨自合與覃桓等相度機宜協謀並進却
乃孤軍輕率中賊奸計雖稱督兵救援先亦頗有
斬獲終是功微罪大難以贖準廣東通判陳策指
揮黃森千百戶陳洪鄭芳等既與覃桓等面議夾
攻賊見推敗畧不應援挫損軍威與事匪細俱屬
違法各該領兵守備兵備守巡等官督提欠嚴亦
爲有違合就通行參究但在緊急用人之際姑且
記罪查勘督剿及照添調狠兵一節案查該省節
呈兵糧預備已久惟俟尅日進攻今始成軍而出

一遇小挫輒求濟師况動調狠兵往返數月非但
臨渴掘井緩不及事兼據見在官兵二千有餘數
已不少兵貴善用豈在徒多况稱糧餉缺乏正宜
減兵省費安可益軍匱財除廣東坐派官員及應
否動調狠兵另行查議外仰抄案回道查勘指揮
覃桓縣丞紀鏞是否領兵夾攻被傷身死各官原
領軍兵若干見在若干其指揮仲欽推官胡寧道
知事曾璠知縣施祥等緣何不行策應是否畏避
退縮俱要備查明白從實開報其覃桓等所統軍

兵就仰高偉督同擒斬殺賊立功自贖仍仰福建
布政司作急設處糧賞以勦支費該呈鎮巡衙門
知會各官領解軍前以資賞犒一面開數呈來以憑查
考不許稽遲致誤軍機各該官員俱要奮勇協心
乘機進剿毋得頓兵遷延以失機宜毋坐待援兵以
自解弛務須迭營犄角以壯我軍之威更休迭出
以苦我軍之鋒多方以誤賊人之謀分攻以疲賊
人之守掃蕩巢穴靖安地方則東隅可收於桑榆
大捷不計其小挫事完之日通查功罪呈來以憑

酌量參奏

案行領兵官搜剿餘賊

據福建左參政陳策副使唐澤會案呈准漳南道
參政艾洪僉事胡璉手本俱據委官指揮徐麒等
呈稱督領軍兵粘踪追賊至象湖山賊衆連營拒
守遵奉本院密諭佯言撫衆退兵俟秋再舉密切
部勒諸軍乘懈奮擊今已除將擒斬功次并驗監
候梟掛外呈乞照詳等因到院卷查先准兵部咨
前事已經備行福建廣東二省漳南嶺東二道守
巡兵備守備等官欽遵調兵上緊相機剿撫并將
進兵方略行仰各官密切遵照施行敢有故違悉
以軍法論處去後續據福建布按二司守巡漳南
道右參政等官艾洪等呈據委指揮高偉呈稱督
同指揮等官覃桓等領兵剋期夾攻不意大傘賊衆
突出陷入深泥被傷身死廣東官兵在彼坐視不
行策救呈詳到院案查得各官頓兵日久老師費
財致此敗衄顯是不肯節制故違方略正行查勘
參提間隨據廣東按察司等衙門僉事顧應祥等

官會呈前事開稱約會福建官兵剋期進攻間爪
探福建官軍被大傘賊徒殺死指揮覃桓等情各
職隨即統兵策應當獲賊人一名審係賊首羅聖
欽執稱餘賊潛入箭灌巢內率領官兵直抵地名
白土村遇賊交戰斬獲賊級俘獲賊屬等因呈報
前來看得象湖箭灌[illegible]諸巢賊首悉遁其
間賊之精悍盡聚於此[illegible]力所不能攻今各
官雖有前挫隨能密遵方略[illegible]協力竟破難克
之巢以收桑榆之功計其大捷足蓋小挫但象湖

雖破而可勦者不賊首頗已就擒而餘黨尚多逃
遁若不乘此機會速行剿撲薙草存根恐復滋蔓
狡兎入穴獲之益難除將功次另行查奏外為此
仰抄案回道查照先行方畧乘此勝鋒急攻可瘏
破竹之勢不可復緩仍一面分兵搜斬餘黨毋令
復聚為奸非惡未稔可招納者還與招納毋縱貪
功一槩屠戮務收一貫之功勿為九仞之棄本院
即日自汀州起程前來各營督戰仍與各官備歷
已破諸賊巢壘共議經久之策抄案

獎勵福建守巡漳南道廣東守巡嶺東道領
兵官

據福建參政陳策艾洪副使唐澤僉事胡璉都指
揮僉事李胤廣東參議張簡僉事顧應祥都指揮
僉事楊懋各呈稱據委官知府通判等官鍾湘徐
璣等奉領軍兵夾攻象湖可塘箭灌大傘等處賊
巢前後擒斬賊首詹師富溫火燒等共計一千五
百餘名顆及俘獲賊屬小口器械等物到院看得
象湖箭灌諸寨皆係極險最深賊巢自來官兵所
不能下今各官乃能運謀設策協力夾攻旬月之
間擒斬賊首掃蕩巢穴謀勇斷著功勞可嘉除將
功次查奏外通合先行獎勵為此牌仰汀州府上
杭縣即便動支商稅銀兩買辦綵段銀花羊酒委
官分投領齎備用鼓樂迎送各官處用旌勤勞以
明獎勵之典其餘領哨有功官員知府鍾湘等就
行該道照依定去賞格酌量輕重徑自支給官錢
買辦花紅等項一體賞勞仍具由回報以憑查考

告諭新民

爾等各安生理父老教訓子弟頭目人等撫緝下
人俱要勤爾農業守爾門戶愛爾身命保爾室家
孝順爾父母撫養爾子孫無有為善而不蒙福無
有為惡而不受殃毋以眾暴寡毋以強凌弱爾等
務興禮義之習永為良善之民子弟群小中或有
不遵教誨出外生事為非者父老頭目即與執送
官府明正典刑一則彰明爾等為善去惡之誠一
則剪除莨莠免致延蔓貽累爾等良善吾今奉
命巡撫是方惟欲爾等小民安居樂業共享太平

所根才識短淺雖懷愛民之心未有愛民之政近
因督征象湖可塘諸處賊巢悉已擒斬掃蕩住軍
於此當茲春耕甚欲親至爾等所居鄉村面問疾
苦又恐跟隨人衆或致勞擾爾民特遣官耆諭告
及以布疋頒賜父老頭目人等見吾勤勤撫恤之
心餘人衆多不能遍及各宜體悉此意

欽奉　敕諭切責失機官員通行各屬

照得本院於本年六月十五日節該欽奉　敕近
該巡按福建監察御史程昌奏今年正月內被漳

州南靖地方流賊殺死領軍指揮覃桓縣丞紀鏞
射死軍人打手一十五名參稱指揮高偉參政陳
策文洪副使唐澤僉事胡璉都指揮李胤失機誤
事俱各有罪及稱爾將茲重寄責亦難辭等因下
兵部議謂前項賊情自去年七月已　敕彼處撫
巡等官相機撫剿日久未見成功今又陞賊計發
師失事欲將高偉陳策等姑免提問各令住俸戴
罪殺賊并降　敕切責令爾立效贖罪朕皆從之
敕至爾宜親詣漳南二府地方申嚴號令許審機

宜督同守巡領軍等官調集官軍民快打手人役
併運糧餉指授方略隨賊向往設法剿捕其福建
廣東江西官員悉聽爾節制有急督令互相策應
約會夾攻不許自分彼此執拗誤事如有不用命
及遲誤供軍者宜照原奉　敕內事理徑自拏問
施行事有應與兩廣并江西巡撫等官議處者公
同計議而行務要處置得宜賊徒殄滅以靖地方
欽此欽遵外照得本院於本年正月十六日抵贛
涖事當據福建參政陳策僉事胡璉等呈爲急報

賊情事已經密具方略行各官遵照約會廣東官
兵剋期夾攻隨據各官呈稱指揮覃桓縣丞紀鏞
在廣東大傘地方遇賊突出抵戰身死又稱象湖
可塘等寨係極高絕險自來官兵所不能攻乞添
調狼兵俟秋再舉等因到院參看各官頓兵不進
致此敗衂顯是不奉節制故違方略正宜協憤同
仇因敗求勝豈可悵自退阻倚調狼兵坐失機會
本院即於當日選兵二千自領起程進屯汀州一
面督令各官密照方略火速進剿立功自贖一面

查勘失事緣由另行參　奏間隨據各官續呈遵
奉本院紙牌密諭併言稿衆班師乘賊怠弛銜枚
直擣攻破象湖等巢又經行令各官乘此勝鋒速
攻可塘破竹之勢不可復緩仍一面分兵搜擒餘
猾毋令復聚爲奸本院亦自汀州進軍上杭期至
賊寨親自督戰隨據各官復呈爲捷音事開稱攻
破巢穴三十餘處擒斬首從賊人一千四百二十
餘名顆俘獲賊屬五百七十餘名口燒燬房屋二
千餘間奪獲牛馬賊仗無算即今餘黨悉願聽撫

出給告示招撫得脅從賊人一千二百三十五名
家口二千八百二十八名口乞要班師等因已經
具本奏報去後今奉　欽諭切責不勝惶恐待罪
然猶幸其因人成事偶僥收功愧雖當罪或可
免隨又訪得各賊從黨尚多逃遁諸巢餘孽又復
萌芽果爾則憂患方興罪累日重深思其故恐是
各官急於成功不能掃蕩或是憚於久役爲此隱
瞞本院聞此實切慚懼即欲遵奉　欽諭事理親
至漳州督勘查處但今南贛盜賊猖獗方奉　欽
依夾剿師期緊迫軍馬錢糧必須調度勢難遠出
又前項事情由於傳聞未委虛的合行查勘爲此
仰抄案回司照依備奉　欽諭及查照先今案驗
內事理即委本司公正堂上官一員會同守巡該
道官親詣漳州地方督同知府等官將已破賊巢
逐一查勘前項強賊曾否盡絕所獲賊首是否眞
正徒黨有無逃遁餘孽有無萌芽是否各官苟且
隱瞞惟復別賊各另生發若賊首果已擒獲巢穴
果已掃蕩是實取具各官不致遺患重甘結狀具

由呈來如或有所規避欺蔽俱要明白聲說以憑
參究施行若有脫漏殘黨或是別項流賊乘間嘯
聚事出意外亦要從實開報就將防剿機宜作急
議處停當相機行事一面呈來定奪無得畏難推
咎以致貽患地方　國典具存取罪愈大俱無違
錯遲延

兵符節制　正月

先據該道具呈討處武備以便經久事議將原選
聽調人役如綮都殺手廖仲器之屬盡行查出頂

補各縣選退機兵道拘贛城操演以備征調已經批仰施行去後看得督撫之方莫要於行伍治衆之法莫先於分數所據各兵既集部曲行伍合先預定爲此仰抄案回道照依定去分數將調集各兵每二十五人編爲一伍伍有小甲五十人爲一隊隊有總甲二百人爲一哨哨有長協哨二人四百人爲一營營有官有參謀二人一千二百人爲一陣陣有偏將二千四百人爲一軍軍有副將偏將無定員臨事而設小甲於各伍之中選材力優

者爲之總甲於小甲之中選材力優者爲之哨長於千百戶義官之中選材識優者爲之副將得以罰偏將偏將得以罰營官營官得以罰哨長哨長得以罰總甲總甲得以罰小甲小甲得以罰伍衆務使上下相維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舉動齊一治衆如寡庶幾有制之兵矣編選既定仍每伍人給一牌備列同伍二十五人姓名使之連絡習熟謂之伍符每隊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總甲一藏本院謂之隊符每哨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哨長一藏本院謂之哨符每營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營官一藏本院謂之營符凡遇征調發符比號而行以防奸僞其諸緝養訓練之方旗鼓進退之節皆要逐一講求務濟實用以收成績事完備造花名手冊送院以憑查考發遣

預整操練

案照先經批仰將聽調人役查拘操演以備征調即今兵威士氣已覺漸有可觀但各色人内尚有

遺才亦合通拘操演看得龍南等縣捕盜老人葉秀芳等部下兵衆亦多經戰陣况各役向化日久皆有竭忠報効之心但其勇力雖有而節制未諳向慕雖誠而情意未洽一時調用亦恐兵違將意將拂士情信義既未交孚心志豈能齊一爲此仰抄案回道通將所屬向化義民人等悉行查出照依先行定去分數行令各選部下驍勇之士多者二三百人少者一百人或五十人順從其便分定班次各役若無別故自行統領或有事故相妨許

令推選親屬爲衆所服者代領前來徵賊皆於教
場內操演除耕種之月放令歸農其於農隙俱要
輪班上操仍於數多起盡處房使各有棲息之地
人給口糧使皆無供饋之勞効有功勤者厚加犒
賞違犯約束者即以懲戒如此則號令素習自然
如身臂手指之使恩義素行自然與父兄子弟之
愛居則有禮動則有威以是征誅將無不可矣

選募將領牌

看得所屬地方盜賊充斥一應撫剿事宜各該兵

備等官既以地方責任勢難頻來面議若專以公
文往來其推事情不能該悉兼恐機宜多致漏
爲此牌仰郴州兵備道即於所屬軍衞有司官或
義官耆老推選素有膽略才堪將領熟知賊巢險
夷備曉盜情向背忠愼周密可相信任者一二人
前來軍門凡遇地方機務即與密切商度往來計
議庶幾事可濟恐機無疎虞

批留嶺北道楊璋給由呈

據副使楊璋呈給由事看得　朝廷設官本因保
障民子盡職匪懈給由副使楊璋才力精敏識見
練達久在軍中習知戎務見今盜賊猖獗方賴籌
兵命剿一應軍馬錢糧皆倚贊畫方有次第若因
給由遽爾輕動更代之人豈免事多生疎交承之
際必至弊乘間隙遂有出柙之虞何益職掌之務
仰本官勿以循例給由爲急惟以効忠盡職爲先
益展謀猷仍舊供職地方安寧足申體　國之勳
懋績彰聞豈俟入曹之考仍行撫按衙門知會呈
繳

批廣東韶州府留兵防守申

看得本院募兵選士欲弭盜安民正恐地利不能
齊一措置或有未周故期各官斟量潤色務求盡
善可久今據該府各縣所呈非惟不能弭盜而適
以啓盜非徒不能安民而又以擾民此豈本院立
法之初意哉行仰各縣掌印官務體本院立法不
得已之意各要酌量事勢通融省處苟無不盡之
心自無難處之事兵法云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今
各縣所措之兵出於防守而兵備所選之士將以

剿襲防守之兵雖老弱皆可以備數而張威剿襲之士非精鋭不可以摧鋒而陷陣况各縣所留尚有三分之二而兵備所取止得三分之一其於大勢未便虧損今取三分之一而遂以為地方不復可守假使原數止此亦將別無措置之方耶又况剿襲之兵既集則兵威日振聲東擊西倏來忽往賊將瞻前顧後自然不敢輕出各縣防守愈易為力此於事理亦皆明白易見各官類皆狃於因循憚於振作惟知取私便之為利而不知妨大計之

為害宜各除去偏小之見共為公濟之謀若復推調遲延夾攻在邇已經　奏有成命苟誤軍機定以軍法從事

咨報湖廣巡撫右副都御史秦防賊奔竄（八月）

准巡撫湖廣都御史秦　咨云云已經一體欽遵施行續據江西嶺北道副使楊璋看得朱廣寨等處係桂陽樂平二縣界內賊奔要路今夾攻在邇要行各道預發精兵把截又經備行廣東湖廣各官選集驍勇機快父子鄉兵選委素有能幹官員統領各於賊行要路晝夜嚴加把截或遇前賊奔逃就便詳察險易相機截捕或先於朱廣魚黃賊所僭逃諸山寨多張疑兵使賊不敢奔往務要虛因為今不得窺賊奸計各道仍須分投爪探出奇設伏先事預防但得賊中虛實差人飛報軍門大抵防寇如水四面隄防既固但有一處滲漏必致併力潰決賊所奔逃尚恐不止前項諸處仍行各道再加詢訪但有罅隙即便行文知會互相關防必使皆無蟻穴之漏庶可全收草薙之功今准前

因為照前項各賊屢經夾攻狡猾有素今聞大舉預將妻子撥寄此亦勢所必有照得各開龔福全李斌皆已撥送妻子近往福岡親識人家除行嶺北道密行擒拏一面行文湖廣各官將前項窩戶姓名密切知會或住近桂陽或住近上猶就仰各該守把官兵相機剿捕外擬合咨報云云

欽奉　敕諭提督軍務新　命通行各屬（九月）

正德十二年九月十一日節該欽奉　敕諭江西南安贛州地方與福建汀漳二府廣東南韶潮惠

西府及湖廣郴州桂陽縣壤地相接山嶺相連其
間盜賊不時生發東追則西竄南捕則北奔蓋因
地分各省事無統屬彼此推調難爲處置先年以
此之故嘗設有都御史一員巡撫前項地方就令
督剿盜賊但責任不專類多因循苟且不能申明
賞罰以勵人心致令盜賊滋多地方受禍今因爾
所奏及該部覆奏事理特改命爾提督軍務常在
贛州或汀州住札仍往前各處撫安軍民修理城
池禁革奸弊一應軍馬錢糧事宜俱聽便宜區畫

以足軍餉但有盜賊生發卽便嚴督各該兵備守
備守巡幷各軍衞有司設法調兵剿殺不許踵襲
舊弊招撫蒙蔽重爲民患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
不拘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幷逗遛退縮者俱
聽以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就行斬
首示衆斬獲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巡官卽時紀
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奏繳查照南方剿
殺盜賊事例㸔賞激勸仍要選委廉能官員密切
體訪或僉所在大戶幷被害之家及素有智力人
丁多方追襲並加糧賞或募知因之人陰爲鄉導
或購令賊徒自相斬捕或許令脅從幷亡命窩主
人等自行出首免罪皆聽爾隨宜處置不必執定
一說其應捕人員尤要嚴加戒約不許妄拏平人
及縱賊挾讐攀引因而嚇詐財物擾害良善軍衞
有司官員中政務修舉者量加獎勸其有貪殘畏
縮誤事者文職五品以下武職三品以下徑自拏
問發落事有應與各該鎮巡官計議者亦須計議
而行爾爲風憲大臣受茲新命尤宜廉能剛果肅

淸積弊以副　朝廷委任之意如違責亦有所歸
焉爾其欽承之毋忽故敕欽此欽遵擬合通行爲
此仰抄案回司照依案驗備奉　敕諭內事理幷
行該道守巡兵備守備等官及府衞等官及府衞
所縣大小衙門一體欽遵施行都司呈鎮守布政
司呈巡撫按察司呈巡按衙門各査照施行

咨報湖廣巡撫右副都御史夾攻事宜

准巡撫湖廣都御史秦　咨內開夾攻江西該分
哨道幷把截之路及各該官軍不無追剿往來過

境必須各給旗號識別以防錯誤凡遇賊勢縱橫及攻堅去處各領哨官即便發兵策應同舟共濟又稱各省窩賊之家今既各有指實必須從長計處絕其禍本以收全功煩爲參酌行止并將合行事宜咨報以憑轉行各該領兵等官遵守等因准此先該本院訪得大庾南康上猶三縣近附賊巢良民村寨甚多往年大征不曾分別善惡給與良民旗號及撥兵護守以致狼土官兵貪功妄殺玉石不分亦有一二良民村寨給與旗號撥兵護守又被不才領兵官員并良民寨主受賊重賄及將有名賊首隱藏其家事定仍復還巢至今貽患及有吉安府龍泉萬安泰和三縣并南安府所屬大庾等二縣居民無籍者往往携帶妻女入巢爲盜行劫則指引道路征剿則通報消息尤爲可惡即今聞有大兵夾攻俱各潛行回家遇有盤詰輒稱被擄逃歸因而得脫誅戮若不通行挨究將來事定仍復入巢地方之患何時可已就預行上猶等三縣着落當該掌印官員查出附近賊巢居民村

寨逼計若干畫圖申報以憑每寨給與良善旗號臨期撥兵護守仍取各寨主并地方總甲甘結在官如有應剿賊徒來投希圖隱匿者許其擒斬送官照例重賞容隱者事發一寨之人通行坐以奸細重罪其大庾龍泉等六縣各給告示曉諭鄉村里老人等但有平昔入巢爲盜即令潛出許其舉首亦行照例給賞容隱事發本家并四鄰一體坐罪如此庶良善免於玉石俱焚而盜賊得以根株悉拔俱經牌仰該道遵照施行外又據委官知府等官季敩等呈稱依奉本院方略分兵於上猶南康等處防遏被賊兩次糾衆出攻南安俱幸我兵克捷即今賊勢略已衰敗若乘此機會直搗其巢旬月之間可期掃蕩云云本院看得三省夾攻事宜集兵有先後期約有遲速如上猶大庾之賊江西先與湖廣夾攻止令廣東之兵于仁化把截候廣東兵力已齊聽湖廣廣東約會夾攻江西之兵止于大庾把截通候廣東湖廣夾攻已畢廣東之兵移于惠州江西之兵移于龍南又行約會夾攻

如此庶先後有序事機不失兵力不竭糧餉可省又經移咨貴院查照施行外今准前因看得官軍過境必須各給旗號識別以防錯誤攻堅去處必須各領哨官即便發兵策應庶得成功持論既極公平所處又甚詳悉除行領哨等官遵照施行外惟守備指揮李璋所呈窩賊之家傳聞之言未必皆實已行該道再行查訪務求的實拔絶禍源其進攻次第惟桶岡一處該與湖廣之兵會合若長流坑左溪等處皆深入南安府所屬三縣腹心之

内見今不次擁衆奔衝勢難止遏本院欲將前項賊巢以次相機勦撲候貴治之兵齊集會合夾攻桶岡如此則江西腹心之害已除而二省夾攻之舉得以併力從事擬合移咨前去煩爲查照定處咨報施行

征勦横水桶岡分委統哨牌

據守把金坑等處領兵縣丞舒富等申稱探得各巢賊首聞知湖廣土兵將到集衆刼掠猖熾日甚鑿山開塹爲備益堅又開於桶岡後山陡絶崖壁結構飛梯自此直入范陽大山延袤千里自來人迹所不能到今皆搬運糧穀設有機險意在悉力拒戰戰而不勝即奔入此中截斷飛梯雖有十萬之衆亦無所施其力乞要急爲區處等因到院隨將各巢擒獲賊徒備細研審亦與所呈略同照得先經具　題及備行兩省將各處賊巢以次攻勦先約湖廣官兵會攻上猶諸賊未報但南贛兵力自來疲弱爲賊所輕必資湖廣土兵然後行事賊見土兵未至必以爲夾攻尚遠今若出其不意奮

兵合擊先以一哨急趨其後奪其險口賊既失勢殆可盡殄若必俟土兵之至果如各官所呈陷賊計中老師費財復爲他日之患追悔何及本院節准兵部咨題奉　欽依南贛地方賊情着都御史王守仁自行量調官軍設法勦捕及近奉　敕諭云云俱聽以軍法從事欽此欽遵除臨督守巡官員行令分投先往上猶大庾等處調度催督外本院身督中軍直搗横水大巢所據各哨官兵合就分委督發依期進勦

一仰贛州府知府邢珣統領後開官兵自上猶石
坑進由上稍石溪入磨刀坑過白封龍一面分兵
搜茶潭鴬井杞州坑正兵經過朱坑早坑入楊梅
村攻白藍横水與都司許清指揮謝昶姚璽知縣
王天與等兵會合共結為一大營及各選精鋭用
鄉導分引齎乾糧三日四搜附近各山寨如茶潭
鴬井杞州坑寨下等處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
援應毋致遺漏左溪諸賊既盡然後分哨起營過
背烏坑穿牛角窩踰梅伏坑過長流坑涉界木口

搜苦背上思順過烏地入上新地中新地下新地
攻桶岡喇諸賊與知府唐淳指揮余恩謝和等兵
合勢夾擊賊既敗散遂會各營連絡犄角為一大
營各選精鋭開合縱横分布搜扒必使噍類無遺
候有班師期日方許回兵領哨各官及兵快人等
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遵照本院欽奉
敕諭內事理以軍法從事本官務要竭忠効命
益展才猷嚴督諸軍奮勇前進蕩除孽醜以靖地
方如或怠忽乖謬致有疎虞　國典具存罪難輕

貸本院即日進屯南康親臨督戰一應進止機宜
須切差人俱赴營所稟白聽候事完日繳

計開　安遠縣新民義官某某等名下打手
八百名乾字營哨長趙某某等名下機兵四百名
弓箭手一隊銃手八名鄉導二十名火藥八十斤
地圖一張軍令八十張號色布一千五百件兵旗
大小九十面令字藍絹大旗一面奇兵披扒用為先導尋常背捲
巡各營兵始開令字黃絹大旗一面正兵行動用為先導尋常背捲巡各營兵始開

軍令　失誤軍機者斬臨陣退縮者斬違犯號令
者斬經過宿歇去處敢有攪擾居民及取人一草
一木者斬劄營起隊取火作食後時遲慢者照軍
法治因而誤事者斬安營住隊常如對敵不許私
相往來及輒去衣甲器仗違者照軍法治因而誤
事者斬凡安營既非給有各隊帖牌及非營門而
輒出入者皆斬守門人不舉告者同罪其出營樵
牧汲水方便而擅過營門外者杖一百軍中呼號
奔走驚衆者斬亂退賊乘勝攻營將士輒呼動者

斬軍中卒遇火起除奉軍令救火人外敢有喧呼
及擅離本隊者斬軍中守夜巡夜之人每夜各有
號色號色不應者即便收縛軍中不許私議軍機
及妄言禍福休咎惑亂衆心違者皆斬凡入賊境
哨探可往而畏難不往托故推調及回報不實者
斬軍行遇敵人來衝及有埋伏在傍者不許輙動
即便整隊向賊牢把相機殺剿違者斬軍行遇賊
衆乞降恐有奸謀即要駐軍嚴備一面飛稟中軍
令其遠退自縛來投不許輙與相近遇有自稱官

吏及地方里老來迎接者亦不許輙與相近即便
駐軍嚴備一面飛稟中軍審實發落違者皆斬賊
使入營及來降之人將士敢與私語及問賊中事
宜凡漏泄軍情者斬凡臨陣對敵一隊失全隊皆
斬鄰隊不救鄰隊皆斬賊敗追奔不得太遠一聽
號令聞鼓方進聞金即止違者斬賊巢財物並聽
殺賊已畢差官勘驗給賞敢有臨陣擅取者斬乘
勝逐賊不許爭取首級路有遺下金銀寶物不許
低頭拾取違者皆斬

一倂統兵官汀州府知府唐淳統領後開官兵前
往南安府自百步橋浮江合村等處進屯湍都會
同把隘推官徐文英將點集守把鄉夫於內選取
堪爲鄉導者一百名分引哨路進襲上關破下關
乃分兵爲三哨中一大哨踰相見嶺樸窩溪徑攻
左溪右一小哨從下關分道搜絲茅壩復從中大
哨於窩溪進攻左溪左一小哨自窩溪抑羊牯腦
山復自窩溪從中大哨進攻左溪三哨復合爲一
與本院會於橫水遂會同守備郟文知府季斅指

揮余恩縣丞舒富等兵五營犄角合爲一大營乃
各選精銳用鄉導分引齎乾糧二三日四搜山寨
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援應毋致疎虞左溪諸
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分哨起營復自
窩溪回關田推官徐文英仍於關田厚集營陣以
待奔竄遺賊勿輕散動本官自關田率兵由古亭
進屯上保復自上保歷茶坑山十八磊依期進於
木岡攻桶岡茶寨與郟府邢珣指揮余恩等兵合
勢夾擊賊所必散遁會各營進絡犄角爲一大營

各選精銳開合縱橫分布搜扒必使噍類無遺候
有班師之日方許回兵領哨各官及兵快人等敢
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即遵照本院云云
計開云云下同
一仰南安府知府季斆統領後開官兵自南安府
石人背進破義安分兵搜朱雀坑入西峰分兵搜
狐狸坑進鉛廠分兵搜李家坑屯穩下分兵搜李
坑遂踰狗脚嶺搜陰木坑攻左溪與本院會於橫
水遂與守備郟文知府邢珣唐淳指揮余恩縣丞

舒富等兵合速為一大營乃各選精銳齋乾糧三
日用鄉導分引四搜附近山寨多方爪探務期盡
絕互相接應毋致蹤虜左溪諸賊既盡然後分哨
起營過密溪搜羊牿腦踰相見嶺歷上關下關關
田經古亭分屯上保茶坑斷胡蘆洞等處賊路四
面設伏以待補網殲賊為都指揮許清之繼探候
緩急相機應援必使根株悉拔噍類無遺候有班
師期日方許回兵領兵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
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即遵照本院云云

一仰江西都司都指揮僉事許清統領後開官兵
自南康進破雞湖撫新地襲楊梅坑攻白藍與本
院會於橫水遂與知府邢珣等兵會合共結為一
大營乃各選精銳川鄉導分引齋乾糧二三日四
搜附近各山寨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接應毋
致蹤虜橫水諸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
分哨起營自橫水穿牛角窩搜川坳陰木潭會左
溪入密溪過相見嶺歷下關上關關田上華山過
鱗潭屯左泉分斷西山界胡蘆洞等賊路四面設

伏以待補網殲賊仍歸屯橫水控制諸巢遂與知
府季斆相機應援必使根株悉拔噍類無遺候有
班師日期方許回兵領哨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
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即遵照本院云云
一仰守備南贛二府地方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
揮使郟文統領後開官兵前往南安府自石人坑
度湯瓶嶺破義安上西峰過鉛廠破苦竹坑則長
河洞搜狐狸坑攻左溪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知
府唐淳季斆指揮余恩縣丞舒富等兵五營連絡

爲一大營乃各選精銳用鄉導分引齋乾糧二三日四搜附近山寨如天台巷獅子山絲茅壩等處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援應毋致疎虞左溪附近諸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分哨起營自左溪過稀溪分兵搜絲茅壩會下關入關田過古亭踰上保搜茶坑屯於十八磊分兵斷下章設伏以待桶岡奔賊爲知府唐淳之繼使人探候消息相機應援必使遠近各賊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期日方許回兵領兵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

退縮違犯號令者俱卽遵照本院云云

一仰贛州衛指揮余恩統領後開官兵自上猶官隘踰獨孤嶺至營前進余坑屯過步破長流坑分兵入梅伏坑破牛角窩撲川坳陰木源與正兵合攻左溪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縣丞舒富知府唐淳季斆守備郟文等兵連絡爲一大營乃各選精銳齎乾糧二三日用鄉導分引四搜附近各山寨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援應毋致疎虞左溪諸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分哨起營過窩溪搜羊牯腦踰相見嶺歷下關上關關田經韮山鰷源網夾裏從左溪入西山界攻桶岡諸賊與知府邢珣唐淳指揮謝昶等兵合勢夾擊賊既敗散遂令各營連絡犄角爲一大營各選精銳開合縱橫分布搜扒必使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期日方許回兵領兵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俱卽遵照本院云云

一仰寧都縣知縣王天與督同典史梁儀統領後開官兵自上猶官隘員坑過琴江口由白面寨至

長潭經茶壩屯石玉分兵搜樟木坑正兵自黃泥坑過大瀞入員分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知府邢珣都司許清等兵會合四營共結爲一大營乃各選精銳用鄉導分引齋乾糧二三日四搜附近各山寨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援應毋致疎虞橫水等處諸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分哨起營過背烏坑牛角窩梅伏坑渉長流渡果木口搜芒背上思順入烏地約上新地中新地分屯下新地分兵搜扒斷絕要路四面設伏以待桶岡奔

賊爲知府邢珣之繼使人探候緩急仍與縣丞舒
富聲息相接應援必使哨探無遺候有班師期日
方許回兵領兵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
違犯號令者仰即遵照本院云云
一仰南康縣縣丞舒富統領後開官兵自上猶營
前金坑進屯過步破長流坑徑攻左溪與本院會
於橫水遂與知府邢珣唐淳季敩守備郟文等兵
合四營共結爲一大營乃分選精銳齎乾糧用鄉
導分引四搜附近賊巢如鱉坑碧坑赤坑觀音山

蒼塲仙鶴頭源陂左溪等處諸賊既盡聽候本院
再授方略然後分哨起營徑自長流坑過栗木口
搜芒背搜鐵木里狗上泡遍搜東桃坑山源竹壩
梟大王嶺板嶺諸巢迷屯鎖匙龍外四面埋伏以
待桶岡奔賊仍與知縣王天與聲息相接彼此相
機應援必使哨探無遺候有班師期日方許回兵
領兵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
者仰即遵照本院云云
一仰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統領後開官兵前去屯

剳穩下會同守備郟文併謀協力搜剿稽蕪等處
賊巢進屯橫水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進攻桶
岡諸峒本官仍須詳察地理險易相度機宜協和
行事毋得爭先我後力散勢分致失事機　國典
具存罪不輕貸其領哨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
陣退縮違犯號令者許即以軍法從事軍中一應
事宜亦聽隨宜應變應呈報者仍呈軍門施行
一仰廣東潮州府程鄉縣知縣張戩統領部下新
民打手鄉夫人等搜剿稽蕪黃雀坳新地等處賊

巢進屯橫水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進攻桶岡
諸峒本官仍須詳察云云
一仰中軍營參隨官
　參行分守嶺北道官兵戴罪剿賊　、
參看稽蕪大山不係進兵險路若使郟文季敩等
遵依本院方略直趨左溪與諸軍連營合勢兵威
既振然後分兵四剿則稽蕪等巢自然聞風而靡
今乃不遵約束輒冀僻路以攻險絕堅小之寇反
致損威挫銳非但有乖節制抑且違誤師期若使

各哨官兵皆若季敎等夜則不進則左溪横水賊巢根本腹心之地何由攻破諸軍何由得有今日之勝論情定罪俱合處以軍法但今各營皆已乘勝追逐賊徒四散奔潰正係緊關搜截之際姑令戴罪剿絶以贖前辜爲此仰抄案回道速督各官分投把截搜剿俱要勵志奮勇毋徒退縮以自全毋以小挫而自餒務奮澠池之翼以收桑榆之功如復仍前畏縮避誤軍令具存難再容恕仍將陣亡千戸劉彪及被傷兵夫人等查驗紀錄量加優

恤

投滅餘黨牌

照得本院於本月十二日親督諸軍進破横水等巢諸軍皆奮勇致死奔險陷陣賊乃大敗擒斬功次數多良已可嘉但聞餘黨往往復相嘯聚千百爲群設柵阻險復爲抗拒官兵之備所據各兵進攻之日攀崖緣壁下上險阻疲困已極乘之陰雨連日煙霧咫尺不辯故且容令各兵暫爾休息今天氣漸開兵力已蘇若不乘此破竹之勢疾捕急擊使諸賊聲勢復得連絡用力益難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嚴督各營官兵星夜疾進務在三日之內掃蕩餘孽必使噍類無遺敢有狃於一勝怠忽因循逗遛不進致誤軍機者仰即遵照　敕諭事理當時以軍法從事該道亦要身督各官奮勇前進毋虧一簣務在萬全

奬勵湖廣統兵叅將史春牌

據副使楊璋呈稱遵奉本院牌案監督各營官兵照依二省刻定日期於十一月初一日午時攻破

桶岡大峒賊徒皆已擒斬巢穴悉已掃蕩但湖廣官兵未知恐仍復前來非但無賊可剿抑且徒勞遠涉乞將湖廣官兵留屯彼地免其過境實爲彼此兩便等因到院看得桶岡天險先經夾剿圍困半年終不能下乃今一鼓而殄斯固諸將用命軍士效力實亦湖廣兵威大振有以懾服其心故破巢之日不敢四散奔潰以克收兹全功訪得湖廣統兵叅將史春紀律嚴明行陣肅整故能遠揚威武致兹克捷雖兵不接刃而先聲以張相應差官

獎勵爲此牌差千戶高睿齎領後開花紅禮物前
去湖廣郴州親送本官營內傳布本院獎勵之意
以彰本官不斷之功

設立茶寮隘所

照得撫屬上猶等縣所轄橫岡天險四面青壁萬
仞中盤二百餘里連峰參天深林絕谷不睹日月
賊衆屯據其間東出西沒遊劫殆遍人民遭其荼
毒地方受其擾害先年亦嘗用兵夾剿坐困數月
不能俘其一卒竟以招撫爲名而罷近該本院奉

命征剿仗賴　天威悉已掃蕩但恐官兵撤後四
方流賊乘間復聚必須於緊關去處設立隘所分
撥軍兵委官防禦庶使地方得以永寧本院見屯
茶寮親督知府邢珣唐淳等徧歷各處險要相視
得茶寮正當橫岡之中自來爲賊據以爲險西通
桂東桂陽南連仁化樂昌北接龍泉永新東入萬
安興國俱因設隘保障當因湖廣官兵未至各營
屯兵未候因以其暇責委千戶孟俊等督領兵夫
先行開填基址伐木立柵起蓋營房見今規模草
創已具本院即欲移營上猶必須委官督工庶幾
垂成之功不致廢弛及照茶寮既設隘所就合摘
撥官兵防禦查得皮袍洞隘兵原非緊要合改移
茶寮及於鄰近上保古亭赤水鮮潭金坑編選隘
夫兼同防守庶一勞永逸事可經久爲此仰抄案
同道坐委能幹縣官一員前去茶寮督工完造務
要堅固永久不得因循遲延一面查照本院欽奉
敕諭隨宜處置事理即將原撥守把皮袍洞隘官
兵盡數移就茶寮住劄一面於上保赤水古亭鮮

潭金坑等寨量丁多寡每寨抽選精壯者一二百
名兼同防禦其合用匠作工食等項行令上猶南
康大庾三縣量支官錢給用完日具數及起撥官
兵數目一併回報查考仍呈撫鎮巡按衙門知會

牌行招撫官　正德十三年二月

據縣丞舒富稟稱橫水等處新民廖成廖滿廖斌
等前來投招隨又招出別山餘黨唐貴安等一百
四十二名口俱稱原係被脅無辜乞要安插照例
撫恤等因到院照得橫水桶岡諸賊已經本院親

調官兵將賊首藍天鳳等悉已擒剿奏捷去後近准兵部咨奏奉　敕旨橫水桶岡等處賊首謝志山藍天鳳蕭貴模等既已擒剿地方寧靖有功官兵俱陞一級不願陞者照例給賞此後但有未盡餘黨務要曲加招撫毋得再行剿戮有傷天地之和其橫水建立縣治俱依所奏施行備咨准此除査照通行外看得新民廖成等誠心投撫意已可嘉又能招出餘黨非但洗其既往之罪亦當錄其圖新之功况今奉有　敕旨方欲大普弘仁而廖

成等投順適當其時相應量加陞賞一以見　朝廷之寬仁一以勵將來之向化爲此牌仰縣丞舒富帥將新民廖成授以領哨義官廖滿廖斌等各與巡捕老人名目令其分統招出新民編立牌甲聽候調遣殺賊更立新劾以贖舊愆就於橫水新建縣城內立屋居住分撥田土令其照例納糧當差本官務加撫恤毋令失所有孚信義仍仰諭各新民俱要洗心滌慮永爲良善毋得聽信讐家恐嚇妄生驚疑自取罪累及照見今農時已過新民人等牛具田種當未能備今將發去商稅銀一百兩就仰本官置買耕牛農器分給各民督令上緊趁時布種其有見缺食用者亦與量給鹽米一應撫安綏來之策有可施行俱仰本官悉心議處呈來

批留兵搜捕呈

看得樂昌等處賊徒構禍連年流毒三省今兵備僉事王大用等乃能身歷險阻設謀調度數月之內致此克平論厥功勞良可嘉尚除具本　奏報

及一面先行犒獎外所據各哨賊徒穴巢雖已底定而漸殄難保必無况聞湖兵撤後各該巢穴多復嘯聚河源龍川諸處殘賊亦復招群集黨連結漸多逆其將來必復熾盛今雖役久兵疲且宜班師息衆但留兵搜捕亦不可苟且謂斬木之不蘖死灰之不然苟涓涓之不塞將江河之莫禦其狠兵既已罷散難復追留若機快鄉兵之屬暫令歸休即可起集爲偷寄迯出之計務使搜剿之兵若農夫之耘耔庶幾盜賊之種如草莽之可除該道

仍備行搜捕各官務體此意悉拔根苗無遺後患

批呈繳

批將士爭功呈

據兵備僉事王大用呈樂昌縣知縣李增緝獲大賊首李斌等審驗明白續據湖廣永州府推官王瑞之呈稱廣東差人邀奪等情已拘知縣見在人役追出原獲得李斌金辮銀兩荷包見在顯是湖廣兵快計擒不得妄報掩飾希圖遁者大征之舉湖廣實首其謀江廣亦協其力既名夾攻事同一

體湖兵有失是亦廣兵之罪廣人有獲斯亦湖人之功況今賊首既擒則湖廣領哨之官亦復何咎雖云因虜得鹿而廣東計誘之人亦非無功但求共成厥事何必已專其伐划各呈詞亦無相遠就如湖廣各官所呈即廣人乘機捕獲之功居然自見就如廣東各官所呈則湖官運謀驅逐之勞亦自不掩獲級者匹夫之所能爭功者君子之大恥仰該道備行湖廣守巡等官彼此同心易氣各自據實造冊

告諭浰頭巢賊 正德十二年五月

本院巡撫是方專以弭盜安民為職蒞任之始即聞爾等積年流劫鄉村殺害良善民之被害來告者月無虛日本欲即調大兵剿除爾等隨往福建督征漳寇意待回軍之日剿蕩巢穴後因漳寇既平紀驗斬獲功次七千六百有餘審知當時倡惡之賊不過四五十人黨惡之徒不過四千餘衆其餘多係一時被脅不覺慘然興哀因念爾等巢穴之內亦豈無脅從之人況聞爾等亦多大家子弟

其間固有識達事勢頗知義理者自吾至此未嘗遣一人撫諭爾等豈可遽爾興師剪滅是亦近於不教而殺異日吾終有憾於心故今特遣人告諭爾等勿自謂兵力之強更有兵力強者勿自謂巢穴之險更有巢穴險者今皆悉已誅滅無存爾等豈不聞見夫人情之所共恥者莫過於身被為盜賊之名人心之所共憤者莫甚於身遭刦掠之苦今使有人罵爾等為盜爾必怫然而怒爾等豈可心惡其名而身蹈其實又使有人焚爾室廬刦爾

財貨掠爾妻女爾必懷恨切骨寧死必報爾等以是加人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爾寧獨不知乃必欲爲此其間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爲官府所迫或是爲大戶所侵一時錯起念頭誤入其中後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憫然亦皆由爾等悔悟不切爾等當初去從賊時乃是生人尋死路尚且要去便去今欲改行從善乃是死人求生路乃反不敢何也若爾等肯如當初去從賊時拚死出來求要改行從善我官府豈有必要殺汝之理

爾等久習惡毒忍於殺人心多猜疑豈知我上人之心無故殺一雞犬尚且不忍況於人命關天若輕易殺之冥冥之中斷有還報殃禍及於子孫何苦而必欲爲此我每爲爾等思念及此輒至於終夜不能安寢亦無非欲爲爾等尋一生路惟是爾等冥頑不化然後不得已而興兵此則非我殺之乃天殺之也今謂我全無殺爾之心亦是誑爾若謂我必欲殺爾又非吾之本心爾等今雖從惡其始同是　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八人爲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須除去二人然後八人得以安生均之爲子父母之心何故必欲偏殺二子不得已也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若此二子者一旦悔惡遷善號泣投誠爲父母者亦必哀憫而收之何者不忍殺其子者乃父母之本心也今得遂其本心何喜何幸如之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聞爾等辛苦爲賊所得苦亦不多其間尚有衣食不充者何不以爾爲賊之勤苦精力而用之於耕農運之於商賈可以坐致饒富而安享逸樂

放心縱意遊觀城市之中優游田野之內豈如今日擔驚受怕出則畏官避讐入則防誅懼剿潛形遁迹憂苦終身卒之身滅家破妻子戮辱亦有何好爾等好自思量若能聽吾言改行從善吾即視爾爲良民撫爾如赤子更不追咎爾等既往之罪如葉芳梅南春王受謝鉞輩吾今只與良民一槩看待爾等豈不聞知爾等若習性已成難更改動亦由爾等任意爲之吾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土兵親率大軍圍爾巢穴一年不盡至於兩

年兩年不盡至於三年爾之財力有限吾之兵糧無窮縱爾等皆爲有翼之虎諒亦不能逃於天地之外嗚呼吾豈好殺爾等哉爾等若必欲害吾良民使吾民寒無衣饑無食居無廬耕無牛父母死亡妻子離散吾欲使吾民避爾則田業被爾等所侵奪已無可避之地欲使吾民賄爾則家資爲爾等所擄掠已無可賄之財就使爾等今爲我謀亦必須盡殺爾等而後可吾今特遣人撫諭爾等賜爾等牛酒銀錢布疋與爾妻子其餘人多不能遍

及各與親諭一道爾等好自爲謀吾言已無不盡吾心已無不盡如此而爾等不聽非我負爾乃爾負我我則可以無憾矣嗚呼民吾同胞爾等皆吾赤子吾終不能撫恤爾等而至於殺爾痛哉痛哉興言至此不覺淚下

進剿浰賊方略

照得撫屬龍川縣地名浰頭積年老賊池大鬢等不時糾衆突出河源翁源安遠龍南信豐等處攻打城池殺擄人口先年亦嘗征剿皆因預失防禦以致猖獗剿後雖賜爲聽招其實陰圖不軌班師未幾肆出劫掠數年以來民受荼毒控告紛紜有不忍言若不遄時計剿地方何以寧謐爲此仰抄案回道會同分守守備等官即行該府知府陳祥速將合用糧餉等項一面從長議處一面即於所屬選集精壯驍勇曾經戰陣機快兵壯人等三千名少或二千名各備鋒利器械編成隊伍坐委素能謀勇官員統領一面密行龍川河源等附近賊巢等縣亦各選募慣戰殺賊兵快二千名委官分押

督同近巢知因被害義官新民頭目人等分截要路就仰知府陳祥總督諸軍親至賊巢去處指畫方略刻期進剿仍行先取知因鄉導數十人令其備將賊巢道路險易畫圖貼說要見某處平坦人馬可以直搗某處險阻可以把截某處係賊必通之路可以設伏邀擊某處賊所不備可以間道撲掩各要一一詳察停當務盡機宜具由連圖差人馬上齎報以憑差官齎執令旗令牌刻期併力進攻必使根株悉拔噍類無遺以靖地方

剋期進剿牌 正德十三年正月

案照浰頭老賊池大鬢等不時糾衆攻打城池殺擄人口屢征屢叛近年以來陰圖不軌惡焰益熾除將賊首池仲容設計擒獲外其餘在巢賊黨若不遂機速剿不無禍變愈大地方何由安息本院已先密切分布哨道行仰知府陳祥統領典史姚思衡驛丞何春巡檢張行報效生員陳經世新民盧琢等官軍從和平入攻熱水巢五花障巢鐵石障巢直擣中浰大巢知府邢珣統領知縣王天與典史梁儀弁老人葉秀芳黃啓濟義官吳明等官兵從大平入攻芳竹湖巢白沙巢黃田坳巢中村巢直擣上浰大巢指揮姚璽統領新民梅南春等兵從烏虎鎮入攻淡方巢石門山巢直擣岑岡大巢指揮余恩統領百長王受黃金巢等兵從龍子嶺入攻溪尾巢塘㶇洞巢古地巢箬背巢直擣下浰大巢千戶孟俊統領義官陳英鄭志高新民盧琢等官兵從和平入攻平地水巢大門山巢黃狗坳巢直擣中浰大巢推官危壽統領義民葉芳百長孫洪舜等官兵從南步入攻脫頭石巢鎮里寨巢羊角山巢直擣中浰大巢知府季敩兵從信豐縣黃田岡入攻新田逕巢古地巢縣丞舒富兵從信豐縣烏逕入攻旗嶺巢頓岡巢及行仰守備指揮郟文監督指揮姚璽余恩千戶孟俊等三哨官兵分路進剿本院亦自行督領帳下隨征官屬兵快人等從冷水逕直擣下浰大巢親自督戰刻期俱於本年正月初七日寅時四路並進外牌仰兵備副使楊璋不妨本道事務遵照本院欽奉　勅諭事理前去軍前紀驗功次處置糧餉及行催督各哨官兵依期進剿所獲功次務要備驗明白從實紀錄仍候巡按紀功御史至日覈實照例造册奏繳及造清册一本送院查考其軍中一應進止機宜俱仰密切呈來定奪

批汀州知府唐淳乞休申

據知府唐淳申稱患病乞賜放歸看得知府唐淳沉勇多智精敏有爲雖之時守能識制事以勤近因本院調發領兵征剿南安諸賊劬勞備至斬獲

巷多雖克捷之奏已舉而賞功之典未頒况汀州所屬多係新民投招未久反側無常正賴本官威望輯撫以爲保障縱有微疾不使起居卽其才能尚堪臥治仰該府卽行本官不妨養疾照舊管事安心職務善求藥餌務竭委身之忠勿動乞休之念中繳

告諭

告諭百姓風俗不美亂所由興今民窮苦已甚而又競爲淫侈豈不重自困乏夫民習染旣久亦難

一旦盡變吾姑就其易改者漸次誨爾吾民居喪不得用鼓樂爲佛事竭貲分帛費財於無用之地而儉於其親之身投之水火亦獨何心病者宜求醫藥不得聽信邪術專事巫禱嫁娶之家豐儉稱貲不得計論聘財粧奩不得大會賓客酒食連朝親戚隨時相問惟貴誠心實禮不得徒飾虛文爲送節等名目奔靡相尚街市村坊不得迎神賽會百千成羣凡此皆靡費無益有不率教者十家牌鄰互相糾察容隱不舉正者十家均罪爾民之中豈無忠信循禮之人顧一齊衆楚寡不勝衆不知違棄禮法之可恥而惟慮市井小人之非笑此亦豈獨爾民之罪有司者教導之不明與有責焉至於孝親敬長守身奉法講信修睦息訟罷爭之類已嘗屢有告示懇切開諭爾民其聽吾誨爾益敦毋怠

仰南安贛州府印行告諭牌

照得有司之政風俗爲首習俗侈靡亂是用生本院近因地方多盜民遭荼毒驅馳兵革朝夕不遑

所謂救死不贍奚暇責民以禮義哉今幸盜賊稍平民困漸息一應移風易俗之事雖亦未能盡舉姑先就其淺近易行者開道訓誨爲此牌仰本府官吏卽將發去告諭照式翻刊多用紙張印發所屬各縣査照十家牌甲每家給與一道其鄉村山落亦照屯堡里甲分散務遵依告諭互相戒勉共興恭儉之風以成淳厚之俗該府仍行各縣於城郭鄉村推選素行端方人所信服者幾人不時巡行曉諭各要以禮優待作興良善以勵末俗毋得

違錯

禁約榷商官吏

照得商人比諸農夫固爲逐末然其終歲棄離家室辛苦道途以營什一之利良亦可憫但因南贛軍資無所措備未免加賦於民不得已而爲此本亦寬恤貧民之意奈何奉行官吏不能防禁姦弊以致牙行橋子之屬騷擾客商求以寬民反以困商商獨非吾民乎除另行訪拏禁約外仰抄案回道即便備行收稅官吏今後商稅遵照　奏行事

例抽收不許多取毫釐其餘雜貨俱照舊例三分抽一若資本微細柴炭雞鴨之類一槩免抽橋子人等止許關口把守開放不得擅登商船假以查船爲名侵凌騷擾違者許赴軍門口告照依軍法拏問其客商人等亦要從實開報不得聽信哄誘隱匿規避因小失大事發照例問罪客貨入官及照船稅一事亦彼總甲侵漁今後官府合行船隻俱要實價給領就行抽分廠查給票帖以防詐僞該道仍將應抽免抽逐一查議則例呈來

批贛州府賑濟石城縣申

看得所申賑濟既該府議許中戶糴買下戶給散准如所議施行今出糴之數止及一千而坐濟之民不知幾許附郭者得遂先獲之圖遠鄉者必有不霑之患近日贛縣發倉其弊可見仰行知縣林順會同先委縣丞雷仁先選該縣殷實忠信可托者十數輩不拘生員耆老義民各給斗斛候遠鄉之民一至即便分曹給散仍選公直廉明之人數輩在傍糾察如有貪緣負冒即將擒拏照議罰治

庶幾小民得蒙救急之惠而遠鄉可免久候之難

議處河源餘賊

看得河源等處賊情本院屢經批仰該道會同守巡等官從長計議相機剿撫今復據呈看得賊勢漸盛民患日深該道既以兵力勞憊勢未能克即須會同守巡守備等官或親至賊巢或於附近賊巢處所屯劄選差知因通賊曉事人役齎執告示榜文權且撫諭各賊姿由開導或姑賜以牛酒銀布耕具種子之類令其收衆入巢趁時耕作因使

吾民亦得豁免防截之役及時盡力農畝一面選兵勵士密切分布哨道候收斂已畢各巢亦積有糧米然後的探虛實剋期並舉出其不趨掩其不備是乃籍兵於民因糧於賊非獨可以稍紓目前之急亦因得以永除日後之患矣今若兵力不足既未能剿又不從權撫柳任其出沒往來則非惟民不安生窮困愈甚抑且賊亦失其農業衣食不給若非擄掠何以為生是所謂益重吾民之苦而愈長群賊之奸兵糧日耗後欲圖之功愈難矣仰

該道會同守巡守備等官上緊議處施行回報毋得徒事往復致釀後艱其各該官司兵快人等不諭或撫或剿俱要時時操練整束密切隄備不得縱弛致有疎虞

告諭父老子弟　正德十四年二月

頃者頑卒倡亂震驚遠邇父老子弟甚憂苦騷動彼冥頑無知逆天叛倫自求誅戮究言思之實足憫悼然亦豈獨此冥頑之罪有司者撫養之有缺訓迪之無方均有責焉雖然父老之所以倡率飭勵於平日無乃亦有所未至歟今倡亂渠魁皆就擒滅脅從無辜悉已寬貸地方雖已寧復然創今圖後父老所以教約其子弟者自此不可以不預故今特為保甲之法以相警戒聯屬父老其率子弟慎行之務和爾鄰里齊爾姻族德義相勸過失相規敦禮讓之風成淳厚之俗本院奉　命撫巡茲土屬有哀疚未遑躬詣來問父老疾苦廉有司之不職究民之利弊而興除之故先遣諭父老子弟使各知悉方春父老善相保愛督子弟及時農作毋惰

行龍川縣撫諭新民

先據推官危壽升龍川縣各申依奉本院鈞牌將新民盧源陳秀堅謝鳳勝等安插和平及撥田地耕種并拘仇家當面開釋各安生理毋相構釁緣由近訪得各民因聞廣東征剿從化等賊自生疑惑東逃西竄致令和平居民因而驚擾似此互相扇惑地方何時寧靖本當拏究為首之人綁赴軍門斬首示眾但念各民意亦無他姑且記罪曉諭

爲此牌仰龍川縣掌印官即將投城居民諭以前項聽撫新民俱已改惡從善止因廣東調兵征剿居民素懷仇隙者因而假此恐嚇致令東奔西竄各民意在避兵本非叛招出刼爾等毋得妄生驚疑及差人拘集新民盧珂陳秀堅等諭以廣東官兵征剿各有界限爾等緣何輕信恐嚇妄自驚竄俱各着令回原村寨安居樂業趁此春和各務春作仍諭盧源陳秀堅謝鳳勝等各要嚴束手下甲衆各念死中得生之幸悔罪畏法保爾首領如或

面從心異外托驚懼之名內懷反覆之計自求誅戮悔後何及

優奬致仕縣丞龍韜牌

訪得贛縣致仕縣丞龍韜平素居官清謹迨其老年歸休遂致貧乏不能自存薄俗愚鄙反相譏笑夫貪汙者乘肥衣輕揚揚自以爲得志而愚民競相歆羨清謹之士至無以爲生鄉黨鄰里不知以爲周恤又從而笑之風俗澆惡如此有司者豈獨不能辭其責亦于示使饑餓於我土地吾耻之是亦有司者之耻也爲此牌仰贛州府官吏即便措置無礙官銀十兩米二石羊酒一付掌印官親送本官家内以見本院優恤奬待之意仍仰贛縣官吏歲時常加存問量資柴米毋令困乏嗚呼養老周貧王政首務况清謹之士既貧且老有司坐視而不顧其可乎邇近父老子弟仍各曉諭務洗貪鄙之俗共敦廉讓之風具依准拼措送過繳牌

申明便宜　勅諭

節該欽奉　勅廣東潮遊從化後山等處與爾所

轄南韶等府壤地相接事體互相有關近該彼處鎮巡官　奏稱盜賊生發師行有日如遇彼處行文徵兵協勦亦要隨即發兵前去防勦應援以收仝功毋得自分彼此致失事機欽此欽遵照得南雄府界連南贛大庾信豐龍南等縣而惠州河源興寧亦各逼近賊巢俱係緊關奔遯潛匿之處進攻防截之路訪得前賊爲患日久雖本　成命徵兵協勦誠恐賊計狡猾詐變東追則西竄南捕則北奔若不早爲各處未免有悞軍機爲此仰抄案

回司會同三司掌印及各該守巡兵備等官上緊
調集兵糧聽候尅期防勦并將應勦賊巢道行查
出行拘熟知地利險易鄉導責令畫圖貼說要見
某處賊巢遠近某處鄉落某巢界抵某處係是良
善村寨某處係是善惡相兼某處平坦可以直擣
某處險阻可以把截某處係賊必逝之路可以設
伏邀擊某處賊所不備可以間道掩撲何處官軍
可以起調何官可以委用可以監統糧餉何處措
辦住劄何處聽候各要查處停當備錄馬上差人

飛報本院以憑遵照欽奉 勑諭與各該鎮巡官
計議而行其有軍中一應進止機宜亦要明白呈
報毋分彼此致有疎虞 國典具存罪難容恕仍
呈總督鎮守巡按衙門知會

再批攻勦河源賊巢呈

據廣東嶺東道僉事朱昂等會呈河源縣賊巢一
十三處勢相聯絡互為應援賊首吳何俊等并幗
子峰賊首譚廣護等招亡納叛不止二千餘衆累
歲荼毒生靈況又僭稱天王總兵都督等號罪惡

滔天人神共怒必須請調大兵勦絕根株庶足以
雪軍民之冤但此黠賊性尤兇狡必藉狼兵可以
擣巢攻寨大約以軍兵二萬有餘方克濟事合行
布政司查議糧餉并賞功銀兩等項又據惠州府
云云看得賊衆兵寡委難集事但動調狼兵亦利
害相半況開報賊巢前後不同合用糧賞俱合預
行查處為此仰抄按回道會同各守巡兵備等官
將各巢穴再行備細查訪若果賊巢衆多官兵分
哨不敷必須添調狼兵仰即徑自呈請該省總督

等衙門上緊起調若見在官兵略以足用可以不
調狼兵亦免騷擾地方就仰遴委謀勇官督同府
衛縣所等官將各漢達官軍兵快鄉夫預先起集
選練於該府及近賊縣分密切屯劄勿令張揚候
尅期已定然後晝伏夜行出其不意并擊合勦合
用糧餉賞功等銀備行廣東布政司查照上年大
征事體及時措備毋致臨期誤事如是兵糧措置
俱已齊備仰即馬上差人飛報軍門以憑親臨督
戰或差官齎執 令旗令牌分督進勦其各賊奔

道關隘相應江西防截者亦要上緊查報以憑調發各毋稽遲致有失誤　國典具存决難輕貸先選熟知賊情三四人赴軍門聽用軍中一應進止戎未盡機宜應呈報者亦就上緊呈報仍呈總鎮鎮守巡按等衙門查照知會

橫水進立營塲牌

照得本院親督諸軍進破橫水等巢賊徒已就誅戮但山高林密誠恐漏殄之徒大軍撤後仍復嘯聚必須建立營塲委官防守爲此牌仰典史梁儀協同千戶林節統領寧都機兵四百名信豐機兵

六百名就在橫水大村砍伐木植相視地勢雄阜去處建立營塲一所周圍先竪木柵逐旋修築土城聽候本院回軍作刱以憑委官留軍防守各官務要同力協謀精勤幹理工完之日照依軍功論賞所領兵衆如有不聽約束許以軍令責治其合用夫匠等項聽於南安所屬上猶南康等縣取用該縣俱要即時應付毋得遲違悞事

行江西按察司編審九姓魚戶牌

爲照賊首吳十三淩十一閔念四念八等俱已擒獲黨類亦多誅勠雖有脅從之徒皆非得已節該本院備奉　欽降黃榜通行給發曉諭許其自首改過自新安插訖數內楊子橋等九姓漁戶又該知縣王軾引赴軍門投首審各執稱被脅情有可矜當該本院量行責治仍發本官帶回安撫外今訪得前項漁戶尚有隱匿未報及已報在官而乘勢爲非者況查沿江湖港等處亦有漁戶以打魚爲繇因而劫殺人財雖嘗緝捕禁約而官吏因循

禁防廢弛合就通行查處爲此仰抄案回司即便遴委能幹官員會同安義等縣掌印捕盜等官拘集楊子橋等九姓漁戶到官從公查審要見戶計若干丁計若干已報在官若干未報在官若干各爲大小漁船若干原在某處地方打魚生理者定年貌籍貫編成牌甲每十名爲一牌內僉衆所長服一名爲小甲地方多寡每五牌或六牌爲一甲內僉衆所信服一名爲總甲責令不時管束戒諭仍於原駕船梢粉飾方尺官爲開寫姓名年甲籍

買住址及詿定打魚所在用鐵打字號火烙印記開造印信手冊在官每月朔望各具不致爲非結狀親自赴縣投遞用憑稽考點閘中間如有隱匿不報者俱許投首免罪亦就照前行若有已報在官仍前乘機爲非抗頑不行到官就仰從長計議應撫應捕遵照本院欽奉　勅諭隨宜處置事理徑自施行今後但有上戸官民客商人等被害就於本處追究務在得獲明正典刑仍即通行南昌等一十三府及各州縣一體查處編立牌甲嚴加

禁約施行造冊繳報查考如或違定將首領官吏拏問決不輕貸

行吉安府禁止鎮守貢獻牌

據吉安府守禦千戸所旗甲馬恩稟稱蒙所批差領解鎮守江西太監王　發買葛布銀三封及本所出備葛布折銀并貢禮銀共三千兩前赴本鎮今因途阻不敢前去等情參照該所奉印官既該鎮守衙門發銀買布若勢不容已只合照價兩平收買爲當乃敢不動原封分外備辦禮銀饋送若

非設計巧取必是科尅旗軍事屬違法本當參拏究問但今江西變亂姑行從輕查理爲此牌仰吉安府即查前項布價并貢獻禮銀務見的確如撥各軍名下攤銀就仰會同該所唱名給散取領備照若是各官自行出備令仰收入官庫聽候軍餉支用毋得縱容侵收入已及查報不實未便

王陽明先生全集目錄

卷十九　公移二 巡撫江西 征寧藩

王陽明先生全集卷之十九

同里後學俞　嶙重編

公移二　巡撫江西 征寧藩

牌行贛州府集兵策應　正德十四年六月十八日

照得本院奉　勑前往福建公幹於六月初九日自贛州啓行由水路十五日至豐城縣地名黃土腦節據知縣顧佖等并沿途地方總甲等稟報江西省城突然變亂撫巡三司等官俱遭拘執殺害遠近軍民甚是驚惶再三阻遏本院且勿前進本

院原未帶有官軍勢難輕進欲馳還贛州起兵則地里相去益遠已暫回吉安府就近住劄一面調集兵糧號召義勇一面差人分投爪探的確另行外爲此牌仰本府官吏照牌事理并行附近衛所各行所屬起集父子鄉兵軍餘人等晝夜加謹固守城池以保不測仍仰知府邢珣查將財庫錢糧數目并印信手本先行呈報毋得隱匿一面行取安遠等縣原操不論上下班次官兵各備鋒利器械通到教場日逐操練重加犒餉選委謀勇官員管領聽候本院公文一至即刻就便發行敢有違誤定以軍法處治决不輕貸

咨兩廣總制都御史楊共勤國難

節該欽奉　勑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脅衆謀反特命爾暫去彼處地方會同查議處置發奏定奪欽此欽遵於六月初九日自贛啓行於本月十五日行至豐城縣地名黃土腦據知縣顧佖等稟稱本月十四日寧府將巡撫孫都御史許副使等官殺死巡按及三司府縣大小官員不從者俱被執

縛各衙門印信盡數收去庫藏搬搶一空聲言直取南京一面分兵北上各官兢阻本職不宜輕進本職自顧單旅危途勢難復進方爾回程隨有兵卒千餘已夾江並進來追偶遇北風大作本職亦張疑設計擊舟安行兵不敢逼幸而獲免本月十八日回至吉安府據知府伍文定等稟稱地方無主乞留暫爲區畫遠近居民亦皆遮擁呼號隨又據臨江府并新淦豐城奉新等縣各差人飛報寧府遣兵四出攻掠拘收印信等因本職奉有前

旨欲遂徑往福建但天下之事莫急於君父之難若彼順流東下萬一南都失備為彼所襲彼將乘勝北趨動搖京輔如此則勝負之算未有所歸此誠天下安危之大機慮念及此痛心寒骨義不忍舍之而去故遂入城撫慰軍民督同知府伍文定等調集兵糧號召義勇定謀設策收合渙散之心作起忠義之氣綏其衆動而使進不得前搗其巢穴而使退無所據庶幾叛逆可擒大難可靖本職自惟弱劣多病屢疏乞休況地方之責亦非本職

原任今茲扶疾赴闕實亦意圖便道歸省適當君父之急不忍失此事機姑復暫留期紓 國難除具奏外為照前項事情係國家大難存亡所關雖經起調吉安等府兵快非惟武藝無素尤恐兵力
添調兵馬方克濟事照得南韶惠潮等
兵糧以調用擬合移咨督發為此
合咨貴院煩為選取驍勇精壯兵快夫款打手人等大約四五千名各備鋒利器械選委謀勇膽略官員或就委嶺南道兵備僉事王大用監統給與各兵行糧不分雨夜兼程前來共勤 國難諒貴院素秉忠孝之節又負剛大之氣聞此必將奮袂而起秉鉞長驅當在郭汾陽之先肯居祖士遜之後哉紛擾之中莫罄懇切惟高明速圖之

案行南安等十二府及奉新等縣募兵策應

六月二十六日

切照叛逆天下之大惡討賊天下之大義 國家優禮藩封恩德隆重乃敢輒萌異圖以干憲辟上逆天道下犯衆怒滅亡之期計日可待本院職任

雖非專責危難安忍坐視役順伐逆鼓率忠義豪傑四起發謀協力除行吉安等府縣起調兵快防守地方及行廣東福建湖廣等處各調兵策應外照得本省所屬各府州縣衛所見今巡撫都布按等衙門俱各缺官事無統束擬合通行為此仰抄案回府即行所屬縣分并衛所衙門各起調官軍鄉兵固守城池保障地方仍一面分調兵快散布關隘嚴加把截一面選募驍勇精兵大縣約四五千名小縣約二三千名以上各備鋒利器械供給

糧草擇委能幹勇力官員管領操練其各項錢糧費用聽將在官錢糧動支隨申本院查考其濱江去處多備船隻聽候本院差官齎捧旗牌至日即刻依期啓行進攻仍選差慣便人役多方探聽消息不時飛報以憑區畫此係守土官員切責而臣子效忠致身正在今日各宜奮發義氣鼓動軍民共成滅賊之功以倫報國之念毋得遲回觀望失誤軍機自取罪戾

寛恤禁約

照得江西省城近遭變亂各府州縣兵戈騷動供億勞費兼值天時亢旱秋成無望人民窘迫言之痛心中間恐有無賴之徒乘機藉發驚擾地方理合寛恤禁約但巡撫衙門見今缺官本院駐軍境內不容坐視合就權宜處置通行爲此除一面奏聞外仰抄案回府照依案驗內事理㫆行所屬各縣官員務須軫念地方痛恤民隱凡一應不急詞訟工役俱各停止其軍前合用兵夫糧草各官俱要持廉秉公親自編派毋得因而科擾及聽信下

人受財作弊仍嚴加曉諭軍民人等務要各守本分安居田里不許扇惑搬移妄生事端大戸毋逼窘貧小民毋激仇嫌鄉落居民各自會推家道殷實行止端莊一人充爲約長二人副之將各人戸編定排甲自相廵警保守各勉忠義共勤　國難如有抗違生事驚擾地方者就便拏解赴官治以軍法約長若有乘機侵害衆戸及受財不舉許被害之人告發重治仍仰各縣將前項寛恤禁約事宜翻刻告示發仰鄉村張掛曉諭俟巡撫官員到日再行議處俱無違錯

獎瑞州府通判胡堯元擒斬叛黨　六月二十七日

據瑞州府通判胡堯元報稱擒獲從叛儀賓李蕃斬獲叛黨九十四名等因看得逆賊稱亂天怒人怨誅滅非久然今勢焰正張本官乃能獨奮忠勇首挫賊鋒遠近聞之義氣自倍合行獎勞以勵人心爲此牌仰瑞州府官吏即行動支官錢買辦花紅羊酒委官率領官吏師生送至本官用見本院獎勸之意其餘有功人員分別等第量加犒賞被

傷兵失給與湯藥陣亡者厚恤其家候功成之日
通行造冊申報陞賞仍一面起調驍勇精兵固守
城池聽候本院調發毋得違誤

策應豐城牌

據豐城縣知縣顧佖稟稱本縣起調鄉兵固守城
池惟恐兵少不敷必須請兵策應庶保無虞等因
看係地方重務已經調發龍泉安福永新等縣并
吉安千戶所機快軍兵陸續前去策應照得發去
官兵必須選委謀勇膽畧官員統領庶幾調度得

宜為此仰通判楊昉郎將後開軍兵名數督同千
戶蕭英監統協同知縣顧佖等計議攻守方略相
度險夷要害遠斥堠以防奸勤訓練以齊衆探知
賊人入境即便設奇布伏以逸待勞擊其不意務
在先發制人毋令乘間抵隙軍兵人等務要嚴為
約束毋令侵擾敢有違犯退縮許以軍法從事各
官尤要同心并力協和行事共効忠貞之節以紓
國家之難如或執拗參錯觀望逗遛違犯節制致
有疎虞軍令具存决難輕貸

調取吉水縣八九等都民兵牌

訪得吉水縣八九等都民人王益題曾思溫易弘
爵王昭隆等各戶下人丁素習武勇人多尚義前
任知縣周廣曾經起調征進皆係驍勇慣戰之人
今茲逆濠倡亂民遭荼毒應合調取以赴　國難
為此訪差致仕縣丞龍光齎牌前去吉水縣着落
當該官吏即將各戶義兵照數調集各備鋒利器
械編成行伍僉選有長總小甲管領就仰該縣查
支官錢給與口糧暫且就屯本縣操演武藝聽候

本院指日東下隨軍進剿照得江西一省人民久
被寧府毒害侵肌削骨破家蕩產冤困已極控訴
無門今其惡貫滿盈天假義兵為民除暴尚闇愚
昧之徒畏避寧府威勢不敢舉動殊不知寧府未
叛之前尚為親王人不敢犯今逆謀既著即係反
賊人人得而誅之復何所懼爾等義民正宜感激
忠義振揚威武為百姓報讐雪憤共立不世之勳
以收勤王之績毋得稽遲觀望自取軍法重究差
去官員不許假此擾害妄生事端體訪得出罪不

輕貸

預備水戰牌

案照已經行仰起調軍馬前來策應日久尚未見到近據探報逆黨南下將攻南都計此時南都必已有備各逆黨進無所獲必退保九江如此則水戰之具爲急不可不備爲此牌仰福建布政司即行選募海滄打手一萬名動支官庫不拘何項銀兩從厚給與衣裝行糧各備鋒利器械就仰左布政使席書兵備僉事周期雍自行統領星夜前赴

軍門相機前進并力擒剿仍行巡按等衙門同心協力後先監督應援此係叛逆謀危　宗社天下忝辱所關呼吸存亡旦暮成敗間不容髮非比尋常賊情不得逗遛觀望有虧臣節嗚呼　主憂臣辱　主辱臣死凡有血氣孰無是心況各官忠義自任剛大素聞必將奮臂疾驅有不容已兵快及領兵人等敢有違犯節制有誤軍機者仰即遵照本院欽奉　勅諭事理許以軍法從事無得姑息

咨都察院都御史顏權宜進剿　七月初五日

節該欽奉云云除具　題及咨南京兵部知會外爲照前項事情係　國家大難安危所關已經起調吉安等府兵快前去征剿并備行湖廣廣東福建各調兵策應外照得南畿係　朝廷根本重地今寧王謀逆搆亂舉兵北行圖據南都必得四面合攻庶免有濟及照貴院奉　命行勘前事即今逆跡已露別無可勘事情合咨前去煩爲隨處行令所屬選取驍勇精兵及民間忠義約二三萬名選委謀勇官員分領會約鄰近省郡合勢刻期進

討仍煩貴院親督兼程前來共勤　國難諒貴院平日忠義存心剛直自許況今奉　命查勘寧藩正可權宜行事號召遠邇　主憂臣辱　主辱臣死他復何言紛擾之中莫罄懇切惟高明速圖之

權處行糧牌

據撫州府申稱建昌撫州廣信饒州四府正德十三年兌軍糧米不下十餘萬石原蒙撥在龍窟鎮與撫州建安鉛山廣信饒州五所軍旗交兌回運船阻東回遲於今年六月始行較斛開兌其已兌

者裝載軍船未見者仍在民艘不意十五日省城
有變遂行停見至十八日逆黨乘機刼奪各船順
流放至饒州河下得無驚擾但今江河梗塞難以
見進節奉明文動調大軍征討叛逆要將見軍准
糧暫留以備軍餉申詳到院查得先據吉安等府
申稱為各府官軍將臨欲將官庫紙米贓罰等銀
并京庫等銀及將見准糧米從權給支借用等情
已經批仰依擬查取去後今申前因擬合准行為
此仰府官吏即行掌印官查將見在饒州灣泊見

軍准糧准從權宜坐委能幹官員無分雨夜督運
江西省城聽候支給各兵行糧毋違時刻候事平
之日備造印信文冊繳報查照仍令委官前去查
照免致下人因而侵欺未便

牌行吉安府敦請鄉士夫共守城池　七月初八日

照得寧府反叛本院調兵進剿即日啓行各府縣
掌印正官既該統兵前進所據各該府縣城池雖
已行委各佐貳官防守但艱危之際事變不測必
須歷練老成之人相與維持鎮定庶幾人心不致
驚疑政務有所倚賴為此案行吉安府官吏通行
各縣署印官員從自以禮敦請老成鄉宦眾所推
服者一二員在城以備緊急協同行事該府城池
關係尤重查得致仕按察使劉遜素有才望忠義
奮激就仰該府請至公館仍仰署印官待以賓師
之禮托以咨決之事一應軍機事宜務與計議而
行以安人心以濟人事仍行本官務以　國家大
難為心盡心竭力共圖殄賊毋以休致自嫌諉
朝廷報功之典當亦自不相負如誤大事咎亦有

歸過無違錯

牌行各哨統兵官進攻屯守　七月十七日

仰一哨統兵官吉安府知府伍文定即統部下官
軍兵快四千四百二十一員名進攻廣潤門就留
兵防守本門直入布政司屯兵分兵把守王府南
門
仰二哨統兵官贛州府知府邢珣即統部下官軍
兵快三千一百三十餘員名進攻順化門就留兵
防守本門直入鎮守府屯兵

仰三哨統兵官袁州府知府徐璉卽統部下官軍兵快三千五百三十員名進攻惠民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入按察司察院屯兵

仰四哨統兵官臨江府知府戴德孺卽統部下官軍兵快新喻二縣三千六百七十五員名進攻永和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入都察院提學分司屯兵

仰五哨統兵官瑞州府通判胡堯元童琦卽統部下官軍兵快四千員名進攻章江門就留兵防守

本門直入南昌前衛屯兵

仰六哨統兵官泰和縣知縣李楫卽統部下官軍兵快一千四百九十二員名夾攻廣潤門直入王府西門屯兵守把

仰七哨統兵官新淦縣知縣李美卽統部下官軍兵快二千員名進攻德勝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入王府東門屯兵守把

仰中軍營統兵官贛州衛都指揮余恩卽統部下官軍兵快四千六百七十員名進攻進賢門直入都司屯兵

仰八哨統兵官寧都知縣王天與卽統部下官軍兵快一千餘員名夾攻進賢門留兵防守本門直入鍾樓下屯兵

仰九哨統兵官吉安府通判談儲卽統部下官軍兵快一千五百七十六員名夾攻德勝門直入南昌左衛屯兵

仰十哨統兵官萬安縣知縣王冕卽統部下官軍兵快一千二百五十七員名夾攻進賢門就守[illegible]

本門直入陽春書院屯兵

仰十一哨統兵官吉安府推官王暐卽統部下官軍兵快一千餘員名夾攻順化門直入南新二縣儒學屯兵

仰十二哨統兵官撫州通判鄒琥知縣傅南喬卽統部下官兵三千餘員名夾攻德勝門就留兵防守本門隨於城外天寧寺屯兵

承委官員務要竭忠奮勇擒勦叛逆以靖　國難如或退縮觀望違犯節制定以軍法論處軍兵人

等敢有臨陣退縮者就仰本官遵照本院欽奉
勑諭事理就於軍前斬首示衆牌候事完日繳

告示在城官民 七月十八日

照得寧王造謀作亂神人共憤法所必誅在城宗支郡王儀賓皆被逼脅如鍾寧王無罪削爵建安王父子俱死軍民人等或覆宗滅族或蕩家傾産或勒取子女皆恨入骨髓敢怒而不敢言今日之事豈其本心本院仰仗 朝廷威靈調集兩廣并本省狼達漢土官兵二十餘萬即日臨城亦無非

因民之怨惟首惡是問告示至日宗支郡王儀賓各閉門自保商賈買賣如故軍民棄甲投戈各歸生理無得驚疑該府內臣校尉把守人員開門出首或反兵助順擒斬首惡一體奏 聞陞賞其有懷奸稔惡從逆不悛者必殺不赦凡我良善軍民即便去惡從善毋陷族滅故示

示諭江西布按三司從逆官員

照得寧王悖逆天道造謀作亂殺戮大臣都布按三司官員各懷於暴虐保其妻子以致臨難之際不能自擇或俛首幽囚或甘心降伏貪生畏死反面事仇春秋之義雖嚴於無將之誅而志圖興復者尚不忍於峻絕探得各官見今在城閉門自訟者有之臨城怨詈者有之出入府庫運籌畫策者有之此皆大義未分孤立無助援之法理固不容誅推之人情實爲可憫即今本院統集狼達漢土官軍二十餘萬後先臨城各官果能去逆歸順尚可轉禍爲福故今特遣牌諭兵臨之日仰各閉門出首仍一面將本院發去告示給散張掛撫諭良

善百姓宗支儀賓人等各閉門自保毋輕出街市横遭殺戮該府把守內臣校尉人等亦各諭以大義俾知背逆向順尚可免死投甲釋戈蓬頭面縛候本院臨審定奪敢有從惡不悛執迷不悟拒敵官兵者必殺無赦仍具改正緣由親齎投首以憑施行毋得遲違自取族滅牌具依准繳來

告示七門從逆軍民 七月二十一日

督府示諭省城七門內外軍民雜役人等除身犯黨逆不赦外其原被寧府迫脅僞授指揮千

百戶校尉隨衛及南昌前衛一應從亂雜色人役
家屬在省城者仰各安居樂業毋得逃竄有能寄
聲父兄子弟改過遷善擒獲首惡詣軍門報捷者
一體論功給賞逃回報首者免其本罪仍仰各地
方將前項人役一名名赴各該管門官處開報令
各親屬一名每五日一次打卯其有收藏軍器許
盡數送官各宜悔過毋取流亡

牌行江西二司安輯寧府宮眷

照得寧王造反稱兵向　闕行委偽官萬鋭等把

守省城音信不通本院所行告示負固不納以致
討賊安民之義俱未知悉及至統兵攻城該府宮
眷一聞銃砲震響閉門縊死燒焚宮室雖寧王背
逆罪在不赦而　朝廷惇睦之仁何所不至本院
已同宗支并原任布按二司及吉安等府知府等
官伍文定等親赴該府驗看未焚庫藏已封號訖
所據各宮眷身屍相應埋葬為此合行案仰布按
二司即便啓知　建安王選委各郡王府老成內
使火者三四員會同南昌府南新二縣官措置棺

木以禮安葬毋得違錯不便

手本南京內外守備追襲叛首　七月二十三日

本年七月二十日准　欽差南京內外守備揭帖
內開照念南京根本重地　宗廟陵寢所在作急
整點精鋭軍兵數萬名擇將統領星夜兼程前來
粘蹤追襲攻擊其後保固根本重地所統官軍須
沿途經過去處應付廩給口糧馬匹草料等之
日獲功官軍具奏陞賞請勿遲延等因卷查先為
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照得本院奉　勑前往福

建地方公幹行至豐城縣聞寧府謀反遂返吉安
住劄看係謀危　宗社重情隨即具題并行吉安
贛州等官起調官兵俟衆而發及咨南京兵部并
巡撫應天都御史李頫爲通行在京大小衙門會
謀集議作急繕完城守備練舟師設伏沿江旁徼
列郡先發擣江之兵聲義而西約會湖湘互為犄
角本院亦礪鈍策駑牽躡其後以義取暴以直加
曲不過兩月之間斷然一鼓可縛去後續據本院
爪探人役回報寧王已下南京留有逆黨內官驅

脅官民人等一萬餘員名固守城池虐焰昌熾阻
絕往來等因又經節催府縣兵快分布哨道親自
統領刻期於七月二十日寅時直抵省城進攻仍
被逆黨砌塞城門分兵拒固當率官兵用命奮勇
攻破城門各賊遂皆奔潰當即分兵擒捜及差人
分投爪探救首向往的確并發官兵前去追襲外
今准前因合用手本前去煩爲查照施行

咨兩廣總督都御史楊停止調集狼兵

案照本院看得前項事情係　國家大難存亡所

關雖調各府兵快非惟武藝無素尤恐兵力不敷
即隨併咨　欽差總督右都御史楊煩爲選取驍
勇兵快大約三五千名就委嶺南道兵備僉事王
大用監統給與各兵行糧兼程前來共勤　國難
及行廣東布政司轉行各道并呈鎮守撫按等衙
門一體查照知會去後節據知縣顧佖等報寧王
已下南京留有逆黨內官驪脅官民人等一萬餘
員名固守城池阻絕往來等情隨該本院催督所
調兵快分布哨道親自統領刻期於七月二十日
寅時直抵省城進攻仍被逆黨砌塞城門分兵固
拒當率官兵用命奮勇攻破城門各賊遂皆奔潰
隨即分兵捜擒外今照前項事情見該　欽命京
邊官軍二十餘萬前來會剿及本院見統官兵五
萬餘員名俱在江西省城即今分遣委官監督前
去約會併勢追襲所據原調廣東土漢狼兵人等
未審曾否齊集但今南贑吉安南昌等處沿江人
民俱各畏懼狼兵悉皆驚惶及又訪得狼達土兵
曾受寧王賊物私許助謀效力今調各兵本以爲

國除害惟恐反爲民害不無有悞大事擬合停止
爲此合行移咨貴院煩爲查照希將起調兵快停
留本省應用施行

牌行撫州知府陳槐等收復南康九江（七月二十四日）

照得寧王謀反興兵向　闕南康九江見被攻破
分留逆黨據守二府城池意圖西扼湖兵之應援
南遏我師之追躡仰賴　宗社威靈克復省城除
遣知府伍文定等分布哨道邀擊寧賊務在得獲

外所據逆黨占據府縣應合分兵剿復爲此牌仰知府陳槐等各選精兵身自統領星夜前去南康九江地方相機行事務要攻復城池平靖反側仍將地方人民加意賑恤激以忠義撫以寬仁權舉有司之職以理庶事查處倉庫之積以足軍資一面分兵邀誘導賊毋令東下并差人爪探飛報軍門各官務要同心併力協和行事毋得人懷一心彼此參錯致誤事機兵快人等敢有違犯節制者仰照本院欽奉　勅諭事理以軍法從事一應事

機呈禀往復應有稽緩俱聽一面從宜區畫一面呈報軍門仍備查各官棄城逃走致賊焚掠屠戮之故具由申報以憑參奏究治

犒賞福建官軍

據福建按察司整飭兵備兼管分巡漳南道僉事周期雍呈稱依奉本院案驗起取上杭等處軍兵共五千餘名分委指揮劉欽知縣邢愼等及起取漳州府海滄打手三千餘名行委通判李一寧等督領本道躬親統督先後啓行前來等因到院案照先爲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看係　國家大難存亡所關隨即備咨南京兵部及巡撫兩廣湖廣等衙門并福建三司等官選取驍勇兵快選委謀勇官員監統兼程前來共勦　國難去後今據前因看得逆賊已經成擒餘黨悉漸殄滅除將各該官兵先行發回外切照福建漳南相距江西省城約計程途有一千七八百里之遙該道乃能不滿旬月調集官軍兵快八千員名之衆首先各省而至足見本官勇畧多謀預備有素忠義之誠足以

感激人心敏捷之才足以綜理庶務故一呼而集兼程赴難除另行旌奬外及照調來官兵衝冒炎暑遠赴　國難忠義既有可嘉勞苦尤爲足憫合加犒賞以勵將來爲此除將支出官銀差官領齎該道仰抄案回司即將原調領兵官員并軍兵鄉夫人等酌量犒賞用見本院奬勞之心以爲將來忠勳之勸仍仰該道備查各兵原係操練者照舊在班操練以備緊急調用添募者着令回還田里各安生業務爲良善之民共嚮太平之福毋得分

外為非致招身家之累備行巡按衙門知會

釋放投首牌

據史國七林十一等口稱閔念四等落水身死今訪得閔念四等見在寧州界上告要投招前者已曾發有告示許令脅從渐民俱准投首免死給照復業生理近日　朝廷降有黃榜亦准投首免死令問各地方居民不體　朝廷及本院好生之意輒便起兵勦殺激使不敢出身投首反使　朝廷及本院失信於人本當綁拿重究姑且再行誡諭

為此牌仰寧州知州汪憲採訪前項一起投首之人是否閔念四等正身若果有投首真情即便帶領前赴軍門發落准與楊子橋等一例釋放給與執照各自復業當差如或聚衆不散星夜飛報軍門以憑發軍勦滅俱毋違錯

牌仰沿途各府州縣衛所驛遞巡司衙門懸

諭軍民

照得先因寧王謀反請兵征勦續該本院親督各哨於七月二十日攻復省城二十四等日在鄱陽湖連日與賊大戰至二十六日遂將寧王俘執及其謀黨李士實等賊首林十一等俱已前後擒獲係黨蕩平地方稍靖已於本月三十日具本奏捷訖近因傳報京軍復來愚民妄相逃竄往往溺水自縊本院親行撫諭尚未能息殊不知　朝廷出兵專為誅剿寧賊救民水火之中況統兵將帥皆係素有威望老臣宿將紀律嚴明遠近素所稱服縱使後來亦必自無擾害況今寧賊已擒地方已靖京軍豈有無事遠涉之理愚民無知輒相驚惑

深為可憫誠恐沿途一帶居民亦多聽信傳聞不實之言而北來京軍尚或未知寧王已就擒獲合行差官沿途曉諭軍民及一面迎候北來官兵煩請就彼回轉除將寧王反逆黨與本院親自量帶官兵從水路解赴京師外仰沿途軍衛有司驛遞等衙門照牌事理即行抄牌備由告示曉諭遠近鄉村軍民人等使知寧賊已擒京軍已轉免致驚疑釀成他變差去官員仍仰程程護送同與迎候京軍堅請就彼回轉以免沿途百姓供億之苦

仍諭以本院押解賊犯量帶官兵皆自備行糧廩
給沿途經過有司等衙門止備人夫牽拽船隻及
辦供柴草給付各兵燒用其他一無所擾不得因
此科害里甲軍民差去官員晝夜前進毋得在途
遲滯抄擾官吏各具依准候本院經過日繳

案行江西按察司停止獻俘呈

據江西按察司呈奉　欽差提督軍務御馬監太
監張　劄付內開會同　欽差提督軍務平賊將
軍充總兵官左都督朱議得止兵息民不爲無見

但照奔潰黨惡見該各屬日報嘯聚流刦亦非已
靖黨惡閔念四等又係職等行文之後拏獲之數
亦或尚多撫按守臣當此新亂之餘正宜留心撫
綏地方聽候勘明解京良由不知前因固執一見
輒要自行獲解私請回師再照妃嬪係　宗藩眷
屬外官押解恐有妨礙設或越分擅爲咎歸何人
職等體念民力不堪供給軍餉責令將官將所領
官兵分布各府住劄聽候當職止帶合用參隨執
打旗號等項人員徑趨江西公同巡撫等官查驗

巢穴及遍給告示曉諭撫安地方一面具請定示
另行除差委錦衣衛都指揮僉事馬驥前來外劄
仰本司當該官吏照依劄付內事理即便遵照
鈞帖內事理備行巡撫都御史王　等將已獲賊
犯留彼聽候　明旨欽遵施行等因備呈到院卷
查先爲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云云本職將寧王
并其逆黨親自量帶官兵徑赴水路照依原擬日
期啓行解赴京師已至廣信地方今准前因爲照
前項逆黨俱已擒獲其餘脅從遵照欽降黃榜事

例俱已許令投首解散　宗藩眷屬俱係取到各
將軍府內使管伴監守保無他嫌今　欽差提督
贊畫機密軍務御用監太監張及　欽差提督軍
務御馬監太監張　欽差提督軍務平賊將軍充
總兵官左都督朱憂國愛民之心素聞遐近況號
令嚴明秋毫無犯今來體勘逆賊巢穴果已破平
百姓貧困顛連必能大加撫諭安輯以仰副　朝
廷懷惠小民之仁本職縱使役回省城亦安能少
効一籌不過往返道途遲誤奏過程期有損無益

為此仰抄案回司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案驗內事
理即便備呈前去煩請徑自查照施行

咨兵部查驗文移

照得本職已將寧王宸濠并其黨與及宮眷人等
照依原擬具奏日期起程親自解赴　闕下間隨
據南康府申并江西按察司呈各奉　欽差提督
軍務御馬監太監張劄付內開訪得宸濠已該本
職擒獲克復省城等語未曾親到江西又無堪信
文移止是見人傳說遽難憑據況係　宗藩人衆

中間恐有撥置同謀逆黨未盡等因及節准　欽
差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御用監太監張揭帖開稱
將各犯委的當人員用心防守調撥飲食供俘
闕下會官封記庫藏俱候按臨地方區畫等因又
准　欽差提督軍務充總兵官安邊伯朱手本開
稱即查節次共擒斬叛賊級若干內各處原奏報
有名若干無名若干有名未獲漏網并自首及所
獲馬騾器械等項各若干連獲官軍衛所職役姓
名俱查明白俱各存留江西省城聽候審驗仍查
餘黨有無奔潰及曾否殄滅盡絕緣由通行開報
以憑回報等因各到職為照宸濠并其同謀黨與
俱已擒獲餘孽亦就誅戮雖有脅從數亦不多皆
非得已隨即遵奉　欽降黃榜曉諭俱赴所在官
司投首解散其庫藏等項該本職會同多官於未
准揭帖之先眼同封貯在官聽候　命下定奪官
軍兵快擒斬功次見該原經奏留兩廣監察御史
謝源伍希儒查造奏繳及照宸濠并各重犯宮眷
人等見解廣信地方設若往返恐致疎虞及違慢

本職奏報原擬日期除照舊督解前赴　闕下獻
俘以昭　聖武及具揭帖各另回覆外今照前因
照得本職總督軍旅重寄地方安危所關三軍死
生攸係一應事機若非奉有　御寶勅旨及兵部
印信咨文安敢輕易憑信今前項各官文移既非
祖宗舊章成憲就使果皆出於　上意亦須貫部
行有知會公文萬一奸人假托各官名目乘間作
弊致有不測變亂本職雖死亦何所及除奏　欽
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

師鎮國公朱鈞帖會奏　朝旨相應遵奉其餘悉
遵舊章施行外緣前項各官文移未委虛的俱合
備行咨報貴部為此備抄揭帖粘連咨請查驗施
行
案行浙江按察司交割逆犯晉留養病　十月
初九日
照得當職先因患病具本乞休間奉　勅扶病前
往福建公幹六月十五日行至江西豐城地方適
遇寧王興兵作亂看係　君父大難義不忍去復

回吉安府督同知府伍文定等起調兵夫招集義
勇扶病親行統領於七月二十日攻復省城本月
二十四五六等日於鄱陽湖連日大戰擒獲寧王
宸濠及逆黨李士實劉養正王春等賊首共十三
凌十一閔念四吳國七閔念八等先後具本奏報
外隨聞　大駕南征禮當解赴　軍門又因宸濠
連日不食慮恐物故無以獻俘奏凱彰　朝廷討
賊之義乖之合省內外人情洶洶或生他變當具
本題知於九月十一日啟行將宸濠及逆黨宮眷

解赴　軍門當職力疾沿途醫藥親行押解行至
廣信地方又奉　欽差總督軍務鈞帖備仰照依
制諭內事理即便轉行所屬司府衛所州縣驛遞
等衙門欽遵施行等因遵依通行間續准　欽差
提督軍務御馬太監張照會及准　欽差總督軍
務充總兵官安邊伯朱手本各遣官邀回本職幷
將所解宸濠等逆犯回省聽候會審本職看得既
奉　總督軍門鈞帖自合解赴面受節制若復退
還省城坐待　駕臨恐涉遲誤且誤　奏過程期

又復扶病日夜前進行至浙江杭州府地方前病
愈加沉重不能支持請醫調治間適遇　欽差提
督贊畫機密軍務御馬監太監張奉　命前來江
西體勘宸濠等反逆事情及查理庫藏宮眷等事
當准鈞帖開稱宸濠等待親臨地方覆審明白具
奏　軍門定奪等因為照本職先因父老祖喪累
疏乞休未蒙　俞允隨扶病赴闕意圖了事即從
彼地冒罪逃歸伺日之前亦已具奏不意行至中
途遭値寧王反叛此係　國家大變臣子之義不

容舍之而去又闔省撫巡地方等官無一人見在
天下事機間不容髮故復忍死暫留爲牽制攻討
之圖候　命師既至地方稍靖即從初心死無所
避臣區區報國血誠上通於天不辭滅宗之禍不
避形迹之嫌自非其任以勤　國難亦望　朝廷
鑒臣此心不以法例繩縛使得少伸烏鳥之私等
情具奏外今照前事本職自度病勢日重猝未易
愈前進既有不能退回愈有不可若再遲延必成
兩誤除本職暫留當地請醫調治俟稍痊可一面

仍回省城或仍前進沿途迎　駕一面具本乞恩
養病另行外所據原解逆犯合就查明交割帶回
省城聽候　駕臨審處遍行爲此仰抄案回司着
落官吏備呈　欽差提督軍務贊畫機密軍務御
馬監太監張煩請會同監軍御史公同當省都布
按三司等官將見解逆首宸濠及逆黨劉吉等各
犯幷宮眷馬匹等項逐一交查明白仍請徑自另
委相應官員兵快管押帶回省城從宜審處轉解
施行仍備呈兵部查照知會抄案依准於行過日
期先行呈來

告諭軍民　十二月十五日

告諭軍民人等爾等困苦已極本院才短知鄙坐
視而不能救徒含羞負愧言之實切痛心今京邊
官軍驅馳道路萬里遠來皆無非爲　朝廷之事
拋父母棄妻子被風霜冒寒暑顛頓道路經年不
得一顧其家其爲疾苦殆有不忍言者豈其心之
樂居於此哉况南方卑濕之地尤非北人所宜今
春氣漸動疵疫將興久客思歸情懷益有不堪爾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十九　公移二　三三

等居民念自已不得安寧之苦即須念諸官軍久
離鄉土拋棄室家之苦務敦主客之情勿懷怨恨
之意亮事寧之後凡遭兵困之民　朝廷必有優
恤今軍馬塞城有司供應日不暇給一應爭鬪等
項詞訟俱宜含忍止息勿輒告擾各安受爾命寧
耐爾心本院心有餘而力不足聊布此苦切之情
於爾百姓其各體悉無怨

欽奉　詔書寬宥脅從

節該伏覩　詔書欽親統六師正名討罪除首惡

宸濠并同謀有名逆賊不赦外其餘脅從之徒盡行寬宥釋放欽此欽遵照得先因寧府作亂該本院出給告示官兵臨城之日准首惡是問宗支郡王儀賓人等各閉門自保商賈貢賓如故軍民棄甲投戈各歸生理毋得驚疑其有懷奸稔惡不悛者必殺無赦脅從人等但能赴官投首即與釋放免罪等情已經發仰遂近張掛曉諭外後宸濠既擒被脅之徒前後赴官投首不下千餘皆經查審釋放其間尚有欲赴官司多被地方攔阻本院

隨又督解逆犯出外以是一向遲疑未即出投續該　欽差提督軍務各衙門臨省前項被脅之人始各赴官投首就與本院事體一同即是去惡從善之民近訪得有等無籍之徒用言扇惑乘機詐害致便驚疑未安生理除訪拏究問外仰按察司抄案回司即便大書出給告示發仰人烟輳集去處常川張掛曉諭自破城以後但有被脅旗校軍民人等改惡遷善已經赴官投首驗有執照者皆係良善俱仰遵照前項　詔書內事理盡行寬宥釋放各安生理毋得信人恐嚇自生猜疑地方里鄰總甲人等敢有懷挾私讐羅織擾害誑言扇惑詐騙財物者仰即赴院告理以憑拏問發遣仍取各首到官姓名并給過告示曉諭緣由呈報

批追徵錢糧呈

據江西布政司呈看得江西一省重遭大患民困已極屢經　奏免糧稅日久未奉　明旨近因南科奏停隨復部使催督一以爲蠲免一以爲追徵非惟下民無所適從亦且官府難於施行今該司

議謂兌淮起運係京儲額數而王府祿米亦歲用難缺要行所屬先納兌淮次及京庫折銀次及南京倉米次及王府祿米其餘俱候　明降等因此亦深覩民患欲濟不能委曲調停計出無奈仰司即如所議備行各該府州縣查照施行後有　恩旨蠲亦止免十五年以後錢糧其十四年以前拖欠必須帶徵終有不免莫若速了爲便各府州縣宜以此意備曉下民若恐割肉之痛以救燃眉之急嗚呼目擊貧民之疾苦而不能救坐視徵求之

急迫而不能止徒切痛楚之懷曾無拯援之術傷
心慘目汗背赧顏此皆本院之罪其亦將誰歸咎
各府州縣官務體此意雖在催科恒存撫字仍備
出告示使各知悉此繳

再批追徵錢糧呈

據江西布政司呈看得本省十四年以前一應錢
糧已經給事等官奏奉 明旨果係小民拖欠俱
准暫且停徵還着各該官司設法賑濟毋視虛文
此 朝廷之深仁厚德憫念窮民誠愛惻怛之所

發小民莫不歡欣鼓舞臣子所當遵守奉行乃今
停徵之令甫下而催併之檄復行賑濟之仁未布
而箠撻之苦已加法令如此有司何以奉行下民
何所取信夫為人臣者上有益於國下有益於民
雖死亦甘為之今日所行上使 朝廷失信於民
下使百姓歸怨於上重貧民之困益地方之災縱
使錢糧果可立辦恐心害理亦不能為況旬月之
間而欲追併了絕就使神輸鬼運亦於事勢不能
徒使歛怨殃民何益於事除本院身為巡撫不能

為 國為民自行住俸待罪外仰布政司行各該
府縣官以理勸化小民且諭以今日之舉非開
朝廷失信實由京儲缺乏司國計者勢不得已興
起其忠君親上之心勉令漸次刻期完納果克濟
事兩月之後亦未為遲其各該官員本非其罪不
必住俸革去冠帶行令照舊盡心職業勿因事變
之難有厭愛民之志後有違慢之戮本院自當其
罪仍呈提督漕運行督糧官及巡按衙門知會此
繳

批南昌府追徵錢糧呈

據南昌府所申凋弊徵求之苦本院終當斯任實
切憂惻部院諸公非無恤民之念但身司國計不
得不以空乏為虞在外有司非無國計之憂但目
擊民瘼不能不以撫恤為重若使平民尚堪朘削
一時忍痛升徵以輸國用豈非臣子之心但恐徒
爾虐民無濟國事非徒無濟兼恐生虞斟酌調停
事在善處仰布政司會同二司各官將該府所申
事理即加酌議或先徵新糧將舊糧減半帶徵或

儘其力並可及分作幾限令民依期逐漸辦納但
可通融調撥皆須悉心議處務使窮民不致重傷
而國用終亦無損一面備行各該府縣查照施行
一面具由呈來以憑省 奏此繳

褒崇陸氏子孫 正德十五年正月

據撫州府金谿縣二十六都儒籍陸時慶告看得
宋儒陸象山先生兄弟得孔孟之正傳為吾道之
宗派學術久晦致使湮而未顯廟堂尚缺配享之
典子孫未沾褒崇之澤仰該縣官吏將陸氏嫡派

子孫差役查照各處聖賢子孫事例俱與優免其
間有聰明俊秀堪以入學者具名送提學官處選
送學肄業務加崇重之義以扶正學之衰具依准
繳

告諭安義等縣漁戶

告諭安義等縣漁戶及遠近軍民人等地方不幸
近遭大變加以師旅征輸人民困苦已極官府思
欲休養賑恤而無其由近聞漁戶人等曾被寧王
驅脅者慮恐官府追論舊惡心不自安往往廢棄
生業詢其所以皆由豐家煽動意在激使為惡因
而陷之死地以快其積不知 朝廷已屢有榜文
凡被寧賊驅脅者一槩釋而不問况訪得安義等
處漁戶各係詩禮人家素敦良善雖或間有染於
非僻及為王府所脅誘者然鄉里遠近自有公論
善惡終不可泯近據通判林寬稟稱各戶痛懲既
往已將漁船折卸似此誠心改行亦復何所憂懼
為此牌仰南康府通判林寬將本院告諭真寫翻
刊遍齎各戶逐一頒諭務使舍舊圖新各安生理

不得輕信人言妄有疑猜自求罪累其素敦詩禮
良善者愈加勸勉務益興行禮讓講信修睦以為
改惡從善者之倡族黨之中果有長惡不悛不聽
勸諭者眾共拘執送官明正典刑以安善類毋容
莨莠致害嘉禾若舊雖為顯惡今能誠心改化者
亦不得懷記舊讐搜求羅織激使為非事發究竟
責有所歸嗚呼吾民同胞不幸陷於罪戮惻然尚
不忍見若有追尋舊惡必欲置之死地之理本院
舊在南贛曾行十家牌式軍民頗安盜賊頗息除

各該地方行分巡分守官編置外前項漁戸人等就仰通判林寬照式逐一編置務在着實舉行以收成効特茲告諭各宜知悉

批按察使伍文定患病呈

據江西按察司呈看得按察使伍文定茂著戎功新膺憲命當共衆難交攻尚以一身獨任偶茲微恙豈妨供職諒本官自切百姓瘡痍之憂豈遑一身宿痒之顧仰該司即行本官照舊管事果有疾患一面調理毋得再呈辭致曠職業繳

批臨江府耆民建立生祠呈

據臨江府清江縣耆民董惟謙等呈立知府戴德孺生祠看得知府戴德孺素堅清白之守久著循良之政今其去任而郡民建祠報德此亦可見天理之在人心自不容已仰該府縣官[illegible]民情量行撥人看守非徒激勵後人俾有所興且以成就民德使歸於厚繳

批吉安府救荒申

據吉安府申備廬陵縣申看得所申要將陳腐倉穀賑給貧民此本有司之事當茲災患正宜舉行但賑於愛民者不徒虛文之舉忠於謀國者必有深長之思故目前之災雖所宜恤而日後之患尤所當防以今事勢而觀後患决有難測近據崇仁縣申縣視熬串要將預備倉穀凶荒之時則倍數借給以濟貧民收成之日則減半還官以實儲蓄頗有官民兩便已經本院批准照議施行看得各縣事體不甚相遠此議或可通行仰布政司再加裁酌議處施行各屬遇災地方凡積有稻穀者俱

查照此議而行仍仰各該掌印官務要身親給散使貧民得實惠之沾官府無虛出之弊乃可其一應科派物料等項當茲兵亂之餘加以水災民不聊生豈堪追併仰布政司酌量緩急分別重輕畧定徵收先後之次備行各屬以漸而行庶幾用一緩二之意少免醫瘡剜肉之苦通仰該司定議施行回報

批撫州府同知汪嵩乞休呈

據撫州府同知汪嵩呈看得同知汪嵩久存恬退

遇難復留已盡報　國之忠仍堅歸田之請出處
得宜誠可嘉尚但本官政素獲民年未甚老已經
勉留照舊供職而本官稱疾愈篤求退益懇仰府
再行查看如果病勢難留准令就彼致仕該府以
禮起送還鄉仍備行原籍官司歲時以禮優待務
獎恬退以勵鄙薄此繳

　批提學僉事邵銳乞休呈

據江西按察司呈看得提學僉事邵銳求歸誠切
堅守考槃之操而按察使伍文定挽留懇至曲盡

緇衣之情是亦人各有懷可謂兩盡其美然求歸
者雖亦明哲保身使皆潔身而去則君臣之義或
幾乎息挽留者雖以為國惜賢使皆靦顏在位則
高尚之風亦日以微況本院自欲求退而未能安
可沮人之求退仰該司備行本官再加酌量於去
就之間務求盡合於天理之至必欲全身遠害則
掛冠東門亦遂聽行所志若猶眷顧　宗國未忍
割情獨往且可見危受命同舟共艱稍須弘濟却
遂初心則臨難之義既無苟免於搶攘之日而恬
退之節自可求伸於事定之餘與言及此中心愴
而

　禮取副提舉舒芬牌

照得當職奉　命提督軍務兼理巡撫深慮才微
責重無以仰稱　任使合求賢能以資贊襄訪得
福建市舶提舉司副提舉舒芬志行高古學問深
醇有道不能趨時長才足以濟用合就延引以匡
不及為此牌仰福建布政司官吏即行泉州府措
辦年例禮幣賫送本官用見本院優禮之意仍照

例起關應付前赴軍門以憑諮訪本官職任就委
別官暫替

　南贛鄉約

咨爾民昔人有言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
不染而黑民俗之善惡豈不由於積習使然哉往
者新民蓋常棄其宗族畔其鄉里四出而為暴豈
獨其性之異其人之罪哉亦由我有司治之無道
教之無方爾父老子弟所以訓誨戒飭於家庭者
不早薰陶漸染於里閈者無素誘掖獎勸之不行

連屬叶和之無具又或憤怨相激狡僞相殘故遂使之靡然日流於惡則我有司與爾父老子弟皆宜分受其責嗚呼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故今特爲鄉約以協和爾民自今凡爾同約之民皆宜孝爾父母敬爾兄長教訓爾子孫和順爾鄉里死喪相助患難相恤善相勸勉惡相告戒息訟罷爭講信修睦務爲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嗚呼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責己則昏爾等父老子弟毋念新民之舊惡而不與其善彼一念而善

即善人矣毋自恃爲良民而不修其身爾一念而惡即惡人矣人之善惡由於一念之間爾等愼思吾言毋忽

一同約中推年高有德爲衆所敬服者一人爲約長二人爲約副又推公直果斷者四人爲約正通達明察者四人爲約史精健廉幹者四人爲知約禮儀習熟者二人爲約贊置文簿三扇其一扇備寫同約姓名及日逐出入所爲知約司之其二扇一書彰善一書糾過約長司之

一同約之人每一會人出銀三分送知約具飲食毋大奢取免飢渴而已

一會期以月之望若有疾病事故不及赴者許先期遣人告知約無故不赴者以過惡書仍罰銀一兩公用

一立約所於道里均平之處擇寺觀寬大者爲之

一彰善者其辭顯而決糾過者其辭隱而婉亦忠厚之道也如人有不弟毋直曰不弟但云聞某於事兄敬長之禮頗有未盡某未敢以爲信姑書之

以俟凡糾過惡皆例此若有難改之惡且勿糾使無所容或激而遂肆其惡矣約長副等須先期陰與之言使當自首衆共誘掖奬勸之以興其善念姑使書之使其可改若不能改然後糾而書之又不能改然後白之官又不能改同約之人執送之官明正其罪勢不能執戮力協謀官府請兵滅之

一通約之人凡有危疑難處之事皆須約長會同約之人與之裁處區畫必當於理濟於事而後已不得坐視推託陷人於惡罪坐約長約正諸人

一寄庄人戶多於納糧當差之時躲回原籍往往負累同甲今後約長等勸令及期完納應承如蹈前弊告官懲治削去寄庄

一本地大戶異境客商放債收息合依常例毋得磊算或有貧難不能償者亦宜以理量寬有等不仁之徒輒便捉鎖磊取挾寫田地致令窮民無告去而爲之盜今後有此告諸約長等與之明白償不及數者勸令寬捨取已過數者力與追還如或恃強不聽率同約之人明之官司

一親族鄉鄰往往有因小忿投賊復讐殘害良善釀成大患今後一應鬬毆不平之事鳴之約長等公論是非或約長聞之即與曉諭解釋敢有仍前妄爲者率諸同約呈官誅殄

一軍民人等若有陽爲良善陰通賊情販買牛馬走傳消息歸利一已殃及萬民者約長等率同約諸人指實勸戒不悛呈官究治

一吏書義民總甲里老百長弓兵機快人等若攪擾下鄉索求賚發者約長率同約呈官追究

一各寨居民昔被新民之害誠不忍言但今既許其自新所占田產已令退還毋得再懷前讐致擾地方約長等常宜曉諭令各守本分有不聽者呈官治罪

一投招新民因爾一念之善貸爾之罪當痛自克責改過自新勤耕勤織平買平賣思同良民無以前日名目甘心下流自取滅絕約長等各宜時時提撕曉諭如踵前非者呈官懲治

一男女長成各宜及時嫁娶往往女家責聘禮不充男家責嫁裝不豐遂致愆期約長等其各省諭諸人自今其稱家之有無隨時婚嫁

一父母喪葬衣衾棺槨但盡誠孝稱家有無而行此外或大作佛事或盛設宴樂傾家費財俱於死者無益約長等其各省諭約內之人一遵禮制有仍蹈前非者即與糾惡簿內書以不孝

一當會前一日知約預於約所灑掃張具於堂設告諭牌及香案南向當會日同約畢至約贊鳴鼓三衆皆詣香案前序立北面跪聽約正讀告諭畢

約長合衆揚言曰自今以後凡我同約之人祗奉戒諭齊心合德同歸於善若有二三其心陽善陰惡者神明誅殛衆皆曰若有二三其心陽善陰惡者神明誅殛皆再拜興以次出會所分東西立約正讀鄉約畢大聲曰凡我同盟務遵鄉約衆皆曰是乃東西交拜興各以次就位少者各酌酒於長

約起設彰善位於堂上南向置筆硯陳彰善簿約贊鳴鼓三衆皆起約贊唱請舉善衆曰是在約史約史出就彰善位揚言曰某有某善某

能改某過請書之以為同約勸約正遍質於衆曰如何衆曰約史舉甚當約正乃揖善者進彰善位東西立約史復謂衆曰某所舉止是請各舉所知衆有所知即舉無則曰約史所舉是矣約長副正皆出就彰善位約史書簿畢約長舉杯揚言曰某能為某善某能改某過是能修其身也某能使某族人為某善改某過是能齊其家也使人人若此風俗焉有不厚凡我同約當取以為法遂屬於其善者善者亦酌酒酬約長曰此豈足為善乃勞長

者過惡者誠愧怍敢不益加砥礪期無負長者之教皆飲畢再拜謝約長約長答拜興各就位知約撤彰善之席酒復三行知約起設糾過位於階下北向置筆硯陳糾過簿約贊鳴鼓三衆皆起約贊唱請糾過衆曰是在約史約史就糾過位揚言曰聞某有某過未敢以為然姑書之以俟後圖如何約正遍質於衆曰如何衆皆曰約史必有見約正乃揖過者出就糾過位北向立約史復遍謂衆曰某所聞止是請各言所聞衆有所聞即言無則曰

約史所聞是矣於是約長副正皆出糾過位東西立約史書簿畢約長謂過者曰雖然姑無行罰惟速改過者跪請曰某敢不服罪自起酌酒跪而飲曰敢不速改重為長者憂約正副史皆曰某等不能早勸諭使子陷於此亦安得無罪皆酌自罰過者復跪而請曰某既知罪長者又自以為罰某敢不即就戮若許其得以自改則請長者無飲某之幸也趨後酌酒自罰約正副咸曰子能勇於受責如此是能遷於善也某等亦可免於罪矣乃釋爵

過者再拜約長揖之與各就位知約撒糾過席酒復二行遂飯飯畢約贊起鳴鼓三唱申戒衆起約正中堂立揚言曰嗚呼凡我同約之人明聽申戒人孰無善亦孰無惡爲善雖人不知積之既久自然善積而不可掩爲惡若不知改積之既久必至惡極而不可赦今有善而爲人所彰固可喜苟遂以爲善而自恃將日入於惡矣有惡而爲人所糾固可愧苟能悔其惡而自改將日進於善矣然則今日之善者未可自恃以爲善而今日之惡者亦

豈遂終於惡哉凡我同約之人盍共勉之衆皆曰敢不勉乃出席以次東西序立交拜興遂退

旌獎節婦牌

訪得吉水縣民人陳文繼妻黃氏廬陵縣生員胡堯妻曾氏俱各少年守制節操堅厲遠近傳揚士夫稱嘆當茲風俗頹靡之時合行旌獎以勵澆薄爲此仰府官吏即行吉水廬陵二縣掌印官支給無礙官錢買辦禮儀前去各家盛集鄉鄰老幼之人宣揚本婦志節之美務使姻族知所崇重里巷知所表式用獎貞節以激偷鄙仍備述各婦節操志行始末及將獎勵過緣由同依准隨牌繳報以憑施行

興舉社學牌

看得贛州社學鄉館教讀賢否尚多淆雜是以詩禮之教久已施行而淳厚之俗未見興起爲此牌仰嶺北道督同府縣官吏即將各館教讀通行訪擇務學術明正行止端方者乃與茲選官府仍籍記姓名量行支給薪米以資勤苦優其禮待以示

崇勸其各童生之家亦各通行戒飭務在隆師重道教訓子弟毋得因仍舊染習爲偷薄自取愆咎

頒定里甲雜辦

據龍南縣申稱先年里甲使用俱係丁糧分派照日應當以致多寡不均要將正德十六年里甲通行查審除逃絕人丁外將一年使用春秋祭祀軍需威報使客夫馬等項俱於丁糧議處每石出銀若干除續稱收貯庫排衆老人公同里長使用註簿備有餘剩照多寡給還等因到院簿查先該贛

州府知府盛茂同知夏克義議過贛縣里長額辦
雜辦已經批仰嶺北道再加酌議續據副使王度
呈稱查算本縣額辦使用該銀三千七百三十二
兩七分二釐四毫九絲原轄里長一百一十里
除十里逃絕止有一百里十六年分每糧一石編
一分八丁二丁筭一分一年丁糧共該一千一百
二十六分半每分該出銀三兩三錢一分二釐一
毫一絲一忽合行該縣印鈐收銀文簿一扇將各
都該辦銀兩分為二次查追貯庫又置文簿二扇

一寫本縣支出數目一發支用人役註附每月繳
有行止老人二名公同直日里長赴縣支領每月
備具用過揭帖三本一送都察院一分巡道一本
府各不時稽察年終羨餘並聽上司查處以補無
名徵需府縣不得擅支仍將各里該納分數刷印
告諭遍張鄉村曉諭如有官吏額外科派及收銀
人役多取火耗秤頭并里甲恃頑不辦許各呈告
以憑拏問呈乞照詳又經批仰照議即行該縣永
永查照仍備刻告示遍行曉諭及多行刷印頒給

各里收照以防後奸今申前因看得本院新定贛
例相同及照寧都等九縣及南安所屬大庾等縣
事體民情當不相遠合就通行查編為此仰抄案
回道即便通行各縣俱查本院近定規則各照丁
糧多寡派編銀兩追收貯庫選委行止端實老人
公同該日里長支用置簿稽察刊榜曉諭禁約事
宜悉照原議施行敢有違犯者就便拏問呈詳通
取各縣派定過緣由類報查考

批江西布政司設縣呈

據江西布政司呈將新淦縣知縣田邦傑建言設
縣緣由看得近來各處設縣皆因窮山絕谷盜賊
盤據人迹罕通聲教不及不得已而為權宜之計
若腹裡平衍四通五達之區止宜減并不貴增添
蓋增一縣即增一縣之事官吏供給學校倉庫囹
獄差徭一應煩費未易悉舉且又有彼此推避之
奸互相牽制之患計其為利不償所害古人謂省
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凡今作事貴在謀始
仰布政司再行會同二司各官從長計議設縣之

外渠無別策可以致理具議呈奪繳

議處官吏廩俸

照得近來所屬各州縣衛所倉場等衙門大小官吏以贓問革者相望而胥祀接踵究詢其由皆云家口衆多日給不足俸資所限本已微薄而近例減削又復日甚加有上下接應之費出入供送之繁窮窘困迫計出無聊中間亦有甘貧食苦刻厲自守者往往狼狽繿縷至於任滿職革債負纏結不得去歸其鄉夫貪墨不才法律誠所難貸而其

情亦可矜憫夫忠信重祿所以勸士在昔任人既當方穀庶民在官祿足代耕此古今之通義也

朝廷賦祿百司厚薄既有等級要皆使得裕其資養免其內顧然後可望以盡心職業責以廉恥節義今定制所限既不可得而擅增至於例所應得又從而裁削之使之仰事俯育且不能遂是陷之於必貪之地而責之以必廉之守中人之資將有不能而況其下者之衆乎所據前項事理非獨人情有所未堪其於政體亦有所損合行會議查處參酌事理輕重及查在外官員自二品至九品并雜職吏胥等俸米除本色外其折色原例每石作銀若干於何年月日裁減作銀若干應否復舊或量行加增務要議處停當呈來定奪施行

咨六部伸理冀元亨

照得湖廣常德府武陵縣舉人冀元亨忠信之行孚於遠邇孝友之德化於鄉閭本職往年謫官貴州本生曾從講學近來南贛延之教子時因寧藩宸濠潛謀不軌虐焰日張本職封疆連屬欲為山

矣徒漸之舉則既無其蹤將為發奸摘伏之圖則又無其實偶值宸濠飾詐要名禮賢求學本職因使本生乘機往見宸濠冀得因事納規開陳大義沮其邪謀如其不可勸諭亦因得以審察動靜知其叛逆遲速之機庶可密為禦備本生既與相見議論大相矛盾宸濠以本職所遣一時雖亦含忍遣發而蓄怒不已陰使惡黨四出訪緝欲加陷害本生素性愿恪初不之知而本職風聞其說當遣密從間道潛回常德以避其禍後宸濠既敗痛恨

本職起兵攻剿雖反噬之心無所不至而天理公道所在無因得遂其奸乃以本生係本職素所愛厚之人輒肆低誣謂與同謀將以泄其讐憤且本生既與同謀則宸濠舉叛之日本生何故不與共事耶乃又因當德聚徒講學宸濠素所同謀之人如李士實劉養正王春之流宸濠曾不一及而獨口稱本生與之造始此其挾讐妄指蓋有不待辯說行道之人皆能知者但當事之人不加詳察輒爾聽信遂陷本生一至於此本生篤事師之義據報　國之忠蹈不測之虎口將以轉化凶惡潛消奸宄論心原迹尤當斷蒙賞錄乃今身陷俘囚妻子奴擄家業蕩盡宗族遭殃信奸人之口爲叛賊泄憤報讐此本職之所爲痛心刻骨日夜寃憤而不能自已者也本職義當與之同死幾欲爲之具奏伸理而本生跡在拘囚傳聞不一或以爲既釋或以爲候　旨兼慮當事之人或不見諒反致激成其罪故復隱忍到今又恐多事紛紛之日萬一玉石不分竟使忠邪倒置徒以沮義士之志而快

叛賊之心則本職後雖繼之以死將亦無以贖其痛恨爲此合行具咨貴部煩請咨詢鑒察特賜扶持分辯施行

獎勵主簿于旺

看得近來所屬下僚鮮能持廉守法訪得興國縣主簿于旺獨能操持清白處事詳審近委管理抽分纖毫無苟奸弊剗革撫屬小官之內誠不多見相應獎勵以勸其餘爲此牌仰官吏即便支給商税銀兩買辦花紅彩段羊酒各一事并將本院發去官馬一匹帶鞍一付備用鼓樂差官以禮送付本官用見本院獎勵之意

申諭十家牌法

本院所行十家牌諭近來訪得各處官吏類多視爲虛文不肯着實奉行查考據法即當究治尚恐未悉本院立法之意故今特述所以申行申諭凡置十家牌須先將各家門面小牌挨審的實如人丁若干必查其丁爲某官吏或生員或當某差役習某技藝作某生理或過某房出贅或有某殘疾

及戶籍田糧等項俱要逐一查審的實十家編排既定照式造冊一本留縣以備查考及遇勾攝及差調等項按冊處分更無躲閃脫漏一縣之事如視諸掌每十家各令挨報甲內平日習爲偷竊及喇唬教唆等項不良之人同具不致隱漏重甘結狀官府爲置舍舊圖新簿記其姓名姑勿追論舊惡令其自今改行遷善果能改化者爲除其名境內或有盜竊即令此牌自相挨緝若係甲內漏報仍并治同甲之罪又每日各家照依牌式輪流沿

門曉諭覺察如此即奸僞無所容而盜賊亦可息矣十家之內但有爭訟等事同甲即時勸解和釋如有不聽勸解恃强凌弱及誣告他人者同甲相率稟官官府當時量加責治省發不必收監淹滯凡遇問理詞狀但涉誣告者仍要查究同甲不行勸稟之罪又每日各家照牌互相勸諭務令講信修睦息訟罷爭日漸開導如此則小民益知爭鬬之非而詞訟亦可簡矣凡十家牌式其法甚約其治甚廣有司果能着實舉行不但盜賊可息詞訟

可簡因是而修之補其偏而救其弊則賦役可均因是而修之連其伍而制其什則外侮可禦因是而修之警其薄而勸其厚則風俗可淳因是而修之導以德而訓以學則禮樂可興凡有司之有高才遠識者亦不必更立法制其於民情土俗或有未備但循此而潤色修舉之則一邑之治眞可以不勞而致令特略述所以立法之意再行申告言之所不能盡者其各爲我精思熟究而力行之毋徒紙上空言搪塞竟成掛壁之虛文則庶乎其可

矣

申諭十家牌法增立保長

先該本院通行撫屬編置十家牌式爲照各甲不立牌頭者所以防脅制侵擾之弊然在鄉村遇有盜賊之警不可以無統紀合立保長督領庶衆志齊一爲此仰抄案回司即行各道守巡兵備等官備行所屬各府州縣於各鄉村推選才行爲衆信服者一人爲保長專一防禦盜賊平時各甲詞訟悉照牌諭不許保長干與因而武斷鄉曲但遇盜

警即仰保長統率各甲設謀截捕其城郭坊巷鄉村各於要地置鼓一面若鄉村相去稍遠者仍起高樓置鼓其上遇警即登樓擊鼓一巷擊鼓各巷應之一村擊鼓各村應之但聞鼓聲各甲各執器械齊出應援俱聽保長調度或設伏把隘或并力夾擊但有後期不出者保長公同各甲舉告官司重加罰治若鄉村各家皆置鼓一面一家有警擊鼓各家應之尤爲快便此則各隨才力爲之不在牌例之內俱仰督令各縣即行推選增置仍告諭

遠近使各知悉各府仍要不時稽察務臻實效毋得虛文搪塞查訪得出定行究治不貸

頒行社學教條

先該本院據嶺北道選送教讀劉伯頌等頗已得人但多係客寓日給爲難今欲望以開導訓誨亦須量資勤苦已經案仰該道通加禮貌優待給薪米紙筆之資各官仍要不時勸勵敦勉令各教讀務遵本院原定教條盡心訓導視童蒙如己子以啓迪爲家事不但訓飭其子弟亦復化喻其父兄不但勤勞於詩禮章句之間尤在致力於德行心術之本務使禮讓日新風俗日美庶不負有司作興之意與士民趨向之心而凡教授於茲土者亦永有光矣仍行該縣備寫案驗事理揭置各學永遠遵照去後今照前項教條因本院出巡忙迫失於頒給合就查發爲此牌仰本道府即將發去教條每學教讀給與二張揭置座右每日務要遵照訓誨諸生該道該府官員亦要不時親臨激勵稽考毋得苟應文具遂令日就廢弛

清理永新田糧

據參議周文光呈看得江西田糧之弊極於永新積弊已非一日今欲清理丈量責實亦救時切務但恐奉行不至未免反滋弊端依議定委通判談儲推官陳相指揮高睿會同該縣知縣翁璣設法丈量該道仍要再加區畫曲盡物情務仰各官秉公任事正己格物殫知竭慮剔弊除奸必能一勞永逸方可發謀舉事如其虛文塞責則莫若熟思審處以俟能者事完之日悉照該道所議造冊永永

遵守施行繳

批寧都縣祠祀知縣王天與申

據寧都縣申看得知縣王天與舊隨本院征剿橫水桶岡諸賊屢立戰功後隨本院討平逆濠竟死勤事況其平日居官政務修舉威愛兼行仰該縣即從士民之請建祠報祀用伸士夫之公論以慰小民之遺思

曉諭安仁餘干頑民牌 正德十五年二月

照得安仁餘干各有梗化頑民數千餘家逃住東鄉逃避山澤沮逆王化已將數年即其罪惡俱合誅 無赦但本院撫臨未及兒查本院新行十家牌諭各官因各民頑梗尚未編查若遽行擒剿似亦不教而殺爲此牌仰撫州府同知陸俸督同東鄉縣知縣黃嬰及安仁縣知縣汪濟民餘干縣知縣馬津親詣各民村都沿門挨編批選父老子弟知禮法者曉諭教飭令各革心向化自求生路限在一月之內仇者釋其怨憤者平其心逃者歸其負罪者伏其辜具由呈來仍舊待以良善若過限

不改不必再加隱忍姑息徒益長奸縱惡即便遵照指實申來以憑別有區處施行

告諭頑民 十二月十五日

告諭安仁餘干東鄉等縣父老子弟自本院始至江西即聞三縣間有頑梗背化之民數千家其時本院方事剿平閩廣湖郴諸蠻寇且所治止於南贛政教有所未及自去歲征討逆濠 朝廷復有兼撫是方之 命隨因 聖駕南巡奔走道路故亦未遑經理今復還省城備詢三司府縣各官及遠近士夫軍民皆謂爾民梗化日久積惡深重已在必誅無赦夫 朝廷威令雷厲風行於九　八蠻之外而中土郡縣之民乃敢悖抗若此不有誅滅以示懲戒亦將何以爲國欲即發兵剿捕顧其間尚多良善恐致玉石無辨且前此有司所以處之亦有未善何者安仁餘干里分本少於東鄉而地勢又限以山谷顧乃割小益大以啓爾民規避之端其失一矣既而兩邑之民徭賦不平爭訟競起其時若遂改復舊亦有何說顧又使其近東鄉

者歸安仁近安仁者附京鄉以益爾民紛爭之謗
其失二矣及爾等抗拒之迹既成尚當體悉爾等
中間或有難忍之怨屈抑不平之情亦須爲之申
泄斷理或懲或戒使兩得其平若終難化諭者即
宜斷然正以國法顧乃憚於身任其勞一切惟事
姑息欲逃租賦遂從而免其租賦欲負逋債遂從
而貸其逋債於彼則務隱忍之政而聽其外附於
此又信一偏之詞而責其來歸紀綱不立寇履倒
置長奸縱惡日增月熾以成爾民背叛之罪而陷

之必死之地其失三矣然爾等罪惡皆在本院未
臨之前自本院撫臨以來尚未曾有一言開諭爾
等况查本院新行十家牌諭以弭盜息訟勸善糾
惡而各該縣官又因爾等恃頑梗化皆未曾編查
曉諭爾等皆未知悉其間或有懲創自新之願亦
未可知若遽行擒勦是亦不教而殺雖爾等在前
之惡受此亦不爲過然於吾心終有所未盡也近
日撫州同知陸俸來稟爾等尚有可憫之情各懷
求生之願故特委同知陸俸親齎本院告諭往諭

爾等父老子弟因而查照本院十家牌式通行編
排曉諭使各民互相勸戒糾察痛懲已往之惡共
爲維新之民爾等父老子弟其間智識明達者盍
亦深思熟慮之世豈有不納糧不當差與官府相
對背抗而可以長久無事終免於誅戮者乎世豈
有恃頑樹黨結怨構仇聚衆拒捕不伏其辜而可
以長久無事終免於誅戮者乎就使爾等各有子
弟奴僕與爾抗拒背逆若此爾等當何以處之夫
寧王宸濠挾奸雄之資藉 宗室之勢謀爲不軌

積十餘年誘聚海內巨寇猾賊動以萬計奮其財
力甲兵之强自以爲無敵於天下矣一旦稱亂舉
事本院奉 朝廷威令興一旅之師不旬日而破
滅之如搗疋雛爾輩縱頑梗兇悍自視以爲孰與
宸濠吾若聲汝之罪不過令一偏裨領衆數百立
虀粉爾輩如几上肉耳顧念爾等皆吾赤子其始
本無背叛之謀止因規利爭忿肆惡長奸日迷日
陷遂至於此夫父母之於子豈有必欲殺之心惟
其悖逆亂常之甚將至於覆宗滅戶不得已而後

置之法苟有改化之機父母之心又未嘗不欲生
全之也前此官府免爾租稅蠲爾債負除爾罪名
而遂謂爾可以安居復業是終非所以生汝吾今
則不然不免爾租賦不蠲爾債負不除爾罪名爾
能聽吾言改惡從善惟免爾一死限爾一月之內
釋怨解仇逃稅者輸其賦負債者償其直有罪者
伏其辜吾則待爾如故爾不聽吾言任汝輩自為
之吾心既無不盡吾可以無憾矣爾後無悔

批江西都司掌管印信

看得三司各官推舉該衛所掌印僉書等官頗已
得宜俱依議仰行按察司將本院原發貯庫印信
看驗明白照議給領掌管茲當該衛改革之初仍
行各官務在圖新更始端本澄源共惟同心同德
之美以立可久可大之規不獨顯功業於當時必
欲垂模範於來裔上不負　廟堂之特選而下可
副諸司之衆任其或庸碌浮沉甚至欺公剝下豈
徒敗其身名亦難免於刑憲其餘空閑各官覩其
才識皆可器使但以闕少人多未及盡用各官惟

務持身勵志藏器待時但恐見用而無才勿慮有
才而未用若果囊中之錐無不脫穎而出毋謂上
人不知輒自頹靡是乃自棄非人棄汝矣俱仰備
行各官查照施行

牌行崇義縣查行十家牌法

照得新開崇義縣治雖經本院委官經理經畫大
略規模已具終是草創之初經制未習該縣官員
若不假以威權聽其從宜整理則招徠安輯之功
亦未可責效除行守巡兵備等衙門外牌仰知縣

陳瓚上緊前去該縣首照十家牌諭查審編排連
屬其形勢輯睦其鄰里務要治官如家愛民如子
一應詞訟差徭錢糧學校等項俱聽因時就事從
宜區處應申請者申請應興革者興革務在畜衆
安民不必牽制文法大抵風土習尚雖或有異而
天理民彝則無不同若使為縣官者果能殫其心
力悉其聰明致其惻怛愛民之誠盡其撫輯教養
之道雖在蠻貊無不可化況此中土郡縣之區向
附新民本多善類我能愛之如子彼亦焉有不愛

我如父者乎夫仁慈以惠良善刑罰以鋤宄暴固亦爲政之大端若此新民之中及各縣分割都圖人戶果有頑梗強橫不服政化者即仰遵照本院欽奉　勅諭事理具由申請即行擒拏治以軍法毋容縱恣益長刁頑

牌諭都指揮馮勳等振旅還師

牌諭都指揮馮勳通判林寬典史徐誠等本月二十一日據知縣熊价所禀已知安義叛賊畧平所漏無幾俟餘黨一盡各官即可振旅而還就將所

擒叛賊逓行牢固綁縛分領解赴軍門各官在途務要肅整行伍申嚴紀律禁約軍兵不得犯人一草一木令差參隨官詹明賫執各官原領　令旗令牌監軍而回但有違令侵擾於人者即行斬首示衆其傳命當先被殺被傷義勇之士及獲功人役各官務要從公從實開報以憑優恤給賞不得互分彼此輒有偏私輕重但能推功讓美者勤勞雖微亦在獎賞若有爭功專利者功蹟雖茂亦從摘抑其奉新兵快往年從征多犯禁令今既効有

勤勞尤宜保全始終毋蹈前非自取軍法重罪知縣熊价不必解賊且可在縣撫安被擾軍民令各安居樂業既行申嚴十家牌諭互相保障仍量留九姓義勇分班守縣候事體定帖以漸散回

批瑞州知府告病申

看得知府胡堯元始以忠義興討賊之功繼以剛果著及民之政雖獲上之誠或有未孚而守身之節初無可議據申告病情由亦似意有所爲大抵能絜矩者必推己及人當大任者在動心忍性仰

布政司即行本官照舊盡心管理府事毋因一朝之忿遂忘三反之功事如過激欲抗彌卑理苟不渝雖屈匪辱此繳

賑恤水災牌

據南康建昌撫州宜黃等縣申稱非常水災乞賜大施賑恤急救生靈流移等情看得洪水非常下民昏墊實可傷憫但計府縣所積無多實難溥賑其地方被水既廣而民困朝不謀夕若候查實報名造冊給散未免賑日遲久反生冒濫已行二府

各委佐貳官及行所屬被水各縣掌印等官用船
裝載穀米分投親至被水鄉村驗果貧難下戶就
便逕行賑給爲照南昌所屬水災尤劇但居民稠
雜數多須梗若賑給之時非守巡臨督於上或致
騰踴紛爭爲此仰分守巡南昌官吏卽便分督該
府縣官於預備倉內米穀用船裝運親至被水鄉
村不必揚言賑飢專以踏勘水災爲事其間驗有
貧難下戶就便量給升斗暫救目前之急給過人
戶各記姓名數目完報查考不必造冊擾害所至

之地就督各官申嚴十家牌諭通加撫慰開導令
各相安相恤仍督各官俱要視民如子務施實惠
不得虛文搪塞徒費錢糧無救民患取罪不便

　　仰湖廣布按二司優恤冀元亨家屬

照得湖廣常德府武陵縣舉人冀元亨忠信之行
孚於遠邇云云已經備咨六部院寺等衙門詳辨
去後今照冀元亨該科道等官交章申暴各該官
司辨無干碍先已釋放不期役染瘴痢身故該部
司屬官員及京師賢士大夫莫不痛悼相與資給
衣棺本院亦已具新差人扶柩歸葬但恐本生原
籍官司一時未知詳悉仍將家屬覊監未免枉受
淹禁除將本生節義另行具本奏　請褒錄外擬
合通行爲此牌仰抄案回司卽行常德府速將舉
人冀元亨家屬通行釋放財產等項亦就查明給
還收管仍將本生妻子特加優恤使好人知事久
論定之公而善類無作德降殃之惑其於民風士
習不爲無補矣

　　批江西按察司故官水手呈

看得僉事李素處心和易居官清謹生旣無以爲
家死復無以爲斂寡妻弱妾旅櫬萬里死喪之哀
實倍恒情該司議欲加撥長夫水手護送非獨僚
友之情實亦惇厲周急之義准議行令各府僉撥
長夫水手照例起關差人護送還鄉

　　仰南康府勸留教授蔡宗兖

據南康府儒學申看得教授蔡宗兖德任師儒心
存孝養今方奉慈毋而行正可樂英才之化况職
主白鹿當朱儒倡道之區勝據匡廬又昔賢棲隱

之地偶有親疾自可將調輒與掛冠之請似遂奉
檄之心仰布政司備行南康府掌印官以禮勸留
仍與修葺學宮供給薪水稍厚養賢之禮以見崇
儒之意繳

批江西布政司禮送致仕官呈

據江西布政司呈查勘新淦知縣李爵告送僉事
李素喪歸其南任內無礙緣由看得知縣李爵所
呈最才能而知止已見恬退之節因友喪而求去
尤見交誼之敦既經查勘明白亦合遂其高致仰

司即行該府聽令本官以禮致仕動支無礙官銀
置備綵帳羊酒從厚送餞加撥長夫水手資送還
鄉該司仍將本官致仕緣由行原籍官司用彰行
誼之美以為風俗之勸繳

行知縣劉守緒等襲勦墳廠牌

為照本院親督諸軍刻期於本月二十日進攻南
昌府省城以彼逆黨巢穴探得逆黨先將伏兵三
千於老墳廠新墳廠諸處以為省城應援若不先
行密為撲勦誠恐攻城之日或從間道掩襲我師
未免亦為牽制為此牌仰奉新縣知縣劉守緒靖
安縣知縣萬士賢各統精兵三千密於西山地界
約會刻期分哨設伏遊奇並力夾勦各官務要詳
察險易相度機宜不得附先我後力散勢分致有
疏失仍一面差人爪探聲息飛報軍門擒斬功次
從驗解院轉發紀錄照例具　奏陞賞兵快人等
敢有臨陣退縮者許照本院欽奉　勅諭事理就
以軍法從事各官務竭忠貞以勤　國難苟或觀
望逗遛違誤事機軍令具存罪亦難逭

督責知府伍文定等同心勦賊

切照天下之事成於同而敗於異本院選調吉安
贛州臨江袁州等府衛所軍民兵快委各該文武
等官知府伍文定邢珣等統領分立哨道授以方
略令其併力勦賊互相策應今訪得各官各持已
見自為異同屢有事機可乘坐視輒至違錯本當
舉究治以軍法但以用人之際姑且容恕及照逆
賊蹤跡聲息已遁仍恐各官復循覆轍臨期僨事
擬申飭通行為此牌仰本官即便督率原領軍兵

各於見在駐劄處所務要遵依方略與各哨領兵官同心而行誓竭幷力進取之志毋爲觀望苟生之計敢有仍前人懷一心互有異同以致誤事定行罪造所繇斷依軍法斬首的不食言

行江西布按二司清査軍前取用錢糧

案照先因寧王變亂該本部備行南贛等府起調各項軍兵追勦合用糧餉等項就仰聽將在官錢糧支給間隨據吉安府申稱勦調兵快數萬本府錢糧數少乞爲急處等情已經通行各府速將見

貯不拘何項錢糧以三分爲率內將二分解赴軍前接濟外續看前項事情係　國家大難存亡所關誠恐兵力不敷又牌行各該官司郎選父子鄉兵在官操練聽將官錢支作口糧候本院另有明文一至啓行去後今照前項首惡幷其謀黨俱已擒斬原調各處軍兵久已散歸所據用過糧餉等項合行査造爲此仰抄案回司即查各府州縣自用兵日起至擊兵日止要見某項錢糧差何人役解赴軍前應用若干有無獲奉批迴在卷又將某項錢糧差何人役解赴某官處支給官兵口糧等項若干自某月日期起至某月日止各支若干或係那借帷復措置之數務要清査明白類造文冊星馳差人送院查考中間如有官吏人等通同作弊重支冐領或以少作多侵欺捏報者就便拏問照例發遣毋得違錯

獻俘揭帖

准　欽差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御馬監太監張揭帖開稱、聖駕親率六師奉　天征討已臨山

東南直隸境界所據前項人犯宜合比常加謹防守調撥待候　駕臨江西省下之日查勘起謀根繇明白應否起解斬首梟掛等項就彼處分定奪若不移文知會誠恐地方官員不知事理不行奏請　明旨那移他處或擅自起解致使臨難對證有誤軍機等因卷查先爲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云云本職已將寧王幷逆黨親自量帶官兵徑從水路照依原擬日期啓行解赴京師已至廣信地方外今又准前因及該差官留本職幷寧王及各黨

類回省爲照前項人犯先監按察司責委官員人
等晝夜嚴加關防有病隨卽撥醫調治數內謀黨
李士實王春劉養正等已多醫治不痊俱各身故
隨差官吏仵作人等前去相驗責付淺殯撥人看
守其寧王及謀黨劉吉等俱係惡稔久張之人設
若淹禁不行解報縱有官兵加謹防守恐或扇誘
別生他奸今若留同省城中途疎虞猶爲可慮兼
且人犯多生瘧痢沿途亦卽撥醫調治又有數內
鎭國將軍拱樤并世子二哥各行身故又經差官

相明買棺裝殮責仰貴溪縣撥人看守其餘尚未
痊可若更生往返跋涉未免各犯性命愈加狼狽
相繼死故終無解京人犯抑恐驚擾遠近變起不
測本職親解寧王先已奏聞　朝廷定有起程日
期豈敢久滯因循不卽解獻違慢疎虞罪將焉逭
及照庫藏冊籍等項未准揭帖之先巳會多官封
貯在府待　命定奪況新任按察使伍文定及戴
罪三司官領兵朝府等官俱各見在封識明白別
無可疑除將寧王宸濠等各另差官分押宮眷婦

女行各將軍府取有內使管伴俱照舊親自解京
外所有庫藏等項奉有　明旨自應查盤起解就
請公同三司并各府等官眼同徑自區處爲此合
用揭帖前去煩請查照施行

開報征藩功次贓仗咨

准　欽差整理兵馬糧草等項兵部左侍郎兼都
察院左僉都御史王　咨內開煩爲查照將征勦
防守有功官軍人等俱照功次分別明白造冊咨
送以憑查議等因卷查先爲飛報地方謀叛重情

事本職奉　命前往福建公幹中途遭遇寧府反
叛謀危　宗祀係國家大難義不容舍之而往當
卽保吉安隨具本奏　聞及星夜行文各府起調
兵快召募四方報效義勇適遇巡按兩廣御史謝
源伍希儒回京復　命又行具本奏留軍前協謀
行事各哨官兵俱聽監督獲有功夫俱憑本職送
發各官審驗紀錄以後續督官兵前後攻復省城
停靴宸濠并其黨與剿賊起解間隨准南京兵部
咨開稱前事云云照得江西逆賊旣巳擒獲逆黨

已經剪平所獲功次合行紀驗除原委有道官前
來外頻將征剿逆賊官軍民兵召募義勇及郡官
人等所獲功次分別首功頭功次功造冊繳驗等
因案經備行江西按察司査照施行去後今准前
因看得征勦宸濠之時止是分布哨道設伏邀謀
以攻城破敵爲重擒斬賊徒爲極且攻城破敵雖
係本職督領各哨官兵協謀併力緣任非一人事
非一日各官俱係同功一體難以分別等第其擒
斬賊徒雖有等級自有下手兵夫難以加於各官

之上止將各哨擒斬賊犯送發御史謝源伍希儒
審驗明白從實直紀緣各官不曾奉有紀功之命
但照本職欽奉　勅諭便宜事理從權審驗紀錄
難以分別首功頭功次功等項名目止於造冊內
開寫某人擒斬某賊首某賊從重輕多寡據實造
冊中間等第亦自可見除行各官再行查照造冊
徑繳外所據擒獲功次總數及官軍兵快報效人
等員名數目合行開造咨報施行

計開

一提督領兵官一員

欽差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王

一協謀討賊兼驗功次官二員

欽差巡按兩廣監察御史謝源　伍希儒

一領哨官十員

衝鋒破敵

吉安府知府伍文定　贛州府知府邢珣　袁
州府知府徐璉　臨江府知府戴德孺

邀伏截殺

贛州衛署都指揮僉事余恩　撫州府知府陳
槐　建昌府知府曾璵　饒州府知府林瑊
廣信府知府周朝佐　瑞州府通判胡堯元

一分哨官十一員

邀伏截殺

吉安府泰和縣知縣李楫　臨江府新淦縣知
縣李美　吉安府萬安縣知縣王冕　南康府
安義縣知縣王軾　瑞州府通判童琦

守把截殺
吉安府通判談儲　吉安府推官王暐　南昌
府進賢縣知縣劉源清　南昌府奉新縣知縣
劉守緒　南昌府推官徐文英　撫州府臨川
縣知縣傅南喬
邀伏截殺
一隨哨官四十六員
吉安府通判楊昉　吉安守禦千戶所指揮同
知麻璽　贛州府同知夏克義　贛州衛指揮

僉事孟俊　永新守禦千戶所指揮同知高睿
南昌府通判陳旦　南昌府豐城縣知縣顧佖
袁州府推官陳榕　南昌府寧州知州汪憲
饒州府餘干縣知縣馬津　瑞州府上高縣知
縣裴淮　瑞州府高安縣知縣應恩　吉安府
永新縣知縣柯相　南康府建昌縣知縣方濼
南昌府靖安縣知縣萬士賢
守把截殺
廣信府鉛山縣知縣杜民表　廣信府永豐縣

知縣譚縉　瑞州府同知楊臣　瑞州府新昌
縣知縣王廷　饒州府安仁縣知縣楊林　廣
信府通判俞良貴　廣信府通判安節　廣信
府推官嚴鎰　臨江府同知奚鉞　臨江府通
判張郁　廣信府同知桂鏊　瑞州府推官金
眾　贛州府贛縣知縣宋琛　贛州衛正千戶
劉鏜　贛州衛正千戶楊基　廣信守禦千戶
所千戶秦遜　永新縣儒學訓導艾珪　瑞州
府高安縣縣丞盧孔光　饒州府餘干縣縣丞
梅森　南昌府靖安縣縣丞彭齡　吉安府萬

安縣縣丞李通　南昌府武寧縣縣丞張翔
贛州府興國縣主簿于旺　瑞州府高安縣主
簿胡鑑　饒州府餘干縣龍津驛驛丞孫天爵
南昌府南昌縣市汊驛驛丞陳文瑞　吉安府
吉水縣致仕縣丞龍光　贛州府贛縣聽選官
雷濟　南昌府豐城縣省祭官文棟材　贛州
府贛縣義官蕭庾　南安府上猶縣義官尹志
尚

一協謀討賊鄉官十二員
致仕都御史王懋中　養病崧可編修鄒守益
丁憂御史張鰲山　養病郎中曾直　養病評
事羅僑　調用僉事劉藍　致仕按察使劉遜
致仕參政黃繡　聞住知府劉昭　依親進士
郭持平　參謀驛丞王思　參謀驛丞李中
一戴罪殺賊官一十七員
九江兵備副使曹雷　九江府知府汪穎　九
江府德化縣知縣何士鳳　九江府彭澤縣知

縣潘珉　九江府湖口縣知縣章玄梅　南康
府知府陳霖　南康府同知張祿　南康府通
判祭讓　南康府通判俞椿　南康府推官王
詡　南康府星子縣主簿楊永祿　南康府星
子縣典史藥昌　南昌府知府鄭瓛　南昌府
同知何繼周　南昌府通判張元澄　南昌府
南昌縣知縣陳大道　南昌府新建縣知縣鄭
公奇
一提調各哨官軍兵快人等除分布把守外臨

陣共一萬四千二百四十三員名
一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俘獲宮人賊屬奪回
被脅被擄招撫畏服官民男婦等項共一萬一
千五百九十六名顆口
生擒六千二百七十九名首賊一百零四名從
賊六千一百七十五名內審放一千一百九十
二名
斬獲賊級四千四百五十九顆
俘獲宮人四十三名　賊屬男婦二百三十八

名口
奪回被脅被擄官民人等三百八十四員名口
招撫畏服投首一百九十三位名
一奪獲　誥命符驗并各衙門印信關防金銀
首飾贓仗等物
誥命一道
符驗一道　印信關防一百零六顆
金并首飾六百二十三兩一錢二分
銀首飾器皿八萬三千八百九十七兩一錢五

分八雞五毛
賊仗一千八百九十件
器械一千一百九十九件
牛二十頭　馬一百零九疋　驢騾一十三頭
鹿三隻
一追獲金璽二顆　金冊二副
一燒燬賊船七百四十三隻
一陣亡兵六百十八名

王陽明先生全集目錄

卷二十　公移三 總督兩廣平定思田征剿八寨

按行廣西提學道興舉思田學校
揭陽縣主簿季本鄉約呈
賑給思田二府
牌行靈山縣延師設教六月
牌行委官陳逅設教靈山
牌行南寧府延師設教
牌行委官季本設教南寧
批嶺東道額編民壯呈
識革文移
批右江道調和寨目呈
批南寧府表揚先哲申
批增城縣改立忠孝祠申
批參政張悰奏留朝覲官呈
經理書院事宜八月
牌行南寧府延師講禮
劄付同知林寬經理田寧
劄付同知桂鏊經理思恩
牌行南昌府供昌縣禮送故官

調發土兵十月
犒獎儒士岑伯高
征剿八寨斷藤峽牌七年三月以下俱征八寨
牌行領兵官
戒諭土目五月
追捕逃賊
牌行委官林應驄督諭土目
牌委指揮趙璇留剿餘賊六月
牌行副總兵張佑搜剿餘巢七月
犒勞從征土目八月
綏柔流賊
告諭村寨
議立縣衛
撫情來降
批嶺西道議處兵屯事宜呈
行左江道勦撫仙臺白竹諸猺
行參將沈希儀計勦八寨牌
分調土官韋虎林進勦韋召蠻等賊巢

王陽明先生全集卷之二十

同里後學俞　嶙重編

公移三　總督兩廣平定思田征勦八寨

欽奉　勅諭通行　嘉靖六年十月初三日

嘉靖六年七月初七日節該　欽奉勅諭先該廣西田州地方逆賊岑猛爲亂已令提督兩廣等官都御史姚鏌等督兵進勦隨該各官奏稱岑猛父子悉已擒斬巢穴蕩平捷音　上聞已經降　勅獎勵論功行賞及將改設流官添設參將等事條陳又經該部議擬覆奏施行去後續該各官復奏惡目盧蘇倡亂復叛王受攻陷思恩又經切責各官計處不審行令將失事官員戴罪督兵勦捕及調江西撥兵湖廣永保二司土兵并力勦殺務收全功并勑巡按御史石金紀功外但節據石金所奏前項地方盧蘇王受結爲死黨互相依倚禍孽日深將來不可收拾又參稱先後撫臣舉措失當姚鏌等擬　撫策輕信爲謀圖田州已不可得并思恩胥復失之要得通行查究追奪朕以事難遙

度姚鎮等前功難泯後有疎虞得旨切責之後能
自奮勵平寇有功亦未可知難遽別議乃下兵部
議奏以各官先後所論事宜意見不同且兵連兩
廣調遣事干鄰境地方必得重臣前去總制督同
議處方得停當今特命爾提督兩廣及江西湖廣
等處地方軍務星馳前去彼處卽查前項　情田
州因何復叛思恩因何失守督同姚鎮等斟酌事
勢將各　叛亂未形者可撫則撫反形已露者當
勦則勦一應主客官軍從宜調遣主副將官及三

司等官悉聽節制治以軍法明示威信務要計處
合宜仍令御史石金隨軍紀驗功次從實開報以
憑陞賞賊平之後公同計處應設土官流官何者
經久利便幷先今撫鎮等官有功有過分別大小
輕重明白奏聞區處凡用兵進止機宜及一應合
行之事勑內該載未盡者悉聽便宜從長處置事
體十分重大者具奏定奪朕以爾勳績久著才望
素隆特茲簡任爾務以體國爲心聞命就道竭忠
盡力大展謀猷仰　忠殄除地方安靖以紓朕西

南之憂仍須深慮却顧事出萬全一勞永逸以爲
廣人久遠之休毋得循例辭避以孤衆望爾欽哉
故諭欽此欽遵照得當爵猥以非才濫膺重寄多
病之餘精力旣已減耗久廢之後事體又復闊疎
大懼弗堪有負　委托及照兩廣之與江西湖廣
雖云相去遼遠而壤地相連士夫軍民往來絡繹
傳聞旣多議論有素况在無嫌之地是非反得其
眞且處傍觀之時區畫宜有其當合行諮詢以輔
不逮除委用職官及調遣軍馬臨時相機另行外

擬合通行爲此仰抄捧回司照依案驗備奉　勑
諭內事理卽行本司掌印佐貳及各道守巡兵備
守備等官幷所屬大小衙門各該官吏凡有所見
勿憚開陳其間或撫或勦孰爲得宜設土設流孰
爲便利與凡積弊宿蠹之宜改於目前遠慮深謀
之可行於久遠者備寫揭帖各另呈來以憑採擇
各該官吏俱要守法奉公長廉遠恥祗忠衛民竭
忠報　國毋以各省而顧分彼此務在協力以濟艱
難果有忠勇清勤績行顯著者旌勸自有常典當

爵不敢蔽賢其或奸貪貝長緇志行卑污者黜罰亦
有明條當爵亦不敢同惡深惟昧劣庶頼匡襄凡
我有司各宜知悉仍行鎮守撫按等衙門知會一
體欽遵施行

湖兵進止事宜　十月

據廣西桂林道右參政龍誥僉事申恵會稟原調
永保二司宣慰官舍土兵共六千餘員名八月自
辰州府起行九月盡可到省城各職即日起程前
去全州興安等處接應督押爲照大兵進止自有

機宜今未奉節鉞撫臨莫知適從查得舊規兵至
即發哨經趨賓州聽遣如至賓州而未用恐接境
思田二府不無致生疑變合無將各兵前赴梧州
府屯劄聽候軍門撫臨調度等因照得本年八月
二十四日先准兵部咨該本爵看得先任總督巡
撫都御史姚　已蒙　欽准致仕而本爵又以扶
病就醫聽候辭本　命下未即起程況湖兵未至
秋暑尚深遥計賊情正在懈弛機有可乘事宜從
便已經行仰各該失事帶罪立功守巡參將及各

領兵督哨等官務要相度機宜若各叛目誠心投
撫中間尚有可憫之情　朝廷豈以必殺爲事且
宜從權撫插聽候本爵督臨查處若是謁投陰叛
可詐及覆度其事勢終難出全則宜密切相機乘
間行事務在獲厥渠魁不得濫加無罪各官務要
協和行事既無參錯牴牾有乖共濟之義亦無貪
功輕率仰戾好生之仁又經行仰各遵照施行去
後今據前因看得湖兵既至勢難中止非徒無事
漫行有失遠人之信亦且師老財費重爲地方之

憂但聞諸道路傳諸商旅皆謂各目投撫之誠今
已甚切致亂之情尚有可原且　朝廷以好生爲
德下民無必死之讐是以本爵尚爾遲疑欲候督
臨乃決進止頗傳聞未真兵難遥度各官身親其
事必皆的知況原任總督雖已致政尚在統領老
成慎重當無遺策若果事在不疑即宜乘機速舉
一勞永逸以靖地方如其尚有可生之道亦且無
爲必殺之謀匪曰姑息將圖久安及照各處流賊
素爲民患非止一巢若川聲東擊西之術則湖兵

之來未爲徒行各官俱密切愼圖務出萬全本爵亦已扶病晝夜速進軍中事宜從便施行一面呈稟撫鎭巡按等衙門一體通行知會俱無違錯

牌諭安遠縣舊從征義官葉芳等　十一月

徃年本爵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因地方盜賊未平身親軍旅四出勦除爾葉芳等乃能率領兵夫來隨帳下奮勇殺賊效勞爲多後遭寧藩之變爾葉芳又能堅辭賊聘一聞本爵起調牌到當卽統領曾德禮等及部下兵衆晝夜前來遠赴　國難一念忠義誠有可嘉備歷辛苦立有戰功賞未酬勞寸心慊慊嘗欲表奏爾一官以勵忠勤隨因本爵守制還家未及舉行今玆奉　命總制四省軍務復臨是境看得舊時從征軍士多被忌功之徒百般磨挪心殊爲之不平念爾葉芳舊勞未酬今就先行獎勵故特差典史張緝將帶花紅羊酒親至爾家用旌爾功爾其益謹禮法以緝下人益殫忠勤以報　上德首諭部下之人務要各安生理各守家業人惟不爲善未有爲善而不獲善報

者人惟不爲惡未有爲惡而不受惡殃者聞爾所居之地傍近各寨新民雖云向化其間尚多與爾爲讐爾宜高爾墻垣嚴爾警備以戒不虞爾等嘗與杜柏孫洪舜等不和各宜消釋講信修睦安集地方吾所以惓惓誨諭爾等者實念爾等辛勤從我日久吾視爾等不啻如父子雖欲已於言情有所不容已也吾今以軍機重務卽赴兩廣不得久留贛城爾等但體吾教戒之意各安室家不必遠來候見徒勞無益其曾德禮等俱各諭以此意

批南康縣生員張雲霖復學詞

看得張雲霖原係本院檄召起兵從征人數立有功次已經核實造報皆本院所親知後因忌功之徒搜求羅織遂令此生屈挪至此言之誠爲痛憤仰分巡嶺北道卽與查審教官費廷芳招案有無干涉功賞銀兩曾否收給仍行提學道收送復學則有功之士不致於抱冤憤而本生仗義勤王之節庶亦不負其初心矣　批贛縣生員雷瑞詞同

故通各處官軍牌　十二月二十五日

照得先因田州等處變亂前任軍門拙撥兩省官軍及差官取調左右兩江土官目兵前赴南寧等處駐劄聽候征剿今照各 皆來告要誠心向順已漸有平復之機且各處城池邊隘缺人防守往往來告盜賊乘間竊發亦不可不爲之慮況今春氣萌動東作方興各兵屯頓日久露眠草宿勞苦萬端應合放回爲此牌仰本官即將軍門原調各處官軍機兵打手及各土官目兵盡數撤散放回休息及時農種防守城池惟湖廣永保二司土兵

姑留聽候俟沿途夫馬糧草完備然後發回各具由回報毋得違錯

犒諭都康等州官男彭一等　十二月二十八日

看得廣西某州縣官孫族某官男頭目某等統領土兵前來南寧賓州地方屯哨日久勞苦良多則今歲暮天寒各兵遠離鄉土豈無室家之念故今特加犒勞遣放歸復業安生本族官目務要嚴整行伍經過地方毋得侵擾人家一草一木有犯令者即時照依軍法斬首到家之後仰本州縣官仍要愛惜下人輯和鄰境毋得恃強凌弱倚衆暴寡越理踰分自取罪累遵守 朝廷法制保爾土地人民牌仰本州縣官執照遵守到家之日俱依准回報

劄付永順宣慰司官舍彭宗舜冠帶聽調

據湖廣永順等處軍民宣慰使司領征冠帶舍把彭明倫田大有等呈稱統兵土舍彭宗舜係致仕宣慰彭明輔嫡生次男伊兄彭宗漢身故本舍應該襲替嘉靖五年宗漢奉征田州蒙軍門劄付冠

帶殺賊惟本舍見統目兵聽用又自備家丁三千報効切恐未授官職軍威無所瞻肅呈乞比照故兄彭宗漢事體授職便益等因到爵爲照軍旅之政非威嚴則不肅等級之辯非冠帶無以章今官舍彭宗舜於常調之外自備家丁隨父報効不避艱險勤勞 王事間 朝廷之所嘉與況又勘係應襲次男今以土舍領兵於體統未爲合就遵照勅諭便宜事理給與冠帶以便行事除事寧另行具奏外爲此劄仰官舍彭宗舜先行冠帶望 闕

謝恩仍須秉節持身正己律下申嚴約束而使兵
行所在無犯秋毫作興勇敢而使兵威所加有如
破竹務竭忠貞以圖報稱功成之日具奏旌賞
國典具存先具冠帶日期依准繳報仍行本省鎮
巡衙門知會毋得違錯

批廣西布按二司請建講堂呈

據參政汪必東僉事吳天挺呈請建講堂號舍以
便生員肄業事看得感發奮勵見諸生之有志作
興誘掖實有司之盛心不有藏修之地難成講習
之功況境接諸蠻之界最宜用夏變　而時當擾
化之餘尤當敷文來遠雖亦俎豆之事實關軍旅
之機准如所議動支軍餉銀兩即爲起蓋務爲經
久之計毋飾目前之觀完日開數繳報

批立社學師耆老名呈　嘉靖七年正月

據思明府申稱要令士人譚勍蘇彪加以社學師
名號鄉老黃永堅加以耆老名號看得教民成俗
莫先於學然須誠愛惻怛實有視民如子之心乃
能涵育薰陶委曲開導使之感發興起不然則是
求信而勞其民反以爲厲已矣據本官所申是亦
良法但須行以實心節用愛民施爲有漸不致徒
飾一時之名務垂百年之澤始可該道守巡官仍
加勞來匡直開其不逮備行該府查照施行

議處江古諸處猺賊

節據各道哨守官兵呈報照得廣西府江古田洛
容諸處猺賊日來勢益猖熾皆由近年以來大征
之舉既爲虛文而鵰剿又復絕響是以爲彼所窺
肆無忌憚今思用兵體漸就不息湖兵西歸有日

止可相機行事爲此牌行左布政嚴紘密切會同
參政龍誥按察使錢宏副使李如圭翁素將各僉
惡賊巢務訪的確密揃知因鄉道備詢我兵所由
道路險夷遠近及各賊巢所在議謀既定即可迅
約湖兵乘機行事要在聲東擊西後發先至但誅
其罪大惡極者一處兩處其餘且可悉行寬撫容
令改惡從善務在去泰除殘懲一戒百不必廣捕
多殺致令玉石無分驚擾遠邇後難行事若其事
勢連絡廣遠關係重大亦且不宜輕動本院尚駐

南寧彼中事機勢難遙度諒各官平日素有深謀況身親發奮功一切機宜自能周悉近報剿平之捷已見用心之勤尚須後効一并奏請凡有申稟密切封來

批嶺西道立營防守呈　二月

據僉事李香呈稱催募打手立營防守緣由看得所議既得其要畧但屯兵固不可分而合兵又不宜頓必須該道及統兵官時將屯聚之兵督率於賊盜出沒要害往來巡視操演因而或修復營堡

或開通道路或戒飭反側綏集或撫安凋弊民村巡行慣熟遠近不疑擇其長惡不悛者間行鵰勦懲一戒百如農夫之植禾必逐漸而耕耨如園丁之去草必以次而芟除庶屯聚之兵無坐食之患而有日新之功矣仰備行各官查照施行

犒送湖兵

照得先該軍門奏調湖廣永順保靖二宣慰司土官目兵前來征剿田州等處今照各　自縛歸降地方平靖爲照宣慰彭明輔彭九霄雖未及衝冒矢石摧堅破敵然跋涉道途間關山海不但勞苦之備嘗且其勤事之忠赴義之勇不戰而勝全師以歸隱然之功亦不可掩所據賞勞之禮相應照舊舉行其沿途該用廩給口糧等項亦合計算總支庶免阻滯爲此牌仰本官

行會左參政龍誥僉事吳天挺參議汪必東督行南寧府於賞功銀兩內照依開數

支出備送各宣慰并給賞各舍目收領以慰其勞仍將永保二司官舍頭目人等合用廩給口糧等

項查取見在確數各有若干亦行南寧府查自本府起至梧州府止計算幾縣每驛扣算該銀若干就於軍餉銀內支給又自梧州起至桂林府止查算縣驛若干亦就行該府支銀應付又自桂林府起照前計算至全州止銀兩亦行該府查給其各州縣止是應付人夫再不許別項科派於民仍通行南寧潯州梧州平樂桂林全州各查照單內頭行整辦犒勞下程聽候各官舍目到彼分送犒勞給賞施行

批嶺西道撫處盜賊呈

看得各處盜賊全在撫處得宜綏柔有道使之畏
威懷德蕩改月化自然不敢為惡乃為善策雖勦
勦之舉亦不得已而後一行至於待其猖獗肆惡
然後懸金以購首級之獲掩襲以求斬捕之多抑
亦末矣今後該道官務思撫處綏柔之長策如舊
所之馭御馬之轡操持有要而運動由已若舍銜
轡而徒求駕御之術雖極工巧習熟終亦不免
傾跌之虞一應賞罰量功大小以為多寡軍門覈

有舊規軍職累功陞級亦有見行事例臨陣退縮
依遵　勅諭事理當時以軍法從事俱仰查照施
行繳

禁革輕委職官

據廣東布政司呈參廣州左等四衛掌印指揮王
昇海信杜隆馮凝千戶陸宗等百戶劉愷等不修
職業委棄城池違出經旬肆無忌憚應合參問參
看擅離職役律有明條今各處軍衛有司官往往
輒以私事棄職遠出或因上司經由過為趨謟越
境送迎往回動經旬月上下相安恬不為異仰布
政司通行禁革究治今後不係緊急軍機重務其
餘問候申請等項雖亦公事務有輕緩者止役吏
胥差使不許輒委職官非但虛給夫馬騷擾道途
勞費不少抑且城池庫獄一有疏失貽累匪輕各
該衙門首領官今後俱要逐立文簿凡遇掌印佐
貳及掾佐等官公差出入俱要開寫月日因甚事
對某處送迎或承何衙門劄某處差委某年月日
回任歲終繳報本院以憑查究大抵天下之不治

皆由有司之失職而有司之失職獨非小官下吏
偷惰苟安侵侮廢弛亦由上司之人不遵　國憲
不恤民事不以地方為念不以職業經心既無身
率之教又無警戒之行是以荒弛日甚亦宜分受
其責可矣仰布政司備行各該守巡各兵備守備
及府州縣衛所等大小衙門仰各查照施行該衛
掌印等官姑記未究其陸宗劉愷遵照本院欽奉
勅諭事先行提究以警其將來此繳

分派思田土目撫綱兵糧　四月

照得思恩田州二府各設流官知府治以土俗其二府原舊甲分城頭除割田州八甲分立土官知府以存岑氏之後其餘悉照舊規不必開圖立里但與酌量分析各立土目之素爲衆所信服者以爲土官巡檢屬之流官知府聽其各以土俗自治照舊辦納兵糧効有勤勞遞加陞授其襲授調發必皆經由於知府其官職土地皆得各傳其子孫除具 題外爲照各甲城頭既已分析若不先令各目暫行分管誠恐事無統紀別生弊端爲此牌仰田州府土目龍寄等遵照後開甲分每歲應該

納辦官糧查照開數依期完納出辦一應供役征調等項事情悉聽知府調度約束本目仍要守法奉公正己律下愛養小民保安境土毋得放縱恣肆踰分干紀自取罪累後悔無及候奏請 命下仰各欽遵施行

計開 凌時甲 每年納夏稅秋糧米八十八石八斗七升七合 每調用兵三百八十四名 每年表箋用銀三錢二分 須知一本赴廣西用銀一錢一分 須知二本赴京用銀八錢八分 每年納官裕等例銀一十三兩 每年納官禾四十担重一百斤 每年供皂隸禾七担

完冠紫陶甲

案行廣西提學道興舉思田學校

照得田州新服用夏變夷宜有學校但瘡痍逃竄之餘尚無受廛之民即欲建學亦爲徒勞然風化之原終不可緩云云除具 題外擬合就行爲此仰抄案回道着落當該官吏備行所屬儒學遵照但有生員無拘廩增願改田州府學及各處儒生願附籍入學者各赴告本道徑自查發選委教官一員暫領學事相與講肄游息或興起孝弟或倡

行鄉約隨事開引漸爲之兆俟休養生息一二年後該府建有學校然後將各生徒通發該學肄業照例充補增廩以次起貢俱無違錯

揭陽縣主簿季本鄉約呈 四月

據揭陽縣主簿季本呈爲鄉約事足見愛人之誠心親民之實學不以小官克勤細務使爲有司者

皆能以是實心修舉下民焉有不被其澤風俗焉
有不歸於厚者乎但本官見留軍門聽用該縣若
無委官相繼督理未免一暴十寒況本院近行十
家牌諭雖經各府縣編報然訪詢其實類是虛文
搪塞且編寫人丁惟在查考善惡乃聞加以義勇
之名未免生事擾衆已失本院息盜安民之意訪
得潮州府通判張繼芳持身端確行事詳審仰該
府掌印官將發去牌式再行曉諭所屬就委張繼
芳遍歷屬縣督令各該縣官勤加操演務要不失

本院立法初意仍先將牌諭所開事理再四紬繹
必須剖自透徹真如出自己心庶幾運用皆有脉
絡而施爲得其調理該縣鄉約仰委縣丞曹森管
理毋令廢墮

賑給思田二府　四月

照得近因思田二府擾亂該前總鎮等官奏調三
省漢土官軍兵快人等前來南寧府屯住防守軍
民大小男不得耕女不得織而湖兵妄擾之家騷
擾尤甚今雖地方平靖湖兵已回然瘡痍未起困
苦未蘇況自三月已來天道亢旱種未入土民多
缺食誠可憫念已經行仰同知史立誠遍查停歇
湖兵之家開報相應量行賑給爲此牌仰南寧府
着落當該官吏尊委同知史立誠即將十名以上
七十一家各給米二石鹽魚二十觔五名以上三
百五十六家各給米一石三斗鹹魚十三觔五名
以下四百五十四家各給米一石鹹魚十觔就於
該府軍餉米魚內支給開報其餘大小軍民之家
諭以本院心雖無窮而錢糧有限各宜安心生理

勤儉立家毋縱賭博毋習游惰比之豐亨豫大之
日雖不足而方之兵戈擾攘之時則有餘矣

牌行靈山縣延師設教　六月

看得理學不明人心陷溺是以士習日偷風教不
振近該本院久駐南寧該府及附近各學師生前
來側々聽講已覺漸有興發之志但窮鄉僻邑本
院既未暇身至其地則諸生亦何由耳聞其說合
行委官遍行訓告看得原任監察御史今降合浦
縣丞陳逅理學素明志存及物見在軍門相應委

委除行本官外為此牌仰靈山縣當該官吏即便具禮敦請本官於該縣學安歇率領師生朝夕考德問業務去舊染卑污之習以求聖賢身心之功該縣諸生應該赴試者臨期起送不該赴試者如常朝夕聽講或時出與經書策論題目量作課程不得玩易怠忽廢應故事須加時敏之功庶有日新之益該縣仍要日逐供給薪米之類候該縣掌印官應朝之日本官不妨訓廸諸生就行兼署該縣印信

牌行委官陳逅設教靈山

看得理學不明云云除行廉州府及所屬縣外牌仰本官即便前去該府及所屬縣行各掌印官召集各該縣師生遍行開導訓告務行立志敦本末為身心之學一洗舊習之陋度量道里折中處所於靈山縣備學住歇令各縣師生可以就近聽講其諸生該赴試者臨期起送不該赴試者如常朝夕聚會考德問業毋令一暴十寒虛應文具亦或時出經書策論題目量作課程就與講析文義以無妨其舉業之工大抵學絕道喪之餘人皆駭於創聞必須包蒙俯就涵育薰陶庶可望其改化諒本官平日素能孜孜汲引則此行必能循循善誘該縣掌印官應朝之日本官不妨訓廸諸生就行兼署該縣印信俟後縣官應朝回日方許交還

牌行南寧府延師設教

看得理學不明人心陷溺是以士習益偷風教不振近該本院久住南寧與該府縣學師生朝夕開導訓告頗覺漸有興起向上之志本院又以八寨

進兵前往　州等處調度則興起諸生未免又有一暴十寒之患看得原任監察御史今降揭陽縣主簿季本久抱溫故知新之學素有成己成物之心即今見在軍門相應委以師資之任除行本官外仰南寧府掌印官即便具禮率領府縣學師生敦請本官前去新創敷文書院闡明正學講析義理各該師生務要專心致志考德問業毋得玩易怠忽徒應虛文其應該赴省考試者非其程期臨時起送不該赴試者仍要如常朝夕質疑問難或

時出與經書題目量作課程務加辟𤼵之功以求日新之益該府縣仍要日逐量送柴米供給

牌行委官季本設教南寧

看得理學不明人心云云除行該府掌印官率屬敦請外仰本官就於新創敷文書院内安歇每日拘集該府縣學諸生爲之勤勤開誨務在興起聖賢之學一洗習染之陋其諸生該赴考試者臨期起送不該赴試者如常朝夕聚會考德問業之外或時出與經書論策題目量作課程就與講析文義以無妨其舉業之功大抵學絶道喪之餘未易解脱舊聞舊見必須包蒙俯就涵育薫陶庶可望其漸次改化諒本官平素最能孜孜汲引則今日必能循循善誘諸生之中有不率教者時行檟楚以警其惰本院回軍之日將該府縣官員師生査訪勤惰以示勸懲

批嶺東道額編民壯呈　六月

據嶺東道巡守官呈議將各額編民壯存留照舊守城并追工食雇募打手調用看得本院自行十家牌式若使有司果能着實舉行則處處皆兵家家皆兵人人皆兵防守之備既密則追捕之兵自可以漸減省以節民財以寛民力但今有司類皆視爲虚文未曾實心修舉一旦遂將額設民壯三分減一則意外不測之虞果亦有如各官所呈者合且姑從所議將各民壯照舊存留備行該道所屬査照施行仍仰各官務要用心舉行十家牌式不得苟且因循惟事支吾目前徒脩繁雜自弊之術以爲上策反視易簡久安之法以爲迂緩噫果有愛民之誠心處官事如家事者其忍言者之諄諄而聽之乃爾其藐藐耶凡我各官戒之敬之此繳

裁革文移

據布政司呈今後但有牌案行屬者則於備仰語後止令奉行官吏具遵行過緣由回報有得近來官府文移日煩如造册係准等項果係徒勞徒費虚文無補本院欲革此弊久矣因軍務紛劇未及舉行據呈前因可謂先得我心之同然者自今事

關本院除例該奏報及倉庫錢糧金帛贓罰紙價
預備稻穀等項仍於每歲終開項共造手冊一本
送院查考外其餘一應不大緊要文冊及依准等
項通行裁革從務簡實以省勞費凡我有官皆要
誠心實意一洗從前靡文粉飾之弊各竭爲德爲
民之心共開正大光明之治通諭行各該衙門查
照施行繳

批右江道調和寨目呈

據副使翁素呈潮潤寨目兵從赴鎮安取調准議

備出印信下帖給與該府該司各永永執照以杜
後爭潮潤既已自知原爲鎮安自此必益供事大
之職鎮安既欲自求仍統潮潤自此必益施字小
之仁須要誠心協和庶可永絕禍患若徒迫脇嬌
誣於一時終必反覆變亂於日後此乃自取滅亡
後悔何及仰各知悉遵照毋違此繳

批南寧府表揚先哲申

據南寧府申稱北門外高嶺原有廟宇以祠宋樞
密使狄武襄公青經略使余公靖樞密直學士孫
公沔邕州太守忠壯蘇公緘推官忠愍譚公必緣
年久傾頹止存基址今思田既平所宜修復以繫
屬人心以聳示諸　看得表揚先哲以激勵有位
此正風教之首況舊基猶存相應修復准支在庫
無礙官銀重建祠宇其牌位祭物等項照舊修舉
完日具由回報此繳

批增城縣改立忠孝祠申

據增城縣申稱參得廣東參議王綱字性常洪武
年間因剿寇父子貞忠大孝合應崇祀於城南

門外天妃廟改立忠孝祠看得表揚忠孝樹之風
聲以興起民俗此最爲政之先務而該縣知縣朱
道瀾乃能因該學師生之請振舉廢墜若此則其
平日職業之修志向之正從可知矣仰行該縣悉
如所議施行其神像牌位及祭物等項俱聽從宜
酌處完日具由回報此繳

批參政張懷奏留朝覲官呈

據左參政張懷所呈惻念兵荒欲留府縣正官足
見留心地方但今歲應　朝事體頗重　朝廷勵

精圖治必有維新之政各該正官正宜一行以快
觀感似難通行奏留仰各照例依期起程况該道
守巡旣得賢能官員各肯憂勞盡心若此各府州
縣雖無正官其各佐貳亦必警戒修省自堪照料
其間果有闒冗不才不任委寄者該道即行別委
相應官員署管仰即通行查照施行毋再疑滯繳

經理書院事宜　八月

據僉事吳天挺呈稱將南寧城東西二壕花利通
收府庫支與書院師生應用剩銀修理仍置教官

私宅號房以爲定規看得所呈事宜足見該道官
留心學校興起士習之美意俱准照議施行但事
無成規難垂久遠而管理非人終歸廢墜該道仍
須置立文簿將區處過事宜逐件開載給付該府
縣學及管理書院官各收一本存照相繼查考舉
行以防日後埋沒侵漁之弊仍於各教官內推舉
學行端方堪爲師範者呈來定委專管書院諸務
訓勵諸生庶幾法立事行人存政舉而今日書院
之設爲不虛矣仍行提督學校官知會一體查覈
舉行及備行該府縣學官吏師生查照施行俱毋
違錯此繳

牌行南寧府延師講禮　八月

照得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冠婚喪祭諸儀固宜家
諭而戶曉者今皆廢而不講欲求風俗之美其可
得乎况兹邊方遠郡土　錯雜頑梗成風有司徒
事刑驅勢迫是謂以火濟火何益於治若教之以
禮庶幾所謂小人學道則易使矣近據福建莆田
儒學生員陳大章前來南寧遊學進見之時每言

及禮因而扣以冠婚鄉射諸儀果亦頗能通曉看
得近來各學諸生類多束書高閣飽食嬉遊散漫
度日豈若使與此生朝夕講習於儀文節度之間
亦足以收其放心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不猶
愈於博奕之爲賢乎爲此牌仰南寧府官吏即便
館穀陳生於學舍於各學諸生之中選取有志習
禮及年少質美者相與講解演習自此諸生得於
觀感興起砥礪切磋修之於其家而被於里巷達
於鄉村則邊徼之地自此遂化爲鄒魯之鄉亦不

難矣諸生講習已有成效該府仍要從厚措置禮幣以申酬謝仍備由差人送至廣西提督學校官以次送發各府州縣一體演習其於風教要亦不爲無補

劄付同知林寬經理田寧

照得思田二府平復議將田寧府改設流官見今無官管理看得化州知州林寬才識通敏幹辦勤勵本爵巡撫江西知其可用近因改建府治修復城垣已經委令經理即若陞以該府同知而使久

於其職必有可觀已經具題奉有 明旨續該本院看得南寧自宣化縣至於田寧道流十日之程其間錯以土 村寨奸奘百出本爵近因躬撫南寧思龍諸屬鄉民擁道控告願立縣治因爲經理相度得村名那久者寬平深厚江水縈迴居民千餘家竹樹森翳且向武各州道路皆經由其傍亦爲四通之地堪以設立縣治屬之田寧亦足以鎭撫要害消沮盜賊又經具 題外爲照新陞知府張鉞尚未到任合就劄仰本官即便管理府事撫

綏目民其修築城垣廨宇及那久新立縣治等項事宜公同各該委官用心督理務在修築堅固工程早完以圖經久候知府張鉞到任仰本官專督思龍縣治務要清查所割圖里錢糧明白毋令奸民飛詭影射致貽紛爭本官素有才識志在建功立業況奉 新命擢佐專城遠近士民人等側耳注目思有維新之政本官務要竭心殫力展布才猷以仰荅 朝廷之恩俯慰下民之望中無負於軍門之委託如其因循玩愒怠事廢功不但身名

毀辱抑且罪責難逃

劄付同知桂鏊經理思恩

照得思田二府平復已經具題將柳州府同知桂鏊經理思恩府事休勞息困當有所濟續該本爵看得岑濬新移府治皆斬山絕壑如處戈矛劍戟之中兇癘霧昏寒薄午始開本爵近因督剿八寨親往相度看得地名荒田寬衍容腴可以建府治而上林縣地名三里者乃在八寨之間其地多良田茂林村落相望堪以移設鳳化縣治建築城垣

縣守招撫逃亡可以成一方之保障仍將上林一
縣巡檢司以屬思恩似於事勢為便等因又經具
題外為照署掌府印遷築府城新創縣治及蓋縣
守等項皆不可缺人督理合就箚仰本官即便星
馳前去思恩府署掌印信撫綏百姓其遷築府城
於荒田移設縣治於三里及創建縣守等項一應
事宜公同各該委官用心督理云云如其因循玩
愒遲事廢功豈徒身名毀辱兼亦罪責難逃

牌行南昌府保昌縣禮送故官

照得保昌縣縣丞杜洞久在軍門管理軍賞濟介
自持賢勞茂著鄉屬之中實為魁然今不幸病故
使人檢其行橐蕭然無以為歸殯之資殊可傷悼
今尋常故官小吏無洞一日之勞者猶且有水手
殯殮之例況洞從征惡寇跋涉險阻衝冒瘴毒又
且平日才而且賢所謂以死勤事者矣焉可以不
從厚待之是賢不肖累無所辨也為此牌仰本府
官吏即於庫貯無礙官錢內給與水夫二名棺殮
銀十兩就行照例起關應付船隻脚力查照家屬

名數給與口糧務要從厚齎送還鄉開報及仰保
昌縣官吏即便僉撥長行水手二名棺殮銀二十
兩及將本官應得俸糧馬夫銀兩照數支給交付
伊男及差的當人役護送還鄉毋致稽悞

調發土兵　十月

照得各州土兵往調頻數本非良法非但耗費竭
財抑且頓兵挫銳必須各州輪年調發一以省供
餽之費一以節各兵之勞庶幾土人稍有休息之
期而官府亦獲精銳之用已經行仰該司遵照備

行南丹州官族莫振亨仰就揀選勇敢精銳目兵
三千名躬親統領照依剋定日期前赴廣西省城
聽調殺賊果能輸忠報効立有奇功即與具奏
准襲該州官職自今八月初一日為始至下年八
月初一日止却調東蘭州土兵依期更替自今各
州目兵軍門斷不輕易調發致令奔疲勞苦亦決
不姑息隱忍縱令驕惰玩弛但有稽抗遲悞違犯
節制輕則量行罰治重則拏究革去冠帶又重則
貶級削地又重則舉兵誅討斷不虛言通行各土

官兵月知悉俱仰改心易慮毋蹈前非自貽後悔去後今據所呈爲照本院軍令既出難再輕改失信下人但本官呈稱鵬剿缺兵固亦一時權宜況稱原係本州先年自願報効不在秋調之數亦合姑從所請暫准取調爲此牌仰本官即便會同鎮守太監傅倫行仰該州土官韋虎林照數精選目兵前赴省城聽各官調遣剿賊待三兩月間事畢隨即撤放回州遵照軍門批行事理依期更班聽調不許久留失信其所呈鵬剿事宜悉聽會同三

司掌印守巡兵備等官依擬施行事完之日通將獲過功次用過錢糧數目開報查考俱毋違錯仍行總鎮總兵鎮巡等衙門知會

犒奬儒士岑伯高

照得思田之亂上厪　九重命將出師動調四省軍馬錢糧洶洶兩年功未告成而變日不測本院前來勘處是固仰賴　皇上好生之仁格於天地至誠動物不疾而速是以宣布　威德而旬月之間諸　郎爾革心向化翕然來歸然而奔走服役固有効勞於下者其間乃有深謀秘計之士潛開默導以曾合事機其功隱而難見此惟主將知之功成行賞是所謂首功者也照得儒士岑伯高素行端介立心忠直積學待時安貧養母一毫無所苟取而人皆服其廉一言不肯輕發而人皆服其信遊學横州南寧之間遠近士夫及各處土官土莫不聞風向慕仰其高節本院撫臨之初即用此生使之深入諸　仰布　朝廷之德下宣本院之誠是以諸　孚信之速至於如此本生實與有

力焉當府平復奏内即欲具列本生之功而事變方息深謀秘計未欲張布於諸　且本生志在科第發身不肯與途苟進堅辭力請本院不欲重違雅志遂爾未及奏列今思田既已大定凡有微勞於茲役者莫不開列而本生之功泯然未表其於報功勵忠之典誠有未當仰抄案回司即於軍餉銀內動支一百兩及置買彩幣羊酒禮送本生以見本院慰賞犒勞之意仍仰遵本院欽奉　勅諭便宜事理給與軍功冠帶以榮其身該司仍備給

劄付執照并行原籍官司以禮優待免其雜泛差徭明　朝廷賞功之典彰軍門激勸之道既以遂其養母之願且以遂其高尚之心是後本生志求科第其冠帶自不相妨仍行兩廣總鎮總兵鎮巡等衙門知會

征勦八寨斷藤峽牌　七年三月以下俱征八寨

據留撫田州思恩等處地方右布政使林富原任副總兵都指揮同知張祐遊名呈稱田州思恩平復居民悉已各安生理土　亦皆各事農耕地方

實已萬幸惟八寨猺賊云云合就仰遵　勅諭事理量撥官兵協同盧蘇王受等土兵分路進勦除委官舍賈捧舍旗舍牌分投督押土兵本院親至賓州思恩等處相機調度面授方略外為此牌仰右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祐即便統領官軍督發土目盧蘇王受等兵夫從公甄思恩取路進勦後開猺分務要擧言各賊累年殺害良民攻劫州縣鄉村之罪殲厥渠魁及其黨與罪惡顯著者明正天討以絕禍根除臨陣擒斬外其餘脅從老弱一切皆可宥免今茲之舉惟以定亂安民為事不以黷武多獲為功各官務要仰體　朝廷愛惜困窮之心俯念地方久遭盜賊屠戮之苦督各官兵目兵人等務殲真正惡目一洗民冤永除民患以靖地方仍禁兵馬所過鄉村毋得侵擾民間一草一木有犯令者仰即遵本院欽奉　勅諭事理當即處以軍法俱毋有違節制方略自取罪戾

牌行領兵官

牌行左參將署都指揮僉事張經會同該道守巡

守備官及湖廣督兵僉事汪溱都指揮謝珮督永順宣慰彭明輔統兵進剿牛腸諸賊云云及監都保靖宣慰彭九霄統兵進剿六寺磨刀等寨諸賊云云未至信地三日之前停軍中途候約參將張經與同守巡各官集議先將進兵道路之險易遠近各巢賊徒之多寡強弱及所過良民村分之經由往復而同各鄉道人等逐一備細講究明白務要彼此習熟通曉若出一人然後剋定日期偃旗息鼓寂若無人密至信地乘夜速發務使迅雷不

及擒耳將各稔惡賊魁盡數擒剿以除民害以靖
地方除臨陣斬獲外其餘脅從老弱一切皆可宥
免今茲之舉惟以定亂安民爲事不以多獲首級
爲功各官務要仰體　朝廷憂憫困窮之心俯念
地方久罹荼毒之苦仍要禁約軍民人等所過良
民村分毋得侵擾一草一木有犯令者當以軍法
斬首示衆本官既有地方責任兼復素懷忠義當
茲委用務竭心力大展才猷以稱忠安民一應機
宜牌內該載不盡者聽公同各官計議從便施行

一面呈報事完之日通將獲過功次開報紀功御
史衙門紀驗以憑奏報仍密行總鎮鎮巡等衙門
知會俱毋違錯

戒諭土目　五月

案照先經行委副總兵張祐督率官土目兵人等
進勦思恩八寨係賊今據頭目盧蘇王受等稟報
皆已攻破各寨斬獲賊級雖未日久苦亦無多且
又未見獲有真正首惡中間恐有容隱脫放情弊
合行戒諭督促爲此牌仰本官上緊親行督諭各
頭目及土兵人等俱要協力齊心竭忠報效務圖
勦滅以絕禍根庶可以表前各目盡忠圖報之真
心若是少有縱容復留遺孽亦是徒勞一場不足
爲功適足爲罪非惟不能仰報　朝廷再生之恩
其於本院所以勤勤懇懇不顧利害是非務要委
曲成就爾等之意亦辜負矣牌至即以此意勉諭
各目各兵此舉非獨爲除地方之害亦爲爾等建
子孫久長之業盡此一番辛苦便可一勞永逸矣
發去良民旗榜可給則給可止則止一應事機俱

仰相機而行其號色等項已付恩田報効人役經
自帶回分俵亦宜知悉

追捕逃賊

據同知桂鏊稟報領兵土目盧蘇王受等各已屯
兵八寨斬獲賊首賊從數多巢穴悉已破蕩卽今
方在分兵四路搜勦及稱附近上林縣一十八村
俱搬移上山躲住又訪得鐵坑那塱二堡賊村界
連遷江洛春高從大潘思盧北三向北　饞村分
今皆逃往潛住又訪得八寨賊徒我兵未進之前

陸續出刼鄉村今皆不敢回巢散入賓州淥里弄
貴縣涼傘豐紙等　遶村分藏躲合行分兵搜捕
等因看得八寨猺賊稔惡多年攻刼鄉村殺害人
民擄掠財畜百姓怨恨痛入骨髓今惡貫滿盈民
怨神怒巢穴破蕩分崩離析如失林之梟投置之
兎迷魄喪魂正可蒐獵而盡是乃上天欲亡此賊
之秋若不乘此機會奉行　天討以雪百姓之冤
以舒人神之怒以除地方之禍存其遺孽復為他
日根芽此豈為民父母之心乎及訪得平日哨守

八寨官兵人等往往與賊交通者據法俱應明正
典刑今且姑未深究容其殺賊報効立功自贖除
各差官督勸外為此牌仰指揮程萬全督率遷江
所土官指揮黃祿千戶黃瑞百戶凌顯等各起集
管下土兵人等前去北三思龍等處搜捕各賊仍
行曉諭各良善向化村寨務將逃躲各賊盡數擒
斬以泄軍民之憤從功解報一體給賞若是與賊
通謀容留隱蔽訪究得出　國憲難逃如是各賊
果有誠心悔罪願來投撫立功報効者亦准免其
一死帶來軍門撫諭安插各官務要盡忠竭力上
報　國恩下除民患副軍門之委託立自己之功
名仍督平日與賊交通之人令其向道追捕痛加
懲艾及此機會立功自贖果能奮不顧身多獲真
正惡賊非但免其既往之罪抑且同受維新之賞
若猶疑貳觀望意圖苟免定行斬首示衆斷不虛
言本院數日之後亦且親臨地方躬行賞罰仰各
上緊立功毋自取悔

牌行委官林應驄督諭土目　五月

看得田州思恩領兵頭目盧蘇王受等所領目兵
皆係驍勇慣戰之人今又各為身家子孫之計自
願出力報効立功贖罪既已攻破賊巢分屯其地
則其搜捕潰散之賊當如探囊取物數日可盡今
已半月有餘尚未見有成功氣勢日見委靡此必
軍中收有賊巢婦女等項貪戀女色財物不肯割
舍賊雖稍稍投服苟且偷安遂至兵氣日衰軍威
不振若諸賊聞此消息乘此懈怠掩襲不備我軍
必致撓敗如此則是各目此舉不欲立功而反敗

事本欲贖罪而反以增罪非惟不能仰報 朝廷之
德抑且有損軍門之威矣正名定罪後悔何及爲
此牌仰原任右副都御史今降徐聞縣縣丞林應驄
齎執 令旗令牌會同總兵監軍等官公同署田
州府事知州林寛身督領兵頭目盧蘇等閱視各
營但有收得賊巢婦女財物者通行搜出俱各開
紀名數別立老營一所選委老成頭目另撥謹實
小心兵夫晝夜嘗守將各貪戀女色財物不肯奮
勇殺賊頭目兵夫姑且免其罰治責令即出搜山

巢能多有擒斬何日之內功成班師仍將前項婦
女財物照名給還亦不追究前罪若有貪戀女賊
違犯軍令仍前不肯効力者仰即遵照軍門號令
當時斬首示衆斷毋姑息容忍致敗三軍大事蓋
前日之招撫尊以慈愛惻怛爲念者乃是本院憐
憫兩府之民無罪而就死地乃是父母愛子之心
惟恐一民不遂其生也至於今日用兵却須號令
嚴明有功必賞有罪必戮者乃是本院欲安兩府
之民使之立功贖罪以定其身家而因以除去地

方之患是乃師所行軍之道不如此不足以取勝
而成功也差去旗牌官員務要星火催督毋事姑
息若何日之後再無成功本院親臨分地定先將
監軍督軍等官明正軍法其推奸避事不肯奮勇
殺賊頭目通行斬首決不虛言

牌委指揮趙璇留勦餘賊 六月

牌仰指揮趙璇前去督同副總兵張祐處查將各
寨稔惡殘賊曾否勦絕各兵見住何處開已出屯
三里仰就各營土兵目夫凡有疾病老弱者俱令

在營將息調理其精壯驍勇目兵仍仰本官務要
三四日或五六日督令入山巡勦一番出意外之
奇以示不測之武須候各山巢無潛遁之奸各巢
已無復歸之賊俟軍門牌至方許回兵仍諭土目
盧蘇王受等以如此炎蒸天氣如此苦雨連綿各
兵久在山中辛勤勞苦本院非不憐惓憂念但一
則欲爲爾等立功一則欲爲地方除害心雖不忍
久勞爾等而勢有所不能已也爾等其務體本院
之意再耐何日之苦以成百年之功毋得欲速一

時致貽後悔事完之日通至賓州本院親行犒賞
就領牌劄仰各知悉

牌行副總兵張祐搜勦餘巢　七月

訪得上林相近地方如旅茅等村皆係陽招陰叛
與八寨諸賊裏應外合積年流毒地方即其罪惡
尤有甚於八寨諸賊若不勦滅終遺禍根為此仰
差指揮趙璇齎牌前去督令副總兵張祐處計議
仰即密召領兵頭目盧蘇王受等令各挑選精兵
一千或一千五百以搜巡八寨為名晝日乘夜速

發分道夾勦務要殲除黨與蕩平
巢穴若是各賊奔竄大名深山各兵就可留屯其
地食其禾米六尚分兵探賊向往追捕本院先曾
發有武緣鄉兵分搜大名諸山遙計此時各賊正
回山下各村聚住及今往勦正合事機仰論各目
務要齊機速發不得遲留隔宿必致透漏消息徒
勞無功發兵進勦之後一面差人飛報
計開　旅茅　通親　旅小　批頭　羅墢　其
餘各巢不能盡開須要量其罪惡大小可勦則勦
可撫則撫相機而行

犒勞從征土目　八月

照得思田二府頭目盧蘇王受等率領部下兵夫
自備衣糧征勦八寨猺賊渠魁殄滅群黨削平即
今地方寧靖旋師　奏凱實由各目兵夫不避炎
蒸奮勇効勞但進兵以來妨廢一年耕種況今青
黃不接之時部下兵夫家屬未免缺乏相應量為
賑給以慰人心為此牌仰同知桂鏊即便會同南
寧府掌印官將該府軍餉糧米魚鹽內照依開數

支給各頭目收領但念思恩南寧道里相去隔遠
糧米搬運不便合就於武緣縣見貯軍餉米內支
給與各領用以見本院體恤之心仍開給散過數
目繳報查考毋得違錯

綏柔流賊　五月

據左江道參議等官汪必東等呈稱古陶白竹石
馬等賊近雖誅勦然尚有流出府江諸處者誠恐
日後為患乞調歸順土官岑璥兵一千名萬承龍
英共五百名或韋貴兵一千名往剿平南桂平衝

要地方及該府知府程雲鵬等亦由累創調兵及調武靖州狼兵防守等因始觀論議似亦區畫經久之圖徐考成功終亦支吾目前之計蓋用兵之法伐謀爲先處　之道攻心爲上今各巢征剿之後有司即宜誠心撫恤以安其心若不服其心而之欲久留湖兵多調狼卒憑藉兵力以威劫把持而爲可久之計則亦末矣殊不知遠來客兵怨憤不肯爲用一也供饋之需稍不滿意求索訾詈將無抵極二也就居民間騷擾濁亂易生釁隙三也困頓日久資財耗竭適以自斃四也欲借此以衛民而反爲民增一苦欲借此防賊而反爲吾招一寇各官之意豈不虞各賊乘間突出故欲振揚兵威以苟幸目前之無事抑亦不睹其害矣前歲湖兵之調既已大拂其情乃今復欲留之其可行乎夫刑賞之用當而後善有所勸惡有所懲勸懲之道明而後政得其安今稔惡各巢興兵征剿刑既加於有罪矣然破敗奔竄之餘即欲招撫彼亦未必能信必須先從其傍良善各巢加厚撫恤使爲

善者益知所勸而不肯與之相連相比則黨惡自孤而其勢自定使良善各巢傳道引諭使各賊咸有回心向化之機然後吾之招撫可得而行而凡綏懷御制之道可以次而舉矣夫柔遠人而撫戎　謂之柔與撫者豈專恃兵甲之盛威力之強而已乎古之人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能通天下之志凡舉大事必順其情而使之因其勢而導之乘其機而動之及其時而興之是以爲之但見其易而成之不見其難此天下之民所以陰受其庇而莫知其功之所自也今皆反之豈所見若是其相遠乎亦由無忠誠惻怛之心以愛其民不肯身任地方利害爲久遠之圖凡所施爲不本於精神心術而惟事補輳掇拾支吾粉飾於其外以苟幸吾身之無事此蓋今時之通弊也合就通行計處仰抄案回道即行知府程雲鵬公同指揮周祖宗及各縣知縣等官親至已破賊巢各鄰近良善村寨以次加厚撫恤給以告示犒以魚鹽待以誠信敷以德恩諭以　朝廷所以誅剿各賊者爲其稔

惡不悛若爾等良善守分村寨我官府何嘗輕動
爾等一草一木爾等各宜益堅向善之心毋爲彼
所扇惑搖動從而爲之推選衆所信服立爲酋長
以迪爾之優其禮待厚其犒賞以漸綏來調習使
之日益親附又喻以稔惡各賊彼若不改一征不
已至於再再征不已至於三三至於四五至於六七
必使滅絕而後已此後官府若行勦除爾等但要
安心樂業無有驚疑若各賊果能改惡遷善實心
向化今日來投今日即待以良善即開其自新之

路決不追既往之惡爾等即可以此意傳告開喻
之我官府亦未嘗有必欲殺彼之心若彼賊果有
相引來投者亦就實心撫安招來之量給鹽米爲
之經紀生業亦就爲之選立酋長使有統率毋令
渙散一面清查侵占田土開立里甲以息日後之
爭禁約良民毋使乘機報復以激其變如農夫之
植嘉禾而去其莠深耕易耨芸薙灌溉專心一事
勤誠無惰必有秋穫夫善者益知所勸則助惡者
日衰惡者益知所懲則向善者益衆此撫柔之道

而非專有恃於兵甲者也至於本院近行十家牌
諭誠亦弭盜安民之良法而今之有司槩以虛文
抵塞莫肯實心推求舉行雖已造冊繳報而尚不
知其間所開何意所處地方該道仍要用心督責
整理誠使此法一行則不待調發而處處皆兵不
待屯聚而家家皆兵不待蓄養而人人皆兵無饋
運之勞而糧餉足無關隘之設而守禦固習之愈
久而法愈精行之愈廣而功彌大其前項區處摘
調之兵有虛名而無實用可張皇於暫時而不可

施行於永久者勞逸煩簡相去遠矣准有據該府
議欲散撤雇倩機快等項調取武靖州土兵使之
就近防守一節區畫頗當然以三千之衆而常在
一處屯頓坐食亦未得宜必須分作六班每五百
名爲一班每兩箇月日而更一次若有鵰剿等項
然後通行起調然必須於城市別立營房毋使與
民雜處然後可免於騷擾嫌隙蓋以十家牌門之
兵而爲守土安民之本以武靖起調之兵而備追
捕勦戕之用此亦經權交濟相須之意合就准行

仰該道仍將行糧等項再議停當備行該州土目人等遵照奉行自今以後免其秋調各處哨守等役專在漳州地方聽選守備衆將調用凡遇緊急調取即要星馳赴信地不得遲遲時刻守巡各官仍要時加戒諭撫輯毋令日久玩弛又成虛應故事本院疎才多病精力不足不能躬親細務獨其憂患地方欲為建立久安長治一念貞切自不能已是以不覺其言之叨叨各官務體此意毋厭其多言而必務為紬繹毋謂其迂遠而必再與精思

務竭其忠誠務行其切實同心協德共濟時艱通行總鎮總兵鎮巡等衙門知會仍行三司各道守巡守備等官事有相類者悉以此意推而行之發去魚鹽或有不足再行計處定奪

告諭村寨

近因牛腸等寨積年稔惡是以舉兵征勦爾等良善村寨我官府自加撫恤決無侵擾各宜益堅為善之心共享太平之樂其間平日縱行罪犯從今但能中心改過官府決不追論舊惡毋自疑沮或為彼所扇惑自取滅亡後悔無及就使已勦餘黨果能悔罪自新官府亦待以良善一體撫恤若是長惡不悛一勦十勦至於百勦必加殄滅斷不虛言爾等各寨為善為惡日後自見各宜知悉

議立縣衙

看得八寨猺賊稔惡為患巢穴連絡千里實為廣西衆賊之淵藪近該本院進勦掃蕩巢穴若不及今設置軍屯衛縣據其心腹要害以阨塞各賊呼吸之咽喉斷絕各賊牽引之脈絡不過數年又將

屯聚生息禍根終未剪除本院身親督調各兵看得周安堡正當八寨之中而三里堡亦當八寨之隘俱各山勢回抱堪以築立城郭移衛設縣但未經廣詢博訪詳審水土之善惡民情之逆順中間有無利害得失擬合再行查訪為此牌仰分巡右江道兵備副使翁素會同該道分守官即便督同同知桂鏊指揮孫綱等帶領高年知識親至其地經營相度若果風氣包完水土便利即行料理規制景定方向各另畫圖貼說仍要咨訪父老子弟

通曉賊情習知民俗者即今移立衙縣其於四遠賊巢果否足能控制民情有無便益妨損務在人心樂順足為經長永久之計然後備由呈來以憑會奏就將築立城垣合用木石甎灰人夫匠作料價工食等項議估停當具揭呈來以憑先行一面委官分督辦理及時興工毋得忽意苟且玩愒遲延致誤事機

撫恤來降 八月

據參將張經呈稱武靖州耕守黄璋等一十四名

被十冬總甲黄鄧護等妄捏窩賊乞行釋放仍給榜諭看得本院屢經牌仰該道該府等官將各向化良善村寨加意撫恤懷柔以收其散亡之勢而堅其向善之心庶使遠近知勸而惡黨自孤各官略不體承本院勤勤懇懇之意肆志妄行輕信十冬奸民之言輒便推求往事為之報復讐沮捕歸向之望驚疑反側之心懲其所為必成激變後雖寸斬奸民之骨固亦何救地方之患所據違法各官即合治以軍法姑且記罪再行飭諭仰將見監黄璋李麒等一十四名即行釋放仍加慰諭令其復業寧家其十冬黄鄧護等監候本院撫臨解赴軍門發落今後仍要備細開諭該府該縣十冬里老人等各要守法安分務以寧靖地方為重不得乘機挾勢侵剝新舊投撫之人嚇取財物擅報怨忿至釀成變亂却又貽累地方勞煩官府今後有違犯者體訪得出或被人告發決行拿赴軍門治以軍法斷不輕恕仍將發去告示即行刊刻給赴十冬里老人等遵照奉行具遵行過緣由繳

報

批嶺西道議處兵屯事宜呈

據僉事李香呈看得財匱於兵冗力分於備多此是近日大弊相應議處所呈打手且不必添募仰將該道屯哨分布打手通行查出大約共有若干再加精選去其劣弱大約共得驍勇若干及查某處屯堡可裁某處關隘可并大約共用打手若干某哨某備操演分聚開閤若何而力不分若何而財不費若何而免於屯兵坐食若何而可以運謀

出奇設伏會同夾剿進止遲速斟酌務求簡易可久
之道呈來施行

行左江道勦撫仙臺白竹諸猺

照得白竹古陶羅鳳仙臺花相石馬等巢諸賊皆
稔惡多年在所必誅已經牌仰各官督兵進勦近
據參將張經續稟仙臺花相石馬等猺一月之前
皆各出投撫願給告示從此不敢為惡看得各猺
投撫誠偽雖未可料但既許其改惡若復進兵襲
勦未免紛失信義無以心服亦合暫且寬宥

容其舍舊圖新其白竹古陶羅鳳等賊負險桀驁
略無忌憚仰左江道守巡守備等官參議汪必東
僉事吳天挺參將張經會同湖廣僉事汪溱都指
揮謝珮督同各宜斷等官俟牛腸等處事完之日
即便移兵進勦白竹古陶羅鳳諸賊其領哨官員
及引路向導人等俱聽參將張經督同指揮周傀
宗等分依停當照例逐一講明然後分投速進縱
使諸賊先以聞風逃避亦要嚴兵深入搗其巢穴
以宣明本院聲罪致討之義一勦不獲至於再再
勦不獲至於三至四至五至六殄絕禍根乃已但不
得濫及已招賊巢虧失信義經過良善村分尤要
嚴禁官土軍兵不得侵犯一草一木有犯令者即
以軍法斬首

行參將沈希儀計勦八寨牌

近因八寨猺賊稔惡已經調發思田目兵攻破賊
巢方在分投搜捕訪得八寨後路潛通柳州又有
一路與韋召假賊巢相通皆未委虛的合行密切
查處為此牌仰參將沈希儀即行密訪若果有潛

通賊路就仰本官從宜相機行事或從彼地掩襲
韋召假賊巢就從彼巢徑趨八寨後路或以遊候
本院為名徑來賓州督調別項軍兵就從八寨取
道然須將勇兵精又得知因向導可以必勝本院
亦無意必之心俱聽本官相機行事量力可行即
行可止即止牌至務在慎密毋令一人輕泄

分調土官韋虎林進勦韋香鑽等賊巢

除行守備參將沈希儀相機行事及差南寧鎮撫
朱鉞齎牌　令旗令牌前去督調外牌仰東蘭州

宜然等督率驍勇精兵三四千名親自統領
就於該州附近三旺德合等取道潛切進兵撲勦
下邑中寨等寨令東鄉馬欄南岸新村莫村落村等
寨賊首韋召鑑召贓召假召僚召號召旺天贓公
綠仲言轉周韋馬呈廣覃文祥等務要盡數擒斬
以靖地方所獲功次通行解赴軍門以憑給驗給
賞如遇參將沈希儀已到地方仍聽節制行事若
尚未到仰即火速進勦不必等候以致張揚泄漏
失悞事機罪有所歸

行潯州府撫恤新民牌

照得潯州等處稔惡猺賊既已明正討伐其奔竄
殘黨亦合撫處但其驚懼之餘未能遽信必須先
將附近良善厚加撫恤使為善者益知勸勉然後
各賊漸知歸向方可以漸招撫除行守巡該道嚴
行外牌仰知府程雲鵬等即行會同指揮等官周
歷宗等及各縣知縣等官分投親至良善各寨照
依案驗內開諭事情詳復曉諭就將從來告示應
題並行分給務使向善之心愈加堅定毋為殘賊
所扇誘則良民日多而賊黨日消又因而使之勸
諭各賊令各改過自新果有誠心來投者即與招
撫就便清查侵占田土以絶後爭推選衆所信服
之人立為頭目使各統領毋令散亂以漸化導務
使日益親附庶幾地方可安而後患可息各官務
興誠愛撫恤視下民如已子處民事如家事使德
澤垂於一方名實施於四遠身業功顯何所不可
如其苟且目前虛文抵塞欺上罔下假公營私非
但明有人非幽有鬼責抑且物議不容

批廣東按察司立縣呈

據副使汪玉呈稱云云卷查先為圖議邊方後患
事准兵部咨云云續據湖廣按察司呈奉湖廣巡
撫都御史秦　案驗備行本院撫臨至日會行議處
具　奏定奪施行隨據副使汪玉呈云云看得立
縣之舉今且三年而兩省會議猶是道傍之談似
此往復不已畢竟何所定討自昔舉事須順人情
凡今立縣專為弭亂若使兩地人心未協遂爾執
己見而行則是今日定亂之圖又為異時起爭之

本今江西安仁東鄉等處紛紜　奏乞建立縣治
而今欲奏除行該道兵備官上緊約會廣東各官
親詣地方拘集里老年高有識者備詢輿論務在
衆議調停兩情和協就行相度地勢會計財力豎
督起工然後各自回任若使議終不合必欲各自
立縣亦須酌裁適均要見廣東於高宿立縣都圖
若干湖廣於笆籬立縣都圖若干城池高廣若干
官員裁減若干與將賦役兩地逃樂若何區處盜
賊彼時出沒若何緝捕一應事宜逐條開議須於

不同之中務求通融之術不得徒事空言彼此推
託苟延目前不顧後患與時追論致禍之因罪亦
終有不絕除批行湖廣該道兵備官查照外仰抄
案回司會同布政司各行該道守巡守備等官約
會湖廣各官面議停當一面會計工料委官及時
興工一面備條開詳以憑覆　奏毋再推延執拗
致有他虞兩行參究不恕仍行兩廣提督并巡按
衙門查照催督施行

批湖廣兵備道設縣呈

據整飭郴桂等處兵備湖廣按察司副使汪
玉呈稱本道按管看得議　奏計處地方以弭盜
賊事件內一件議處賊遺田地俱經查勘明白屬
宜章者撥與該圖領種屬臨武者各歸原主屬桂
陽者原議候設立大堡三堡撥給各堡軍兵領種
續奉巡撫衙門批委同知曾玘再行踏勘計處一
件添設屯堡以嚴防禦見奉提督衙門案驗區處
其第一件設縣所以便撫禦最爲緊要重大縣所
既設則更番有所歸着附當可以掣散至於添屯

堡處巡司併縣堡審田地四事可以次第興行但
先因廣東守巡兵備等官所見或異致蒙該部請
命提督大臣親詣勘處又緣別有機務未即臨勘
至於今日本職竊意廣東各官決無不肯協和成
事之心蓋因比時多事未暇細閱文書及查原經
委官止有同知曾玘見在原奉提督衙門行令徑
自約會廣東各官速將設縣事情及添屯所事宜
查議除行同知曾玘前去約會廣東該須委官議
處本職仍親詣適中地方約會外理合呈詳施行

等因到院卷查先爲圖議邊方後患事准兵部咨云云續據湖廣按察司呈奉巡撫湖廣都御史秦案驗云云係本院撫臨至日會行議處具 奏定奪施行各無苟且塘塞去後今呈前因參照前項五縣等事關係地方安危遠近人心懸望根不一日而成本院雖奉 敕旨別有機務不暇親詣而該道前任守巡各官皆有地方重責自當遵照督夜經營鄉乃因循二年之上尚未完報縱使闕法可以倖免不知此心亦何以自安今照按察副使

汪玉久負經用之學素有愛民之心據所呈報既已深明事機洞知緩急遂使舉而行之自當易於反掌合再督催以速成績爲此仰抄案回道即往彼地約會各該道守巡等官速將設縣等項事情議處定當具繇呈奪應施行者一面施行務爲舉策非舉之圖以收一勞永逸之績毋再因循仍蹈前轍未便仍行都布按三司一體查照會議施行

行嶺北道申明教場軍令

照得本院調到寧都等縣官兵機快人等見在贛州教場住劄操閱中間恐有不守軍令非及無事應合禁約隨據副使王度呈開合行事宜參酌相同爲此仰抄案回道即行出給告示張掛教場曉諭官兵機快各加遵守如有違犯事情重大者拏送軍門依軍令斬首其事情稍輕者該道徑自究治發落仍呈本院查考

計開

一各兵但有擅動地方一草一木者照依軍令斬首示衆

一各兵但有管哨官總指稱神福饋送打點等項名色科派銀物自一分以上俱許赴該道面告究治

一管哨官凡遇歇操之日並在營房居住鈐束機兵教演武藝敢有在家遊蕩及挾妓飲酒賭博喧譁者訪出綑打一百

一各兵但有疾病事故許管哨官稟明審驗不許顧人頂替如有用財買求地方光棍替身上操仰該管總小甲挐獲首送該道枷號如隱情

不首事發連總小甲一體枷號
一各兵在市買辦柴米酒肉等項俱要兩平交易如有恃强多占分兩被人告發枷號示衆
一管哨官凡遇各兵鬭毆喧鬧等項小事量行懲治大事禀該道拏問不許縱容爭競囂亂轅門
一各歇操之日各將隨有器械務在整刷鋒利鮮明毋得臨時有悞如平日懶惰不行修理上操之際弦矢斷折銃砲不響旗幟不明查出細

打一百
一各兵遇上班之日不許因便赴該道府听告家鄉戶婚田土等項事情查出痛責四十
一各兵上街行走俱要懸帶小木牌一面上寫某哨官總下某人年甲籍貫辯別如有隱下兵打名色另着別樣衣冠瞞人府縣挾騙官吏及來軍門并道門首打聽消息訪出枷號不恕
一各兵領到工食銀兩俱要撙節用度謹慎收放如有奢侈用盡及被人偷盜縱來訴告缺失俱不准理仍重加責治
一各該上班兵夫如有限期未滿先行逃回者差人原籍綁來用一百斤大枷枷號教場門首三箇月滿日綑打一百仍依律問發邊遠充軍
一各哨官并兵夫有軍門一應便宜及利所當興害所當革者許赴軍門及該道直白條陳不許諸人阻當

行江西布按二司釐革撫綏條件

照得江西未亂之前民僞頗滋吏政多弊撫治之

責已號煩難況大亂之後錢糧有侵尅之弊軍伍有缺乏之虞奸惡爲興災旱荐作法度申明之未至官吏怠玩之或生本院討賊平亂功雖告成釐革撫綏力尚未徧若不條析處分深爲未便爲此仰抄案回司照依案驗內事理逐一遵照施行務使事各舉行民沾實惠毋得虛應故事取罪不便

計開

一省城大亂阿已勦平地方守備難便廢弛除南新二縣機兵令分巡該道分撥守門外仰布

按二司掌印官會同於所屬隣近府州酌量派
編機兵多寡並取轄二千名各委相應人員帶
領來省操練以備不虞仍行南昌道分巡官親
視點閱其各兵口糧就令各該縣分動支預備
倉米穀計日分給候事完之日停止
一十四年起運兌淮間有被賊搶掠其未兌及
未到水次并隔蹕去處未經賊掠者尚多藏匿
官吏糧里人等乘機隱匿捏故侵欺合先行查
仰布按二司掌印官即行各該府州縣將已兌

糧數通查要見見在若干果被賊搶若干取具
重甘結狀造冊繳報以憑議處其見在糧米就
於所在地方暫且囤貯看守如有未兌捏作已
兌不曾被賊捏作賊劫者照例問發充軍官吏
坐擬贓罪不恕
一南昌九江南康三府被賊殘害尤宜矜恤仰
布按二司掌印官作急查勘呈來以憑議處
一南昌左衛旗軍多因從逆擒斬以致缺伍仰
布按二司官即便出給告示許令在逃旗軍并
餘丁投首照依榜例免其罪名着令頂補當役
漸委官員管領以備操守
一建昌安義二縣賊首雖已擒獲遺漏餘黨尚
多今既奉有勝例合與更新仰布按二司轉行
該縣出給告示許各自新痛改前惡即爲良民
有司照常撫恤鬨保糧里不得挾私陷害如有
不悛仍舊爲非者擒捕施行
一寧王庄田基屋剏地并寧府官員人役及投
入用事從逆等項入犯田產例應籍沒合先查

理除將內官黃瑞基屋改作東湖書院以便學
者講習外其餘仰布按二司掌印官會同南昌
道分巡官行委的當官員逐一清查如田庄要
見坐落地名何處田畝若干山場樹木若干湖
地廣闊若干房屋幾間今年見在花利即便收
貯所在地方責人看守通造手冊繳報其有原
係占奪民間物業相應給還及估價發賣仍細
看供候查明之日從容呈議施處敢有隱匿及
指以原業捏稱借貸概行據占者先行拏問不

恕

一省城各衙門并公廨有殘圮應合修理者仰布按二司掌印官會同該道官參酌緩急行令府縣移拆無用房屋量加修理毋得虛費財物

一省城湖地仰布按二司行南昌府縣其城濠行鄉司各委人看守魚利公同變收入官以備公用不許私取及致人偷盜

一今年鄉試因亂變格除應否補試另行議奏外其未亂之前已經舉行未畢事件合先查究

仰布政司將原發修理貢院席舍并發買物料等項銀兩若干委何人管領今已修完并買到物料若干見存銀兩若干查明造報毋得因循致令吏胥乘機隱匿作弊其已買物料有不堪貯者姑令變價還官以俟再買以後未舉事件有應合預處者會同按察司并該道官一面議處施行按察司仍行提學官轉行所屬知悉

廬陵縣公移

廬陵縣爲乞蠲免以蘇民困事准本縣知縣王關

查得正德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本縣抄蒙本府紙牌抄奉　欽差鎮守江西等處太監王　鈞牌差吏龔彰齎原發銀一百兩到縣備仰掌印官督同主簿宋海拘集道縣糧里收買葛紗比因知縣員缺主簿宋海官徵錢糧典史林嵩部糧止有縣丞楊融署印又蒙上司絡繹行委催提勘合人犯印信更替不一正德五年二月十八日本職方纔到任隨蒙府差該吏鄭孔茂到縣守催當拘糧長陳江等者令領價收買據各稱本縣地方自來不

産葛布原派歲額亦不曾開有爲布名色惟於正德二年蒙　欽差鎮守太監姚　案行本布政司備查出産葛布縣分行令依時採辦無産縣分量地方大小出銀解送收買本縣奉派折銀一百五兩當時百姓嗷嗷衆口騰沸江等迫於徵催一時無從控訴只得各自出辦賠貼正德四年仍前一百五兩又復恐苦賠解今來復蒙催督買辦又在前項加派一百五兩之外百姓愈加驚惶恐自此永爲定額遺累無窮兼之歲辦料杉楠木炭牲口

等項舊額三千四百九十八兩今年增至一萬餘兩比之原派幾於三倍其餘公差往來騷擾剝削日甚一日江等自去年以來前後賠敗七千餘兩皆有實數可查民産已窮征求未息況有旱災相仍疾疫大作比巷連村多至闔門而歿骨肉奔散不相顧療幸而生者又爲征求所迫弱者逃竄流離强者聚爲盜攻劫鄉村日無虛夕今來若不呈乞寬免切恐衆情忿怨一旦激成大變爲此連名具呈乞爲轉申祈免等情據此欲爲備繇申請

間蓦有鄉民千數擁入縣門號呼動地一時不辯所言大意欲求寬貸倉卒誠恐變生只得權辭對解諭以知縣自當爲爾等申請上司悉行蠲免衆始退聽徐徐散歸本月初七日復蒙鎮守府紙牌催督前事并提當該官吏看得前項事件既已與民相約豈容復肆科斂非惟心所不忍兼亦勢有難行參照本職自到任以來即以多病不出未免有妨職務坐視民困而不能救心切時弊而不敢言乎於物情忿激擁衆呼號始以權辭對諭又復擅行蠲免論情雖亦紓一時之急據理則亦非萬全之謀既不能善事上官又何以安處下位苟欲全信於民其能免禍於己除將原發銀兩解府轉解外合關本縣常道並憐小民之窮苦俯念時勢之難爲特賜寬容悉與蠲免其有違逆等罪止坐本職一人即行罷歸田里以爲不職之戒中心所甘歿且不朽等因備關到縣准此理合就行

王陽明先生全集目錄

王陽明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一

同里後學俞[illegible]

傳習錄

先生於大學格物諸說悉以舊本爲正葢先儒所謂誤本者也愛始聞而駭旣而疑巳而殫精竭思參互錯縱以質於先生然後知先生之說若水之寒若火之熱斷斷乎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生明睿天授然和樂坦易不事邊幅人見其少時豪邁不羈又嘗泛濫於詞章出入二氏之學驟聞是說皆目以爲立異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先生居　三載處困養靜精一之功固巳超入聖域粹然大中至正之歸矣愛朝夕炙門下但見先生之道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見之若麄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無窮十餘年來竟未能窺其藩籬世之君子或與先生僅交一面而或猶未聞其謦欬或先懷忽易憤激之心而遽欲於立談之間傳聞之說臆斷懸度如之何其可得也從遊之上聞先生

之教往往得一而遺二見其牝牡驪黃而棄其所謂千里者故愛備錄平日所聞私示同志相與考而正之庶無負先生之教云門人徐愛書

愛問在親民朱子謂當作新民後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據先生以爲宜從舊本作親民亦有所據否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與在新民之新不同此豈足爲據作字却與親字相對然非新字義下面治國平天下處皆於新字無發明如云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

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之類皆是親字意親民猶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之即仁之也百姓不親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所以親之也堯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親九族至平章協和便是親民便是明明德於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親民說親民便兼教養意說新民便覺偏了

愛問知止而後有定朱子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戾先生曰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却事物本註所謂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愛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盡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愛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間有許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先生歎

曰此說之蔽久矣豈一語所能悟今姑就所問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箇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箇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箇信與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愛曰聞先生如此說愛已覺有省悟處但舊說纏於胸中

尚有未盡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間溫凊定省之類有許多節目不知亦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不講求只是有箇頭腦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就如講求冬溫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講求夏凊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只是講求得此心此心若無人欲純是天理是箇誠於孝親的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箇溫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的熱便自要去求箇凊的道理這都是那誠孝的心發出來的條件却是須有這誠孝的心然後有這條件發出來譬之樹木這誠孝的心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禮記言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須是有箇深愛做根便自然如此

鄭朝朔問至善亦須有從事物上求者先生曰至善只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於事物上怎生求且試說幾件看朝朔曰且如事親如何而為溫凊之節如何而為奉養之宜須求箇是當方是至善所以有學問思辨之功先生曰若只是溫凊之節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用得甚學問思辨惟於溫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奉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此則非有學問思辨之功將不免於毫釐千里之謬所以雖在聖人猶加精一之訓若只是那些儀節求得是當便為至善即如今扮戲子扮得許多溫凊奉養的儀節是當亦可謂之至善矣愛於是日又有省

愛因未會先生知行合一之訓與宗賢惟賢往復辨論未能決以問於先生先生曰試舉看愛曰如今人儘有知得父當孝兄當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與行分明是兩件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復那本體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罷故大學指

箇眞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後又立箇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後別立箇心去惡如鼻塞人雖見惡臭在前鼻中不曾聞得便亦不甚惡亦只是不曾知臭就是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曉得說些孝弟的話便可稱爲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

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饑必已自饑了知行如何分得開此便是知行的本體不曾有私意隔斷的聖人敎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謂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却是何等緊切着實的工夫如今苦苦定要說知行做兩箇是甚麼意某要說做一箇是甚麼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說一箇兩箇亦有甚用愛曰古人說知行做兩箇亦是要人見箇分曉一行做知的工夫一行做行的工夫卽工夫始有下落先生曰此却

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箇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箇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說一箇知又說一箇行者只爲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箇冥行妄作所以必說箇知方纔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實躬行也只是箇揣摸影響所以必說一箇行方纔知得眞此是古人不得已

補偏救弊的說話若見得這箇意時卽一言而足今人却就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爲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眞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來已非一日矣某今說箇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又不是某鑿空杜撰知行本體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時卽說兩箇亦不妨亦只是一箇若不會宗旨便說一箇亦濟得甚事只是閑說話

愛問昨聞先生止至善之教已覺工夫有用力處但與朱子格物之訓思之終不能合先生曰格物是止至善之功既知至善即知格物矣愛曰昨以先生之教推之格物之說似亦見得大略但朱子之訓其於書之精一論語之博約孟子之盡心知性皆有所證據以是未能釋然先生曰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篤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今既不得於心安可狃於舊聞不求至當就如朱子亦尊信程子至其不得

於心處亦何嘗苟從精一博約盡心本自與吾說脗合但未之思耳朱子格物之訓未免牽合附會非其本旨精是一之功博是約之功曰仁既明知行合一之說此可一言而喻盡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養性事天是學知利行事殀壽不貳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朱子錯訓格物只爲倒看了此意以盡心知性爲物格知至要初學便去做生知安行事如何做得

愛問盡心知性何以爲生知安行先生曰性是心之體天是性之源盡心即是盡性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知天地之化育存心者心有未盡也知天如知州知縣之知是自己分上事已與天爲一事天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須是恭敬奉承然後能無失尚與天爲二此便是聖賢之別至於殀壽不貳其心乃是教學者一心爲善不可以窮通殀壽之故便把爲善的心變動了只去修身以俟命見得窮通壽殀有箇命在我亦不必以此動心事天雖與天爲二已自見

得箇天在面前俟命便是未曾見面在此等候相似此便是初學立心之始有箇困勉的意在今却倒做了所以使學者無下手處愛曰昨聞先生之教亦影影見得工夫須是如此今聞此說益無可疑愛昨晚思格物的物字即是事字皆從心上說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於事親即事親便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於仁民愛物即仁民

愛物便是一物意在於視聽言動即視聽言動
便是一物所以某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
中庸言不誠無物大學明明德之功只是箇誠
意誠意之功只是箇格物
先生又曰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
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
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無時無處不是存天理
即是窮理天理即是明德窮理即是明明德
又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

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
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
即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
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
功勝私復理即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
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則意誠
愛問先生以博文爲約禮工夫深思之未能得略
請開示先生曰禮字即是理字理之發見可見
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只是一

物約禮只是要此心純是一箇天理要此心純
是天理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如發見於事親
時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事君時就
在事君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富貴貧賤時
就在處富貴貧賤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患
難時就在處患難上學存此天理至
於作止語默無處不然隨他發見處即就那上
面學箇存天理這便是博學之於文便是約禮
的工夫博文即是惟精約禮即是惟一

愛問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以先生
精一之訓推之此語似有弊先生曰然心一也
未雜於人謂之道心雜以人爲謂之人心人心
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
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謂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
理語若分析而意實得之今曰道心爲主而人
心聽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並立安有天理
爲主人欲又從而聽命者
愛問文中子韓退之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

中子賢儒也後人徒以文詞之故推尊退之其實退之去文中子遠甚愛問何以有擬經之失先生曰擬經恐未可盡非且說後世儒者著述之意與擬經如何愛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無然則以明道擬經純若為名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曰孔子刪述六經以明道也先生曰然則擬經獨非效法孔子乎愛曰著述即於道有所發明擬經似徒擬其迹恐於道無補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樸還淳而見諸

行事之實乎抑將美其文詞而徒以譊譊於世也天下之大亂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也使道明於天下則六經不必述刪述六經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畫卦至於文王周公其間言易如連山歸藏之屬紛紛籍籍不知其幾易道大亂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風日盛知其說之將無紀極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說而贊之以為惟此為得其宗於是紛紛之說盡廢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書詩禮樂春秋皆然書自典謨以後詩自二

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一切淫哇逸蕩之詞蓋不知其幾千百篇禮樂之名物度數至是亦不可勝窮孔子皆刪削而述正之然後其說始廢如書詩禮樂中孔子何嘗加一語今之禮記諸說皆後儒附會而成已非孔子之舊至於春秋雖稱孔子作之其實皆魯史舊文所謂筆者筆其舊所謂削者削其繁是有減無增孔子述六經懼繁文之亂天下惟簡之而不得使天下務去其文以求其實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後繁文

益盛天下益亂始皇焚書得罪是出於私意又不合焚六經若當時志在明道其諸反經叛理之說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刪述之意自秦漢以降文又日盛若欲盡去之斷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錄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則其諸怪悖之說亦宜漸漸自廢不知文中子當時擬經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於其事以為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實衰人出己見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譽徒以亂天下之聰明塗

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爭務修飾文詞以求
知於世而不復知有敦本尚實反樸還淳之行
是皆著述者有以啓之愛曰著述亦有不可缺
者如春秋一經若無左傳恐亦難曉先生曰春
秋必待傳而後明是歇後謎語矣聖人何苦爲
此艱深隱晦之詞左傳多是魯史舊文若春秋
須此而後明孔子何必削之愛曰伊川亦云傳
是案經是斷如書弑某君伐某國若不明其事
恐亦難斷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

之說未得聖人作經之意如書弑君即弑君便
是罪何必更問其弑君之詳征伐當自天子出
書伐國即伐國便是罪何必更問其伐國之詳
聖人述六經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
人欲於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則嘗言之或因人
請問各隨分量而說亦不肯多道恐人專求之
言語故曰予欲無言若是一切縱人欲滅天理
的事又安肯詳以示人是長亂導姦也故孟子
云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

焉此便是孔門家法世儒只講得一箇霸者的
學問所以要知得許多陰謀詭計純是一片功
利的心與聖人作經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
得通因歎曰此非達天德者未易與言此也又
曰孔子云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孟子云盡信書
不如無書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刪書
於唐虞夏四五百年間不過數篇豈更無一事
而所述止此聖人之意可知矣聖人只是要刪
去繁文後儒却只要添上愛曰聖人作經只是

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霸以下事聖人不欲詳
以示人則誠然矣至如堯舜以前事如何略不
少見先生曰羲黃之世其事闊疏傳之者鮮矣
此亦可以想見其時全是淳龐樸素略無文彩
的氣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後世可及愛曰如
三墳之類亦有傳者孔子何以刪之先生曰縱
有傳者亦於世變漸非所宜風氣益開文彩日
勝至於周末雖欲變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況
唐虞乎又況羲黃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則

一孔子於堯舜則祖述之於文武則憲章之文
武之法即是堯舜之道但因時致治其設施政
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業施之於周已有不合
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繼
日况太古之治豈復能行斯固聖人之所可略
也又曰專事無爲不能如三王之因時致治而
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學術因時致
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於道而以功利之心行
之即是霸者以下事業後世儒者許多講來講

去只是講得箇霸術
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後世不可復也略之可也三
代以下之治後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
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論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
事其末則亦不可復矣
愛曰先儒論六經以春秋爲史史專記事恐與五
經事體終或稍異先生曰以事言謂之史以道
言謂之經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經五經亦史
易是庖犧氏之史書是堯舜以下史詩禮樂是

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謂異
又曰五經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惡示訓戒善可爲
訓者特存其迹以示法惡可爲戒者存其戒而
削其事以杜姦愛曰存其迹以示法亦是存天
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姦亦是遏人欲於將萌
否先生曰聖人作經固無非是此意然又不必
泥著文句愛又問惡可爲戒者存其戒而削其
事以杜姦何獨於詩而不删鄭衛先儒謂惡者
可以懲創人之逸志然否先生曰詩非孔門之

舊本矣孔子云放鄭聲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
亂雅樂也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此是孔門家
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謂雅樂皆可奏之郊
廟奏之鄉黨皆所以宣暢和平涵泳德性移風
易俗安得有此是長淫導姦矣此必秦火之後
世儒附會以足三百篇之數蓋淫泆之詞世俗
多所喜傳如今閭巷皆然惡者可以懲創人之
逸志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愛因舊說汨沒始聞先生之教實是駭愕不定無

入頭處其後問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然後始信先生之學爲孔門嫡傳舍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絶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的工夫明善是誠身的工夫窮理是盡性的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的工夫博文是約理的工夫惟精是惟一的工夫諸如此類始皆落落難合其後思之既久不覺手舞足蹈

右門人徐愛錄

澄問主一之功如讀書則一心在讀書上接客則一心在接客上可以爲主一乎先生曰好色則一心在好色上好貨則一心在好貨上可以爲主一乎是所謂逐物非主一也主一是專主一箇天理

問立志先生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卽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則自然心中凝聚猶道家所謂結聖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馴至於美大聖神亦只從此一念存養擴充去耳

日間工夫覺紛擾則靜坐覺懶看書則且看書是亦因病而藥

處朋友務相下則得益相上則損

孟源有自是好名之病先生屢責之一日警責方已一友自陳日來工夫請正源從傍曰此方是尋着源舊時家當先生曰爾病又發源變色議擬欲有所辨先生曰爾病又發因喻之曰此是汝一生大病根譬如方丈地內種此一大樹雨露之滋土脈之力只滋養得這箇大根四傍縱要種些嘉穀上面被此樹葉遮覆下面被此樹

根盤結如何生長得成須用伐去此樹纖根勿留方可種植嘉種不然任汝耕耘培壅只是滋養得此根

問後世著述之多恐亦有亂正學先生曰人心天理渾然聖賢筆之書如寫眞傳神不過示人以形狀大略使之因此而討求其眞耳其精神意氣言笑動止固有所不能傳也後世著述是又將聖人所畫摹倣謄寫而妄自分析加增以逞其技其失眞愈遠矣

問聖人應變不窮莫亦是預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講求得許多聖人之心如明鏡只是一箇明則隨感而應無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若後世所講卻是如此是以與聖人之學大背周公制禮作樂以文天下皆聖人所能爲堯舜何不盡爲之而待於周公孔子刪述六經以詔萬世亦聖人所能爲周公何不先爲之而有待於孔子是知聖人遇此時方有此事只怕鏡不明不怕物來不能照講求事變

亦是照時事然學者卻須先有箇明的工夫學者惟患此心之未能明不患事變之不能盡曰然則所謂沖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者其言何如曰是說本自好只不善看亦便有病痛

義理無定在無窮盡吾與子言不可以少有所得而遂謂止此也再言之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未有止也他日又曰聖如堯舜然堯舜之上善無盡惡如桀紂然桀紂之下惡無盡使桀紂未死惡寧止此乎使善有盡時文王何以望道而未之見

問靜時亦覺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先生曰是徒知養靜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臨事便要傾倒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

問上達工夫先生曰後儒教人纔涉精微便謂上達未當學且說下學是分下學上達爲二也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

心不可得思者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學也至於日夜之所息條達暢茂乃是上達人安能預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學裏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是下學學者只從下學裏用功自然上達去不必別尋上達的工夫

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豈有工夫說閒話管閒事

千古聖人只有這些子又曰人生一世惟有這件

事

問惟精惟一是如何用功先生曰惟一是惟精主意惟精是惟一功夫非惟精之外復有惟一也精字從米姑以米譬之要得此米純然潔白便是惟一意然非加舂簸篩揀惟精之功則不能純然潔白也舂簸篩揀是惟精之功然亦不過要此米到純然潔白而已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者皆所以爲惟精而求惟一也他如博文者卽約禮之功格物致知者卽誠意之功道問學卽尊德性之功明善卽誠身之功無二說也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聖學只一箇工夫知行不可分作兩事

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夫子說之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曾點言志夫子許之聖人之意可見矣

問寧靜存心時可爲未發之中否先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以爲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工夫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工夫靜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寧靜不寧靜若靠那寧靜不惟漸有喜靜厭動之弊中間許多病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絕去遇事依舊滋長以循理爲主何嘗不寧靜以寧靜爲主未必能循理

問孔門言志由求任政事公西赤任禮樂多少實用及曾皙說來却是耍的事聖人却許他是意何如曰三子是有意必有意必便偏着一邊能

此未必能彼曾點這意思却無意必便是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　　行乎　　素患難行乎患難無入而不自得矣三子所謂汝器也曾點便有不器意然三子之才各卓然成章非若世之空言無實者故夫子亦皆許之

問知識不長進如何先生曰爲學須有本源須從本源上用力漸漸盈科而進仙家說嬰兒亦善譬嬰兒在母腹時只是純氣有何知識出胎後方始能啼旣而後能笑又旣而後能認識其父

耳兒爺又既而後能立能行能持能負卒乃天下之事無不可能皆是精氣日足則筋力日強聰明日開不是出胎日便講求推尋得來故須有箇本源聖人到位天地育萬物也只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上養來後儒不明格物之說見聖人無不知無不能便欲于初下手時講求得盡豈有此理又曰立志用功如種樹然方其根芽猶未有幹及其有幹尚未有枝枝而後葉葉而後花實初種根時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

勿作葉想勿作花想勿作實想懸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沒有枝葉花實

問看書不能明如何先生曰此只是在文義上穿求故不明如此又不如為舊時學問他倒看得多解得去只是他為學雖極解得明曉亦終身無得須於心體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便須反在自心體上當即可通蓋四書五經不過說這心體這心體即所謂道心體明即是道明更無二此是為學頭惱處

虛靈不昧衆理具而萬事出心外無理心外無事

或問晦菴先生曰人之所以為學者心與理而已此語如何曰心即性性即理下一與字恐未免為二此在學者善觀之

或曰人皆有是心心即理何以有為善有為不善先生曰惡人之心失其本體

問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此言如何先生曰恐亦未盡此理豈容分析又何須湊合得聖人說精一自是盡

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省察

澄嘗問象山在人情事變上做工夫之說先生曰除了人情事變則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視聽言動以至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變也事變亦只在人情裏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謹獨

澄問仁義禮智之名因已發而有曰然他日澄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性之表德耶曰仁義禮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體也謂之天主

宰也謂之帝流行也謂之命賦於人也謂之性
主於身也謂之心心之發也遇父便謂之孝遇
君便謂之忠自此以往名至於無窮只一性而
已猶人一而已對父謂之子對子謂之父自此
以往至於無窮只一人而已人只要在性上用
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即萬理燦然
一日論爲學工夫先生曰教人爲學不可執一偏
初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
欲一邊故且教之靜坐息思慮久之俟其心意

稍定只懸空靜守如槁木死灰亦無用須教他
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則無時而可間如去
盜賊須有箇掃除廓淸之意無事時將好色好
貨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
根永不復起方始爲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
着一耳聽着纔有一念萌動即與克去斬釘截
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
路方是眞實用功方能掃除廓淸到得無私可
克自有端拱時在雖曰何思何慮非初學時事

初學必須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誠只思一箇天
理到得天理純全便是何思何慮矣
澄問有人夜怕鬼者奈何先生曰只是平日不能
集義而心有所歉故怕若素行合於神明何怕
之有子莘曰正直之鬼不須怕恐邪鬼不管人
善惡故未免怕先生曰豈有邪鬼能迷正人乎
只此一怕即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心
自迷耳如人好色即是色鬼迷好貨即是貨鬼
迷怒所不當怒是怒鬼迷懼所不當懼是懼鬼

迷也
定者心之本體天理也動靜所遇之時也
澄問學庸同異先生曰子思括大學一書之義爲
中庸首章
問孔子正名先儒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廢輒立
郢此意如何先生曰恐難如此豈有一人致敬
盡禮待我而爲政我就先去廢他豈人情天理
孔子既肯與輒爲政必已是他能傾心委國而
聽聖人盛德至誠必已感化衛輒使知無父之

不可以為人必將痛哭奔走往迎其父父子之愛本於天性輙能悔痛眞切如此蒯聵豈不感動底豫蒯聵既還輙乃致國請戮聵已見化於子又有夫子至誠調和其間當亦决不肯受仍以命輙羣臣百姓又必欲得輙為君輙乃自暴其罪惡請於天子告於方伯諸侯而必欲致國於父聵與羣臣百姓亦皆表輙悔悟仁孝之美請於天子告於方伯諸侯必欲得輙而為之君於是集命於輙使之復君衛國輙不得已乃如後世上皇故事率羣臣百姓尊聵為太公備物致養而始退復其位焉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正言順一舉而可為政於天下矣孔子正名或是如此

澄在鴻臚寺倉居忽家信至言兒病危澄心甚憂悶不能堪先生曰此時正宜用功若此時放過閑時講學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時磨鍊父之愛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箇中和處過即是私意人於此處多認做天理當憂則一向憂苦不知已自有所憂患不得其正大抵七情所感多只是過少不及者才過便非心之本體必須調停適中始得就如父母之喪人子豈不欲一哭便死方快於心然卻曰毀不滅性非聖人強制之也天理本體自有分限不可過也人但要識得心體自然增減分毫不得

不可謂未發之中常人俱有蓋體用一源有是體即有是用有未發之中即有發而皆中節之和今人未能有發而皆中節之和須知是他未發之中亦未能全得

易之辭是初九潛龍勿用六字易之象是初畫易之變是值其畫易之占是用其辭

夜氣是就常人說學者能用功則日間有事無事皆是此氣翕聚發生處聖人則不消說夜氣

澄問操存舍亡章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雖就常人心說學者亦須是知得心之本體亦元是如此則操存工夫始沒病痛不可便謂出為亡入為存若論本體元是無出無入的若論出入

則其思慮運用是出然主宰常昭昭在此何出
之有旣無所出何入之有程子所謂腔子亦只
是天理而已雖終日應酬而不出天理即是在
腔子裏若出天理斯謂之放斯謂之亡又曰出
入亦只是動靜動靜無端豈有鄉耶

王嘉秀問佛以出離生死誘人入道仙以長生久
視誘人入道其心亦不是要人做不好究其極
至亦是見得聖人上一截然非入道正路如今
仕者有由科有由貢有由傳奉一般做到大官

畢竟非入仕正路君子不由也仙佛到極處與
儒者略同但有了上一截遺了下一截終不似
聖人之全然其上一截同者不可誣也後世儒
者又只得聖人下一截分裂失眞流而爲記誦
詞章功利訓詁亦卒不免爲異端是四家者終
身勞苦於身心無分毫益視彼仙佛之徒清心
寡慾超然於世累之外者反若有所不及矣今
學者不必先排仙佛且當篤志爲聖人之學聖
人之學明則仙佛自泯不然則此之所學恐彼
或有不屑而反欲其俯就不亦難乎鄙見如此
先生以爲何如先生曰所論大略亦是但謂上
一截下一截亦是人見偏了如此若論聖人大
中至正之道徹上徹下只是一貫更有甚上一
截下一截一陰一陽之謂道但仁者見之便謂
之仁知者見之便謂之智百姓又日用而不知
故君子之道鮮矣仁智豈可不謂之道但見得
偏了便有弊病

蓍固是易龜亦是易

問孔子謂武王未盡善恐亦有不滿意先生曰在
武王自合如此曰使文王未歿畢竟如何曰文
王在時天下三分已有其二若到武王伐商之
時文王若在或者不致興兵必然這一分亦來
歸了文王只善處紂使不得縱惡而已

惟乾問孟子言執中無權猶執一先生曰中只是
天理只是易隨時變易如何執得須是因時制
宜難預先定一箇規矩在如後世儒者要將道
理一一說得無罅漏立定箇格式此正是執一

唐詡問立志是常存箇善念要爲善去惡否曰善念存時即是天理此念即善更思何善此念非惡更去何惡此念如樹之根芽立志者長立此善念而已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志到熟處

精神道德言動大率收斂爲主發散是不得已天地人物皆然

問文中子是如何人先生曰文中子庶幾具體而微惜其蚤死問如何却有續經之非曰續經亦未可盡非請問良久曰更覺良工心獨苦

許魯齋謂儒者以治生爲先之說亦誤人

問仙家元氣元神元精先生曰只是一件流行爲氣凝聚爲精妙用爲神

喜怒哀樂本體自是中和的纔自家着些意思便過不及便是私

問哭則不歌先生曰聖人心體自然如此

克己須要掃除廓清一毫不存方是有一毫在則衆惡相引而來

問律呂新書先生曰學者當務爲急算得此數熟亦恐未有用必須心中先具禮樂之本方可且如其書說冬用管以候氣然至冬至那一刻時管灰之飛或有先後須臾之間焉知那管正值冬至之刻須自心中先曉得冬至之刻始得此便有不通處學者須先從禮樂本原上用功

日仁云心猶鏡也聖人心如明鏡常人心如昏鏡近世格物之說如以鏡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鏡尚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鏡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後亦未嘗廢照

問道之精麤先生曰道無精麤人之所見有精麤如這一間房人初進來只見一箇大規模如此處久便柱壁之類一一看得明白再久如柱上有些文藻細細都看出來然只是一間房

先生曰諸公近見時少疑問何也人不用功莫不自以爲已知爲學只循而行之是矣殊不知私欲日生如地上塵一日不掃便又有一層着實用功便見道無終窮愈探愈深必使精白無一毫不徹方可

問知至然後可以言誠意今天理人欲知之未盡如何用得克己功夫先生曰人若真實切己用功不已則於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見一日私欲之細微亦日見一日若不用克己工夫終日只是說話而已天理終不自見私欲亦終不自見如人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認得一段走到岐路處有疑便問問了又走方漸能到得欲到之處今人於已知之天理不肯存已知之人欲不肯去且只管愁不能盡知只管閒講何益之有且待克得自己無私可克方愁不能盡知亦未遲耳

問道一而已古人論道往往不同求之亦有要乎先生曰道無方體不可執著却拘滯於文義上求道遠矣如今人只說天其實何嘗見天謂日月風雷即天不可謂人物草木不是天亦不可道即是天若識得時何莫而非道人但各以其一隅之見認定以為道止如此所以不同若解向裏尋求見得自己心體即無時無處不是此道亘古亘今無終無始更有甚同異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則知道知天又曰諸君要實見此道須從自己心上體認不假外求始得

問名物度數亦須先講求否先生曰人只要成就自家心體則用在其中如養得心體果有未發之中自然有發而中節之和自然無施不可苟無是心雖預先講得世上許多名物度數與己原不相干只是裝綴臨時自行不去亦不是將名物度數全然不理只要知所先後則近道又

曰人要隨才成就才是其所能為如夔之樂稷之種是他資性合下便如此成就之者亦只是要他心體純乎天理其運用處皆從天理上發來然後謂之才到得純乎天理處亦能不器使夔稷易藝而為當亦能之又曰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患難行乎患難皆是不器此惟養得心體正者能之

與其為數頃無源之塘水不若為數尺有源之井水生意不窮時先生在塘邊坐傍有井故以之

喩學云

問世道日降太古時氣象如何復見得先生曰一日便是一元人平旦時起坐未與物接此心清明景象便如在伏羲時游一般

問心要逐物如何則可先生曰人君端拱淸穆六卿分職天下乃治心統五官亦要如此今眼要視時心便逐在色上耳要聽時心便逐在聲上如人君要選官時便自去坐在吏部要調軍時便自去坐在兵部如此豈惟失却君體六卿亦

皆不得其職

善念發而知之而充之惡念發而知之而遏之知與充與遏者志也天聰明也聖人只有此學者當存此

澄曰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閒思雜慮如何亦謂之私欲先生曰畢竟從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尋其根便見如汝心中決知是無有做劫盜的思慮何也以汝元無是心也汝若於好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劫盜之心

一般都消滅了光光只是心之本體看有甚閒思慮此便是寂然不動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廓然大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發而中節自然物來順應

問志至氣次先生曰志之所至氣亦至焉之謂非極至次貳之謂持其志則養氣在其中無暴其氣則亦持其志矣孟子救告子之偏故如此夾持說

問先儒曰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賢人之言則引

而自高如何先生曰不然如此却是僞也聖人如天無往而非天三光之上天也九地之下亦天也天何嘗有降而自卑此所謂大而化之也賢人如山嶽守其高而已然百仞者不能引而爲千仞千仞者不能引而爲萬仞是賢人未嘗引而自高也引而自高則僞矣

問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延平却教學者看未發之前氣象何如先生曰皆是也伊川恐人於未發前討箇中把中做一物看

如吾向所謂認氣定時做中故令只於涵養省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發前氣象使之正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即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

澄問喜怒哀樂之中和其全體常人固不能有如一件小事當喜怒者平時無有喜怒之心至其臨時亦能中節亦可謂之中和乎先生曰在一時一事固亦可謂之中和然未可謂之大本達

道人性皆善中和是人人原有的豈可謂無但常人之心既有所昏蔽則其本體雖亦時時發見終是暫明暫滅非其全體大用矣無所不中然後謂之大本無所不和然後謂之達道惟天下之至誠然後能立天下之大本曰澄於中字之義尚未明曰此須自心體認出來非言語所能喻中只是天理曰何者爲天理曰去得人欲便識天理曰天理何以謂之中曰無所偏倚曰無所偏倚是何等氣象曰如明鏡然全體瑩徹略無纖塵染着曰偏倚是有所染着如着在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上方見得偏倚若未發時美色名利皆未嘗着何以便知其有所偏倚曰雖未嘗着然平日好色好利好名之心原未嘗無既未嘗無即謂之有既謂之有則亦不可謂無偏倚譬之病瘧之人雖有時不發而病根原不曾除則亦不得謂之無病之人矣須是平日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一應私心掃除蕩滌無復纖毫留滯而此心全體廓然純是天理方可謂

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方是天下之大本

問顏子沒而聖學亡此語不能無疑先生曰見聖道之全者惟顏子觀喟然一嘆可見其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見破後如此說博文約禮如何是善誘人學者須思之道之全體聖人亦難以語人須是學者自修自悟顏子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即文王望道未見意望道未見乃是真見顏子沒而聖學之正脈遂不盡傳矣

問身之主爲心心之靈明是知知之發動是意意之所著爲物是如此否先生曰亦是

只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學過去未來事思之何益徒放心耳

言語無序亦足以見心之不存

尚謙問孟子之不動心與告子異先生曰告子是硬把捉着此心要他不動孟子卻是集義到自然不動又曰心之本體原自不動心之本體卽是性性卽是理性元不動理元不動集義是復

其心之本體

萬象森然時亦沖漠無朕沖漠無朕卽萬象森然沖漠無朕者一之父萬象森然者精之母一中有精精中有一

心外無物如吾心發一念孝親卽孝親便是物

先生曰今爲吾所謂格物之學者尚多流於口耳況爲口耳之學者能反於此乎天理人欲其精微必時時用力省察克治方日漸有見如今一說話之間雖只講天理不知心中倏忽之間已有多少私欲蓋有竊發而不知者雖用力察之尚不易見況徒口講而可得盡知乎今只管講天理來頓放着不循講人欲來頓放着不去豈格物致知之學後世之學其極至只做得箇義襲而取的工夫

問格物先生曰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

問知止者知至善只在吾心元不在外也而后志定曰然

問格物於動處用功否先生曰格物無間動靜靜

亦物也孟子謂必有事焉是動靜皆有事

工夫難處全在格物致知上此卽誠意之事意旣誠大段心亦自正身亦自修但正心修身工夫亦各有用力處修身是已發邊正心是未發邊心正則中身修則和

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一箇明明德雖親民亦明德事也明德是此心之德卽是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盡處只說明明德而不說親民便似老佛

至善者性也性元無一毫之惡故曰至善止之是
復其本然而已
問知至善卽吾性吾性具吾心吾心乃至善所止
之地則不爲向時之紛然外求而志定矣定則
不擾擾而靜靜而不妄動則安安則一心一意
只在此處千思萬想務求必得此至善是能慮
而得矣如此說是否先生曰大略亦是
問程子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何墨氏兼愛
反不得謂之仁先生曰此亦甚難言須是諸君

自體認出來始得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雖
瀰漫周遍無處不是然其流行發生亦只有箇
漸所以生生不息如冬至一陽生必自一陽生
而後漸漸至於六陽若無一陽之生豈有六陽陰
亦然惟其漸所以便有箇發端處惟其有箇發
端處所以生惟其生所以不息譬之木其始抽
芽便是木之生意發端處抽芽然後發幹發幹
然後生枝生葉然後是生生不息若無芽何以
有幹有枝葉能抽芽必是下面有箇根在有根

方生無根便死無根何從抽芽父子兄弟之愛
便是人心生意發端處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
民而愛物便是發幹生枝生葉墨氏兼愛無差
等將自家父子兄弟與途人一般看便自沒了
發端處不抽芽便知得他無根便不是生生不
息安得謂之仁孝弟爲仁之本却是仁理從裏
面發生出來
問延平云當理而無私心當理與無私心如何分
別先生曰心卽理也無私心卽是當理未當理

便是私心若析心與理言之恐亦未善又問釋
氏於世間一切情欲之私都不染着似無私心
但外棄人倫却是未當理曰亦只是一統事都
只是成就他一箇私己的心
右門人薛侃錄
侃問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安有功夫說閒話
管閒事先生曰初學功夫如此用亦好但要使
知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心之神明原是如此工
夫方有着落若只死死守着恐於工夫上又發

病　事

侃問專涵養而不務講求將認欲作理則如之何先生曰人須是知學講求亦只是涵養不講求只是涵養之志不切曰何謂知學曰且道爲何而學學箇甚曰嘗聞先生教學是學存天理心之本體即是天理體認天理只要自心地無私意曰如此則只須克去私意便是又愁甚理欲不明曰正恐這些私意認不眞曰總是志未切志切目視耳聽皆在此安有認不眞的道理是

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講求亦只是體當自心所見不成去心外別有箇見

先生問在座之友比來功夫何似一友舉虛明意思先生曰此是說光景一友敘今昔異同先生曰此是說効驗二友惘然請問先生曰我輩今日用功只是要爲善之心眞切此心眞切見善即遷有過即改方是眞切工夫如此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若只管求光景說効驗却是助長外馳病痛不是工夫

朋友觀書多有摘議晦庵者先生曰是有心求異即不是吾說與晦庵時有不同者爲入門下手處有毫釐千里之分不得不辨然吾之心與晦庵之心未嘗異也若其餘文義解得明當處如何動得一字

希淵問聖人可學而至然伯夷伊尹於孔子才力終不同其同謂之聖者安在先生曰聖人之所以爲聖只是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雜猶精金之所以爲精但以其成色足而無銅鉛之

雜也人到純乎天理方是聖金到足色方是精然聖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猶金之分兩有輕重堯舜猶萬鎰文王孔子猶九千鎰禹湯武王猶七八千鎰伯夷伊尹猶四五千鎰才力不同而純乎天理則同皆可謂之聖人猶分兩雖不同而足色則同皆可謂之精金以五千鎰者而入於萬鎰之中其足色同也以夷尹而廁之堯孔之間其純乎天理同也蓋所以爲精金者在足色而不在分兩所以爲聖者在純乎天理

而不在才力也故雖凡人而肯爲學使此心純乎天理則亦可爲聖人猶一兩之金比之萬鎰分兩雖懸絕而其到足色處可以無愧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以此學者學聖人不過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猶鍊金而求其足色金之成色所爭不多則鍛鍊之工省而功易成成色愈下則鍛鍊愈難人之氣質清濁粹駁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其於道有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其下者必須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及其成功則一

後世不知作聖之本是純乎天理却專去知識才能上求聖人以爲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我須是將聖人許多知識才能逐一理會始得故不務去天理上着工夫徒弊精竭力從冊子上鑽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擬知識愈廣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正如見人有萬鎰精金不務鍛鍊成色求無愧於彼之精純而乃妄希分兩務同彼之萬鎰錫鉛銅鐵雜然而投分兩愈增而成色愈下既其梢末無復有金矣時曰仁在傍曰先生此喻足以破世儒支離之惑大有功於後學先生又曰我輩用功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一分人欲便是復得一分天理何等輕快脫灑何等簡易

士德問曰格物之說如先生所教明白簡易人人見得文公聰明絕世於此反有未審何也先生曰文公精神氣魄大是他早年合下便要繼往開來故一向只就考索著述上用功若先切己自修自然不暇及此到得德盛後果憂道之不

明如孔子退修六籍刪繁就簡開示來學亦大段不費甚考索文公早歲便著許多書晚年方悔是倒做了士德曰晚年之悔如謂向來定本之悞又謂雖讀得書何益於吾事又謂此與守書籍泥言語全無交涉是他到此方悔從前用功之錯方去切己自修矣曰然此是文公不可及處他力量大一悔便轉可惜不久即去世平日許多錯處皆不及改正

侃去花間草因曰天地間何善難培惡難去先生

曰未培未去耳少間曰此等看善惡皆從軀殼起念便會錯侃未達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惡之分子欲觀花則以花爲善以草爲惡如欲用草時復以草爲善矣此等善惡皆由汝心好惡所生故知是錯曰然則無善無惡乎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動於氣即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曰佛氏亦無善無惡何以異曰佛氏着在無善無惡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聖人無善無惡只是無

有作好無有作惡不動於氣然遵王之道會其有極便自一循天理便有箇裁成輔相曰草既非惡即草不宜去矣曰如此却是佛老意見草若有礙何妨汝去曰如此又是作好作惡曰不作好惡非是全無好惡却是無知覺的人謂之不作者只是好惡一循於理不去又着一分意思如此即是不曾好惡一般曰去草如何是一循於理不着意思曰草有妨礙理亦宜去去之而已偶未即去亦不累心若着了一分意思即

心體便有貽累便有許多動氣處曰然則善惡全不在物曰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惡曰畢竟物無善惡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世儒惟不知此舍心逐物將格物之學錯看了終日馳求於外只做得箇義襲而取終身行不著習不察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則如何曰此正是一循於理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作好作惡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安得非意曰却是誠意不是私意誠意只是循天理雖是循天理亦

着不得一分意故有所忿懥好樂則不得其正須是廓然大公方是心之本體知此即知未發之中伯生曰先生云草有妨礙理亦宜去緣何又是軀殼起念曰此須汝心自體當汝要去草是甚麼心周茂叔窗前草不除是甚麼心

先生謂學者曰爲學須得箇頭腦工夫方有着落縱未能無間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雖從事於學只做箇義襲而取只是行不著習不察非大本達道也又曰見得時橫說豎說皆是若

於此處通彼處不通只是未見得

或問爲學以親故不免業舉之累先生曰以親之故而業舉爲累於學則治田以養其親者亦有累於學乎先生云惟患奪志但恐爲學之志不眞切耳

崇一問尋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無事亦忙何也先生曰天地氣機元無一息之停然有箇主宰故不先不後不急不緩雖千變萬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時與天運一般不息雖酬酢萬變常自從容自在所謂天君泰然百體從令若無主宰便只是這氣奔放如何不忙

先生曰爲學大病在好名侃曰從前歲自謂此病已輕比來精察乃知全未豈必務外爲人只聞譽而喜聞毀而悶即是此病發來曰最是名與實對務實之心重一分則務名之心輕一分全是務實之心即全無務名之心若務實之心若饑之求食渴之求飲安得更有工夫好名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稱字去聲讀亦聲聞過情君

子恥之之意實不稱名生猶可補沒則無及矣四十五十而無聞是不聞道非無聲聞也孔子云是聞也非達也安肯以此望人

侃多悔先生曰悔悟是去病之藥然以改之爲貴若留滯於中則又因藥發病

德章曰聞先生以精金喻聖以分兩喻聖人之分量以鍛鍊喻學者之工夫最爲深切惟謂堯舜爲萬鎰孔子爲九千鎰疑未安先生曰此又是軀殼上起念故替聖人爭分兩若不從軀殼上起念即堯舜萬鎰不爲多孔子九千鎰不爲少堯舜萬鎰只是孔子的孔子九千鎰只是堯舜的原無彼我所以謂之聖只論精一不論多寡只要此心純乎天理處同便同謂之聖若是力量氣魄如何盡同得後儒只在分兩上較量所以流入功利若除去了比較分量的心各人儘着自已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純天理上用功即人人自有箇箇圓成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無不具足此便是實實落落明善誠

身的事後儒不明聖學不知就自己心地良知
良能上體認擴充却去求知其所不知求能其
所不能一味只是希高慕大不知自己是桀紂
心地動輒要做堯舜事業如何做得終年碌碌
至於老死竟不知成就了箇甚麼可哀也已
侃問先儒以心之靜為體心之動為用如何先生
曰心不可以動靜為體用動靜時也即體而言
用在體即用而言體在用是謂體用一源若說
靜可以見其體動可以見其用却不妨

問上智下愚如何不可移先生曰不是不可移只
是不肯移
問子夏門人問交章先生曰子夏是言小子之交
子張是言成人之交若善用之亦俱是
子仁問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先儒以學為效先
覺之所為如何先生曰學是學去人欲存天理
從事於去人欲存天理則自正諸先覺考諸古
訓自下許多問辯思索存省克治工夫然不過
欲去此心之人欲存吾心之天理耳若曰效先

覺之所為則只說得學中一件事亦似專求諸
外了時習者坐如尸非專習坐也坐時習此心
也立如齋非專習立也立時習此心也說是義
理之說我心之說人心本自說理義如目本說
色耳本說聲惟為人欲所蔽所累始有不說今
人欲日去則理義日洽浹安得不說
國英問曾子三省雖切恐是未聞一貫時工夫先
生曰一貫是夫子見曾子未得用功之要故告
之學者果能忠恕上用功豈不是一貫一如樹

之根本貫如樹之枝葉未種根何枝葉之可得
體用一源體未立用安從生謂曾子於其用處
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此
恐未盡
黃誠甫問汝與回也孰愈章先生曰子貢多學而
識在聞見上用功顏子在心地上用功故聖人
問以啓之而子貢所對又只在知見上故聖人
歎惜之非許之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亦是有未發之中始能

種樹者必培其根種德者必養其心欲樹之長必於始生時刪其繁枝欲德之盛必於始學時去夫外好如外好詩文則精神日漸泄漏在詩文上去凡百外好皆然又曰我此論學是無中生有的工夫諸公須要信得及只是立志學者一念爲善之志如樹之種但勿助勿忘只管培植將去自然日夜滋長生氣日完枝葉日茂樹初生時便抽繁枝亦須刊落然後根榦能大初學時亦然故立志貴專一

因論先生之門某人在涵養上用功某人在識見上用功先生曰專涵養者日見其不足專識見者日見其有餘日不足者日有餘矣日有餘者日不足矣

梁日孚問居敬窮理是兩事先生以爲一事何如先生曰天地間只有此一事安有兩事若論萬殊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又何止兩公且道居敬是如何窮理是如何曰居敬是存養工夫窮理是窮事物之理曰存養個甚曰是存養此心之天理曰如此亦只是窮理矣曰且道如何窮事物之理曰如事親便要窮孝之理事君便要窮忠之理曰忠與孝之理在君親身上在自己心上若在自己心上亦只是窮此心之理矣且道如何是敬曰只是主一如何是主一曰如讀書便一心在讀書上接事便一心在接事上曰如此則飲酒便一心在飲酒上好色便一心在好色上却是逐物成甚居敬工夫日孚請問曰一者天理主一是一心在天理上若只知主一不知一即是理有事時便是逐物無事時便是着空惟其有事無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所以

居敬亦即是窮理就窮理專一處說便謂之居敬就居敬精密處說便謂之窮理却不是居敬了別有個心窮理窮理時別有個心居敬名雖不同工夫只是一事就如易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即是無事時義義即是有事時敬兩句合說一件如孔子言修己以敬即不須言義孟子言集義即不須言敬會得時橫說豎說工夫

總是一般若泥文逐句不識本領即支離決裂工夫都無下落問窮理何以即是盡性曰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窮仁之理直要仁極仁窮義之理直要義極義仁義只是吾性故窮理即是盡性如孟子說充其惻隱之心至仁不可勝用這便是窮理工夫曰先儒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如何先生曰夫我則不暇公且先去理會自己性情須能盡人之性然後能盡物之性曰乎悚然有悟

惟乾問知如何是心之本體先生曰知是理之靈處就其主宰處說便謂之心就其稟賦處說便謂之性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無不知敬其兄只是這個靈能不為私欲遮隔充拓得盡便完完是他本體便與天地合德自聖人以下不能無蔽故須格物以致其知

守衡問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工夫只是格物修齊治平只誠意盡矣又有正心之功有所忿懥好樂則不得其正何也先生曰此要自思得之知此則知未發之中矣守衡再三請曰為學工夫有淺深初時若不著實用意去好善惡惡如何能為善去惡這著實用意便是誠意然不知心之本體原無一物一向著意去好善惡惡便又多了這分意思便不是廓然大公書所謂無有作好作惡方是本體所以說有所忿懥好樂則不得其正正心只是誠意工夫裏面體當自家心體常要鑑空衡平這便是未發之中

王陽明先生全集　卷三十　傳習錄

正之問戒懼是己所不知時工夫慎獨是己所獨知時工夫此說如何先生曰只是一個工夫無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人若不知於此獨知之地用力只在人所共知處用功便是作偽便是見君子而後厭然此獨知處便是誠的萌芽此處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一是百是一錯百錯正是王霸義利誠偽善惡界頭於此一立立定便是端本澄源便是立誠古人許多誠身的工夫精神命脈全體只在此處真是莫見莫顯無時無處無終無始只是此個工夫

今若又分戒懼為己所不知即工夫便支離便有間斷既戒懼即是知己若不知是誰戒懼如此見解便要流入斷滅禪定曰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則獨知之地更無無念時邪曰戒懼亦是念戒懼之念無時可息若戒懼之心稍有不存不是昏瞶便已流入惡念自朝至暮自少至老若要無念即是己不知此除是昏睡除是槁木死灰

志道問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先儒非之何也先

生曰此亦未可便以為非誠字有以工夫說者誠是心之本體求復其本體便是思誠的工夫明道說以誠敬存之亦是此意大學欲正其心先誠其意荀子之言固多病然不可一例吹毛求疵大凡看人言語若先有個意見便有過當處為富不仁之言孟子有取於陽虎此便見聖賢大公之心

蕭惠問己私難克奈何先生曰將汝己私來替汝克又曰人須有為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蕭惠曰惠亦頗有為己之心不知緣何不能克己先生曰且說汝有為己之心是如何惠良久曰惠亦一心要做好人便自謂頗有為己之心今思之看來亦只是為得個軀殼的己不曾為個真己先生曰真己何曾離著軀殼恐汝連那軀殼的己也不曾為且道汝所謂軀殼的己豈不是耳目口鼻四肢惠曰正是為此目便要色耳便要聲口便要味四肢便要逸樂所以不能克先生曰美色令人目盲美聲令人耳

聾美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發狂這都是害汝耳目口鼻四肢的豈得是為汝耳目口鼻四肢若為著耳目口鼻四肢時便須思量耳如何聽目如何視口如何言四肢如何動必須非禮勿視聽言動方才成得個耳目口鼻四肢這個才是為著耳目口鼻四肢汝今終日向外馳求為名為利這都是為著軀殼外面的物事汝若為著耳目口鼻四肢要非禮勿視聽言動時豈是汝耳目口鼻四肢自能勿視聽言動須由

汝心這視聽言動皆是汝心汝心之視發竅於目汝心之聽發竅於耳汝心之言發竅於口汝心之動發竅於四肢若無汝心便無耳目口鼻所謂汝心亦不專是那一團血肉若是那一團血肉如今已死的人那一團血肉還在緣何不能視聽言動所謂汝心却是那能視聽言動的這個便是性便是天理有這個性才能生這性之生理便謂之仁這性之生理發在目便會視發在耳便會聽發在口便會言發在四肢便會

動都只是那天理發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謂之心這心之本體原只是個天理原無非禮這個便是汝之真己這個真己是軀殼的主宰若無真己便無軀殼真是有之即生無之即死汝若真爲那個軀殼的己必須用着這個真己便須常常保守着這個真己的本體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惟恐虧損了他一些才有一毫非禮萌動便如刀割如針刺忍耐不過必須去了刀拔了針這才是有爲己之心方能克己汝今正是認賊作子緣何却說有爲己之心不能克己

有一學者病目戚戚甚憂先生曰爾乃貴目賤心

蕭惠好仙釋先生警之曰吾亦自幼篤志二氏自謂既有所得謂儒者爲不足學其後居夷三載見得聖人之學若是其簡易廣大始自歎悔錯用了三十年氣力大抵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間汝今所學乃其土苴輒自信自好若此眞鴟鴞竊腐鼠耳惠請問二氏之妙先生曰向汝說聖人之學簡易廣大汝却不問我

悟的只問我悔的惠慚謝請問聖人之學先生曰汝今只是了人事問待汝辨個眞要求爲聖人的心來與汝說惠再三請先生曰已與汝一句道盡汝自尙不會

劉觀時問未發之中是如何先生曰汝但戒愼不覩恐懼不聞養得此心純是天理便自然見觀時請略示氣象先生曰啞子喫苦瓜與爾說不得爾要知此苦還須爾自喫時曰仁在傍曰如此才是眞知即是行矣一時在坐諸友皆有省

蕭惠問死生之道先生曰知晝夜即知死生問晝夜之道曰知晝則知夜曰晝亦有所不知乎先生曰汝能知晝懵懵而興蠢蠢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只是夢晝惟息有養瞬有存此心惺惺明明天理無一息間斷才是能知晝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更有甚麼死生

馬子莘問修道之教舊說謂聖人品節吾性之固有以爲法於天下若禮樂刑政之屬此意如何

先生曰道即性即命本是完完全全增減不得不假修飾的何須要聖人品節却是不完全的物件禮樂刑政是治天下之法固亦可謂之教但不是子思本旨若如先儒之說下面由教入道的緣何舍了聖人禮樂刑政之教別說出一段戒愼恐懼功夫却是聖人之教爲虛設矣子莘請問先生曰子思性道教皆從本原上說天命於人則命便謂之性率性而行則性便謂之道修道而學則道便謂之教率性是誠者事所謂自誠明謂之性也修道是誠之者事所謂自明誠謂之教也聖人率性而行即是道聖人以下未能率性於道未免有過不及故須修道修道則賢知者不得而過愚不肖者不得而不及都要循着道個道則道便是個教此教字與天道至教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之教同修道字與修道以仁同人能修道然後能不違於道以復其性之本體則亦是聖人率性之道矣下面戒愼恐懼便是修道的工夫中和便是復其性之本體如易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中和位育

便是盡性至命

黃誠甫問先儒以孔子告顏子爲邦之問是立萬世常行之道如何先生曰顏子具體聖人其於爲邦的大本大原都已完備夫子平日知之已深到此都不必言只就制度文爲上說此等處亦不可忽略須要是如此方盡善又不可因自已本領是當了便於防範上疏闊須是要放鄭聲遠佞人蓋顏子是個克己向裏德上用心的

人孔子恐其外面末節或有疏畧或就他不足處幇補說若在他人須告以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達道九經及誠身許多工夫方始做得這個方是萬世常行之道不然只去行了夏時乘了殷輅服了周冕作了韶舞天下便治得後人但見顏子是孔門第一人又問個爲邦便把做天大事看了

蔡希淵問文公大學新本先格致而後意誠工夫似與首章次第相合若如先生從舊本之說即

誠意反在格致之前於此尚未釋然先生曰大學工夫即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個誠意誠意的工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誠意爲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即工夫始有下落即爲善去惡無非是誠意的事如新本先去窮格事物之理即茫茫蕩蕩都無着落處須用添個敬字方才牽扯得向身心上來然終是沒根源若須用添個敬字緣何孔門倒將一個最緊要的字落了直待千餘年後要人來補出正謂以誠意爲主即不須添敬字所以提出個誠意來說正是學問的大頭腦處於此不察眞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誠身誠身之極便是至誠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之極便是至善工夫總是一般今說這裏補個敬字那裏補個誠字未免畫蛇添足

右門人薛侃錄

王陽明先生全集目錄

同里後學俞嶙重編

語錄

正德乙亥九川初見先生于龍江先生與甘泉先生論格物之說甘泉持舊說先生曰是求之於外了甘泉曰若以格物理為外是自小其心也九川甚喜舊說之是先生又論盡心一章九川一聞却遂無疑後家居復以格物遺質先生荅云但能實地用功久當自釋山間乃自錄大學舊本讀之覺朱子格物之說非是然亦疑先生以意之所在為物物字未明己卯歸自京師再見先生於洪都先生兵務倥傯乘隙講授首問近年用功何如九川曰近年體驗得明明德功夫只是誠意自明明德於天下步步推入根源到誠意上再去不得如何以前又有格致工夫後又體驗覺得意之誠偽必先知覺乃可以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為證豁然皆無疑却又多了格物工夫又思來吾心之靈

何有不知意之善惡只是物欲蔽了須格去物欲始能如顏子未嘗不知耳又自疑工夫顛倒與誠意不成片段後問希顏希顏曰先生謂格物致知是誠意工夫極好九川曰如何是誠意工夫希顏令再思體看九川終不悟請問先生曰惜哉此可一言而悟惟濬所舉顏子事便是了只要知身心意知物是一件九川疑曰物在外如何與身心意知是一件先生曰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視聽言動心欲視聽言動

無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無心則無身無身則無心但指其充塞處言之謂之身指其主宰處言之謂之心指心之發動處謂之意指意之靈明處謂之知指意之涉著處謂之物只是一件意未有懸空的必着事物故欲誠意則隨意所在某事而格之去其人欲而歸於天理則良知之在此事者無蔽而得致矣此便是誠意的工夫九川乃釋然破數年之疑又問甘泉近亦信用大學古本謂格物猶言造道又謂窮理如窮其巢穴之窮以身至之也故格物亦只是隨處體認天理似與先生之說漸同先生曰甘泉用功所以轉得來當時與說親民字不須改他亦不信今論格物亦近但不須換物字作理字只還他一物字便是後有人問九川曰今何不疑物字曰中庸曰不誠無物程子曰物來順應又如物各付物胸中無物之類皆古人常用字也他日先生亦云然

九川問近年因厭泛濫之學每要靜坐求屏息念

慮非惟不能愈覺擾擾如何先生曰念如何可息只是要正曰當自有無念時否先生曰實無無念時曰如此却如何言靜曰靜未嘗不動動未嘗不靜戒謹恐懼即是念何分動靜曰周子何以言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曰無欲故靜是靜亦定動亦定的定字主其本體也戒懼之念是活潑地此是天機不息處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一息便是死非本體之念即是私念又問用功收心時有聲色在前如常聞見恐不是

專一曰如何欲不聞見除是槁木死灰耳聾目盲則可只是雖聞見而不流去便是曰昔有人靜坐其子隔壁讀書不知其勤惰程子稱其甚敬何如曰伊川恐亦是譏他

又問靜坐用功頗覺此心收斂遇事又斷了旋起個念頭去事上省察事過又尋舊功還覺有內外打不作一片先生曰此格物之說未透心何嘗有內外即如惟濬今在此講論又豈有一心在內照管這聽講說時專敬即是那靜坐時心

功夫一貫何須更起念頭人須在事上磨鍊做功夫乃有益若止好靜遇事便亂終無長進那靜時功夫亦差似收斂而實放溺也後在洪都復與于中國裳論內外之說渠皆云物自有內外但要內外並著功夫不可有間耳以質先生曰功夫不離本體本體原無內外只為後來做功夫的分了內外失其本體了如今正要講明功夫不要有內外乃是本體功夫是日俱有省

又問陸子之學何如先生曰濂溪明道之後還是象山只還粗些九川曰看他論學篇篇說出骨髓句句是鍼膏肓卻不見他粗先生曰然他心上用過功夫與揣摩依倣求之文義自不同但細看有粗處用功久當見之

庚辰往虔州再見先生問近來功夫雖若稍知頭腦然難尋個穩當快樂處先生曰爾卻去心上尋個天理此正所謂理障此間有個訣竅曰請問如何曰只是致知曰如何致曰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底準則爾意念著處他是便知是

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著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他這裏何等穩當快樂此便是格物的真訣致知的實功若不靠着這些真機如何去格物我亦近年體貼出來如此分明初猶疑只依他恐有不足精細看無些少欠闕

在虔與于中謙之同侍先生曰人胸中各有個聖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因顧于中曰爾胸中原是聖人于中起不敢當先生曰此自爾自

家有的如何要推于中又曰不敢先生曰衆人
皆有之況在于中却何故謙起來謙亦不得于
中乃笑受又論良知在人隨你如何不能泯滅
雖盜賊亦自知不當為盜喚他做賊他還忸怩
于中曰只是物欲遮蔽良心在內自不會失如
雲自蔽日日何嘗失了先生曰于中如此聰明
他人見不及此

先生曰這些子看得透徹隨他千言萬語是非誠
偽到前便明合得的便是合不得的便非如佛

家說心印相似真是個試金石指南針

崇一曰先生致知之旨發盡精蘊看來這裏再去
不得先生曰何言之易也再用功半年看如何
又用功一年看如何功夫愈久愈覺不同此難
口說

先生問九川於致知之說體驗如何九川曰自覺
不同往時操持常不得個恰好處此乃是恰好
處先生曰可知是體來與聽講不同我初與講
時知爾只是忽易未有滋味只這個要妙再體
到深處日見不同是無窮盡的又曰此致知二
字真是個千古聖傳之秘見到這裏百世以俟
聖人而不惑

九川問曰伊川說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處門人
已說是洩天機先生致知之說莫亦洩天機太
甚否先生曰聖人已指以示人只為後人掩匿
我發明耳何故說洩此是人人自有的覺來甚
不打緊一般然與不用實功人說亦甚輕忽可
惜彼此無益與實用功而不得其要者提撕之

甚沛然得力

又曰知來本無知覺來本無覺然不知則遂淪埋

先生曰大凡朋友須箴規指摘處少誘掖獎勸意
多方是後又戒九川云與朋友論學須委曲謙
下寬以居之

九川臥病虔州先生曰病物亦難格覺得如何對
曰工夫甚難先生曰常快活便是工夫

九川問此工夫却於心上體驗明白只解書不通
先生曰只要解心心明白書自然融會若心上

不通只要書上文義通却自生意見

有一屬官因久聽講先生之學曰此學甚好只是簿書訟獄繁難不得為學先生聞之曰我何嘗教爾離了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事上為學纔是真格物如問一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個怒心不可因他言語圓轉生個喜心不可惡其囑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已事務煩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旁人譖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這許多意思皆私只爾自知須精細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枉人是非這便是格物致知簿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為學却是着空

虔州將歸有詩別先生云良知何事繫多聞妙合當時已種根好惡從之為聖學將迎無處是乾元先生曰若未來講此學不知說好惡從之從個甚麼敷英在座曰誠然嘗讀先生大學古本序不知所說何事及來聽講許時乃稍知大意

于中國裳輩同侍食先生曰凡飲食只是要養我身食了要消化若徒蓄積在肚裏便成痞了如何長得肌膚後世學者博聞多識留滯胸中皆傷食之病也

先生曰聖人亦是學知衆人亦是生知問曰何如曰這良知人人皆有聖人只是保全無些障蔽兢兢業業亹亹翼翼自然不息便也是學只是生的分數多所以謂之生知安行衆人自孩提之童莫不完具此知只是障蔽多然本體之知自難泯息雖學問克治也只憑他只是學的分數多所以謂之學知利行

門人陳九川錄

黃以方問先生格致之說隨時格物以致其知則知是一節之知非全體之知也何以到得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地位先生曰人心是天淵心之本體無所不該原是一個天只為私欲障礙則天之本體失了心之理無窮盡原是一個淵只為私欲窒塞則淵之本體失了如今念念致良

知將此障礙窒塞一齊去盡則本體已復便是
天淵了乃指天以示之曰比如面前見天是昭
昭之天四外見天也只是昭昭之天只爲許多
房子牆壁遮蔽便不見天之全體若撤去房子
牆壁總是一個天矣不可道眼前天是昭昭之
天外面又不是昭昭之天也於此便見一節之
知卽全體之知全體之知卽一節之知總是一
個本體

先生曰聖賢非無功業氣節但其循着這天理則

便是道不可以事功氣節名矣

發憤忘食是聖人之志如此眞無有已時樂以忘
憂是聖人之道如此眞無有戚時恐不必云得
不得也

先生曰我輩致知只是各隨分限所及今日良知
見在如此只隨今日所知擴充到底明日良知
又有開悟便從明日所知擴充到底如此方是
精一功夫與人論學亦須隨人分限所及如樹
有這些萌芽只把這些水去灌漑萌芽再長便
又加水自拱把以至合抱灌漑之功皆是隨其
分限所及若些小萌芽有一桶水在盡要傾上
便浸壞他了

問知行合一先生曰此須識我立言宗旨今人學
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
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箇知行合
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卽是行了發動
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
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

言宗旨

聖人無所不知只是知箇天理無所不能只是能
箇天理聖人本體明白故事事知箇天理所在
便去盡箇天理不是本體明後却于天下事物
都便知得便做得來也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數
草木鳥獸之類不勝其煩聖人須是本體明了
亦何緣能盡知得但不必知的聖人自不消求
知其所當知的聖人自能問人如子入太廟每
事問之類先儒謂雖知亦問敬謹之至此說不

可通聖人於禮樂名物不必盡知然他知得一個天理便自有許多節文度數出來不知能問亦即是天理節文所在

問先生嘗謂善惡只是一物善惡兩端如冰炭相反如何謂只一物先生曰至善者心之本體本體上才過當些子便是惡了不是有一個善卻又有一個惡來相對也故善惡只是一物直因聞先生之說則知程子所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又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於本性上過與不及之間耳其說皆無可疑

先生嘗謂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便是聖人直初時聞之覺甚易後體驗得來此個功夫著實是難如一念雖知好善惡惡然不知不覺又夾雜去了才有夾雜便不是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的心善能實實的好是無念不善矣惡能實實的惡是無念及惡矣如何不是聖人故聖人之學只是一誠而已

問修道說言率性之謂道屬聖人分上事修道之謂教屬賢人分上事先生曰衆人亦率性也但率性在聖人分上較多故率性之謂道屬聖人事聖人亦修道也但修道在賢人分上多故修道之謂教屬賢人事又曰中庸一書大抵皆是說修道的事故後面凡說君子說顏淵說子路皆是能修道的說小人說賢知愚不肖說庶民皆是不能修道的其他言舜文周公仲尼至誠至聖之類則又聖人之自能修道者也

問儒者到三更時分掃蕩胸中思慮空空靜靜與釋氏之靜只一般兩下皆不用此時何所分別先生曰動靜只是一個那三更時分空空靜靜的只是存天理即是如今應事接物的心如今應事接物的心亦是循此天理便是那三更時分空空靜靜的心故動靜只是一個分別不得知得動靜合一釋氏毫釐差處亦是莫揜矣

門人在座有動止甚矜持者先生曰人若矜持太過終是有弊曰矜持太過如何有弊曰人只有

許多精神若專在容貌上用功則於中心照管不及者多矣有太質率者先生曰如今講此學却外面全不檢束又分心與事爲二矣

門人作文送友行問先生曰作文字不免費思作了後又一二日常記在懷曰文字思索亦無害但作了常記在懷則爲文所累心中有一物矣此則未可也又作詩送人先生看詩畢謂曰凡作文字要隨我分限所及若說得太過了亦非修辭立誠矣

文公格物之說只是少頭腦如所謂察之於念慮之微此一句不該與求之文字之中驗之於事爲之著索之講論之際混作一例看是無輕重也

問有所忿懥一條先生曰忿懥幾件人心怎能無得只是不可有所耳凡人忿懥着了一分意思便怒得過當非廓然大公之體了故有所忿懥便不得其正也如今於凡忿懥等件只是箇物來順應不要着一分意思便心體廓然大公得其本體之正了且如出外見人相鬬其不是的我心亦怒然雖怒却此心廓然不曾動些子氣如今怒人亦得如此方纔爲正

先生嘗言佛氏不着相其實着了相吾儒着相其實不着相請問曰佛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君臣怕夫婦累却逃了夫婦都是爲箇君臣父子夫婦着了相便須逃避如吾儒有箇父子還他以仁有箇君臣還他以義有箇夫婦還他以別何曾着父子君臣夫婦的相

門人黄直錄

黄勉叔問心無惡念時此心空空蕩蕩的不知亦須存箇善念否先生曰既去惡念便是善念便復心之本體矣譬如日光被雲來遮蔽雲去光已復矣若惡念既去又要存箇善念即是日光之中添燃一燈

問近來用功亦頗覺妄念不生但腔子裏黑窣窣的不知如何打得光明先生曰初下手用功如何腔子裏便得光明譬如奔流濁水纔貯在缸

裏初然雖定也只是昏濁的須是澄定既久自然渣滓盡去復得清來汝只要在良知上用功良知存久黑窣窣自能光明矣今便要責效却是助長不成功夫

先生曰吾教人致良知在格物上用功却是有根本的學問日長進一日愈久愈覺精明世人教人事事物物上去尋討却是無根本的學問方其壯時雖暫能外面修飾不見有過老則精神衰邁終須放倒譬如無根之樹移栽水邊雖暫

時鮮好終久要憔悴

問志於道一章先生曰只志道一句便含下面數句工夫自住不得譬如做此屋志於道是念念要去擇地鳩材經營成個區宅據德却是經畫已成有可據矣依仁却是常常住在區宅內更不離去游藝却是加些畫采美此區宅藝者義也理之所宜者也如誦詩讀書彈琴習射之類皆所以調習此心使之熟於道也苟不志道而游藝却如無狀小子不先去置造區宅只管要去買畫掛做門面不知將掛在何處

問讀書所以調攝此心不可缺的但讀之之時一種科目意思牽引而來不知何以免此先生曰只要良知眞切雖做舉業不為心累總有累亦易覺克之而已且如讀書時良知知得强記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欲速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誇多鬬靡之心不是即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終日與聖賢印對是個純乎天理之心任他讀書亦只是調攝此心而已何累之有曰雖蒙開

示奈資質庸下實難免累竊聞窮通有命上智之人恐不屑此不肖為聲利牽纏甘心為此徒自苦耳欲屛去之又制於親不能舍去奈何先生曰此事歸辭於親者多矣其實只是無志志立得時良知千事萬為只是一事讀書作文安能累人人自累於得失耳因歎曰此學不明不知此處擔閣了幾多英雄漢

問生之謂性告子亦說得是孟子如何非之先生曰固是性但告子認得一邊去了不曉得頭腦

若曉得頭腦如此說亦是孟子亦曰形色天性也這也是指氣說又曰凡人信口說任意行皆說此是依我心性出來此是所謂生之爲性然却要有過差若曉得頭腦依吾良知上說出來行將去便自是停當然良知亦只是這口說這身行豈能外得氣別有個去行去說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氣亦性也性亦氣也但須認得頭腦是當

又曰諸君功夫最不可助長上智絕少學者無超

入聖人之理一起一伏一進一退自是功夫節次不可以我前日用得功夫了今却不濟便要矯强做出一個沒破綻的模樣這便是助長連前些子功夫都壞了此非小過譬如行路的人遭一蹶跌起來便走不要欺人做那不曾跌倒的樣子出來諸君只要常常懷個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毀謗不管人榮辱任他功夫有進有退我只是這致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處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動又曰人若着實用功隨人毀謗隨人欺慢處處得益處處是進德之資若不用功只是魔也終被累倒

先生一日出遊禹穴顧田間禾曰能幾何時又如此長了范兆期在傍曰此只是有根學問能自植根亦不患無長先生曰人孰無根良知即是天植靈根自生生不息但着了私累把此根戕賊蔽塞不得發生了

一友常易動氣責人先生警之曰學須反己若徒

責人只見得人不是不見自己非若能反己方見自己有許多未盡處奚暇責人舜能化得象的傲其機括只是不見象的不是若舜只要正他的姦惡就見得象的不是矣象是傲人必不肯相下如何感化得他是友感悔曰爾今後只不要去論人之是非凡當責辯人時就把做一件大己私克去方可

先生曰凡朋友問難縱有淺近粗疎或露才揚己皆是病發當因其病而藥之可也不可便懷鄙

薄之心非君子與人爲善之心矣

問易朱子主卜筮程傳主理何如先生曰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天下之理孰有大於卜筮者乎只爲後世將卜筮專主在占卦上看了所以看得卜筮似小藝不知今之師友問答博學審問愼思明辯篤行之類皆是卜筮卜筮者不過求決狐疑神明吾心而已易是問諸天人有疑自信不及故以易問天謂人心尚有所涉惟天不容僞耳

門人黃修易錄

黃勉之問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事事要如此否先生曰固是事事要如此須是識得個頭腦乃可義即是良知曉得良知是個頭腦方無執着且如受人餽送也有今日當受的他日不當受的也有今日不當受的他日當受的你若執着了今日當受的便一切受去執着了今日不當受的便一切不受去便是適莫便不是良知的本體如何喚得做義

黃勉之問思無邪一言如何便蓋得三百篇之義先生曰豈特三百篇六經只此一言便可該貫以至窮古今天下聖賢的話思無邪一言也可該貫此外更有何說此是一了百當的功夫

問道心人心先生曰率性之謂道便是道心但着些人的意思在便是人心道心本是無聲無臭故曰微依着人心行去便有許多不安穩處故曰惟危

問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愚的人與之語上尚且

不進況不與之語可乎先生曰不是聖人終不與語聖人的心憂不得人人都做聖人只是人的資質不同施敎不可躐等中人以下的人便與他說性說命他也不省得也須慢慢琢磨他起來

一友問讀書不記得如何先生曰只要曉得如何要記得要曉得已是落第二義了只要明得自家本體若徒要記得便不曉得若徒要曉得便明不得自家的本體

淵逝者如斯是說自家心性活潑潑地否先生曰然須要時時用致良知的功夫方才活潑潑地方才與他川水一般若須臾間斷便與天地不相似此是學問至極處聖人也只如此

問志士仁人章先生曰只爲世上人都把生身命子看得來太重不問當死不當死定要宛轉委曲保全以此把天理都丟去了忍心害理何者不爲若違了天理便與禽獸無異便偷生在世上百千年也不過做了千百年的禽獸學者要於此等處看得明白比干龍逢只爲他看得分明所以能成就得他的仁

問叔孫武叔毀仲尼大聖人如何猶不免於毀謗先生曰毀謗自外來的雖聖人如何免得人只貴於自修若自己實實落落是個聖賢縱然人都毀他也說他不着却若浮雲掩日如何損得日的光明若自己是個象恭色莊不堅不介的縱然沒一個人說他他的惡慝終須一日發露所以孟子說有求全之毀有不虞之譽毀譽在外的安能避得只要自修何如耳

劉君亮要在山中靜坐先生曰汝若以厭外物之心去求之靜是反養成一個驕惰之氣了汝若不厭外物復於靜處涵養却好

王汝中省曾侍坐先生握扇命曰你們用扇省曾起對曰不敢先生曰聖人之學不是這等綑縛苦楚的不是粧做道學的模樣汝中曰觀仲尼與曾點言志一章略見先生曰然以此章觀之聖人何等寬洪包含氣象且爲師者問志於羣弟子三子皆整頓以對至於曾點飄飄然不看那三子在眼自去鼓起瑟來何等狂態及至言志又不對師之問目都是狂言設在伊川或斥罵起來了聖人乃復稱許他何等氣象聖人教人不是個束縛他通做一般只如狂者便從狂處成就他狷者便從狷處成就他人之才氣如何同得

先生語陸元靜曰元靜少年亦要解五經志亦好博但聖人教人只怕人不簡易他說的皆是簡

易之規以今人好勝之心求之却似聖人教人
差了
先生曰孔子無不知而作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
此是聖學眞血脈路
何廷仁黃正之李侯璧汝中德洪侍坐先生顧而
言曰汝輩學問不得長進只是未立志侯璧起
而對曰洪亦願立志先生曰難說不立未是必
爲聖人之志耳對曰願立必爲聖人之志先生
曰你眞有聖人之志良知上更無不盡良知上

留得些子別念掛帶便非必爲聖人之志矣洪
初聞時心若未服聽說到此不覺悚汗
先生曰良知是造化精靈這些精靈生天生地成
鬼成帝皆從此出眞是與物無對人若復得他
完完全全無少虧欠自不覺手舞足蹈不知天
地間更有何樂可代
一友問工夫欲得此知時時接續一切應感處反
覺照管不及若去事上周旋又覺不見了如何
則可先生曰此只認良知未眞尚有內外之間
我這裏工夫不由人急心認得良知頭腦是當
去樸實用功自會透徹到此便內外兩忘又何
心事不合一
又曰功夫不是透得這個眞機如何得他充實光
輝若能透得時不由你聰明知解接得來須胸
中渣滓渾化不使有毫髮沾帶始得
先生曰天命之謂性命即是性率性之謂道性即
是道修道之謂教道即是教問如何道即是教
曰道即是良知良知原是完完全全是的還他
是非的還他非是非只依着他更無有不是處

這良知便是你的明師
問不覩不聞是說本體戒愼恐懼是說工夫否先
生曰此處須信得本體原是不覩不聞的亦原
是戒愼恐懼的戒愼恐懼不曾在不覩不聞上
加得些子見得眞時便謂戒愼恐懼是本體不
覩不聞是功夫亦得
問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先生曰良知原是知晝知
夜的又問人睡熟時良知亦不知了曰不知何

以一吽便應曰良知常知如何有睡熟時曰向晦宴息此亦造化常理夜來天地混沌形色俱泯人亦耳目無所覩聞衆竅俱翕此即良知收歛凝一時天地既開庶物露生人亦耳目有所睹聞衆竅俱闢此是良知妙用發生時可見人心與天地一體故上下與天地同流今人不會宴息夜來不是昏睡即是妄想魘寐曰睡時功夫如何用先生曰知晝即知夜矣日間良知是順應無滯的夜間良知即是收歛凝一的有夢即先兆

又曰良知在夜氣發的方是本體以其無物欲之雜也學者要使事物紛擾之時常如夜氣一般就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先生曰仙家說到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但仙家說虛從養生上來佛氏說無從出離生死苦海上來却於本體上加却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他虛無的本色了便於本體有障礙聖人只是還他良知的本色更不着些子意在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未嘗作得天的障礙聖人只是順其良知之發用天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的發用流行中何嘗又有一物超於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礙

或問釋氏亦務養心然要之不可以治天下何也先生曰吾儒養心未嘗離却事物只順其天則自然就是功夫釋氏却要盡絕事物把心看做

幻相漸入虛寂去了與世間若無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

或問異端先生曰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

先生曰孟子不動心與告子不動心所異只在毫釐間告子只在不動心上着功孟子便直從此心原不動處分曉心之本體原是不動的只爲所行有不合義便動了孟子不論心之動與不

動只是集義所行無不是義此心自然無可動處若告子只要心不動便是把捉此心將他生生不息之根反阻撓了此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孟子集義功夫自是養得充滿並無餒歉自是縱横自在活潑潑地此便是浩然之氣

又曰告子病源從性無善無不善上見來性無善無不善雖如此說亦無大差但告子執定看了便有個無善無不善的性在內有善有惡又在物感上看便有個物在外却做兩邊看了便會

差無善無不善性原是如此悟得及時只此一句便盡了更無有內外之間告子見一個性在內見一個物在外便見他於性有未透徹處

朱本思問人有虛靈方有良知若草木瓦石之類亦有良知否先生曰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無人的良知不可以為草木瓦石矣豈惟草木瓦石為然天地無人的良知亦不可為天地矣蓋天地萬物與人原是一體其發竅之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風雨露雷日月星辰禽獸草木山川土石與人原只一體故五穀禽獸之類皆可以養人藥石之類皆可以療疾只為同此一氣故能相通耳

先生遊南鎮一友指巖中花樹問曰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心亦何相關先生曰爾未看此花時此花與爾心同歸於寂爾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爾的心外

問大人與物同體如何大學又說個厚薄先生曰

惟是道理自有厚薄比如身是一體把手足捍頭目豈是偏要薄手足其道理合如此禽獸與草木同是愛的把草木去養禽獸又忍得人與禽獸同是愛的宰禽獸以養親與供祭祀燕賓客心又忍得至親與路人同是愛的如簞食豆羹得則生不得則死不能兩全寧救至親不救路人心又忍得這是道理合該如此及至吾身與至親更不得分別彼此厚薄蓋以仁民愛物皆從此出此處可忍更無所不忍矣大學所謂

厚薄是良知上自然的條理不可踰越此便謂之義順這個條理便謂之禮知此條理便謂之智終始是這條理便謂之信

又曰目無體以萬物之色爲體耳無體以萬物之聲爲體鼻無體以萬物之臭爲體口無體以萬物之味爲體心無體以天地萬物感應之是非爲體

問夭壽不貳先生曰學問功夫於一切聲利嗜好俱能脫落殆盡尚有一種生死念頭毫髮掛帶

便於全體有未融釋處人於生死念頭本從生身命根上帶來故不易去若於此處見得破透得過此心全體方是流行無礙方是盡性知命之學

一友問欲於靜坐時將好名好色好貨等根逐一搜尋掃除廓清恐是剜肉做瘡否先生正色曰這是我醫人的方子眞是去得人病根更有大本事人過了十數年亦還用得着你如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壞我的方子是友愧謝少間曰此量非你事必吾門稍知意思者爲此說以誤汝在坐者皆悚然

一友問功夫不切先生曰學問功夫我已曾一句道盡如何今日轉說轉遠都不着根對曰致良知蓋聞教矣然亦須講明先生曰旣知致良知又何可講明良知本是明白實落用功便是不肯用功只在語言上轉說轉糊塗曰正求講明致之之功先生曰此亦須你自家求我亦無別法可道昔有禪師人來問法只把麈尾提起一

日其徒將麈尾藏過試他如何說法禪師尋麈尾不見又只空手提起我這個良知就是設法的麈尾舍了這個有何可提得少間又一友請問功夫切要先生旁顧曰我麈尾安在一時同坐者躍然

或問至誠前知先生曰誠是實理只是一個良知實理之妙用流行就是神其萌動處就是幾誠神幾曰聖人聖人不貴前知禍福之來雖聖人有所不免聖人只是知幾遇變而通耳良知無

前後只知得見在的幾便是一了百了若有個
前知的心就是私心就有趨避利害的意邵子
必於前知終是利害未盡處
先生曰無知無不知本體原是如此譬如日未嘗
有心照物而自無物不照無照無不照原是日
的本體良知本無知今卻要有知本無不知今
卻疑有不知只是信不及耳
先生曰惟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舊看何等玄
妙今看來原是人人自有的耳原是聰目原是

明心思原是睿知聖人只是一能之爾能處正
是良知眾人不能只是個不致知何等明白簡
易
問孔子所謂遠慮周公夜以繼日與將迎不同何
如先生曰遠慮不是茫茫蕩蕩去思慮只是要
存這天理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無有終始天
理即是良知千思萬想只是要致良知良知愈
思愈精明若不精思漫然隨事應去良知便粗
了若只著在事上茫茫蕩蕩去思教做遠慮便
不免有毀譽得喪人欲攙入其中就是將迎了
周公終夜以思只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功
夫見得時其氣象與將迎自別
問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朱子作效驗說如何
先生曰聖賢只是為己之學重功夫不重效驗
仁者以萬物為體不能一體只是己私未忘全
得仁體則天下皆歸於吾仁就是八荒皆在我
闥意天下皆與其仁亦在其中如在邦無怨在
家無怨亦只是自家不怨如不怨天不尤人之

意然家邦無怨於我亦在其中但所重不在此
問孟子巧力聖智之說朱子云三子力有餘而巧
不足何如先生曰三子固有力亦有巧巧力實
非兩事巧亦只在用力處力而不巧亦是徒力
三子譬如射一能步箭一能馬箭一能遠箭他
射得到俱謂之力中處俱可謂之巧但步不能
馬馬不能遠各有所長便是才力分限有不同
處孔子則三者皆長然孔子之和只到得柳下
惠而極清只到得伯夷而極任只到得伊尹而

極何曾加得些子若謂三子力有餘而巧不足則其力反過孔子了巧力只是發明聖知之義若識得聖知本體是何物便自了然

先生曰先天而天不違天卽良知也後天而奉天時良知卽天也

良知只是箇是非之心是非只是箇好惡只好惡就盡了是非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又曰是非兩字是箇大規矩巧處則存乎其人

問知譬日欲譬雲雲雖能蔽日亦是天之一氣合

有的欲亦莫非人心合有否先生曰喜怒哀懼愛惡欲謂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但要認得良知明白比如日光亦不可指着方所一隙通明皆是日光所在雖雲霧四塞太虛中色象可辨亦是日光不滅處不可以雲能蔽日教天不要生雲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別善惡但不可有所着七情有着俱謂之欲俱爲良知之蔽然纔有着時良知亦自會覺覺卽蔽去復其體矣此處能勘得破方是簡易透徹功夫

問聖人生知安行是自然的如何有甚功夫先生曰知行二字卽是功夫但有淺深難易之殊耳良知原是精精明明的如欲孝親生知安行的只是依此良知實落盡孝而已學知利行者只是時時省覺務要依此良知盡孝而已至於困知勉行者蔽錮已深雖要依此良知去孝又爲私欲所蔽是以不能必須加人一已百人十已千之功方能依此良知以盡其孝聖人雖是生

知安行然其心不敢自是肯做困知勉行的功夫困知勉行的却要思量做生知安行的事怎生成得

問樂是心之本體不知遇大故於哀哭時此樂還在否先生曰須是大哭一番了方樂不哭便不樂矣雖哭此心安處卽是樂也本體未嘗有動

問良知一而已文王作彖周公繫爻孔子贊易何以各自看理不同先生曰聖人何能拘得死格大要出於良知同便各爲說何害且如一園竹

只要同此枝節便是大同若拘定枝枝節節都要高下大小一樣便非造化妙手矣汝輩只要去培養良知良知同更不妨有異處汝輩若不肯用功連笋也不曾抽得何處去論枝節

鄉人有父子訟獄請訴於先生侍者欲阻之先生聽之言不終辭其父子相抱慟哭而去柴鳴治入問曰先生何言致伊感悔之速先生曰我言舜是世間大不孝的子瞽瞍是世間大慈的父鳴治愕然請問先生曰舜常自以爲大不孝所

以能孝瞽瞍常自以爲大慈所以不能慈瞽瞍只記得舜是我提孩長的今何不曾豫悅我不知自心已爲後妻所移了尚謂自家能慈所以愈不能慈舜只思父提孩我時如何愛我今日不愛只是我不能盡孝日思所以不能盡孝處所以愈能孝及至瞽瞍底豫時又不過復得此心原慈的本體所以後世稱舜是個古今大孝的子瞽瞍亦做成個慈父

先生曰孔子有鄙夫來問未嘗先有知識以應之其心只空空而已但叩他自知的是非兩端與之一剖決鄙夫之心便已了然鄙夫自知的是非便是他本來天則雖聖人聰明如何可與增減得一毫他只不能自信夫子與之一剖決便已竭盡無餘了若夫子與鄙夫言時留得些子知識在便是不能竭他的良知道體即有二了

先生曰烝烝乂不格姦本註說象已進進於善不至大爲姦惡舜徵庸後象猶日以殺舜爲事何大姦惡如之舜只是自進於乂以乂薰烝不去

正他姦惡凡文過揜慝此是惡人常態若要指摘他是非反去激他惡性舜初時致得象要殺己亦是要象好的心太急此就是舜之過處經過來乃知功夫只在自己不去責人所以致得克諧此是舜動心忍性增益不能處古人言語俱是自家經歷過來所以說得親切遺之後世曲當人情若非自家經過如何得他許多苦心處

先生曰古樂不作久矣今之戲子尚與古樂意思

相近未達請問先生曰韶之九成便是舜的一本戲子武之九變便是武王的一本戲子聖人一生實事俱播在樂中所以有德者聞之便知他盡善盡美與盡美未盡善處若後世作樂只是做些詞調於民俗風化絕無關涉何以化民善俗今要民俗反樸還淳取今之戲子將妖淫詞調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曉無意中感激他良知起來卻於風化有益然後古樂漸次可復矣曰洪要求元聲不

可得恐於古樂亦難復先生曰你說元聲在何處求對曰古人制管候氣恐是求元聲之法先生曰若要去葭灰黍粒中求元聲卻如水底撈月如何可得元聲只在你心上求曰心如何求先生曰古人為治先養得人心和平然後作樂比如在此歌詩你的心氣和平聽者自然悅懌興起只此便是元聲之始書云詩言志志便是樂的本歌永言歌便是作樂的本聲依永律和聲律只要和聲和聲便是制律的本何嘗求之於外曰古人制候氣法是意何取先生曰古人具中和之體以作樂我的中和原與天地之氣相應候天地之氣協鳳凰之音不過去驗我的氣果和否此是成律已後事非必待此以成律也今要候灰管先須定至日然至日子時恐又不準又何處取得準來

先生曰學問也要點化但不如自家解化者自一了百當不然亦點化許多不得

孔子氣魄極大凡帝王事業無不一一理會也只

從那心上來譬如大樹有多少枝葉也只是根本上用得培養功夫故自然能如此非是從枝葉上用功做得根本也學者學孔子不在心上用功汲汲然去學那氣魄卻倒做了

今人於喫飯時雖無一事在前其心常役役不寧只緣此心忙慣了所以收攝不住

琴瑟簡編學者不可無蓋有業以居之心就不放

先生歎曰世間知學的人只有這些病痛打不破就不是善與人同崇一曰這病痛只是個好高

不能忘巳爾

問良知原是中和的如何却有過不及先生曰知得過不及就是中和

所惡於上是良知毋以使下即是致知

先生曰蘇秦張儀之智也是聖人之資後世事業文章許多豪傑名家只是學得儀秦故智儀秦學術善揣摩人情無一些不中人肯綮故其說不能窮儀秦亦是窺見得良知妙用處但用之於不善爾

或問未發巳發先生曰只緣後儒將未發巳發分說了只得劈頭說個無未發巳發使人自思得之若說有個巳發未發聽者依舊落在後儒見解若眞見得無未發巳發說個有未發巳發原不妨原有個未發巳發在問曰未發未嘗不和巳發未嘗不中譬如鐘聲未扣不可謂無既扣不可謂有畢竟有個扣與不扣何如先生曰未扣時原是驚天動地既扣時也只是寂天寞地

問古人論性各有異同何者乃爲定論先生曰性無定體論亦無定體有自本體上說者有自發用上說者有自源頭上說者有自流弊處說者總而言之只是這個性但所見有淺深爾若執定一邊便不是了性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的發用上也原是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惡的譬如眼有喜時的眼有怒時的眼直視就是看的眼微視就是覷的眼總而言之只是這個眼若見得怒時眼就說未嘗有喜的眼見得看時眼就說未嘗有覷的眼皆是執定就知是錯孟子說性直從源頭上說來亦是說個大槩如此荀子性惡之說是從流弊上說來也未可盡說他不是只是見得未精耳衆人則失了心之本體問孟子從源頭上說性要人用功在源頭上明徹荀子從流弊說性功夫只在末流上救正便費力了先生曰然

先生曰用功到精微處愈着不得言語說理愈難若着意在精微上全體功夫反蔽泥了

楊慈湖不爲無見又着在無聲無臭上見了

人一日間古今世界都經過一番只是人不見耳夜氣清明時無視無聽無思無作淡然平懷就是羲皇世界平旦時神清氣朗雍雍穆穆就是堯舜世界日中以前禮儀交會氣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後神氣漸昏往來雜擾就是春秋戰國世界漸漸昏夜萬物寢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盡世界學者信得良知過不爲氣所亂便常做個羲皇已上人

薛尚謙鄒謙之馬子莘王汝止侍坐因嘆先生自

征寧藩已來天下謗議益衆請各言其故有言先生功業勢位日隆天下忌之者甚衆有言先生之學日明故爲宋儒爭是非者亦日博有言先生自南都以後同志信從者日衆而四方排阻者日益力先生曰諸君之言信皆有之但吾一段自知處諸君俱未道及耳諸友請問先生曰我在南都以前尚有些子鄉愿的意思在我今信得這良知眞是眞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我今纔做得個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說我行不掩言也罷尚謙出曰信得此過方是聖人的眞血脈

請問鄉愿狂者之辨曰鄉愿以忠信廉潔見取於君子以同流合汙無忤於小人故非之無舉刺之無刺然究其心乃知忠信廉潔所以媚君子也同流合汙所以媚小人也其心已破壞矣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狂者志存古人一切紛囂俗染舉不足以累其心眞有鳳凰翔于千仞之意一克念卽聖人矣惟不克念故闊略事情而

行常不掩惟行不掩故心尚未壞而庶可與裁曰鄉愿何以斷其媚世曰自其譏狂狷知之而曰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故其所爲皆色取不疑所以謂之似然三代以下士之取盛名于時者不過得鄉愿之似而已究其忠信廉潔或未免致疑于妻子也雖欲純乎鄉愿亦未易得而況聖人之道乎曰狂狷爲孔子所思然至于傳道不及琴張輩而傳習曾子豈曾子乃狷者乎曰不然琴張輩狂者之

稟也雖有所得終止于狂曾子中行之稟也故能悟入聖人之道

先生鍛鍊人處一言之下感人最深一日王汝止出遊歸先生問曰遊何見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先生曰爾看滿街人是聖人滿街人到看爾是聖人在又一日董蘿石出遊而歸見先生曰今日見一異事先生曰何異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先生曰此亦常事耳何足爲異蓋汝止圭角未融蘿石恍見有悟故問同答異皆反

其言而進之洪與黃正之張叔謙汝中丙戌會試歸爲先生道途中講學有信有不信先生曰你們拏一個聖人去與人講學人見聖人來都怕走了如何講得行須做得個愚夫愚婦方可與人講學洪又言今日要見人品高下最易先生曰何以見之對曰先生譬如泰山在前有不知仰者須是無目人先生曰泰山不如平地大平地有何可見先生一言剪裁剖破終年爲外好高之病在坐者莫不悚懼

癸未春鄒謙之來越問學居數日先生送別於浮峯是夕與希淵諸友移舟宿延壽寺秉燭夜坐先生慨悵不已曰江濤煙柳故人倏在百里外矣一友問曰先生何念謙之之深也先生曰曾子所謂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若謙之者良近之矣

丁亥年九月先生起復征思田將行時德洪與汝中論學汝中舉先生教言曰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

夫惡是格物德洪曰此意如何汝中曰此恐未是究竟話頭若說心體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的意知亦是無善無惡的知物亦是無善無惡的物矣若說意有善惡畢竟心體還有善惡在德洪曰心體是天命之性原是無善無惡的但人有習心意念上見有善惡在格致誠正修此正是復那性體功夫若原無善惡功夫亦不消說矣是夕侍坐天泉橋各舉請正先生曰我今將行正要你們來講破此意二君之見

正好相資不可各執一邊我這裏接人原有此二種利根之人直從本原上悟入人心本體原是明瑩無滯的原是個未發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即是功夫人己內外一齊俱透其次不免有習心在本體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實落爲善去惡功夫熟後渣滓去得盡時本體亦明盡了汝中之見是我這裏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見是我這裏爲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爲用則中人上下皆可引入於道若各執一邊眼前便

有失人既而曰以後與朋友講學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只依我這話頭隨人指點自沒病痛此原是徹上徹下功夫利根之人世亦難遇本體功夫一悟盡透此顏子明道所不敢承當豈可輕易望人人有習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爲善去惡功夫只去懸空想個本體一切事爲俱不着實不過養成一個虛寂此病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說破

門人錢德洪錄

先生初歸越時朋友蹤跡尚寥落既後四方來遊者日進癸未年已後環先生而居者比屋如天妃光相諸刹每當一室常合食者數十人夜無臥處更相就席歌聲徹昏旦南鎮禹穴陽明洞諸山遠近寺刹徙足所到無非同志游寓所在先生每臨講座前後左右環坐而聽者常不下數百人送往迎來月無虛日至有在侍更歲不能遍記其姓名者每臨別先生常嘆曰君等雖別不出在天地間苟同此志吾亦可以忘形似

矣諸生每聽講出門未嘗不跳躍稱快嘗聞之同門先輩曰南都以前朋友從者雖眾未有如在越之盛者此雖講學日久孚信漸博要亦先生之學日進感召之機申變無方亦有不同也

黃以方問博學於文爲隨事學存此天理然則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其說似不相合先生曰詩書六藝皆是天理之發見文字都包在其中攷之詩書六藝皆所以學存此天理也不特發見

於事爲者方爲文耳餘力學文亦只博學於文
中事或問學而不思二句曰此亦有爲而言其
實思卽學也學有所疑便須思之思而不學者
蓋有此等人只懸空去思要想出一箇道理却
不在身心上實用其力以學存此天理思與學
作兩事做故有罔與殆之病其實思只是思其
所學原非兩事也

先生曰先儒解格物爲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
何格得且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

縱格得草木來如何反來誠得自家意我解格
作正字義物作事字義大學之所謂身卽耳目
口鼻四肢是也欲修身便是要目非禮勿視耳
非禮勿聽口非禮勿言四肢非禮勿動要修這
箇身身上如何用得功夫心者身之主宰目雖
視而所以視者心也耳雖聽而所以聽者心也
口與四肢雖言動而所以言動者心也故欲修
身在於體當自家心體常令廓然大公無有些
子不正處主宰一正則發竅於目自無非禮之

視發竅於耳自無非禮之聽發竅於口與四肢
自無非禮之言動此便是修身在正其心然至
善者心之本體也心之本體那有不善如今要
正心本體上何處用得功必就心之發動處纔
可着力也心之發動不能無不善故須就此處
着力便是在誠意如一念發在好善上便實實
落落去好善一念發在惡惡上便實實落落去
惡惡意之所發旣無不誠則其本體如何有不
正的故欲正其心在誠意功夫到誠意始有着

落處然誠意之本又在於致知也所謂人雖不
知而己所獨知者此正是吾心良知處然知得
善却不依這箇良知便做去知得不善却不依
這箇良知便不去做則這箇良知便遮蔽了是
不能致知也吾心良知旣不能擴充到底則善
雖知好不能着實好了惡雖知惡不能着實惡
了如何得意誠故致知者意誠之本也然亦不
是懸空的致知致知在實事上格如意在於爲
善便就這件事上去爲意在於去惡便就這件

事上去不爲去惡固是格不正以歸於正爲善則不善正了亦是格不正以歸於正也如此則吾心良知無私欲蔽了得以致其極而意之所發好善去惡無有不誠矣意誠工夫實下手處在格物也若如此格物人人便做得人皆可以爲堯舜正在此也

先生曰衆人只說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說去用我着實曾用來初年與錢友同論做聖賢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這等大的力量因指

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錢子早夜去窮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於三日便致勞神成疾當初說他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窮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勞思致疾遂相與歎聖賢是做不得的無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　中三年頗見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決然以聖人爲人人可到便自有擔當了這裏意思却要說與諸公知道

門人有言邵端峰論童子不能格物只教以灑掃應對之說先生曰灑掃應對就是一件物童子良知只到此便教去灑掃應對就是致他這一點良知了又如童子知畏先生長者此亦是他良知處故雖嬉戲中見了先生長者便去作揖恭敬是他能格物以致敬師長之良知了童子自有童子的格物致知又曰我這裏言格物自童子以至聖人皆是此等工夫但聖人格物便更熟得些子不消費力如此格物雖賣柴人亦

是做得雖公卿大夫以至天子皆是如此做

或疑知行不合一以知之匪艱二句爲問先生曰良知自知原是容易的只是不能致那良知便是知之匪艱行之維艱

門人問曰知行如何得合一且如中庸言博學之又說箇篤行之分明知行是兩件先生曰博學只是事事學存此天理篤行只是學之不已之意又問易學以聚之又言仁以行之此是如何先生曰也是如此事事去學存此天理則此心

更無放失時故曰學以聚之然常常學存此天理更無私欲間斷此即是此心不息處故曰仁以行之又問孔子言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知行却是兩個了先生曰說及之已是行了但不能常常行已爲私欲間斷便是仁不能守又問心即理之說程子云在物爲理如何謂心即理先生曰在物爲理在字上當添一心字此心在物則爲理如此心在事父則爲孝在事君則爲忠之類先生因謂之曰諸君要識得我立言宗旨

我如今說個心即理是如何只爲世人分心與理爲二故便有許多病痛如五伯攘　　尊周室都是一個私心便不當理人却說他做得當理只心有未純往往悅慕其所爲要來外面做得好看却與心全不相干分心與理爲二其流至于霸道之僞而不自知故我說個心即理要使知心理是一個便來心上做工夫不去襲義於外便是王道之眞此我立言宗旨又問聖賢言語許多如何却要打做一個曰我不是要打做一個如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其爲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天地聖人皆是一個如何二得

心不是一塊血肉凡知覺處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視聽手足之知痛癢此知覺便是心也

以方問曰先生之說格物凡中庸之愼獨及集義博約等說皆爲格物之事先生曰非也格物即愼獨即戒懼至於集義博約工夫只一般不是以那數件都做格物的事

以方問尊德性一條先生曰道問學即所以尊德

性也晦翁言子靜以尊德性誨人某教人豈不是道問學處多了些子是分尊德性道問學作兩件且如今講習討論下許多工夫無非只是存此心不失其德性而已豈有尊德性只空空去尊更不去問學問學只是空空去問學更與德性無關涉如此則不知今之所以講習討論者更學何事問致廣大二句曰盡精微即所以致廣大也道中庸即所以極高明也蓋心之本體自是廣大底人不能盡精微則便爲私欲所

蔽有不勝其小者矣故能細微曲折無所不盡則私意不足以蔽之自無許多障礙遮隔處如何廣大不致又問精微還是念慮之精微是事理之精微曰念慮之精微即事理之精微也

先生曰今之論性者紛紛異同皆自說性非見性也見性者無異同之可言矣

問聲色貨利恐良知亦不能無先生曰固然但初學用工却須掃除蕩滌勿使留積則適然來遇始不為累自然順而應之良知只在聲色貨利

上用功能致得良知精精明明毫髮無蔽則聲色貨利之交無非天則流行矣

先生曰吾與諸公講致知格物日日是此講一二十年俱是如此諸君聽吾言實去用功見吾講一番自覺長進一番否則只作一塲話說雖聽之亦何用

先生曰人之本體常常是寂然不動的常常是感而遂通的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

一友舉佛家以手指顯出問曰衆曾見否衆曰見之復以手指入袖問曰衆還見否衆曰不見佛說還未見性此義未明先生曰手指有見有不見爾之見性常在人之心神只在有覩有聞上馳騖不在不覩不聞上着實用功蓋不覩不聞是良知本體戒慎恐懼是致良知的工夫學者時時刻刻常覩其所不覩常聞其所不聞工夫方有個實落處久久成熟後則不須着力不待防檢而真性自不息矣豈以在外者之聞見為累哉

問先儒謂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同一活潑潑地先生曰亦是天地間活潑潑地無非此理便是吾良知的流行不息致良知便是必有事的工夫此理非惟不可離實亦不得而離也無往而非道無往而非工夫

先生曰諸公在此務要立個必為聖人之心時時刻刻須是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方能聽吾說話句句得力若茫茫蕩蕩度日譬如一塊死肉打也不知得痛痒恐終不濟事回家只尋得

舊時伎倆而已豈不惜哉

則近來妄念也覺少亦覺不曾著想定要如何但
功不知此是功夫否先生曰汝且去著實用功
便多這些著想也不妨久久自會妥帖若纔下
得些功便說效驗何足為恃

一友自歎私意萌動分明自心知得只是不能使
他即去先生曰你萌時這一知處便是你的命
根當下即去消磨便是立命功夫

夫子說性相近即孟子說性善不可專在氣質上

說若說氣質如剛與柔相對如何相近得惟性
善則同耳人生初時善原是同的但剛的習於
善則為剛善習於惡則為剛惡柔的習於善則
為柔善習於惡則為柔惡便日相遠了

先生嘗語學者曰心體上著不得一念留滯就如
眼著不得些子塵沙些子能得幾多滿眼便昏
天黑地了又曰這一念不但是私念便好的念
頭亦著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玉屑眼亦開
不得了

問人心與物同體如吾身原是血氣流通的所以
謂之同體若於人便異體了禽獸草木益遠矣
而何謂之同體先生曰你只在感應之幾上看
豈但禽獸草木雖天地也與我同體的鬼神也
與我同體的請問先生曰你看這個天地中間
甚麼是天地的心對曰嘗聞人是天地的心曰
人又甚麼教做心對曰只是一個靈明可知充
天塞地中間只有這個靈明人只為形體自間
隔了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沒有

我的靈明誰去仰他高地沒有我的靈明誰去
俯他深鬼神沒有我的靈明誰去辨他吉凶災
祥天地鬼神萬物離却我的靈明便沒有天地
鬼神萬物了我的靈明離却天地鬼神萬物亦
沒有我的靈明如此便是一氣流通的如何與
他間隔得又問天地鬼神萬物千古見在何沒
了我的靈明便俱無了曰今看死的人他這些
精靈游散了他的天地萬物尚在何處

先生起行征思田德洪與汝中追送嚴灘汝中舉

佛家實相幻相之說先生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汝中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是本體上說功夫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是功夫上說本體先生然其言洪於是時尚未了達數年用功始信本體功夫合一但先生是時因問偶談若吾儒指點人處不必借此立言耳

嘗見先生送二三耆宿出門退坐於中軒若有憂色德洪趨進請問先生曰頃與諸老論及此學

真員鑿方枘此道坦如大路世人往往自加荒棄終身陷荊棘之場而不悔吾不知其何說也德洪退謂朋友曰先生誨人不擇衰朽仁人憫物之心也

先生曰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為子而傲必不孝為臣而傲必不忠為父而傲必不慈為友而傲必不信故象與丹朱俱不肖亦只一傲字便結果了此生諸君常要體此人心本是天然之理精精明明無纖介染著只是一無我而已胸中切不可有有即傲也古先聖人許多好處也只是無我而已無我自能謙謙者眾善之基傲者眾惡之魁

又曰此道至簡至易的亦至精至微的孔子曰其如示諸掌乎且人於掌何日不見及至問他掌中多少文理卻便不知即如我良知二字一講便明誰不知得若欲的見良知卻誰能見得問曰此知恐是無方體的最難捉摸先生曰良知即是易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

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此知如何捉摸得見得透時便是聖人

問孔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是聖人果以相助望門弟子否先生曰亦是實話此道本無窮盡問難愈多則精微愈顯聖人之言本自周遍但有問難的人胸中窒礙聖人被他一難發揮得愈加精神若顏子聞一知十胸中了然如何得問難故聖人亦寂然不動無所發揮故曰非助

鄒謙之嘗語德洪曰舒國裳曾將一張紙請先生

寫拱把之桐梓一章先生懸筆為書到至於身
而不知所以養之者顧而笑曰國裳讀書中過
狀元來豈誠不知身之所以當養還須誦此以
求警一時在侍諸友皆惕然

九川問自省念慮或涉邪妄或預料理天下事思
到極處井井有味便繾綣難屏覺得早則易覺
得遲則難用力克治愈覺扞格惟稍遷念他事
則隨兩忘如此廓清亦似無害先生曰何須如
此只要在良知上着功夫九川曰正謂那一時

不知先生曰我這裏自有功夫何緣得他來只
為爾功夫斷了便蔽其知既斷了則繼續舊功
便是何必如此九川曰直是難鏖雖知丟他不
去先生曰須是勇用功久自有勇故曰是集義
所生者勝得容易便是大賢

先生曰人若知這良知訣竅隨他多少邪思枉念
這裏一覺都自消融真個是靈丹一粒點鐵成
金

一友靜坐有見馳問先生答曰吾昔居滁時見諸
生多務知解口耳異同無益於得姑教之靜坐
一時窺見光景頗收近效久之漸有喜靜厭動
流入枯槁之病或務為玄解妙覺動人聽聞故
邇來只說致良知良知明白隨你靜處體悟也
好事上磨鍊也好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的
便是學問頭腦我這個話頭自滁州到今亦較
過幾番只是致良知三字無病醫經折肱方能
察人病理

聖人之知如青天之日賢人如浮雲天日愚人如

陰霾天日雖有昏明不同其能辨黑白則一雖
昏黑夜裏亦影影見得黑白就是日之餘光未
盡處困學功夫亦只從這點明處精察去耳

人有過多於過上用功就是補甑其流必歸於文
過

先生自南都以來凡示學者皆令存天理去人欲
以為本有問所謂則令自求之未嘗指天理為
何如也黃岡郭善甫挈其徒良吉走越受學途
中相與辨論未合既至質之先生先生方寓樓

館不答所問第目攝良吉者再指所館孟語曰此孟中下乃能盛此館此案下乃能載此孟此樓下乃能載此案地又下乃能載此樓惟下乃大也

一日市中鬨而詬甲曰爾無天理乙曰爾無天理甲曰爾欺心乙曰爾欺心先生聞之呼弟子曰聽之夫夫諄諄講學也弟子曰詬也焉學曰汝不聞乎曰天理曰心非講學而何曰既學矣焉詬曰夫夫也惟知責諸人不知反諸己故也

先生嘗曰吾良知二字自龍場以後便已不出此意只是點此二字不出與學者言費却多少辭說今幸見出此一語之下洞見全體真是痛快不覺手舞足蹈學者聞之亦省却多少尋討工夫學問頭腦至此已是說得十分下落但恐學者不肯直下承當耳又曰某于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非是容易見得到此此本是學者究竟話頭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但恐學者得之容易只把做一種光景玩弄孤負此知耳

語友人曰近欲發揮此只覺有一言發不出津津然含諸口久乃曰近覺得此學更無有他只是這些子了旁有健羨不已者則又曰連這些子亦無放處今經變後始有良知之說

一友侍眉間有憂思先生顧謂他友曰良知固徹天徹地近徹一身人一身不爽不須許大事第頭上一髮下垂渾身即是爲不快此中那容得一物耶

先生初登第時上邊務八事世艷稱之晚年有以爲問者先生曰此吾少時事有許多抗厲氣此氣不除欲以身任天下其何能濟或又問平寧藩先生曰當時只合如此做但覺來尚有揮霍意使今日處之更別也

門人黃以方錄

王陽明先生全集卷二十二

陽明先生文集跋

開闢以來有物孳乳字之曰道道之自傳者曰大
極四聖人恭爲易祖以志不淼道之以人傳者曰
心性曰仁義曰禮樂曰文章建杓不一總爲定世
符焉人之以道傳者曰見知曰聞知其正統閏位
如帝王師相之叶應有主有輔碩知從何來又從
何往司兵刑者可進司禮教者可疑非廓目纔心
光射蝨輪貫石羽誰與卞千秋之定案哉自玄
鼠發祥而帝命敬敷天錫桓機發響虞廷下而與

日躋恭默金聲玉振相應教鐸總萃一門天縱大
成如太極之不可祧非二氏所得剿竊因源固亶
厚已迨尼山高弟三千七十而後世明君察相乃
能躋子輿氏于端木顏孫之上配之爲四若奠方
若定時仰鑽不拔嗣是而五之六之豈遂無人從
祀兩廡足矣左持聖燈右操玉鈇嚴統以杜竄其
在斯歟吾姚陽明先生出而高弟若龍谿先生獨
昌言曰顏淵死而聖人之道亡是果亡歟否歟端
木氏以天不可階贊先聖曾孟有階顏雖瞠乎

後於絕塵而實無階歟陽明先生直提孩始稟承
子輿昌明良知是鏡是燈即光即照掃盡階梯得
一萬世乃世卒沬而以位置子輿氏者位置吾陽
明子煙海悠悠將誰與正之且功在社稷震主驚
人智作險狩出天入地而皆由自爾之不動之中
不難其唾手以奏膚功而難其弱齡之時出居庸
以商備禦築果核以列陣圖功成之後忠泰無所
用其校讎積綸無所施其附會靈光一點固不待
龍場石槨時豁然而終身用之不窮雖欲指爲偽

爲異而無際雖然天良具足四海晏如彼鳧短鶴
長何足以云先儒有言後人當志顏子之志學伊
尹之學尹於絕無師承時而卓然自任曰予天民
之先覺提先覺後人自知覺但一覺之惟從覺本
故御幣受幣放桀放儲如龍蛇五化不可方物然
則志顏學伊惟陽明先生足兼之世人不知體用
合一之學而目世尚虛玄考亭救之以實世矜帖
括先生救之以虛夫良知而惡得云救哉良知而
云救則曰太極曰心性皆不足以生兩儀而懸日

月矣余詞考亭學曾其格物自省也其定論一耳也世無孔子而止以程先生學顏其致知卓爾也其易地爲稷也宛然一伊而進於孟然則道以知傳知以道即胎於良孩於覺壯於見孳于開雖子輿氏一則曰無有則曰無有正聞之緒槩可觀已今天下南面稱師自名理學者如適滄溟而不望斗杓與波上下東西易面曾不知返能無生心害政之憂余姪仲高與余蠡測聖諦嚅嚌義蘊者蓋自其童試以至今簽仕百粤垂二十餘稔無不

時出所得抵掌快心毎能以身帶理以理著才其於先生而見爲性無岐分身有先後故甫莅政而即有茲集之刻問序於余余何能知陽明先生而縱心活潑潑之地仰面斯昭昭之天稍有稱說總不敢落棒途而投偏所因以告千百世之知陽明先生者庶幾於雍容揖讓之間庚癸旗社之會更思所以位置之哉於余姪是編有厚望焉

姚江後學俞長民謹跋

陽明全集二十卷傳習錄一卷語錄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王守仁撰此本爲康熙中餘姚俞嶙所編刪除錢德洪本正錄外錄別錄之目併爲一集更其舊第首載年譜次以書序記說諸體而以傳習錄語錄附焉

張伎陵集七卷（存卷一至三）

〔明〕張鳳翔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張伎陵集七卷》提要

張光世傳

北郡李夢陽撰

張光世者汝中汝陽人也名鳳翔字光世號伎陵子生而異質殊才目羞日短視然暗處則反明燈月之下猶晝也故其書窓晝必遮障而後親也字左手橫書之與到筆飛瞬息滿紙李夢陽梁之鄉也孟與光世同榜云光是西涯公道揚學石淙公書

曰今年榜張潛爲天下石淙公答之曰設無李張二生者潛不後矣及見試錄名第西涯公嘆且服曰遂老知人遂老知人是時光世角尚少業已夢寐屈宋追步班馬小視褒雄馳騁騷賦落筆千萬言奇字爛錯綺文輝奕觀者咸謂子安再生文考復出既至京師王公先人翰卿吟客訪造其門求其面識者殆日無虛也於是聲名大振

上然光世用不以自居未始不兄事李而
讓其精也及舉進士李與同部見其面黃
憂焉居無幾睛亦黃察其身又黃問曰光
世不病疸乎光世乃於是告休沐以西山
巉嶮中李忖其非計遺之詩有曰石髓遇
不識黃精春始花洞中日月秘飧食勝卅
砂光世於是乃移入城居無何卒年三十

張光世傳　二

歲耳子安二十九文考二十四光是人以
二子擬光世不識乎歿之日母七十餘歲
子七歲一妻一妾相號於旅邸聞之無不
心酸淚下者盖傷張子才而不永又老者
孤者孀者貧無歸也李於是作哀鳳之操
鳳之來兮爾胡爲兮牛有阜兮雞有棲鳳
兮鳳兮今何歸傷哉命兮我心悲是時李
夢陽與曹縣王崇文亦部寮實經紀其喪
事既以之歸葬洵陽而夢陽復上書

孝宗皇帝言鳳翔抱才未究居官清苦罔
病客死棺斂路費咸貸友朋幸獲反葬禮
薄迄有丘然老母孫兒幼妻不免凍餒溝壑
伏冀
聖慈追繹鳳翔前備官六年不無犬馬
微勞體古之敝帷敝蓋之義查近時李崙
孔琦之例勅有司月給米一石養贍終其
母妻之身奏下吏部推行至正德末有人

張光世傳　三

自洵陽來言光世母謝世有司月米仕去
而河南巡撫李公以前奏轉行陝西巡撫
官言月米必終其妻於例乃合不知今何
如行也嘉靖五年馬考功胡蘇州輯其遺
文七卷李吏部欲板之行然散佚者不少
矣於乎啻其年復忌其文哉初光世歿李
收其手稾十餘帙未幾李罷官而人吏又
無能識其稾中奇古字者曾孫平泉過崇

之去曰吾必卒其事然竟無聞也論曰大
化流形誰乎測哉相如病於金馬長吉死
於玉樓居實摧於秋風胡畀之良胡奪之
求是以蒙夫志士感焉仰天而問履霜而
悲凌雲訖之大人造化比之小兒蓋憤歎
弄之叵測而痛英雄之難遭也夫張子者
固僻邑之產而收素之倫也總角之年非
有雞窓之授簡櫜之聚者也一旦起而談

玄虛振藻麗漸鴻之逵空驥之群斯直學
之至之哉亦天之所以畀之也乃今若斯
焉已矣大化果測乎吁傷哉然張蓋亦嘗
夢幢軿冉冉自天下廣樂導之若迎已者
病之革也起端坐索筆揮詩一十八章
言意湧渙弗次漸昏漸竭末詩有一章三
句者六章二句一句者投筆而氣絕矣今
集中錄其全者一十四首

張侍陵集卷之一

承德郎戶部主事洵陽張鳳翔撰

賦

遂菴賦

於維先生之猗猗兮曰起自南州戴樂髮以北征兮觀
國華兮淹留皇寵錫以瓊奇兮中耿耿兮輪囷酷烈集
以自感兮佩群玉之璘璘壯齎鳥而賦之兮衆伏怖兮
一鳴通宦籍兮溫肅兮洵蓋世而擅聲爰卜居兮卤偏
兮匪安是求曰靜維道宅兮曰淡惟道謀微斯都其㬪
依兮微斯人其㬪與面廣陌之衝衝兮順霽易而啓戶

梟高明以為宮兮築博厚以為基日月洞其方鄉兮足
幽棲而委蛇蔡蔡蘭兮塗壁伐修材兮撩欂筆夷楣兮
承宇跳攏隱兮珠聯宮墻峩其數仞兮又阻之以重闕
洵斯菴之窈窕兮詎賜也之及肩堂可望而不可升兮
將以騁夫一闕前若拒而后復卻兮神惝恍而靡定內
潛專其延佇兮遲闍者而導之搖扃鐍而啓鑰兮豁洞
闢而忘私初循墻其匍匐兮戴歷階而邅迍拾峻級以
羽遷兮習步趨而就陳仰榱題而盱眙兮俯阤礙而蹁
躋四顧恍其周章兮劃規規以自失亮斯道之堂堂兮
羌一縱夫大觀怜珮從以容與兮日脩服乎其淵夫堂

不可以驟得兮室不可以遂入內深固而靜密兮外遊
闊其背直下神知之所趨藏兮人孰測其隱微是則道
突與兮爰帝其幾伊龍唯九圖是顯兮審完必乎重羸
神或見于尸死兮聲或發乎淵淵孰謂隱而非章兮孰
謂微而非顯故乾乾而夕惕若兮畏斯道之日遠唯屋
漏之不媿兮庶入道之有方婦姑處其勃谿兮懼六鑿
之搶攘心天遊而若洞兮宇泰定而發光幻怳潛其閟
冥兮道洸洸乎彌章夫道大無外兮其小無內不訊其
端兮孰引其類月必究其所生兮日必窮其所至探河
原于崐崘兮察于極之所詰天遐為而質運兮地遐為

而厚載飄霆孰為鼓盪兮雨露孰為撝灑山孰止而澤
孰潤兮寒燠孰遞乎往來揖庖犧而請畫兮詞太始之
所在先天闢之指掌兮披河圖而衍文原奇耦以觀變
兮惟一貫乎萬分中正求之詩書兮訂非是乎春秋禮
樂惟古是攷兮斯百家之旁蒐群議患其說鈴兮或鼓
偽以亂真力潛探而幽討兮悉折衷乎聖人辟掘井而
求及泉兮不朝舠而夕替會要妙于至賾兮研百慮兮
一致斯顏氏之立之卓兮亦參乎之所唯賜或惻於辯
兮由之力屈兮理卷執一以貫萬兮目遊牛而忘全動
隨感而遂通其故兮貞夫一其象繇斯大易之所謂神

兮匪老氏之玄玄雖疑始其罔闢兮矧窈默之庶成亂
曰重陰復易聖人畏兮庭行無人艮其背兮作聖人神
曰思以啟兮庶幾兮道其能邃兮

白巖賦 空同子曰此篇奇崛渾雄變化百出使假之年班馬當歛衽此耳

空同子玩易甫歇盤薄松子下據槁梧為招隹之吟有
伻自喬吏部徠者時出一軸展玩盡紙則吏部之別號
白巖者是已客有號浪叟者厥顏山如厥鬚亂如厥氣
虹如厥辯波如知其為如是也磬折空同子前而難之
曰吏部郎方以門地人品功名文章儐宿召啖蔗益甘
夫今際

明天子在上正宜同諸名勝以共弼丕業龍翔夔武其
時也顧以白嵓自愛其殆歆東山之意乎況烝夫污而
台孤潔烝夫卑而台孤峻忍恝然付一世于粃糠而迥
眡風雲之杪乎吏部何矯激嶄崖之若是邪空同子為
其贊之曰韋布輿軒冕之思人或與其進廟堂洞江湖
之想世不病其膠謏經濟於樵漁褒丘壑于朝陛故曼
倩隱諸金馬忠武起以臥龍吏部雅意山林者意非以
仕隱邪矧其鎮浮厭躁之度振懦起仆之力滌穢刷垢
之節超陋脫凡之識又舠舟白巘相肖者彼污夫雖烝
台以白而雪之使潔卑夫雖烝台以巘而杭之使峻固

汲子新民之槩陋蒙叟齊物之槩也不然台靡潔而欲
雪天下之汚台靡峻而欲抗天下之卑是吾自占者枉
且陋矣與天下之直邪浪叟越特槩類泚額譏極浪鬱
手縮而前踧然退聽空同子乃援前意而為之詞曰
伊昆蒙之馴肱兮蘇古積而隤然猋以搗其委蛻兮對
兀兀其萬年與列隟其以鎮兮柱五峙兮一无維大行
之中亘兮鬱宛延乎莽之壄蓼羊腸以峿嶙兮紛眷剌
而掩誦賀王屋之隆竟兮紩條邛之跐杰帶大河之混
涙兮介燕晉趙魯之諸國疇台尖之可尋兮聳白嵩其
嶻嶪崩嵂嶔巇嵣岩岞峪或嶔硡而蹕聯或崛崎而斗

絕或縈紆而鰲屋或闊砢而嶄岏上或隆而錡巇中或
斷而屹孍窪呀谽谺峠寮窈窕煙雲之所出沒僊神之
所窟窡錯松杉其蓊薈濯鬱蔚其馴優玄猿紫蜼彀蠖
蝎獿猝騰掉撅捷陸離夭蟜棲徙乎巔厓叢薄之間臨
風靈而胥歡黃鶴兮蜚來巢子兮雲之隈桂華發兮露
滴月娟娟兮光回閬田海其無億塊獨處而疇媒山靈
幽閟毒怪潛悲直域中之棄丘耳矣空同子曰嗟是山厓之懷絕處此役
形容兼乎衆矣白巖獨黍何哉吏部郎鼎辭年屍穎有冠卓卓歎
江東之穐輿振太史之雲礄謝黍谷遨幽涿嘅花輿指
長岳聯陘萆之危嶠趙平定之墟落稅蹕駕兮橫山拜

山盤兮靈[illegible]梟梓兮鼎墳峦清漳兮東郭懸親識之
於幽嶇左平其孔燦爰是栖遲仰眺弔古郤顧東南亭
突阿皆者[illegible]以[illegible]日為白岳吏部郎乃命使星走
而參精鵝陵之靈[illegible]捸振拔而表遊披徉盤挽發粵蹻
薪磴類松樹徐儀刻之亷側俗山靈而與謀凌白嶂之
巔縮決徵揖于公兩[illegible]孫[illegible]仙衆刑壁回榮青
霞畢起搖鬱[illegible]于西[illegible]谷風迎送雨送靡遝以擦旻
舞褊綣其蠶圖吞吾子之揖徠舛斯山其有主吏部郎
迎抗箭拊掌咕嘘搯佮歎石門而內月捐厓肩以問蒐
撫白雲兮出上捫星斗兮嶻端長笛起兮颯遞鑾魋慓

兮衰跂覩黃河兮一綫偞盤溘兮沓回南以跳之則黃
榆首易冊木析城農之羊頭堯之廢實滏鎮之石室銅
鞮之橫嶺北以顧之則單于之臺雲中之城祖龍之紫
塞沛公之白登佰陰山之雪積雕火井之出焚以東則
鉅鹿大麓夷儀干言或平房之厘厭或衡礪之潺湲以
西則墳行溝塍是分綺錯或滮池之侵田或梻崇之背
郭煙樹障邨杜丹萬朵而巳其佗若阜夸阿迭嶝磳隥
或角鬬而牙斷或脊豎而股連或酣擟而上召或前輊
而后軒或醉歆而倒或忿搏而掀或病僂而逆揖或蹩
躃而往迎或蹲而鴟虎或盤而虬玩或伏鶻之乍矯或

怒猊之仰𧣾或池飲而牛浸或洲靈而黿旋或圓如輪
廩或銳如圭鋋或平如几案或翶如旌旆漄或如卌霞
斃或如黒黝黄而或赭中碧而或青緑陸離乎巨靈之
擘夸娥之遷輪囷嵔崩突連衡呈奇獻狀爭列滿前
有以備天下之極觀而樵謌牧唱尤以滴腸胃之塵煩
丁是時也寓是境也動梁公之孝思覽孤雲而瞀眩依
北斗之攸指思插翼而北騫俯閭左之椎椎悲骨肉之
煩痯蔓草縈百代之骨雄髗破處士之蒼亮郤駒之霍
瞥劃神遊於八埏齊六㕋于一指洞五鎮其未遠而燕
晋趙魏恣圍于睇矚之間于是呼山靈而與之盟曰台

愛而潔毋涅而黒台愛而峻毋磨而磷而其保之永光
于昔以為晋鎮以終吾分山靈聞之舉厓鳴谷歙木媚
苴光釀餘氣而上蒸沸騰聲其四掝龍出兮風雨石轉
兮鬼藏戮雄虺以載歃請同盟而不爽亦頫而為之言
曰子固我主我固子賓子倡以實我和以名無影不隨
子其我形無響不應子其我聲子日以固我日以勅我
日以進我日以增崇庳顯晦唯子是聽子毋負余哉永
託斯盟于是磨卌厓鐫盟辭指靈山以為保約終古以
為期吏部于其遐也復作褭山什以歌之曰白石粼粼
兮山之矸林莽鬱翛兮獸毚鳥悽邑谷嗚兮偃雪之

彩絶代誰賞兮䏝台攸知今我厥粼兮孰識此奇遊階
有時兮蹤彌靡疲幽燕千里兮邇其㡳移績以夢想兮
如或見之吏部郎自是鼎𢛯真礪仰撐俯支摽嶷日益
鑒文思日益宮階秩日益崇問望日益廣白巖之氣若
增而日益高且大然必風聲犀皁漢氣節凌風霜勲業
塞天壤以還造物之全則佗背以台輿謝大子歸栗里
以尋盟均無恙矣白嵒不朽而吏部之名亦不朽后之
人聞吏部之名而思見白巖者不以白嵒爲白巖而以
白岩為吏部矣是白巖之名藉吏部而顯吏部之名階
白巖而壽也愚也鋭情弧矢注目圖繪窮地肺之旁盤

兮歷星分于九境指翼軫以北度兮拂太行之崃嶺馳
朔鎮舟少陰兮軼崧高而舟竝得嶈嶁于曠茫兮略鷹
鍾之飽艷盱葛山其彷彿兮揖北固而上愫由濟淮以
窺三目兮[illegible]領三峰于大和兮
冠平生之奇勝雲滃勃以盪胸兮耳轟烈其破霆呀神
[illegible]之蜿蜒兮電瞥閃而雙瞭快白巖之有遇兮復歆余
之宿與憮予褭其未諧兮膠塵鞅其誰拚愿俎豆于其
側兮固恂瞀之奉攬元和以匕翃兮留不庖之仙境
鶏寥廓以容與兮探室壁之定分叱六丁使前導兮控
玄武其后應[illegible]擒以羅批榯兮喻沆瀣而擢斗[illegible]

元顥以運泰兮爽六符其昌熒黃文範我厥馳兮羲
和唯余之時命豐隆作[illegible]以雷兮飛廉飄瀏兮四騁脐
蠁叢動于六宇兮[illegible]霏霰其孔順海若恬其不沸兮
川后宅而服任入杜蜱崃其犖支兮維軸奠其四填廓
余心之有瘳亦夫子之所稱也遐俗丁之酏醴兮醉饕
盗其蒙藜也超斤樊以大觀兮縮造化其舟竝也固達
人之所致兮詎靈脂之所詣也言甫竟浪叟洒灑然而
笑惝然而興曰已矣乎幕夏吟者兩百惟入周廟者耳
九成洵非村傖也童所能知也然賈長鋏而得宵鍊問
君山而闞洞庭則又言外之遺趣弦中之至音足以破

流俗之嚚諦追儂么麽之見遐鼎乎鷗咮之失烁蟪子
是乎再拜自失而退

木芙蓉賦為丘門隱七丘而王作

於惟達人有高尚兮托時物以逃之感氣變以興懷兮
忽漂秋之可悲鷀鳩燥吻厲北鄉兮繁霜粲粲兮淒其
撫搖落於菡澗兮衆芳彌其靃靡姚魏角勝乎炎暑兮
像稱號於落下川貫富其尠儷兮燄離金而改華寒芙
蓉之在皋隰兮不能特以自假力拒霜以自靖兮婉柔
靚而可嘉紛歲魅其飈爇兮蓓蕾拆而舒葩或綽約若
冰雪兮或細靡若烟霞或流鮮若綃縠兮或塗黃兮嬰
砂葉沃若而[illegible]以邑兮贅扶疏而娉婷豈服霞以吞日
兮歛流瀣之鼎英[illegible]懸雨之毀燕兮畢貫殖而未醒遐
歷塞而顏駐兮覺獨立兮荒負拉蘭芬以歃盟兮問松
桂而占榮亮婷節之姣姣兮服靚麗而可愛微懶士與
之婚兮顧孤蹇其焉賴與大梁之布衣兮境與意而適
會形迹於塵鞅兮香泛槎乎江海詰佳值之不時附
兮市原木以歸栽時培灌於堂下兮覽淒秋之孤芳或
顧影而舞鏡兮或拂袂而吹香或班荊以龔蔭兮或采
榮以浮觴山肴野簌様然前陳兮君亦坐客而共賞酌太
斗以浮白兮與酩酊其遐傷歌楚詞以三酹兮和陶詩

而兩忘南山悠然宛其在目兮杳不知其所止時棹鞅
於汗漫兮適蓬山而容與靈囿樵遂顧以訊兮解珮環
以贈之瀕田海而長嘯兮信出塵之風姿忽電瞥而飈
拂兮破　蹬而改移紉人境之埴隅兮顧　崋而解顧
非藉物以自嬉兮取其節之可貴可與可而胥離兮物
於時其有待伯夷餓夫西山兮魯連蹈乎東海菊以陶
而聞兮梅以逋而著稱蓮惟茂叔是愛兮惟于猷莫逆
乎此君詢之物之可友兮當嬿嫋於古人物各有所似
兮所愛與同維木叟之孤高兮不偷時而取容豹霧隱
而龍困蟄兮[illegible]水下[illegible]而冲冲雖托跡

於巢由兮不飯牛而洗耳彼西山之與東海兮途異時
而自失顧攢目之翳路兮嘯中心之可悲聿謂予之所
欲兮非無冷之戚乎各不偶以自靖兮今時則不然堯
牽羊而舜策之兮人鼓腹而陶然得投老以自適兮歌
王道而融融兮清興了一非兮開北海之盛邀賓季倫
之金谷兮闢步障而騁奸奇花歸乎有力兮又何羨夫
平泉別野平萬衡夷粲園荒兮水去有堂徊亢敝兮佳
施異介嫣獨芳兮洪雪重纔力拒霜兮有隱君子亦骯
髒兮拔俗載誦樂於其下兮彼艷者花壽不有假兮冰
清玉堂完其有以兮於是客既酬亡亦既倦乃偃然卧
諸東極之下夢至海上三山見諸也衣者相拉而勸之
以酒各解佩以贈之覺則但見芙蓉花者欲開開者盈
大而已

古體詩二十五首

望金陵三章章七句

有美一人兮天一隅匪今之人兮與古爲徒去我日遠
兮歲月徂王事鞅掌兮肆獨處彼南都欲往從之兮道
阻且紆鑿方枘圓兮誰適與俱願言思子兮使我心孤
有美一人兮天一涯厥德不回兮厥音孔嘉被彼服兮
猗旖裳乃心王室兮靡有遑暇歲月邁兮道阻且賒塊
獨處此兮情苦[illegible]願言思子兮使我心嗟
有美一人兮天一方歲久不見兮何可忘雖有簡書兮
莫爲我心覽鏡白失兮毛髮蒼蒼爲言徂征兮道阻且
長山誰與梯兮川誰與梁願言思子兮使我心傷

浩浩歌

滄浪水何清清遇坎則止流則行出山清似在山日歸
來可以濯我纓濯我纓賦我詩陶潛千古歸來辭臨流
照面無媿色希文不負平生期平生期欲奈何清流不
逐濁流波水底魚龍亦識字時來聽我浩浩歌浩浩歌
君試聽人情味止足造物忌滿盈封胡羯末各成立山

東六郡誰與京中丞掛印賀[illegible]百年終始收完名

結客少年場行二首

鷄坊七歲兒五百雜爲長鬬鷄天子前一朝逢百賞十
五學舞劍走馬如飛龍左持丈二矛右挽石入弓誓欲
死邊將筆研底須理南征谿洞蠻北討天驕子論功百
戰後逝難一身輕賜印大如斗封侯開一城交南馬伏
波關西班定遠白頭始還家結客俱蕭散
十五長安兒學成萬人敵所志在功名逢時増感激伴
鄙牧猪戲偷休鬬鷄緋北至燕趙間雄傑徧交覔馬上
掛侯王轉前出賞咸風塵悲少年此豎心乃惕四方羽

昔來聞道欲遙通南征討五溪北伐取九狄西出玉門
關遠擣于闐辟燕弧控扉絃一發破左的轉鬭百戰場
格殺何歷歷休屠樹降旂弦車搴金鼙戎虜過祈連鼎
里歸沙漠二十策奇勛王命僭三錫開國十萬家論功
起李勣

從軍行

桓桓二十羽林郎時緣宿衛親君王逢時馳上上林道
虎皮裁鞍裝七寶遂東弓挽五石強逢虎虎斃逢熊殪
低闇戰甚報天子怒援琉刀斫繫起刀頭字刻天漢年
曾助衛霍收三邊黃昏繫肘出城去斫地龍媒等飛鳶
半夜已度黃河流平明手提血髑髏單于斬獻天顏喜
侯封裂地一千里廟堂肉食多詭隨爭如六郡良家兒

相逢狹路間

相逢狹路間路狹車不容錦衣二年少玉勒羈駿龍問
君在何處君家人易知易知亦難忘金水河之湄金釘
次朱戶翠波通瑤池堂上奏絲竹堂下喧鼓鼙太宮錦
欄腰登饌羅珍奇嬌娃俱二八魚貫傳瑤卮宮妝各殊
別婉婉笑容姿行歌稱妙舞豸聆揚修眉椒蘭蕩邪穢
犄度青雲逶不知夕陽下但見華筵移兄弟兩三人置
身俱不卑大者上柱國次者校尉司小者亦列侯中禁
容夵馳五日一來歸中使相追陪錦闌綺羅蓋馬絡黃
金羈門排虎牙杖宋結蓮花帷大婦繡鴛鴦中婦抱嬰
兒小婦持斑管詩句裁新詩丈人且安坐玉笛不成吹
柔敲忽滿殼清響飛天涯

閨愁

露珠欲結秋氣清門衰老人雙眼明紫鷄逆雨錦袍濕
短底驚落秋濤簌長安富兒醉不醒玉鈞夢冷秋蛩鳴
野花開眼笑行客西風滿眼耀上升命刀割鬢紫絲斷
白驪少年走如翰天京十二白玉樓樓上嬌啼娥正愁
開囪央背戍城遠征夫不歸玉肌瘦手持長線挽結稠
西安消息憑東流眼花日日見重[illegible]人生安得雙白頭

湘妃詞

虞帝南征不復歸湘君日暮倚青衣秋風娜娜湘水冷
愁魂化作清霜飛霜飛着草草欲死有竹竹黃印斑紫
蒼梧雲色凝不流夫君渺渺雲上頭畏藏流月正愁絕
何處啼皇鵝不散蟠龍起舞潭水波幽咽咽生盤渦
凝雲作雨春天泣竹中杏此雙愁娥

明妃怨三首

胡雛走馬來講和婚姻世結求嫦娥漢宮佳麗三千人
就中殊色生昭君君王傳令出宮遣畫師圖貌妍醜分

六宮貨免賂金錯昭君恃色如不肯妬娥射御可奈何
御前描寫凋娥君王重色亦重信臨行目送橫急波
君王信重妾身輕願君世世無戰爭妾死龍沙不足惜
君臣父子同康寧朝出長安門暮渉榆林道長安日遠
胡日近回將若淚但白草抱鞍馬上日漸馳胡兒躍馬
欲令閼氏射落兩白雁吹簫折柳呼鳥鳥守廬射宿
隨鶴帳馬酒牛酪飡所嘗胡人自喜妾自悲衣衫濕盡
昔中樂選月淒涼廬噎吹笳悲坐到天河移乾坤何限
妾獨昔中原那有在讒時歲華在前蛾眉老可憐名姓
隨閼氏妾身在胡心在漢南山可移石可爛竹死文直
蘭死香青塚千年如一日漢道陵遲誠可傷公主遠嫁
烏孫王妾得衛霍披死力橫行匈奴開邊疆長纓手係
虜王頸報冤雪恥酬百王報冤雪恥酬百王免教後世
哀王嬙

明妃選入深宮裏艷態奇姿比西子何事君王獨未知
一朝遠嫁名閼氏畫圖巧出毛郎手坐使蛾眉老成醜
雖知規利目誤人豈知誤人翻誤身古來誤國亦如此
黃金殺生由人耳追想君王送別時腸輪萬轉情若爲
漢宮從此斷生愁愁入胡天獨誰訴啼痕不住眼欲枯
驚沙滿面月易虧玉容惟悴心腸斷馬上琵琶寄愁怨
蔌蔌似訴仍似悲胡兒環廬前吹戎王聽之醉欲舞
幽情惟漢主單教金屋貯阿嬌愁從胡馬聞喧闐
胡后不知漢侍女人生樂在逢真主琵琶遺憾傳中原
漢王聽此當銷魂孤心在漢死不變塚上年年青草偏
畫圖千載尚傳模可憐不是當時面畫工畫難畫悲
休教人妬死蛾眉多少王嬙不得死悠悠千載徒相思
黃雲凝恨漠天昏檄獵胡風吹白草紛紛鳴鴈各有儔
長譏怨候歸南州閼氏何事獨愁苦滿面黃沙逐胡虜
焉能一日生羽衣也隨鴻鵠大南飛天胡不仁獨羈代
霜草風鬢悴花朶十年不識漢宮春狼貪蛇毒愁殺人
惟有琵琶寫衷曲萬里何人念幽獨何日將軍出塞關
擣巢月氏擒呼韓盼盼徒今玉容老無媒能入長安道
仰面旄頭箒尾粗可憐白骨委荒胡塚草年年青不滅
一點貞心死如鐵

虞美人

帳下擊筑聽高歌漢兵四壁如網羅平生學得萬人敵
天乎至此成蹉跎瞋眸虎視怒欲烈咆哮震宇翻江波
虛擔尨木欲飛動斷虹裂石撼山河烏騅邦立水花暗
白日無色愁雲多寶刀腰下出長劒暗嗚叱咤陰山阿
毒涎腥吐芒碭畔先時掃蕩回天和蛇骨未朽項王死

江中水滿旋綠濁江中水滿旋綠濁秋雁血淚凋雙蛾新安冤氣尚蟠結義帝精爽仍婆娑北冏報復有定理虞兮虞兮奈若何

秋胡行

婚姻已成匹仕宦當遠遊結髮纔五日恵愛方綢繆千金裝寶刀百金飾馬頭鞿𩍐各有備所志在封侯俯伏拜膝下驅車之陳州春華歛佳色寒鴈鳴高秋霜露凄以零眼見朱光流匆匆一年過展轉仍五周洞房日冷寂影與形相謀孤燈四壁靜床第餘衾裯會合未有日魂夢良悠悠雞鳴曉牕白寤語如在耳隣家動裁剪袍服各有儔夫婿遠莫寄日夜增孤愁舅姑在堂上烹膳甘毳羞女紅不少廢蠶蠶寧少休春桑葉沃若携籠過前丘朝采暮亦采采采忽滿𣉻樹臨大道傍來往如置郵流盼豈不衆我心獨優游使君遠方來躍馬臨前流偶見注深意紿説良可羞黃金豈不富貧乃妾所技國卿豈不貴賤乃妾所逑力桑事舅姑婦道庶可脩妾心江河水萬折雖東流使君自富貴賤妾寧苟求烈氣詞轉厲薄夫心若愉勒馬向前路盼盼西門樓登堂拜家慶悶婦將何由出門一相見赧汗那可收自守苟不固我與犬彘侔夫君失行久賤妾復何尤湛身越川水川水隨沉浮一死不復返志節庶可酬寧爲折齒剛不作繞指柔柔川何爲者見之遂成儔於中魯家婦終古存徽猷

荆卿歌

秦王虎眎思弃吞開關延敵摧逆衞諸侯養士務招集燕丹獨得谷荆卿願將一劍報知己素車白馬西出城怒髮上指怒眦裂漸離擊筑煩商激君臣祖餞易水上蕭蕭風色寒波生壯士一去不復返長途迢遥凌秦廷秦王殿上坐如虎羽衞劍珮何晶熒柱下拔劍定睛眎咫尺不敢熈相嬰豈亦天命有歸宿眼前不使奇功成一時劍術雖未講烈心猛氣爭霜明壯士一死不足惜身後千載留雄名

南山牧羊子歌

朝牧羊暮牧羊朝經山麓暮山岡山中灌莽正豐育羔者欲角角者觸就中青羊角如鐵頭額輪囷重蟠折鐵殘靈草草復生渴飲香泉泉欲竭嵬嵬牲角煙霞間千里百里非祉選橫拖楙策入城市飄颻出入封前山路逢耀垢半喙笑橫目睥之頭不掉山人不識世間昔但解牧羊宿山皺篘巖細帙護縹囊石函玉檢重封縅文字無多大寄古六丁訶護舒虹光有時燭視爛星斗半

前脩揖山酌江爲翁壽真樂獨全清且久會須眼見白
頭孫樂亦世爲子孫有

農桑詞

越婦織羅綺吳兒舂稻秔羅綺織成匹稻秔舂成粱縣
官日怒罵征吏時捦攘雞豚亦遭厄十戶九逋亡百萬
進京師囂輸庫與倉軍餉凝汗血機杼煩心腸卒歲嘆
無衣終日嗟無糧何如蜂與蠶辛苦良自忙截歌二東
詩念此成内傷

後樂堂歌

巍巍白玉京五城十二樓王侯侈門地廣陌騎蹄䠟中
有椒房親甲第連十州飛簷溽雲氣望之駭心眸中堂
極高敞登此懷前修范公有遺訓所樂非所謀膏腴恣
灌溉牛羊滿田疇墻屋被文繡豆登羅珍羞龍媒羗大
宛驪珠航南洲堂上一唪號堂下紛趨鳩考鼓節絲竹
出門繁騎騶路人各辟易氣焰橫高秋上入禁掖内光
寵殊渥優念此信云樂俯仰何休休邊師苦征戍疲氓
困誅求凍頳老環堵菜色彌道周黃墨未賜讒倚管仍
殢殢下煩四海慮上軫天子愁所以范希文憂先天下
憂廟堂切民瘼江湖念皇猷君民苟得意吾心方優游

青鳳仙子圖歌

峨眉山上古月飛峨眉山下清江圍江中倒卧峨眉影
何人衣錦東方歸東方歸來拜慈慶芝檢金泥下天命
峨眉改色江改斁堂上重厯古州鏡錦[illegible]
侍兒傷水掃峨眉倒騎青鳳弄白日手撚三尺珊瑚枝
王母斜封書一道右山老姥開封詰巴江坐閱但童人
年年爲報桃花春

題省菴卷

背崖結茆廬周遭但白板好鳥啄前簷隔林吠黃犬胡
面峙蒼山風高割雲捲月出晚灝生盤渦弄秋眼舟人
時往還漁歌起煙曙對竹坐清齋圖書幾開掩兀兀玩
先天塵魔強排遣羲皇會我心不語頭應點神物時護
呵天機自流轉那知冲漠中萬象森而顯惺惺主人翁
爲我勤收斂一物不能容屋漏保無忝心與造物游知
頤仍知險謙虎變神變解牛迎刃斷天下事無難所悲
知要鮮一理貫萬殊一言敝六典聖哲啓鑰扃一微爲
之先一念近且微所關大且遠打透名利關崇期日踧
闡克敵始還家重門無鬼瞰於戲亡羊徒醉夢徒矜眩
喚之不掉頭憑河罔深淺䫀隮機穽中誰能自開窦傷
正峙雙門上有人鬼偏人耶抑鬼耶所適各殊蹤我有
雙鑰匙請君自擇揀

題沈公墅業八景

休陽主人今已矣世以清安遺孫子廣闢大厦徙洪方峭拔臨厓枕溪嘴主人作室孫肯堂煥然丹臒薰紅香䀹中突兀擬山立扁曰思本臨中央南豐思記今高價深公親舍孤雲下凭闌特有鸂飛來自惜無香返仙駕一墩隱隱背清瀨萬鐵槎牙偃松蓋修髯禿爪拏虬龍蔽撼半天風雨會下有沃饒田一區斜風翻翠雲模糊香秔特剪獻先王春金簸玉充官輸金墩深鎖松楸裏一逕斜穿尺有只牛曾眠處峙孤丘阿姥深燈照石耳清渠前抱來塲頭夾流碧樹鳴蟬稍粼粼石齒漱寒玉

圓文亂放翻魚鰍拱門一石更奇絶造物分明爲施設砥柱孤撐似丈人蹲虎伏牛抑蹴踏一泓澄淨寒深湫蜿蜒靈物特牛年禱餘雷雨撼山起頻將生意回田疇遶屋篔簹饒萬箇月明時有清風過莛聰一一叫青鸞何處雲磬耳邊墮此君日對卧清齋一丸時弄心自諧圓機流轉見真性紛華遠謝追無懷有時笑噱變困兩隔岸空山互答響煙霞半占數畝餘王事從渠白湫掌剎天風唳鶴飛來玄猿嘯起青雲隈丹崖蒼壁架織室人龍未許終沉埋江湖心事聞廊廟天子聖明臣共肖小山預賦招隱篇會看徵書爲君召

張侍陵集卷之二

張伎陵集卷之二

承德郎戶部主事沔陽張鳳翔撰

古體詩三十九首

送王內史歸省五首 并序

內史王君將歸省其親而其親之手書適至有寄子詩焉於是朔十與內史游者分其親之詩爲韻賦之送焉鳳翔得親闈倚戶心五字賦五首然亦反覆其親之意而衍之也山重水複架屋疊牀不免貽笑識者乃若修大其事而冠以雄文則有李空同康對山二大方家在矣

大鵬薄穹昊神龍小滄淵游子在萬里孔懷惟二人膏車國門外陵彼風露晨菀柳有佳色都騎騁要津南山杳何許游子西歸秦秦山有初笋秦陂有游鱗歸來命內子羞饍供庭闈親心甘且悅眷彼雙麒麟

寒垣氣向暖候鴈起歸飛惓惓游子情日夕惟親闈五年一歸里拜木俱成圍東風結朝[illegible]嶺含夕暉翩翩綵霞綬照我堂上衣因之獻綠酒[illegible]南山當前扉

古人重門第[illegible]軾鳴珂里王謝[illegible]江東諸子言殊詭三謝及二陸世亦稱佳士華胄何遲遲寧杜見王氏倬彼忠齋翁有此四男子庭訓有成功仙伯今內史季子[illegible]

傍人仲叔不凡鄙乎槐日成陰梧竹相依倚曾亢王氏宗拭目爲君俟

乃東有渭灞而西有鄠杜彼古名都豪杰此其聚魁斗直秦分化毅轉西土君本萬選材去天圖尺五康子騁逸蹤追逐琨之圃二劫齊並鳴一龍而一虎影響陵風雲從者紛如雨旭日照南山景耀朱亭午

鴻鴈謝南浦倉庚鳴北林秦黃湛湛露甚薄含春陰煦煦東南風吹送西南音問之何爲爾尺牘驚我心我心信惻惻我馬仍駸駸驅馳出國門攬轡踰前岑毛義轉怡悅王陽重嶇嶔君子念重慶何心憶踰涔我亦策我駒會向南山尋

送友人

東觀才名擬陸九可憐君去吾誰友冀君早歸君莫久天際黃雲嘶馬首河梁相送歌銅斗丈夫樹立貴不朽

我行北橋送康子

我行壯君行南身謀我何拙世路君所請君日近我日遠朝唫灞陵道暮宿武功阪我日忙君日閒風清灞陵道月白武功山

送人省覲

雨餘春漲桑乾水歸憶幽關二千里高堂倚門母日倚門

孤雲疑聯愁夢魂西風千里入長安一封書上紅雲端
麻鞋闕下拜天子乞地崦嵫出温吉雪花如掌狐兎藏
燕山老梅吹古香歲晚赴縣不可捉馬上春風吹鬢腳
孤雲疑帶白鴈歸趁難開後裁征衣雨餘春漲桑乾址
黃金臺下花如綺累青匣劒西入秦沙頭紅盞何輪囷
仗劒對酒眼雙白白石青山照行色蒲帆引滿古渡頭
亂山回首芙蓉欄鳳凰城上月飛減十二玉樓春乍隔
高堂阿母日倚閭夢魂時擬華山廬汪倫當日送李白
我今與之情何如中條太行接幽關黃河來自崑崙山
望中雲氣似車蓋必有名世生其間于公門閭容駟馬

王氏庭槐自拱把眼中見子已昂藏他日相逢馬相下

送地官劉兄奉母南還

白鴈鳴高秋寒影何離離黃華作佳色細雨飛檐絲落
葉滿庭戶衆散良驚時秋風撼我衣坐與孤雲馳使君
江海客南下情若爲捧檄就長道持卷索我詩展覽富
瑶玖翰墨光淋漓康孫太史筆鍾王仍瓌奇平生方寸
事覽此即可知丈夫行四方豈歎忘羊岐所樂在養志
肯爲塵纓羈高堂雲白髮各在天一涯何翁靖江曲婀
母清潞湄舞衣紵巾笥畫舫隨行帷鄰籤候津吏秋水
喧鼓鞭嚴程赴淮海行邁寧遲遲尊俎了公事上徑宋

與維上以奉
君命下以蘇罷疲古來忠順道寔乃孝所移導輿固其
分滌器亦不辭起居時問訊晨轉從所宜佩此萱草花
日莫忘憂萊淮山照江影淮樹凝雲思行當拜家慶壽
酒斃雙巵斑斕舞春席烏鳥怡嚴慈志專天與須公後
全吾私況乃外大母健步猶壯兒阿母得歸壽所樂良
不貲酒暈發雙頰覽鏡開愁眉春陽度蘭室壽算那可
期使君固遠到同是神仙姿生封借
光寵
奎壁聚九芝庶幾百年內於道無所虧天子固
明聖毋謂不我知

考績贈言

山東六郡幾百縣齊河隱隱百里城城中小兒有完袴
闤街塡陌歌清平三錢斗米一尺布村無横吏頻催征
城狐社鼠俱辟易縣門監卒閒夜更

賦得賀蘭山送李獻吉

往年楡林告亟發公帑十五萬餉之大司徒檄以君
往今年寧夏缺餉乃七萬金以君往君於邊儲達情
可謂勞且周矣諸交游者擇朔方形勝可詩者分詠
贈焉而賀蘭之山未有作者君以行之先一日命鳳

洞庭徑過五百里萬象倒涵足秋水老翁斂取真精華
煉作方諸不盈只古泉風定無激波冰輪新滿含山河
華開莫招老龍影堂前丈水凹白渦堂前文水凹白渦
黑天魆哭陰山阿虹光嵩道出金鑑須臾宇宙回陽和

秋夜

涼飆散庭除追往夜中耿攬衣起彷徨將河布澄景當
窓坐展書旭光轉東嶺滿秋坐中馳晝色苦不永鴻鴈
北南翔流離滅飛影百草委繁霜露下鶴先警感此熱
中腸抱恨如遺纓心民竟何求欲往心悶悶蚕暮理陳
編有懷骨毛冷學古無餘規一念敬當秉齋閣倚孤岑
風雨淒且冷意勝人境殊神完俗心屏吾道一何高外
物殊土梗遲春窮鑽研功虧乃棄井險蹊竟何為所貴
在深靜欲為君子儒孳孳力當猛

紅梅

雪山石滑走白兎羽衣翩翩纖橋路手撚三尺紫珊瑚
一片丹霞映霜素鴻服臙脂井底泉餞餐瑪瑙甕中露
換骨曾分紫府丹出塵不借清風鞭乾坤二月春氣濃
幸好逃奴莲妖婷仙人絳節上瑤霄吹落香風滿裘寓
黃鶴樓頭玉笛吹無緣得見[illegible]橋孀安能盡度世間人
箇箇紅顏老能駐

盆荷二首

夜來習記夢中語隔溪遙見采苓女采苓女兒顏如花
凌波來到水仙家變幻似得麻姑術碧簪捧弄瑤華出
古龜如錢安且閒浮波日夕游其間玉井沉沉太華矮
溥露紅衣為誰解玉闕亭亭海上仙鴛鴦七十錦十千
鑑湖百里移居近青蓮預賦吳歌篇
臨溪問花花不語愁對湘波弔堯女幽魂化作水上花
阿誰剪取來君家知君深得種花術一朶兩朶冒波出
玉立娉婷澹且閒碧簪竟插青泥間丈花船藕嫌屋矮
一片入口沉痾解出塵自恨骨未仙乘風無地超三千
瑤池燕我開瓊筵雲中時聽霓裳篇

畫芙蓉

嚴霜苦月原草黃衆花告歇君獨芳風前裊娜脆欲折
濃姿艷態新宮妝西子捧心皺丹臉南威倚檻垂綠裳
臙脂披下玉魚冷翡翠帳前銅爵香入宮誤被衆嬙妬
傾國宜為金屋藏蜀錦窠中弄機杼秦樓館裏來鳳凰
道成有丹可換骨酒酣無力能扛鼎筆奪天巧灑紅露
誰其作者紫薇郎

菊花二首

百花敗落君孤撐小塘瘦石誰與屏清香抵死不知變

佳色凄寒惟抱貞已無陶令共高節嘗有楚人餐落英
西山餓夫骨一把東海義士頭數莖平生不作兒女態
歲寒只與松筠盟風饕霜虐亦何慽天空地乂曾未更
歸元淵水可卻老炎帝本草親書名要知此花是仙種
度人壽域功非輕

石蘚縈草萋萋水邊見此寒露叢幽香萬斛寫新綠落
英收入騷經中小軒坐對誦周易灑然接鼻來清風陶
潛已矣不可作千年遺愛誰與同南山高興渺何許忘
言愛此避俗翁忘言愛此避俗翁千年遺愛誰與同

紅菊

霜飛百草爛見此寒露叢誰染紫煙色淺者勻輕紅臙
脂丹臉發一洗凡卉空對影乃三嗅如識紫桑翁

萱草花

北堂有佳植覽之能忘憂春風拆鵲嘴愛此繁蕤柔嫋
嫋弄新綠四葉六跗稱宜男且翩紛中藥神農收藏縟
乃細東養性具良謀緬想倚門老日夕仍未休悄悄遊
子心夢斷孤雲遊披圖重悽惻見草仍綢繆明當展良
晤療此千斛愁

蘭竹

楚皋煙雨迥爽綠秋水折刀剪一幅龍鱗逐節成緗
蛇老褪皮櫛青玉碧花淺淺香一叢叢葉芬芬清滿屋
襲人堂下蘼蕪秋憶我山中簹谷裁皮可製高祖冠
紉葉宜爲靈均服玉山只欲洗塵氛糠覈惟知厭粱肉
豈知盍友能化人更着此君可醫俗風霜抱節挺孤高
日暮凌寒習幽獨君家有圃如瀟湘休種繁花種蘭竹

題竹 公同日渭川千畝其人與萬戶侯等何言北土無竹其澳猗猗者何物

竹性不畏寒北土何無竹近見北土人種竹竹亦綠竹
本我所親無竹俗何堪造物亦公道北土猶江南

窓竹二首

相知半落落得此抱節君嘗窓日相對風雨相知聞平
生酷愛君移君倚庭戶我送還我迎猶疑君是主我與
此君元相知一日不見生離思特地移來就窓戶時時
相對爲解頤

我本不好俗而又得此君相對陋穢面窓戶繁蒼雲冰
弦鼓虞調月色含煙翠羽鶴開之舞翠雪時繽紛重關
鎖風雨真境消塵氛

問竹

嶰谷相傳已千世最是子猷得君意然亦平生最愛君
君何盍我我願聞

竹答

王獻老去欠知已數百年來寄進子年年賈頓長見作
曉節相看保終始

松鶴吟

養禽貴養鶴種樹貴種松鶴兮遼陽仙松木徂徠公吾家老鶴白如雪萬里飛翔乃所悅君家老松青如山百閱霜雪可攀鶴兮鶴兮府高舉上寥廓兮下滄渚西遊懸圃啄青泥不逐鴟鵶爭腐鼠松兮松兮但孤撐蟠屈上兮參青冥歷諸寒暑百不變肯與桃李爭浮榮於嗟此松與此鶴閱世千年但如昨

白頭公

公頭白我頭黑何限世間人欲黑不可得我頭黑公頭白何限世間人欲白不可獲世人何限俱成翁間愁不到深山中世人何限不成翁間愁亦到深山中山中昨夜霜氣重老藤敗葉堆林紅飛棲飲啄共朝夕白頭誰辯雌與雄於虖壽考易失不易獲底用黑頭取方伯嗚嘑氣節易喪不易得底用白頭終相國寫此白頭公可惜金吾寫此良有因白頭入眼渾逼真對此可愁還可喜休問成都賣卜人

宛馬行

馬來大宛高八尺鐵鎖連錢雪花白皃頸鳳臆骨權奇火字鼻頭拱山額犛胡牽出入金城觀者如堵人共驚顧瞻姿狀信雄詭要知此是房星精尾精降時雷雨作隨地如龍思奮躍眼火飛光紫電發塊玉蹴雲四蹄削朝發流沙暮靈州胡奴雙耳風聲秋黃金城下始緩轡汗滿血點花斑稠九衢徧刷飯初熟千里一朝去仍復五侯七貴爭市之堆金十槽珠百斛何人買獻天子前錦韉玉勒珊瑚邊鳳凰城中十二市香塵綺陌多甘泉有時騎向長楊獵駭兎飛鷹手可接草頭不動影突過入坊毛竦俱蹀躞有時控立明光仗墀下千官舉驚望龍媒騕褭紫煙中天閑識取真龍相按圖索譜不易求君王漫作瑶池遊黃河萬里可輕渡下有龍母時啾啾

白馬篇

白馬如飛龍金鞍耀朝日腰下瑶房開龍泉山可劈上堂辭二親誓不顧家室西出長安門馳突如風疾遥望白龍堆欲擣玄狐窟羯胡撇地來北風吹[illegible]葉交刃陣雲昏彎弓昴宿失登壇斬樓蘭傳檄收哈密功成勒天山關河置津驛部別五校屯凱旋六師卒天子燕武英太史秉直筆豈恤萬戶封所貴吾事畢

白牛篇

雪山種藥日飯牛藥苗日長牛日肥咲指如飴易膏髓

牛背脫膩鴉光浮前年牛毛黑如漆去年牛毛變蕨蕨
腳來照影雪山溪水底斑斕疑自失今年照影無一斑
出溪與山朝來山上暮山下有丹日炊長生顏
草兜蘭挽蓄髮夜負神光開琇月半與雲爭素秋
人盡拖平生骨夜來雷雨雪山暮老人親跨白龍去

鑄鏡

鐵冶鍛鍊班山銅回祿鼓橐炉祝融模規玄象
丈夫壽立沸雲濛濛須臾波定尺有只天開青眼
涵秋水罕無一寸萬象見不翅洞庭七百里主人持此
慎家之篝開莫使神龍竊

古鏡

我有一面鏡圍三徑寸潤背紀漢年號砂苔逗斑駁牧
豎得之古塚間市貨斗米生歡顏估夫射利屢珍襲百
金不易何其慳此鏡曾經照古人古人手澤今如新鏡
存古人已不作今人試照心誰直鏡不照心唯照面把
鏡照面心可見夕陽逝水今亦非白髮青銅眼中換有
亡出處信有時動靜皆定誰為之動中爭似靜中好物
之壽矣非人為古人今人皆已矣靜物獨能壽千祀求
如此鏡不可能漢鼎唐碑亦徒爾
三月七日

秋色明秋氣爽北闕寄孤蹤南山馳遐想雲中煙樹影
離離雁外高峯青兩兩

壽母篇

銀嬌春帆走白兔河西下接瑤池路瑤池仙人歌羽衣
玉盤滿薦仙桃肥此桃一喫一千歲阿母食之抑百倍
花甲年來纔一輪此生閱世便憧人坐見海中塵走馬
来采碧桃花滿把龍駿萬翁歸郎君舞衣歲歲栽春雲
栽春雲酌春酒激高歌祝遐壽摘桃度索駐春顏但期
阿母如南山

張伎陵集卷之二

伐陵集卷之三

承德郎戶部主事洵陽張鳳翔撰

近體一百五十三首

、五言絶句二十六首

對雪

瑩郎又初冬沉沉雪意濃野梅開此夜歸鳥失前峯

春不言雨

胡麻出澗香山鳥作幽弄千樹桃花紅疑是武陵洞

夏不言熱

斜徑偶穿竹小橋還過溪坐看水深處兩兩浴鳧鷺

秋不言霜

木葉總空山溪流出亂石菊花開滿籬把酒終日夕

冬不言雪

樵父披簑立樵人迷徑還梅花領春意開遍隔溪山

雜詠十首

山深桂圍圃中有幽人住溪漲忽到門欲往不可度

山中采桃兒賣花過小市錦城萬人家盡貼宜春字

深山鹿皮翁閉門註古易不知梅花春門外雪三尺

高樓有莫甕韭剪春雨瀾酒待寸樹莫問誰為主

登臨太華山忽見綠毛女云是秦宮人夏事不知時

二月無雨星片雲起日暮古木白鼠鳴夜來水入市

湖水何漫漫天地俱一色著水泊君山彈丸黑

雪消江水生小摽聽漁弄隔岸碧桃花開徧張公洞

月湖山春高水落石頭出共對菊花樽今夕復何夕

活泉流且塞衆鳥飛仍還江頭失牛渚何處訪青山

宮酒

宮酒能區別催詩苦太頻罰依金谷數色薦洞庭春

詠物六首

白鷹須西風叫破楚天碧道人採芝歸燒鐺煑白石

翩翩鴈南翔一望杳何許何處捕魚翁煙簑坐江渚

青山背布星流水遶荊扉夜來溪漲合出見浪花飛

轉山忽一家過澗無多路離落雪初消開遍梅花樹

年年養鶴雛日日教能舞如何頂成丹飛過潯陽浦

初養猶拳大漸看雙臂長報時下山樹喚作黑衣郎

、無題四首

東風染夜過橋南路王孫未歸來時見流鶯度

閨線影初長一陽纔脉脉最是梅花知夜來偶弄白

江鷗點青山晚霞映碧水中有鵁鶄飛過長沙嘴

何處雙飛鳥樓我庭前樹銜枝作小巢不忍輕飛去

七言絶句一百二十七首

宮詞四十首

自温經卷了生涯上到無言但[illegible]眉時有別宮來報喜
内官齊送洗兒錢

中年幾出上皇宮偏得君王[illegible]寵隆東内有時朝太后
紛紛不是舊家風

日高春吹弄微和煙柳絲絲嫩綠波鬬得蛾眉當曲檻
看花歡比昨夜多

永巷深深看打毬一毬一穴巧相投就中最是青娥老
只繡鴛鴦不下樓

自入深宮十二秋君王曾遣作班頭經時把教王子
底事猶能為國謀

昔入宮中髮未齊尚衣今許入深闈十年一得君王顧
亞為班頭捧紫泥

茂陵仙去也多年半閉深宮敢閉妍那日有人曾賜死
阿嬌恰好近君前

上皇方勅奇何追日倚宮欄自拄胭脂冊有兒開大府
生離爭似在宮時

祖宗法也切情懷攔淚宮前送子行但倚河間成禮樂
身死雖死竟如生

可憐偷把掃蛾得醮飾休教王后知當得此年王乳媪

香魂重遣主人疑

自謝前茺十二年焚香得侍玉皇前絳紗談露春初[illegible]
能道君王重愛憐

阿奴元是嶺南人萬里那猜近紫宸不是少年粗識字
殿前爭得掌絲綸

御溝煙水自潺潺片片桃花落正閒自恨不如花片落
能隨流水到人間

宮嬙閒啼綠柳深蝦鬚簾捲背花陰濃香百和薰人醉
無那慵拈刺鳳針

自從添得打毬名鎮日鴛鴦繡不成昨夜偶然蒙進御
朝來寵賜女官榮

夜半鐘鼓起景陽六宮粉黛試新妝就中最是施娘子
與養將能近玉皇

戰試宮妝坐日斜共將題竹餃茶東内官傳說君王到
莛審新承定幾家

將題紅葉墨斑斑無限幽情字字關最喜御溝方便水
能將紅葉寄人間

番繡圖史欠吹嘘長侍宮闈備掃除一日詔宮充典簽
秋名應賜女尚書

長孫后死班姬老尊寵楊娘與趙娘千載有人書史傳

定然誰鄙合誰良
古來圖畫但君臣內筵寵容看燕人飛燕竟巢天子幞
綠衣千古重傷神
王孫頭綰綠鴉橫霧縠冰綃底樣輕簾閉水晶無點暑
百花叢外度流鶯
進宮二六本良家王俾寶裘紫絳紗一日高官光四美
君王時為駐羊車
天子侵晨御正衙內家簇簇隔煙霞萬幾日日歸中秘
中有夫人為掌麻
鳳翅珠翠簇花鈿環珮搖搖出內前長信宮中朝太后

玉階侍從列三千
養成指甲玉纖纖日理箜篌坐閣簾時為君王供宴飲
長春不恤夜厭厭
鋼屏斜立百花春玉貌三千侍主人最是慧娘諳曲調
繡茵低舞細腰頻
青春被選入明宮偶得君王眷顧隆典冊年來能記寫
致身得在九嬪中
入內深蒙主后恩賜名小姐寵便蕃後來更得夫人號
長樂宮中許坐軒
燦髮承恩出將家強教右臂係縲紗櫻桃習與君爭戲

西距南征敢浪誇
遠山凝黛口凝脂粧就慵來坐殘綏出候君王臨蚤御
歸來便殿與圍棋
蓮漏頻添曉日遲鴉鳴催啓五門時宮花蔭柳迎仙仗
舞蹈春風獻壽卮
天仗聯聯玉殿前東風簾幕欲薰天阿嬌宛轉青蛾尾
端為君王捧錦箋
井梧驚何付宮溝墨汁啼痕字兩稠花豹九重嚴夜禁
爭能禁得水東流
紫鳳經年繡不成詩題紅葉字縱橫御溝春水不知禁

流出宮墻怨女情
曾同母后入宮闈嶺海今辭廿六春啓頂新蒙君手賜
六宮爭賀內夫人
禁柳春深草色新楊花飛趁撲匝人君王殿上宣名字
旋縮額鴉抹絳唇
社燕宮牆識簟紋玉樓斜度語朝曛捲簾時趁東風入
誤落芹泥紫鳳裙
日倚宮闈望月圓冰輪乍轉殿東邊明宵更倚宮闈看
爭得清光復似前
日夕焚香拜斗南願君多壽目多男成言阿母傳兄弟

只道官家灘杰椒

菊

露洗煙姿倚暮寒楚人餐此老江干清香抵死如生日
可作黃州一種看

爲熊城戒狩同年寫瀟韶十首

薄暮雲藏山寺黑綠秋霜醉石林紅揚州風物知多少
都在先生杖履中

雲欲斷時山露嘴日剛沒處海收紅主人指點歸來路
樓閣參差入望中

江上高低山醮碧霧餘遠近樹堆紅樓[illegible][illegible]在煙霞外

渠亦尋幽到此中

隔江雲抹山腰白背日樓搖水面紅詩興頓豪憑此助
盡收風景品題中

山帶長江圍淺碧雲封斜日露微紅青鞵慣識人間路
多少樓臺眼界中

平生詩句付奚童空向東皐問桂紅一榻煙雲千里外
滿樓風雨萬山中

雨過江水添深碧雲鎖山峯隔軟紅尋約不妨歸路晚
乾坤只在笑談中

雲封諸洞圍腰白日射雙峯轉眼紅千古江山有如此
[illegible]人在畫圖中

暮

晚來雙鬢先秋林粧點幾番紅有情風月行藏裏
無數雲山門戶中

江上斜風吹水綠天涯返照隔山紅白雲堆裏樓臺出
故國沓疑入夢中

竹雲卷

榮悴何曾識底欣倚山爲屋可藏雲年來不種閑花草
只種虛心抱節君

窗梅

百花死後獨精神箇箇能偷雪裏春更有夜來窗上月

慣將清影伴詩人

梅花六十首

採梅二首

蹇驢破帽逃山行若竹寒松隔澗清雪後數枝開小院
偶從隙處認分明

占斷溪山合是梅杖藜雪後探君回自緣冷淡吾家味
莫厭尋梅日日來

見梅二首

閒依書舍與漁家多在山根與水涯小院可人唯一樹
月明中得半窗花

山中一見覺春回破費青鞵幾度來保我清貞過歲晚
從渠妖冶向人開

愛梅

不應風格太孤高可怪靈均不入騷我欲為君開一面
花開一日看千遭

嗅梅

寒花雪後自村村墻有清香逗曉昏饒得短籬頻采嗅
不妨勝種遶柴門

嘲梅

愛花攀樹費嘲吟翻認君心是我心 借問溪風山月底
果然誰古更誰今

折梅

孤樹垂垂傍草亭遶亭溪水逗清泠過溪不怯主人怪
折取一枝着泥瓶

落梅二首

雪風蕭颯暗沙塵萎到枝頭不駐春 我亦憐君負春去
隨風片片落花茵
清曉霜苔半宿塵江城短角喚新春 主人無奈梅花落
旋掃苔塵布繡茵

憶梅

春深無處著寒葩一任狂奴鬭豔芳何煩不妨無肉瘦
可教一日欠梅花

見梅

一枝嶺外初寒雪十月江南正小春曾叅騷人時見賞
漁翁樵父慣相親

贈梅

海上歸來千里客江南折得一枝春寄范郎故國如親見
不減當年倚玉親

紅梅

綠山近水謫仙家仙子年年說歲華太素恐為天所忌
從人喚作杏桃花

墨梅二首

煙雨蒼茫四壁寒梅龍容我逼前看分明王作稜層甲
寫入鵝溪絹一端
每說王郎寫逼真明窗箇箇絕埃塵一枝寒瘦雪依巖石
竹閣年年伴主人

瓶梅二首

曉日低墻折一枝含香恰是未開時小瓶活水春無限
消息應能報主知
初冬一白破春機枝入瑤瓶供几何問夜雪風真刻骨

此花偏自耐深寒

尋梅二首

一逕漫山没脛深㬇筇相訪共盟心墻頭屋角時相見
不談山翁此度尋
自怪平生有梅癖㬇驢偏踏小溪頭歸來日莫深村雪
玉樹離離映淺流

對梅三首

雪滿山坳月滿灘梅花惜隔小溪看怪來不入繁華眼
冰玉情懷自一般
纔見梅花知是冬乾坤正氣一生鍾誰言冷落無知己
拄杖尋看亦有儂
小陽一脉破初冬天地真情定此鍾林下水邊山雪裏
相逢誰復問渠儂

和梅四首

冷蕊疎枝映水流月明時有暗香浮平生不受俗人眼
多在山腰與水頭
月下風前有底清孤山處士爲君銘自從艷冶熏桃李
碧水丹山失典刑
百花羅戰已闌殘最是梅花耐歲寒松淵竹坡孤月上
清標偏受可人看

剝盡乾坤恰是冬平生元不藉黃鍾松竹焉同寒芥
慣見梅花疑是儂

詠梅三十三首

花中誰復占魁倫彈壓春光賴爾神野老攜朋遶千匝
愛君自分此情真
月下開窗對此宜互相賓主共襟期古今相肖還誰[illegible]
和靖風流水部姿
梅兒最與雪相宜清影尤宜月下期更得小塘模寫出
月中水底看風姿
元氣流行先到此自家生活不須春水曹已矣逋仙死
識得此花還幾人
聖之清者伯夷孫千古風流尚有存惟是梅花得精[illegible]
春前一一出寒枯
眼前幾箇識花人我亦逋仙之後身江上嶺頭時一見
帽簷偏插爲招春
孤種最知寒氣候清香不入俗人家東巖野老真知己
春仲猶應嗅落花
儂是鍾期君子牙一冬相對了生涯夜來更載過江夢
庾嶺相尋雪徑斜
斷橋驛背雪風時偶見梅花即故知想我一緘春信息

相酬拼費百篇詩
雕生頗識君風味村北村南一訪之杖屨得君真不誤
雪山相對好吟詩
夜深和月印窓紗一箇孤山處士家短角城樓隨處起
莫教吹到落梅花
闌珊花事正君時說盡分明又是淺消息只須看結果
商家鼎味在高枝
髯翁愛爾亦何酷坐背花陰獨嗅香笑折花枝忍花別
夜深魂夢繞花傍
浪走溪山結爾緣癡奇拼掌笑儂顛孤寒是我仍憐爾
雪後何妨宿樹邊
水滏山顛雪正浮梅花得得故人留樵夫牧豎知規利
日日擔花小市頭
一編周易坐匡牀草閣風清月半廊眼見龍公行雪罷
面山封盡老梅香
寒枝一一綴氷華細嚼清香潤齒牙無柰荒村吹短篴
曉風搖落一冬花
水痕尖舊雪山深倘見梅花慨貫心翦笠滌節山下路
禿翁何處解相尋
荒山亡主自年年雪骨氷心有底妍陰處此兄尋訪出

凡夫爭得老夫憐
拄杖涉溪還踏磧角川冒雪且衝風數枝竹外依稀見
取徑尋看野寺中
杖屨深山日幾同梅花喜見故人來便留詩擔拼深看
一歲能遭幾度開
書屋梅梅放雪時風情自分野夫知莫教吹入羌人管
趁番籠紗護玉肌
日暮山空天正寒畏寒霜鳥啄瑯玕梅花隱約當疎處
冷淡真宜處士看
寂寂疎花眼眼明水村羌笛月中聲忍教箇箇那零落
留取一枝寄我兄
亂山封雪眼雙明日暮天寒絕鳥聲有襪青鞋等閒備
一年一度見梅兄
梅花又試去年枝獨殿諸花未第遲松竹平生最知巳
年年共占歲寒時
小陽傳信到吾家墻角枝頭綴玉華亦是西湖林處士
凡花不種種梅花
名花造物爲扶持不信清風護伯夷百卉盡衰栽一白
飽諳霜雪百年枝
此兄合在老夫家一歲一番紀歲華莫道山中少曆日

山中曆日是梅花
十月山溪水涸時麥花是葉盡離披蒼松翠竹渾無恙
待雨能開雪裏枝
慳君偏早亦偏遲剝後復前陽謝時冷眼見君翻媄眼
春風催逼野人詩
近過竹杖溪流處短短茅簷雪壓時冷豔疎枝籬落外
幽儀相見固相知
月苦霜清木落時千巖萬壑重淒淒南枝忽動春消息
出樹垂垂覆陛低

絕筆一十四首

山腈石乳晚風香更度溪橋轉石廊老子藥中無草木
黃芽新長半圭生
紫巖老人不識面此鬚如戟目如電葛陂裁竹剛眉聳
袖中出示黃庭卷
山坳浮露隔塵埃不見山人欲暮回席上海翁何事舞
門前流水為誰開
北度黃河漲急流蛟龍有子半啾啾隔墻隱隱雲生樹
俄頃風濤變古洲
檄書夜發靈州城來行募兵百萬名西度祁連虜塵滅
乾坤血戰

八月秋風桂樹花香雲吹落滿天涯何人獨往剛風外
河漢新來海上槎
十二雲鬟宮樣梳內家粉額半塗黃鈎簾坐倒珠樓月
起撚金針刺鳳凰
西風落葉桂花秋海樹蕭蕭一逕幽萬里飛鳧過南土
不知身世屬虛舟
一夜西風吹白蘋江頭老子買魚燈留人不用吹長篴
坐見幽人自在行 一半三韻
十里桃花海國春野雲拖雨欲黃昏明朝又是東歸日
不見桃花自掩門
二月江南春水生何人吹篴過江城我來自有浮生夢
吹落蓬壺入古清
馬蹄十里散花紅偶見山峯在路東老子不知何事業
自燒新笋鐵爐中
海上蟠桃顆顆紅龜臺何處隔剛風朝來欲跨青田鶴
西度瑶池問木公
昨夜飛仙入窈冥乾坤一色月華明不知身到玉皇案
吹落江南海北星

張仗陵集卷之三

張伎陵集七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張鳳翔撰鳳翔字光世號伎陵子洵陽人宏治已未進士官戶部主事是集前六卷爲詩附賦三篇後一卷爲雜文鳳翔年僅三十而卒文章本未成就與李夢陽爲同年夢陽爲作小傳至比之王勃當時頗以爲黨今觀集中所附夢陽評點惟白巖賦一篇稱揚過甚其他詩文率多譏彈之語則夢陽實未嘗心滿之也

淩谿先生集十八卷

〔明〕朱應登撰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淩谿集十八卷》提要

淩谿先生集叙

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門人北京許宗魯

正德辛未夌谿先生視學關中魯時爲諸生
益親炙先生之教者也先生同人無我繫蒙
弗市日進諸生講德課藝賞其善而矜其不
及誠行循循善誘之旨故一時士類興行樸
學彬彬然盛矣逮至今論視學關中者曰邃
庵馬谷淩谿稱三先生云先生賦質亢爽磊
行貞純當其氣合則忘形吐衷無所愛吝乃
其不訢雖尊官要人蔑不置目而又宗匠翰
藻華表詞林淮泄作時述恳先生性真自若
畧不詭遇故妒才者騰諸口當樞者厚其銜
而先生自得充裕置不校焉於戲於此可以
覘世亦可以觀人矣昔先生訓諸生云文者
言之精也詩者言之華也精則寓文於質故
先體格而後組飾華則緣情製詞故音與致
而尚婉約幸觀先民之文不有左史乎蔚而
文質之良　而蔚馬遜

叙　一

之雄也其稱詩也漢魏雅而邃六朝豔而縟辭隨世異情由衷發吾於唐而有取其溫厚焉魯是時叅親炙先生之教云然後四十四年為嘉靖甲寅先生之子曰藩寄致刻集凡四帙其為詩賦之類凡若干篇其文類凡若干篇乃先生之手擇而存者也魯再拜受讀執業累歲稍有窺測略辨津涯質之往訓不相左戾乃知先生見定於中言發諸外篇有所本不崇虛談辭有所裨不能虛飾華國以

鳴無前之盛經世以垂不朽之休文不在茲信乎必傳也已子藩移書謂魯受學先生雅道所屬當敘篇首表倡斯文自顧寡昧且迫衰頹三絕徒勤一辭莫贊然義在門墻退遜無所姑述訓言以為集敘云尔

凌谿先生集卷第一

寶應朱應登升之

賦六首

賦

申臆賦

炳哲靈以儀圖兮靚人文之攸章邈終古以橫眎兮羌姱美之鮮雙紛總總之林府兮嗟要指之必同探寶航于百濟兮豈珍錯之异將吾形君之內

熠兮表鑽竿於縱橫倘神解以貫一兮雖變裂其奚傷彼固攤算以淸道兮俟塵躅於周行惟體裁變於異世兮嘻末流之濫觴曾大雅之兆程兮日佌佌以叛經鑿龐洪以頽靡兮歎國運而不昌彼英蘂之夕霣兮曷椅梧之任罔握道樞與環中兮罔匪夷之所思寧勃䆹於徽纆兮卬超脫乎轡羈欻神化之蟬蛻兮蓀獨宜于流裔謝鏤刻以返沕穆兮萃要領之所之𣶏沆芒之元氣兮象萬有之陸離掇九据以定玄兮指六緯之攢羅典九懷以

驂兮衍五際之蹇蛇含黃虞以下索兮欎秦漢
之昃跂彼渾朴之未雕兮視大道爲沂而睠躙覉
之維諺兮時更汝乎雌雄聆錚鏦之易節兮反黃
鍾之克諧矢之曰貞余見兮無毀龥篇余道兮發
學聲驅吾氣兮合采齊律余格兮絶謞盤守質雝
以揚確兮俾凡例之有挈衆缺摘以被飾兮既繁
富而不剗瀉邃兮巨麗雋永兮敦大嶫嶪兮疏越
流鬯兮撤換崇作述之渢渢兮庶不乖乎所制期
絶代以高眎兮以式耀于斯世嗚呼古人兮其儷
其儷許曰已焉哉紫色鼃聲道日靡兮縱縱季世
昧厖義兮靡虎擒龍各相慕兮肆類終造校昔蹟
兮而日吸吸承流波兮頷瞻中道將安帥兮矢心
古若匪今慰兮

登滕王閣賦 并序

南澗先生登高能賦且撝謙下士屬和小子顧
予何人敢擬其倫然無祉不復閣之先氏爰謝
郢中之雅韻答以灤上之新聲先生其聽之賦
曰
陟崔嵬之傑閣兮俯蔓延之平郭聊騁望以宣憂
兮超形骸而浪謔懷帝子之偃蹇兮慨予安之謝
作繁華羅綺糊爲塵土兮長江駛其渺漠緊何人
之好事兮張既弛而復拓豈土地興廢各有其時
兮抑造物者之盈縮排櫺檻而欲倚兮魂怳怳其
無著緣井榦而下低兮步方前而復却古與今如
一瞬兮念先民之伊昨思將遡千載而上與之友
兮寄神交於其冥蓋氣類有相感兮乎在陰之鳴
鶴卬信能安貧賤之素履兮何膚於富貴之謳[illegible]
列五鼎於鍾鳴兮送八珍於絲絡徒修名之未聞
兮逐末流之飄泊賴信史之足傳兮公是非之善
惡卬惟循躬以自咎兮慕參乎之守約授王實於
無目兮固和氏之所以刖其脚奉恭人之所欽兮
矢天人而無作衆皆排蛾眉以睊睊兮讒構進而
如慾鳳皇翔而挂網兮奮九霄其焉薄騏驥縶而
伏櫪兮故千里之能蹻駑鳳皇騏驥之所必至兮
固矯羣而超卓苟挂網伏櫪之非所尤兮雖蜷局
其焉不樂俟時乎釋羈羈而即中遂脫樊籠而超
寥廓感志士之未遇兮困風埃之落魄寗戚起於
謳歌兮夷吾舉於囚縛病學道而未行兮九原憲
之弗藥後多禽於詭遇兮亦造父之所喙貞進退
之矩矱兮奚憑心而離齪鴈之鳴而饑寒兮木[illegible]

材而自托履盛名而罔懼兮寔忌謗之叢藂遐予
釣於無極兮哀墜淵之淪落已矣乎吾將復修吾
初服兮畢志願於丘壑

平蠻賦有序

大都憲應城陳公被　命持節往撫廣藩公始
下車會曾安酋長除暢遺流爲兇妄所叛殄滅
守臣擊殺南服甚至秉麾巨璫俯首就縛天
子綸命師討之公始會藩臬諸司定議或三或
二公曰虜今蠢動吾爲　朝廷保障萬里外廼
不能直搗巢穴盡取其黨而誅之是謂翫寇何
以布昭　天子聖武之休以傳耀四海以廣元
元歸命之心始提兵振旅深入其阻於是米虜
敗死餘黨悉俘斬首五千級脅從者釋不問諸
夷始平捷奏　天子大喜尋遷南京少司徒特
進尉二品賜功懋哉嗚呼　國家拓疆萬里列
夷作藩德冒中土威礫百蠻令不庭者輒以兵
加之豈務勤遠略蓋仁義並行之道也公以股
肱耳目之臣廼能仰承　休命出諸將吏上使
天下知　朝廷威德固有兼弱攻昧取亂侮亡
者在不亦偉歟是宜以文章表拔揚奇勳而竟

懋烈也作平蠻賦

赫赫中丞今德風宣　帝曰咨爾于貴之藩綏往
撫之恩威是彈中丞受　命戡馳載奔戴冠切雲
衣結貝帶千里信宿駒牡如翰　王事寔嚴遑恤
我躬弱以仁撫強則威先淵德所被如陽斯旋維
服則懷有叛必處先聲所加如霆斯震諸夷嚮義
罔不聾然中有後至維是普安庶孽代宗恭積素
冠肆兇流毒雲貴之間褻奴嬖周宜曰是患驪姬
禍晉宗子骨寒有一于此王法是干剗茲醜類大
義之殘要鞘廢祉乳鷄司晨招亡植黨斂聚逆攢
揭竿爲旗剡木作旂散則豨舉伏則雲屯出兮沒
兮鬱鬱連連跳梁猖獗累月持年邊氓居戮宮室
燒焚藩臣逡首巨璫辱身含垢蒙恥孰曰能生穢
德既貫升聞于天　帝廼赫怒申救戡詩曰維中
丞荒略是勤茲蠢不靖維爾之敦有繁六師其出
孫振轉戰調發准爾之閑禮隆推轂任重建壇秬
鬯之高維爾明禋戰或當縮行或嬖蹦有弗用命
惟爾之刑中丞曰俞是惟在人霜刃既礪破竹何
難建節在高其下洗瀾廼集大議廼摘犨奸虎臣
母赴武士蹶躍抜距如飛校聯若圍聲金迅旅捋

殷交陳揮戈止日突駭揚塵干旗翔羽萬甲環鱗繁弱未彎亡歸巳紛刀劍鉤戟激電驅風環山絡谷決潰不分魚畏沈淵鳥驚藏林衆志氣同所向無前前車轉戰後騎收勲從容談笑渠魁就擒撫䰟餘黨面縛承光笮寨部落悔悟從新椎牛載酒犒尉慇懃士女鳧藻靡不悅欣咸曰中丞我生我全我居斯寧我牧斯畜夕烽無警夜戶不關室家再完又焉用歎捷書馳奏　天子暢顔臣工胥慶帝德無垠　帝曰匪朕維是中丞爲股爲肱爲臣爲鄰隱然長城頁干國門晉稱錫馬易贊師貞維

是中丞德可與矣尚方進爵太常策名服此休嘉式于子孫公拜稽首厥功匪臣維　帝之德推亡固存陰慘則秋陽舒則春春以秋殺皆天之仁羣臣觀望踴躍交歡曰臣之良維　君之明維此元功惟斷乃成　中國既尊遠夷自賓明堂萬年以裕斯民

東岡賦

高密之東有岡蘢起懷丘駕阜增嶄重巃石承土以巘崔草綠谷而披崖將瀧谿之下出見盤盤之交倚其左則奇氣凝奮華木榮焉其右則涼風遊旋庶物成焉其陽則朱天皓日拱台行焉其陰則奇扮異條霜霰凝焉其中則爲李氏之玄室也厥乃關奥壤刋繁棘表題湊開北域系修墋以妥靈樹豐碑以昭德蓊鬱鬱而蒼蒼亦將將而奕奕其下則爲李子之廬也爾迺臨新阡搆閒居面陽德負陰隅誦明發之所懷綿顧復之遐思因永言以畢志遂取號於區區李子一日語朱子應登曰自吾之有東岡也歌於斯哭於斯在寒不遷歷暑不移蓋三十年於玆矣廼今出遊京邑蒙被顯化託足紫廬併肩宣榭陪外廷之下議騁方寔之末駕

既遲遲乎周道遂曠跡於丘舍願子爲我賦之朱子曰子請朱賦以宣子之志也李子迺歌曰少結東兮遊四方玄髮改素兮風颷颷俯惆悵兮思故鄉又歌曰歲將晏矣日西頹零露瀼瀼兮白卉腓式微式微兮胡不歸朱子歌曰渺何許兮乂[illegible]兩既濡兮秋露爲霜懷悵丘首兮不能忘子兮亦孔之臧李子喜曰願子而賦以卒也朱子曰唉抑末也且大道之公有行有並用有微有彰君子則之爲柔爲剛是故參而小大備三光合照而萬物明熊[illegible]

非周行而能隱而不能顯非兼通也昔傅說釋築
商烈𢦏揚呂尚歸周薛通以光彼二人者何嘗栖
栖於巖側戀戀於渭陽吾聞夷吾自以顛頑取世
資不用以顛下面見擧孔明自以仁義興大業不
聞以隆中而著名于通托顯蒙以直遂思林藪之
方徉何其想陰而朴影結響而噤吭者哉廼更歌
曰元后秉穆兮坐明堂登俊乂兮崇彦良于嗟君
子兮厭逍翔翔又闢四門兮穿九逵君子進兮
與時偕於託身兮懷土思歌既李于稱善再拜而
退

歸來堂賦

縉菘堂之攸建兮從錫名曰歸來欽嘉遯之時義
希明哲之所懷槃堂中之人兮困阜契之上材遭
昌時以振奮兮緣天路而徘徊嚮龍虎之文章兮
呈道德之瓊瑰信中情之好脩兮矢貞忠而靡虧
歲晙晙其將暮兮芳烈烈而彌滋既詩麗而鮮儔
兮要非時之所宜嗟時俗之難周兮衆比周而耻
獨謂忠信以爲頗兮指冢清以爲濁咒耻獨亦何
傷兮患偽滋而與惑觚可破以爲圜兮繩可引以
追曲何孤行之㷀㷀兮廼惴惴而棲木彼烈士之

以介兮務矯俗而徇名逢忠諫以損軀兮諒感遇
而戕形和重刖于獻璞兮由揣雖於結纓肯盱直
以伏劍兮種成謀而蹈刑遜逢怒以下爲兮陽上
書而自明然皆信道以昧權兮故僨殃而速傾惟
哲人之先幾兮揆進退而適當也知受生之有涯
兮懼寵祿之踰量也進懷憂而畏讒兮退將從吾
之所向也返初服以徜徉兮不吾知焉其何病也
覽衆女之善妒兮羌佻巧而多言孰蛾眉之可恃
兮沈憂積而罔宣誓淪謝以游衍兮雖貧賤而不
遜竭馬知于銜轡兮殘純樸于犧樽罔莊生之所
請兮定繕性之本源庶永言以奉斯兮縱九死吾
何難誦同人之先號兮鑒道家之明忌諷武公之
悔過兮遵宣父之求志宵炯炯以延佇兮候將旦
手于邁抑吾生之不罔兮曷騁贅之爲侈相宇宙
之無窮兮傷寓形之不長不撫壯而策勵兮恐修
名之不揚鶗鴂鳴而陰至兮白露隕而爲霜心感
時而增惕兮目睹物而臆情吾將遜堯舜使前驅
兮揖旦丘而隨後要回點以爲徒兮謌義文而占
之肇巍峩之鞸冠兮製委蛇之蘭佩被中正之爻
象兮襲温恭之荷衣闢文藝以爲圃兮崇典籍以

羅熹飲予馬于義津兮睎予髮于仁階續小山之
招隱兮歌泌水之樂飢望咸池而振步兮遡閬風
以陳辭撫吾躬其有獲兮顧外此將安求信榮厚
之所如兮吾將觀之造化重曰歸來歸來吾堂闢
兮層櫨疊栟飛栱翼兮奕奕恢恢麗以則兮周覽
八寓九垓赫兮風雲月露昭晣暘兮娫始奧祕紛
埃息兮情暢意悅形神適兮假日永年不知其極
兮

栢臺旌節賦 有序

臺者持也謂築土堅高能自持也臺以栢名取
其直也或曰崇正人焉繪竹於臺取其節也或
曰揚風烈焉正人進者其直遂風烈遠者其節
長維濯巷先生以之語曰九層之臺起於累土
然則先生當進乎不已也作賦以廣之

何伊臺兮猗猗此佳名翳以羣栢兮蓊蔚而蒼属彼
四角兮敞于中央中央廣兮維君子之官下有修
竹兮或若翼而若承抑若屈而若仰璀兮璨兮被
玄潤之靡靡披兮拂兮韻鳴玉之琅琅烏夕棲兮
旦也翔翔來以千百兮聲啞啞而和鳴亮人鳥之
相忘兮天然胡陛降而弗驚愼君子之所履兮具
小人之所瞻孰斷斷以自信兮孰唯唯以苟從孰
直道之凌雲兮孰柔㬋而多朋孰勁節之干霄兮
孰呫囁而寡成豈立臺而罔眎兮抑眎之而若聾
昔中丞如朱博兮芳馥馥而彌章矢歲寒以畢志
兮風與烈而俱抗歷萬折而不迴兮豈曰退讓彼
如之人兮我以爲宗亂曰栢兮栢兮用殊方兮暢
曰于禮齊厥香兮詠舟于詩用非其良兮唯臺有
栢昭洪慶兮小者爲采大爲梁兮彼正人兮厥道
錚錚兮

凌谿先生集卷第一

凌谿先生集卷第二

寶應朱　應登　升之

賦六首

賦

三一賦 有序

叙曰生道殊族乏匪二致事三如一均義定等懸之日月可以昭彰則作程來世矣廼造三一賦焉

繄余躬之幼眇兮循昊穹之覆燾性舒靈而秉機兮質含華而隱曜撫嬰稚以就壯兮肇發祥而廣志孰我顧而我復兮我教而我食皇穹予之昭質兮謂當申之以遠圖叶指馳驅以爲的兮類繩墨而不頗尚聖哲以授善兮蕺德音之日遐也循義方以練要兮恐吾行之納于邪也文孰贖而不採兮理孰隱而不素蘭孰蕪而不芳兮鍾孰叩而不答紛余既有此脩姱兮又重之以博蹇胡褱芬而弗揚兮徒邅徊而澳忍懷君門而振步兮望天路

夫行止息物有麗而必附兮志有交而必得覽塞修之昭亮兮孰能用而不疑兩美其必合兮又何假乎吉占與行媒忽遐心而自嗤兮曰生道乎二而上余將相觀於四方兮孰成人而釋此贈昊天之廣衍兮余欲報其安所惟師教與君長兮義則等於生我述服勤之遺則兮蹈致死之昌集考先覺以作鑒兮奉恭人之攸武乘疾連于洩命兮季不難於分羡桐背良以易業兮冢犧昇而鮮終叶盾不越境而復兮陵反事變胡纓冂世駿擾以隊脊兮何荃之獨斯之察叶也表天顯以[illegible]兮[illegible]吾哀其莫之過也余將蹤重華之克諧兮[illegible]之孫虞絅顏氏之敢死兮効子游之獨居既曰與天下三忘之兮胡重形焉足恤既亡若喪父而無服兮望下喬又反射信管叔以殷叛兮雖討賊[illegible]何難瑩余心之可懲兮曷殺身之爲安聽前修[illegible]節中兮此而不可易也循規矩以改錯兮斯理三[illegible]之舊叶石也埜既合衆離之紛紛兮萃羣芳之[illegible]纏游回淵以揚舲兮曷彼岸之難抵雖不周於今之人兮維重華之所依余將服此以終身兮順[illegible]泄夫誰欺亂曰篠遠犀華栝斯滅兮珪瑚既登實

宮[illegible]兮詆言出罌寧空桑兮漾題芝楣曰玆蹤
兮臨古銘盤已觴𣓨叶兮彼美之子胄弘其慶
兮

靜壽賦 有序

夫古詩之有賦蓋體物之辭也是故崧高烝民
之詠皆以賦稱遂翁少傅公往在執政載矜龐
老之疾屢上骸骨之疏比今優謝免家居筋膚
外強神明內朗又其年七十矣或以問之應登
應登告之曰物理固然子奚昧焉夫火處闇則
延風颷之則雖水在凌則堅湍激之則澌此可
以喻大也公往踐台輔之階執機衡之柄朝夕
論思日月獻納或傾忠諫以抒下情或順謀猷
以宣上德積必增煩疢疚時作今也輟巖廊而
蔽山水之居珥冠冕而襲裘褐之士疑神養性
此焉遊息非至仁無執而有生匪攄也語曰仁
者壽應登鄙人也固知其他微公壽考無騐于
此乃遂義按部凝思操翰稱靜壽賦云
少傅遂翁既解機務退休于家飲食衎衎啓素辭
埀春秋彌高七十荐加今　皇帝念稽謀之無
從懷遺耆之孔殷也迺輟其子中舍君於侍從之
班今以文園之假乘以傳望之植俾得歸而省焉
是爲踐祚之二年也于時月次嘉平律中大呂條
風振而紐芽淑氣盎其飄颻梅蕤蕤以含蓓栢
毿而挺茂霏雪旋集暄不揜土公乃啓奕奕之廣
堂絲渠渠之周廡被以紫䌷之裘曳以玄玉之紱
嘉賓旣至升降有所爰命宰夫燔熊臛鼉炰羔烹
羊飛觴散雪燔鴈截肪芳蔬美草青蘅紫薑考㮚
之和糅以苾薌薦九醞陳重秬歌闋作紛屢舞振
茱于之絢服續秋康之清醑始遂循如未通中獻
酬而有序肆絲竹之激發紛羽爵之具舉終愷樂
之令儀接歡宴於華炬宿建既醉肴核維旅客有
避席而問者曰公起髫年歷事寡辟登髦士于風
與陳禮樂于虞秋總駕龍以馭房奉推轂乎宸極
賦政四方之供摠巳百官之式遵閶闔之開通躋
鉉台而上之惟泰階之修闢運魁杓而從之雍雍
乎穆穆乎凡四十年于玆矣出建弓旌入承黼黻
允吉甫之文武庶康侯之蕃錫履舃出尚方之珍
鼎俎列大官之食若是乎其榮赫也公且居若有
所思行若有所疑容體外鑠精神內疲心怵惕而
震盪足踹跚而騖馳何所[illegible]之多方抑畏寵而遯

危羁計就列之日毎半千在告之明也今廼投笑
即散指綏來歸擬龍潜之在淵慕鴻漸之于逵今
隨老以將至跡與心而稍違宜其不逮於前跡也
何貌之悴者今以澤潤乎若春華之榮神之滞者
今以固充乎若朝旭之升足之痿者今以健挺乎
若寒松之植目之瞀者今以炯瞭乎若霄月之瑩
雖桑榆之非晚何曩今之異形鄙人未達於此願
因子以見明應登曰子不覩諸物乎夫千里之馬
鏤章而彎瓬何如反真性於寬閑之圃百年之木
犧樽而青黃何如全純樸于廣漠之鄉子知引弓
之用張而不知托於弛者之強也知鼓鐘之斯鍠
而不知藏於密者之隆也且位高則多虞慮若辭
其高而弗居功大則心小慮若視其大之爲藐是
故處幽而含華者斯聖神之雅操也抱奇而内光
者亦道家之明教也公方究歲功之始終燭物理
之微妙靈臺湛其無滓寵利付之罔較所謂靜躁
之途行止之義固已洞然而不繆矣於是退而卜
居于江之涘據金焦之上游控京峴之雄峙日觀
表其傑靈鐵甕綏且福履引天塹于觴罍送海若
于屏几凡山川之所鍾固發祥而昭祉廼闢以

待隱亦考堂以佚老周以禦侮之墉継以燕居之
署貢山庄而侶鴻鶴跨石梁而栅丁卯遡卉華圃
決泉穿沼駕小山之欲徐俯清流之窈窕夾映帶
之疏揚敞便娟之叢篠林木蓊鬱燠烁紛糾恬憩
泳沫潛禽息驃脩楫清穆而閒敞山嶠靚深而奥
㝠凡所以騁耳目而資懃游者足以暢神明而登
壽考此則公之澤兮固兮健兮炯兮所謂申申天
天從心而順道者也試與子計保傳之宜勞孰與
夏光之崇養廠廊之陭蹐孰與林皐之敞朕夙夜
之執競孰與飽飫之娛祝退食之委蛇孰與饋酳
之休亨遷瑗隨時以舒卷孟軻與道而偃仰彼皆
浮雲富貴飄風華旭公其斯人之儔與方將與之
覩奥也是以準玄功于著蔡謝靡蹤于形器德恂
恂其若儒心休休而閒伎貞而不諒和而能介懲
風人之素飡胡萬鍾之溺志信仁者之必勇故一
朝而去位明農終姬旦之心祖道蹠大風之致初
延續衛武之章降嶽表申侯之瑞海内之士喻公
於龍者謂其泥蟠而天行喻公於鳳者謂其智隱
而時鳴豪儁懿其聲光黎庶想其儀形東帛去而
復來徒馳驅乎天使安車徵而不就空絓結于皇

情故曰玄默者守道之極清淨者游神之庭公行
且林商彭之上壽擬莊椿之大齡雖愚小子亦莫
得而名也而況微其迹於仕隱之硜硜者乎言已
客乃瞠目而視據几而思忽然汗出浸淫于眉乃
謂予曰休哉後予微子曷知微子曷聞願賡予言
賦之斯文

高輿賦 有序

甌越之間有巨室焉肇宋迄明簪纓接武族黨
繁侈乃立大宗祠尊尊親親敦長睦族禮教彬
彬矣鄉人名其地為高輿適作賦云

於維高陽之苗裔兮翊聖宋之皇皇遭靖康之陽
九兮扈大駕而南翔卒祖考之攸行兮曰太尉之
昌德纔世則之發祥兮既累葉而培植于焉謝嵩
邙之蒼莽兮羨樂清之佳麗遠河洛于梁中兮泛
碧海于天際廣錫類于甌濱兮永孝子之不匱紛
總總其募延兮本支散而莫識迺建祖廟于盤谷
兮祀列辟于其上也厥少長于一堂兮序昭穆以
為行也廟曰宗會兮聯分而合散也堂曰時思兮
儼烝禴之和鬯也于以攜月榭之高朗兮象昭明
乎有俶琢虹梁如張弓兮駿奔走之惟肅月池兮

齋肅泌芬兮濟蹌蹌泉兮必洌耿齋明兮日新
咸肸蠁之如在兮踖踖秩秩之有秩廊廡翼其相向
兮齋庖謐其如戢環百派以紫洞兮遡百宗之奕
奕是惟新七公之創業兮肇太宗之徽式迺若應
蕩擎天九牛盤陸川霞映日白石削玉蹲伏揖讓
于環翠之四隩者輿之諸山效其命脈也又如象
浦澄珠龍湫懸冗竹淵蛟騰花潭蜃結吞吐變幻
于望雲之兩楔者輿之諸水效其喉舌也老檜長
松崗梠山梓蔽離大日凌駕風雨蒼兕怒攫鼛鼓
潛起凡輿之喬木茂鬱鬱乎美也上原下隰千倉
萬箱藝我黍稷齊我粢盛禋祠歲時烹享是將鄉
輿之祭田蓄積積乎豐也重門傑閣麗藻璇題翬
電飛虹輝映山谿則有洙泗閒之名筆可稽焉美
璞貞珉周彝商鼎稱頌功德辭無溢譽則有劉鍾
蒼之文章炳炳焉又若華亭振其芳述修勤其紹
示民不佻君子是効無忝于世行無愆于家教若
此者雖欲之可稱而未足以言輿也惟夫上以膺
天運下以開帝紀中以開人文外以宣化理朱紫
兮盈墀佩玉鳴兮鏘鏘匹阿衡兮媲美作良弼兮
奇謨濟巨川而為舟楫兮歲大旱而為霖雨固濟

川而肅屏翰兮惟大人之臚膴周四房以佐明后
兮進仁賢而登彥士昭嚴除以踐師保兮綏多耆
而介燕祉乾清兮坤寧萬邦乂兮四裔賓茲闕中
丞之所以爲奧兮曰惟海嶽之降神亂曰世祿不
侈席寵惟舊兮尚篤忠貞啓佑我後兮惟奧之靈
俾百世無負兮

倚廬賦

嘉夫人之深哀懷孝思其何極泯丘壟以獻欷踐
霜露而切惻感燧穀之代謝念隙駒之超驟誦明
發之所懷存顧復之遺章爰即墓次爰立夫廬兮

抵平生寤寐與俱居靜安而即苦恒枕塊而茹素
心無追而自揄情不解而長吁年㢮俄其聿更衾
方燦而遲暮涼氣入以悽凄飈風肅而振戶歷三
稘如一時矢一志而靡它慨叔季之鮮儷宜君子
之所嘉

楊梅賦 有序

吳人沈石翁爲楊梅寫生綠葉數楊朱實累累
即而締觀天趣盎發如江南盛夏見其熟時也
因南山使者購藏于家永以爲好命應登賦云
維滇珍升槊精於陽烏后皇之湯炳燦鵯少之遝
兮發赫曦之炎景沐瀼露之休光丹粼粼以即次
綠蓁蓁而含芳耀員輝而外朗歛潤液而內藏始
於綠以璀璨或婑媠而低昂迺若長廡開敘朱明
應候綠刺未脫丹實巳皺吳都越壤有豐其族絡
谷包山輪輾纚屬或絳如綃或赤如㲉或青如黛
或紫如玉嫣者如愁鮮者如沐栗者如胃並者如
逐退者未苞疾者先熟驪珠駢首夜光溢目焜煌
韡韡爛若龍燭掩奔星之流彩奪明霞之灝䰟鮫
人見而宵泣翔禽駭而晝伏譬之魏侯照乘之珠
趙氏連城之璧匀漏丹沙之產金谷珊瑚之植雖

爛采之殊體殆燦爚而同色至若河干水涯靡靡
半垂旁縣江如解佩贈道暑雨既零紅肌生粟又
若王嬙畏爽頫顣溫風南來紫豔午開又若象罔
赤水初回繁枝夜拂一顆獨媄又若息嬀丹唇欲
笑夜月皎映萬樹皆赤又若廣陵燈火元夕爲劇
蟲穿落紅滿前又若馬嵬妖血尚鮮經服青而變
緋儷官資之者令吳由酸而入甘協五味之中正
謂圓融以諧俗實精粹而懷勁悅衆口而靡要蓋
天然以成性於是佼童嬡女遨遊采擷攜纖指以
[illegible]腕於跗脫扶[illegible]徜靡揚袖戍削撫形[illegible]

之未盈跗柯條之漸滋點素衷而成絢互目成而
相讀若夫巾使宣言上供見督揚英華之羽旗挽
黃龍之飛舳欽厥包于下里致欽誠于上國寢園
經薦天官獻新内廷徧賜波及羣臣含桃辭寵素
奈失御機李黕出枇杷㝱妬於斯時也孰悲其不
遇乃若公子愛客廣堂豐燕酒殺酔飽賓主俱倦
而斯果在側莫不眩目而侈心貪取而爭羨覺煩
憒之去體喜清芬之下咽然果木之珍適口充腹
苟爲無饜名曰嗜欲欽𠛬生之制命鑒老氏之知
足聊用賦而廣之庶可以蠲乎殆辱

勝奕賦有序

沃菴子以奕稱雄一邑得其理矣夫藝之不可
使班于人人也譬連雞之不能俱止于棲也故
曰舉棊不定不勝其耦然則沃菴于其幸定理
乎稱勝奕賦云

覺斯戲之玄旨會三尺之方局乘二儀之極要列
四象之殊俗審吾意之所投𢮦挫子之在掬始周
章其未盈終聯翩以相屬靜全神理動則變遷體
希微之奧旨趣衆功之至權鑒奇正之兩途遂消
息乎道間樂每生於功逸智恒炳于機先類戲鶴
之工覓擬神龍之出淵信尺蠖之尸屈迅狡兎之
將潛神既閒于維防數罔遁于參伍候彼謀之陳
詘適怡情於暇豫或設虛而愼乘或尋罅而自補
從智力之睢劓故進退之維旅然盛名難居大言
不詹即多取而自負必遭衂而速愆或宣辭以揚
巳亦近誇而非謙故馬融以貪作戒陳軫以智自
全庶執中而擅美固明哲之所庋

凌谿先生集卷第二

湊谿先生集卷第三

賈應寅　撰登　升之

樂府

塘上行

蒲生池中其葉莫莫與子解后云胡不樂一解烏飛張羅譖言孔多出入苦愁傷如之何二解楚媼感息三年嘆商武王伐商不婦姻已三解色內誠荒美好不祥蒲葉雖朝中包禍殃四解

朱鷺

朱鷺朱鷺爾飛振振何由當鼓閒叶元后作廣化殚叶太常奏樂淵淵咿喈之南揚達大以壽我王億萬年洋洋無飲夜無厭

艾如張

艾草艾草嗟爾雁雁飛逍遙爾胥雁雁飛嗟乎之人孰爾憐此人張網羅三面要令禽獸安且全更張其一羅十賢艾草艾草防步延彼艾之子其慎旃

隴頭水

隴頭隴頭水爾流濺濺無日暮兮載我伯兮將焉如叶音欲往觀嗟我獨行無健步兮寒風蕭蕭海水枯爾行胡不凋叶音車中有大都護思子執殳當前驅願言自愛莫爲非誓欲上書與都護將我雄來歸錦衣白首與相逆

關山月

關山月好容輝照見河梁游子衣游子三年不歸來歸寡婦守舍舍中生旅葵通大宛取月氏刀爲折矢爲摧作書寄寡婦生世命不諧叶烏孫公主常七思爾命不作欲奚爲悲吁嗟西方月落東方歸

君馬黃

君馬黃臣馬蒼山徑阻絕水成梁鑿水飲馬馬皆傷攪轡啓行悅路長天白頭顯雲壯馬行不進聲摧蹴松舟柏檝蘭桂槳將謝北歸故鄉晝出

遊行宵曲房永言幽歌辭悽愴我欲竟此曲此曲
斷人腸臨風擊筑神飛揚

雨雪曲

行猶廣且深非雪何飄颻晨風無終極烈烈吹我
裳長氷斷四澀瀕景滿八荒遙曠迷何原隰哉無
何鄉迫覩古巖側蹟路如羊腸獵人携犬至窮敵
走彷徨傺飢委道瘃馬疲不能行戍旗動高遲云
是甸子岡超驟愧局步躑躅徒自傷

猛虎行

南山之陽猛虎鳴百獸辟易不敢行山谷窈窕磨
牙而裂睛哀鳴響應悲風生黃昏白晝愁殺人喈
我人物各各有壽命喈爾猛虎安能咆哮排拉而
是傾致命于帝帝爲嗔論法抵罪當上刑鯨鯢迺
在大海深淵中伏飛尚復得射之雄虺九首往來
倏忽無常形蝍蛆迺能入其腦食盡腦髓靡骨精
喈爾猛虎安所逃其生九關崇崇天未明神獬大
懟衆所怦喈爾猛虎能致之怒觸血吻相抵撐逃
絀以安天以清喈爾猛虎成令名

隴西行

晨經隴頭水更上隴西山水流無近遠不解意淚

潑玆辰雨雪交行役方孔艱飢僕戾道周封狐伏
草間征輸四面急戎馬九秋閑曾聞傅介子拔劒
斬樓蘭古今豈云遠愿爾壯士顏

苦寒行

邊城歲將暮原野何蕭索蜀行寡儔侶日夕愁飢
惡積雪隱曲陵碩水結深壑悲鳥鳴無端枯枝[illegible]
時落巖突截膚理顏貌日銷鑠氷纔持作糜頁汲
孤與駱念彼採薪子擔棗出林薄林中有飢虎一云
行慎勿踏

折楊柳

折楊持作鞭嘶馬馬不前離家已云邁況欲遊[illegible]
連漠漠祁連道沙乾無水草無水草兮可奈何[illegible]
鳴蕭蕭哀情多虜家牛兒善吹笛馬上聞之心
劇

豫章行

山中有豫章山外有楊柳下枝挽㳂衣上枝覆客
首豫章不著時人日夜夜來棲雙白鵠

獨漉篇

獨漉獨漉發斜之谷俯瞰洪濤仰蔽櫟木櫟木可
斵洪濤殺人誰則爲之哀此有民棧道板拔行路

反反智無伯禹喩不可劇淵淵洪濤中有鯉魚我欲作書寄與鯉魚此邦之人不可與居

門有車馬客行

門有車馬客氣象何敷愉問客來何所歸自承明廬寶刀耀白日麗服揚通衢文章可經國衆口交歎譽兄弟四五人矯矯皆鴻儒左持雙樽酒右挾尺素書上堂壽公姥安坐意徐徐一日成古歡二公良不如喚彼文園令弩矢誇前驅

凌谿先生集卷第三

凌谿先生集卷第四

實應朱　應登　升之

雜調曲四十五首

雜調曲

桃葉歌

桃葉復桃葉花時倍可憐感茲婀娜質稱彼艷陽年白下誰家樓高高入青天空聞歌此曲不見渡江船

湘中怨

沉冥鋪慎詞巡孕溢哀思尚偶瑤妃席長留玉劍袖素烟結茂草華月滌清漪千古湘中怨行人詎得知

雉子班

野何巳芳菲翻翻飛雉肥鷲媒時自逐逐侶更同歸澗水明疏蹋桃花映錦衣如草方有待莫向上林飛

夜坐歌贈華玉

悲吟哦知子之來情縷縷兮十年相違恨莫一覩白日西飛海東下 叶 散走四方迄無定所 一解 西入秦南過吳與楚望而不見使我心苦 二解 魚龍沸湘之沛赤城之霞離哉黑駱駕五馬雲中會欲往從君豈余棄 三解 願為雙黃鵠高飛摩穹蒼八荒上下與子同翱翔 四解 巳乎巳乎思彼黃鵠黃鵠邪可望中道折翼徒心傷 五解

前苦熱行

太極既剖分兩儀日月迴旋和四時愆陽驕亢失其理此皆天數非人為南人習熱固其性赤膚露頂曬赫曦力田作苦不知疲安得普天作陰室盡返憔悴遂雍熙

其二

宜陽南來熱彌酷谿谷只多少平陸豈有寸苦地有墳市徒日日增煩澌行人夾路悃欲死趨頸回頭向天哭當路豈無惡木陰暫時欲息難停轂

後苦熱行

南嶽崔嵬蔽衡野祝融當權騎赤馬火雲晶熒炎海長三足之烏鞭不下楚中四時衣盡絺道上千夫汗流赭安得冰崖架廣廈

其二

炎方六月慘如燬暑氣飛征亘千里草焦木爛生意盡牛喘馬傷皮骨靡庶徵休咎有常應四海何人齊大紀不爾愆陽胡若此

哭泉曲

築城千仞山崩坳一瞬間城崩見戍骨骨上有劍瘢 一解 千里負骸歸萬里不哺井井水清且寒照見單人影 二解 哭骨骨已盡哭泉泉亦見哀逢泉下人不愧泉上面 三解 古祠谷卓深征人一暫臨妾豈神明者神明鑒妾心 四解 城下征人返城上明霞絢有婦如孟姜安用斜村哉 五解

宛轉歌為顧吏部傷夾

星稀漏冷月色明誰家樓上鼓琴聲崩崩桓抑角
嘶苦萬歲千秋無復情佳人問之德君府普蝴蛾
眉奉箕箒親裁四角合歡衾更進千金長仙酒綽
約仙姿雅素妝年來年去侍君房不思洪道河邊
草但結貞心陌上桑獨憐中路多艱厄朝華身命
難謀夕床前簾帳掩恩私鏡裏芳塵暗釵澤殘燈
卧内見清渠良人永夜抱長歎羅帷蕙草香猶結
雨泣靡蕪淚不乾衣裳躡履起視夜手據焦桐坐
高樓向來宛轉曲難成人意琴心兩凡下自古紅
顏薄命多空餘才子斷腸歌莫教夢裏來相覓醒
後衣裳愁奈何

採蓮曲

皎皎越中女眉目婉清揚採蓮下谿去谿水清且
長藕枝如腕花如妝芰荷新製為衣裳三三五五
自成行手把桂櫂三尺強踏歌調笑還相當岸上
誰家子云是羽林郎馬頭黃金絡腰下珠玳光迦
㘅策馬去感念不能忘不能忘空自歸合歡花裏
櫂船去鴛鴦一雙刺波飛

江頭婦

江頭婦少長多辛苦朝行出浣沙日暮歸舂杵良
人久出不還家家空四壁臨江渚竹編篾為壁
風勝蕭絡屋難遮雨眼前骨肉不自保男兼行傭
女當戶籠絲年匹欲裁衣猶念充租了官府青樓
紅粉四時春爭為綺年年一換新

悼夫人絕命詞

今月我命絕長歎聲嗷嗷棄前向良人張目如擘
椒昔我初結義托泰山高燕姚來貴門萬獨同
所遭入機杼織作執禮奉蒸嘗叶君亮能固窮妾
身常自勞

其二

妾如綠枝葉君如失路鴻鴻飛自隨陽葉隕本隨
風君名既得錄萬里來劍中妾身敢不勉提携遠
相從藐茲身貴顯令德日以崇骨肉承餘麻惠妾
無其終

其三

玉生多芝田蘭生多幽谷佩服崇明德雅意衆所
屬生女願為蘭生男願為玉芳香繼妾身貞素承
君躅悠哉黃泉下寧悲千命促

山行雜吟

清泉出深澗接引入平田借問田中水何如澗底

泉

其二

無帷苦風喧戰帷厭塵滓塵滓亦可憐鑒影[illegible]
沚

社燕吟

忽輕飛六低徊遶井欄情知歸計決秪爲別巢
難

青青水中蒲

青青水中蒲下有秋鱗過風波不作偃寧知罹網
禍

鳳凰山晚齋六言

山寂寂兮出雲樹翳翳兮難分聊中通兮曲徑[illegible]
明滅兮斜曛

山中吟和虎谷二首

山路間兮難遵滯行旅兮無根猿猱驚人兮升木犬
吠客兮當門

其二

木末杳冥巖岫水流碧色如苔此中疑有高士烏
飛不盡雲來

樟樹詞

樟樹鎮前江水流羅山脚下稻花秋青樓少婦不
知愁捲上珠簾看客舟

馬上伎東平道中作

烏雲杷首翠眉彎飛鞚腰弓意自閑莫作相逢[illegible]
問訊神州答了願香還

慶元曲

避殿諒陰久不言百官一日懇封箋謳歌爭頌[illegible]
歸啓聖子神孫合配天

其二

文儀穆穆雜軍容劍珮行行列萬重實月[illegible]
帝座卿雲起處見飛龍

其三

龍德先天天不違孝方拱手盡來歸南風五月[illegible]
黃道北極三光護紫微

擬古宮中行樂詞

宮中酒樓高插天雲幕界風護醉眠不報落花[illegible]
比數長門明月爲誰圓

其二

頭娥皮曲譜涼州轉盼承恩並紫騮佳麗不須[illegible]
座才人新上大[illegible]秋

其三
雷鼓雲旗日幾迴鳳簫龍管有餘哀要宣內使丁
寧語莫遣從官造次來
其四
鵝冠貝帶羽林兒是處宸游是處隨宿衛比聞新
肦姓宮闈虛說選昭儀
擬古巡幸詞
微行小隊幸居庸天馬新調玉臂弓不是繡衣能
直指即教黃蓋出臨戎
其二

張家灣縣總離宮衣宿民間似禁中莫遣邊能攀
擋入曾聞複道與天通
其三
西山西望轉堪愁原廟蒼茫宿草秋車駕遍來方
數蹕衣冠向後合常游
其四
黃衫鼻甲勳成隊獨分排獸面文未向九關擁
聖支仰從三輔識官軍
安慶鐃歌十首為張閣夫作
逆淚來安潛陽太守恇如羊佩印出走空城

大守豈不念城與守捉賊來取我首
其二
兵再移攻安慶艤艫守臣執節維競呼聲向大天
欲聽誓城存亡爲之命
其三
健吏提戈健兒守築廝養與皁亦奮而果或角其
右或犄其左城中之人可蹈水火
其四
朝謁武安王暮拜忠宣公神靈適將默默若資棤

蒸丁男上城婦女轉粟倉庾盡開城爲之空
其五
臣銳激氣亦烈指揮虎旅勵四列目盡不瞬足寧
凜疾填衍城城如鐵
其六
大將攻南門矢石交下川斯奔駭兵駭顧襪魄魂
假息嚴谷如鵰蹲城下與火誰者也
其七
七深壁氣奮倍歡聲震江江之沸魚龍效靈草木
生慨彼徒既亡不戰而潰
其八

始衂黄石磯再敗樵合犇千艘洗江萬夫溺時
飡飛生羽翮撫臣守仁號無敵白刃攢江俙拉骼
可憐妃子一時盡面縛宸濠口嚙壁

其九

賊既殲城卒文禍已除民無留室家再完歌以婚
父老感歎聲嚌嚌額天問之活者誰臣錦臣鋭寔
治之

其十

黄鉞來重南顧嘉此二臣膺前驅進錦太卿鋭都
護榮華光采生衢路趣上道朱者軨父老謂守將
焉如人云有詔當内赴旣彼扳轅泣如什守亦泣
民不去戀戀中逵白日暮

凌谿先生集卷第四

凌谿先生集卷第五

寳應朱應登升之

五言古詩

山行多嶮巇

山行多嶮巇路狹不容車肯興愁猛虎豈性憂蝮虵志士出經國行子不顧家抑略虵與虎感激揚風沙嶮巇何足云多言死如麻

倔仄行

倔仄復倔仄問子何所憶嚴霜殺百草行道凄以惻況茲岡阜崇重以氷雪殖孤征何緬邈彌望皆峭崩俯身臨廣淵舉手接飛翼騁目不及瞬倦體詎遑息經行意猶怛度隘心轉抑豈無中路違況復非鄉域踽踽無所親去去焉終極

擬陸機招隱

修途苦躑躅山澗聊盤桓盤桓將安之所樂在淵泉清泠足朝暇眗形窮夕觀雲構蔽層木攀崆引芳蘭玉鯉胥輕呂銀綫落素醅忽枉良朋儔誠欵慰夙歡富貴豈不欲時命非可干稅駕從所適茲焉以永歎

野中作

細細朝雨零纖纖麥苗長丁夫荷鉏出所至成蹊術林喧翠齊助山空白泉響往境偶獨淹漸人妄幽賞

客居雜言一首

男子生三十成名苦不早事業日汎汎心志無醜好少年今已壯壯歲易成老感此中夜起惻惻傷懷抱遲明策高足與言思遠道

其二

唐虞日以遠夷夔不可作世無孔仲尼疇能志禮樂曲譜按新聲伶官據高爵周禮今尚存觀者無季札悠悠古初心千載成寥廓

贈蔣山柳供

高絃張柱促大義無平聲車輪不轉轂矯首即長征命今與子會恨不日夜并云胡遽懷歸執手各

屏營淒春浹旬日草木已變榮未覩玄鳥至先懷鶗鴂鳴青春感代謝冉冉竟何成同心頗有贈努力樹修名

知山堂

庭樹忽已暝林鳥喧初息開軒對儔侶顏色忻相親酬藻交芬絢舉觴承瀝液風尚羡沖襟開垣多曠跡寒孑風塵姿歲晏迫于役何嘗樂晨夜長作遠行客眷言悵中懷會情空脉脉

贈劉元瑞守紹興二首

朝出承明廬駕言還故鄉當門結旌旆觀者倍生

光啟人欣再見眷眷意難忘舉觴承湛露頌德詠
孫羊周官十二牧職貢各殊疆拜子夙夜心坐致
黎庶康深衷豈念此伯感別日長相彼水中鳧羽
翼同翱翔風波一失所望望徒心傷

其二

晨行會稽山路狹多荊杞中有長歎人積思深未
已心煩聲轉促聽者爲掩耳自云事黍稷終歲靡
寧止赤日被高原行路多暍死白骨正縱橫何暇
憂妻子在貴易忘賤時能復憐此此曲多苦言行
夫須料理

章氏園西別李戶部夢陽劉戶部麟邊太常

綮陰散朝雨柔祿敷廣堂鴛鸞織圖箔藻繢錯文
梁循除夾衛阜茄木蔭千章初旭浮其顛鬱鬱何
蒼蒼良朋肆讌集端坐自生光堆山行玉羞飲海
酌琦觴除暑絲素絲流聲濕不揚詩人詠良士傳
戒逸樂康投贈各有言賤子愧莫當適意易爲別
懷哉不能忘

贈別黃子和

與世昧所欲見宮隨諧嬉良朋久寂寞十載后君
知把袂執素手惟悰不自持人事忽生變與君長
別離宵車岐路側欲發更遲疑虛名負尉蝸知景
朝華枝兩心各相許脈脈無詞滿泥娓清塵何
以備馳驅盟言願有終白首以爲期

修竹篇

婷婷墻下竹挺挺霜前玉中虛含妙理外直屏深
斷矢盟金石礪羞比春枝嫭凌高氣彌勁在下節
仍促清飈激哀響落雨靜寒綠詎意蕨藜姿誤受
滋蘿觸雖露下體潤豈就汙池浴移根出南徼抱
質待東旭寄托伶倫子嗆弄雲和曲威鳳見殊采
條龍駕修足九成郊廟革工百虞韶續再結叔夜
遊永謝中郎鶴達士慎始終予言諒非複

潼關道中與元瑞敘別

渡洛越陝郊偶與良友逢未覩朱輪煌感茲深異
容達人來至誼矯世抗孤蹤幸荷長者眷提撕激
愚衷臨路念當乖惠我無具終當乖且竚立涕出
豈無從

其二

娟娟歲華晚興言懷幽詩晨風忽震蕩宵路益淒
其使君遠歸國衰衣正累累山深恒苦寒道遠恒

古饑餓寒一入幽壯士汨精離令于食不豫何以
助清巖去去日緜邈悠悠貽我思

游西山莊留別康修撰海

游西邸何極乃在南山陲太白交參互雍原相蔽
虧徽碁發清潤庶品含榮熙靈光凝遐矚湖景暢
玄思念子游時好悵芬與世遺金門謝時彦丹壑
歛英姿大道本昭曠上聖或居夷蹇予重行役睠
彼寫襟期臨觴詎能已爲情良在斯淹淹日復夕
去去從此辭一別起萬想孤悰悵中遠原言抗高
執爲國揚令儀

太華寺贈張比部元電三首

黔中季冬月草木蓊以蒼鶯啼高樹顛燕敲河洲
央山川豈不美風土自殊疆使君持法理遠涉西
南方文星炳霄漢勁氣開炎荒懸知幽憤泄六月
無飛霜贈子一杯酒感念意氣長明朝隱鄉縣悵
別徒茫茫

其二

驪歌攪風箏亂耳故難入何當法界中得此羣彥
集堂虛爽娟娟夜久燈熠熠行觴累不辭僧訴亦
時令並倨傲驚參長飲盡館吸贈我佳詩篇把玩
成丹鑿淵淵若斯人短綆諒難汲乘此不盡歡明
發何嗟及

其三

與君異鄉郡生小不同里何爲邂逅初印若素所
喜開言見心事極究窮底裏有才不相附終老何
所委稱官通夕談蔬果樽觴繾綣謝深眷教仰
識高軌吾道本自同氣味亦相似古來膠漆心誰
能不爲此

寄振之

春日載陽亦被春服華萼輝映嚶鳴咸悅念子

遙遠同懷者稀輒成短章用附往訊

池上春草長堂前新燕翻念子滯遠道悵然增憂
煩昔爲枝上葉今作風中絮開緘跡伊邇在遠義
彌敦匪云附往訊實用敘夙恩所以棣萼篇惻惻
多苦言

立秋後一日過興隆次韻書懷

辭家方首夏倏忽臨秋期行役良孔艱運序一再
移那能不夙夜行露多巇巘緬邈覩之歷阻絕天
一涯心隨落日逐目與飛雲馳四月乏一書何以
慰遐思湖田亦粗給歲計無厚某秋稼儻有穫尚

可豐華滋私言秉昭曠生產非所治

夢大復何子

京華一云別惜若分飛翼遙遙南中道念子無消息歲徂寒暑變日落風雨黑詎知萬里魂能逹君子側猶存煩見示觸目見古色瀏瀏清瀨鳴擢擢朱絃直指摘發傳語要我以終極大質多渾成至寶去雕飾此二句乃夢中語寤言忽復竟驚起謝良德音徽猶若聞轉盻已難即悵悵牽番帷仰睇梁月色何由託跡鴻附此長相憶

送陳先生內赴二首

肅肅命玄駟藹藹趨皇都宵興戒徒旅駕言當北徂時維仲冬候淑氣斂華腴輕雲翼飛蓋飄風振柔裾祖筵臨廣道賓從紛要衢雞觴次第陳含情立斯須撫背忽云邁轉盻空四隅長驚白日短嚴裝前志無揚鑣過楚澤理檝經吳區下帷有程期曷敢寧君軀

其二

閩都亦云藐迥在東南隅朱芾非所夸所樂還故鄉願如越鳥翼翻飛隨風翔仰睇萬里雲俛降千仞岡豈不重行邁要皆心所望斗酒今日歡明日

適上宮叫上官何崔巍雙闕盤明堂長衢羅第宅賢俊集其中子夙愛芳草持贈願以將佩服勸明德爲國揚馨香

贈劉子

彼弧無常歲夜夜光八埏君子報大義義重遑恤身攬轡忽萬里周道多苦辛東涉巴渝水西遡越嶲岸肅膚本上華䍐駛揚風塵深猾洞積隱薄雲開至仁遂令臺下霜化作囊中春芳郵倏云邁悵望損吾神

其二

天子四方彥童稚俯修翮脫穎垂十年始作金閨客藹藹鵷鴻會出入天咫尺懸憂入霄漢許志等金石正直清廟紋端方虞庭璧劇采謝羣忌宣誠發孤赤異才今間見周道日當赫帝心眷遐理歲晏戒行役豈曰行役艱貴以報肝膈

其三

歸程一何遙夜指北斗杓驚鳥起南翔露下天宇寥明星燦修途銀漢接飛軺去去日緜邈行指名都逶名都何崔巍雙闕凌紫霄迴臨九逵陌仰盻十二橋夔龍挾其武衙霍揚其鑣恢恢王道直穆

秘元化調昌運歷千祀稽首歌神堯

贈別蔣子雲

羈心夜不寐懷旦念前途明時悼遷斥末路紛憂
虞秋潦積廣岸初雁開晴湖諸禽相哀鳴似亦懷
其徒弭子南泛楫爲余傾一壺壺傾復淹滯執手
野躊躇子夙負耿介懷寶適名都摘詞悲夙和守
道謝舉趨忽諫長楊獵甘伏東華誅運逆大道隱
事蹟神理徂皇靈幸廻眷死草氣復蘇已稅金陵
駕尚挽幕中符官閑足休瀞室邇遂權偷遠績不
在小寧子千金軀

進舟廣洋湖宿村舍

理棹出林樾緊纜息溪濆平疇寓耳目彌望披煙
雲秋卉具以腓時景氣猶芬歸栖得故墟拙疾負
夙聞繾綣盈尊酒斟酌生微醺長謝鸞鵠儔永托
鴈鶩羣回翔視尉羅緯繣徒多文

其二

杪秋衆芳歇晨興氣已肅淒淒風振條析析葉辭
木川上淹歲暮周覽意所屬原隰既窈窕阡術亦
紆曲覩物知榮悴復運洞屯復屯復來無端達人
失在忠辭榮喜無秩引謝羣高年黃金慝衆口白
壁多毀言魯連卻齊相蔡澤輕秦推物情濇乃適
神理靜自全苟非鑒在則幽憤詎能宣

沙子頭田居贈仲一丈飲酒

殘春餘幾日芳意暢心目君乘木蘭橈遠泛晴川
綠問舍白鷺邊開軒青林曲三月轉一隅所至詢
耕牧有客從外來斗酒相爲開雀舫截魚膾鸞刀
飛豹胎下箸羅庶羞一飲累百杯華燈繼宵景漏
溘未云廻君本伊管儔少壯樹宏達誤挂縉紱中
遂令羽毛鎩河清聖人出桑進茅俱拔忍使經濟
才終困泥塗輔勸君飲美酒幽憤當見刷

濬水阡

何哉鬱岧岧見此濬水阡松檜夾廣道荒草榮寒
烟中有古逸民龍德隱不宣儀刑即長暮雅譽今
猶傳逸民西山裔累葉稱儒賢西山遁徂跡九峯
續遺編著書准尼父抱道遭世遭反駕褒漢闇息
足廬山巔流亂托晉陵勉勉振其先所以來春坊
世有蔡氏田逸民既卓犖令子猶翩翩弱冠弄柔
翰藝苑揚孤騫交游總豪俊詠悼極幽玄悠悠霜
露心稍此庶可蠲有美空同碑百世斯歸然

衂上既別華玉歸途有述

憶昔筮仕日幸承清露塵邂逅欣有托晤笑哀相
親卩方曹劉駕更接王謝隣英聲激四海朗與徹
層旻皎如當空月餘光回照人一朝判袂別十載
問迷津君行牧采苑予往入函泰過逢再申叙悰
別多苦辛微才慙負荷直道生緇磷雞毛方易鐵
龍性本難馴天涯互遷斥異域俱沈淪巡方嶲外
詔辨俗湘中神劉憐輕楚璞不似重燕珉邅廻萬
里道坎壈四年身君既擭冝移予亦得再掄烟霞
開赤郡湛露熠朱輪大器有深受局趾無久伸揭
來謝明主歸臥安故貧松堂懸衣舠竹逕滌冠巾
時食元亮菊亦羨季鷹蓴窈窕樵漁夕枯据農圃
晨適意每自會爲懽難具陳索居人卋寡感子眷
情新征軺辭象緯飛蓋狀荆榛開類置美酒列坐
行細鱗相知兩相得一晤匝一旬便今從此日可
以卒千春我醉發狂言君意寧不嗔皇皇宣尼公
栖栖齊魯濱臨河歎鳴犢反袂傷獲麟豈云道難
值所假生不辰世路有番覆尋性共清眞期君滿
山麓共訪採芝賓

何中丞四圖詩

宗事戒宵駕振衣辭國都王命有程期握此寨下
徒悠悠遠行邁忽忽歲月徂汾晉承飛蓋河隴遵
前驅聖主重守邊買馬南徼胡千金大宛種五色
渥洼駒沙苑開萬廄雲錦紛模糊豈云勤遠略貴
在防不虞委身徇臣節焉敢寧吾軀 右職方奉使

其二

大梁何岧嶢函跨上游羅衢分第宅驅轂富王
侯煌煌紫薇省控據嵩丘明公廊廟姿舉世寡
所儔出牧涖茲土日爲蒼生謀巡壬重民隱攬轡
宜皇猷遂令宛洛間萬屋歸懷柔民居既奠枕河
水亦安流邈矣皇華篇千古詠咨諏 右藩省旬宣

其三

王封出以乘國富馬可數所貴皇澤流物產自生
聚偉哉太僕正實領九州圉行卜擬列星羣牧如
琛堵欸獻勤遠人斯養及編戶外以衛河湟入以
實儀輔明公既俊賢君王况神武以此西北邊撫
奇盡貔虎沙場九萬疋疋疋明如素肅心豈專衛
詗頌仍兼魯要在翊聖衷匪徒非征虜 右太卿考牧

其四

迢迢黔中道乃在天一隅自昔雕漢鄉本與中國
殊馬卿西諭蜀武侯南渡瀘遺聲落千載文教久

自溜出來苦凋瘵上下相矯誣奠貢爲厲階濫首
回豪輸既彼蓬髮人所至無完膚公今萬里往問
閭行邪蘇商調易絕絃急矢無完弧甘棠且先樹
蒲艾宜後鋤政在寬嚴間寒厚自回枯武侯何人
斯豈謂非吾夫　右都憲巡撫

春山逸興圖

達人無俗情愛此丘壑美沈默寡所營日夕成徙
倚春和林木潤雨霽氣埃止負杖出遠郊行歌向
清泚大觀契物情幽賞洞玄理晦明雲變樹靜激
風行水寄興聊據梧忘言時隱几或考在澗槃亦

洗臨河平市喧既罕聞朝籍將安酋以茲淡落心
終老匹黃綺

酬方思道以詩帙見寄

方子還山中兩度寄詩帙憐余方在疚報答百不
一故人在相存所恨越阡術江南十月交山中稼
應畢天爽脆榆柳霜重熟棗栗理甕得舊醅楚雁
割新齋既可歡親顏亦堪悅家室吾翁嘗已厄念
此重有失尚幸老妣康寧以慰蓬草人生歸有道
貧賤匪所恤作詩謝同懷商風振蒼鬢

夾漈先生集卷第五

夾漈先生集卷第六

寶應朱　應登　升之

七言古詩二十二首

七言古詩

東平桑隄行

桑隄路桑何苦苦傍切切多秋雨連　林滿古岸

深水漆黃壚不收抒工程浩大八力繁歛畚
汗如雨可憐民命賤草菅不恤隄邊一饋土
官來點壯丁鷄驚犬吠家不寧幼兒十五髮
勉強裹頭來應役日旰惟愁築未成餔時豈
無食東阿以南山盤曲行人至此登平陸亟
府日日過皇華節鉞遥相屬君不見陰山月黑鬼
燐紅秦人半死長城中但願天王聖明道里遠不
辭辛苦築隄功

爲陸子齊題杏林春燕圖

長安三月黃鸝飛杏花如雪飄人衣陸郎二十擅
文譽早向甘泉獻賦歸瓊林日高酒如乳意氣侵
凌天尺五中坐賓僚列上公教坊細樂呈新譜君
家慶澤諸流根父子相承吏祖孫蟬聯七貴傳三
葉儒雅風流在一門嫣䳄樓前瑞烟起朝回躍馬
鳴珂里甲第還因主得名都人盡指官爲氏君不
見侍郎府前槐樹生小猶眷棗盤石平昭從世擅
江東美更有平原入洛京

題薛生畫梅贈戴少叅承之

薛生畫梅筆不俗意與時時落巖谷須臾[illegible]掃雙
幹成孤標不羨驚凡目東濱亦是宋廣平絲見梅

[illegible]懷有情十年京闕風塵昏夢入故園京[illegible]歛
[illegible]細顏吳淞裏冷葉疎枝粲如綺持將此幅[illegible]高
空堂上階前宛相似寂寂瑶階花影移芬[illegible]
氣如雲冰霜慘澹枝柯古水石潺湲澗壑分[illegible]時
見月還同訪此時取酒還相向即道花開不[illegible]歛
那能花落還惆悵梅方迎君得南還君後辭梅西
入關待看鼎鼐調羹後歲晚同來共碧山

海東神鳥詩贈張鳴皋

千年老鳳生海東一飛三鳴各爭雄錦翰繡臆次
第舉共入朝家羅網中太液池邊月初日照刷上
下聲相聞一翔柏府擬神羊一集芝房伴朱鳳鵷
中少者猶知名慷慨三年始一鳴彤廷誤[illegible]伶倫
竹碧落如聞子晉笙燕都二月青陽動棠棣枝上
參差弄姿被寒多夜未開謝池草發春先惠二門
兄弟擅芳聲文采翩翩瑞聖明可憐韓子河陰道
空感匾匾二鳥棲

牛圖

何人工畫牛寓目皆可喜歷歷數紙中盡此
美始疑商郊初戢戈桃林之野生息多又如
政化久盡還雍盜爲農叟黃犢玄牸作隊行

時時向後鳴牧童晨起驅牛出散入平坡不驚惕
牧陂四面水漫漫草色烏鳶相歷亂鳴鞭背上激
長風吹葉蘆中戲同伴斜光返照煙落前家家共
吹榆柳烟老翁開柵縱牛入稚子停哺跨犢眠田
家作苦憂伏臘逢年樂事還相答吾徒行宦久未
歸對此令人歌式微

奉送王公爵北上

王郎年少風格殊盈盈白皙未有鬚十八登名見
天子詞鋒頃刻能千紙獨憐上策未及收長門空
抱黃金愁歸來棲息曹湖曲飽飡萬卷塡胷腹功

成業就始出門拂衣直上北州蘇北風吹沙慘如
霰長途落日汗人面南人瑟縮不敢行北人馬上
角弓鳴去去燕都春應飾九衢車馬花如雪袖將
董子策一通持之上謁明光宮侍臣物色先達喜
男兒得意乃如此

戚里行

長安戚里盛樓臺羅衢夾巷絕浮埃雕軒綺戶排
雲出卻使飛鷹翻下來就中上貴椒房籍十八封
侯門列戟有時清夜侍皇遊監宮不敢詗蹤跡巡
宗結黨氣象新等閑出入雙朱輪朝回戲獵宜春

死手挾琱弧開射人邑閭里中花滿烟乾穿騎
雲蔽天商船到岸不敢攏恐有家奴橫索錢英雄
有時坐劍歇喬柯易瘁甘泉竭太陽初升光燭人
不見明星與華月君看昔日景福宮惟有楊柳搖
春風

送馮良弼

上客勁行軒門前征馬宣春郊三月柳吹晴五陵
原九重赫怒除邊恥遠徙千金酬士死馬首雙旌
渡月明腰間一劍胡塵起胡塵海月自年年羌笛
聲中思慘然今年轉戰陰山曲來歲連營瀚海邊

閨中思婦長相憶久戍征人歸未得安得三邊早
罷兵不愁邊士無衣食

函谷關歌

朝出洛陽城暮投函關道函關日落行人稀滿目
黃雲暗秋草此地古來西屬秦崩坡敗壁樾崤岣
牛車冉冉行不盡更愁怔石擀車輪關門老子去
已遠書生學道嗟何晚紫氣紛紛舊路迷青牛不
見當斯返只今對虎正縱橫羽檄星馳大點兵徵
巡司隸督責苦關下居民日夕驚疎林漸指新安
燒夜火人歸茅店宿鷄鳴客起四散分令人忽憶

孟嘗君

題馮憲使汝揚所藏畫竹

一拙老人丁畫竹日寫淇園數竿綠清辰幸可潔几案盛夏猶堪淨煩燠北平憲使初得之時置高堂玩不移開襟向月同蕭灑退食臨風共委蛇世情紛紛慕梁肉銀燭金尊照華屋唯君胸中丘壑深獨能愛此灑忘俗千載猗猗詠武公憲使風標相與同臺端直筆虛心裹柱下清霜勁節中臬府門前老柏樹四時青青色如故更添此筆亦相宜芳意交加君自知

過分水嶺有懷同志

前歲南過分水關十月天晴花滿山今年西度分水嶺九秋積雪浮寒影天時南北有常運人事蹉跎發深省中原日夕狼虎多游子出門行荷戈魯儒樞衣蹈白刃汴京灑血腥黃河來橋作郡吏門裹南原卧家猶未返石亭抱璞隱城市鳧塘買田歸雪水有懷幽咽眞自知海內論心竟誰是春日淮南黃歷留丁厂伐木聲相求此時誰遣不歸去卻令還家尚黑頭

奉和劉子東之鎮安山行之作

樓烏欲起夜向深城頭月落天橫參攬轡行過芳樹林須臾東旭升遙岑草縈如綫路欲細瘦馬更愁盤石便空谷嚶嚶啼蜀禽聽之淚下不可禁小山叢桂多綠陰司心之言懷斷金

入桃川塢悵然興懷得長句

朱子好奇世所無平生癖在山水間每逢異境輒躭賞委意登陟忘勤劬東觀大海西絕胡南臨越嶠北上都桂檝屐經兩王水衡車夜宿降王廬十年踪跡半海內吞噬河嶽塡微軀兹晨更入桃川塢丹崒翠壁羅芙蕖便令心目兩開豁即欲駐足

停飛輿僕夫逡巡卻行立脣乾吻燥煩招呼始從谷口入隈隩漸轉山蘿谷盤紆攀援古木泝流水盤僻惟石穿寒蕪丹梯杳靄上欲盡回首動色神覘輸嘗年太守往難即前度漁郎今莫須世徂靈品亦超化惟見古洞苔模糊青蘚掩映白石屑髮鬅隔水來仙姝臨風指點少延佇日莫不至空踟躕人生取好意各殊鵾鵬鷦雀難共圖由來俗眼尚紛紜亦或謂我如癡愚長安九門通九衢金馬玉署貴者趨奉身何啻廁中鼠縶足豈殊轅下駒乃知達士秉昭曠世上兒子徒區區

古意贈劉子

聞道華陽洞多藏郤穀人身騎丹頂鶴頭帶紫綸巾日晚長風吹八垓玉芝瑶草共嶙峋黃庭寫罷翻然去不管人間有幻身

虎丘山圖爲周少安題

憶我昔遊虎丘寺吳中諸公攜酒至山川林壑恣登覽草色波光送心意倉卒忽驚風雨來層樓疊嶂鬱烟霏行踪轉盼已陳迹十載往事徒興懷使君意與絶代無愛此靈境塗成圖劍池玄塔忽在眼令我歎息神魂徂東南山水夙所羨垂老盍遊當未倦但恐君歸地上稀東望太湖空素練

和西涯閣老寄題黃鶴樓韻兼呈[illegible]山中丞

樓船浮空向空泊坐對江樓詠孤鶴杲月晶晶目仍遠澄波淼淼心光廓大別曾開神禹鑿洞庭彭蠡相聯絡貫緣七澤入溟海控引羣山俯飛閣飛閣西來千萬峯鈞天九奏敞龍宮虛傳雲樹書記達實以桃源路可通靈洲底處開芳杜商船時時乘便風風波歲月坐超忽回首朱顏成老翁我生飄蕩慚時彥踪跡天涯已強半芳草幽憂泣楚纍秋風歸思憭悵愉步離歲月如轉逝廿載斯樓已三見感此長歌推上篇登臨省識回儇而茲來景物尤絶前江水江流淨如練報詩中丞興不淺尤擬乘槎上霄漢

王方伯寄雙洲障子

吳郎畫梅兼畫竹出冰姿與寒綠御史堂上雙幹成一洗人間萬花俗磨平洪涣紛相照武公回頭宋公笑天機慘淡生意中傾堂見者嗟神妙王公大雅擅絶倫愛此能藏天下春遂令純素翻生色更假鉛華爲寫真輕稍籠烟玉雙立古枝臥水紛酒溢迴如陰洞臨寒風山桃野杏何嗟及梅實含酸味可調竹枝直節上干霄毛公王公志操有如此二品者安用淺此畫障之孤標

宵柝行

下邳南頭宵柝聲宵人持柝擊且行一聲撤換向風急便顫悠揚繞指生合沓餘音空外聞欲盡不盡各有情長河雨岸月如練千戶萬戶何時明曰露凉雲古城下促漏傳籌疾奔馬督責怨逸司[illegible]怨懶陪仍遺縣官打停办側耳意所觸二復聽不能捨邑河破碎井滿天取酒迴船更傾瀉憶昨

少年走場屋乍聞此聲心碌碌四更起坐中夜頻
梳髮披衣轉煩慮迺知人心有愛憎不緣祈韻能
翻覆風塵澒洞滿天地歲晚江湖百憂至高車駟
馬豈吾意願得長爲抱關吏年年擊柝君莫棄

潋江泛舟歌

潋江江波萃蕭爽扁舟遠泛臨川上烟銷日出蒸
與殊牙檣拔舵平如掌竄方玄冬氣仍煖馮夷擊
鼓同憔賞石黛碧玉透迤開蘋花荇葉參差長水
鵠御魚時出浦宿鷺將雛不驚榜白雲不動青山
移四面合沓排銀榜須臾長風起天末寒聲颼颼
振林莽驚濤駭浪倏怒號蛟騰鼉作紛來往人生
憂樂頃刻異世事浮沉足深想憂樂浮沉那可哀
且添新酒溢金杯長江西南入文趾馬援征行安
在哉古人委絕俱塵埃江流不管古今事明日江
頭人復來

贈王生準

別子七年纔一見眉宇瑣枝記初面才華自料千
夫敵名譽眞騰萬人羨憶我忝中始識君鳳鶵龍
種非凡群陸機番髮宮詞深子更少年能屬文祁
閣戰角鳳在野五陵佳氣時氤氳只今吾老向丘
怒行且見子嘗靑雲吁嗟人生貴意氣世上顯沓
徒紛紜

湖上送別華玉作長短句歌

爾從京華來問我滄洲路暫作淮南留相攀桂花
樹桂樹團團蔭楚宮秋來樹樹起香風歸驂向月
停金絡寶劒當門解玉虹主人開客來終日笑顏
開盤中苜蓿琅玕頡蘺裹瓊漿琥珀酩五湖雲水
淨無埃還似山陰雪下回放浪每爲河朔飲風流
重接建安才一夕復一夕開軒偶瑤席不知逸興
安從生坐使窮愁向君失我生寡聞道四十已歸
田豈爲折腰思絕粒猶今傷翮惡驚弦黃河之靑
那可埃世人視我尋常耳釣竿不挂呑舟魚疇昔
論交竟誰是感君山嶽心眷我無轉移送君江海
上恨不長追隨他時若有天台興儻寄與公一賦
之

北風行

昨日南風揚今朝北風急南風吹山山不移北風
吹海海欲立嗟哉南風不與北風競物理自爾非
相襲軒轅臺前燭龍晦紈千山頭冷雀泣黃鵠摩
空不得下蒼鷹鬪水愁沾濕行人戢足不敢行但

嘿竽籟相賞翁川無梁水增級林木哀訴其聲四集噫我獨何爲衰居向原隰豺狼虎豹不可以托處遡泗渲漫皆憂悒田父停歌向我笑笑我投簪滯鄉邑然桂作薪炊玉粒空囊無錢太羞澁我云蓼蟲之性甘習苦亦聞龍蛇歲晚當深蟄行藏得失本天道古來賢哲何嗟及君不見北風雨雪洛陽城袁安卧內無人入

夜坐悲歌

朱子夜坐心煩憂父死欲葬土未裒寒風蕭條動林莽況有四壁蟲啾啾此時沈憂結中懷行哭向天登荒臺山鬼嘯我前屋烏啼聲哀流雲吐月照愁疾自分委絕成塵埃僕夫持酒至勸我少延佇一酌面已熱再酌心益苦眼前無人會我意此意難同僕夫語浮生自托棍內軀溺世何殊廁中鼠聖賢空留百代名今古同歸一坏土擊杖叩舷聊散愁吾翁葬此吾何求淹留且飲杯中物他日還從地下遊

凌谿先生集卷第六

凌谿先生集卷第七

寶應朱　應登　升之

五言律詩九十六首

宿寺作　得父書
病中餘采旅有懷示之
得舍弟振之書　寄喻太守
登文殊院望河西　立春前一日揣領鋪兄
梅戲折一首　蜡月二十三日
立春過打牛坪一首
永昌除夕　元日
丙子四十初度　題扇
圓通寺和杭雙谿　大龍道中
清化驛壁次韻劉太守德符
觀楚人挿秧口號　夜月舟中聞笛
藥圃　題蕉
渡淮二首
再過界亭苦熱次韻德符太史
憫旱用夏大行韻　旱後値雨次韻桂洲志
喜書寺壁　贈子雲
瀘江除夕　元日
閒坐　再宿禮上人方丈用壁
間舊韻　浴温泉一首
將發黔中別太華寺

晚春經近郊別業漫賦一首示振之
晚宿振之讀書處是夕雷雨作冉賦二首
園居即事　雨後聯眺
輞川　楓嶠
梅根　癸未書懷二首
簷雨　少司馬黃公輓詩二首
夏夜谿上作　雪嫁
五言律詩
上陵作
地閒神宮迥林深隧道深長松迎去馬平野入通
岑霜露千秋祀橋山萬古心都人懷　聖澤遇此
一沾襟
送姚惟寧出守
故人辭我去領郡向袁州歲晏離羣思山寒出郭
愁行春時霧覓乘月一登樓想見甘棠樹東風綠
未休
其二
十月宜陽道風煙憶舊游郡齋迎袁岫城郭帶寒
流楚俗民多儉周田歲不秋居民忘　帝力惟解
頌祁侯

漁舟

日斜江路闊渺舩一舟還不辯煙中樹惟看江上山遠心同瀞泊幽夢入潺湲水泊臨山寺鍾聲夜出關

送別王公爵

深交元不厭近別轉堪憐去國逢春半懷人見月圓鄉心吳苑柳馬首秣陵烟願化江頭檝隨君去復旋

對雪

對雪饒幽思清塗酒半醺撩簾寒未起灑葉細先聞風急仍含雨天低欲墮雲晚看庭篠色漸喜白紛紛

臨淮道中

長驅渡淮泗信馬入青蒼憩草行人倦鋤禾餉婦忙山明日五色雲繞樹千章形勝駭心目天然是帝鄉

孝宗皇帝挽詞

內殿頒遺詔平明下　聖朝山川收涕泗儀蓋感蕭條咎協三辰晦神游八極遥慎究心似烏無今海門潮

其二

經秋生新感朝儀改舊觀喪經仍漢制　顧命纘周官萬國函香拜　諸王畫像看蒼天高下極贊德自知難

其三

太白侵乾寶迴飈改舜紘　重光今有後粹孝古無前人誦　王言大奎聮御墨鮮終身戒遊佚何以尚遐年

其四

風動元元日天培六六春道言無屈辱虚已有咨詢禮樂師成憲台衡眷老臣　先陵含笑入親見萬方淳

其五

乾斷風霆迅　皇恩覆露同共兜膺衆怒頗牧繫淵衷影落丹青裏心存　社稷中巫咸不可問直欲扣蒼穹

胡馮圖

墜地非凡種房星巳動天千金辭大宛萬里刷幽燕苜蓿花初滿關山月屢圓將軍功未建辛苦四蹄穿

其二

貢獻歸明主知非立仗材呈回黃帕覆鞴開顏盻神俱竦驕嘶勢欲來奚官無所事龍媒

恭陪郊祀二首

委佩祀官肅揚旂法駕來仗移天穆穆戟轉忌蹕皮弁覩周禮甘泉憶漢才小臣慙職守隨從叨陪

其二

陛戟森相向鑪烟細不流慶雲圖御蓋壁□□丘吉協牲牢卜馨將秬鬯浮郊禋天子禮分出公侯

哀谷亭三首

開道團營將前茅未進師居民坐塗炭揮淚望旗柳色烽煙外鳩聲谷雨時移家若飄梗誰眠東菑

其二

齊魯何多盜冬春未解圍元戎休按轡黎庶徒威戍久軍彌竭城寒士氣微循聞安撫使先□停歸

其三

有寇來傳語紅巾更渡淝蒼茫連夜遁不敢戀春衣羨觀講焦上陽和感殺機道逢鄰舍女新向賊中歸

有感

莽云傳新檄千金募駿材誰堪一騎將盡洗萬人哀戰壘宵多警城門午未開更疑春令轉三月尚無雷

王子晉祠

杪秋天變陰落葉下高林不辨仙游處昨驚驛路深雲亞餘取遠月暗鳳笙沈獨有緱山廟居人仰至今

同州道中

荞徵遍路黃閣別附廣長風開萬象落日隱三峯野鷺浮堤合鄉心遠樹重幽求今未得猶自玩靈谷

寄蔚齋大卿二首

□□昕昔少那更別大君白下攜初合闕中惜再分春歸泰兆酒人隔華山岳野服行當返高風自不孤

其二

落日關山道躊躕倍憶君未能攀所餞已愴路岐分卿寺初週月都門欲別雲幽棕非絕俗直道本離羣

用韻答張汝誠

臨關能送客投分亦緣君已負尋春約空辭坐夜分散銜欣對月酌酒慰停雲今朝明朝路驛騎暫別羣

別院

小亭開別院煩暑散清陰暫爾抱塵鞅囹之長道心簡書方獨畏花藥豈吾岑會待淮南卧翛然桂樹林

褒城道中

吞并書難分嶔嵚自昔聞巖扃低附谷磴道直披雲馬路經寒雪雅栩木夕曛西爽通蜀路因訛長卿文

由金州舟行至洵陽樵吟二首

窮源自嶓冢流作漢江清食貨通湘楫方言雜楚聲林芳寒未改沙淨晚偏明便擬淮南卧前汀多漸

其二

理棹出山阿廻舟泝淥波廣烟交遠樹飛嶂隱懸蘿地域經秦少江流入楚多青樓臨廣道已聽大隄歌

宿兩河公署

暮投三岔館坐愛兩河山明月無期至青天不可攀旅人依火宿林屋背雲關寡和懷同調修名歎壯顏

何道亨宅讌集贈張西盤得春字

美人同信宿小讌及芳春曲几橫銀燭高盤薦素鱗揚雄今更有王粲晚堪隣更擬相延滯離懷得具陳

其二

何遜能延客招邀喜及辰谿毛日堪採賓餞豈云貧下士叨良會高才列上珍發生同草木次第待陽春

答太史德光

酒酣同起舞高誼渺秦川何幸追陪地翻悲謝謫年圖書東觀夕花燭少陵烟明發臨河水離心於然尊

嘉木題畋太史畫

苔老芳樹根濡跡向河源鬱陰翼脩甸秀色欲遊門已落匠石顧仍遺伐者斂詎比溝中斷猶堪覽下存

聞笛

楊柳垂垂發何堪一笛風飄飄振虛壑颯沓入長空月暗關山迥江迥澤國窮扁舟無寄託萬里此漁翁

晚泊洞庭

霜降水宜涸湖波尚渺然俯窺奧圻地平望欲浮天樹影三湘盡山形七澤連圖南無遠翼猶滯入濵船

海上暮歸

暮歸乘水駟挂席信微風進槳盤渦出廻洲集翠通魚行寒見影鷺立晚依叢更有隣舟子相將得偶同

楚雄登樓次韻二首

壯心凌絕嶠遠意入危樓節序臨寒食風煙若暮秋揚雄淹蜀郡阮瑀滯陳留湯評悵歸賦吾生已倦游

其二

況吾何多事長鳴送夕陽川原猶緬邈雲樹已微茫尋壑思陶令聞歌憶楚狂端居自惆悵况復歷殊鄉

登法明寺毘羅閣

清晨訪法界高閣上毘盧獨鶴巢深樹幽泉瀉決渠開窓盡丘壑入寺極虛無坐愛香爐寂因懷禪誦徒

龍泉寺

哀牢漢南徼評[illegible]學西天鑿石開龍象穿山引梵泉胡奴長禮佛法侶共安禪憂暇來相訪難同靜者緣

暮春永平山行

節使東歸路春光亦未央千盤廻馬首萬折下羊腸獨樹花齊發危枝鳥不妨岩花一以望身世尚微茫

觀雲巖臥佛

偃臥何年醒沉冥與世違巖欹側金象雲護冷銖衣欲問無生理難同大覺依忽聞鐘磬發疑是夢中歸

春日永昌過張氏南園別業四首

[illegible]訪南園路紆廻一逕通池涵翡翠色花發[illegible]

[illegible]獨壘開芳意幽求愜故悰更憐圖史富人勝此

樹樓

其二

俗遠林扉淨天晴眺望賒開窻廻北斗隱几對南

華有客過深塢相將數落花日高忘盥櫛懶惕是

生涯

其三

契濶頻年積過從萬里遙吾慙碧雞使君退紫宸

朝坐語流觴合行吟綠樹饒淹留忘日莫鄙吝覺

全消

其四

野築遠春色林棲厭市喧瓜生邵侯第雀噪翟公

門標格餘風雅寒溫及酒尊片言吾所實莫惜寄

頻繁

宿寺作

春止何年寺煙花翠且重山門下斜日香閣度遙

鐘托叙殘僧少雲深宿鳥慵皈依如有悟不假對

[illegible]容

得父書

白髮同強健斑衣隔起居還將別時淚灑向寄來

書憶菊秋堪采園蔬夏可鋤豈終縻薄祿不即念

吾廬

病中食來服有懷振之

嗄食思來蔔[illegible]強自排嘗乎疾中苦請子病時

懷美惡同所爲愛慶問虎對波多愁目翳時復乎

頻揩

得舍弟振之書

萬里來鴻影開書減片愁子方論在遠予亦病仝

瘳烏鵲何多喜山川有底憂西堂何日返還共惠

連遊

寄喻太守

問訊吳淞守分携今幾年詩無一字寄政有萬人

傳飽飫鱸魚膾清吟列岫篇柰瞻行宦久歸思正

翩然

登文殊院望河西

縱目登能逈臨高[illegible]艸寒浦帆明海日嚴樹落風

瀰已動塵心遠邢堪酒量寬懷鄉正愁絕日暮且

[illegible]

清化驛壁次韻劉太史德符

崖險辭淵祠懷忠吊晚蘭故詞寧忍讀遺廟儼相
存竹月與門嵌熱歌易水寒古來寧屈子揮淚且
加餐

觀楚人插秧口號

插禾憐楚俗田畯總層層共道臨芒種那能避欝
蒸歌詞人互答音節鼓相應但使民多粒寧憂穀
價騰

月夜舟中聞笛

秋風日夕厲已覺露華清況有隣舟笛能傳江海
情羯胡嘗北遁俗客厭南征野水東流去餘音空
月明

藥圃

種藥開玄圃成欄插槿枝評花稱近侍贈客欲將
離雨葉新妨浣風苗嫩恐吹賓筵不辭費但覓二
題詩

題蕉

蕉葉日以長開心日以舒持將一片葉臨得數行
書雨泡添暗風翻碎點疎時疑綠窓外飛出共
淚魚

渡淮二首

楚岸崩沙仄淮流積潦深沙明疑雪漲潦泛似秋
陰舟檝煩相待炎蒸喜不侵直憐行官地獨感濟
川心

其二

水外長天蓋烟中遠嶼嘶即看乘泆沐已若釋憂
譊波撼青楓樹凉輕白紵衫舟人不愁思滿引夕
陽帆

再過界亭苦熱次韻德符太史

炎蒸那可觸而我再經時甜樹恐不密問泉愁到
遲長鯨方巨壑斥鷃只卑枝向夕凉風發同霑大
塊私

悶旱用夏大行韻

火雲騰旱魃潦水斷橫塘秋穀已無賴山花徒自
香望中膚寸遠愁裏祝融長野老猶焦思喧喧雩
社傍

旱後值大雨復次韻往洲志喜書寺壁

鳴雨何匆劇飛泉已亂流近山先自爽入寺更多
幽僧有收租望農無憫旱愁遡知天普物九不薄
情派

贈蔣子雲

別懷無近遠送子即凄然文采東都守明時萬里
遷江舟廻夕浪汀草暗春烟引望來時路長安在
日邊

瀘江除夕

除夕繁鄉思蹉跎賦式微醉歸看列炬愁坐聞觀
屏漸水那能續鄉雞不可遷且從高閣卧向曉拂
朝衣

元日

殊方改歲華旅食倍思家綵燕開初泄絲巧趁
花歸觀陽道轉幽宵物情然獨酌從吾意寧要暮
景斜

謝室

疑臘形骸累難消片日閒舉杯傾綠醑隱几見青
山鳥語何多昔花枝亦分顏近村人意洽知是拜
年還

再宿濃仁人方丈用碑間舊韻一首

陽歲重來地香燈敞竹門懸蘿暗凝露疊石細生
痕月出諸天淨紅寒萬木昏劫餘僧梵寂寺廊經版頼
此鎮靈坤

浴温泉二首

三月蠖川路温泉已亂流涓涓出地遠脉脉向人
浮湛玉明膚色跳珠濺臂鞲塵心方爾沃客
令瘳

其二

陽和如擇地於此一泓温伏沼疑藏火通源定有
門氣蒸山木潤沙障石泥渾出浴形神暢因思賦
洛魂

將發黔中別大華寺

茲游未全後花事尚餘春擬作留衣別難期結社
因空門無住跡浮世有歸身夢幻應如是何須論
假真

晚春經近郊別業湯賦一首示振之

地僻嵯峨與幽居謝近郊驟看芳樹合漸喜綠陰
交素壁明珠綴青林暗鳥巢此生隨意適吾道豈
匏瓠

晚宿振之讀書處是夕雷雨作再賦二首

郊原積翠處幽轍少人來新柳當行種香蔬覆砌
栽謝池春共賦姜被晚同開信有人間樂尤多种
民才

其二

南畝已播穀春雷始殷祭剃屍山介需喧誤海濤門雨屋愁高秋風扉姤娠蟋脆有溪漲處少除眼偏明

園居即事

首夏衡門裏淸波四望通古槐垂密葉細草結幽叢庭灑黃梅雨簾鉤紫燕風林堂多發興興至復誰同

雨後晚眺

小雨經簷盡殘陽隱樹低迎曛花氣合向夕野容迷寶剎流雲外金塘去鳥西吾生江海意隨分此甲棲

輞川

秋晚横塘路方舟艸港頭漁人心不極落日未收綸水宿無常處江行自作鄰因悲從游客遠道獨逡巡

楓嶠

儼𤢖青楓樹叢生絕嶠邊交柯低護日抄葉細藏烟從客便凉甜鷓鴣喜遞遷但愁遨老眼吟望迷江天

梅根

冐臘花俱盡孤根此寂寥相憐同歲晏自擬半[illegible]朝古色猶堪把冰魂故可招佇看新賞處商鼎待君調

癸未書警二首

羣盜連淮海傳聞逼近郊空村愁欲陷歸燕恐離巢敵愾誰能壯訛言最易拋隣家小兒女荷擔念同胞

其二

物態傷吾意流離滿道傍雨鳩頻逐婦風鷹忽分行自分惟溝壑何人且廟廊舊時阡陌在擧茎返耕桑

簷雨

中歲仕三巳晚耕天一涯僻居寂儔侶開戶對桑麻簷雨隨風亂溪流逐岸斜時時値野叟爭席坐鷗沙

少司馬黃公輓詩二首

前歲傷凋謝斯人尚典刑險夷皆自得出處必須經亦爲東人頌玄碑上相銘所憐江海外今夜隕台星

秦嶺謁韓祠　閻順華玉謫全州二首
九日會李中席上　黃鶴樓讌集答李子
登岳陽樓　桃川懷古
晚登界亭　秋興八首
晚次盈口口號　羅舊驛
晚次平溪　親誕有懷
永定堡　月潭寺雲泉閣
清平道中　早起
平越分司夜坐雨不絕
至日盤江二首　苦言示夔莊

七言律詩

供事石城門外有懷

皇川一道引風烟佳麗天開自昔年富國儲胥分
道入下江舟檝順流旋涼生六月連旬雨聲滿重
城萬樹蟬落日酒旗猶在眼后庭歌曲已茫然

宿獻花巖作

名山隔歲與心期古寺經過再賦詩僮僕解裝先
藉草主僧留客旋烹葵泉鳴澗壑秋生早樹隱窗
櫳日上遲豈獨有緣叅法界同行吏部亦吾師

廿六二

長廊卷幔得閒凭南國秋容望不勝香閣梵音傳
遠磬石幢寒影護懸燈山深疑有長生藥寺古應
多入定僧人語忽然飄下界始知身在白雲層

送別王臨安

春風五馬出江城繡臆金腰刺史筞壯士買牛銷
舊劒蠻兵驅象迓前旌武侯祠下焚香過判丈山
頭露冕行蹔去還來知不久底須回首望宸京

送盧文華謫鎮江學授

江頭還客棹初移慷慨臨觴詠露斯千古懷沙心
獨苦十年憂國病難醫橫經已有門生待說尹惟

應父老知公論在人君自見此行消息更何疑

再送盧文華

憐君華省移官去蹔向南徐寄此身經閣坐來春
草合門生散後月華新題詩一勺中泠水送客初
過北固津暇日有情懷舊侶煩將筆札報行隣

憑虛閣餞別劉元瑞校書湖南

禪林高閣散煙霏灌木陰陰燕子飛酌酒共憐爲
別易乘桴誰謂遠遊非白蘋洲畔心先到綠草湖
南路不違世事浮沉何足問願言長自保音徽

張潤之邀遊清江道院詩與家弟同集

山螢微雨乃新秋竹溆涼風戀舊游座有吾香消
白石路多瑶草別丹丘同行小謝詩尤健北嶺麻
姑意更酧悵別更逢眞境好不堪乘夜渡淮流

定南公署小憩 宋高宗南渡昔休沐于此

解鞍聊爾謝馳驅千里王官不使初宿草尚懷曾
駐蹕豐泥如郤欲行車山衹衕来春田散隣寺鳴
鐘早飯餘休舍片時還覓何聖恩無地不寬舒

將從衢州陸行至常山

江鄉二月欠芳菲白霧黃雲慘不開石碓自舂知
水長布帆初飽覺風來旗亭喚客春宵酒驛路傢

人曉見梅世味已諳灘百折山行明日又千迴

都門除夕

別歲春歸在歲前長安雪後換風烟客心漸對寒
燈寂陽道遥從夜漏還江上草堂虛舊業天涯蓬
鬓入新年明朝結束趨元會坐待雞聲獨不眠

次韻趙金華除日朝賀大明門

九重臨御禁塵清萬國臣寮賀大明晴雪漸分鴛
鷺影天風時下珮環聲佩風聖表雲中見縹渺香
煙殿上行歲晩喜逢陽道轉腐材同荷發生恭

淮和元日朝賀大明殿

喔喔雞聲催曙起沉沉宮闕拂雲開下官揔會朝
衣集三殿觀承法駕來碧草乘春自搖動朱旂迎
日晉脈回私心儗効華封祝聖德難名愧不才

次答顧開封

昔任南都文社裏道情長日對幽玄聲名並藉金
張薦時輩爭傳扇宋賢揔謂離羣堪白首共嗟爲
郡各經年相逢漫道還家樂生計何須負郭田

上元客舍次韻

城闕風煙啓夜光天街燈火動年芳故園應恩縈
千里新歲行蹤滯一鄉旅客不堪塵土滿都人方

喜樂遊長迂疎久愧南中守頻有羣賢在四方

次韻答徐昌穀廣文

故友相逢杯酒懽夜深幽思結寒盤京塵習慣居
年久郢雪才高和者難客裏歲華傷荏苒袖中書
字喜平安聞君注易今多少想見青氈坐已殘

次答趙金華

鄉里論交意自便何堪為別阻山川郡齋獨坐憐
風月京國重遊感歲年江草不違南去路春冰猶
滯北來船同時遊者多游夏漫以風流讓昔賢

天津阻風口號

河氷初泮尚流澌不到春光二月時黄沙白岸回
行跡細柳夭桃猶故枝水鳥銜風隨意返樓船終
日使人悲遥想故園花已發淮南江北滯還期

舟至臨清大風晦㝠聞過客言穀亭盜賊之
勢甚劇感而賦此

聞説王師北出燕山東羣盜故依然沙城風起塵
如霧澤國春陰水作烟過客盡傳烽火警行人愁
度谷亭船平原太守今誰是慷慨多慙石二千

渭南道中

歴歴晨光樹外明西來幾日又東行驪山自繞秦
宮盡渭水空縈漢畤平豈有芳菲通舊苑秖驚禾
黍暗高城憑誰指點興王地歲晚令人百感生

登王孫亭望華嶽

華嶽遥瞻勢已雄河流入望更無窮羣山揔出三
峯下衆水同歸九曲中絶塞衣冠通上國行人車
馬入新豐漢家陵邑依然在擬賦西都恐未工

入關

秋入崤山見燒痕遺墟繚繞尚成村風塵古郡甘
棠暗嶮岨重關宿草繁人影隔河三晉路煙花横
塞五陵原觀兵不改周秦舊耀德仍知聖主尊

夏日遊清涼山次壁間韻

花宮杳杳背雲闗過鳥飛煙色相間梵鉢時供巖
下水禪心長對佛前山生逢淨土誰成果暇乞閒
身亦解顔浮世自憐無住着未能留此又東還

再過同官道中作

浮雲細細雨還晴客思車塵喜暫清山館重來應
識面野花空好不知名長林樹轉迴征蓋遠戍煙
消出候旌日落興闌猶信馬荒城夜火斷人行

秋日登老子説經臺臺下有道德經石刻并
手植栢在焉感而賦此

伯陽仙去有高臺紫氣銷沈望不回樓觀俯看秋
色裏函關背指暮雲隈巖前種栢飄玄潤石上翻
經暗古苔問禮誰爭宣父長慚予千載偶能來

奉贈對山康子之作

滸西花柳卜居新梁間燕泥生紫蘋病轍圖書緣
在告興來魚鳥得長親浮雲漠漠秦川夕灌木陰
陰武水春賴有同時呂涇野相將歲晚結行隣

其二

北關上書歸故林南山結屋架高岑相如獨卧文
園病諸葛長爲梁甫吟門外有田供伏臘花時載

酒足登臨避名只恐名終出息馬懸車徒自深

固原道中

秋鴈將歸禾黍收邊衣八月捴羊裘千山搖落無芳草萬壑奔騰有急流探騎弓刀揚遠日戍樓笳鼓動高秋獨持文教來幽塞更覽戎機答壯遊

六盤山

西北六盤山切雲一盤一折象天文穿林列騎交愁入嘯壁哀猿近厭聞隴樹遥連迄塞盡秦關中斷渭流分清秋忽報烽煙警落日猶過虎豹群

書驛壁

羌隴西來秋事非長安東望渺庭闈十年故國悲游子九月寒砧感授衣返照入林戎馬急陰雲接地鴈鴻稀莫愁絕塞終難據聞道中原未解圍

九日赴皐蘭途中值雪有作兼懷顧開封華玉

泥潦縱橫隴坂長客衣霑雪度重陽陰雲黯慘未開午時菊銷殘空抱香入迴秖驚風落帽臨高誰送酒盈觴佳晨強半天涯路隔歲題詩憶大梁

晚下摩雲嶺

曉發皐蘭望絕岑馬蹄平步入嶔嶔林藏積雪地

含潤山渺素秋天變陰滿月煙霏幻化川時鑿助蕭森黃河西畔華夷隔臨眺徒傷萬古心

臨洮道中

馬度洮河西復東重岡絕巘渺烟空舉帷更喜看晴雪挾纊仍愁犯朔風荏苒物華行役久支離病體歲年窮欲從隴右窺全蜀擬過徽陽入漢中

鳳縣道中

山下條梅動早春山腰棧閣倍愁人江流滾滾西通蜀斜谷嶢嶢北控秦物色向陽猶晻藹客心隨馬共逶迤羊腸鳥道開天險騁望臨高發興新

秦嶺道中謁昌黎先生祠

謫官初程此度關不禁風雪滿前山忠誠敢抗衰年疏感激愁看從子顏自分咸京成死別詎知炎海復生還瑶琴一曲拘幽操千古論心向此間

聞顧華玉謫全州二首

除目遥遥度陝來愁心忽忽為君開上書已白鄒陽獄理郡重煩顧況才粵俗定知能揖讓塞翁何事更徘徊全州六月多炎酷應有飛霜解鬱懷

其二

荊中郡檄非嚴譴白下萊衣得便歸但使撫侯能

變俗莫言陶令與知幾傷心絕塞一揮淚回首高
天空落暉已卜湖田堪種秫耦耕他日豈相違玉華有田畝理故云

九月季中席上留別眞州諸君子

明燭高筵接素秋十年朋舊得追遊簷花旋落虛
堂迥江水平添曲檻浮揔謂重陽淹旅興可堪風
雨使人愁殊方別後聞吹笛遷客懷人正倚樓

黃鶴樓讌集次答李子承裕之作

把酒江樓坐不歸高情向我重相違路通滇海人
南去山近衡陽鴈北飛避世每思詹尹卜解嘲誰
許子雲非相將更上層梯立閒看浮雲蔽晚暉

其二

木落江空出遠林憑高騁望共開襟泰山舊約傷
離思楚國重遊見客心樓外白雲長不改壁間黃
鶴故難尋崔詩自好誰爭長聊爾揮毫答雅吟

登岳陽樓

樓枕巴城控楚都高名今與洞庭俱四時雲氣生
衣袂六月凉風灑座隅未有神僊來縹緲即須文
字壯規模要涎欲上君山頂飽看滄溟納五湖

其二

岳陽樓前看洞庭三江水多愁奔豗淺湯欲盡孤
烏沒君山之樹何青青題詩直防鬼神泣吹笛恐
有蛟龍聽先采香蘭招屈子徐歌瑤瑟報湘靈

桃川懷古

猶有桃花照此川更無人泛武陵船泉分洞口僊
凡隔地遠人間日月偏未羨入山眞不老曾聞避
世可稱賢逍遙物外吾所願悵望丹丘已邈然

曉發界亭

衆雨中宵過暫時曉看浮㵎䕺花枝溪橋水淺行
無事磵道泥香濕不辭鳥下疎林聞木落客來新
逕見雲移虛傳遊子悲岐路實賴芳華慰別離

秋興八首

金陵王氣即非遥龍起濠梁表聖朝御道北來瞻
日月神宮東望切雲霄花明天闕春遊寺柳暗秦
淮夜度橋陶謝並驅知忝竊別來人事轉蕭條

其二

秣陵東下廣陵船一體繁華地接連遂有吹簫並
僊侶還同拾翠亂嬋娟風飄睡鴨沉檀火日傍驊
騮錦繡韉豈是蕪城君不見參軍辭賦莫眞傳

其三

憶昕朱輪南劒州雙津淼淼夾城流紫陽道德挑
先達黃覇才名愧晚收濆日晶晶窗裏柚風花細
細峽中舟行春忽負兒童約坐嘯空譚永月樓

其四

長安城闕渺風煙關塞氷霜飽鄭虔詩句頻煩韋
杜曲馬啼來往灞陵前玉琴流水虛同貫絳帳春
風實浪傳薏苡明珠終辨否英雄回首付蒼天

其五

胡騎憑陵八月風羽書朝暮九華宮金吾宿衛臨
關外宣府遊兵集禁中燕塞河山天下險秦陵恩
德衆心同誰能補袞供臣職莫遣宵衣損聖躬

其六

湖北湖南秋色殘洞庭瀟湘虛渺漫幽蘭葉暗不
堪采斑竹淚多空復彈三楚山川饒霧雨五溪人
物略衣冠天涯騁望餘高興更歷昆明足大觀

其七

搖落西南萬里山風霜斥候損朱顏伏波事業標
銅柱定遠功名出玉關飄泊只今違舊隱英雄本
自濟時艱馬卿遊倦還多病欲乞文園得暫閒

其八

幽棲舊築汜湘隈俗遠林扉迷水開宵愧孔臧明
古訓敢云敎子負多才珠光隱見蛟龍伏孤米沈
浮鳫鶩來宜海頻年空浪跡白蘋愁殺釣魚臺

晚次盈口口號

盈口人家聚浴成驛亭臨水有餘清寵光山色丹
楓麗點綴江城白石明估客暗依殘火宿漁舟習
傍急湍行華蓋萬里虛乘興蝦菜一飡聊繫情

羅舊驛次王子伯安之什

辰山沅水瘴溪頭坐愛芳蓀賦倦遊翠竹含風霜
後改青林背日晚來幽離心巳隔洞庭渚歸夢時
過鸚鵡洲漫説入滇身萬里昆明池館漢神州

晚次平溪聞官軍將有事於苗感而賦此

城上擊柝西日昏城下人歸何處村黯黯風烟萬
壑暝蕭蕭戍馬幾家存夷方省識中原化古道誰
將末世論稍稍罷兵修舞羽三苗不信不懷恩

覩誕有懷

仲冬七日長生酒堂上年年閲歲華四海同心一
弟遠孤城此際萬山黔南雲獨往空回首北雁無
情不過家綵服趍庭是何日西風吹淚落天涯

永寧堡

甲士連營國步雄使臣持節往來通路蟠巖壑孤雲碧城閃旌旗返照紅水舸魚鹽歸絕域山家煙火入遙空去年關塞今滇海蹤跡天涯任轉蓬

東坡月潭寺雲泉閣小憩用壁間韻

月潭寺下息塵蹤雲泉閣中看瀨穹蘿陰蒙翳見樵逕石壁磾兀開花宮俯瞰丹霄下飛鳥倒聽玉溜鳴寒松擬將招隱托衰謝夷夏兵戈愁未通

清平道中積雨霪滯次韻遣懷

行役馳驅今幾年玄冬乘傳入窮邊離家歲月忽陽只去國山川尚渺然巧宦豈懷勾漏尹歸耕忽卜汶陽田連朝淫雨人罷病安得明光照遠天

早起

東城曙鼓欲徹響西臺棲烏亦奮飛扶桑初日未離海草莽宿露猶霑衣鄉國望迷不可見山川適遠何當歸且須偃仰惜下體世事紛紜隨從違

平越分司夜坐雨不絕

鳴泉疎雨下高林此夕天涯感慨心箐洞夷獠行處有邊城鼓角坐來深堂空風入傳虛響山坼雲開散積陰謾引壺觴看劒佩壯懷依舊未銷沉

至日盤江道中二首

殊方至日喜陽回遠客愁心得暫開未取椒花供倦眼唯看竹葉照深杯占雲野外迷氛祲鳴玉山中傍草萊翹首京華天萬里夔龍何處接三台

其二

盤江西來日南至絕壁孤蹤開渺茫旅思逐人增一線物華臨水盪初陽眼中風俗非吾土愁裏雲煙豈帝鄉心似寒灰終不滅欲憑溫律一吹揚

苦言示夔菲時二姪

偏禱無靈百藥難可堪中歲即摧殘舉家環哭兼三世比翼同棲折一翰今德合書彤史管病顏那鑄紫金丹繐幃風起寒燈亂愁見雙雛淚不乾

笑翁先生集卷第八

淩谿先生集卷第九

寶應朱　應登　升之

七言律詩七十一首

臘日　浪滄江

鶴川雨中山行　滕陽元夕

春園臨眺　春贈劉元瑞

予徙官瀾滄尋改視學以代者未至仍閱武事率然作一首　余忠宣公祠

安慶舟中　仲氏池亭留別

中秋懷振之二首　懷王給舍次遼翁韻

飲俞呂國宅次韻　和簡甫雪中漫興作

遊金山　登焦山

登金山觀音閣　謁焦隱君祠

觀海門　寄題石湖次韻

贈別子辛　和詠梅贈顧台州

由聖果寺巾峰登越王臺次韻

寄華玉　追和顧台州九日

龔家渡即事　進賢山行

曉發宜陽暑雨新霽晚宿宜風館次韻

謁賈太傅祠　桃川湯興

清平院壁次韻懷蔡霞山參政

至臨江將從陸行是夕大風不能寐口號二首　易龍驛步月有懷

六涼分司雪中　登宜良城樓

贈夏大行公謹　羅漢寺觀梁王閣遺址

送盧先生內赴　夏日遊德山乾明寺

小憩悟顯竹林　田居樵吟四首

大駕東巡野語　辛巳立春試筆二首

春日出郊　春夜聞歸鴈之作

九日言懷示振之　起坐

次韻振之報桂花盛開

九日　夜坐聞鴈懷遠有作

中秋見月懷振之及藩變諸郎

小至　郊居雷雨曉起作

次韻答東橋二首　狼山次韻

六月十五夜大雨　答秦元甫

田居秋水暴至林莽姿翳昏莫能辨作一首

九月十三夜書事　冬日田居悵然作

石亭北來以書社日相見今復後期賦懷

添雪　石亭使楚來贈一首

七言律詩

臘日

黔中臘月氣如春生意潜回物色新何處柳條堪送客可憐梅蕚已驚人殊方節序催玄鬢淮海音書滯錦鱗文力豈能稱獻納明時實有未歸身

浪滄江

千尋鐵鎖貫長橋積翠浮天萬壑遙人向中流看砥柱路從平地入岩荛未論文教開荒服已見夷王欵聖朝鳥語花明迎使節浪滄江上瘴全消

曉發鶴川雨中山行

山色闇闇晝景遲四月餘寒猶見欺細雨飛絲自搖颺歸雲團蓋更紛披官程未恡衝泥苦世路眞防歷險危罷病獨憐豺虎地淮南何日愜心期

騰陽元夕

殊方節序漫相親又見春燈照眼新泰苑烟花三輔夢梁州風俗隔年身千門宛轉迎華月九陌逶迤起暗塵淮海路迷何所處孤城深鎖獨愁人

春園臨眺

西園桃李爛成叢山茶木瓜相應紅娟娟翠羽過深竹裊裊游絲墜碧空馳驅長夏猶能健感慨山川詎與同愧爾脩書歸未得平章花物怨春風

奉贈劉元瑞

久嗟隣外交游少遂有秦中簡命新遲子能從萬里至恥予猶阻隔年親江湖衰颯虛文藻歲月伶俜有病身敢望提携期並入懷歸只少出風塵

予旣從官淵滄尋改視學以代者未至仍用飭兵從事閱武之餘率然作一首

西游萬里尚虛名書劍多慚負此生絕域飛軺行問俗晴郊小隊坐論兵顏郎好武時難遇賈傅能文志未成遭際於吾更何少只愁無以報昇平

元余忠宣公祠

江上旌旗蔽日來運移胡祚竟難回空勞上將頻年計終見孤城一夕災清水陂塘新鬼哭故祠香火野人哀明臣追憶艱虞事敬瀉椒漿奠草萊

安慶舟中觀楊閫帥銳訓武

孤亭插江江水清照見朱旗閃郡城自古王公闡設險誰云上將諱言兵指揮遂有風雲應訓練還看壁壘明更假從容陪過客酒盃多向此中傾

八月三日發舟內赴仲氏池亭誕集留別一

高亭飲餞動涼飔小舸淹留宿水涯錦鯉暗跳輕
濺沫青蟲半墮仰行枝徵君逸思驅談塵倦客離
心落釣絲豈厭糟醨辭衆醉將因風月繫吾私

沛縣中秋見月舟次獨酌因懷振之弟二首

去年見月滇黔外今年相看豐沛前清光依舊堪
時賞黑髮難留秪自憐縱酒傳觴揮藥玉悲愁空
負對嬋娟還思令弟中宵立鴻鴈飛鳴下遠天

其二

歌風臺前秋月浮巧入船窓照客愁高樹夜涼先
落葉長河水急未安流狂思拔劒斬蛟蜃醉擬乘
搓犯斗牛元亮南樓終不負惠連詩句定能酬

奉和遂菴閣老懷終南王給舍

終南太白倚天高紫閣風煙氣象豪事業眞期到
伊吕文章不啻過劉曹幽求此日尋方士奉引它
年接御袍令弟巳聞官太史名家實有鳳池毛

夜飲俞國昌宅次韻華大參文光

城闕風烟馬首東一尊今夕偶能同衝泥未怯鋃
鞍險照夜翻憐蠟炬紅遂有親朋聯海宇還將音
氣薄雲空天涯忽漫匆匆別莫遣音書滯使鴻

奉和簡甫雪中漫興之作

躋道層氷行侶稀拂簷晴雪尚輝輝誰家野哭高
原迥怳爾豪門肉食肥蔭屋疎筇寒欲裂侵堦細
濕相依出門忽動王猷興擬過山陰共子歸

遊金山

江圻峯尖臺殿愁天開梵境鎭中流凌風舟檝坐
超忽抱日黿鼉時出遊塔切俯空瞻覆象鐘幢接
地動高丘卻探靈蹟窮三島坐愛閒雲出五州

登焦山

浮玉名垂宇宙遙乘風初泛海門潮波光忽閃諸
天動日色常臨萬刧銷下界雲烟依靜土上方鐘

梵出層霄它年擬就湯師隱亦恐焦君巳見招

登觀音閣次韻遂翁閣老

午飯齋厨縱目初龍宮問寂片雲孤長松偃蓋留
人坐短竹分行信手扶灑酸淋漓吞海若薜衣顚
倒亂天吳相將日暮仍高興更望飛舠送百壺

謁焦隱君祠

隱君眞隱遺世情海鶴高飛凌太淸巖穴不知二
詔重雲霄眞見一毛輕高山表姓誰爭長白首藏
珍豈好名終古雲臺同泯沒于今蔭道有光榮

觀海門

雙峯矗矗拱朝暾大海通源有一門飛浪極天來
蜃氣巨鼇蟠地斷雲根越棠翡翠冊航遠弱水神
僊服食尊秦帝漢皇俱寂寞止餘潮汐至今存

寄題石湖追和會南吉士之什

閑道石湖烟水重青天半落翠微峯流翠春日晴
深竹古寺寒泉帶遠松鐘聲忽傳來澤國漁樵相
見有雲蹤它年買棹遊須數此日題詩意頗濃

其二

淼淼春江入太湖湖中波浪湧三吳空明書可藏
蘭若奇絕虛疑對畫圖林屋秋風翠巔爽楞伽落
日片雲孤何當過訪維摩室院院相留醉百壺

贈別子辛

南國東曹憶解携秦關越嶲思凄迷十年客鬢驚
新刺萬里書緘感舊題黃鵠驚羅方遠舉蒼鷹折
翼只旱棲片帆風浪江門路忽訝毘陵是剡溪

追和詠梅之作贈別顧合州華玉

白下官梅猶自清天台客路夢先經樽前別酒仍
含臘門外征軺已駕星老氣凌寒當晏歲孤根蟠
地出閒庭更慙何遜能同賦却望揚州憶故汀

由聖果寺中峯登越王臺次韻王陽明

寺對中峯萬木廻禪扉敧側逐江開安心習靜難
清此履險尋幽得偶來宿雨潤蒸巖下石流泉淨
洗竹間苔遙憐病體猶無賴強起扶筇上越臺

寄華玉

倚望天台紫氣蒸故人咫尺不相聞楚地顏色元
殊俗漢吏循良自出羣江合東西兼美頌道高今
古消雄文吹揚看子終黃閣倦我思惟臥白雲

次和顧台州九日登巾山見寄之作

九月登高當九日茱萸酒濃金屏卮灔灔露菊動
高蓋蜿蜒涼風吹素絲隨意賦詩皆自得偶然題
名亦名番大賢為政關風雅留作邦人去後思

龔家渡即事

白沙清瀨繞江村樟葉藤花護竹門餉婦壺漿依
畎畝野翁蓬跣對兒孫雨肥禾稼秋堪飽俗尚陶
龐禮不繁安得卜居同栗里未須多事覓桃源

進賢山行

梅雨初銷赤日臨行人遊騁已難禁見愁炎海冰
難遠正想陰山野雪深香稻水平新穎當古桐風
定彩雲陰寓儲窺吾能埋國暑氣何妨易鑠金

曉發宜陽暑雨新霽晚宿道風館次韻王陽明

明一首

江蠻雲開過雨痕綠江漲瀉碧流渾溪田汝湘燄
無逕竹嶼籠煙別有村落氣趂關威更烈客程當
午思饒昏扶持病體供驅使未羨江淹賦別魂

過長沙謁賈太傅祠悵然有作

寂寂羣山對故祠長沙千里慨英姿文章不啻過
隋陸籌策眞堪埒管伊宣室虛煩前席問湘流寧
解逐臣悲屈原遺廟長隣近異代高名合並垂

枕川漫興

江館雷聲初出浦山塘花氣欲浮煙玄蟬嘒嘒微
風外燕子飛飛細雨前觸熱自嘲如櫳檻尋幽空
說有神偎南中地濕饒卑著賦鵬無心且醉眠

濟平院壁次韻懷蔡霞山叅政

行臺花物動韶年不道征車是極邊古木蒼藤日
欲隱孤城宿火夜將然歸人作伴來深逕野雉驚
媒過別田賴有臨戎蔡知政坐驅殘寇障蠻天

至臨江驛將從舟行是夕大風不能靠口號
二首

山行盡日少人煙傳宿休車火未然江水太多愁
漲海風波無定欲占天三湘遠信徵鴻外五月臨

遐藩前豈有羽翰超白日始知凡骨未能僊

其二

古驛臨江生暝煙長風吹雨轉淒然氣吞吳楚疑
無夏水合瀟湘欲抱天牢落鄉關千里外浮沈世
事一尊前循廊步屧仍愁思忽憶揚州鶴上僊

易龍驛中庭步月有懷

遠客懷歸無奈意寒空見月轉蕭森庭中獨樹底
須好門外羣山何事深故里柴桑那對眼中原流
涂每驚心未聞玉几還宸極却望龍沙憶瞽音

六衮分司雪中漫興之作

南雪飄飄喜及晨行臺花物靜無塵寒梅傍水如
窺影飢鳥循除欲向人何處酒家堪取醉兇誰門
巷不愁貧青崖翠篠尋常好點注瓊瑤更有神

登宜梁城樓

城昃風高不耐衣飛樓縹緲動晴輝山連平野來
無盡樹引寒流去漸微東走江淮舟楫遠北征車
馬簡書稀未嗟筋力思塡海造對漁樵說采微

贈夏大行公謹

西南山高愁悔陰上客迢遙鳳駕臨一詔銜哀開
越徼萬方揮涕見人心行臺問病頻移枕絕塞憂

時愬廢唫歸去明光存獻紬別來何處嗣微音

登羅漢寺觀梁王閣遺跡

梁王臺年今十紀古臺猶偏託虛名風濤渺渺來天地雲樹蕭蕭變晦明帳殿尚疑春草合緹城空見野人行浮生竊已悲陳跡遷客何勞說宦情

送虞先生內赴次韻

黔陽花物動韶年節使翩翩下遠川夜月不妨乘傳穩春波仍喜泛舟便恩霑門下千官寅身近城南尺五天歸路向江仍戀闕嚮雲回首正蒼然

夏日遊德山乾明寺追和宋丞相周公必大之什

寺門高敞接層山殿角低垂瞰碧灣涼意自生祇樹底塵心先墮翠微間風搖朱實僧前落路繞蒼崖鳥外攀雲榻放參仍假卧暮天涼月不能還

小憩悟顯竹林次韻陳郡守希文

上釋開山久著名時因物象變陰晴埜垠委地餘甓礎鐘磬行天落遠聲入寺病軀還自健隨緣僧飯亦能清已捐纓紱投閒地猶愧勞勞觸熱行

田中樵唫四首

南田低田湖水汙南圫北圫稻粱秋明沙日入南稀鳧獨樹風寒無繫舟白草直隨平野盡滄波遙帶暝煙流時艱漸老雙蓬鬢歲杪空餘一敝裘

其二

川棲信宿野航浮極浦風煙入暮秋總愧江湖成浪跡細推天地亦虛舟輕鳧得水羣相逐獨樹臨湍半已流病廢豈緣明主棄擬從嚴瀨釣羊裘

其三

津頭人語夜將晨有客棲遲在澗濱向日紅雲來睽睽衝風綠水去粼粼千時愧乏匡衡疏抱病空餘宋玉身欲訪名山採靈藥鹿門何處許相親

其四

獨把漁竿向水濱浴鳧飛鷺總相親幽求忽廢綵絲業乞卧惟全寵辱身管輅有才仍未達李康知命湧多陳閒心苦愛晴湖色轉覺風流倍山塵

大駕東巡野語

聞說天王西狩頻翠華今日又東巡泰山重被登封頌梁父親承羽獵塵曉日霏烟開帳殿朔風吹雨暗楓宸江都十月花零落莫遣龍舟望幸新

辛巳立春試筆一首

歲暮端居人事寡新年更喜俗相親野人杖屨

能過家計盤飧得屢陳庭雪明通窓裏帙熗烟細
对壁間塵靜觀物理從吾意記是歸田第二春
其二
古堂疎豁足栖遲物候春來可樂飢勝縷含風翻
縩燕花枝迎日駐遊絲安仁湯有閒居賦伯玉空
傳感興詩戲學山公騎欵段垂鞭取醉習家池
春日出郊
蕭條城里澹浮烟二月風光尚黯然裊裊游絲不
忍見纖纖弱柳更堪憐青春野外那相負白日隆
中枉獨眠世難側身無定所欲從丹洞學求僊
春夜聞歸鴈之作
夜半哀鳴思入空乘春北鄉苦匆匆憐余卧穩滄
江上念爾歸遙玉塞中身外乾坤真逆旅天涯霜
雪太飄蓬秋風轉首還相見老大徒傷一禿翁
九日言懷示振之弟
宦游每起懷鄉思歸卧翻憐遁世心半畝幽居同
閒寂百年吾道自浮沈蜂稍菊逕飄殘粉鴈落楓
江送好音跨馬登高從所適呼隣覓酒一開襟
起坐
窓含曉日尚熹微起坐從容意不違寒菊抱花餘

[illegible]緒慈鵶將子試新飛久知初服無羈束始信浮
名有是非暫欲展書還棄擲閒心已習靜中機
次韻答振之弟報庭下桂花盛開
東郊雲物綠平田自分歸耕卒歲年問字每過攜
酒客泛湖時上打魚船行依流水心同靜坐對遙
空思入玄莫訝小山花事好已留歡賞寄秋前
九日
今朝九日秋氣蕭回首川原雲物稀黃花苦愁不
爛熳白鴈何事相因依颯颯空林風落帽蕭蕭猶
草露沾衣年年故里逢搖落中歲行藏定是非
夜坐聞新鴈懷遠作
澤國秋深烟水饒依依涼月霽層霄一聲新鴈已
蕭瑟萬里長空方寂寥漸覺井梧凋玉露忽驚園
柳脆芳條閒居見爾應愁思況是邊關征戍遙
中秋見月懷振之及藩夔諸郎
此夕中秋華月滿宅鄉想見故園同氷輪出海金
波委玉兎當庭灝彩雄天關芙蓉明鏡裏石城烏
鵲絳霄中遙思令弟攜諸子對月豪吟向遠空
小至
仲冬小至氣氤氳雪後川原路始分佳節思親倍

悶悵野人携酒意殷勤灰心未解廻溫律霜鬢仍
對朔雲抱病懷憂相擁塞蓬門吟苦不堪聞
郊居雷雨曉起作
春雷隔岸喧高枕急雨懸河沒舊堤飛燕入簾猶
帶濕落花辭樹揔沾泥窓間睡起惟孫沐郭外堂
成足遯棲見說農夫已愁思水鳩休更向人啼
次韻奉答東橋二首
張衡未老賦歸田斷地燒畬理術阡世路風波甘
息足貧家衣食願逢年窓臨茂樹清陰直門對斜
川小逕偏愛逐西隣沮溺飲巾車乘醉穩如船
其二
黃雀羣飛啄野田牛羊日夕下平阡虛名久愧樊
籠地樂事番饒引謝年阮籍銜杯增逸勝蔣生開
逕得幽偏閒居隨意親魚鳥無羨西施范蠡船
次韻遊狼山
千古狼山雄此邦臨高真遣夙心降楚天風雨東
連海吳地烟花北過江巖際驚濤喧客枕竹間飛
澗濕僧窓因參法界金光滿更禮祇園寶樹雙
六月十五日夜大雨病中作
六月望日旱苦久一雨中宵便灑然蔌簾小閣坐

無裡翠篠微風颭窗前靜聽水蛙喧夜枕欣聞隣
叟說秋田稍須涼冷身應健飽飯行歌擊壤篇
答恭元甫
野人卜築臨秋水故友音書下夕烟白下今為廿
載別黃初詩有萬人傳道存膠滕心應適身遠江
湖跡易偏人事蕭條那可問青谿明月幾廻圓
田居秋水暴至林莽委翳昏莫能辨偶然作
一首
徑旻花繁正暝愁舊谿經眼漭難求青林背水藏
蛟室紅蓼緣隄胃客舟近舍尚迷揚子宅臨高始
識邵平丘人生身世皆如幻漫詫桃源說幻遊
九月十三夜書事
潮決南涞東注深無端風雨更蕭森郊扉淼淼徒
傷目野哭哀哀易入心秋稼可堪虛歲計寒蛩底
事助宵唫也知水旱關時運不謂堯湯並見侵
冬日田居悵然作
初冬節候轉陰頑噴雨掀風不暫閒田中浪起翻
銀屋海上雲來湧碧山行廚水岸無乾糗稚子烟
扉恒苦顏貧賤自能安蹇劣遠心猶復念時艱
石亭以書廸日相見今後期賦得一首

淮冬盡水流澌尅日來過復後期白首朋簪空
在望青霄使節一何遲仙舟久住忘形役故國初
歸感別離官道梅花殘雪裏風流想見玉堂姿

春雪

春雪細細鳴踈篁隨風入戶轉悠揚浮煙近市寒
仍積暗草融泥氣已香若爲乘輿比王子何以解
憂惟杜康見說𦨣田生意早今年社飯得先嘗

石亭使楚奉贈一首

歲晚河關氷雪途侍臣將命獨馳驅宮袍曉映瑶
華色使節寒侵玉雪膚江漢風流昭大雅朝廷典
禮重文儒歸囊賸有陽春曲應爲君王賦郢都

凌谿先生集卷第九

凌谿先生集卷第十

寶應朱　應登

然作　沿途詠懷古蹟八首
晚宿江口公署　撫州道中二首
白沙渡口號二首　長沙道中雜吟三絕句
東坡寺二絕句　山行聞布穀二首
夜坐　口占五絕句
皇帝南巡歌十首　狂風二首
睡起二絕句　春暮風雨戲贈二首
送劉侍御四首　湘中雜興二首

五言排律

陪喬侍御自白鹿洞再訪開先寺

鹿洞意已愜龍池渴未消還隨持節使重過濯纓橋涉水涼生機捫蘿翠染綃行行渾不倦去去即非遥路轉山交股峯廻草沒腰險中頻却馬狹處僅容軺異跡多存古幽期自遠嚣石眠聞晉史臺隱記梁昭泉似中天落雲疑萬壑搖南風清泱瀼西日下岑寥選勝欣初霽探奇遂詰朝浮嵐頻近眼五老若爲招

送夏侍御出巡湖省

江漢宣風使朝廷執法臣楚冠峩鐵豸甲士動金鱗望重東南計官分耳目隣乘槎輕萬里涉筆洒

丁人治久兵妨緩威行德自伸政須三月後功見一番新鷹隼寧忘擊豺狼恐未馴散衣饒蟣蝨嗌路滿荊榛冗食成心病流移到骨貧煩君爲國壽行處代天尋衡嶽公餘興雲夢芸襄身放山求禹跡入竹弔湘神往事堪懷古芳題可刻珉經書湖水便莫惜北來頻

鳧塘爲劉元瑞作

方塘廣且清中有野鳧鳴反瞋色難辨臨風翮自輕光儀分綠藻唼喋亂青萍句渚窺天影乘流弄月明悠然歌既醉未用宴局京

賦得清遠樓奉贈田使君

樓外湖山迥樓邊湖水深清光疑可攬遠意若相尋斧藻含朝雨軒軒散晚陰仰窺天浩渺俯矚地幽沈灌木亦佳色閒禽時好音政行先廢墜公暇足登臨未軫思鄉念仍虛閉閣心銷憂聊騁目覽勝一開襟落日湘靈瑟西風楚澤唫有懷惟命酒孤賞自鳴琴回首同袍者空遺洛浦衾

詠雪和宣之諫議

行空飛霰集到面北風吹荒埭雞聲早遥隄馬度遲綴城裝睥睨冒棟撲罘罳深恐河流溢尤疑地

稍危萬間寒士庇一棹故人秋羊節旄庭落鷙軍
陣欲移脫鞲鷹架黙觸猘兎迷離煙絶饑倚困弓
膠遠戍悲傾庭圭璧委照眼纈紋奇見覡巵難蔽
黏泥亦易緇陶家香試茗子夜冷侵綦黙榴梅兼
稱間聽竹更宜豐登占瑞應威令與時期鷙豐欣
生色瓊瑶媿報詩呵氷仍縮手筆重不堪捺

壽沈葵軒先生八十

故侯辭郡理瀟洒卧林垌種竹依芳砌看山上小
亭窓連海氣白門對柳條青曠矣還初服悠然突
獨醒邦人頌遺愛于姓見寧馨西社年年酒南弧
夜夜星風流中散地消息衛生經幸自身無恙寧
須藥有靈莊周大椿樹坐閱百千齡

自上饒至弋陽舟中襍言

驛路千山裏江門二月天人便春服薄花愛晩風
鮮熀熀波搖月飄飄柳帶烟紫騮驕廣陌黃爵敗
良田坐理殘書角行看古樹顚興來還獨酌醉後
只高眠徒賀何妨遠中流不用牽平生快意事幾
度下灘船

南沙爲茅水部賦

問訊南沙路縈紆值海濱一區揚子宅十載■生
身地庇元非偶天飛合有神出山辭鹿豕入國■
麒麟夔契聯高駕風雲實要津遥知棲隱地無復
待耕莘

江村靜樂求

江館春雲滿幽居遠市塵遥深人跡少林茂虎啼
新坐眺皆成趣行歌亦任眞豈云終遯世未詑是
知津逸韻閑樵響閒情托釣綸居然養時晦他日
待經綸

七言排律

元夕次韻

春宵佳景光融和氣端能驗歲豐出海雲霞千
嶂綵薰天燈火萬枝紅昇平暗與人心約造化潛
隨聖德通觚宿鬪雞逢俠客天街舞馬看奚童殿
疏羅綺迎華月香和沈檀結暖風南國山川稱白
下東都父老憶關中橋邊縹緲疑塡鵲檣炬蜿蜒
訝戲龍聞說傳柑分內賜夜深還許動歌鍾

五言絶句

和二泉登石屏望廬山韻

落日廬山路無緣躡上峯東林何處是烟外但聞
鍾

別楊子

我馬行欵欵君馬何匈匈咫尺千里間含情淚如霰

其二

分飛若秋鴻乍見如春燕未盡別離心愁看別離面

春夜孤坐述各口占五絕句

新月照人愁臨堦見即休寧甘道傍死不作曲如鉤

其二

鬼瞰高明室神譬智慧身靜言甘自廢長作灌園人

其三

高墨先集露高樹易生風畏影者誰子居然行日中

其四

華胎不返樹雨落不上天人情多悔過君子防未然

其五

荷蓑與戴笠事事皆安便與世但無求自然忘愛

夜宿觀音驛口號

我本金剛身夜宿觀音驛雖非億千化四海皆行跡

盆榴

盆榴不盈尺花發亦含姿物情自叵測造化本無私

石竹

渭川一千畝藐爾欲何爲直節雖非匹虛心本自持

芍藥

芍藥花俱盡亭來巳後時青柯照首夏差勝入秋枝

菊花

非時見幽菊樵逕衆卉叢寒香自中蘊不待試霜風

滇中懷歸

連巖望不極唯見鳥飛還鄉心落何處日沒禺同山

七言絕句

岷州曲三首贈常兵憲承恩

禁中頗牧莫西夷坐擁貔貅十萬師投筆直追班定遠論功不數李搴旗

其二

一夜番人入範圍村官小臣知伏飛朝來面縛轅門下追得皇天殺伐機

其三

陰平橋下少人行鎮邊樓中吹笛聲夜深一片關山月照我岷臺分外明

子午谷

黃金峽裏波如練子午山前石似攢行旅相逢多蜀客路旁炊黍具朝飧

渡漢江

鴛鴦鸂鶒繞船飛翠篠青杉照晚暉無限好懷消不盡江南風景夢中歸

山陽道中見月有懷率然作

西巡五度看明月此夕東歸月又圓却望長安如故國不知故國更茫然

其二

湖光兩岸山陽渡塔影中流寶應船同是縣名心宜異萬山隨馬下風煙

沿途詠懷古蹟八首

水瀛羅裾盪小舟白搖歌扇豔明眸昆池不減西湖勝滇女還同越女遊

其二

螭頭噴沫響水谷虹影垂河陡澗亭交割雄州春樹色貪綠滇海暮山青

其三

朝廷本意為邊圖耐可邊民重困租汲井煮鹽非小利開場鑿礦欲何須

其四

五井之場雪作臺黑鹽白鹽相向開莫云萬里難為客自有商人負販來

其五

風前洱水白泱泱雲裏蒼山晚更蒼六詔只今歸一統殘碑猶說段平章

其六

麗江山色切雲根回首中原似覆盆已劃金沙分石[illegible]一開雪嶺鎮西昆

其七

花底嶺前春半休打牛坪下趼生愁山頭嶮路通
函葛竹囊在種消益州

其八

岳騰山勢鬱岩嶢漫漫西爽逵　聖湖復道迴岡
靈宗霧柴關草閣下清霄

晚宿江戶公署漫興之作

虎樓爽豫自成叢殘火依依綠樹家一枕江聲清
不寐不知身在瘴鄉中

撫州道中

野老籬邊橘樹生編籬插槿日營營最先結實輸
知豆却接新枝望晚成

其二

曉天楓林青可憐高樓揜葉暗藏煙孰知日落青
山發硫有青山上刺天

白沙渡口號

碧晃紅葉花欲然娟娟翠篠更堪妍羈棲赤日驛
落日陝意清湘下瀨船

其二

江面風行信至文皺如輕縠淨如雲波間跳尾魚
汀沙外連峯鷺逐群

長沙道中雜詠三絶句

一夜雨餘泉滿溪斬新荷葉綠雲齊已怪饁婦持
匏飯可忍耕牛踐作泥

其二

苦竹交加挾刺藤蔽風迴日長炎蒸籬牛即滿村
翁意遲窄畚饒過客憎

其三

塘上紅蓮錦不如折來隨意插行輿游蜂戲蝶亦
情思撲幔穿花觸手書

東坡寺午食後大雨二絶句

山瓶乳酒開山寺野酌青蔬對野人便欲商量開
坐事且從濡滯遠遊身

其二

鳴堦急雨聽不徹滴博跳珠打着人倉卒只愁吹
地轉他鄉何處可容身

山行聞布穀二首

三月炎方農事齊決渠分水灌秧時日高未就東
畬餉奈爾催耕底事啼

其二

赤泥滑滑雨中行厭聽深山布穀聲我自乾坤無

雲破不勞花鳥數陰晴

夜坐

小樓有嘯能延月獨樹無枝不受風夜久村居誼
喜息籌量往事欲書空

口占五絶句

人日無風穀日晴農家占此驗秋成買鞍覓馬城
南市我欲東歸學耦耕

其二

欲首隨時愧未能離羣絶俗轉堪憎目從悔吝觀
周易莫道人言總不經

其三

文章康李傳新體驅逐唐儒駕馬遷更羨崔何能
澗步今人重見馬蹄篇

其四

自笑狂夫忒煞狂直從秦漢說文章如今勘破渾
多事且得安心學面牆

其五

學道無成恥藝成聰明徒羨總虛名近時迂潤眞
難學翻追前人愧後生

皇帝南巡歌十首

王氣開乾坤虎旅龍驤百萬屯今日重瞻
天子氣　高皇八葉　聖玄孫

其二

西北風烟一道開東南王氣息氛埃〻〻覧旌千
騎合天邊龍馭六飛來

其三

禹甸茫茫總帝都么麼醜可逞狂圖不用破瞞臨
赤壁已聞傳淚至丹徒

其四

立春京尹進儺名百隊俳優簇仗迎勅放大酺昭
帝賚徵歌玉樹暢皇情

其五

打虎山前山木蒼射蛟江中江霧黃地轉蔣陵成
虎閱天廻楊子作潯陽

其六

後湖春水綠如莎簫鼓中流發棹歌不是陳魚追
舊事要因圖籍重蕭何

其十

狩獵平原廣□禽聲情懽動屬車音侍臣應有相
如□僕爲君王賦上林

其八

龍德幽玄未有涯時因聖藻見天葩教坊樂曲無
嘗意自製新詞賜麗華

其九

京觀高築石頭城大旆雙懸日月明西内尊誇捉
督府南都今有外家營

其十

錦纜雲帆歸上州煙花萬國屬宸遊莫唱橫汾舊
時曲西風吹起白雲愁

狂風三首

可奈春風日夕吹花神應解怨封姨若爲祈請能
相庇好建東皇太一旗

其二

緋桃紫薇須愛護郁李來禽好柱撐不爭一夕隨
風盡載酒西園何處傾

其三

金谷園林花滿烟平泉草木翠相牽貧家蕞爾栽
培地無奈狂風不可憐

睡起二絕句

晨眠慵懶怕離牀卧内緗書讀數行殘夢忽驚雙
眼合悠然一枕到羲皇

其二

五十形骸夢覺餘閒情似有亦如無何緣遊遍咸
京路飛夢時時竟役車

春暮風雨戲贈看花諸君子

着處鶯花三月春百千紅紫競芳辰東皇已是難
拘管風雨無端惱殺人

其二

春過穀雨芳菲減風信朝來第幾番即使從今渾
不雨門前已是綠陰繁

其三

莫訝看花出每遲花前侶伴不同時垂鞭懸少開
識議頭白衰翁特地誰

送劉侍御四首

已東涼月夜何其把視明星齊不遲兩岸落梅花
雪裏故園今夕是歸期

其二

笙風萬里若須臾錦水春濤快舳艫博望仙槎何
處覓夜隨銀漢落成都

其三

江陵西上偃征騑峴首襄陽路不遙訪習池盛醉莫教山簡避霜威

其四

緑絲御柳建章臺杳杳天門閶闔開挐皁螭趨乇陛更隨仙仗卜蓬萊

湘中雜興

湘渚草深鷓鴣鳴湘江水清多芷蘅明伊軋中流槳疑是湘娥鼓瑟聲

其二

春草千里碧沇沇蒼梧雲暮湘水深此中自古人怨鷓鴣雙啼斑竹林

淩谿先生集卷第十

淩谿先生集卷第十一

寶應朱　應登　升之

聯句六首

飲郭侍御宅歸途馬上聯句

元夕飲貝子嵓宅觀燈

華玉宅詠珠燈聯句

莫愁湖餞別都庫部玄敬

將赴官延平顧勳部席上承魯南欽佩同餞

聯句五十韻

坐雨聯句

聯句

飲郭侍御宅歸途馬上聯句

客豪夜歸遲(應登)醉面北風爰情多快途長(璘)(顧)思遊戒行緩雅歌如振鍠(應登)贈荅若披箴投桃愧乏珎(璘)倚玉慙非伴素交貞石礪(應登)穢質清流滌眷彼伐木篇(璘)恥余窺豹管一斑自不見(應登)勺水豈云滿鴻軒借高風(璘)驥附托深款川潛蚌珠胎(應登)樹保鳳巢卵多才貴含章(璘)羣口忌誣讕至白涅豈緇(應登)同心金可斷讌盈易象分(璘)利命子言罕啻風本休休(應登)周道方坦並乘時勵明德(璘)聊凥緒

中灘 璘

元夕飲貝子嵩宅觀燈

小閣夜開筵 相陸 華燈夾座懸珠星光乍焖 璘 璧月影交圓輪轉分歌扇 登應 杯深盞酒泉千金論刻漏 相 羣玉綴詩篇醉憶傞傞舞 璘 狂消黯黯眠殷雷花外鼓 登應 流水意中絃梅調空相答 相 蘭膏每暗煎風煙開帝里 璘 節物遲韶年望遠還迷霧 登應 臨高逈得仙古臺飄鳳吹 相 香鬬散龍涎照耀偏朱戶 璘 驕奢快錦韉草承廻輦處 登應 塵近落釵邊折柳驚時變 相 聞鶯感歲遷臨觴惟不足 璘 賦就一欣然 登應

華玉宅詠珠燈聯句

何哉此奇觀照眼爛澄碧 登應 蚔胎辭海嶠龍光耿春夕 璘 碎釆分日精良工得神役 璵 鮫人淚猶明神女珮初摘 登應 昭回五星聚瑣屑千葩積 璘 垂旒屹如向疊暈森相射 璵 蜃樓霧凝黃魚目珠間赤 璘 照梁搖斧藻燭地敷金錫 登應 添燈助熒煌蔽月隱宵澤 璵 知時本含章極貴乃存白 璘 心虛徵內朗魄冷謝外炙 登應 席暗燼歲紀堂空影蕭索 璵 牽聯倚交絲靜定頼承石 璘 即事咲技涩呈惟感年易 登應 報瑶非吾能聊為寸陰惜 璵

莫愁湖餞別都庫部玄敬

駐馬莫愁湖 相 高林日欲晡離觴臨水泛 韋王 征舸信潮趨 嵩田 草色餘春與 登應 煙光帶暝途 璘 帝閽辭閼歲 韋 客路慎多虞 相 行李將書笈 登應 雄心與劍孤 嵩 歸朝知不遠 相 何用詠靡蕪 璘

應登將赴官延平饋勳部席上承魯南欽佩同餞聯句五十韻

眷眷將別情忽忽欲暮歲 登應 寒檠耿孤照冷夜積雙淚 璘 俄分歎蓬飄兀處念匏繫 沂陳 來憂紛無端

往事耿莫計 韋 疇昔結家英矢永資德藝 沂 朋簪憐晚合文苑慙同詣 登應 芳茹各分芝幽襟共遺蕙 韋 技交重悃愊赴約輕迢遞 璘 開襟幸多暇散髮忻初霽 登應 紆情尋縈柰盬語花逞麗 璘 歷勝竭蝸涎凌虛化蜩蛻 沂 遥瞠㝠眸瞭險躡惡形贅 韋 抨弓落驚飛揮絃激清唳 璘 禽巢護蠕墮虫網釋囚綴 沂 斞泉漱甘冽摘果啖芳脆 韋 憐萌課園灌惜落戒庭彗 登應 窮涯架竹通駛景然松繼 韋 莊遊識魚樂孔歎悲川逝 璘 行歌擇芻言坐悟荅蓮偈 沂 憮[illegible]近芳立暄盖就陰憇 登應 雪蹊遠鳴屐月[illegible]

夢柑臻嘉林須楚橘幽巖賦山桂韋寒室擁蕉鑪
暑院散風砌沂工歌促繁拍越舞嬝長袂登應酒罰
徵李規詩禁舉歐例韋援兎給輸村餠龜抵冶契
臻碁談溢諍辭鬬戲深黠弊登應豪論諷拘儒雅坐
斥喧肆沂無言寂於禪有識肅如制韋辯疑坻聚
訟角勝軍策勛臻擒詞互點竄鑒古競品第登應清
歡帶謔浪小詠寓信揩沂占祥每陳蒙觀智時射
謎臻遊多增足繭臥少成目翳登應遺榮等塵輕紬
思入毫細沂挹爽卻羽箑承溫覆毛罽韋兒業試
家學婦贄出閨製臻變襲存禮恭箴從聽言厲韋

欽華深賈藏報李速郵遞沂金爾音所懷玉汝成
廼礪登應端居侈進脩畏途簡名勢韋自晦忌文揚
互薦恐賢蔽沂觧機習鷗恬掉語恥鸚慧臻冥鴻
附群騫驚馬發孤勵登應俱忘形爾我敢謂才兄弟
韋逸氣競飄飄令儀歌棣棣臻行蔵重茅茹聚散
輕萍蒂沂御令存中堅希古悔前銳登應身知逸在
老心將道爲際韋遠別難爲期久要豈終替沂

坐雨聯句

久客塵襟煩雨坐亦蕭洒登應暝色集層梁蕭聲散
驚瓦深名都同宦處良會自天假登應道訢本殷勤
柸盤任聊且深時欲將及秋炎蒸尚爭夏登應輕縠
障踈櫺華鐙照廣廈深深交形自忘默想意如啞
登應所望撤藩籬乘此得傾寫深狂言伏機穽弱質
荷陶冶登應君才班鄴中我媿仍吳下深把臂極所
歡臨岐詎能捨登應心多斤日思酒盡今宵斝深揮
金諒同趣倚玉媿非雅登應遝勝極幽玄搜奇較多
寡深遠別勝統輪微醺面浮赭登應盤詰競鋪張風
騷暖壇社深丈夫明出處吾道在朝野登應素心正
如斯赤菜豈達者詩驚廿韻成鼓欲二更打深出
門即歸途滑滑泥沒馬登應

淩谿先生集卷第十一

湏谿先生集卷第十二

寶慶宋　應登　孫之

序八首

序

送廣東按察司僉事江君之任序

廣東之郡瀕于海者六居海中者一十之六詩書業聲名仕進者至與上國伍然諸夷接境谿洞之間僻賊居之其性獷悍草伏野掠勢如飄風甚者逐長吏俘士女取其牛羊輜重而有之以干王誅按察之官綰印章分五道以糾諸郡邑吏以保釐一方其責重矣先是天下大小諸司入覲天子既申敕吏部舉行黜陟之典獨廣東僉事員缺以南京刑部員外郎江君天信往爲命下之日或有告天信者曰子起家經術舉江西第一人登進士出守壽州共其職貢簡其稼穡脩其學政讞其斷獄其狀非一也子悉能之今用子之一也子自壽州入斷刑曹凡辭訟之辯箠格之施獄犴之治法比之詳其目非一也子尤慎之今用子之長也天信曰不然鄭子產鑄刑書晉叔向議之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夫刑書之意譬之於禽獸爲藩籬溝塹以有防也擇其尤可數犯者而加深厚焉耳叔向且譏之今法有定等而民之犯者不同吏多舍情而徵於法未能權輕重於法之外也甚

者文致而誣服之民不堪命吾滋懼矣或曰子言則然今欲去姦宄以崇美化息辭訟以閒官事子何居焉曰余不敏請以身爲郡邑先也是故本之以仁恕則民不病陳之以德義則民興行示之以好惡則民知禁然後取其數犯者若防禽獸而加深厚焉書云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古人制刑之意也余不敏請從事於斯矣夫溪洞之民雖曰獷悍未有撫之而弗懷虐之而弗讐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先民論政不首以得情爲可喜而重以民散爲可憂者豈

無謂邪會大信將仆口年之仕丁南者相任綫別
都門而劉應登爲之紀予故識之將因其言以考
其行也

送馬氏部先生凱旋序

川蜀久罹韃賊之患其八者雖以次剗平而負固
者故自若也有廖鵠者其一機警嘗以孤軍與我師
四面受敵李冒圍而出本臂大呼萬衆響應執政
者厭士馬罷苦議欲撫之即謾言曰聽撫然出入
猶騎乘持戟夜卧不解甲无尊官特倨傲無狀其
實非聽撫也問其所如謾曰願得安插臨江市

縣爲築蓋廬室皆給薪菜㕑致炊食器臨江人苦
之不與地其實不欲得臨江市也會　朝廷憫念
總制尚書洪公勤勤不欲久杰于外乃命今太子
少保都察院右都御史彭公之戶部主事馬君
負閫則又以彭公之薦納金幣給餽餉從事軍中
君本洮人雖起家進士尤閑邊務獻謀畫策往往
奇中故彭公特深委任焉正德酉春始率榆林
洮岷諸鎮官軍三千人發襃斜保寧出劍門關
聯山絡谷偕徉並進適際黨亦自臨江市相
于漢綿之間始猶驅所掠羸稚所附者爲陳

掠俘甚多度弗勝延蠹出其所出老弱者與戰
又弗勝遂拔營而去越三日復入戰于綿州諸
將士氣益倍無不以一當百殺傷其踐十衆其九
而廖鵠亦斃于群賊我師無傷先是彭公之初
入蜀也議者皆云蜀道嶮惡諸出入谿谷捷如
猿猱師不得遽進雖進亦罔有功衆言朋興牢不
可破諸土兵又利賊遺金每及賊得金輒委去
蜀父老亦患苦且以大師之爲厲已也公寀用
君計排羣議以往首與諸將約曰無卻進無拾
遺無有獲而不復否則戮無赦故諸將士奮勇先

登所過雖金貲被地皆莫敢傾竟以有功夫謂其
克之難者姑息勝也謂將士之不能用命者沒於
賂遺也今君之佐彭公也嚴而有義志斷而能
果使諸所爲將士者進亦退亦死進未必死而
有功退而死則身殄而名滅故人人自奮如此乃
知古之善將將者必出於有斷然後能勝然斷在
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爲非優柔牽制之
士所及也詩曰君子如伊民心闋彭公以之又
曰詵詵征夫每懷靡及君有焉夏五月凱還入
漢中巡撫大都憲藍公仰應登爲文餞之應登謂

君之功烈行且有功宗祀之大史書之如應登何
是云然廵撫公之命不可違也乃書其梗槩以爲
序云

送咸公斯徵陞長憲河南序

吾友咸公斯徵既遷拜河南按察使將行矣一時
同官者謂應登曰子與公有鄉曲之誼知公者宜
莫如子子宜以言贈之於是應登則難之曰公自
長沙倅來僉憲[illegible]濵才踰年耳即擢副使尋以事
逮繫今來又才數月耳復有是擢殛無太速乎諸
君請言其彙進之自也或曰居高者謀卑患失者
防危今之世多全軀保妻子之人保捷機警善自
解脫即不然則又卑陬而詭隨沫濡而呴嬐棄其
所爲而殉其所不爲公迺直節自遂挺然不羣弱
冠舉進士爲冬官都水郎即以事忤貴近被械至
京師下　詔獄　君迫特甚公歐然不爲動其來眞
也械而繫者再而公猶夫前者其貞亮有足稱者
矣予曰固也或曰水之蓄者必長膏之遏者必光
公自都水徙官于安寧尋尹祿豐既又判順慶同
知長沙其轉徙也塞動逾歲時憂虞抗阻百撼不
[illegible]經一可庶知公迹跡名上請至再始獲今命焉[illegible]
所從來者遠矣予曰固也夫予知其守之貞矣而
不知其見之[illegible]定也知其伸之難矣而不知其道
之不易也語曰適千里者三月聚糧彼遠邇者且
猶知豫況士之脩身致遠者見之可不早而定之
可不豫乎余請語諸君以其自也夫古之君子所
以履貞抱潔植節明志其道高出於人人者亦惟
有超然之見定乎其豫而已見定乎其豫是故舉
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illegible]惟身之
所遭爲進爲退爲榮爲辱爲悔爲吉爲憂虞惟其
所安則亦安往而不利哉是則所謂道之不易者
也故曰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九重之臺起於累土
其斯之謂歟公少負重望居嘗以古人自期其所
據依一揆諸道有定力矣宜其名實流施而彙進
[illegible]有終不得而過佚者也彼擇便而趨見害而
[illegible]則庸懦[illegible]常小丈夫之所爲而謂早見豫定
[illegible]數數然邪抑聞之因風而呼者聲加疾焉其
[illegible]之然也由公之道以持憲中州剛聰而正斷
[illegible]而譽宣中州人當不能久留　天子必將
[illegible]公之道以賦政四方宰制天下不但已也勢之
所激而道或不終究公又寧無同願而却慮者[illegible]

是以君子又當思其終焉遂書以爲贈云

賀憲長來先生漢南平盜班師序

皇帝既踐祚之四年承 孝皇考[illegible]大之
後民佚以康崇極而圮於時蜀有巨寇曰藍廷瑞
鄢本恕者始用父子兄弟相羽翼爲暴亂自後群
盜煽集黨與萬人保寧而北旋於漢南阻山負谷
險不可覈恣意殺掠行道皆梗兩省官寮議曰川
陝重地也不當有盜賊茲蠢不靖悖撓天常吾等
守臣不聞更復奚待亟馳奏之會有 詔切責職
吏跡捕甚急廼以巡撫大臣特寄師旅蜀以西都
憲高公主之陝以南都憲藍公主之總制其師則
今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洪公
也維我憲長來君伯韶則又以二三大臣之請奉
命紀功用事軍門凡芻粮供億之書轉戰調發之
謀靡事不任宣勞爲多焉我師既集僉曰姑諭之
降俾毋干天刑廼六年夏六月本恕自率其甥三
十餘人皆一時有名字附和者徑趨我壁免冑首
觸地曰願伏辜然其心實來覘我師虛實欲闚其
緩以肆不逞君既覺率衆擒之奏聞戮于市傳首
湖南縣是其黨益震駭作虓聲自庇君來間密請
於洪公曰無及於變而勦民將焉用之怒其[illegible]而
褒其愚仁者之師也叛而討之服而許之德刑成
矣故洪公用君議卒下招撫之令七年春二月江
津之盜曰曹甫者衆號萬人亦藍黨也聞君威名
遂率衆渡河詣溪中聽撫然猶懼誅復回保寧君
乃挺身即其壘諭以利害曰順成爲滅逆爲否汝
尚自擇便利朝廷豈盡汝戮邪即汝不解行且夾
攻汝矣夫鳥巢於幕魚游於釜豈久安之道邪甫
用是感泣下馬羅拜各散去人給府牒一紙令歸
復舊業是年三月朝廷用洪公薦特進君按察使
仍往來督軍六月君廼再入保寧指授方畧以戰
以討有竹必劉有降必釋故所至克捷而投戈解
甲之士日以數千計七月十五日全師凱歸我無
傷焉明日告成於學燕賚有差漢中兵備副使邊
君本一謂今日之奏功雖一人之慶二三股肱大
臣協和之休而我憲長君宣勞任事尤不可少也
屬予爲文賀之應登曰夫兵者古以禁暴戡亂非
聖人之得已也獨怪夫世之喜談兵者睹事扼腕
奮不顧生若無能當然一旦大敵在前則首鼠兩
端慄慄如墜淵并其所談者而忘之矣今憲長來

君生平如懦夫口不能道辭迺至臨利害矢心殉力三年不携家孿弧挾槊與士卒同坐起用成仁義之師其對賊數語萬鈞爲摧何慷慨也豈非斷之以義哉夫惟斷之以義則君臣之分明而臣子之職盡矣彼襃顯有功固　明天子之所有事非君之所敢望也因書以爲賀

送大方伯周公序

皇帝撫臨萬邦削平僭亂既八年專務安養與民休息又恐奉法宣德之吏猶事朘削政多上壅澤不下究而脂韋痡流一切因循無所事事謂旬宣之化莫先於方岳特慎其選爲迺湖廣右方伯員缺則簡陝西左叅政周公以往　命下之日賓寮胥慶僉謂應登宜有言應登曰余未達爲政之體然公自夏官郎中出叅陝右西守羌隴河湟南攝漢沔東控商洛其年勞久而功業居多請言公治陝之政也公秉文敦禮簡易方重人莫能窺其際是之謂慎明法勑吏無所變更人不敢干以私是之謂公拊循百姓雖王賦是供而征斂靡盡其力是之謂仁慎以律躬曠度廉撿者勸矣公以馭官豪猾武斷者勸矣仁以恤民朘削魚肉者勸矣推此以宜　上德意通達民隱雖天下可也何有於湖南之政哉夫曠度廉撿身無所慾故其行邪豪猾武斷官無所箴故其法敝朘削魚肉人無以堪故其民瘁若是者雖天下不可也豈直湖南爲然哉故君子之爲政也慎以主之公以行之仁以終之知斯三者則知所馭官矣知所以御官則知所以恤民矣舍是而欲其法之不敝民之不瘁吾未見其能勝者也聞公世居富順家丁數千指皆雍穆敦順無私貨無異食而恩義井井數世不衰可謂克施于家者矣公用是以舉政湖南湖南人必德公將以聞於　天子天子必迪簡之令公宰割天下賦政四方不啻遺愛於秦旬宣於楚已也應登不佞將拭目以覿公之所至云於是賓寮胥揖公曰朱子之言是也乃具供帳設酒脯出餞于東郊而別

岷臺集後序

洮岷兵備昉自成化丁亥始專憲臣之選中經廢置正德辛未有　詔復舊於時吾寮長常君承恩以副使來寄是　命會階州番夷梗化君迺提兵境上以攻以撫二月載寧然更始之初放失舊聞

[illegible]迺訪求前人平番之政採而行之得其緒餘焉
悲歲久而湮時平而玩後君而至者無所於取也
因集而録之集首制詞次政蹟次藝文夫　制詞
舉其大政蹟因其人藝文暢其情適其言異欲下
觀諸要難此集之所繇作也昔相如旣通西南夷
議者以爲無益迺著書借蜀父老爲辭以諷且因
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馬遷作匈奴傳具
載其與中國和親戰伐之詳而終于擇任將相後
世有述焉常君録此義則蕪之矣或曰若是則藝
文可少焉愚曰藝文者存乎其人者也因文以致

其人因人以知其政文固不可少也彼相如遷者
非以其文抑安能至今存哉要之覽者則不當專
以其文也

送憲副羅公復之致仕序

雲南按察副使安福羅公復之偕兵金騰旣三年
自疏乞致仕疏下吏部吏部疏其生平大節再爲
之請詔迺許之未幾戒行于時藩臬諸公相與出
餞于金馬關之東謂應登曰子於公爲同年且知
公何以言公之行余迺告于諸公曰大丈夫以出
處去就當如是也夫當如是也夫禮有之四十始
仕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公年四十五
舉進士仕旣十六年而歸方之禮尤難進易退云
夫炎爽茂異在古非不可貴也然或輕靡浮率喜
事樂進而於君子長者之道尠焉其操修歷履能
兢兢於當世之法以永厥譽者寡矣詩云庶幾夙
夜以永終譽夫君子所以立名砥行以自率其道
所貴遠志宏識以貞確慎固其所得久而用之用
之而恒恒而正以終始其道而不悖嗚呼其真丈
夫也哉予嘗求斯人迺今於公見之公筮仕爲御
史御史風紀之任人或意公甚者公淸戒于閫謹

尺伍勾稽之數至于癸丁檢牒持之以法而佐之
以情餘無所事事旣而擢僉憲于陝尋改福建方
賊瑾用法苛急人人重足絫息或又意公甚者公
益寬簡約平恕法網稍稍解散時延平大火災邵
武賊起人心紛紛襄襄卒賴公以寧民頌之旣又
擢今秩備兵于金騰金騰古哀牢國也地瀕西南
諸夷人性反覆鷙悍難制人或又意公甚者公曰
凡今謂頑冥弗靈宜莫若禽獸然卒可馴習矧爲
吾人然所患刻轢誅索以厲之失其性耳乃悉召
其酋長諭以威德俾典法貢賦毋盭凡一切問濆

德諮悉御不受其酋長遠近咸大喜悅震慴祗承天子威令無敢息既三年政成廼今上踐去云去之日諸屬吏總公者追而臨之公固不受也夫天子長者之道之弗表于世也久遠矣世方飾名喜功用其恣睢健武之道以快心而速舉為弊已甚今即公所為備以威介以和將焉而益昭其功非予所云貞確慎固其所得久而用用之而恒恒不正以終始其道而不悖者乎然公用其道以完其身名而卒晦之以歸人弗知也雖然應登既知之又惡可以弗告於是諸公喟然歎曰鄙諺云桃李

不言下自成蹊曷觀諸羅公信夫

送給舍劉先生序

給舍劉先生既免喪將造於朝留黔黔而居者彌月從者曰車載脂矣何泄泄也先生曰予方欲泄泄爾居數日從者又曰吉事雖止不怠何鼎鼎也先生曰予方欲鼎鼎爾或問之故先生喟然而歎曰奈何遠國族去先人墳墓乎於是應登聞而進曰先王制禮而弗可過也夫禮也者教化之始而風俗之防也過行則悖過節則凌過正則矯不及則廢廢不可也或過焉則矯之以正貴無悖且凌也是故朝祥而暮歌者廢也既祥而絲屨組纓亦廢也然子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者斯過矣過不可以為訓也故曰先生之制禮也唯其稱也所謂稱者其禮之中而民之準者乎方今主上富於春秋推賢讓能伸拔英類海內之士胥延首以望太平先生秉昭曠之志達忠亮之節給事禁垣拾遺左右當必有開發聖聽裨益國是者故海內之士胥延首以望先生先生何以副海內之望奈何嬰情於國族溺志於墳墓以是為戀戀邪語曰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夫忠孝者廼君子

居身之所珍聖賢垂世之大訓也先生其勉旃夫泄泄爾則豫鼎鼎爾則逸君子蓋乾乾爾先生曰吾過矣吾過矣夫子之言是也於是明旦發滇陽驛日暮至楊林

凌谿先生集卷第十二

凌谿先生集卷第十三

寶應朱　應登　升之

序八首

序

送憲副陳先生內赴序

蘭皐子函表當內赴問行于凌谿子曰前子嘗有是行也馴馬者詢諸牧辯途者資之御子曷言子凌谿子曰夫盲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也聾者無以與乎音樂之審也闇者無以與乎事幾之會也予何足以言子之行雖然抑有說焉夫凡人久出者鮮不以歸爲樂也外宦者鮮不以入國都爲樂也斯二者皆情以志遷者也志樂於歸則經丘隴焉視川行焉鮮弗緊于中已詩云惟桑與梓必恭敬止此言歸之樂也樂于入國都則過郛而[illegible]闉而過鮮弗緊于中已詩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此言國都之樂也予行矣發足于滇揖諸寮而別惆如也戾止于闕則沛然矣載行上都則有光矣謂之曰樂夫誰曰不然夫京師聲利之區而羣趨之地也多才則忌高名則危厚享則溢是故設地而望進者市人之見也貞志而約取者君子之獲也夫世變曷已惟理則定定之不以理則利害形而志移矣吾持其理以馭其變世隆也吾不之豐世卑也吾不之下世逐逐也吾不之趨吾修也盡吾躬而已安能舍己以聽之人哉語曰入其樊而無惑其名入則名不入則止斯理定之說也子敦儒而秉禮力行而不程功有定力矣然後守之貞固固足以幹事出之退巽巽足以弭怨持之恒久久足以守約執是以往雖上古可也何有於今茲之行邪諸寮者聞之咸曰博哉凌谿子之言也是故君子才思抑名思晦学思毋盈

送盧先生內赴序

今天下布按二司每歲旦暨日南至暨　聖壽節類馳表遣官入賀惟　聖壽節則專方面一人賷禮[illegible]達于　天子尊莫上焉故有專遣亦不敢褻也

惟雲南疆域在萬里外遠莫加焉故行每先期示不敢後也歲己卯春三月參政盧公鳳翀當以次行公語諸寮曰是役也於予可喜者四焉夫禮莫大於享享莫大於 天子之壽詩云虎拜稽首天子萬年禮所從來矣今予乃得奉以周旋執玉帛之役叨慶賜之辱以對揚 天休此一喜自吾行宦不過家者十年矣勾吳之墟寔在夢想迺今牽車理檝萬里于邁瞻彼故丘式燕且寧此二喜夫丘隴不勤報祀不時此孝子之所隱也先墓在西巖里松栢拱矣迺今得以展拜掃之懷嚴勿敉之

禁以妥先公先夫人之神靈此三喜予聞之吏事者其慮深涉遠者其識進迺今單車所至怵目警心山川究其高深圖寓奓其廣大吾其進于識矣此四喜語已朱應登乃進曰夫喜也人盡公也然公能無有因喜而益思者乎今 天子神聖務勤遠略舉時巡之駁聞且狩于代矣公行或不能值俾朝宗之心無以自達此一可念也方今四方多事 皇運未謐固謀國者之憂也公敭歷中外三十餘年清修而直亮人推服焉必有引以同升者大位益高則任益重此一可念也公其圖焉諸從

者聞之同辭而對曰夫在遠不忘君者忠之屬也行宦不忘親者孝之屬也先事不忘規者義之屬也是故思忠則不懈于位思孝則不愆于禮思義則不失辭于人不懈于位不愆于禮盧公有焉不失辭于人朱君其庶乎是役也人以爲得贈言之道遂書之以贈其行

蒙化左氏家譜序

余觀載籍至論次往古明君封建之制未始不三復竊歎也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以奉法自全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于春秋何其傳世久

遠哉至漢則陵夷衰微矣夫帝王之待臣下雖殊禮而異制然必以勤勞功德爲統紀固欲厚其本根傳之苗裔也迨其子孫驕佚淫變忘其先皆坐法隕命斯陵夷衰微矣今之視昔觀其所以尊寵與所以廢辱固當知所鏡乎 本朝罷廢封建文以科進武以功舉其制禮殊異矣獨土官世襲有傳自千歲餘者顧非以其尊仁義奉法令能務衞中國邪蒙化之左氏以土官世其家其先有世叙遷者唐貞觀間耕於蒙巍山之下所居成聚遂得細蒙舍詔後與諸酋長祭天有異徵人心歸之冊

封爲雲南詔巳而破吐蕃奉朝請遂有六詔之地焉左氏之昌邏其肇基也邏之後五傳而至鳳閣異由異以後譜逸而中微矣元有青羅者始復其業仕爲順寧府同知尋易府爲蒙化州　高皇帝兵取雲南青羅之子禾首內附奉職得領九部部落頃之元孽高添惠叛禾率其部落人爲先登旣有功遷又招集亡散而歸之農也因進蒙化州判官遷又以貢職詣闕庭也因再進爲知州禾仕旣勸傳之伽加禾官伽逮事累朝用命無替當其猜寇亂從調遣蒙犯險阻斬將搴旗宣勞效忠視禾

有加焉正統初伽從征麓川邊餉告急遷劾卜式之義輸粟入永昌軍得進府同知州猶夫前也無何麓川餘黨復熾伽奮出爲之赴戰斬級獨多卒以麓川功進秩知府州猶夫前也會　朝廷録遠臣之勞再陞州爲府復以伽涖焉故伽以後皆爲蒙化知府矣伽之子剛未襲而蚤世貽子琳瑛琳亦未襲而蚤世且無胤也遂以瑛紹焉瑛遭際承平無大戰伐功然能謹身率先樸誠盡下下得無擾又能以其餘力禦寇盜爲民蔽障循行諸寨中不以爲勞也竟以勞坐寒疾死子銘嗣其官招徠撫輯境內無盜憂其奉職循理撫夫瑛也積之十年不以勞言竟亦以勞致疾死矣銘傳之今守禎正德乙亥春余以校士至蒙禎迺再拜請曰禎不德遺家弗造先大夫旣逝家廟燬于火惟幸世牒僅存又懼其久而聵而氏族淆也無以繫屬先緒敢乞一言叙之余迺語之曰昔先王賜姓命氏所以昭祖考係宗族別嫌疑定親疎而人道於此乎繇焉故導水者知其源辨塗者知其脉皆可以易知也今天下晏謐百有餘年縉紳之家惇尚彝理爲譜牒以原人倫餘風所被遐邇同好豈非仁義

之化哉然譜者先民準史而作也史以章往非以紀往也所以戒乎今也譜以明祖考故自我不書盍觀祖考者可以自考焉禎世涖茲土信能忠貞事上勉修其先人之業俾弗墜斯傳世久遠矣何有於陵夷衰微也詩曰緜緜瓜瓞此久遠之道也不然則河山帶礪之盟或不能以一二傳而失之它尚何足恃哉故孝子之欲永其先者其尚鑒古昔究其所以尊寵與所以廢辱作鑒戒云

陝西癸酉舉人叙齒録後序

正德癸酉秋陝西鄉試旣畢事同舉者六十五人

廼余既主其會于慈恩寺鴈塔之下而爲題其名爵于宗曾又裒諸氏字齒籍次以爲同年會録而請余序諸其末余謂之曰同之義何要其終也期于弗異也已然諸生繼自今同途而趨有遲速焉同事而謀有利鈍焉要其終也期于弗異也斯亦難已夫士一也或速而利或遲而鈍遲鈍過數則有怨有怨則忌生忌生而釁隙不暇誰復能同哉故曰要其終也期于弗異也斯亦難已夫謂遲速利鈍云者中人之見也孟子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者道之正也余於諸生之録有感焉夫所謂之同者道焉耳遷善而抑惡疏穢而鎮浮黜名而責實篤近而期遠若是者雖欲其異弗可得也如其不然善違而惡從穢滋而浮溢名存而實亡近比而遠仇若是者雖欲其弗異弗可得也諸生皆余所甄拔嘗因文而知其人矣又孰能以中人自待也

山東鄉試録序

夫古之取士于其德不于其文也周子曰文辭藝也道德實也惟藝與實斯孔子彬彬之論學者不可以偏廢焉若要其至則又當有本末先後之差傎可混無所擇邪自三物賓興之禮廢其後始有辟舉然賢良孝廉諸科猶之崇質也自九品中正之法廢其後始置科目至以詞賦聲律取士矣夫科目本不足以得士迺復求之於辭賦聲律之間則雖人握靈蛇之珠士挾雕龍之槊亦安所適於用哉是故科目之敝所從來矣我 高皇以神武定鼎創建制科首釐此習壹以經義論策爲先列聖統承率循此道上以是求之下以是應之百五十年于斯德化薰漬協氣橫流士生其間非先王之書不讀非仁義之訓不談一時宗公元臣鉅儒碩學由科目而進者望背接軫相爲後先蓋渢渢乎盛矣然文盛則實衰固有識者所私憂焉抑安知所謂崇極而圮者不在玆乎比歲以來競藻絢而乏雅致務虛恢而湮本根又稍稍出於紆青拖紫服冕乘軒之流然則士之修于家者云何而乃蠹其道于用世若此哉天猶膏秣軸所以爲滑也而運之以方穿膠乎背幹所以爲合也而批之以疏鏬惡在乎文之用世也昔孔子贊文王之文則歸本于緝熙論周公之才美則不足於驕吝至其門弟子稱其師學則謂文章可聞而性與天道

□知□焉此固聖人之文也上論言偃皆學孔子之□
道商之論學不越乎事父事君交友之間而武城
之絃歌偃乃以為學道之用則古之所謂文者豈
本末不相須者耶夫今之文亦異于古矣諸士子
生長於東莾首善之鄉漸 被乎 累朝熙燮之化
自少誦習孔子又其鄉人也行將捷春官奉大對
服官有日其於用世之文俾華實並茂體用適中
必思所以為之地矣昔太史公過魯觀孔子廟堂
車服禮器低回留之而不能去夫仰止先哲過者
且然而况産于其鄉尚論其世者乎故余因論文
而例之以游夏之文學俾為討偕效駕之勸云

贈郡倅盧君治水成功序

寶應江淮間一要衝也湖水渟洿長隄委屬南接
秦郵甓湖匯焉布濩漫汗不可殫紀北入于淮則
淮水所經也夏潦時至徐泗之水挾河流而東入
淮淮不能容勢益怒且汨而南行故瀦者□以溢
焉隄故有斗門凡十橋橋絕馳道水溢則東注之
海分渠灌民田田皆溉可得百萬餘頃為政者時
其啓泄啓閉之節則漕寘不運之舟農鮮不沃之
利倉廩無不積之儲商鮮靡不通之貨是故東南
之具區也正德丁丑夏六月隄圮于水水來漂沒
溺其人民蕩覆廬舍數十里壞官民舟亦數百艘
自丁丑逮己卯又二歲復大水歲因以不登於是
上下始怦怦然告急矣巡撫大都憲臧公疏于
朝亟請發內帑洽之事下有司議會都水郎中蔣
君以職涖是邦祗載厥事而郡倅盧君廷哲寔董
其役經始相成有專責焉廼發淮揚軍民築土障
闕以丁計者三千五百括諸府庫及鈔關所貯錢
充其費以鏹計者七萬有給粟以斛計者萬有奇
監工官自百戶而下以員計者二十五匠氏以名
計者百廼伐石于隣境之山而致者匪難廼附土
于經行之舟而運者不匱廼陶甓于寬閒之阜而
搏者寖廣廼揵木于窪泗之曲而捽人獻材百工
既和交臂受事既六閱月大功始就焉於是潰者
以湮圮者以興隘者以廣而激者湍者盪嚙者以
安於是居者以嬉行者以游負者以息而耕者以
者芟牧者樹藝者以蕃邑之士大夫長老者積言
之餘拭視茲美且欣盧君之績有成也徵言言諸
之應登郡人也其欣戚之情視衆鈞焉廼作而歎
曰甚哉水之𣲥溢為患也其所從來者舊矣昔禹

捍洪水漢棊宜防而史氏必書紀成功也下此則
西門豹鑿鄴河之流鄴父老以為賢君召信臣浚
南陽之渠百姓號之召父是皆為民興利者焉夫
為民興利者固民之所與也今盧君起明經之家
而忝郡牧之司出環堵之室而任斯民之重始遂
遂若不能一旦臨大患興大役以身膺之順適安
行不動氣貌無惴恐以為之先無德色以為之後
考其所施而程其所至豈豹與信臣可相軒輊邪
即二子之功在于開溝瀆利溉田也已未聞其能
通挽漕之艱建　國家之利兼而有之也故比事

考成在盧君尤多而吾民之德之也視鄴與南陽
民當益倍之何古今人之相遠哉然則盧君之名
且與茲隄永久矣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
所茇抑安知後之視今寧謂余言之非蔽芾也

贈少司馬荊山王公隨　駕南征序

聖天子臨御之十四年夏六月寧服不恭肆行稱
亂迺親帥六師討之今少司馬荊山王公以職在
軍旅當行已而罪人既得次于金陵錄諸將吏功
諸官屬陷賊中者論罪有差築京觀而歸矣公復
侍從以歸凡留司諸公卿百僚謂公宜謀惟盤克
洪大熙炳先幾而無智名抑未張而無勇功休烈
昭矣咸見稱述被之詩歌御史中丞叢公謂應登
官有言應登江淮鄙人也竊伏草野不孫于當世
之務敢借周為喻以諷諸執事者可乎迺稽首再
拜而言曰昔周都鎬京東國為洛成王嘗一至焉
至于百工從行其教詔之者無它惟曰記功宗作
元祀耳夫成王至洛何為哉曰配天祀神自時中
乂者是已其報功之典歸即東之曰秬鬯命寧明
禋休享者是已且自周徂洛遠狩也而一至其地
褒功行賞不舉也而承先圖之者何哉蓋宅洛所

以紹先德褒賞所以勸有功斯二者繼體守成之
要道也事有曠世而同軌者盍於今　天子觀
之夫金陵我　聖祖定鼎之地也自　京師視
之不猶鎬京之有洛邑乎列聖嗣統垂拱而治其
在今日則四征弗庭之将也不當一至其地乎成
王在洛舉祀發政而已豈有張皇六師削平家難
英功如今日之偉者乎周之記功有功於洽洛之
事者耳豈有躬服行枚轉給軍餉其事如今日之
勞者乎　聖天子德配堯舜功邁湯武不當以
頌成言也至於侍從之臣將事服義者其於□猶

豈多讓乎夫記功之有秬鬯以周公爲之宗者誅
管蔡以安社稷耳令諸臣之在行者皆誅管蔡以
安社稷者也而司馬公其最也　聖天子信賞
必罰褒功勸勞之典抑豈後於周乎夫褒功勸勞
固非臣子之所敢知也至於誅叛逆以懲不恪正
紀綱以示無携者則　聖天子今日之歸之所
有事也而昭美彌遠者公之責也周官曰歸于宗
周董正治官言其外攘畢而內治修也今日之事
愚安能無屬望于公乎公風采節義昭布海內海
內之士傾心久矣應登誠不佞不敢以私人頌之

送石令之任烏程序

石子宗器擢令烏程問政朱子曰烏程邑繁而倚
郭縣令職專而親民倚郭則上之事不可後已親
民則下之知不可後巳夫吾言之善而守聽之固
也吾言之善而守弗聽則疑疑則拒心生焉上之
難乎其事矣吾令之善而民從之固也吾令之善
而民弗從則悖悖則恚心生焉下之難乎其知矣
疑則不達悖則不孚昔田忌伐魏三戰三勝而不
能入齊疑也子產作丘賦而鄭人不與悖也夫令
一也而處於疑與悖之間亦難乎其爲令矣語曰
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吾子於此其
愼所趨哉夫謂上之難事也而飾智以唱屈體以
從者非也謂下之難知也而煩令以申嚴刑以逞
者亦非也君子之事上也示之行不示之言其於
民也示之好不示之令示之行則爲上可望而知
也示之好則爲下可述而志也易曰君子上交不
諂下交不瀆其斯之謂乎故孫叔敖弛庫車之令
而高其梱者示之行也西門豹罷河伯之聘而鑿
其渠者示之好也示之行則守無間焉守無間則
等而上之監司府鮮有間矣示之好則民有孚

焉民有孚則等而下之府史胥徒鮮不孚矣吾子
勉之吾子以明經舉于滇既司教吾庠學修而行
端志大而趣正八年之間諸弟子員凡經吾子指
授者皆勃然知所嚮往可謂誠而能動者也孟氏
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吾子有其具矣兼斯道也雖天下可也奚烏程之
足云吾子勉之

婁谿先生集卷第十三

凌谿先生集卷第十四

寶應朱　應登　升之

記八首

記

石岡記

徃余在留都嘗謁參戎沐公于中山王之里第當是時目其容秀以舒與之語谷乎其若虛已而確硜乎齊乎栗乎而將有執焉者也別十三年迺再見於永昌始而目摇焉倏而心下焉既又瞿然而如有所失焉迺喟然而嘆曰廣而不宣直而不倨止而定塞而深踰昔觀矣方求之而未得所據依也間以扣之迺言曰吾以中岳名字希甫者取人以則也號石岡者象升以昭義也所據依者或止是耳予曰若是殆石爻者哉天其或者欲厚公之資以崇其基而降之重任迺爾也不然奚有於是邪夫騖遠者昧近蹤談虛者多簽言實言無用固

不如親邇見者之言之真切顯著也迺予嘗遊究洛之都覩周南之遺風而探中嶽之勝矣請為公修言之夫𡽱嵲之坂黃帝之所遊焉南山伊闕大禹之所鑿焉若廼鎮以太室之阜表以熊耳之山底柱右峙九河東阻四時叅暮七曜運行靡有忒度此天下之大觀固壯士之所企慕願樂也公即企慕願樂遊矣往而闚之拾級而趨聚足而升鮮弗至矣諺曰勿眡其步先眡其趾此善喻也然則公之他日表四方莫中土者余莫之究竟矣雖然抑跡矣跡而求之則所謂石岡者固塊然者耳未足以振心而廣智也塊然者公奚以之也夫詣遠者未有不遺其跡者也累土者未有不崇其基者也公以元勲之胄統承先王世鎮茲土厥基林矣要石岡之所至又何以膺受而嗣承為也貞固以植其體靜重以養其德蓄而存之以秘其異靈時而行之以達其變化審曲面勢以具四方之瞻則太室之崗卷而懷之矣彼塊然者公奚以之也石岡曰有是哉覬子志之以銘諸我心

高氏大宗祠記

朱應登曰是為東浙高氏之大宗祠也夫是為東

浙高氏之大宗祠也夫夫宗以篤本廟以收族祭
以謁欸田以供事世以別序會以輯恩茲其久遠
矣夫高辛氏之族蕃傳曰世濟其美保姓受氏世
不絶祀苑宣子所云死而不朽者也故族廣者親
合親合者勢強勢強而財賦生財賦生而禮教行
矣語山者先崑崙其脉崇也祭先河而後海重其
源也矧人乎哉粤自封建之制廢而宗法寖夫宗
法廢而朝廷無世臣矣朝廷無世臣而流派衍支
庶析忠義微矣是故論治有體曰惟立勢立勢有
要曰惟萃渙萃渙有統先以屬恩屬恩有禮先以
睦族睦族有本先以合宗合宗則聯異聯異則統
尊統尊則辭順辭順則可使故宗法之立聖人所
以厚天統也脩人紀也定邦本也明世則也別生
而分類秉禮而恢度也是以君子明尊親之節叙
彝倫之典識大公之道正經國之體嚴嗣守之誡
立肇脩之準恩可以溥世不弛於其遠義可以昭
系不豐於其昵法可以繼往不沿於其習力可以
宣孝不詭於其訓章銜祚也其胄彌以賢訂規則
也其制彌以精紹先業也其德彌以恒徵世慶也
其澤彌以昌是故君子者國之表也事之極也甚
道修於身其行尚於人祖宗作之子孫保之詩云
猶有典刑言可繼也書云昭乃[illegible]烈示能守也
澤浸淫遞流無窮毘國善家豈不遐歟夫大宗小
宗之綱也繼別而始立廟而祀制服咸以衰舉享
而必咨有君道焉所以一衆志而定均節也迺今
惟高氏衍之君子曰高氏之祠體式備焉合族有
祠時盥薦也祧祔有倫序昭穆也祀田有租給供
饋也會計有人防侵没也亭榭池館之勝修雅觀
也名賢[illegible]蹟之富表文獻也歲時伏臘靡弗至焉
重本始也會享酬酢靡弗序焉燕毛髮也耄倪遐
遠靡弗識焉禮遇數也憂喜慶吊靡弗繫焉情睠
周也蓋自宋太尉公瓊之後從南渡來至高與者
自世公始構祠置田以倡大宗者自新七公始增
葺而潤色者爲華亭大尹公拓地而繕材者爲贈
光禄卿述菴公嘻高之系其久遠矣夫遠今我大
中丞公文武忠孝克壯其猷用能敷聞于時以光
順于國家於是廼祇承前人之休載爲乘譜以俾
爲高氏之子孫者世守焉搁祖德昭聖典張國維
尚風教兹之而述是言也

臨[illegible]兵備題名記

臨安兵備昉自成化己亥前都御史端毅王公驟于朝始專憲臣之選益其地隣於交法宜防又諸夷雜處也將竊發焉當事者欲草薙而禽獮之顧其勢或有不能欲一切束之法彼非㹥然而噬則歛然而徙矣是故必有專設斯可制也必有久任斯可信也信孚則疑不蓄疑不蓄則上易通制定則法不斁法不斁則下難犯此備兵之職要莫先焉先是憲副新淦何公純奉命首戾斯土其蒞貴簡易佚蕩不大綱寬小過或有訾則乘其末滋指的而中之彼發者始惴惴然恐矣故臨安人稱善備兵者必自肯公嗣公而至者蓋相承也其治革焉然道不必同同歸于治法不必同同歸于善是故城墉之治哨垣之葺胥於此焉出也是故訓兵之訓戍卒之守胥於此焉出也是故廨宇之繕學校之興胥於此焉出也是故糧糗之稰寇盜之弭胥於此焉出也斯蓋所謂乂而孚孚而定定而成者也何公之後代者且六易顧題名則闕焉正德丁丑山陰吳君廷言以良二千石遷秩至端揆而敏蚤作而暮思不暇給矣既三年兵政聿修廼考索故牒得累任者氏名諱載諸石謂應登有分巡之責屬爲記之以告諸將來余嘗謂題石之設公署皆有之本非以勸賢也而其道寓焉夫士之品不齊上焉者不恒有下焉者不屑言中人之政恒什八率資循格冀以勞得代去即已抑孰知身去而名留又何可泯也夫兵備有保障安養之寄有教令等威之制民望之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而又自阻以絶民望不亦悖乎雖然謂其身去而不之卹者非才而闒者也求爲有名至多事以厲民者負才而矯者也闒與矯胥敝矣應登既謂題名有勸賢之道則不敢不著近名之弊以爲戒繼今以往稽信表實不有徵于茲石乎夫志烈之士昌甘以中人自叩也

栢臺遺愛記

巡撫雲南大都憲弘齋洪公既膺簡命進南京大理卿將行矣滇之耆庶日詣臺下請留已而知其不可留也廼相謂曰公毋去滇公當去滇嗟我小民孰比全於是洪之學士大夫曰民之愛矣又相與爲詩文以歌頌公公退然不居也謂應登曰巡撫何愛可遺邪應登曰不然夫善爲治者平其政不忧其民善言道者行其身不干其譽是故民不

說而自慊者誠之積也故不干而自集者信之孚
也夫民有喜怒憂怨愛憎罔不與上應譬之於草
木其發榮長育罔不與地力應也易曰君子居其
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
違之夫謂應之者其心願也違之者其心不願也
世焉有不願其心而能獲其應者乎公來滇既二
年行慎而諭令嚴而不激可謂能平其政矣履道
坦坦求福不回可謂能反其身矣故能平其政
則為仁民之慈懟失實不愛其上者無有也能反
其身則為誠民之詭隨無常不信其上者無有也

仁誠並進必不妄說人不違道以干譽則為禮民
之好尚泯絕不順其上者無有也由斯道行則民
仁愛我誠信我禮順我皆其應也焉有忍於其去
而謂其戀戀者皆可以偽為哉此可以知遺愛矣
昔召公治南國國人愛之及其終適作甘棠之詩
夫古之君子其為政也恩結于民心尤于去[illegible]
終也百世頌其功無[illegible]而不思所息之樹且猶不
伐而况及其身乎即公雖惴惴不自居而滇之[illegible]
庶則人人知愛矣奈何辭而避之邪吾聞大理[illegible]
之司命也今世偽日滋人多褻德以奸于法[illegible]

其性也公能由斯道行則遺愛之在留都將不[illegible]
於滇矣廣登職忝文業畢日倘有聞當復為公[illegible]
之

虛亭記

方伯素菴許公治第于成都之里將俟勑而休焉
第之後有地可武闢為圃肆然而闊也圃之中為
軒三楹蔽以灌木東西偏植竹數百个錯以花卉
絢爛交互固鬃鬃然繁矣軒之後有亭峙焉亭後
垣限於隣其前三面又洞然空也有虛受之道焉
因名之為虛亭客有問以請者曰夫虛之云者通

機事之寂而物之窺也亦亭之義將謂其足納羣
牖生息族品足以資遊觀之槩乎抑別有指焉而
非吾所知也請言之公曰縷乎吾之人之情也變
乘乎其事止隨乎其偶明發乎其見夫情也者好
之則蠹擴之則閑限之則滞宣之則通吾懼吾之
蠹也於是乎以紓吾懷吾懼吾之滞也於是乎次
蓄吾見是故紓吾懷則志可怡也蓄吾見則識可
達也於吾身有[illegible]焉抑吾因是亭而進于理矣夫
室虛則白谷虛[illegible]領虛則風激之鳴水虛則衆
流匯焉此理[illegible]也昔文惠君觀解牛知養生

張旭觀舞劍[illegible]草書夫解牛與養生相懸也舞劍
與草書不類[illegible]然視之若一伎焉者意誠虛則通
通則跡不足以蔽之也故曰不虛則不能通廼若
堂坳之水置杯則膠者以其不能虛故也東郭氏
有大瓠實以石漿則溢者以其虛有止而不能通
也非真虛也[illegible]虛與通恒相為用焉故曰吾因是
亭而進于理矣夌谿子聞之憮然而歎曰虛之時
義大矣哉周子曰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焉況其凡
乎夫虛以之察理則其視不悖以之受人則其聽
不違以之盡下則其情必達以之體物則其德必

周公執卑而正情察邇而容衆蓄將因是亭而進
於治人之道焉何害于其身邪傳曰川澤納汙山
藪藏疾夫所謂納汙藏疾者即虛亭之說也然則
公且進于不已也客曰有是哉請以是述名亭之
義

對竹軒記

貞石鄧子以使事涖鎮遠所居之署後負山有隙
地竹叢然生也因芟薙榛莽宣導繁穢為軒其中
以自適焉夌谿子過而問之曰子何取於竹也貞
石子曰有斐之[illegible]章致美于衛武檀欒之賦見述于
枚乘古之賢哲率於竹乎取焉茲亦何過哉自吾
遠朝紳出國都嚴工虞之程服行役之勤矣止茲
土且四年矣蓋縷乎其勞且勤也又荒遐之區終
鮮文物嬰心拂慮寡與少視蓋負乎其為聞與見
也夫勞勤久則勌勌則怠心生焉聞見僻則隘隘
則褊心生焉吾懼吾之怠且褊也故恒因是軒以
與竹伍可以暢情可以寄目可以娛賓可以免倦
夫竹昔人喻德於君子焉吾且與君子為徒矣所
得不已多乎哉夌谿子曰子之所言者外也而非
內也跡也而非理也吾請廣子不盡言之意夫竹

有君子之道四焉充其至則裕如矣是故其中虛
則足以受人也其外直則足以幹事也其節固則
足以執德也其材良則足以利用也故能受人則
彊愎自用者鮮已能幹事則呴諭苟同者鮮已能
執德則洪忍弗競者鮮已能利用則巨小不適者
鮮已充竹之道曷有既乎貞石子囅然而笑曰子
之所言進于理矣是吾意也雖然微子曷足以言
之也傳曰同明相照同類相求明志子之言以終
身焉作對竹軒記

[illegible]忌記

鎮守雲南內官監太監史公牛是嘗奉命出鎮貴
陽也廉靜夷簡省身約己無纖悔之飾無前丈之
餼暇則取古史觀國勢成敗嘗其憤忤時仰指天
俯畫地意勃勃然若欲有為每臨池習書水為之
黑此外惟究心閭閻疾苦惟恐民堵弗寧也貴人
安之都御史陳公元吉迺疏于朝曰貴陽古鬼方
也崇山綿亘鳥道湮鬱無坦途人皆盤跚而行若
登天然所產多剛木勁竹鏤鐵毳革即有田數區
皆磽瘠多石子僅藝麻菽瀕水可植禾無他產饒
利地即無三日不雨雨則毒霧蒸晦尋丈之外莫
能辨焉其民獷急喜持刺走險巇如鷙過有告歛
即馳入山壁空室廬先是鎮者無所資取迺掠武
臣金武臣懼無為償也出俸應之故武臣無千金
之家無已復掠土官金土官懼無為償也累諸土
酋應之故土官益貧惟史其至得不擾今武臣有
給矣土官得襲代矣請更留之三年以安貴人疏
上　帝聞之曰嘉哉宣誠畢命以奠夷服以無
憂朕心嘉哉迺降勅奬諭未幾復移鎮于滇滇人
素厭苦前鎮者之偪也得公至益喜爭持牛酒勞
麾下悉卻之曰無以戚吾民也民益大喜其廉靜

夷簡不殊在貴陽云夫朝廷視窮荒絕徼之外若
神州赤縣然恐宸聰之不加也故遣貴臣鎮之今
公受帷幄之託迺能宣誠畢命以奠夷服以無憂
帝心顧作鎮于神州赤縣者或未之及焉謂非積
養之至邪使天下之作鎮者舉皆不擾如公則天
下之民舉安矣迺宸聰所不能加者雖神州赤縣
不亦有可憂者乎吾故記迎恩之事以為肉食者
規且并以為滇人頌也

娛永堂記

余讀嵇康養生論未嘗不病其說之難也康之大
意謂神仙可以學得永年可以力致其言曰悠悠
者既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專喪業益亦自討其
難焉夫先王之於老也厚其養以佚其身樂其心
不違其志是故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禮莫備焉祝
鯁在前祝鯁在後愛莫尚焉肆設之筵亦授之几
無莫至焉凡若此者類以娛悅其心也傳曰老有
嘉惠詩曰既飲旨酒永錫難老其謂曰嘉惠曰永
錫云者非娛悅之說乎夫清虛淳泊獨行也忽名
棄味介志也忘歡遺生苦節也靈芝醴泉異眺也
夫康之論在永或然而娛則有間矣則永矣娛矣

何豫是之寡耶此余所以病其誚之難也吾舅氏良沙翁以娛永名其堂客有謂應登曰翁有平田廣業又多賢子孫家饒圖史戶列琴書翁㮣取贏於高廩孝敬恒溢於几杖巖巖冠服得之素封其子曰韶筮仕春官陟岵興懷循陔思養修身慎行期以孝聞是可以娛矣又翁年八十眉龐齒齯素髮飄飄聞見無損於聰明升降不愆於禮度舉膠庠養老之賓書郡縣乞言之史是可以永矣翁之致此無乃達呼吸吐納之旨洞形神表裡之際㡿幾叔夜之論而增眹會之益者乎不然何及此也

余曰不然有爲之生明者所未覩也無前之慮智者所難圖也翁知道者豈妄意於是哉吾有以語子矣翁質直而惇行愿而恪心恒而逸體裕而安夫直德之幹也敦則不渝愿德之囿也恪則不隨恒德之守也逸則不盭裕德之度也安則泰而多暇由斯四者皆永年之道也又翁能積而務約已之奉厚施而薄責人之報與人交坦然不置城府愛憎一過不複於情晚節更樂閒曠退居一室以引以翼修然寡營若是者率足以致壽也夫意適則多娛德修則有永翁之所從來者久遠矣今當尚齒之朝行踰既耄之年服安車之榮膺祖劉之養皆翁所存及者也又何必涉希靜之途望難應之報如康云云者哉客曰微子之言吾何以知翁然則翁真知道者乎此可以袪世人之惑矣請錄以壽翁并以爲斯堂之記

凌谿先生集卷第十四

凌谿先生集卷第十五

寶應朱　應登　升之

雜著銘頌贊箴對二十首

雜著銘頌贊箴對

讀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語稱文以時興信然哉東漢之文去西都未遠一時作者率皆質直閎深而微婉寓焉得諷道矣時使之然也觀高惠高后之功臣表所稱杜業之說即使固為之亦何以加是哉自餘雖蔚宗諸人皆擬之固鮮能儷也

讀景武昭宣元成功臣并外戚恩澤侯表

初高帝之約非功臣不侯著在甲令所以為後世防也自周呂（呂后兄澤）建成（釋之）之封（高帝封）孝景始欲侯王氏（皇后兄）自弓高（頹當）襄城（朱龍皆從匈奴來降）之封（文帝封）景帝始欲侯降者自平津（弘丞相）之封（武帝封）而宰相畢侯于時臣雖有守約而畢者竟莫能勝此豈其勢然哉所從來者漸矣周呂建成以有功不論然潞子之辭春秋所書申伯之恩大雅攸載後世勞臣寖廣得據為例而世主好尚又各不同孰之所在孰得而撓之哉故功臣之外別有所謂外戚恩澤者皆得列云

讀古今人物表

固所撰古今人表序為九等可謂博采然揚搉失當中多遺舛張晏所指其失未免猶有闕焉夫黜羿浞于下下者著逆也而田恒則列置第八推杼則列置第七抑大宰嚭（吳）於末品者刺淫也而叔魚（晉人鮒）則列置第七優施（晉伶人）則列置第八是非失實不信又如叔梁紇之賢潁考叔之孝左史倚相之通皆邈然厠下之後不與賢者齒它如

是者姑未殫舉有可例推以此題筆彰惡勸戒後人難矣師古迺云墳典隳亡師論分異諸子紀傳序說不同要亦爲固解釋而無所取中者與

讀曆律志

律曆之來尚矣固所爲志皆取義於劉歆未之深攷歆在元始中號通曉鍾律故班氏多舉其辭然歆之論又出於太史以互有沿襲豈遷當元封七年奉詔治曆改正朔以閼逢攝提格歲起據夏時順水德之勝又方士都唐閎落下雜治之後歆得演其成說更爲推法邪然遷分律曆爲二志固乃合之爲一蓋

以律起曆如云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義則然耳夫律曆所以通五行八正謂八節之氣以應八方之風之氣七政日月五星二十八舍二十八宿之次舍之分十母甲乙以下十二子子丑以下以之支干以作事厚生而三統之紀禮樂之制出焉何可以不攷也後世書亡太史失職不能推本天元以承統運迄乎音樂廢缺閏餘乖次機祥無所於統而猥曰可曆之推當相續不絕豈知本末者哉余姑筆之以俟有志者消息云太史公所志二十八宿與今曆不合以建星爲斗注爲柳濁爲畢留爲昴與狼狐罰三宿俱未詳意鬼井觜之別名與餘並同

讀二忠祠集

宋應登曰余讀二忠祠集至褘臨絕對脫脫慷慨數詐及雲從鐵知院數輩行誓死不胡服辮髮迺發書流涕曰嗟乎英英哉二公也方褘被拘幽憂窘迫既四年雲孫曆載徃雕顏變縢與豺狼伍事無此最悲也迺至此咸英英如一時亦良難哉夫元孽自擅不討之日久矣二公使命在國冠之上義不可辱不可辱則有死無疑昔秦繆公用區區智覇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越況以　皇祖始造昭神武慈俾四海廣輯寧之運豈能晏然置爽夷後命不問哉二公之死禍所從來矣語曰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夫死曰善道者謂死不愧耳二公誠篤信之士計使時即無脫脫鐵知院折辱或道死名湮沒不少概見何憾而身名俱存即長生百歲至今日不衰亦何預二公事哉況由今日以至百歲之後朝菌夕露然又安知非昨之速絕邪惟忠義在宇宙間磊磊落落後天而周三光茲二公之所以不死云

盱元

宋盱元夜醉歸罵其兄元之子盱屬元優盱若弗聞人意其恚也已而元盱元出數其子曰力作苦

毀良艱乃易用之邪而叔怨而不嗇將遂箸之衆
止焉朱先生聞而歎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於元何
尤獨溺於愛者以醉尤之也自世教衰禮樂廢雍
睦之化不逵於天下故雖學士大夫之家愛鮮不
溺今乃得之蚩蚩之氓吁其可歎哉若元者曷嘗
學抑其性然與感念逵曙

方湖銘

懷由內致理可近譬惟方斯直湖因以名爰申
盤几之意作方湖銘

淵淵方湖維懷之門靈曜中涵與壞外潴有美哲
人世協厥居肅如齋如截如威如鑒彼顯則以昭
永圖敬義既立爲德不孤永言睎之文哲朱琬永
言守之千祀弗渝

績齋房頌

洵美童侯溫儀有執叶出牧茲地克樹政業法度
顯明惠化流洽叶儜弱寖起彊右見摯叶天睎靡
遐瑞應斯捷爰有靈草耦莖連葉產於內中維日
有煒吉士占之謹按圖諜曰侯之德服此休徵永
言謙冲利往攸涉

元若贊

道備有邪孰秘爾靈謂爾無邪孰見爾形鬒髮紫
絹霧縠施綎揚蛾轉盼猗嗟其顛何如涅池之匪
玄默之史蛻化隱見道超成毀視身如遺歸根復
始邈然元君孰眡其趾

瑞兎贊有序

癸酉孟夏校文茲土登士于庭寔簡其良爰有
玄兎亦既戾止意態閒雅心竊異之昔楊震用
而鱣集韓琦進而雲見蓋瑞不虛應物無偶致
因作茲贊以風多士云

彼玄者兎在帝之隅爰降于庭其貌孔舒自稱丈
人釋褐以居月德顯瑞金精表符曰有彥士爲國
之華叶歌此爾罝嗟彼守株我聞瑞應自昔有諸
朱自游漢赤身謝滁至德通玄靈和感殊中山之
後族以氏琬羅而獻之　天子玉除拔毫彙進
天下同書

毛學授贊

貌古而臞體安而舒精研藝籍飽泳道腴始呈輝
而鳳覽終戢足以鱣居膠庠四遷允矣師模俎豆
具陳衣冠儼如青氈三十年不辭其敝牙籤三萬
軸或侈其餘觀桃李之既實及柴桑而自娛若先

生者可謂聞鄭玄而興起慕陶潛以為徒者歟

毛隱君賛

於昭先生靜嘿幽玄遠跡燕雀之羣退藏神龍之淵羣情逐逐吾方被褐而懷玉衆言詹詹吾且塞兌而閉門傲睨羲皇之上寄心由許之前齊上士之高軌軼在野之遺賢乃若庭有令子宗有殘編啓絕韋之緒餘闡撤皐之正傳上以 天子之錫命下以表鄉閭之德旂迨所謂毀方而瓦合破觚而為圜者也要之雖有鍾釜無厭葵藿雖有章服無棄林泉振百世之高風考五福之終年此史傳之所稱大隱蒙莊之所謂才全者歟

詹先生像賛

維貌有容維服有章維神閑而韻爽維亶柔而骨強維耳炯以端眡維髯修而外揚相公之表似矣或未究其中藏廼若德山峙而靡移量淵渟而未央遭時則鳳不及栖擬用則龍莫能伉霖雨尚期於歲旱柱石有待乎巖廊此公之蘊不可以涯涘窺而同時進者徒罔敞而望洋者歟

李氏婦賛

維女子有行弗越門裡衎井邑之既殊奚外言之足恃抑宗族稱之斷無溢美鄉人信之行無餘缺家有餘慶福履昭只沒有良嗣世祀歆只彼夫人者可謂無忝於所生無憾於既死者歟

克己箴

百爾慾邪淵如谷邪謂不我溺者孰邪

復禮箴

理慾之途厥反如掌彼去者日以微而進者日以長神哉化機一來一往

定性箴

於皇生人有性有命命豈性殊道外無性乘爾耳目惟心是競心一而安履道斯定

事天箴

抑而知天邪而孰知而心之天邪匪天其天而心其天則萬物咸備而宇扃泰然乎嗟乎大賢

荊山對

東平之原有山崒起勢高而趣幽巖峯特異是為荊山今少司馬王公生焉公既貴敭歷中外致位通顯而慈山之勝不能一日忘且為號以識思而以其文屬諸應登應登曳拱而問曰公奚取於是哉公曰莵裘粉榆非人情乎吾將老焉以子之文

宗之廳登張目而不敢對執筆而不敢下徐而應之曰士欣於所遇言取其適當是以亮勤于蜀揚顧奏記度忠于唐韓愈從事建國家之至計憂時變之所急言不偉與而公方屬我述丘園之本志陳一區之梗槩鄙人無文不能言此也公曰子惡知之詩云惟桑與梓必恭敬止故代馬依風越禽南枝重土思也自予之居茲山也今四世矣植休發祥山或相之而予去茲山者三十年山不負予而予負山山之靈其徯我乎予惡能忘焉以晦茲山也應登笑曰是所謂逐其跡而疑其影者也公

不聞乎崑山出美玉見為琥琰琮璜瑚璉珪璧者皆玉也其田名曰玉田徐州之谷有山雉羽具五色司常取之以為旂旜旟旄旌節旞旃之飾其山名曰羽山南海多美珠副褘追衡冠綏屨綦之屬咸賴之其厓名曰珠厓夫物須地以生也地不以物名與且荊山之在齊魯間自有堪輿以來未之顯也一旦毓靈孕秀以鍾于公而公之出也得其磅礴滃鬱者以為文得其巉巖犖確者以為節得其巍宏曼衍者以為功英聲茂實衣被萬類天下儼然具瞻信宣父之尼禱知申呂為岳降舉手而

額之曰是為荊山王公也是為荊山王公也若此者公尚以為晦耶今欲老而就之以示不忘固矣公曰然則子將終忘于茲耶易有嘉遯之說何也應登曰公無以易言也用易之道宜莫如周公而不以之明農何哉方今蕃服不共庶衆亦勞天子惟公與謀海内惟公是依闢紓謀猷殫竭惠資吾恐赭荊山之地不足以濟天下也且烟雲魚鳥之在于山者孰能負之而趣乎公悟而頷者久之曰子姑為我志茲山焉可乎應登曰可出東平之郛三十里東指岱嶽西亘于河桃山濟水蟺蜓

其間泉甘土芳林木蔚繁是為大司馬王公之鄉問之何名其名曰荊山

濯菴水月主人對

濯菴主人生長京師厭垢惡紛足履於豪奪之區耳接乎囂卑之聲思澡雪以自振既以清而自名其往也恐昧於持循而明德或間也爾乃扁濯菴以昭志託水月以見情客有疑而問之者曰竊聞之君子之取譬也則當而達人之大觀也無窮故洗耳而飲犢世雖有巢由之高而無補於揖讓之化巖居而川觀世雖有伯夷之操而何預於武成

之功與夫詠滄浪之歌沐沂上之風考淵槃以號爽歌月露而修容是皆潔身自高遁世無悶者之所爲也故謝莊未顯假弓賦以自見柳子既廢樂愚溪以永從若是者豈得已哉今主人弱冠能文章三十舉進士致身於唐虞之朝列名於周官之史上以應法象下以肅帝紀内以昭世烈外以宣化理奉先覺之往訓導新民之遺執義冠承精白之休攬轡起澄清之志其名流施而罔殫其出日新而不巳蓋自御史出守河汾及今總憲關隴廿年于茲矣顧號不足以稱名物不足以狀德豈碩

人薖澗之情倣賢者避世之跡竊爲主人不取也余曰子知其末而未識其本也曷覿之水與月乎夫水陰象也其涵渟演漾不及乎九淵之深則不足以鏡萬物月陰精也其朒朓盈溢不麗夫九天之高則不足以照八埏故善言道者必觀諸物理而欲新民者必始於自新今夫人日行蒼莽蒙犯埃滓日中而暍流汗被體偶清流之在前必奮迅而洮頮故曰新沐者必弾冠新浴者必振衣然彼知濯乎外矣而不知濯乎其内也知潔其身矣而不知潔其心也故因物以思義者爲履道之域觸

月而警心者寔進德之機若主人者蓋以皭皭者爲終身之敬監昭昭者爲後覺之依歸子何得而過之客曰子言則然吾竊笑其迂夫心者神明之舍而嗜慾之趣也馳心於外或累年而不得反諸其内則一瞬而有餘故文王用之乾乾大舜以之孳孳參乎守之以約回也終日如愚皆用此道也夫月之光在天水之澤在地其遠去於吾身或千百而倍蓰如子之說蓋將决性命於議擬求道德於形似徒冥搜而旁觀昧近裏而著巳豈内外賓主之辯澄源端本之始邪余曰子知其體而未達

其用也天道淵嘿月則實明地道沉潛水則流行至隱難見在顯可徵君子法之以象其形左圖右書前規後箴其箴伊何動察靜存其象伊何水月之精遵彼顯則以相厥成是故水與月者隨寓而顯寓目而呈探之而益顯測之而愈深迺周誥之所以作鑒湯盤之所以著銘者也故宣聖以匹夫而爲百世師頌其道德者不過曰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如客之言則彼二者何預於宣父之聖而後世以爲美稱也哉客乃逡巡降階下氣修容揖而謝曰微子之言吾誰與從

凌谿先生集卷第十五

凌谿先生集卷第十六

實應朱　應登　升之

碑誌行狀誄哀詞祭文十二首

碑誌行狀誄哀詞祭文

有明文林郎監察御史周公墓碑

御史周公出按雲南卒于官既歸葬于其鄉之二年維揚朱應登迺始輯其事實爲之碑碑曰公諱熊字應文其先爲淛之長興人　高皇帝時曾大父諱敬絕驍勇好讀春秋左傳識陣法嘗從軍西征時帥嘉其謀留爲叅軍迺遂家關中云敬生成成生清世有隱德誼行聞于關中人關中人咸

言周氏世善慶宜昌其宗當在其後之人已而生
公哲靈甫七歲即知誦習比長有大志嘗讀書歎
曰士固弗爲天下用耶迺成化甲辰關中大饑人
相食公計食朝夕不贍不可以勞尊人貽之憂迺
盡家貲往糴于商山之陽往復輸委籌量徒跣數
百里荊棘橫刺踵流血被地然又不能忍諸其里
之人人相食也會戶部尚書李公某受　詔命來
賑關中迺又畫救荒七策踵門獻之李公大賞異
亟行之活數十萬人既弘治乙卯領鄉薦明年第
進士公曰茲可以有爲矣始以進士監通州倉日

收粟數十千又能以餘力祛積弊除之一時聲稱
翕然已而除蜀富順令富順故號煩劇不易治然
邑又大水災牛瘨死甚公悉召邑長老遠近諭之
曰若等可以亡牛廢耕耶其募牛耕即不得生牛
以木牛可乎畧依倣古制制機軸如水車狀兩岍
用二十人牛身自行邑又喜健訟亡禮義公又益
廣學舍教邑子弟歲時置耆英飲會飾賓介衣服
斝爵歌雅歌雍雍愉愉居久之人右毛二者又久
之市井揖讓朞年訟不至庭其市井小兒歌曰教
化三異周令公亡何以治異等被召擢御史公即

孝琬上八事指切時政缺失辭意悃慨時　孝
皇帝方傾意治道得之遂置諸袖中所半月始出
納五事爲有言遼東屯久藉者屯故常有田歲久
遠徃徃沒入諸豪貴人弗存即檢之人又憚諸豪
貴人莫敢問獨公毅然請行按故圖檢之實出其
諸所占畝數萬弗憚諸豪貴人也比還　上深嘉
之明年巡按雲南乏人執政者疏其名請之　上
曰是前出匿田周御史耶非此人莫可使也公聞
命即上道凡雲南諸官寮故以其地遠在萬里外
率用法爲槃不得盡公曰吾知吾以御史法來按

雲南不知爲雲南也一切舉黜讞獄輕重悉委諸
法不貰一時諸官寮望風股栗至則有解印綬去
者隴川諸酋長弗靖公往撫深入人言隴川地多
瘴毒沂夏瘴熱蝮蛇蘊生多感觸人公行不辭然
卒感觸大困病卒於昆明官署年才四十有七云
卒之日太華山雷鳴滇中黑氣二日公美姿容性
倜儻大度嘗聞朔方多事輒反脣笑曰虜首不足
得也著邊疆要覽七十冊兵家樞要二十冊未就
妣王氏生男子二人長仲仁舉進士授鎮江郡推
有述器次仲義亦業儒仲仁以其友何棟狀來謁

予爲之碑義不獲辭廼作銘文曰遐哉周宗事開
聖皇贊兵翊謀有來關中世德既騰云莫與京乃
公岐嶷曰施四方馭足負糧上書告凶讙呼更生
大衆若崩司我蜀民木干治疆亦有禮文而塈而
庠而譔而歌人用弗競法冠巖巖　帝嘉朴忠私
益考工惟蒙貴疆擦首旄吭迋于　帝聰于滇有
來秉法奉公直義信眉貪靡望風率兵西攻蝮蛇
蠢生霧雨山川露中以亡千夫失聲日匿山鳴厥
既首丘亦有餘慶及于子孫于翺于翔席休發祥
永世弗窮惟公服勤於昭有光于千萬年爲世之

程

徐從易妻朱氏墓誌銘

朱氏諱應祥寶應人爲江陵知縣補齋公訥之季
女出嫁爲同邑徐允健之配以正德三年十月七
日病卒其弟應登于時爲戶部郎中聞訃慟哭既
爲文詒弟應辰祭而遂哭之會姊夫書來云將以
十二月二十一日窆姊於縣之東郭俾銘其藏嗚
呼尚忍言哉應登幼時與弟嘗從姊授書事之如
嚴師當其恩禮所到雖糜此身莫能報也今已矣
又可以無言哉姊之始爲女氏也端操寡言言必
擇辭與伯姊應禎同得於家庭見聞通小學內則
尤閑式禮度吾宗千指無外內無不稱之既笄歸
徐氏事舅氏與繼姑萬隆家人之道雖米鹽細碎
靡不勤意念値偶乏至脫簪珥無難色諸所服御
雖極珍愛必與姊姒共之不恡故夫族無卑尊無
不宜之性尤聰警嘗與伯姊夜績忽燈燼焚然下
垂取紙占之曰申且有人持物來鬻則圖中洞然
空下承以物上可控此何釋也比明則有惠竹火
籠者父謫選時一夕謂吾母范曰使吾夢可據父
嘗得東南隻字縣後果拜鄞令姊小日嘗見父所

爲詩輒自吟悟屬句有可誦者然終以非女子所
宜事諱言之故今存者惟親誕有懷及得應登登
第報二三章耳若是者雖所親亦未知也歲辛酉
忽病左脇下有積物狀如杯然無妨食飲節心易
之今夏病乃大作體中俱臚脹肩脊誤投以宣泄
之劑勢轉劇遂不起距生爲成化癸巳十二月八
日享年財三十六耳嗚呼慟哉父既謝事與吾母
家居應登留南署懷歸未能方寄聲吾姊時時省
覲膝下柰何一旦降酷如是邪悠悠蒼天難與爲
理病且革手挲號戀其側張目語之曰兒勤讀書

以昭吾志遂嗔其令終不亂如此噫若吾姊者豈獨一賢婦人哉銘曰行之淑矣弗貸其死心之愛矣弗庇其子命也奈何于嗟乎吾姊于嗟乎吾姊

有明朝散郎吳君墓誌銘

正德丙子春三月廿一日日始旦朝散郎吳君寢疾卒明年季冬月在歸邪日在甲申遺孤元祐始克襄葬事先期謁予銘君雅善予予既不逮君死廼幸逮君葬何可以不銘叙曰君諱禮字中節世爲寶應人曾祖輔文祖彥清父福寧皆隱弗耀然息財而溥享積而能散固冏弗耀也君少頴拔性

貲峭直不屈髫時即孝友善文辭既游邑庠益淬于學邑庠與游者咸下之既又就試南京南京士來試者衆寡喁喁又咸下之於是君名始翩然翔矣弘治丙辰歲君嬰福寧公之憂哀毀至骨立憂既復常勉卒故習曰吾無以報吾先公惟博學以昭志以闡吾先公之業其在今日乎其在今日乎自是每讀書必至夜分鷄鳴輒振衣起日以爲常云然數就辟試終不獲一第廼歎曰是命也夫是命也夫吾今可以已矣廼吾又有先人田負郭焚折破封縛落浚渠樹穀刈刎勤心作苦可供伏臘

燕享夫蓼蟲食苦而甘其志恒安也斥鷃之飛不踰蓬蒿其爲逍遙一也廼吾今復何爲因自號爲蓼庄云蓼庄云者喻習苦而知時也奉毋祁孺人以篤孝聞行年四十二貢入太學居無何念毋老不自克即上疏乞罷歸既得　請授朝散郎許以終養人疑之唐何蕃或曰何蕃五年而一歸吾觀之吳生殆猶過之中歲家益饒或勸之豐其屋君曰非其制樹之不當非其有居之不康然采椽塗箄吾弗能爲也緣晉豐約之間周墉而褆室以豫吾親吾意也會堂成祁亦謝養君子曰禮有之歒

于斯哭于斯吳生其知禮哉所居當邑之衝邑長老耆舊與士之賢而有文者嘗過之過之輒驩飲至醉君又喜從邑長老耆舊與士之賢而有文者飲也飲愈數數猶益敬人以是多之醉則課兒子元祐歌蟀蟋魚罾諸詩熙熙愉愉洞視浮埴罔弗樂也然竟以飲致病視者謂宜飲藥公乃蹙然起而嘆曰予奈何以腐鼠而嚇我邪吾已具棺飾樅待期而逝無能爲也竟卒享年六十君生於景泰丙子三月二十一日計卒之年月支干俱值異哉子男二元祐元祚女二長出嫁爲國學生刁儉妻

亦名適士族卜葬于三里滸之原從其先府君兆次云朱應登曰鄙諺云人貌榮名信夫爲觀散郎狀不及中人歆華而弗施曷使人高其義不忘如此哉可謂獨行之士矣使其得一第策名而效用平津臨淄之遇何足數哉何足數哉銘曰川盈則流澤蓄而承天雨不降澤氣將焉升吾嗟澤兮道有發輿

明故太學生鄭君墓誌銘

正德己卯春二月太學生鄭君如淵以謁選上吏部號泣牽毋裾視不能仰已而別去踰月舟行至

汶上會暴病卒同行傳生敞者爲之市棺手自斂飯含結絞雖變起倉卒而衣襚畧具焉蓋是年三月九日也又踰月以其喪歸於是鄉隣遠邇聞者皆驚悼累日不自定又泣下不止也君修容而清聲軀幹甚偉於相不當止此又其心坦然無町畦不録人過事親孝毋食甘脆必懷以歸爲毋遺偶出遊暮歸必玩弄於毋側如嬰兒毋病常夜中顫天祈損年以益壽毋蓋自失怙特迨今且三十年孝誠如一日不衰性能睦族爲鄭氏之宗者累數百指無長老卑稚與之處皆雍雍愉愉庇之恐遺餘力平生善與人交踈豪跌宕脫畧畔岸家有[illegible]衆客至輒飲之無論貧富雖細黃賈豎野醫農種之夫皆懽洽如故故悅慕者日益衆爲義能赴人之急有丐以喪病之不給者必賙之不以貧自解嗚呼余未深相理然由前所言斯數者則君子所難也苟有一焉亦足以庇其身施及其子孫若既兼此數美通享年無遐又不獲沾一命且客死嗚呼天豈誠未可知邪抑君適遭其厄難以理譬也君諱本姓鄭氏如淵其字也世世爲寶應人大父諡父愷皆世濟敦厚積其餘遺之君君少警敏不羣

弱冠遊邑庠肆力書史提學御史山陰司馬公試其文謂有風雲鸞鵠之氣期以少年得儁自是聲名暴起後乃九試于有司竟不獲一薦丁卯以貢入太學太學生爭來師友之名振六館君尤精書格意興所至吮毫染素縱其所如而横斜偃仰靡不各臻其妙評者謂其纖穠如黃昌老勁如吳仲圭有得其尺幅者藏以爲寶君爲詩取適志不規規於摹擬然中多警語可諷若此豈亦暴天者之忌邪君卒之明年其毋周孺人亦卒又明年辛巳卜日得四月十六將葬君於東郭之墟并啓其公

之義借周孺人而合葬焉女兄應禎謂其弟曰而姊夫且葬而能無言以誌其藏邪於是應登泣曰是在我何敢辭因誌其生爲天順七年距卒之年得壽五十八云君娶楊氏先卒繼室朱氏即吾姊也生有二男三女男二長器廪于學官娶龔氏次直亦能讀君書聘杜氏女二適施讓孙謙一許仲氏子尚未笄孫男女各一男曰箕孫女曰成女俱幼嗚呼君家世善慶積而不饗於君可悲也然則昌君之後者其在二子乎其在二子乎是宜銘銘曰田之膴膴植以嘉禾有獲有傷其理則那積善

斯慶有慶斯延謂延伊何祿位永年慧而寡年巧而無位天乎人邪孰爲之厲天定不爽人定者強勖哉二鵠行矣翱翔

明故武德將軍章侯墓誌銘

侯諱綱字景福其先爲浙之寧海人從曾祖諱贇者以靖難功授淮安衛後所正千戶無子以兄子諱儉者嗣是爲侯之大父父諱瑛以才望稱逮至侯皆以世廕相承襲焉侯生而端雅重遲不爲兒嬉四歲失母哀慕號泣如成人十四爲郡學生有時舉後以廕當襲遂擲筆而進曰文武並用人顧所自樹立耳班生何人乎非夫邪繇家視事一軍肅然已而聞于本軍長官其本軍長官咸器其能也舉署鎮撫讞獄蓋讞鎮撫獄者凡五年已而又聞于總鎮參帥諸公其總鎮臺帥諸公又咸器其能也舉以董率綱運蓋董率綱運者凡十有二年於是侯名藉然矣大中丞絳州陶公滄洲張公山東叢公孟公都督郭公陳公毛公顧公今宰相邃菴楊公皆略勢分爲引接焉嘗捧臺檄督運之江南人有懷金賂遺者侯叱曰吾舟中惟圖書此何物邪謝而卻之故學士蘭州黃公諫其先爲淮人

有孫貧旅食于淮侯諗知之亟趣左右易衣食納入家塾俾與己子同業大司馬蘭州彭公有詩紀其義季弟綸亦抱才藝竟不利有司則曲示溫語譬喩綸無子以己子志嗣綸死哭泣傷慟撫其家幼彌篤其廉潔好義性篤友愛如此侯長身豐頤言辭有章其交與飲人以誠其愛禮士夫悅文學也甚於渴飢每對賓客飲讌壺矢六博引滿舉白笑語移日襟度溢然然時值昌運其所負韜畧殺不一試人亦無有知者宥以五月五日僚佐集飲會射侯時年已六十馳騎挾矢三發三中觀者擁

然始知侯騎射之精也侯年六十有三以嘉靖[illegible]酉三月二十七日終于家配陳氏繼配任氏有男子四人長瀚倜儻雄雋襲侯秩次瀚亦有文次寔次懋女四一適寶應仲廉訪子承穀一適楊綬一適周丕一在室孫一茂實孫女四以卒之後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葬于湖南石橋之原應登與侯俱爲仲氏之戚又嘗主侯家知侯最詳故銘銘曰文奚弗庸嗣其先武奚弗功惟時之恬吁嗟兮將軍疇其信之以銘鐫

有明中憲大夫湖廣按察司副使朱君狀

正德丁丑夏六月應登以職當內赴道出湖南將湖廣按察副使朱君亨之將趨辰沅遇余於武昌相見驩甚既累日始別別三月聞君訃大震悼未之信也又三月有司以其喪歸迺撫棺哭之會其父中憲公以癸日告屬爲之狀嗚呼應登忍無言以狀君邪君諱嘉會別號覺湖亨之其字也先爲呉人有以武功顯于元者賜田在寶應之界陶濆洪武初高祖武略將軍華美因徙家焉曾大父文淵官綿州同知謫鄞縣簿大父仲明仕爲貴州司獄卒于官父孔華國學生君既爷迺就封爲中憲大夫江西廣信府知府蓋在朱氏之先世占籍遠君始益著焉君少甫知學問即深領解又美容人多爲游聲譽故名稱歘起年十九以尚書于鄉二十上禮部不偵退居南雍迺發書陳篋屈首誦之期年洋洋纚纚然於義無忤也歲壬戌舉進士第試政御史臺問語諸同試者曰今之豪士每羞言刑書豈謂其拘文而戾意邪夫文深者苛之屬也意忌者忍之屬也士即無苛與忍之患而失刑之患則鎖鏁傅體解不搏已然則刑書亦何可少也迺又發諸刑書相與誦之剖悉疑隱如畫甲子除東昌郡推當道者少之試以難決之獄君月披案牒口鞫辭手握筆判之無停讞又罔不當其情民有李氏女訟其父匿亡夫所寄金事無左久不決君集諸逮者詰曰焉有富女而誣貧父邪其人愧服出其半償之有以女爲某氏之童婦者無何亡去女父訟其壻翁以姦私事搒殺女君察知有隱狀購諸它尼寺得之一時以爲神明聲溢旁郡旁郡獄咸願之朱推官曰即非朱推官不直也尋以治行徵進兵部職方主事已已轉員外郎庚午改監察御史奉　命清戎畿服畿服戎故號

難清所逸即豪猾能輸錢者即單弱無輸錢者捕
存君屢疏其便宜獲允壬申出爲廣信太守先是
盜起姚元洞始以剽掠爲奸利後羣至數千人擅
自號攻城邑取府庫釋死罪縛連逮廣信君乘間
單車至郡募民富者出粟爲資貧者城守急則習
戰功緩則勤作業省一切繁辭令令毋喋喋而佔
佔民有衣赤緋長襦緩朱纓爲賊陰事者逮捕之
又募窑坑土兵出賊不意擒其虛賊由是稍稍引
去明年賊益大熾突出信境掠衢歙流毒數郡迺
上疏言賊勁不可制請益兵又請罷諸路斂會

朝廷遣大軍壓境上君俑畜於芻糧兵馬閒事顧
以集而民以無恐功定多亂定歲大侵復疏蠲民
租得十之七又發公帑賑之間見郡長老問之民
所疾苦得十餘事一切報罷牓行之至如免商搉
抑供餽斥鹽利輸之常平郵流民復其家信之人
能戶說焉三年以績當上考功民遮留之不得又
請于上官留之不得迺立石頌之丙子冬擢副使
飭辰沅等處兵初之武昌偶病中熱不溲召醫治
之歲巳至常德疾再作亟馳還武昌欲疏以病免
疋書趣中憲公會疾革不能待猶留書爲訣竟以

死盖丁丑某月某日也年三十有八君母鄭氏封
恭人以哭君過傷後一年亦卒妻娶同邑衡氏先
卒贈恭人繼淮陰田氏封恭人側室王氏子男一
元學衡出也有至性君病時嘗刲股肉以進娶范
氏爲禮部司務韶之女君卒之二年迺乳孫君少
以孝謹聞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爲御史時當出
按廣東不欲行請改授得清戎畿服或曰按職重
君計迺出其下邪曰吾母在待誠不能遠離也過
岳陽偶與他舟行舟忽風與母舟相失因大怖且
日相見跪伏持母裾且泣曰兒即衣褋襪持鉏耨

奉母周旋不差今相失邪遂決意歸女兄適爲少
宰柴墟公與之游日久意愈恭柴墟公物故又爲
之立嗣紀綱其家若君者可謂彬彬然質有其文
者已迺竟以夭死未大厥施可悼哉可悼哉應登
故君同年友且知君敢掇其行爲狀以告諸執事
者

王吏君廷瑞誄有序

正德壬申冬十一月十日大河衛潛菴王使君
卒嗚呼哀哉夫禮生於有而發於無故有布衣
匹夫之人取予以時而息則富智者太史氏有

取焉君廼慕卜式之高義悟曼倩之大隱解脫世紛究心藝苑使家食餘力國屛貴爵可以爲難矣然又能絕甘散積施及閭里使貧痡者資投匕之起陳齒者遂復土之安淮之間士待以舉火者數百家此豈非肉食者之所難卽帝鑒不遠謂宜壽之何如神靈殲我吉士卒之日春秋才六十一嗚呼哀哉人孰無死惟行是咨惟我知君辭以誄之廼作誄曰

邈矣使君厥系自吳冐姓慕戎于淮之都計準增弃躡踊化居孰賤而棄孰貴以趨修之十年累貲鉅萬野有蹲鴟家饒肥腯處泰如約知雄守雌所居皆徒誰者見遺雅行德義奮縣直道何究弗圖何施弗早上書助邊慕式朴忠　天子嘉賚授以素封雖乏爵邑亦崇祿秩結駟連騎埒名朱芾以本致饒用本守之以武立功用文持之畏榮好禮疢疾幾逹命未老就閒先事辭聘庭嗷卉石牖列圖書亦旣超曠無適非娛君有至性不學而知夙夜靡寧永言孝思孝思伊何施及宗族若葉附幹罔不雝睦宜爾婚媾禦禦爾寇暴夏屋渠渠收䘏無告匪直也人亦篤友生一諾爲重萬金爲輕豳文之門食客維旅屠釣緇黃靡不托處揹䟎賙貧卜地埋齒亦有醫藥瘞其天死淮人德君君不自有退善讓能舉不挂口猗歟使君旣富且仁宜逢介祉以迪厥身寘漠報施胡訾斯義愍而不弔降此凶戾哲人其萎衆罔不恫矧我知子及子送終嗚呼哀哉死生常理逹士殉名我誄以辭亦孔之榮

朱徵士哀詞　濾人朱德嘉父

日吉兮時良祖載發兮中堂天慘慘兮黃埃風蕭蕭兮白楊術輿壤兮開兆域表題湊兮昭德友朋送往兮如疑素裳臨穴兮淚霑臆高不見兮蒼天

深無極兮重泉碩人兮速化嘅景範兮幽玄實之山兮峻峙滬之水兮迆彌居人眞兮斟酌之行人過兮仰止彼高深兮不可干也念彼碩人亦可歎也允顯令子發其潛也百歲之後又誰爲宪也

祭揚封君文

惟公肇生世德旣崇有開必先啓慶白公粹美之資本乎天性旣學旣修益暢華聞廼登顯第廼歷大行專對四方王命是承視學湖湘載揚文教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文可華國佐以黙淵學可潤身時以撝抑強仕未幾卽懷退托高風難追果志無

却大勇共怯大智如愚較其所得終始弗渝歛此
大惠施于孫子寔篤其光寔繄其祉其子伊何太
師少常其孫伊何狀元中郎一門三業蟬聯貴盛
其未顯者德業亦炳家靡素封科不乏賢孰曰眉
山專美於前閒居燕溫大烹以養上卿服命　天
子所䘏惟公壽耋澤在四方元化旣調皇運以康
惟公云亡邦國殄瘁袞職有缺少師去位公生也
榮乘運會辰天地協氣川嶽降神公死也哀有生
同悼五行降戾三光失耀令名壽考自昔所無天
不靳公乃以全予德貴有遺終有能令公能勝天

人亦何競前輩凋瘵識者所悲矧予生平受知少
師神魂隔越限此疆土情莫可宣喪不能赴謹馳
薄奠聊寫予私瞻戀何極髣髴素旗尚饗

祭李憲長文

嗚呼惟公文行夙成有聲吳淞惇厚博大長者之
風載掇巍科載躋膴仕敭歷中外于茲二紀敬慎
有經約素無華允修儒業以紹厥家南曹典獄法
罔輕徇東廣司刑益播休問載渙之師維師孔揚
載叅之藩維藩有襄督學來滇亦旣三祺滇人化
公有教無類不剛不柔文華聿興孰才而棄孰節

而表臺臣薦公正位廉訪惟公夙夜百度肅朗公
德旣裕持以靜專公學旣勤佐以撝謙德能濟之
學可成物培根達枝何徂不克生有令聞沒也令
終體受全歸何憾于公所嗟公者死沒萬里濱爾
室家勸爾令子條友彫落在昔所悲不圖此與今
爲公施銘旌在途騎吹在野路人失聲送者泣下
與公永訣分岐在茲設奠酹文惟公鑒之

祭亡弟七郎文

嗚呼昔我皇祖生父執叔翩翩棠棣友愛雍睦兮
有二子曰登暨辰叔子有五及爾七人予方弱冠

見爾初育爾旣成童予以竊祿休沐暫歸侍予左
右課以句讀稍稍領受大兄治家三弟服賈辰也
有文儒亦幹蠱和近在泮聿繩祖武爾托父兄終
罹憂苦歲在甲戌予還自秦爾偕辰弟病臥在茵
召醫來視醫迺明告辰可勿藥爾疾難療予覘爾
顏未有鬼狀勉爾鍼砭或可無恙別未踰年聞爾
計音道遠莫赴實摧我心爾伯書來云爾病瘵要
之翁極痾豈爲厲壽夭有命爾且未婚如竹始苞
而凋附根宗祊之託後孰與致憮彼九原爾目曷
瞑吾家積善必有餘慶嗟爾早夭不逢其盛爾夭

勿歎爾仲盈坐豈俾爾名終泯不揚萬里馳蔑聊寫予哀逝日彌遠傷哉孔懷尚饗

祭陣亡某指揮文

嗚呼子忠慤起家戎旅勇非役儔身爲國許蠢茲驕賊三年未夷簡子有畏宣力于茲始來軍中受命感激如刃發硎所向無敵載保西鄉民社以寧如虎負隅衆莫敢攖盛夏入蜀躬被炎暑霖雨塞途士卒飢阻倉卒徳陽旗鼓相望手刃四驕濺血濡勞挺身先驅益奮其武後援不至授命茲土行役之嗟孰無此懷子則慨慷棄捐中折大敵之交孰弗觀望子則超驤無前所向先民有言哲人維城使世皆子胡擣弗平子忠可嘉予志可哀天則不赍謂之何哉旅魂營營將返故路酹酒以文伸此情愫

凌谿先生集卷第十七

寶應朱　應登　升之

書十首

與喬白巖　寄喬白巖
寄王南原　與蘇考功
與朱黃門　寄張南園三首
東顧東橋　復戴侍御

書

與喬白巖

去夏承僊舟過寶應湖上之刹經宿而後返今追思之如博望之槎不可再見矣豈勝悵惘比惟福譽隆重爲慰金陵多佳麗之地如牛首諸山棲霞諸寺皆號稱殊絕公暇日曾一臨眺否標品所加澤及林木自非巖棲者之比也近兩經華陰瞻望三峯縹緲煙嵐如在天上不知公之足跡已嘗一躡其顛矣誦虎谷費我招呼總不聞之句令人目眩而心怊豈洞天福地類非分緣淺薄者所能至邪大宗伯之居留司地位最爲清峻議者猶以爲在喬孟之間未能大展公蘊爲歉然鄙意或謂不然蓋天佐公以江山丘壑之勝使瞰其秘藏以發

舒其寵他日上台階據要津且假此以展其蘊乎
營竊如此進非敢爲佞也應登居闕中歲且一稔
進退無據有負遂翁知遇多矣人便漫附此通訊
記室伏在台察不宣

寄喬白巖

往在秦下收所報書并詩扇之貺義高一世龍溢
百朋佩服雅意其何能忘頃聞上最北歸之後今
已發跡上黨班尽留都士望所歸國體增重已竊
歆豔近復得陳子魯南示五老圖倡和諸什又知
閣中有麒麟之祥神應所徵吉夢斯協喜慰何量

但賤子摧頹擯壞天路難緣即無由從賓從之後
少致頌禱用是惆悵斗漢中鮮可與者惟南園先
生抗志家居有往來文字之好沾被寔多奈何不
肖方懷親念歸情抱莫展迺無可爲先容者故亦
迄無所得也南園公每見必稱道先生因一附聞
別具雲南鄉言錄一冊同往幷在省覽去人還祇
俟教音庶見不遺餘惟保衛尊重以副隆眷不宣

寄王南原

屬旨嘗聯牘奏聞公與石亭漫以碑本一二紙同
上曾投入否非僕方被病因臥無狀不及修辭告
恐公欲知僕日來消息耳視學以來黽勉供事然
請託之書一切報罷久之人頗見信僕亦自信而
不疑但此中交游絕無同志立談之頃寡與少親
鄙性不能諧俗恒蹈譏議所謂違人無所不堪外
不殊俗而內不失己與一世同其波者則固非僕
之所能也嗟乎南原人生相知貴相知心安得公
等數輩日與周旋邪四方寇盜未息可爲扼腕老
親家居徘徊顧望轉徙無聊近欲移家金陵又以
力不克而止羈人惡況何加何如聞門下從游之
士亦盛頗恨青溪之上無僕之跡也悵望悵望偶

便輒附往訊碑林石本幷渴泉詞奉償夙約恐佳
者亦止是耳其它皆宋元人書或未急也道遠言
略不盡所懷人還顒望報音幸幸

與蘇考功

去歲辱手教仰勤記念壬生行屬有宅冗未能得
以報書聞也然亦以執事居天下賢否之司而應
登以中材之人當引嫌自避耳能照亮否緬惟不
肖往承提獎從事於斯雖日夕竭思期答知遇奈
何信道不篤策譽未能加以孤立寡援拙性難強
卒致讒言蠭起竟蹈汙衊命也如此夫何復言聞

執事於僕宜力甚多卒能杜雎睚之門塞狐疑之口皆賴有執事爲之先也夫見豕載鬼於易爲睽萋斐成錦詩人所歎毀譽亂眞久矣僕於執事非有葭莩之親鄉曲之譽也徒以薄技微長誤蒙收錄即見許可語曰士詘於不知己而申於知己自今觀之豈虛語哉然懷忠獲謗信不自明古則有之何恨於僕僕辱公見知斯亦幸矣彼不知而謗者抑復何恨僕林麓之念久矣早晚望與遂翁言速賜調所庶不才到彼即可移疾求歸也幸執事始終此惠家君封勑儻有希付楊實夫熊部或高潁之給舍寄回至愛至愛餘不盡所欲言

與朱黃門

往歲初入闕承馮汝楊都憲謂應登曰子之此來朱司諫寔薦之斯言入心含茹有飫然三年之內竟不能寫一書於門下者蓋以執事高祁奚之義鄙人堅叔向之節諒雅度汪濊必不之譴也從事以來日夜竭思嘗恐不堪負荷貽累執事知人之明奈何愚頑之性不能諧俗風教之責終非其任卒致讒言繼生蹤此汁穢身遠與寡莫爲之先竟負所舉彌增愧耳頃得舍親高潁之書云執事爲僕辨論甚力若大有不愜於諸者諺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僕何爲而得此哉夫所謂傾蓋者蓋謂卒然之與可以論心非必久交素親也今僕於門下未始奉卒然之與接慇勤之歡尤非傾蓋者比今乃爲宣力如是豈有所附麗而然邪抑誤聽而實信之也僕昔聞之情愛中奪孝子履霜訛言屢至賢母投杼不才遭此雖雅相知者猶隨風而靡況未傾蓋者乎此僕之所感而滋惑也且事之本末未易明言荷公誤聽更復何喙吾今且暢然矣人便敢此道情語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此意幸公亮之

寄張南園

往者與兩川行苦卒卒不能報書繼欲追報而又不果恐門下不知卒卒之狀能不以爲簡邪悚愧初夏病脾腹臚然而食果然也入秋復病瘧如身出膏火而施以炮烙其苦痛不可言蓋脾君受傷之甚加以金氣相薄土氣寖衰以故寸膚尺骸皆受病之處將不知有生人之樂矣承寵示循良叙說及手翰及感興諸詩什良荷無斁之眷叙循良者才數語耳而紆徐委曲近喻而遠期信門下之

妙於文也然公固三代之上也如僕者雖兩漢人物尚不敢望其脚板况漢之上耶此實不敢以厚誣知己耳感興諸篇不全用漢魏語而逈在盛唐之上其格韻尤高意時或有所指惜不能面奉耳病中捧誦數過已覺神爽飛越昔人謂杜詩能愈瘧豈公詩之謂邪南園記當終完上爲南園文故不敢速耳愈待久負譴愛仄仄候少間續上不敢忘也力疾奉狀惟台照不宣

其二

不嗣音徽累月矣懷依何可言賤子前病癈稍間退入廉供試事比徹廉後又領司事塵鞅棲遲殊無好懷而執事之側又不能率然以狀聞也故累月皆不得報跡已疏矣昔人謂思通室遠者其今之謂乎遠惟執事抱玄守嘿遵養時晦庭有賢子皆篤意雅道纂修洪緒父息之間有唱必和此天下之至樂也雖遁處燕雀之間退藏神龍之淵宜無不自得也况永昌山水亦足以暢慰高懷發舒興靈較之昔人如宋蘇長公之謫儋耳劉元城之居海南且偶萬不侔矣士固各有志寧論成敗邪向望道惟夙尚過抑世紛使後世知有楊子雲者

斯故舊之幸願也時事多忤人意僕厭苦久矣旦夕將從此引去恐後晤難圖故敢出其愚以冀幸留念焉承索及南園記賤子於門下豈能一日忘此所以不即出者以前所論述未能盡表南園生平即得其較亦非至言也姑俟續往耳偶遣末价詣吳兩川處附此布問伏惟采内不宣

其三

盛价至得收所示長牋并妙繪爲情厚甚與蔡墩蕉實之寄皆殊貺也感服惠愛如何可言所稱六吉者仰荷高明之懷而策疾起懦之方皆潛寓其中知己之愛於茲滋切矣其謂爲門下忘年交喜爲石岡可與游喜斯信有之敢不拜賜之辱至于爲世道慮爲功業弘多爲文章麗益爲鄙劣能知公之文若詩可與論說之若等喜則非僕之所敢承藉也雖然僕誠無似適不爲南園公所棄尚黽勉以自班于君子之林所謂爲世道慮者不能誘之絕無也適今濶隔年餘即又得快覩門下諸所牋教以崇獎風流導揚鬱滯使生平懷賢之願盡欣豁之雖日一置目中不衰僕之所得於公者不既多乎頃又得見所撰述如贈夢漁子說辭嚴而

著述六道記事博而文贍循是以作雖三代可也
昔人嘗謂司馬氏有良史之才苟以熟觀於南園
於公則當聯執於長轂軼武於周行矣然則僕之所
甞奚啻六倍于公耶又何敢不拜賜之辱石閩使
者至再接報書伏審道體多福爲慰不才泄此已
踰瓜期自分無績上考功力求廢退以謝瘝曠之
咎而執事者又以地方見留坐此邅徊至於依風
首丘之思則無夕不在夢想也六道記當爲公書
上石冀挂名其間因託以永久耳漁樵畫格已臻
古人妙品不但骨力俱到而神采溢發所謂良玉
獨苦者也自餘吳偉戴進之流直奴僕命之可也
借評如是不識執事云何茲便復此仰答雅意冬
氣向寒惟自愛不具

東顧東橋

彪回嘗上狀計徹左右然嗣此亦索然無耗徒有
馳念新正元日應登勉爲先君襄事麄了封窆之
役所恨逝日彌遠益重忉惻耳邇日伏想履道多
福爲慰聞有　詔趣上道東山之卧恐見中奪
奈何然有老伯父暨母君在且宜謝免正令伯所
謂報劉日短也東橋當有善處應登特出其愚

附致先君行述一帙備覽初擬謁公銘先君之瘞
廼崔後渠見過遂以相託昨家僮入汴又屬空同
爲之碑然海內交游最厚者宜莫如東橋東橋又
知先君特深即尚能爲先君立傳者舍東橋又奚
所取徵哉故敢以請然在公亦有不獲自已者倘
辱尊慈憫念特爲撰次則先公死且不朽矣

覆戴侍御

昨沐旌麾枉問蓬室飽飫誨論令人意消退而歎
羨者彌日使至又領手教并詩什之貺尤荷下念
公所爲詩篇清新雄渾意勝于辭使讀者於言外
得之眞渢渢乎正宗之調也書字絕似子敬放筆
收勢奇逸頓生而點黙結搆咸臻雅致求之異代
亦豈多見耶即公之才藝如此欽公之德度如彼
宜鄙人之所以傾心不能一日去懷也眞切眞切
郡誌之纂何敢一意退托坐方委命但應登日下
雖及大祥而縗絰猶夫昔也終不可出戶庭拜官
長況一具區子力能辦此如應登凡下何能爲具
區裨益耶若夫辭尚體要則鄙人昨已備言之矣
諒具區子同之其在敝邑者尚望督發有司使應
登得效尺寸之力以備采擇因以受教於具區子

不識高明以爲何如●

凌谿先生集卷第十七

凌谿先生集卷第十八

附録文七首

國寶新編傳　凌谿先生墓志銘

凌谿朱先生墓碑　章園餞會詩引

與朱君升之叙别　送朱延平序

送朱先生序

附録詩十九首

四美詩四首　哀辭六首

酬提學陝西朱君以巡歷諸什見寄

憶升之　贈升之

去年予謫湘源朱升之副使以二詩寄慰茲

聞升之調按滇南婁然奉答

岳州臨江驛見亡友凌谿子題壁愴然興懷

倚韻追悼

文

國寶新編傳　顧璘

朱應登字升之寶應人仕至雲南參政天性成篤厚人理愷悌無甚刊夷町畦故能善下仁賢兼容謭劣綽弘大賢之度職錢穀則政理飭教化則才與斯忠信基之矣特詞華彪發泉涌錦爍或皆

人落筆一、掃千言旁觀者往往奪氣甚者欣與此唯芽孽然高舉闊視耿然不為意也及其拂袖歸田益窮詞奧以彼易此又豈娼嫉所能知乎今觀其文賦叙綴聽麗森張武庫殆且伯仲潘陸奴僕元白有餘地矣羽儀斯世其茲數人也夫

贊曰仁哉叅政不遺其親異類廣含矧我同人天授藻心譏夫側目白璧永輝蠅罪何贖

凌谿先生墓志銘

李夢陽

嘉靖五年十二月乙丑中奉大夫雲南左叅政凌谿先生卒於家越明年十二月庚申葬郭東三里

官莊原先是訃至大梁其友人夢陽既為位哭將絜酒東弔使使徃奠之會其弟應辰以書狀來徵銘曰先生天下士也先兄固雅善公敢以銘請而厥子蕃致懇辭更苦讀之令人淚欷歔下曰凌谿以文崇其身所謂世人皆欲殺之者乃天亦忌之使弗延邪夫人者顧子誅之備矣乃其心康之文足白之矣而予復奚言者志曰凌谿先生姓朱氏名應登字升之揚之寶應人也生而舉奇童特即解聲律諳詞章十五盡通經史百家言其父江陵公者異之然懼其踰也約之古凌谿悟乃著申臆賦以見志而力殫于淵學於是飫醇探微程敵經用噴英摛華樹聲藝林矣年二十舉進士時顧華玉璘劉元瑞麟徐昌穀禎卿號江東三才凌谿乃與並奮競騁吳楚之間欻為俊國一時篤古之士爭慕響臻樂與之交而執政者顧不之喜惡抑之北人樸恥乏黼黻以經學自文曰後生不務實即詩到李杜亦酒徒耳而柄文者承弊襲常方工雕浮靡麗之詞取媚時眼見凌谿等古文詞愈惡抑之曰是賣平天冠者於是凡號稱文學士率不獲列于清銜乃凌谿則拜南京戶部主事陰欲困之

凌谿剸棼斷錯乃顧烹于官而其學愈淵居無何陞延平知府意州郡吏必難乃凌谿為之愈益亨乃於是陞陜西按察副使使提學凌谿闢正學院群秦士高等其中置官設徒豐餼嚴約談經講道至者且數千指風教大行文自韓歐來學者無所師承迷昧顛則我　明既與隆本雖切然要奧未聞也及凌谿等出創覩駭疑大不容於人人各以所不勝相壓而凌谿性挺直不解假詞色於人更吟憎口恨不即穽之幸例調荒裔徃禦魑魅尋陞叅政卒罷去凌谿歸潛伏草莽中溫繹前業[illegible]

年表積所願而今亡矣噫嗟嗟悲乎悲乎人忌之
天亦忌之邪夫蛾眉貽禍才美致嫉仕途來執
非罪者然英人志士每甘心窮之而不悔者徒以
人者難必而天者足恃也十年 內徐何戴洽蔡
谿晉殺天實忌之矣人何尤歟嗟嗟悲乎悲乎
姿谿生成化十三年正月巳未得年五十曾旨曰
先富後貧病從內生言淺狹之壽析世事諸家
易直憎口日吟而聽之如蒼蠅過耳嫉其豈可與
偲偲伈伈者道哉退研精脆推訂律曆運數書史
貫經底詮名實流覽今古横睨宇宙視乾坤直蟠
狗耳大命中奪痛志長畢非天忌之而誰忌邪嗟
之日適邑官來謁揖讓而氣絕斯病內生之不豕
噫嗟嗟悲乎悲乎姿谿它所許節隱行與凡歷覽
宦業忠孝友義言動細小莫之具述第述其生死
大槩關運數者如此詩文則自有集行于世江陵
公諱訥封南京戶部主事配范氏甘安人江陵父
璧以處士州郡徵之不應當與脩 英廟實錄處
士父宗泰宗泰父彥明往會姿谿面告其家世遜
宋間名之修者居于吳為學官宋亡北徙徐名寶
臣者元初為將軍元季徙會稽我 明名鼎者通

耀州後謫戍為京衛丘然莫詳其系次孝
子陶亦封安人生子一曰藩孫子女各一藩篤古
作其家學朱氏弗衰矣銘曰陸有時洋湖有時桑
不崩者人於惟其文姿谿子墳

姿谿朱先生墓碑　顧璘

先生姓朱氏名應登字升之揚州寶應人世譜綿
邈見李子夢陽墓志語中父訥成化間聞人嘗為
鄞縣令甚宜其民獨不媚當邑權貴人抑調長陽
監司察其異才後薦知江陵憂還遂不仕先生生
而舉奇童而穎解年十五六誦經史百家之言下
筆為文章馳騁橫放鋒不可嬰江陵公教以古今
文體之變乃就矩矱年二十三舉進士英聲譁然
王光錦爛京師人咸目之時當路好以意上下人
不愛奇士除南京戶部主事籌計精績為諸曹指
南益矢餘力底竟藝極作申臆賦以見志拜延平
知府惠政隨手出無何京口楊公一清掌銓收拔
名望遂擢陝西按察副使督學政教法清整士知
嚮往然本性高明不善苟合時時失人意嘗任宴
次賦詩有客在側竟日不得交一言故一時飛語
日縉紳譖起影附聲和各快讒嫉竟例調滇獨

修撰康海爲文啫之舒其幽憤尋陞布政　政
又遭僚友見妒布置子弃緤繹不輟先生　嗚乞
骸遂得請罷年五十卒于家嗚呼扇子沉　湎貫生
外傳並以高文卓行取譬于子椒不偶于　辭灌古
先所歎今又何怪乎　皇朝文尚淳厚自成化
弘治間質文始備翰苑專門不可一二數其在臺
省初有無錫邵公寶海陵儲公巏等開啓門戶自
是關西李夢陽河南何景明姑蘇徐禎卿維揚則
先生嶽立宇內發憤罙精力紹正宗其文刊脫近
習卓然以秦漢爲法其詩上準風雅下采沈宋磅

對山集卷第十　六

礴蘊藉鬱與一代之體功亦偉乎然皆位不至公
輔天年早終蓋天旣畀修名遂奪諸福揆諸損益
之數無足過慟徒平生故人仰天長號耳先生孝
弟通於神明禮讓洽于鄉黨抱義明金石親賢若
饑渴委志學海弗逵弗措其致仕居家者律歷正
運數精思玄詣務見底奧詮校前史是非舉百代
於指掌之上世短乎悠命也奈何旣沒之五年其
弟應辰子曰滿懼先緒淩遠流風或替紀盛美
表諸墓門謂犇同心宜任斯役用是[illegible]　叅翰叙
而銘之銘曰大儀旣位二曜流光蒸爲渾百物

用昌哲人命世體用咸具言也日昭行　甬澍異
哉司契乃恭其華碩果弗薦蔽于邦家　維先生
苞鉏洞玄浩浩嶷嶷用之則宣邦計雖[illegible]　克明克
正臨民斯和作士斯競顯顯令猷抑者詔　何君子
有行厥績寔多鬱而弗逵乃篤于文爰究　道本以
博前開會中建則與古作配薄海滂流如　水斯沛
維皇有運寔敦固之匪澤物采荀張羽儀　稽古蓋
韓令名罔誣孰曰夫子非今之模

章園餞會詩引　李夢陽

章園之會賓一人升之主三人元瑞庭實其一予

對山集卷第十　七

也園主一人千戶倫是也亭設四几上三下一升
之居中予以齒居左皆尊几元瑞庭實則共几而
坐元瑞居庭實左下坐而北向者園主也特升之
報政將歸贈留之言皆不可少予誦杜甫千章夏
木清之句爲五闈令侍二拈送焉予即得千字右
旋而成句人人大賞異蓋數之適然如此升之既
得闈義難輒避乃以次書之云曩予會升之河西
關有餞蓋之雅是時升之書學歐陽詢誌吾不知
其誰學知其爲唐也今其書若詩吾不知其誰學
知其爲六朝也說者謂文氣與世運相[illegible]　衰六朝

偏安故其文藻以弱又謂六書之法至晉遂亡而李杜二子往往推重鮑謝用其全句甚多梁武帝謂逸少書如龍躍虎卧歷代寳之永以為訓此又何說也今百年化成人士咸於六朝之文是習是尚其在南都為尤盛予所知者顧華玉升之元瑞皆是也南都本六朝地習而尚之固宜庭實齊人也亦不免何也大抵六朝之調悽惋故其弊靡其字俊逸故其弊媚詩云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擇而取之存諸人者也夫泝流而上下能不犯險者勢使然也茲欲游藝於騷雅籀頡之間其

不能越是以往明矣予好文而未能竊以所嘗自規者為升之告試質諸華玉以為何如也

與朱君升之敘別　徐禎卿

往予遊南都側承朱氏部升之之風而不獲識今年夏四月君奏謁京師訪予於旅舍相見歡洽如平生每公退必宴見見必劇談往往評勘文字他或古今政理人品名物亦時時往覆相論余益信君之博洽好古而襟度廓落尤可嘉踰月告公畢將返行有日矣更與之酌而言曰士之貴於世者有三其上志節次政業最下者文技夫工詞華而

閑吏事者浮儒也習時務而少才行者雕吏也儒浮而吏靡皆棄於時者也吾與子其胥勉焉昔夫子論南方之強不及於強天地風氣各有所限固膚柔之強也而君子不是渝焉吾與子産於東南卑濕之鄉風柔以靡俗偷以渝士皆喜操觚執筆弄緗繪之詞以銜於世而不顧其實居位者咸好騁其聰明材辯之資以自飾因循於資格之間求以保譽廉其氣節而不自厲吾與子浮沉濡習於其間又何以免其失哉夫風寒聲色酒味之毒皆能殘人人之所以受殘者狎而不知也苟知其毒

足以殘人而更狎之不識愚矣乎吾與子既知習俗之非而復蹈之亦何以異於是噫嘻吾今知之矣文詞不患其不華而患於氣格之不振吏事不患其不工而患於勤確之未至志行不患其不遜而患於見義之不為三者皆吾所患於己也吾子亦不可不勉焉且卿雲河漢光華雖爛無補於天地之成功詞章雖麗非國之寳也夫文者賢聖不得已而後作非若今之闒茸而誇富也孔子不得志乃述六經屈原忠憤始作離騷馬遷罹刑乃輯史記文豈古人之所好爲哉嗚呼今之文亦異於

亦矣雖不作可也子酷好文吾又終之以是說

送朱延平序　　崔銑

銑河南鄙人也壯而仕始適金陵遡游於淮揚覽江山之勝概想歷國之遺風喟然曰壯哉遊乎伐木有懷將稱我求乎既聞郎署間有賢名者曰王氏欽佩曰顧氏華玉曰朱氏升之三君皆產于茲地也欽佩吾友其賢也吾知之寬而勅爽而重蓋雅者與華玉吾僚其賢也吾知之明而執密而不窒蓋達者與升之吾與傾蓋其賢也吾又知之溫而文廉而弟蓋秀者與恬弗耀之謂雅行弗流之謂達穎弗羣之謂秀咸所謂豪傑之士也夫豪傑非世所常有也故曠代有弗遇既遇之而弗求非厚身之術也銑方幸其遇思附驥於三君升之遽超遷中大夫軒車脂矣南指延平如求珊瑚於海探鐵網冒風濤甫得而失其有悒乎無也延民勞止將欲休之孰愈升之溫行之幹也文事之緯也廉化之則也弟民之壁也溫廉以禔己文弟以神用四者備則民休是故悒吾私耳諺曰連床異業亡弗離矣越寓神交亡弗合矣夫果神交而別也而曷非合也而何悒也

送朱先生序　　康海

夫折堅斷勁剸犀斵玉無向而弗利者良劍之用也沙汰漉濯溶鑄煅鍊精光愈新者兼金之質也故士無炫聲當事乃奇驥無異足登塗則妙君子之節豈可約以細人之屑見齊以鄉岐之鄙情哉故葛藟生於高山之上非其才有凌於梗柟松栢也犀象伏於澶洄之淵非其體固弱於猿猱麞鹿也尚下之分定而倚托之勢殊也故觀士者不於其細而於其大亮才者不於其明而於其隱二者所以斟酌豪俊窺識英妙之方也然五羖顯名於秦穆子臧彊迹於威宣二君者窺識明而斟酌當巨細靡遺隱顯不謬故俗議不能繫浮詞不能奸也至若其思戮身於鄭武伍員盛尸於鴟革豈其誠未達於上而議不竭其智哉主疑而讒入故志阨行塞身死用弛也曩凌谿子提學關內勤勤懇懇若將一變而至於道矣加之以年則學者誦習之力豈或少讓於浮梁君哉細人倡之衆人和之故偏者見汚純者見疵使　聖天子公卿之明少廝於秦穆威宣則凌谿子安脫於屏門也今倚況淢俗苟且持論非一日之積也故私者蒙累而

愛者見扳咈着被詘而興者遭讒彼徒以太阿假
之曹侯宏樞委之碩讓皆非壯度實也士大夫者
公論之所繫也今與說懸出以縉紳而公論不稽
於古訓是仲尼邪偽於衛而爽孫膂昧於周之日
也即有才美亡安所聞即有邪罔上安所察故志
士甘心而就辱豪傑長歎以遠世者非有以馳想
於卞許致薄於伊周也勢既無所容而數固不可
易也夫廉清修潔行能純備者孟堅所以誦李育
也苟以熟觀於凌谿子則育豈復敢結轡於齊敬
抗肩於周行耶然凌谿子則反之矣聞凌谿子政

洽潢南故予得私叙而贈之為此學者所共觀而
當塗者所宜慎哉甲戌夏五月序

詩

四美詩四首　祝允明

陳先輩魯南

先輩萬里姿澤豹抱文質蘭蓀麗春鞋禾穊落秋
實晏倩未金門諧調玩冥極

顧司勲華玉

司勲挺高氣英邁橫古今其中列武庫旅楛光幽
森鷹揚遺金韜千載肆幽尋
延平玉為器不韜亦不衒大韶張宮懸九變盡美
善入官蘭襲襟立朝麟在甸

王功曹欽佩

功曹心淵淵自抱千金寶堅白不緇磷孑然厭塵
表來路政方遠游夏文仍奧

哀陸六首　陳沂

空同李按察獻吉

空同少豪氣下視無與頏吐論排衆紛所向前莫
當今世鮮述作重憶人悲傷厥子吾所録健思亦
昂藏

凌谿朱叅政升之

凌谿激清湍音響重遐聞摛毫揚芙詞肆意逐高
雲憶昔重親交遠別傷故羣既見猶未旬日薄已
向曛

大復何按察仲默

大復蚤立身弱冠已蒼顏置身向篇什畢命山水
間瑤璪呈璠璵欲逸無能刪安知昔往餞世路悲
多艱

迪功徐博士昌穀

廸功未弱冠明河盥肯臆南都同被薦甄冀先奮
北博士三年淹廷尉不受職蘭蕙嗟已萎餘芳未
曾息

少谷鄭憲部繼之

少谷美自匿吐氣常不勝鬱思不易發抱尊丹艶
凝無意向珪組蕭散結儔朋明星忽晨隕悲歎撫
岳膺

太白孫山人太初

山人太白來託身向吳越初爲赤松遊晚被烟火
奪沉思發玄秘華冕等寬褐一水從遡洄百歲永

間凋

酬提學陝西朱君以巡歷諸什見寄　　李夢陽

煌煌百二宅懷里念前都孰無雍門哀恨役久長
途登賦時有望所苦言辭寵自蒙新什惠披玩忘
晨脯疏越發潜響爛若濯錦舒慨亦作者未欲晝
安我愚瀏瀏同中吟宛遊秦隴隅清渭詠悠悠南
山華巍如誰云篇目寡已包千里餘讀既擴我心
儻附西飛鳧

憶升之　　徐禎卿

昔臥廬山峽聞君入蠡湖雲帆搖石鏡波影静天
吳去作南昌客飄然下玉鳧仙人留舊館都督盛
新模落筆揮鸚鵡榮觀四座娛神颰清管發逸興
白雲俱我醉聆猿犹南行愁鷓鴣祇今遥憶處明
月隴山孤

贈升之　　楊一清

相見無多日相違更惘然夢驅江閣雨目極楚雲
天白雪傳新調緇衣記昔年遥知他夜月西望幾
虧圓

其二

南都稱國士西省重師撫口語非吾惜心盟與歲
俱官曹憐苦節仕路涉艱虞天定人須勝前賢論
豈迂

去年予謫湘源朱升之副使以二詩寄慰茲
聞升之謫梜滇南凄然奉答　　顧璘

題詩慰我瀟湘謫灑涙看君徼外行悵望故山俱
萬里苦吟秋月向孤城風摧羽翼青雲隔塵滿頭
顱白髮生世事近來無所愛溪門春起欲歸耕

其二

曾揮彩筆歌天馬更借單車訪碧雞棧道西盤秦

塞險滇池東壓楚宮低行臺日月無來信世路風
波少定棲莫向空山求薏苡馬援祠廟使人悽

岳州臨江驛見亡友淩溪子題壁愴然興懷

倚韻

追悼　　前人

滇海形容老瘴烟文章驚代已徒然讒多城市餓
生虎運去英雄莫問天舊學傳家今有後新詩題
壁迴無前顔回子夏元方駕何處修文作地仙

鷓鴣才高失帝事人間窮達轉冥冥久將塵土拋金
紫自博聲華付汗青避地盟寒空卜築招魂歌就或
來聽笛聲莫愴山陽舍琴操期聞中散靈

詞筆飄颻壓兩都當年聲價許誰俱爭傳庾信雄江
左竟誤虞翻落海隅友道金蘭三世合詩篇陶冶萬人
摸扁舟舊約江門路千古傷心鼪社湖

凌谿先生集卷十八 終

凌谿集十八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朱應登撰應登字升之寶應人宏治己未進士官至雲南布政司參政宏治七子之一也明史文苑傳附見顧璘傳中是集凡賦二卷詩十卷文五卷附錄碑文傳銘詩文一卷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李何並與李目空諸子自三秦而外得其門者蓋寡心摹手追凌谿一人而已其口占絕句云文章康李傳新體驅逐唐虞駕馬遷是其生平惟以北地為宗故詩文格調相近然沉著頓挫處則才力不及要陽顧璘為作碑文稱其詩上準風雅下采沈宋磅礴蘊藉鬱與一代之體未免諛墓之辭矣

貞翁淨稿十二卷拾遺一卷

〔明〕周倫撰

蘇州市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七年周鳳起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貞翁淨藁十二卷》提要

明尚書贈宮保謚康僖周公遺像

明尚書贈宮保謚康僖周公像贊并敍

周公倫字伯明舉弘治己未進士官至兩京刑部尚書致仕年八十以嘉靖壬寅七月一日薨贈太子少保謚康僖予不佞與公生同里學同舍丙辰會試爲同年歷事三帝爲同朝後同以得請歸老林下爲同社平生臭味無弗同者既薨予哭之於其家葬復哭之於其墓而山陽聞篴之感延陵許劍之義無窮已也伯子大理丞鳳鳴又予主考所取士服除以表墓請兼眎袍笏巾

像諦瞻三匝恨不獲起公於九京矣迺拜
手贊曰
偉哉周公有須其臞有神其肰維蒼之冲
淵沈其思泉湧其辭維殖之豐祿澌羸而
持之以儉位愈峻而執之以恭故百里充
虔其始而八座無懈於終恢恢乎大臣之
度戢戢乎儒者之風皦皦乎守身之節翼
翼乎勤事之忠攖逆閹之深怒而不詭道
以倖免謝柄相之私託而不毀方以求容
身雖歷乎鳳臺麟閣之上與雅存於風泉
雲壑之中歸臥江南於春雨冥飛天際之
秋鴻斯人也
三朝元老一代宗工矯伐檀以植志崇素絲而
匪躬謀國有澤民之惠薦賢培造士之功
殆政府倚爲耆蔡而士林藉以恲懞者與
偉哉周公
賜進士及第資政大夫南京吏部尚書致仕
前翰林院侍讀學士
經筵講官兼修
國史睢陽朱希周懋忠甫譔

貞翁淨稿敘

昔歐陽文忠公論梅聖俞之詩曰以窮而工信矣人以爲知言至近世吳文定公論沈啓南之詩則又曰窮而工者不若隱而工者之爲尤工也人亦以爲知言二公之論要之各似其人而非所以語夫詩道之全也蓋窮者其思鬱其蔽也或失則悲隱者其思逸其流也或失則放二家之詩固無悲與放之失而其弊固有然者溫柔敦厚之教奚啻若是已邪今三百篇具在可讀也十三國風采諸里巷歌謠

固宜有窮隱者若夫二雅三頌奏之郊廟奏之朝廷盡出於當時賢公卿大夫之手夫豈窮隱者之所能與於斯乎是故窮者之戚戚孰與達者之愉愉也隱者之滔滔孰與顯者之舒舒也若我崑貞菴先生周公其殆以

達而工以顯而工愉愉焉舒舒焉得性情之正而可進於三百篇之旨者與先生舉進士甲科由縣令入爲御史累官兩京院部敭歷中外所至惟圖書自隨以儒飾吏自公之暇游心文史遇佳山水或古名蹟與寄處輙

揮灑翰墨題詠幾半天下數日輙成什其詩摹擬晉唐間人格律而於陶元亮王摩詰尤切嗜之故冲澹清和藻思俊發得其門法爲多而疏徹玄微之妙實由自悟極其所至彷彿臯鷖康鳴之雅清廟我將之頌足以黼

黻皇猷輝煌化理鳴　國家之盛以熙鴻號於無窮不斬以詩名世而海內之士莫不知誦先生之詩片紙隻字光價拱璧五尺童子咸知其爲至寶也滄浪嚴儀卿曰詩有別才非關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先生之才

之趣大抵出於天成而尤根於理學觀其在新安建静修書院以教學者在平陽創堯舜禹三祠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因河清而論春秋不書祥瑞恐開侈心疏止烏思藏番供與宮中佛事以闢異端廓如也此其理學何

如哉其人品何如哉是故當逆瑾竊賂熏灼之世而不容於瑾罷其官歸處張桂柄用之日而不有所附麗徊翔南署聽其請老訖不得大行其志以終太平之功跂前疐後憂讒畏譏遭聖兪之窮而不至於悲一丘一壑

長林豐草兼啓南之隱而不至於放蓋合窮達通隱顯充然粹然一出於正故其造詣若此先生少時即喜爲詩今其集乃斷自服官而後識工之自顯達始也已未至壬寅四十四年間不分體裁而以履歷爲敘用史氏

編年法也合之共十有二卷其逸者不在選者尚多有歲庚戌春伯子大理丞鳳鳴將易簣時畀予讐正未果仲子光祿鳳起時在官守屢以書來自京邸督之嚴亦未果又四年季子鳳來曾孫廷望再申前請始克刪校

彙次成書仍其舊名曰貞翁淨稿是舉也相之者外孫葉生恭煥也生爲文莊公五世聞孫文獻有自茂齡敏學以明經舉故於此特知所重稱其宅相云

嘉靖甲寅冬十二月庚寅後學

趙士英謹敘

貞菴詩集序

吾崑山為吳郡東偏之邑然人才仕宦自昔有稱

今天子紀元以來數年中列九卿侍從者一縣中至以十數當此時雖齊楚大藩亦不能無讓而為尚書者四人毛文簡公為禮部尚書朱恭靖公為吏部尚書顧文康公以禮部尚書入殿閣三公皆大魁由禁林遷獨太子少保刑部尚書

周康僖公自御史優游寺院而至公爲人清癯蕭然如野鶴居官不事名蹟而與物無猜愛憎喜慍不見於色人以爲宜居大臣之位然卒與權貴不合去官

居山林間逾十年年八十以卒公平生喜爲詩故所至有紀述而未嘗以詩自名人亦往〻不知公能爲詩者公之爲人有蘊藉大率如此又不獨其爲詩然

故至大官人以爲宜豈不信哉公薨之後其子大理寺丞鳳鳴請邑之爲文士趙君士英彙次爲十二卷大理歿後其季太僕寺丞鳳起始鋟梓屬余叙之余

少與公仲子上舍鳳儀同入學時顧文康公以宮諭家居率余等釋菜于先聖後以試事之留都公方在刑部頗以其子故加敬禮焉其後公家居余數見之

於亡友吴純甫之坐純甫與大理交善公不以年貴自尊其盛德尤可稱余讀公詩不謂去公之亹忽及二紀恍然如隔㞢不能不為之歎息也公詩趙君評之已詳故不復論云

嘉靖辛酉冬日後學帰有光撰

貞翁淨稿目録

卷之一

卷之二

卷之六

卷之七

鮓魚
送胡侍郎南津
送盛都憲
再送南津
清凉寺候客
西園
夏至齋居
答周東郭
三疏乞休
送東郭
省邊圖
逢劉光禄
賜帰
帰途
致仕帰答親友
訪王秋堂
蓴菜
登東禪寺閣
感懷
南園

簡宜竹諸友
夜望
答周秋汀
偶述
秋汀帰田見過
壽張碧崖
約顧南巖
和孔昭
詒下志喜
哭王貞愚
應時黄
送趙欽承
訪攺亭
和攺亭
秋夜
聞兒免官
贈呂後齋
宿聖像寺
中江
挽梅花周隱君

見梅巻

巻之八

甲午歲朝
喜晴
試燈
立春答帰田
燈夕對雪
次秋汀韻
述懷
別院
西園
問南巖起居
答野泉
懋晉拜官還
牡丹
閑捷
南巖壽席
贈錢春林

東山
答攺亭
答坡
瓶梅
鶴隨
懋本別館
重憶
題畫
沈正郎惠杖
贈李侍御
挽秋堂
雨
梅西書屋
挽孔昭
雨
避暑
楊尹應禱得雨
遣興
空竹冠帶
訓顧東巖

卷之九

訪黃天若　　十月對菊
送別　　一愚
東庄采橘　　至日
奉懷東皐　　臘八日
夜雪　　立春日
雪霽　　丁酉元日
舒嘯堂　　歌風臺
紫荊花　　時鳴問疾
病中自遣　　鶴村詠橘次香
懷愁魯　　立春陰雨

卷之十

戊戌元日　　鳳鳴五十
大雲菴　　翠微閣
卧雲閣　　秋江圖
枯木竹石圖　　世路
晚牡丹　　送張司訓
清眞觀水閣　　送王翁岷
又　　東皐避暑
弔孫秋官　　次攺亭悼內
苦熱淂雨　　各宜竹

東寺　　喜雨
毘盧閣　　禪閣
中秋無月　　淂曾孫
五老峰行　　纓溪艸堂
除夕　　己亥元日
春寒　　題夏太常竹
翠微閣　　再登
登新樓　　訪次谷
九日值雨　　西山
送朱愁明　　次孟張韻

梨花　　菊花
山茶　　薔薇
武陵六詠　　前川

卷之十一

庚子元日　　十二日
飲翠微閣　　二月雪
次攺亭探梅　　王君美林亭看梅
杏花　　北城樓
雨中牡丹　　梅雨
壽鮑明府　　寄東希宋

卷之十二

山神會　　答張安貞
答安貞　　前韻述懷
趙欲承偕壽　　再答安貞
清眞觀災　　挽錢日章
聖像寺東樓　　壽盧舟谷
端午　　用前韻答趙翼夫
再答翼夫　　遣懷答翼夫
沈衍卿事　　奉𥳑卿事
以詩東翼夫謝答　　早行
牡丹行　　答吳懋之

壽朱玉峰冢宰

貞翁淨稿目錄

貞翁淨稿目錄

拾遺　附錄

贈存拙　　贈謙山
贈問竹　　贈東樂
長子道中　朱懋功朋梅圖　又園亭宴集
聞貞翁周公訃　　沈本初
再讀公肖督慰問之作　　沈本初
校定貞翁淨稿成　　趙士英

崑山周倫　著
後學趙士英校訂
男周鳳起壽梓

同年會遇雨 己未

青衫白馬曲江筵雲外笙歌寶篆烟齒序已忘分甲第勛名未許讓前賢清時幸副題橋志皓首同歌伐木篇甘雨滿天妝酷暑可占調燮正吾年

題戴易州悅春亭 庚申

物華新野外造化復生生花氣蒸衣潤溪光照眼明趁時炊黍餉遇雨荷鋤耕春省官心爽亭宜悅命名

贈吳太守惟謙復任敘州

太守還乘萬里舟分符仍向古梁州楚棠春到涪溪媛節竹霜餘鳥道秋五馬曉宣新簡命萬人懽擁舊君候才名自昔如山斗借寇寧能復久留

朱天昭憲副湖廣

荔枝香壓紫袍橫新命遙看使節行未剪賛旐先斂迹素紉蘭並舊知名三湘水徹威霜凜五嶺峰寒法宿明雛鳳天邊還極目黃金臺上候來旌 時伯子希周以狀元官翰林

贈陳瑞卿廉憲山東

鷹晃籃輿到玉京外臺不減內臺榮西山僻立霜猶凜東海潮生浪已平風裁從來增士重謀猷今日際　王明趨　朝環珮鏘鳴處雛鳳翩翩繼後行

良鄉道中作 壬戌

今年看花伴已少去年人宦途雖云樂舉目非

故親庄農耨紅雨野婦爨綠雲爭先不竊力更將代劬辛保嗇若一體殊無爾我分驚問何為爾二十年來姻吁嗟天地間夫婦情最眞來往南北道經春幾番新今日見春色頓覺傷心神

寄兒子鳳鳴

水趁東流送客舟舟行回首思悠悠許身報國慚無力教子怡親僅有謀六載未嘗離藥餌一官聊爾度春秋莫隨世眼論消息事有乘除及到頭

踏田𤸃婦遇雨

蕭蕭禾黍荻蘆橫一望湖光廿里程夜半歸來
眠不得北窗風雨帶秋聲

易州有本亭作 癸亥

檻泉遶西巖危亭屹東峙飛甍晃晴暈洄光汎
朝紫有本斯著名長源曷窺涘步縣直方大仰
天幾尺咫靜聽聲琮琤渴飲味甘旨遙岑擁螺
秀豐艸疊茵靡弥花剩餘春雙鸝弄清徵来𧾷
捧青胎芍藥吐紅觜隔岸喚游人投竿釣鮮鯉
遺祀窈而淏狎客坐還起睠玆非逼㒊欻然變
芳市駢闐車馬喧闐轃珎奇聚遠人競赴墟鄉

泯崇恤祀肴蔬紛飣餖菁芳事包匭吾儕本霄
漢載拜向堂戺祝鼇信無益祈報賸有理香霧
拂輕羅鳴鐘度疎綺公暇還自由與来不妨止
臨流濯纓紳馴檣閱桃李羽士寫高情春盤薦
芳芷鴻鵠九天上風月一壼裏竹馬何翩然杖
屨聿萃只和氣盎郊原風光煇塗里雲雷空萬
變天地第一指相看咲口開不覺慶緣弭愚泉
意殊薄蘭亭樂堪擬曲水汎流觴岸巾更曳履
世態任低昂文武自張弛伊昔懷二難於今兼
四美惟劇忘促席交心戒徜几畏途水汎舟流

光磨旋蟻驅策以相從奮勵從此始業緒肆刮
劘荒茸冀芟薙晤言抽新賁獨行出素履塵市
紛其門心田止于水古人有荆軻當時眇生死
慷慨非中庸齷齪恥餘子

重建靜修書院賦

縣大明以當天埽蒼烟而北逐幸華夏之遭逢
霑文明之膏馥檄一騎以西馳允金人之餘俗
粤夏孟之朔晨餉大軍於安肅始發白於東方
迴豐登於旁陸扼余駕以就覲軒弥碑而立鵠
家塵侯以幾殁摧雪風以落剥披輕霧以前趨

舉短袖而拭目延靜修之遺蹤跡三臺之舊塾
翻夙昔之景仰慘光景之寥寞渺予思之扳追
敢憯然其不感感嘆慨之方淏倏父老之如簇
儼衣冠之濟濟信流芳之有自戒廢院之重新
舉欣欣其前企遂經營其穎址東中西而岧峙
文廟趾其屹立相左右而下視西院幾乎就夷
東嶽神而廟祀曾太山之英靈肯連蜷乎攸萃
命傾覆其棟宇胥中堂而卽次搜砌湊其宛然
雖新營之不啻名者艾以再叩爭響應而與是
予草草乎先驅衆源源而趨事曾日月之未幾

聳院宇之克備豈神靈之贊佑抑人心之慕嚮
値秋仲而告成歷崇階而僉駐儀師生與僚屬
不戒約而輒至奠牲帛於室堂式奔走以循度
酹臺下以楙㮚肅羹牆而恐怖撤鐏俎以四眺
瞭余目而一顧剪荊蕪以開塞廓蹊徑而成路
置師友以麗澤抱遺經而讀句景前靈之遺矩
發降衷之天趣廸知行以駢修與敬義之兼樹
宗正學之因源崇制行之皓素擭往行於昔聞
謹趨蹌於前步輸懷抱以經綸綿萬年之
國祚

寄友人

分袂夷亭後梅開又見葵蓼中如會面書外更
相思漏永吟蛩砌風驚宿鳥枝一尊重話舊江
上蟹肥時

龔朝贊分教延平 甲子

閩懷傾未足捧檄向延平碧草連天色黃鸝度
柝聲薰風拂衫袖時雨潤江城治世崇文教君
行豈謂輕

訪熊世芳不遇

雨深泥滑馬蹄艱策力行行到館邊溪鎖綠楊

人不見鷓鴣啼斷夕陽天

挽沈希輔

士林揮淚痛無涯天命從來有異栽斜插白頭
丹桂妥未侵青眼杏花開空山月落松留影荒
境猿啼野送哀五十功名今已矣春秋遺筆待
誰來

送汪進士奏回婚姻

少年三百獨超群話別都門風正熏行到長江
天接水度踰高嶺棧連雲杏花遲子偕時彥桃
葉宜人荷 聖君對雨忽成燈下別携家急上

再論文

舟行晚晴

漏斷孤舟抵渡頭鷺鷗過鷹楚江秋推篷試看
西山壁曙色光廻雨氣收

長至

白日重關閉 朝天下玉墀小梅初放處碩果
剝餘時夜半天心發冬深淑氣移家家逢此節
千里共相思

紫荊關次馬東田都憲韻 乙丑

森戈列騎紫關開仗節雄登塞上臺斥堠烟消

長晝靜犬羊宵遯野心灰陣收魚鳥虛籌策帳擁貔貅有將才忽報元臣上封事讜言今復動三台

塔崖驛聞警

嶺阨登登度塔崖石城雲護幾人家三春戍服猶裝絮四月山桃始放花戈枕欲安驚旅夢黍炊初熟聽胡笳長安道上金貂客寶馬香車興自賒

再次東田韻

仰首層霄散碧雲雲邊旄節帶晴曛關山自昔成天塹胡騎中宵避我軍臺栢霜飈纔一過溪桃春色正三分花驄更向溪南渡滿面東風又午薰

落路口

門外緋桃綷杏㵎邊白雪蒼松春暮餘寒猶在朔風氣烈如冬

花徑馬蹄塵滅春風人面香來白日游絲晝靜山關溪鎖蒼苔

幾處倚天崖壁無端刮地烟沙極目鴈書不到白雲冉冉天涯

風光過眼三春蠶絕隨身兩滕茫茫千里黃沙望望舉頭紅日

送周進之決獄便道歸省 丙寅

星郎朝下掖垣西龍節煌煌照紫泥 聖意本於囹圄重君才況與斗山齊高秋定省寬恩澤勝地巡行富品題若過婁江勞寄問桃花春陌紫騮嘶

送陳侍御時周終養

秋風寒向客衣吹高捧封章下玉墀烏府自應虛席待彩袍真慰倚門思蘋江迤邐添詩曆桂醑逡巡釀壽卮總為春明惜分手此行輕重許誰知

挽詩 丁卯

庭寒萎萱草堂古摧靈椿見椿復見萱宛然若見親親年未及耄棄我亦何早昔期千歲榮安知一夕槁昔為忘憂花今作斷腸草報之何所云寸心永相保

辛未立春

春隨葭管又飛灰昔歎春醅碧甕開眼底瘡痍堪涕淚笙歌聊薦破愁盃

春前一日晴無雨翻憶前春雨不晴飛瀑兼天
愁是潾東風應解向隅情

過十五里菴有感三十五年前先君曾此覆舟

菴去崑城十五里先公曾此覆帰船布袍麥飯
村中嫗卅五年来姓杳然

寄壽泉山林尚書

桃花浪定海天寬珎重持歸白辟完湫后飛流
聲不斷過雲出嶠翠無端年從閙裏方知永柱
屹中流始見難謾醉長春千里酒堂虛前席疫
光寒

張聚芳竹居

流水板橋西落花斷馬時短墻春雨過十畝化
龍枝

寄張黄門九山兼東張世祥曹宗孝二侍御

清班相望侍鑾坡十載遭逢夢裏過爲國赤
心誰愛死戀頭烏帽已嫌多塵黄路擾難騎馬
鱸白江寬可釣蓑寄語東門雙鷹史彭城回駕
欲如何

三月三日雨霽登山壬申

春暮日始霽尋幽愬山牀洞壑石衣冷幢幡松
雪香界寬出遠景鉢淨涵清光悠然倚雲閣極
目塵沙蕩

晴日登山次韻

晴日春山迴翠屏倚樓吟望不勝情含香袍蕾
封猶拆破綠霜蹄止復行午塔影圓潭樹碧晝
燈光動雨花明憑虛正我神遊處上下江峯萬
里晴

歸承宗近竹亭

數椽茆屋倚蒼峯萬玉交加百事慵影墮酒罇

金瑣瑣梢橫書幌翠重重杜門不許丹陽造開
逕聊爲蔣詡容春雨若投青拄杖碧潭深處起
虬龍

懷王懋文

回首淞南廿載餘度城風景近何如憶君論易
曾燈火爲我占筌得鯉魚問字總知楊子宅閑
門時檢鄴侯書興来試鼓春江棹欲聽談玄慰
索居

定州寄曹司務癸酉

客裏驅馳頗自安煩呼僮僕慰懸懸定須門戶

常淚閑不是家書莫浪傳極目慈顏弥鴈外許身忠悃五龍邊埋輪攬轡心期在未説相違動隔年

栢井驛

四馬行經栢井鄉西来風壤異南方轆轤軋軋溪谷井村舍層層土作房曉趂入山收椹實晚来臨澗覔牛羊石扉荆柵無人扣樹裡兒童出短牆

有懷黃丹巖

辟問偶爾詠高調高版橋東想蓖蘿家似鄰侯書更富門如陶令客誰過江南况味經年別塞上烽烟入夜多聊寄短篇憑問訊年来文字價如何

新秋喜雨二首

久旱草木病得雨病即瘥洗出西山青黃癡未能畫

馬首厭塵土况復炎暑炙雨過秋宇清千峰倚天碧

七夕二首

七夕露臺坐披襟復倚闌青霄銀漢渡不耐牽頭看

秋光先入塞不似江南天露坐中宵月針應教女穿

又

銀箭銅龍丙夜過寂寥今夕想天河天孫機杼應停織縱織金梭巧未多

貢院中秋即事

昨夜文光射井東燈紗輝映月華中馨傳畫閣銀壺漏香度高軒桂子風臺矗五雲燕望切星明萬馬冀羣空輕雷隼過西山雨簾外青青立數峰

鷹

自入晉陽道關河秋欲過樹疎雲影薄月滿夜光多聲切隣家杵寒侵客袂羅西風南去雁為落玉山阿

懷老母上京

自别慈幃後迢迢一歲餘黑頭渾不似霜鬢竟何如歲暮淹郵傳途危缺板輿連宵京國夢不見有来書

書懷

九月晉陽道木落關山寒久住猶自可暫寄良獨難朔雁夜月過海鴉秋空搏此身既許國豈復嬰悲酸對鏡掠彫鬢披塵彈危冠極目片雲渺俯首雙眉攢捕蟄點香醲經解登餞盤彼將此爲念我豈忘所懽西風吹歸心墮落吳江干

上黨道中夜行

上黨行廿里倒景日西沉升岡人上天渡水杠懸沁松明火氣馥剩雪寒色浸吏從驚吠犬路已村郭臨更聲落戍樓人定猿鶴噤氷花結霜斧夜半啓城禁

高平行臺

數月晉陽道黃埃日僕僕氷雪千里程蹭蹬萬山曲董岡復㵎澗百不契心目攬轡入高平天地頓寥邈升臺步堂陰瀟灑百竿竹恍若接故人揖我向淇澳猶疑是葦荻顧盼勞反覆森森凌凋霜娟娟挺寒綠直節儼吾師清風對相屬

澤州察院對雪　十一月五日

人生如塵雪飄颻天壤間隨風逐上下蹤跡靡所緣寄托有妍醜所得皆自天瓊霙舞蒼旻巧出神功全埃氛倏淨盡六合精空懸團蓋五松樛矯立霜臺前積翠凝素華寒色相鮮妍豈徒肅霜威亦以占有年升廪市尊酒小飲瞻松顛松顛數斗雪一盞詩一篇堂階下烏雀獨坐心泠然

謁明道先生祠

河南程夫子西附澤學宮豈嘗宰屬邑去後遺芳踪學續孟氏絶派接周孔宗斯文寄天地所在皆周充道在神亦在隨寓當致隆人文開聖化剖析伊誰功廟貌復小創百代人心同椒漿酹霜露恍若承春風薙艸凜懿範斷碣蕪苔封

名宦雜木主冀冀西與東伐石新舊剝汰褻專尊崇郡吏應曰可士庶忻相從翌日告事集昭陽作噩冬

按潞州擬奠李衛公祠不果步葉太莊公韻　十月

廿載懷公計謁祠潞城迨遽未能之勝傳名應當年事空憶勛名在昔時日影馳流冬欲半山隈寒勒雪消遲梧楸百里烟霞外立馬西風攬轡絲

除夕

少小樂新歲老大悲除々除夕胡然悲夕除不再獲所以古昔人靡不重相惜入市無富貧買酒競遣適惟有天涯心欲遣難自擲思發即千里怳就桑乾席相憶徒惆然乳醉苦量窄

謝宋西巖惠后山詩

遺我后山詩砭我病粗淺愧我寡記誦深沈李難勉顧言苦思致焚膏恣窮展訂正發玄秘痾脫謝盧扁步履如弗前自在吟白選

寄何道亨副使 甲戌

記得曲江邊長安逸轡聯浮沈忽廿載斑白共衰年秦晉官相近荊吳思久懸莫嫌雲樹隔書問塞鴻便

送閻兵備赴榆林 正月十五日

雙旌過鄉國少慰朋戚輩乍見遂言別扳坐盡傾蓋燈光翻紗舞吟響激繁吹觴飛數巡洽不量直以醉談往豫遠猷惜別筭重會爵客對什客意況各相類季来胡馬驕公道注風裁衡斗虹氣長倚漢劍芒銳先聲動陰山白草遒膻穢狼光未全沒狐性多狡偽帷幄煩運籌庚廩索計會　宮符負鼎寄塞路忽言邁拂袖渡汾河

飄飄絕愁態

獨酌

雅歌回汎想淺酌對芳辰三晉巡行地中朝獻納臣雨銷臺下雪苔出砌邊塵不盡瞻雲思天涯忽暮春

傷髮

別時髮尚黑別後髮添白秋風況飄蕭塵土客路迫一客頓令衰態消幾為客不知彫白髮可復似疇昔壯者倏已老老少難更易何不趨高堂日夕苦什役近覽宮炎報天眷太危赫公銜存是非君子何損益老髮夫何為俛仰徒嘆惜

韓尚書貫道惠詩寄謝一首

歸時號草塞驢駝韉脫長空一鳥過忠鯁已收金匱史襆期多付錦囊歌身雖去國時瞻極書罷將人不換鵝撫卷夕陽翹首處羅雲千丈碧嵯峨 羅雲洞山名

和韓尚書韻 十二月初六日相見值雪

顏面緋衣對雪皤松筠高館貯陽和　朝端風範曾親炙汾上霜蹄肯浪過廊廟關心終不倦閭閻回首竟如何東山未許留安石北斗名高

[illegible]刻多

送少司徒鄭公

柳塘花陌歸路長海雲望極春茫茫勞人馬上春欲暮絳英白絮催行裝村郊士女爭識面廟堂一去難相見待拔高駕未敢前不分紅塵忽遮斷知公此去不可畱公應夢遶關山龜山荒賦急何爲計蒼生注目公須籌餞客歸來日西落棲烏相對情漠漠忻代巡行五度過虜情民瘼奈愁何邊頭籌算思欲竭回首停雲鬢已皤

十月朔時和姪遺應時黃菊二本

冉冉秋英照酒巵寂寥三徑慰相思　黃金厭遠色仍近綠野堂深香自隨已別登臨來隔月不知題品應何時案頭菊譜名無數猶是重陽第一枝

奉懷少司徒鄭公

朝發鳴騶去西臺不見君逕苍含曉露簷樹織春雲價倍來時重名效去後聞錦袍瀛水渡曽復春河沴

宮詞

相喚簷前度嚶嚶柳外鶯寒衣裁未就忽斷剪刀聲

訓宋張二侍御王官谷之作

西晉中條勝王官谷最幽向來期共到何意阻同游玉版傳新詞銀鈎慰老眸倚闌貪想像雲樹霍山稠

誠完寄張西渠侍御

南城十里五旬餘薄護新栽柳萬株過雨行行青不了居民曾有怨勞無

葵花

花開五月毀三春烈日丹心一老臣長幹朝朝

花競發公餘相對更相親

何人種得葵千種日日臺堦爛錦雲不佀桃花三月片等閒撩亂逐風薰

綠幹纖纖出翠苔繁花灼灼向陽開不知簾外餘春盡培得寒根雪裏來

貞翁淨稿卷之一

貞翁淨稿卷之二

賦得豸冠贈施侍御按江左　乙亥

南巡施柱史鐵柱撐危冠冠頭着白豸珥筆秋霜寒邪佞膽應落不整還自端衡冠振黑髮埋輪氣桓桓我亦有冠豸撫鏡時驚看相將勵風采豈徒崇美觀

西涯翁招飲

夢繞江南玉樹枝春風一葦未航之西園偶到開尊日東閣相逢索咲時揆筆廣平初罷賦倚闌何遜欲題詩長安景色江南似懷麓堂中月滿巵

張章軒汝翰話別

雨餘塵定海天高故國相知挽使舠可使清朝輕去住却從他日嘆飄蕭壯心莫湯懸岐路雅量應須醉濁醪記得童髦三十載霜華同點鏡中毛

寄張時行黄門

到門曾記雨中春亭榭幽清竹對新知己留行言似戲小郎扳坐意翻眞敎蔬每薦罍虛酌翰墨驚傳句入神欲買舟航向三泖張翰故里有鱸蓴

喜雨和未齋殿講韻

長夏招我奕兼以却炎烘我意偶有適丸發不一中大笑出門去蒸鬱火雲霧偃臥苦煩燭揮箑臂手痛天風空滿樓㬳喝息群動西照更酷烈文彩散螮蝀掀帳蚊蚋集露坐兒女哄長漢復如埽星斗嵌晴空宵暑渴不休藷飲進雙罌一睡五鼓歇忽作五龍夢雲端隱復見呼吼更吟哢翌日霖雨至輕葛背幾凍所欣埃壒淸頓覺天宇洞憔悴艸木蘇生意倏相送昨夢會有

徵借以名雛鳳小雛適洗三蜀錦剪繃控大匠藉外氏剡新望架棟更煩衍餘澤伊呂見伯仲江帆挂南航臘釀到鄉甕聊開湯餅筵酬獻杯斝弄拂袖歌薰風喜劇雜詠諷廻首原隰秋閭閻免嗟慟　明廷頌九德琛獻走飛鞚

送客六首

朝解潞河纜暮維淮水舟故人日我遠橫笛幾登樓

呂梁石如齒梁下水如油湍急瀠回處行人見道不

淮陰秉亦懺剆烈翊漢祚蹤跡烏兎絶莫訏韓
良去
金焦峙江空往復見數四兼天湧濤浪突兀只
如是
九龍帶三泖與我潑湖近君歸拂綸竿莫釣鱸
魚盡
埸圃穫早稼正爾弭歸櫂稚子打黄鷄朋戚相
慰勞

送薛允頫改判嚴州

長安秋雨過隄柳帶風霜桐水過家近湘雲入

夢長古臺雙釣石新檄舊甘棠山郡供輸少催
科拙不妨

送余侍御珊謫判安陸

去國秋聲動監州復遠行夢中宮樹渺江上楚
雲横折檻名逾重投湘憤未平氷霜自愛惜出
入本来輕

次韻別同年王汝楫

記得趨朝接珮鳴叟憐秋籍共書名雨雲浮
世驚翻覆鐵石初心敢重輕白髮相看渾似夢
蒼生在望若為情篝燈細語知何地且盡離筵

酒数行

送客

春城客裏送君歸風物偏驚故國違別意難隨
尊酒盡夢思先逐片帆飛青山相見仍前似綠
鬢重来比舊非江上張翰好傳示知音莫道近
来稀

元夜宴水村太宰宅丙午

上公元夜開春讌滿堂樺燭春宵長高情脱畧
款道誼烽烟况復銷漁陽氷壺皎皎貯瓊雪壺
裏雲山真𨙻絶山中草樹列儼兮彷彿嫦娥下

明月酒深夜靜仍留戀飛虹若渡廣陵縣歌筵
猶道未盡懽延向深齋更奇炫紫簫聲奏霓裳
曲雲屏光隱芙蓉褥繚絲新製功化神冰蘭盈
盈綴寒玉春靄氤氲月滿池火樹熠熠金蓮枝
願借餘光被四表季𡵉共躋長春危

送盛德彰

千里移官鬢已華別時翻笑上南車東風驛路
多楊柳春雨竹窩又杏花鶴亭舊趣雲漢上星
軺今駐海天涯遥知立馬通州道落日江城喧
暮鴉

次韻隆禧寺看梅

花到今年又一新看花還是舊年人夢飛西洛眞成幻哭索東堂却見親横倚一枝禪榻影半酣千點故山春深盃明月三更後誰道天涯客裏身

送徐錦衣

錦衣南躍馬萬里嶺雲長三月辭京國中途是故鄉龍光金節重劍氣鐵衣凉　聖主綏柔意蠻烟草樹荒

次韻居庸關

百丈峰頭馬嘶鐵雲路平分山半裂天低野曠六月秋劍芒飛動寒生雪我昔馳驅庭門道峰烟不動笳敲杳捲簾虛閣入望長青青天外胡山小

謝楊太僕于山惠詩

同榜追趨二十年升沉如夢意茫然自甘終老巖扉下何意新恩詔旨宣筆硯丹心虛疏草冠簪白日愧官錢故人相見還深夜看劍仍歌伐木篇

送施天秩還太倉

作詩送歸客客是故鄉人山水幾千里鶯花又一春壯心滿天地衰鬢驚風塵何當共江滸白酒紫絲尊

題畫

斗轉潮未生竹岸纜舟待明月共潮至浪白氣霎霎鷄鳴高挂席千里渡瀛海

昨夜西湖夢夢繞湖上山湖山未投足白髮生綠鬟嵐光濕綠素山勢空孱顏

華髮生紅塵天地一蒲柳三月百花潭潭影泛巵酒披此春行圖令人重搔首

送周君大赴臨安節判

臨安天萬里十月使君舠峽氣停磯浪霜風捲瘴毛過江鄉路隔望斗驛樓高白下音書僻臨分鼙濁醪

送潘寺正鎡還福建僉憲便道省覲

憲臺初拜　命江上束裝行潮長風帆便春寒豸服成故園青艸夢游子白雲情省覲毋留滯三山獄候平

春夜話舊丁丑

新年會巡開栢葉尊話深旋客今醉去任

吾眞野菜和花美池鮮入饌珍去年今夜月忽
憶上都春

遊牛首時在正月廿五日偕鄉人朱拱辰輩同遊兒子鳳鳴以主事淂告亦侍行

偶來兜率會禪供磬初鳴磴轉雲嵐隔牕虛紫翠迎望隨峰際遠詩傍酒邊生風物紅塵外春游第一程

是日入城夜雨忽作拱辰輩及鳳鳴仍宿高座

朝來風雨阻遊興翻見山城雨色新萬樹梅花紅欲斂千溪楊㭊綠將匀衣羅薄薄天猶冷隴麥深深歲有春咫尺登臨城外客雲林還滯未歸人

白雲山房

春山行看白雲生雲白山青夜雨晴半日閒乘蘇子輿一空談悟遠公情花宮鷹塔隱還見斷嶺欹崖補欲平溪坐夕陽催去馬幾時聯榻聽鐘鼓

題沈侍御山水之間書屋

塵外青山綠水紆水山幽處著吾廬林園久與塵蹤隔松菊眞成吏隱居接地風聲浮澂灩倚天峯影照澄虛抛書不盡閒居興海嶽悠悠意有餘

詠梅贈顧華玉

埜雪寒梢澗壑清山中逐寄見多情尊前況有天台客坐對離愁一倍生

登報恩寺塔

長干禪塔逼蒼冥偶共登臨似玉京竹葉酒盃光祿宴杏花潭水曲江情上方象緯相摩盪下

𠜇樓臺幾廢興爲問前朝僧細說迢迢西望倚虛楹

題椿萱圖壽任封君

繁陰千歲樹對峙北堂花子石封蒼蘚豐芝茁紫芽化工如有意春色渺無涯寄贈溫江叟相看共歲華

送王寺正汸僉憲西蜀

峽流新漲渺無涯萬里雲連蜀道賖未盡三春離席酒行乘八月使星槎懷忠城外瞻祠柏遺興溪西對浣花訟牒錦官知絕少君於棘寺況

名家

二月山游僧出山迓予不遇

漫遊春路覓天花不見支公興獨賒塵外貝風隨到處空中錫杖落誰家豈因坐石思磨鐵曾為看經悟煮沙吳我[illegible]僧出定相逢無分各天涯

宴鷄鳴寺 四月廿一日

髣閣山形轉憑虛俯石欄閒悰偶登眺勝冐得疎寬巒靑堪綰峰眉翠欲攢石圭端士拱沙印細紋刋藤蔓懸蒼壁泉漪瀉碧湍萬甍分井

閈半塔渺雲端岐虎苔斑潤林龍籜蛻寒提壺會朋戚白戢再登壇

雨花臺

春日出城聊駐馬雨花臺上萬花明登臺試艸仲宣賦題柱曾標司馬名山色青蒼留古意鸎聲宛轉帶時情江東說旱江西澇欲向神功問雨晴

太平堤

太平堤上望龍城山色湖光萬象明宦況每憐天闕近詩情多逐馬頭生時當暘雨調年候報

道烽烟斷塞聲清世官閒無一事霜華入鬓嫐乎生

送制帛

畫閣猶催曉漏聲共迎 神帛出留京宮雲擁護旌旗轉馳道傳呼鼓角鳴郊廟本嚴周定制登封非為漢虛名因思柴望精禋地猶有蠶桑賦未輕

神樂觀會次鄧司徒韻

幽徑霓裳列羽僊仙人煑茗薦幽泉蒼梧翳翳棲鸞樹青野迢迢養鶴田棋局對人聊待客笙

歌行酒漫巡筵山房勝賞消長晝未必桃源是洞天

梅雨

黃梅連夜雨曉望水連天委巷車無轍平原路有田公庚徵麥稅民力困租錢根本東南地誰與解倒懸

苦雨

雨過黃梅水滿塘野萍隨漲翠浮堂藥闌徙倚魚翻鬣花徑閒行鶴理裳愁借酒盃聊自況笑憑棋局竟相忘捲簾忽見西山色鴉背林稍帶

夕陽

次周存質詹溜韻

紙牕明處影飄蕭玉筯懸懸映碧寥時失苔痕庭砌足忽翻荷蓋小池消閒撩詩興眞堪詠動使愁情未可描報道娶江江上岸茫茫都上海東潮

春齋

逼塞大爐皆造化氷霜誰復見神功東風一夜回元氣㕑壓梅花萬樹紅

題曾懷檜萱花卷

春半慈闈隔䆗来未到家生笩虛頌禱老髮自年華草色驚鄉夢溪聲憶海槎有懷忘不得密意托萱花

清凉寺避暑次吳寓菴韻

殿閣清凉接太空薜蘿深處隱苍宮登臨此日琴尊在指點前朝感慨中紫霧晝騰鍾阜氣滄江時引建康風絺衣羽箑堪乘興未必東山羨謝公

送朱拱辰還崑

故人千里相逢日公暇時登江上臺忽買歸航向湖海可堪羈客送尊罍詩中景象憑誰寫舍後林扉懶自開紫蟹香粳莫溪戀秋風還擬挂帆来

訪周存質懷觀禮安

爲訪親朋淨涵来竹間門徑逐山開長江繚繞王爲帶亂石參差翠作堆闤裡儘多詩興發坐中祇少故人陪明朝載酒須重到十里清風月下回

懷朱拱辰

從来繾曲會偏在客邊親艸艸初言别匆匆逐

印眞綠餘深處酒紅沒半杯塵獨有溪南盐中宵月可人

荅楊銀臺實夫

華省得高彥道詮端可即睽違苦炎熱書記每相憶因擬翠微寺侵晨計登陟適我絆公事踐馬復停勒薄午始入山石磴恒喘息諸老已偕至尊俎羅酒食解衣各就坐虛禮猷繁飾僕吏戒遠去各使息足力掀簾覩退景迨遁詎堪測三山接江渚連江亘如胡雲深忽復斷萬象筵几逼須臾出圖畫一似曾剪拭漠漠水田白隱

隱露溝洫誰當壁泰華高下平嶮叐斜日墜林
杪飛鳥歛歸翼玆游滌煩暑涼思滿胸臆

遊莫愁湖懷楊賓夫 七月二十二日

昨日西郊白鵝池竹陰風栁坐移時應添野興
催行酒共對高人品奕棋方案競傳曾試藥簡
編應補未題詩莫愁湖上頻回首試問先生知
不知

寄吳叅政惟謙兼送顧孔安帰

高軒記淂過東園屈指流光又一番談咲玉山
雲樹隔轂華湖署典刑存惟謙舊為刑部郎中遥知桂子
香初發空憶鱸魚味正繫千里人帰趨壽席斜
陽獨立望南轅

一本萬殊

誰將鏡打破破作百十路一路一照我我有百
十箇

萬殊一本

還將破鏡片鑄作鏡一面將來還照我我面只
一件

洪克毅任自明二中丞過理寺同任太
卿宗海賞蓮花 七月廿九日

湖上官衙共賞花碧筒行酒興無涯翩翩偃蓋
籠烏帽點點遊珠瀉紫霞虛直最憐萍上梗飄
蕭誰訝鬓邊華相逢今日成傾倒執法玄門本
一家

送方時舉還崑兼柬乃弟時鳴并里中
諸公

故人經歲雲山隔千里萍蹤共一天尊斝對看
驚白髪笑談相謔記青李弟兄驄馬郊原上朋
戚鱸魚江海邊若問留都官游勝秋堂簾捲半
池蓮

八月十五夜月

露坐晴空禁漏寒僊人飛鏡上雲端銀蟾汎汎
光流白金粟紛紛子落丹千里酒盃同瀲灩萬
家華彩各團圓搴衣兒女遥南指日極征鴻共
倚闌

中秋次任太卿韻

莫訝林梢送夕曛冰輪又駕海山雲五三月色
纔當滿九十秋光此正分燈火樓臺光燦爛庭
除兒女拜紛勤華清午夜催蓮漏捺動星河五
色紋

題畫

江炎蕭蕭柳葉黃蒼山渺渺澹烟光詩成獨坐篷窻下何處乾坤是草堂

聞報

北望長安思渺然忽聞郵吏報相傳一樽對客愁難破萬里關山夢亦懸帶月塞鴻来漢光犯秋胡馬傍秦邊翠華親向雲中駐威武行看淨虜烟

赴廠會議十一月一日

鷄聲頻報漏聲稀宫樹蒼蒼露拂衣九刻行衙喧騎從一時開府會金緋江城形勢紆籌策庚廪盈虛切事機纔是初陽回復地夜中雷電起皇畿

新曆

太史又傳新曆至春王元自隔年須極知舊典恩華渥敢謂留都歲月閒天運移時森緯象陽和從此徧塵寰彤墀憶昔頻需賜環珮珊珊篮曉班

江上候餞顧孔安不至

風旌歷歷轉江檣霜着江蘆兩岸黃簫鼓滿船催祖道匆書何地滯行裝不忘故國應多戀豈爲新知更舉觴徒倚闌干倍惆悵詩成樓角已斜陽

貞翁淨稿卷之二終

吳時用寫
唐正明刻

齋居 戊寅

齋居長日愛幽偏筠館清虛更可憐碧裊檀烟風細細翠搖松影露涓涓鷹書塞上何由達龍駕雲中定已旋夜半漏聲燈月裏玉珂天路珮珊然

壽管儒珍方伯七十

方嶽棲遲楚甸安更推高誼早休官辭金未道前無震擲手緣知後有寬松遲試持新玉杖荷衣不換舊犀鞶横塘萬樹梅花發一醉長春取次看

奉迎老母太宜人未至

晏曲留都路半千春輿日日望中懸未知行住頓緇曆難定晴陰數看天浩蕩有恩便祿養愉揚無計仗綸篇朝來鸞鶴雲霄淨津柳青青引畫船

挽屠司寇元勳

十秊香墨拜遺音風格依稀座上臨西省月明天漢迴東湖雲漫野堂深懸車尚鑾公家粟趨珮時驚夢裏心忠鯁有人承世德霜横白筆豸冠簪

棘臺三載愧纓冠追憶先生舊此官綠水遶門芳徑遠青山圍座艸堂寬至今逸興留詩草當日平反在筆端千里松檟湖上路秋風何處問疑難

寄屠侍御

柏府花驄昔正堪乞身緣病越江南崚崚風裁臺端重落落音書別後慚盛世勛名奄白薄故山泉石味能甘十年回首詩篇在三復如親領咲談

同鄧司徒飲蔣中丞三友軒次韻

竹陰斜日滿臺青席地何煩錦作棚斟覆棋杯驚世態倡酬詩句話平生松風池上聽遊鯉棋雨林梢起坐鶯湯爾開軒對尊酒清輪光景歲寒情

送陳克貞游汞石

逢君又是三年別下榻方開九日筵乘興忽思遊汞石平明親去買江船裁詩頗似庾開府酹酒應招李謫仙月夜推篷定相憶鷺洲牛渚各風烟

送王兵侍貧菴致仕

十五題封乞罷官再陳方荷　聖恩寬昔年南
北塵初洗今日山林夢始安村裏人歸添酒伴
客邊秋及有花看濟時秖恐推耆舊嬰鑾還須
上馬鞍

再會陳克貞

挂席遥從采石廻囊中詩句有新裁坐深不覺
桊銷蠟臨去還看月滿臺江外峰巒聽細說霜
前萸菊未全開明朝更有東林約破曉勞君策
馬来

九日憑虛閣見菊有懷顧九和諭德
子升少卿盧師邵侍御并兒子鳳鳴

三於白下見黃花一別京華兩歲華把酒共誰
吟壁影倚風聊自整冠紗（在京時曾共聯菊影詩）南隣忽
駕千山馬（子升比爲南隣今謫滇南）西使虛傳八月槎（師邵使蜀傳自八月回）
秋署春宮更相隔望中北極是天涯

送吳廷玉還崑　十月十日

故人久別離日夕擬相見兩歲期不來虛托雲
邊鴈花時拾行李動以家事戀秋晚壯游心百
故盡捐遺水浮更陸走重足判鬻面千里[illegible]哉

卽喜極淚欲濺更長燭再秉量窄酒空傳兒女
身短長粟帛價貴賤官俸聊取給世態日改變
一一互問荅傾寫各爭先攬鏡鬢已華開卷眼
輒眩爲言且欵曲試覽帝城遍旬日興未周回
首倏南盼匆匆束歸裝分袂不得援鍾山起寒
飈長路欲飛霰小吏執壺漿旗亭具盤饌聯鑣
出都門祖道指鄉縣鄉心逐征蓋目送溯雲片
寄語秋甚兒慰我高堂眷明年再及秋挂席江
風便

送五弟伯輔

鴒鳴秋聽日雲望晝眠時憶別遥仍久驚逢喜
亦悲老成先譜系溫雅事書詩過逕近繁竹網
鮮新鑿池鹿眠庭下草鶴舞舍前墀後圃收新
摘南疇貢薄菑想能供菽水詎敢忘萱𦱤未罄
承懽志徒深報稱私田荆花正茂謝艸夢還疑
一見遂成別相違幾得隨看山仟駐馬執手話
臨岐世業聊須守公租莫後期友朋端合取骨
肉厚無遺清白聞兒學傳言願不移

蠏腐

湖衘官俸薄差可甕與腐時或一擎鮮老嚙齒

頗輔腐蟹豈咢餗聊以充籃籃淮南當常饌鱻
信千錢估生物本養人天地未予怒况乃被戈
甲雙鰲剪釵股横行損禾黍郭索厲鋸斧粉身
豈無罪暴殄心獨憮引酒風味長因之念鄉土

徐錦衣東園燕集

石邊殘雪樹邊風朝市山林野色同諸老望高
台斗上名園今在大江東洞門蘿薜浮烟碧䃌
道松杉落照紅更上高樓一舒眺蓬萊宮殿五
雲中

挽徐侍御良用和林見素韻

素老推鄉彥詩来每頌賢卞名千古上風采十
年前秋宇孤鵬落霜空獨鏡懸平生無長物諫
草廿餘篇

新晴宴歸次韻

忽收山雨放新晴春宴帰来欲二更花炬分移
天路迴繡袍露拂露華輕興高未覺良宵永詩
就何慙太瘦生騎入天街徐按轡行瞻宮樹斗
杓横

王眞愚書来索詩奉寄一首

問訊西来使風流比壯夫綠添尊內酒白任

邊鬚閒涅不生藏紫桑與稀年洛下圖諸老近有稀年會
逍遥空世慮文學稱官儒行細書能寫登高撳
不扶聞尢健詩律何事問盲途

稀年會

吾崑虞少參竹西呉大參遯菴王掌
教眞愚顧封君自如張太守二南周
司訓秋汀高大尹帰田許貳守聽潮
管方伯安齋朱揮使拙軒凡十人皆
七十王亞卿質菴亦以年至乞帰為
稀年會唐白樂天有尚齒會壽雖七

十餘僅九人今吾稀年者十有一人
亦盛事也樂天會有六韻詩因效其
體述以見意

十一人皆逾七十錦袍鳩杖雪鬚眉筵添洛下
賓還衆壽總彭年數有奇遊趂好山能下上聲
隨歌客可高低戰酣棋局神俱壯虞王呉張顧皆喜奕管
傾倒壷尊氣不衰弦極想應乘玉岫晏江眞合
嘗築池邊陽鶴待帰華表樂天以客還鄉會此以鶴帰賦詩盧
狄詩先定後期盧狄入會時皆未七十予帰當為盧狄矣

周承德除養利州守郎乞致仕

半百燈窗未放閒一官初檄送封還眼明秋水雛丹鳳身衣春雲繡白鵰天地埃塵人世外江山風月笑談間迷途自訏爲官在兩髩年來已漸斑

題詹高琴月樓

夜半蟾光入戶深捲簾燒鼎理虞琴塵襟萬斛應如洗千古鐘期解此音

穀日大雪 己卯

元日至穀日日日大風雪誰秉太史筆雲物紀新節農占喜三白祥沴眇難別細推奇日晴陽

道諒已茁雪較穀日多征徑苦驟眉況復舊歲災凍饑靡有孑詩成擲筆坐燈青漏將轂

送洪弘齋都憲考最北上

鎮重留都奏最時正逢仙杖賜鳩期霜威凜見臺烏在野興行將海鶴隨語燕風檣春渡穩游絲晴旆午光遲廟堂此日珍耆舊泉石何勞起夢思

和答汪司成

池邊綠楊樹又見鶯擲梭追趨倏三載感慨良獨多悠哉抱幽興無柰塵慮何投詩寄遐思流駛從義和誰當挽造化支木還揮戈遺我瓊琜篇展讀還再歌古人重友道頹銚資刮劘況復鬓各改可使仍蹉跎願言鞏牛革慎勿如摶沙

三月一日聞三郎訃

沉沉宮漏五更遲忽報三郎下世時斷送一生才十日虛煩八字定三奇心情悵悵禁難得世事昏昏幸不知兀坐殘燈頻卧起幾迴還道夢中疑

贈楊伯鎮揮使

將軍策馬來如龍紫髯鐵面殺氣雄短袍窄袖

一相見馬蹄蹀躞如追風軍門火檄太迫促云欲藉手西征戎衝星寶劒耀白日撒袋高綰蛇皮弓蒼濤翠巘壯行色洞庭瀟湘春正逢長飈吹浪飛彩鷁豺虎屏跡荆榛空凱還入報明光殿當有生面圖勳功但聞湖裏苦凋瘵爲我借筋甦疲癃歸来亟取太湖水洗却腰下刀頭紅

題大理寺紫牡丹懷任太卿愷菴

莫訝春寒花發遲相袍翻上暮春枝幾迴就坐如爲伴欲仗呼尊却共誰國色天香空自老饕媒蝶使未須知無端羯鼓休催促會有東風管

領之

贈黃考功芳獻績

曩時詞苑久知名考部季來出舊京品第有文垂史筆低昂無意任銓衡三年最績書初報十載儤班履再行東觀只今虛講席大官珍饌會重烹

三見大理芍藥

小院新莖翠結屏屏前紅藥弄輕盈風光天地留餘好春色官家勝有情一咲倡霑恩露喜徐開疑詩酒盃傾翻借舊詠須賡和三度看花老鬢驚

送葉判府尚原東還二首

親朋故鄉至秋到忽東歸曉漏催征馬凉飈透客衣分携懽未洽登覽興多違鎖鑰西關寄虛瞻皂蓋飛

江路烽烟接山城斥堠明地中龍虎氣天外鼓鼙聲冀北已傳蹕淮南未寢兵書生慚戰畧叨守亞夫營

八月十七日溧水道中

歸及秋霖霽塵清驛路新徑花開向我林鵲喜隨人稼熟山田早楓丹澗道春村南上與埠候吏走湖濵

己卯還自留都九日同顧孔安李仁山并兒子鳳鳴登臥雲閣次韻

謝却塵途半日忙臥雲同上舊游堂憑虛樹杪江光見返照峯前塔影長笑整危冠籠晚鬢醉將衰面助春陽十年九日千山外何處親朋共此觴

九月廿五日雷雨有作

秋杪積靈雨郊原漫成淀早稼半未穫日日作雷電浹夜不肯休氣勢勇於戰天胡赫震怒號示潩譴高樹枏腐東青芽蔓長綠未穀騰市價魚蟹僅充膳饑餒猶自可徵輸急難遣大水雲霧低徙倚石欄徧

夜雨

燒燈兀坐小堂深聽雨無聊一短唫不道去年秋失望今年還失望秋心取醉無緣量不淺百憂難解思翻沉江南依舊尚書浦曾似當年治水心

燈下賞菊

更漏沉沉客滿筵旋移黃鞠素屏前即開尊酒聊乘興亂發燈花若鬭妍看去醉疑蒙紫霧折来香欲動華顛相看記得長安夜對影題詩又五季

賞菊疊前韻

霜後新開賞菊筵斑斑紅錦勝霜前貞姿不爲秋風改芳意偏於晚節妍深夜倚看攀短炬主人需醉插盈顛後園忽憶三千種霜露淒其已廿年

虞竹西吳邇菴赴鄉飲次韵

去就先生故不輕赴筵爭愛絳騶鳴相逢杖屨都無恙再拜衣冠恰稱情尊俎禮成新偃武鼓鐘聲發正開晴嘉賓此會儀刑在庠校年来已細評

十月廿八日東風

東風振踈林竹樹發寒響喧啾繁鳥雀急若驚矰網棲心無定枝被雨翩難仗何當埽積霾天空月星朗林栖一高舉千里任浩蕩

贈吳廷玉

吳子負遠志穆穆躭古術道心會早悟湖海日髙蹈曠然輕紱冕屏迹匪簡傲平生達觀興忽復爲予導言邁指京路朋誼敦宿好嚴公本無營尚子正未耄彈棋睇諸雲躡步擷溪芼投兮自相愜旅况不復懊黃河改故溜呂梁激飛澇馳驅拂埃垢登頓惜轉漕豪華倐電滅今古任冥造脩然返初服相与窮典奥

渡江 庚辰

鉦鼓聲高江雨收錦帆輕颸渡江舟金焦不負青春色天漢遥分碧海流旅夢煙霄雙過鴈虛名天地一浮鷗朝来無限瞻雲思幾度回看北固樓

訓曹太僕汝學

春明分袂五經春此日春園又主賓魚蟹登筵江市近松筠開逕野堂新烟含陶令門前柳塵隱張綱陌上輪世事古来皆夢幻會須深坐話虛真

過揚州

揚州已二月寒色帶蕭森夜雨太無賴春風轉不禁驛船千里夢客路五更心迢遞長江隔雲天鴈字沉

泊清河簡張侍御汝立

夜向清河泊風沙日又曛燭光虛牖過樹影細簾分星斗遥鼓鬦鄉關隔片雲寂寥離思劇把酒對微醺

次韻答汝立

繫纜雨忽止投詩意更長恍如逢笑語便欲倒衣裳明發聽撾鼓前宵憶對牀荒墟涉艸碧落日汎波光

不逢楊御史

不逢楊御史空憶孝廉船傾蓋雙髩登臺幾歲年煙沙吹夕雨雲樹隔江天注目新驄馬林名北斗懸

桃源

桃源二合米買得雙鯉魚漁人不爭價捧米仍欷歔試問何為者水發魚却多得魚若不賣柰此空腹何腹空猶自忍征斂亂無據明日不得魚放船過淮去

宿遷

清河滚滚急黃流新柳蕭疎二月秋千古英雄竟牢落掩篷呼燭看吳鉤

望圯橋

官柳行行驛路遥鶯風入樹亂鳴條問人何處青簾市十里前頭進履橋

過徐州次吳廷玉韻

呂梁纔過又徐州洪石中分萬古流颭日塵沙君始見兼天濤浪此同游荒墟不盡蒼生苦要路誰分 聖主憂北望彭城今巨浸長公曾此建黃樓

登歌風臺

歌風廿載登臺興此日還停北上船沛井尚存終自洌漢碑中斷已重鐫白沙碧草猶春色落日荒亭幾暮烟總道當年思猛士韓良何事樂神仙

十三日八里灣候水

八里灣中令闢淺黃風白日坐淹留空撾纜鼓無春漲旋長汀沙有暮鷗津吏幾時能借水使君何計可移舟蒼龍入夜喧雷雨忽放官河萬里流

十五日夜月次韻

今夜魯橋月開帆趁月行斜輝穿戶白圓影落

波清河漢纖埃淨關山是處明誰家雙弄笛覊客最含情

次韻師家庄閘

北望任城近沙原有廢村堵高蜂穴在屋破燕梁存驛舍夫丁急漕舟鼓角喧堐東有僧寺牢落賦雞豚

春詞

午夢驚廻玉漏聲起凭花檻對春城苍香秪送春消息綠草芊芊何處生

水晶簾外雨霏微隄柳青青拂禁扉又是東風三月裏百花臺榭綵雲飛

入京

又入京華道春城王氣饒九關嚴虎豹三殿切雲霄花雨　皇畿淨香塵輦路消玉河隄上栁未惜馬蹄遥

歸鴈

春半帰鴻急相呼舊侶鳴龍沙矰弋少水國稻粱輕攙翮塞雲近排空邊月明無端遠遊子翻失故鄉情

聞鐘

燈火清源驛春鐘樹裏鳴遥知城市近頓覺夢魂清撾鼓風煙淨開帆星月明楓橋幾時到夜半故鄉聲

清源哭懋先炑

清源今倐過想像水雲中綠蚜悲新草黄埃起暮風經年慈閣在何處旅魂通沽醸尊罍在烹鮮籩豆充餕技沙渚白燈照紙錢紅老淚流還咽凄其獨倚篷

九日約黎思郡不至

九日登臨興鷄鳴最上臺赤闌臨萬井碧漢廻三台雲夕塞鴻至天秋巖菊開衣冠欣健在悵望使君来

秋夜

秋夜孤燈坐迢迢萬慮賒經年常作客清夢幾還家寺遠鐘聲杳窓虛月影斜破愁除是酒量淺不能加

喬司馬陳鄒二都憲汪景二司成黎銀臺宴集鷄鳴寺辛巳上元前一日

青蓋團雲戶牖晴秣陵春眺集諸英層臺已擅山腰勝飛磴仍穿樹杪行舊國川原增氣象新

年花鳥荷生成石牀竹攏虢詩坐斜日空林有
磬聲

東園限韻二首

公子開瑤席名園俯碧潯古臺垂落日石壁倒
長林埜望天疑下谿盤洞轉深緐絲潋流吹清
切自關心

春山同晚眺乘興即山陰徑滑露華重月高河
漢沉歌鐘斷搊馬林炎散溪禽朋舊過逢地園
名不用尋

東園燕集 二月十四日

臺榭層層艸樹青東園佳麗此重經看花便擬
金鞍卸得句休將玉斝停冉冉竹光浮夜月熒
熒簷影闇春星相逢此地拚酩酊莫遣他時憶
聚萍

送王理之

塵煩六月吏情灰送別蓮塘柳路隈不盡王維
川上興且傾袁紹手中盃行過嶺陌無多日相
侯江干有四題極目吳關足山水好將丹墨寄
予來

顧野泉夜話 三月廿七日

建業親朋過相看喜復驚感時俄廿載話舊欲
三更湖海蒼煙隔風塵素髮生輸君足幽興雲
洞玉泉清

西臺竝頭芍藥

紅藥兩花開並蒂滿欄芳意省堂深玉顏尚帶
氷霜色丹臆同傾夙夜心倚砌品題新按譜翻
堦詞賦舊知音花前未有開尊興望入湖雲思
不禁

蜀道易

古稱蜀道難今見蜀道易人云棧道登千仞

雲霄外一蹶人隨馬俱墜獨不見搆劒閣支雲
梯夷危續絕人力齊猱陂鳥道不足躋人云峽
流瞬息忽千里覆舟摧舵石齒齒獨不見鑿瞿
塘披灩澦撤旋盤渦底足慮鼉窟龍淵欵來去
若將容易不作難平地波濤更無據蜀道易易
何淂秪是險途人易識識得人能致人力惟有
人心險難測笑中自古刀劍匿人心蜀道何者
難近見人人心翻覺寒

哭 先皇帝次韻

二紀追趨地惟 皇十六年靡逞奸竪後辟自

聖明先禹倹追前德文謨遺後賢眼中江上篤不道竟茫然

贈張惟廣

兩日風江渡輕鑣夜到門別来疑夢寐坐定問寒温露氣凉霑席荷香淨入尊秣陵足遊覧帰計未須論

聞詔

反聽新　皇詔懽騰舊　帝州剛明開武烈恭讓敵文謨恵澤窮崖徧神功萬祀流棘臺真忝竊何以荅　天休

哭虞竹西

未擬生芻一奠呼招䰟聲斷亂啼烏杜陵覓句心逾苦陶令歸航操獨孤東舍悲風空聽竹西軒殘月尚棲梧蕭條里巷儀刑在史筆誰描節義圖

題畫

雪磴冰崖不受侵布袍芒屩自行吟曉来孫乘無蹤跡黄鶴玄猿山更深

貞翁淨稿卷之三

貞翁淨稿卷之四

嘉靖改元穀日　賜雲鷹緋衣一襲壬午

今皇肇舉明禋禮穀日先　頒扈從衣閃日錦文真燦爛迎風香霧轉霏微兩行賓鷹參差起五色卿雲繚繞飛分付并刀好裁製鴻臚元節正傳緋

送張都憲敬亭還宣城

解組歸来欲避名翻傳輿廪下　承明輿從泉石詩俱逸身遠塵囂夢亦清疊嶂峰前春樹渺黄金臺下曙雲平謝家蘭玉森森起廻首循餘報　主情

送劉克柔符卿使湖廣分題得黄鶴樓

捧檄湖湘得壯遊定從黄鶴試登樓樓前勝槩深無限莫道顥詩在上頭

送成國朱公輔捧　冊寳告興獻陵

天闕開　鸞詔春城擁使軺萬年周禮樂千里漢嫖姚　冊璽光豐鎬松楸識珥貂　聖心關孝理應報早還　朝

送胡仲申赴四川僉憲

數載西臺濟宿明又持霜斧蜀西行桃花水漲仙舟下麥秀風寒豸服成諸葛勛名祠柏在拾遺詩興浣花清公餘弔古懷朋舊好付郵筒一寄聲

送張允清守任城

旗亭花柳接春明白面緋袍太守行遂有甘霖隨五馬遥看芳樹引雙旌千年齊魯淳風在指日閭閻禮教成更好迎親便禄養吳船一水到任城

送顧九和宮諭省墓

逢君去歲氷霜後別我鶯花三月渓東閣鼓鐘聲脉脉西山楸柏夢沉沉扁舟浪靜江洋面十載春酬雨露心秋及文華開講幄尊絲那許絆纓簪

大理寺芍藥次韻

繫馬槐陰午未歸翻階紅藥正芳菲開簾白日影移座繞砌和風香襲衣采石載將酬正美東甌擕得蝋仍肥從容退食還賡咏棘寺門閒訟牒稀

送蓉溪金院長湖廣按事

緋衣象簡重臺端使節軺車楚甸安風裁往時驚面鐵霜威無地不心丹湘潭浪靜澄虛照衡嶽雲開迥大觀太史朝来應有奏法星當度夜光寒

壽沈黃門母

壽毋開筵席儼郎下瑣闈翟冠明素髮霞錦照斑衣缸釀春初熟宮桃露未晞鈎簾迎爽氣暑雨淨皇畿

送王時雨都憲掌南院

南國舊游地送君今復行星臨大江曙秋入後

湖聲牙斧炎飈肅鷹鸇爽氣橫諸公憑問訊雲樹隔年情

孟秋上陵昌平道中

風葛凉生天欲曙郊墟楊柳覺秋多袁公江上盃虛設杜老川西興若何雲際擁藍晴日嶺村南翻緑雨餘河離離入望蕃禾黍嘗祀馨香合頌謌

送馮太守约美得請還岷

登州太守辭官早行李蕭蕭興渺然曉闕自投毛義檄秋江忽上賀真船平生經術鄉評在一

代循良　國史傳我尚風塵帰未得幾回清夢
玉山巔

悼黄伯固寺丞次林見素韻

西風揮淚幾憑棺總爲當年切諫難直筆定修
天上史委身眞作夢中觀長途旅櫬愁雲渺千
古穹碑下馬看寂寞空門斜照裏涓涓淚滴几
京寒

平生肝膽氣猶横風力難降萬里旌佁遺豈應
無胤嗣庄衡元自薄功名江東妻女空啼血囊
裏書詩豈治生嬴得綱常天地在斑斑竹簡重
非輕

送王惠叔赴象州三首　癸未

相逢六十年華外此别雲山又萬重把贈清風
一長劒倚天猶有未磨鋒

桂林莫道故人稀柏府年家是舊知更有柳州
張刺史鄉情官況總同時

象山誰說瘴雲浮曾是安中舊日遊青草黄茅
三八月飽飧遲起度春秋

滄州道中太恭人三七

痛别慈幃廿一朝清靈丹旐獨飄飄感時聊作
粢盛供揮暑仍將羽扇摇百六十圜虛作餅一
千餘里自行橈相看兒女啼成血錢紙翻翻濕
奠拺

和答伍中丞鎖院之作　甲申

鎖院休衙早臨池日正長池鱗翻藻碧梁鷰落
泥香際海烽烟静登臺桂栢蒼薫風忽南至衣
葛有新凉

北郭訪邵宗衡二首

頗覺塵煩猒行看北郭田針秧依舍起線柳逐
隄沿淺港潮添水高帆衆拂烟西村訪朋戚一
醉晚風前

郭外二三里風光別是天纔觀山作畫閒坐日
爲年耕讀居村好盤餐入市便賓朋過茶話落
日忘帰韉

送林水部還　朝

水部承專命東南走使車三江通故道萬井莫
攸居潮汐分新派舟航失舊淤功成今報政青
簡待誰書

漫興

静几焚香坐深林曳履行有詩從興發無酒覓

茶烹　國賦輸常早　君恩報未成草堂無一事啼鳥讀書聲

一雲次王守谿閣老韻　乙酉

石磴催嵬路折旋畏途歷盡是平田高林忽送催詩雨深澗遙分悟道泉僧爲知名如舊識地疑曾到豈前緣萬竿脩竹攙天起欲借琅玕紀歲年

送方時鳴侍御

雙翮秋隼雲霄健萬里春驄首蓿肥丹扆正須馳疏入青門何事挂冠歸時非楚子歌衰已興可陶公賦倦飛注目蒼生望臺省獨能無意竟忘機

觀稼二首

野眺登山閣閒情象外添松風清梵宇花雨暗湘簾辟墮丹青影峯攢紫翠尖今寬九農望穫稻雨秋兼

山城秋過雨千里淨埃塵場圃登禾黍神祠薦藻蘋催科今到骨餓莩久乘津見說陽城守年來澤被民

吳民謠贈李司空治水

常年開河役萬夫索鷄覓酒相追呼里胥日肥民瘠癯酷吏敲朴無完膚司空下車聲色無厲去旄節親來俎感動神鬼相撐扶百日不雨春如酥誅茆負畚尋故途橋石迸出神不誣宛有文字存規模千年遺址符新圖震澤復定還淞吳白茅一決分崑虞功成計日合節符會頭給餼皆官租升斗不見私家餔餘粒猶得歸妻孥顒顒頌起爭歡娛廟堂最績相都俞名登八座兼三孤誰其繼者吳東湖

天平山

十年不到天平寺雲白秋清山更奇落木聲中森萬笏古臺高處有穹碑鳴鐘未入文郎院下馬先瞻宋相祠祠下雲泉流不住悠悠千古動遐思

臥病得鳳鳴家書

直北關心病卧時無端消息儘堪疑白鴻一聲叫已急黃犬何處來翻遲電雷昨夜忽復靜雨露茲晨還自垂沈痾淡月頓覺解覓紙起坐題新詩

東湖書院　吳中丞獻臣嘗謫戍梧州以故鄉湖廣懷歸未得作池名

東湖

一任梧州闢小塘東湖底事更名堂非關遠惜
東湖勝恐把梧州認故鄉

道氣平時仰令名東南今日使軺行徵書不向
東湖下誰識湖邊問學成
竹邊

丹陽道中

煌煌蠟炬丹陽道此是中丞按節年深穴虎豺
應夜遁中天台斗動星躔軺車遥逐旌旗轉甲
騎紛迎鼓角傳嶺雪崖霜凜寒色鷹門猶記舊

視篆大理無居次韻 丙戌

棘寺相違五隔春無居如舊客非新平反敢謂
通天地瀓問真同對鬼神吏事簡稀人自肅責
城清暇念俱紓緋衣兀坐懷宮錫 聖主當年
第一裡

邊太常以烏絲襴紙示詩

臺吏驚看畫款扉故人珍重寄新詩春江齒髮
勞相念 帝里軒車許共隨鐵柱每慙簪白筆
銀鉤真愛寫烏絲羊裙安得三千幅為送清衙
傍墨池

訪豐吏部不遇

為尋仙吏駕南轅芳徑逶迤畫掩門高興與誰
同倡詠閒情是處有琴尊苑墻紅接杏花塢宮
樹青圍楊柳村為報而翁消息近諫官曾薦
聖言溫

游清涼寺 二月六日

樹裏僧鳴客到鐘翠微深處繫青驄九天日月
瞻依外萬井烟花指顧中王氣春圍丹鳳闕卿
雲時護紫霄宮省臺無事休衙早此日登臨有
數公

春日春山偶出游山扉晨啓徑松幽花宮日麗
金輪轉鷲嶺雲開畫拱浮潭影浸空高塔午泉
聲吹雨半林秋澄江萬里鯨波靜碧柳青蒲鎖
戰舟

對雨

衙散忽風雨琴尊獨坐時濕滋牆蘚長寒指檻
花遲野菌和雲摘臺蘭趁晚移四郊霑濡徧春
意滿瓶罍

二月廿九日雨

朝來雨不止薄暮晃新晴萬壑泉爭赴千峰雲

亂行鳥擎林葉重鴨汎水花輕吏隱真投迹篇章取次成

霽

三月兹晨是韶華迴不同洗天傾澍雨卷霧有長風杏子綴新綠桃枝棲故紅睛雲分苑樹高眺俯春空

靈谷寺次韻

青門志公山五歲一再往兹辰興復發驅馬謝塵鞅高林茂松栝紆逕難尺丈潭縈草色淨谷應礫聲響金天迴樓閣石塔出榛莽况此景序嘉朋游更號爽憑高瞰飛瀑深坐愜心賞

楊花次韻

風條隔水弄晴暉入樹穿簾故故遲廻舞不隨庭霰化悠揚如帶嶺雲歸時露凋鬢鷺衰暮巧作春妍表化機坐對鍾山看不厭倚天新翠散林霏

史光祿以詩介惠陽羨茶次謝

春簷不斷雨泠泠獨坐高齋畫掩扃細讀新詩啜新茗却勞長路走園丁

王濼江大理溫居

綠深高柳對溪門溪上官衙市裏村到院馬嘶開鎖鑰隔橋人語送壺樽平生勳業看毛髮廿載交游問冷溫客去還留倒秋露山鐘減柝已黃昏

牛首山

牛首城南路聽鷄試曉行露霑烏帽重嵐透紫羅輕埜色花無數山巖鳥異名萬松深處轉洞口白雲平

和谷邊大常病起

病起文園思轉嘉壯心高論渺無涯細聽詩律眞成調虛憶湖山遠夢家留客有茶還禁酒倚闌無事且看花来朝供奉神儓府蹤跡何須念海槎

江巡曉行

石頭城出西關路甲士追趨過驛亭風引角聲驚宿鳥雲開旗畫迴殘星山樓隱見倚天碧沙樹依稀隔水青何處鷄鳴天欲曙寺鐘初動啟扉扃

繚繞江流逐岸斜西来巫峽海東涯竹簾篷戶舳艫月山館雲亭處處家波淨試搖天上櫓風

恬眞隱浪前花天邊絳節予今領銀漢如乘八月槎

過牛首沙口馬鞍人頭諸山

鍾陵逈望渺如天百里江程半日船牛首印看沙口外人頭又出馬鞍前檣烏旋逐牙旗轉沙鳥遥隨彩鷁翩　聖祖洪圖開萬祀至今傳說渡江年

過東梁山西梁山

東西萬古石梁存潮落潮生幾處痕一水中流遍鷁棹兩山相向遏龍門樓臺依約高蔵寺煙樹迷茫下有村風便未登聊問俗詩成秖自引壺尊

宿大通港

夜泊大通港迢迢數驛程江流山欲動潮長月初生亂磧飛鴻影虛簷警柝聲此時雙闕下兒女話燈明

銅官灘

徐牽竹纜過銅官又轉山南十里灘崖際紫沙潮下上天邊青嶂石巑岏間雲自逐鷗鳥起返照遥分竹樹攢棹槳連翩喧畫角鉦沉鮫道碧

潭寒

李陽河雨霽 四月十七日

凌晨出江口便覺眼寬快開頭勢漫漭中流浪砰湃水霧作朝雨黯慘氣如噎沙鳥集渚鳴江豚望風擡北望心彌烈南征路方邁倏報鉦鼓高信使帆席挂奔峭獻靈秀霽霭閃戈介纔經李陽河又隔九華界太陽表晶空陰厓隱光怪裁詩紀程途問俗起凋瘵茲行飭江防償我勝遊債

六月廿七日得雨

翹首甘霖遍倚闌觀天無計走祠官風來忽送千山雨氣爽今舒萬里翰地亢正憂新澤晚官輸猶望舊逋寬　君王自覽流亡蹤已向桑林掃石壇

補送張司寇考績時已擢御史大夫

儤官未盡臨岐話禪榻還傾別酒盃對客啼鶯留可住放船征鼓却頻催刑清擬奏三年績最考先推百練才　朝覲歸來纔兩日中臺眞賜典符來

閱視水操 八月二日

龍江閱視水軍營十萬貔貅盡鵰輕鳥陣雲盤秋宇淨鯨波風定早潮平三山遥接旌旗影五夜初嚴鼓角聲野色漸分天欲曙扶桑東望紫霞横

秋夜

一池霜後淨無萍影落雲天萬里明欵柳漸疏風外影過鴻遥帶塞邊聲螢光篝火寒無焰蛩語機絲嬾亦驚底事夜来清不寐月明鈴柝震高城

清涼山

到山移席更登高秋入高山興轉豪笑指斑巖同看菊坐吟芳徑漫持螯傳杯再補重陽酒行篋猶存九日糕記得石頭城下路龍船江上送旌旄

次答靜齋巡撫見寄

池上秋生樹杪聲匆匆夜席話君行青尊擬罄三山酒白月孤懸萬里情五兩風帆心共遠九華雲物思俱平舟從采石樓前過傾圯猶餘太白名

太平岡

太平岡上淨無塵往復湖山盡裹人夾道松杉官路迴倚空城觀女牆新摶秋自愧蒼鷹疾問俗虛煩彩鷁頻遥憶十年驅馬地重来眞是鬢中身

池河驛

卅里雪山重池河驛路通村烟籠竹翠海日照梅紅偶共新知別相逢舊識同平安煩寄語家住大江東

紅心驛

行行長路夕陽催望望紅心揲馬來臘蕋未舒

堤上柳春光先着隴頭梅青煙林外棲烏下白雪坡前獵騎回兩日和風上貂帽壯顏無待玉壺開

濠梁驛

雪程迢遞帝鄉来王氣千年此地開脈自龍宮連泗水雲從鳳嶺接蓬萊乾坤靈秀渾凝合南北江淮似剪裁遥憶陵園迴天表未緣登拜獨徘徊

大店驛

落日未停馬王程兼夜行通宵水鏡徹卅里玉

皆平輿僕勞還健鈴騐慣不驚明當趙固鎮風露曉寒淸

利國監驛

坐倚南軒對鐵山鐵山無冶舊名間蕪驛舍孤村外縢國彭城兩界間塵路崚嶒天漠漠石梁欹斷水潺潺何人爲　國輸籌策冀馬重開十二閑

春前一日兗州道中逢劉守

驅策自南來路轉兗西藥東風吹我衣生意隨馬足驪送柳眼青春歸草心綠故人遠相迎延

我栢臺宿高論接泰岱須瀉慰襟目撫字俩浮修催科厭煩瀆借恂懸不久臥恐虛轍數苔蕪平攱碑橋邊重應續

寄任丘于給事本淸　丁亥

星霜十里未天明長路那堪老旦行何似任丘于給事翠岙紅日夢猶淸

飲于本淸園亭鄺太守廷用携酒來會

太守携尊向我開黃門別墅共登臺相看白髮卅年會重惜青雲萬里才漏斷銅龍俱酩酊月生銀海更徘徊呼燈覓紙題詩句憑仗諸公細剪裁

焦山

江門帆落殿門開世外名山海上臺拍浪渚峰銘鶴瘞拂雲巖竹化龍材波光近與東溟接地脉遙從北固來絶頂擬招焦處士紫淸寥廓與悠哉

下焦山

山閣千年寺風檣半日江題詩經宿去幽意未能降

金山

試陟金山頂憑虛足大觀蘺塵群動息御氣九霄寬象緯簷楹逼龍虬洞壑蟠江流日滚滚千古屹回瀾

送張允淸北上

東風薄羅侵曉寒雲陽送客杯酒寬欲行不行各盡量秖恐別去難爲懽半春柳眼青眉攢君行落日塵漫漫薊門城闕高巑岏

清明

旅館春無賴林園別院行見山幽意迴覽鏡壯心驚榻淨眠思酒詩成坐聽鶯親朋何一字不

共鷹西征

枕中丞別院

綠遍隐前竹紅添檻外花中丞振飛識別院有烟霞呼酒意不盡賡詩興轉賒遲留任風雨燈火夜迴車

壽高歸田八十

壓耕從脫少年身始艾歸田又卅春是處溪山憑健足興來詩酒接芳鄰未須勾漏長爲令此見柴桑自有人宜晚堂秋殘暑退舉觴剛照月華新丁亥七月九日適予改兵部經邑里作此記之

送胡太守纘宗

惠澤晉吳郡才名出上林蒲蘆一雨政冰月九秋心遺跡多碑版隨行有鶴琴借恂拔未浮堂樹綠森森

同呂太僕思泉俞大參正齋遊惠山八月七日

艤棹逢黃埠携尊入惠山泉清任汲取磴險倦躋攀追憶簪袍舊驚看鬓髮斑津人催發鼓深樹夕陽間

宣賜鰣魚戊子

青山山下江風急下有千尺蛟龍宅漁舟集網未敢擲海潮兼天浪花白鰣魚潮落逆流上到此潛遊不知往漁人趁潮急下網網得魚來蕩雙槳五月炎蒸攤冰雪玉尾霜鱗太鮮潔中璫修貢千旌子千里驅馳奈騷屑天庖六月鰣魚至老臣何幸叨霑　賜鷹之家廟乃分食只愁素飽慚無地

十一月二十六日拜南刑部次月二十七日　陛辭寓曹氏園亭

霜天未解潞河冰暫向城南一駐旌雲漏尚驚高閣報風埃郤對野塘清不將門帖通臺省漫有詩篇記姓名時枉諸公遥問訊天涯誰道近春明

劉司空南坦王司馬浚川許司寇松皐過訪次韻

傳報高軒過開扉小設筵寒林喧鳥雀沙竹淡風烟野館一尊酒春江萬里船分携更相憶惠我出郊篇

南寺讀毛文簡詩有感

舊遊曾記榼殽蔬屈指重來十載餘珠樹玉梅

春似昔野情僧面老猶初畫楣文墨皆陳迹青草蛟螭總漫墟莫笑隨緣西竺語一茶清世有誰如

劉南坦有約出訪

司空同榜彥交誼老偏深花憶銅缸燰松成鐵徑陰片帆千里道獨夜五更心門外天涯容公車許重尋

貞翁淨稿卷之四 終

貞翁淨稿卷之五

郊前二日雨雪 己丑

龍作郊南駕途先雨雪清一時春欲動萬物意俱生天地交通日君臣感格情小齋開自卜四海識昇平

題南坦扇畫

天畔松風捲夜濤朱衣坐看月輪高分明吏隱梅花水此意憑誰報水曹

安德驛路與邊華泉別

捧檄留都去江山總舊遊薇花今共省竹葉暫

分舟罷奕銀缸淺吟詩碧漢流後來安德水當是別離洲

崇武驛候水

崇武隄邊檥維舟候驛亭月高沙浪白溜減石痕青獨夜風前漏行蹤水上萍滿溪春漲發篷底雨冥冥

光嶽樓

繫纜臨東郡高樓俯碧潯雲天八千里目南北兩都心勝槩兼河嶽淳風自古今相逢故鄉客春日共登臨

歌風臺

歌風臺上有穹碑漢帝當年手自題鳥跡雷文照千古夜中光怪走虹蜺

歲時荒落炊烟薄禮絲春秋祀典同纔過泗亭舟未泊淡雲疎樹夕陽紅

邀惠叔孔安時望孔昭偶以病阻弗獲會時有新　命北改呈諸公

光去何能遣病魔欲修尊俎會蹉跎行歌暫徹驪駒唱名命重驅驛馬過蓬海雲霞看鬖鬣玉山臺殿對嵯峩諸公逸思俱强健杖几還應聽

琢磨

諸親友送至奔牛留別

親朋餞我毘陵道雨過高林竹樹稠爽氣一簾銷劇暑清風千里送新秋青開遠漢山逾淨緑滿長畦歲有收北望雲程渺無際回看南棹思悠悠

乾寧驛

驛樓風勁捲塵沙天上樓船向海涯北望官河潮正長片帆拖影夕陽斜

兩月乾寧兩度行故人相見喜還驚不妨來去

能頻數江北江南總　聖情

侍經筵

朝回　駕御文華殿侍從分趨講幄中香霭鶴臺春霧合日華龍陛曙霾空都俞共喜陳王道启沃端知感　聖衷湛露又承金馬詔燕傳光禄鳳池東

送姚太僕

解組看君得自由廟堂身退尚須憂人情翻覆如風雨官况銷沈似水漚採菊定開陶氏徑倚闌時上范公樓移官我亦南都去共放官河萬

里舟

我向南都望　紫宸太平堤上淨埃塵酒從鄉國近堪寄銜對湖山興自真朝請尚餘千里夢衰慵暫息五更身何年簪紱全拋却同作虞山採藥人

衛河懷陳僉憲

清源秋夜下長河獨客孤舟月色多濁酒未緣傾宿好高才那得聽新歌南都夢繞同臺署東闕天教接珮珂忽憶毘陵舊今袂薰風回首廿年過

十月十七日南刑部到任懷西臺諸公

西臺臺下柏森森碑榜猶懸十載心王氣紫峰霄漢逼澄光碧水淀湖深怳從夢裏猶知幻樂自公餘不用尋重憶　高皇恩詔在（太祖御製法司文有引壺觴以旅不亦快哉之句故云）不妨深酌與高吟

重到法司

貫城門迴未須尋光景依稀昔似今楊柳綠垂春路逸薇花紅放午堂深無邊躍鯉翻清沼不斷鳴鳩喚紫林何意重來圖畫裏卅年無補愧初心

堂後雪裏珊瑚　二

湖㶊簾捲雪霏霏寒擁風庭景色稀幾樹鐵柯横凍玉亂叢珠顆帶春緋天心每看窮時見生意誰從剝後微開步堂陰重回首雲司迨遍思依依

劉紫巖過訪　十一月廿一日

雪溪寒館紫山隈有客携尊傍晚來興從忽如王子棹罥鐺元待傳巖梅西堂夜燭拚深坐輕甕春膏許再開何事歸途歡不極大章明日齎新栽

題王器之守璞卷

東家有石高玲瓏夏雲砙硉呈奇峰萬人李眼憐明逼西家有石伏菌蠢溟沌渙濛無兆眹棄置荒墟逆擲隕再過東家石已破病在玲瓏難保護玲瓏玲瓏亦何有纖巧從來反遺誤西家舊石石未剖菌蠢天然謝彫琢誰其識者售不售君不見卞和泣守荊山璞

早過靜海寺

露重霜寒透紫衣傍溪行遍石城圍高林月落潮初上野店鷄鳴星漸稀忽見酒帘晨啓市旋敲僧舍夜關扉曈曨海色東方曙有客相攜度翠微

春日遊靈谷寺　庚寅

靈谷擅幽勝十里蟠蒼松春風散遊屧屧下聲如鏞一步一響應究登躋山峰山僧具袈裟延我開琳宮禪房翳花竹風前儵琤琮琅琅擊簷馬欽欽翻鐘龍酌以八功水撞以千杵鐘杳然滌塵想萬劫成虛空玄談不覺倦西日移高春

荅殷石溪

遣使來問疾密意在開燕敢云病初起負我高

人眷花落有餘春幽蘭足堪薦煩君設屏几毋勞鬭珎饌會當策吾馬先集侯群彥

塞上

塞上烽火急上馬更呼酒行行佩虎符黃金大如斗毳帳擁風雪颮颯沙上走帳下荷戈士甲破露皴肘

初秋

秋来山過雨頓覺生微凉綺戶蟾流彩瑤空鷹作行霜前巖菊紫風外井梧黃露冕拋紈扇清尊引興長

紫巖弟舜弼遷憲副有作次韻

小宋淹留近轉官長公聞報有餘歡文章自昔元同調聲望于今見二難臺有一時誰伯仲雲山三晉幾衣冠鴒飛莫訝青霄隔還共鵷行接陛丹

八月十日陪祀文廟

心齋穆穆敞雲蒼庭燎煌煌夜未央禮樂萬方仍舊典冠裳千古更新章靈神陟降爐烟裊階陛奔趨珮玉鏘五夜成均忝陪祀滿天星月爍宮牆

黃侍郎水亭

舊識春卿館新成水上亭高天秋漢迥斜日暮雲停池藻搖窓碧江峰入戶青坐来塵慮淨朝市有巖扃

詠慈竹寄壽張天方

望望天方池凌霄挺慈竹朔氣凜氷雪護擁兒孫簇薰風鼓炎蒸生長在林腹猗猗綠雲深不羨淇水澳主人日閉戶已度七十六歸休三十年金紫照岩谷矍鑠拋杖几雅性猒梁肉有子被使命眷眷在斑服視彼三公榮一日養不博

封章乞侍養依棲遍寒燠池上慈竹林耿耿在心目樂哉天方翁上壽諒可卜願誦衛武篇緘馳寄遐祝

送狄文儀東還兼簡顧孔安

故人久相別偶接長干道老我冠尚危憐君髮亦槁綢溪饌鮮鱸刈水飰香稻寄語南巖翁為計未得早

桂

西堂起凉飈薇花紫垂綴依微座生香玉樹散金屑天秋廣寒夢玉兔嫦娥闕飄然翠羅裳清

芬飲寥泬

贈楊遠林

我愛遠林子飄然興不羈移家向都市著意在江湖近體學老杜行書習大蘇醫方多自寫試問草玄無

九日

九日郊原喜放晴黃雲滿地正秋成松山落葉隨風下花徑浮香逐馬行遠水接天開大界高林棲寺隔重城醉來移席冠猶整安得風流似孟生

盧龍山

江城一上俯獅林林外潮聲雜梵音窈窕槎梯芳徑遠參差洞府碧霞深青山應識重來面白髮偏驚兩度心萬里依然雙足健未緣衰老廢登臨

至日齋居

省堂清寂夜燈前坐對熏爐萬慮蠲至日肇新祟望禮齋居兼和履長篇遥瞻北極氤氳氣轉憶南郊侍從年白首老臣遭盛典寸心無地答埃涓

新正三日祈穀齋居 辛卯

至日齋心猶未懈新年三日又齋居春風亂發梅千樹臘意猶看雪滿除大享明堂光令典休徵太史按農書詩成寫寄西臺彦報我瓊瑤媿不如

寄曹司訓東樓

四十年前海上航海天遼闊思茫茫層樓憶共寒燈火高論曾聯夜雨牀萃省我猶淹白下青氈君已離松陽兒郎宦轍頻相過問訊風神鬢未蒼

贈次谷沈子

我愛次谷子城南草堂臨郊居半村郭書法帶顏蔡夜窗對篝火春雨剪畦蔬花竹映簾几圖史隱光怪幽尋蘇浦南如入濠西界問訊屋廬成辛勤卅年外

東園看花

看花前日在君家今日家園又看花帶雨但知霑濕好倚闌誰問受風斜開顏忽若承華衮醉眼真如隔絳紗莫道光陰三月半年年春色浩無涯

清明前隕霜三日

旅次衾重冷披衣坐欲晨隕霜非六月飛絮已三春豈爲江東獄曾辜闕下仁階蘭忽凋瘁寄語訊東鄰

次張天方自述韻

張翰忽歸辭非緣病骨支乞陳先漢廣瀟灑後王尼印綬榮難繫蓴鱸興却滋裘羊聊作伴琴筑自相隨健步輸筋力新詩出肺脾嘉賓欣對酒稚子欲恒飢簡出常扃戸幽棲爲避時開蹤足嘯傲塵鞅謝驅馳塞馬無妨失宮蟾未必虧

乗除皆數定機械任人爲蘭玉衣重彩年華百可期未須凌鶴駕能自得牛師鄉國推高尚于今更屬誰

覧鏡

覧鏡髮曾黑忽忽斑旋白長者漸成短種種櫛如櫛短去髮不存髮去存吾身身存血氣耳千載今何人人本化育来来者能不去夫苟隨化去翻得辭塵世日與造化游明月清風儔去来亦數定覧鏡空人愁把髮尚滿手人世還吾有莫哭陶淵明不放盃中酒

白下別友人

前年與君別顦顇楊柳枝今季與君會綠遍楊栁絲相驚見面難把酒傾玉巵酒力未着面却恐東歸遲一見遂復別何如不見時望望雲木末渺渺江海涯執手且盡醉醉去忘離思雪鴻跡未定後會復可期況也長相憶夢寐或見之

和顧孔昭韻

禮闈春榜記同年京國行行騎亦聯三徑未從羊仲後一鞭曾讓祖生先老於羈勒身難判夢落江湖興渺然總謂蒼生思謝傳不歌招隱下

旌旃

敔僉憲石溪梅花

滿谿杉竹翠交加半榻春風坐日斜深院一聲吹玉笛不知牆外有梅花

壽沈主事景明二毋

綠陰門巷雙喬木吳郡文章推舊族春風堂后兩萱花雨露瀼瀼竝芳馥兒郎去歲白雲司回首白雲時佇思今年告我欲歸養不道側席逢明時金陵吳郡無多路竹筍江魚近堪附人生忠孝道亦同轉盻一身難兩顧長江迢遞不可

迎宮輙羈縻不可竹門廬從倚意無限戀仗諳
篇道此情中山春酒蜀錦段照映萱花光燦斕
緑棍雙幹拂雲長歲歲稱觴祝遐算

送邊司徒華泉致政還濟南

多病思歸語不停忽看江渚送雙舲塵埃一洗
華泉碧山斗遥贍岱嶽青何處論詩秋夜月幾
人爲伴曉天星他時更展相如賦召覲還應到
掖庭

再送華泉

驅車出長干放船泝江潮帰雲薄東魯轉柁遥

南飈朱夏火旗熾烈日燔征旄繫纜邅廣原周
行謝波濤回首世途隘步躡雲山高山中産芝
草猿鶴元相招時窺南華篇白日從逍遥

次華泉留别韻二首

彩鳳虞庭集紅雲魯岱歸松關新玉杖筠篋舊
荷衣江甸風烟隔秋旻鸛鶴飛予期元不死莫
遣玉琴稀

一别忽千里重逢定幾年此時同宴集明夜各
山川春色三江外秋風七月前莫將音問隔来
往鴈鴻翩

贈寫真姜生

姜生妙丹青貌我頗相肖翩翩鶴錦袍獨立在
廊廟生綃寫生面把鏡時想像挺然松柏姿終
是山林相

六言

黄鶴一聲東去雲邊健翮翩翩蘆荻滿江秋色
斜陽獨立離筵

高鳥帰飛欲盡閒雲白石依依試問笛聲何處
山童落日林麓

慰周充之病疽

君火職炎令一暑纏兩伏火流爍金氣未止焦
百穀老夫遲暮齒正爾苦煩熇新秋忽風雨林
園君新沐聞君負背瘍不藥應龜卜伏枕夜無
寐裁詩示予讀迢迢宫闕心祲祥毋輦颸朱絃
振逸響滿紙薰風曲

新米

去年食新米今年新巳陳新粳秋復至玉粒還
鮮新先炊薦祖考分遺親與鄰感此田中粒到
口百苦辛坐享寘然惠倐爾七十春此米何從
来公餗仍相因憂慚覆餗心夙夜以惟寅

茨

千里走碧甃汎汎吳淞水中有瑪瑙粒勻圓名芡子吳鷄絳幘碎海蚌露珠侈歲儉飽枵腹醫方制頹齒不知龔遂教曾入郡官耳細啗滿牙頰興落澱山泆

聘鶴

我昔遊東園中有孤白鶴翛然結遠思戢羽向林薄豈無雲霄志飲啄欣有托我家鶴亦孤嘹唳動寥廓獨立念儔侶顧影時錯愕因之賦短章聊以代媒妁不棄海門寒知君定然諾

觀音閣

山背觀音閣江頭燕子磯閣雲棲壁住磯鳥切天飛

靈谷寺

雄勝朝陽外鍾山勢獨尊欲尋靈谷勝重歷帝王門

朝天宮

宮院迴廊轉朝天洞府深將軍高塚在忠憤栢森森

邀鄒山人不至

滿簾秋色月當門臥擁青綾被半溫盡省湖邊虛下榻紫山雲際柢空尊開齋覓紙修牕面判坐呼兒婦石根有約故人期不至坐來涯樹已黃昏

訪鄒山人復用前韻

肩輿切曉到松門龍燼猶餘夜帚溫佳句流傳多倚馬小堂清寐未開尊敢論竹帛留千葉欲向滄浪洗六根却愛山僧空萬慮野雲江月自朝昏

與吳蹇菴夜話

六十年知舊扳留一盡歡青衿同硯席白髮對簪冠夜榻談偏劇春尊醉亦拚月高城漏斷蕭颯井梧寒

聞報

一從陳乞後無夢不江湖三逕籬邊菊四顋晉上鱸赤心猶殿陛華髮半頭顱忽報 須溫旨空然愧老夫

與鄒山人夜話

宮漏沉沉月滿池喜君傾倒舊襟期紅銷五夜聽前蠟白戰千篇卷裏詩明日更尋高士去何

時重看蹇驢騎扣門莫訝曾迎大自有西齋慣識兒

贈吳純甫

少小看君意氣橫三吳才俊早知名瑤篇此夜催雙燭玉漏高城轉二更撫劍尚餘忠憤志開尊難禁別離情軒墀忽起雲棲鶴萬里一聲山月明

寄顧孔昭

龍江一繫汎湖舟回首年光逐駛流麟閣豈應輕入畫鳳城真已倦登樓興来泉石躭遐覽老去襟情詠四愁遥憶沙洲散鷗鳥漫無拘管任遨遊

官舍

官舍真兼吏隱清違隄高樹水泠泠嘉賓不厭頻携酒別院猶堪小結亭天際青山排闥至花間黃鳥枕書聽省堂多暇休衙早遲日春風靜掩扃

題龔正甫夢玄卷

玄在有形外夢繞無形天夢也入玄去玄之而又玄豈讀太玄經兼解南華篇莊周化蝴蝶覺

則蘧蘧然子雲亦嘗云心神藏于淵此意在妙悟夢想難為言

病中寫懷

看鬓青能改捫心赤未磨興緣詩不減病較老偏多嬾愛朝參隔閒從故舊過鄉園頻問訊風俗近如何

王汝楫惠蒿筍

潤州蒿苣筍烹茗堪咀嚼故人遠緘致氷雪濺齗齶何當送金焦相對供笑噱七椀發詩興憑高撫寥廓

試士

海天光動省堂晨負抱三年此一伸造次筆端收綺繡縱橫心上運經綸紫薇迎日猶承露翠篠含雲欲化身為扣廣寒花正發高枝攀折是何人

贈吳純甫

丹巖黃逸史青眼注朋舊投詩餞吳子發跡望高就吾兒自髫丱揖讓互先後蹉跎二十年和璞不輕售仰天空伯樂良驥伏外廐桑孤念未頽終遇楚荊媾假使失鍾期晉[illegible]于琴奏意長

東亭潮先上曲江㴑長安杏花陌試展春風袖

挽少司寇周充之

棲林集烏烏依托共相信喧呼似然諾彈射互從自髫齔相將歷憲部夙夜協忠藎胡然遽長逝天高莫予訊尚餘千載名烈烈史不磷悲風颯落日石城泊孤櫬高浪不能發遺孤守車紖回首念疇昔令我隕霜鬢江神好訶護潮迴去帆順

重陽疲集

冉冉風光九月来省堂列宴酌金罍量無一勺心能醉老逐重陽興轉開人面幾同黃菊㗛宦情眞爲白頭灰秋来夢落江天外一夜家山定幾迴

再和蒲汀得乎

秋空雲淨海霞斑佳氣芬芳長砌蘭麟角眞從天上降蚌珠今向掌中看三千里外書初到五十年來念始安重慶堂開湯餅宴月華叢桂影團圝

和羅印江悼内韻

涼月光分白満裯嫦娥一去見無由芳魂寂寞空流涕桂影團圞轉自愁寶鈿庭花看絕艷羅裙砌草剩餘休夜深獨步何聊賴極目依依遍倚樓

玉人何處着行蹤空憶丰儀别後容雲冷蘇公山下夢月明韓子馬前逢虛嗚鸞鏡垂清照徒遺蛛絲織漫封笑殺相如題楚賦巫峰十二杻重重

送劉紫巖報政

報政今乘北上舟龍江渺渺思悠悠川原忽霽三山曉鸛鶴高騫萬里秋九殿傳宣應有問三吳凋敝正堪憂年来久已虛台席玉筯須勞借一籌

東園疲帰次韻

乘醉帰来夜不寒輝光十里有餘歡銀空燦燦明台斗碧海團團迴玉盤馬足亂零氷作鑑柳梢濃滴露成丸水晶宮闕長安道老去凡襟自覺寬

東園燕集用前韻

一庭風雨送新寒公子留賓欲盡歡深酌黃金

竹酒竿旋傳白玉送春盤城頭夕漏頻催柝燭下歌鐘巧弄丸命駕要歸歸未得臯盧還博與還寬

午時宴集入更寒莫道名園未䙫歡舞袖漫隨花影動歌塵時逐篆雲盤風流冠帶圍傾蓋圓美詩篇轉彈丸自笑徃時消滴量酒盃今夕頓能寬

誕日辭賀

重煩来旣未應辭七十明年始及期多壽敢祈天眷注許身眞荷　聖恩私驚慚老去衣冠在喜會陽生日月遲公若肯將仙訣授不須盃酒只須詩

送王器之東歸

屈指君来日于今又一年寒風妻曲水残照石城鞭東海帰鄉國西牕剩簡編明春重過我甲子正周旋

鑿冰次蒲汀韻

甲士輸氷氣轉冲凌陰藏護有元功儘多寒色心同勁不假霜威貌已翁枕藉與誰收孝鯉螽斯何地覓災蟲即看三白郊原在巳爲明年卜歲豐

對菊

百年詩骨晚猶强乘興賡酬疲未央朔雁已来岩菊老家山廻望海天長衰逢佳節壺觴好静對幽芳哭語凉明日客来還共賞西風珍護五更霜

荅鳳山兵書次韻

疲柝初傳客便帰空餘籬落護烟霏主人猶悔忘投轄候吏生憎促進衣共領月光歌臯臯獨留花影弄輝輝何當再訂登臨約盡日携尊坐翠微

再和来韻

采采黃花秋未帰滿庭空翠隔簾扉無詩自罰依金谷有酒何勞送白衣到處江山皆湧興百季冠盖此餘輝相看吏隱今南國清世何人在側微

荅和秦尚書李侍郎来韻

謝傳今重起風流只似先新詩兼句句佳意接年年不盡看花興仍投詠月篇慙予衰拙甚芳躅步難前

病中書懷再用前韻

病餘雖較怯風寒坐擁爐薰也自歡臥冢木魚誰剝擊閉門窓虎獨迴盤青囊解縛收詩草碧鍬隨題檢藥丸風色湖山還好未雲司三日簿書寛

小寒會林次崖復用前韻

小寒猶未作嚴寒棘寺筵開自覺歡繡褥繞堂冊鳳集鍾山當戶翠虬盤早梅陽復呈紅蕾瑞雪朝來墮粉丸踪跡乾坤隨處好出門難道礙非寛

和李少宰遷居

偶逢韓吏部重接馬相如東閣元通籍南曹一借居香醪收蟻甕散帙載牛車星宿長安逼何勞問直廬

雪

霏霏雪已三成白白後霏霏却過三望外儘應書歲有日前誰得道貧甚梅肥春葉寒仍笑柳蟬霜條凍未酣蒼昊亿機難上扣一燈相對夜遲潭

雪霽十四日

臘雪深纔霽雲天頓覺高千山流日彩滿地作春膏紫氣浮螭殿青松露鶴巢默然旋造化無乃聖心勞

畫鳥

誰寫冊中鳥飛鳴眠與食安得離丹青縱放雲霄翮

鄉里燕集 [illegible]

上元鄉曲晋爲會此會鄉人太半非白髮豈勝驚聚散丹心幸爾未睽違歡騰盃酌皆情話照耀燊燈總客衣春夜留人天亦解簷花細雨故飛飛

貞翁淨稿卷之五

貞翁淨稿卷之六

壬辰元日

平生多病每尋醫不道今辰到古稀髮短未緣蒙皂帽恩深猶自着朱衣年来雙足堪登眺老去孤忠失是非回首綠添踐下草寸衷何以答春暉

懷南坦尚書

儒人曾宿雞籠寺咫尺雲山信杳然數日始傳消息至江天漠漠孝廉船

雪中訪鳳山司徒不遇

一里衝寒步雪来司徒門巷白皚皚玉樓人遠春何在畫省堂深畫不開樓樹有花真似假照聰無月信還猜山陰却笑王猷興深夜無聊棹獨回

問疾

袍笏追隨憶歲晨會看新月又番新江楳舊日香猶咽門柳今朝綠旋匀骨相未須占勿藥風光應得駐長春曾期栢葉盃中酒涓滴能開定幾辰

五月七日齋居

五月黃梅過雨餘省堂僚寀肅齋居郊垌草樹饒生意湖海魚龍荷展舒　聖主精誠勞感格老臣襟抱淨蠲除秋来稼穡先堪擬大有須煩太史書

送林小泉八首

撾鼓發江船薰風趁潮落眞州望石城雲山對寥廓

維舟廣陵驛吟望興難頓台司待公急且莫尋何遜

行行過淮水別路去已長路旁漂母祠淮水流湯湯

清河三百里黃流勢如吼長縆不厭重牽過三洪瀏

三洪出豐沛齊魯青未了兼程赴王事莫惜起昏早

渺渺到任城牽舟逆流上一過分水祠揚帆放新漲

東昌下清源汎汎無阻隔長河八百里繫纜揚青驛

白河走沙渚沙渚互出沒司空勞自由[illegible]

天闕

寄劉都憲執齋

回首長安道離筵忽數年老龍還洞壑雛鳳已雲天楚樹瞻何極吳魚信沓然中丞如問訊爲我道勤惓

杭東卿惠陽羨茶

陽羨春芽帶露寒芬芳不減鳳龍團中丞百里勞相遺陸羽鐺前莫浪看

齒落

吾病胃火作一齒浮不著齕齞動成楚偶爾墜如鑿谽然謝觸礙數日苦齟樂嗟此三十六齡消幾迴落細矚此落齒與我判然各再置不復牢把弄轉驚愕華然存者多尚可齧藜藿但嫌素餐久俯首中自怍

復贈林小泉北上

記得同游江上春追趨日日侍 楓宸雲山幾隔東西路湖海曾勞夢想神忽向石城來會數又趨 天闕送行頻一燈再話何時月五漏秋高玉露辰

寄外孫葉恭煥

人間十歲兒種種尚乳臭有書誰解攤見栗索懷袖非得汝来書稱謂頗不謬特達似老成智慧諹洩漏緬懷文莊公家法故鐫鏤求之有餘師那復向予扣不知紫羅囊棄置曾若疢南樓積書史待汝自紬究常見春木花發早凋不後包含松柏姿霜雪有餘秀勉旃念爾祖遠大看成就

送盛斯顯出守嚴州兼呈直菴院長

蓋嶺圍圍護紫霞乾坤雄勝紫陽誇一江桐水清臨郡兩棹荷風便過家政暇不妨歌傍郊民疲真合奏獨茶栢臺燈火須相問屈指人間幾左車

哭王惠林太守二首

髫亂相逢日追隨一駬驪鐵磨同席硯籃識丰肩輿難急忘憂患榛荊荷剪除雲山空灑淚何處象州閒

道氣平生負相持不啻多至今腔子赤無改鬢毛皤困乏資斤斧頑愚藉琢磨望窮千里眼文筆自嗟峨

送林司成方丝北轉

鑾坡繞下鳳凰臺又逐龍江應名回玉署故應諳九陌　紫宸還得覲三台洪鈞一氣迸天轉時雨群芳到處培遥望前星光欲動五雲春館正重開

送馬都督永上　萬壽表

勳名歴歴久行邊一住東園又五年烏合賀蘭思馬躍龍韜白下聽鶯眠恩回督府猶千里壽進仙宮近九天老去伏波曾面識黒頭推轂許誰先

西郊送李侍郎蒲汀還京

西郊送客開華筵眼前幽事仍相牽悠悠羌笛隔溪水汎汎漁舟分渚烟一聲黄鵠天上去萬里靖江雲際旋客帰酒盞興不極落日紫山啣半邊

寄陳相鶴

重憶山人間到老移居又住玉山西塵躅不到青松杪鷗鳥常来白石溪醉敞絺衣朱鶴伴哄簪高帽玉鳩齊予帰擬結談詩社是處登臨要品題

和白樓諸公雨中山游韻

常時不耐山間雨遊興偏諧雨外山望裏即看郊野潤忙中贏得主賓閒松醪細瀉竹樽緑竹笋初肥解籜斑諸老城南傳勝事銜泥無及共躋攀

焚黄值雨雪

春城雨雪十千家盡道韶華妬國華草樹滿山沾濕好瓊瑶随地逐人加鶴衣不省滋三葉犀錦翻成潤五花此日占農應紀瑞合銜芳澤步蹊沙

疚来春色到山家貢及林丘敀物華五殿未緑

酬一得九原何意寵三加千峰雨合膏爲潤萬里雲同玉作花黄燎音容在何處空餘涓滴酹茆沙

焚黄後以疾未得謝客

湧空雪雨送春寒珍重天葩下紫鸞病骨强文陳俎豆交親深荷枉衣冠參承禮廢空顔厚步履人扶出拜難兩日藥囊猶細檢短篇聊復寄詩壇

贈許鶴隨

活計人間屬老醫君年七十正當時蓬萊有鶴

常為伴恰似眞人虎自隨

渡江

長江天萬里渡口發秋舲烟樹橫瓜墅雲山隱秣陵雨收岑露碧潮落渚還青誰是王摩詰移来入画屏

曹太僕王大參約遊甘露寺不赴

故人知我来肩輿候江滸把袂欲遮留開尊敘賓主翩翩舟挂席拂拂風生浦十季甘露約留待重来補

中秋至邵伯

風落雲歸盡秋中月滿天盃傳光在手棹發影隨船出海銀河隱行空玉鏡懸前津廻棎騎燈火隔林然

夜過寳應湖

海上飛来月清虛萬里寛湖波光灧灧桂樹影團團宿鳥疑林曙潛蛟動夜蟠樓船有深酌風露葛衣單

孫壻朱懋曾附舟北上得二十韻

偶値趨　朝日剛逢謁選年攜家向京路附我渡江船伊昔乘龍會眞成射雀緣老懐今慰藉旅次賴周旋風雨丹陽道雲霞薊北天筭程將累月隨處小開筵吳市移芳釀中泠取洌泉對談鄉國事漫展餞行篇圖報難為力投閒好自便有懷同牓彥無過長公賢（長公吏書玉峯公與余同年里居養望）綠野清眈聖蒼山靜欲禪地偏松菊在身遠廟堂懸輿論歸安石家聲數惠連璠璵終告楚騏驥定收燕奕世推門閥貽謀貯簡編秖須崇道術底用訊銓衡砥礪眞由巳吹噓亦任天淵輝珠炳日林靄玉生烟黑髮為官近青霄更勉旃話深神不倦長句滿華箋

徐州寄陳水部明

吕梁洪水接徐州環堵蕭條水氣浮自昔豪雄擅西楚至今文字有黃樓九秋風浪兼天起萬里河源伏地流寄語高才陳水部眼前民瘼疏曾不

過彭城

洪濤一過彭城下漠漠烟沙白鷺汀水落漫無乎野綠山圍不斷半天青子房直往祠前渡司馬難從洞口經一夜老夫眠不去推篷落落數明星

再經沛縣

古臺荒井沛亭旅神劒長蛇定赤符泗上五年興帝業關中千載聳皇圖威聲不改新豐市猛士應收舊酒徒萬里風雲歌感慨穹碑獨立字模糊

廟道口

傳聞廟道口洪水浩無津圓石沙留礙孤汀水立人土牛茅束在蛙竈浪痕新狼籍荒廬寂經過獨損神

壽陳封君海春

八十年過九十來玉鳩天杖下蓬萊龍紋誥賜金為軸雁錦袍成銀作臺私遺卻還齎共被公旌不願上三台春風掉臂滄瀛近付地神仙莫浪猜

與東昌陳太守話舊

憶昔匡廬山駐節潯陽曲相逢陳戶曹雅思邁流俗一別更十年寤寐想高躅空懷文學奇尺牘靳臨辱今日過崇武沙邊立如鵠招要上我舟恍若夢相矚話久惜分袂廿里送不足袖中一卷詩留題向予矚因之敘疇昔柔翰愧珠玉

行當復此過相見還秉燭

聞笛

搖落西風楊柳枝疎疎猶帶月鈎垂何人月下橫羌笛却向船頭故故吹

霜冷江長秋水清夜深秋月浸江明數聲不斷關山曲吹得離人夢不成

清源驛 九月二日

行行暫憩清源驛一別重來三過年庭樹幾經羈使馬河流頻送上京船半生碌碌驚衰鬢千里迢迢望遠天江上鱸魚秋正美琴尊誰共菊

花邊

寄武城王貟外

三年前記領秋官共戴風霜九月寒冉冉白雲違署彩昭昭紅日照心丹星躔貫索空真好聖世皐陶法未刊慙愧我於君一體獨留南國夢長安

衛河 初六日

清源欣復過幾泊衛河湄倏爾西風作頻[illegible]北客吹水流多逆浪驛棹少寧枝明日浮雲盡[illegible]行近王堦

九日隔風天津

滿江風浪正重陽船泊天津接大洋北望烟沙
宮樹渺東來晃鷹海雲蒼霜鬢入市肥堪饌臘
蟻開尊醉不妨回首吳山黃菊在幾時能學孟
嘉狂

與良相話別

長風鼓高浪白日佳湖口湖木去年田今年下
留留擲碇繫重纜招尋問漁叟天昏斷崖岸前
路越難走不如且停泊來朝更牽揉蕭條正愁
思歸鴉集隄柳故人駕輕舠盤餐慰衰朽為別

僅三載倏忽兩白首談詩興俱劇話舊不覺久
扳留遠相送此意良獨厚遲速勿復云且盡尊
中酒

到京十三日

江海三年外雲霞近　帝居輕風披宿霧王氣
接晴虛朋戚情翻密兒孫病恰除明知非夢寐
把酒復躊躇

同年燕集

卅年前醉曲江春六百同袍只五人一會又將
淮海別相看眞有弟兄親風雲際合天邊客鬢
髮蕭踈夢裏身累疏乞休休未得不知何以報
楓宸

三法司燕集次前韻

秋堂開席醉生春座裹衣冠總故人契闊為憐
重得見笑談翻比舊相親江湖宦飽平生夢廊
廟那堪朽拙身忽憶往時歸路渺何緣今日覲
丹宸

都門留別諸公

憶昨都門餞軒車出上卿殷勤分手話繾綣故
知情雲近天無雨風高路欲氷東行重回首紫

殿夕陽明

阻風良店驛十月十九日

南征十月對南薰良店棲遲思欲焚播弄檣烏
塵磧起浮沉水鳥浪花分一盃細引寒船月千
里遥懸暖閣雲縮地無緣南北去兒孫聊復慰
慇懃

過安山

齊魯風高倍覺寒懶梳彫髮戴危冠辭陳魏闕
身仍在夢落吳江念未安稍有詩書修夙好不
緣簫鼓動新歡遥憐岱岳攢峯起恰似仙人捧

翠盤

曉望用前韻

北望京華朔氣寒九重春殿想衣冠宮雲靉靆
金門迴海日曈曨　御座安妖彗無光難紀瑞
天顏有喜共承歡老臣戀　闕心無限露掌光
浮赤玉盤

次白樓園亭韻

梧竹蕭森不用栽西山遙送白雲来尊羹秋酒
忽自醉未說黃封紫玉杯
榜市開園更鑿池市中幽僻始為奇臨流對月

堪乘興那得淵明不賦詩
春著桃花花著烟東風日日汎觥船鶯啼門掩
晝長睡看做人間小洞天
九秋清露瀉金莖高館風微海月明石罅飛泉
聽不盡不須花外管絃聲
明月清風不用賒滄波渺渺白雲遲纔看竹色
侵書幌又送花香到酒巵
閒裏光陰自有餘絕無塵土到軒除溪雲野鶴
自来去白日高眠一枕書
春到林園花欲然山塘齊渡看花船知公獨樂

門常鎖省得遊人辦酒錢
不到山塘五載餘閣中仙子近林居看花問竹
終須到且賦詩篇寄鯉魚
州閣松關隔市塵閒邊行坐任吾真當年秪說
裴丞相綠野于今又一人
名花開遍錦雲團未得登臨盡日看極目吳淞
望江水石城樓上凭闌干
月滿池塘柳滿烟柳陰時繫採蓮船風来錦浪
浮香霧日暮紅霞明遠天
閒情野興歲蹉跎海内蒼生注望多只恐安車

迎謝傅東山風物定如何

任城聞砧

寒宵誰送暮砧聲一覺孤帷燈半明遥憶戍邊
人更苦客身何地不關情
落月砧聲急更遲遲時應念著衣時不知欲寄
憑誰寄寄到何時是轉期
亂杵高低月下聲一聲聲送夜航程搴帷獨坐
月千里沉醉何如阮步兵

渡淮

記得前年曾渡淮清江淤淺暗風霾今年今日

清江瀟過鼓開帆月滿淮

十一月六日夜半渡江

渡江潮正發江月看沉西星入金波動烟浮碧漢低霜鐘逐水殷漁火近沙谿京口維舟處初開五夜鷄

同王參議曹少卿登甘露寺

十年甘露約今日赴招邀寺古蒼崖峻雲開紫殿遥江流接吳楚山色照金焦日暮鄉關思揚舲候海潮

登北固寺

北固關常掩鐘鳴客到開江聲圍絶壁山色拱南臺水月心俱淨金焦興未灰還應載尊酒一度借僧盃

抵家十一月十日

南北京華路驅馳恰九旬雕戈揮落日畫舫載歸人王削蒼山舊銀裝白髮新候門兒女在初度正兹辰

生日辭賀客

七十今逢初度日尋常筋力禮難成詩来意較濃於酒拜下勞翻苦不情賸有盃盤空暴殄祗須鷄黍話平生年来旋覺民風侈飾儉先從我輩行

貞翁淨稿卷之六

貞翁淨稿卷之七

約沈主事景明上任 癸巳二月三日

鷄鳴天未曙玉漏尚傳更一水舟同濟三陽茹稟征便風江雨霽落月海潮生軔發雲程遠春光候 帝城

雨後入闕望都門

丹陽百里入闕来雨後衝泥險道嵬隴麥畦畦露土濕山花種種向人開簷邊乳鷰將雛至樹裏鳴鳩喚婦回七里高岡更西望春雲縹緲鳳凰臺

送孫廷美赴廣安所幕

去國三千里江船路不遥酒醺神骨壯日出瘴嵐消分閫才須武叅軍事可標臨岐意無限執手話通宵

次介溪尚書暮春四詠

花飛片片隨流水共惜餘芳墮酒卮誰解滿懷春自在不消排悶强裁詩

花事朝来較漸稀鳴鳩乳燕雨霏微憑風遍倚闌干曲閒看歸雲海上飛

春山無伴兒游蹤一覺南窓聽正濃何處鶯啼啼不徹喚人常在紫金峯

老去登臨欲振衣不妨春事與心違秋来賸有南山菊擬學陶翁作賦歸

次紫巖惜春韻

院落沉沉緑暗時韶華眼底是歸期神功不省無窮盡絶艶猶翻芍藥枝

春去難留任所之只將春事付深卮行行也合頻回首立馬東風攬轡絲

徙倚南牕首重回迢迢春去幾時来東風好托花前信日日林扉半掩開

春去春来未足憐化工今古自推遷若將消息占花卉不比衰年別少年

正是尋春緩轡時酒邊爭賦送春辭明朝又是清和節回首東風隔路岐

永寧寺訪約菴中丞不遇二首

十里衝泥至高林落日斜梵宮春寂寂僧茗供松花

香霧閒清梵晴光散紫冥乘驄人不見雲白草青青

雨後

過雨曉山淨陰陰萬枝綠何處雨黃鸝飛度闌干曲

春暮

柳絮紛紛燕子斜綠蒲蒼荻滿晴沙新燒竹筍盃茶後閒看兒童掃落花

來時密密花間樹到後疏疏樹裏花可是昨宵風送雨却教紅浸一川霞

喜文遠至因寄鄉里諸公

朝來明庶風吹綠官除草花飛錦作䌸波暖鳧戲藻衙散步西堂塵襟淨於婦取酌陶吾真詎

祓春歸惱剩㕘誰扣門擾我靜來抱置酒擲道書出迓衣裳倒云是故鄉來入話家山好長畦麥欲黃高架蠶將老寄語宦遊人就社已不早趁忽王峰巔爪坍疏蒼昊豈無狗馬私髮鬢倓已縞煩君報鄉人鱸肥共幽討

答趙副使叔鳴

十年欲問著成書一葦無緣縱所如何處羊裘垂隱釣有時蒲轂賜徵車風神飄灑滄洲上詩句流傳麗藻餘試誦琳琅意蕭奭夜輝浮動小堂虛

蠶

篋筍開來紙半張星星萬點浴蠶香須臾湧出烟雲黑却問東鄰摘穉桑

爭羨王侯綺繡裳不知誰辨繭絲忙憑君莫更輕抛擲尺寸成來萬縷長

四月銀壺漏轉長枕書一覺睡西堂不知食葉聲蘇作簌簌翻疑雪到筐

豌豆次韻

麥頭鮮角買春收盤捧青青映幕油忽憶漁陽過戎馬北邊供秣有還不

有與公暇出郊垌翠角丹花蔓引青預摘紛紛到城市徵輸曾復筭租丁

鰣魚次韻

誰遣郵筒疲報書喜看佳句詠江魚憶霑金闕恩難並市得青山味不如銀甲自堪供玉筯氷函無籍走塵輿龍灣小設鮮堪擊後日行盤薦可虛

送胡侍郎南津致仕

高風原與世情違黑髮憐公遽拂衣日月晴陰叵可測海山珠玉暫藏輝娟娟方杖看青[illegible]

寂魏堂對紫薇風落歸帆江影盡斜陽獨立思依依

送盛都憲

中丞解印人俱惜今日閒身却自由千古是非留史筆九秋風日上仙舟碧山不負張褒志白髮能忘范老憂竹月蘿雲總詩興祖莚遥對落星洲

再送南崖

石頭城下東流水驪歌未闋江風起盧龍飛盡嶺頭雲廻望金陵暮烟紫張帆東去水泠泠我欲乗船過洞庭江北江南坐超忽臨風一咲醉江亭

雨中清涼寺候客

候客翠微隈林深未得来朧尊携緑蟻時雨冐黄梅過鳥和雲宿遊僧帶笠回鐘聲高欲霽還遣吏頻催

西園 在鳳臺東

鳳去臺空定幾年古臺江月故依然名園不用題詩句千古風流李謫仙

不是秦臺弄玉家月明空復夜光華無端月下

蕭聲起縹緲江雲碧海涯

夏至齋居

天王祀典新方澤午夜祠官奉輦輿千里精禋同感格一年冬夏雨齋居高峯秋暮文書静半捲雲司鼠雀除白首老臣空忝竊丹衷遥望碧天虚

答周東郭

昨夜椒杯戲未塵壯心今日與還豪翻翻雲鳥玄機在落落星辰碧漢高一笑談兵聊對壘不妨乗勝更揮毫知君别墅虞山下未許江風放夜舠

三疏乞休伏奉 俞旨用韻有述

九天昨日降黄麻老得辭官興轉賖何處紅塵迷客路一江清漲到儂家有棋儘可消長晝無柝能催赴早衙掉臂出門那得礙 君恩難道不堪誇

送東郭

南都一會遠南還江上風帆遠莫扳半篋圖書攜竹几州年塵土閉松關何時策杖依東郭與日題詩愧北山寄語西街吳大理尊鱸應不為

予慳

省邊圖二首

夫君朝出田婦女遠供餉時聞北風急臺軍架梁望伐木賀蘭巔汲水黃河曲四顧嶺無煙且向溫泉浴

逢劉光祿毅齋

白下逢高駕悠然宿上方舊游元是夢短鬓各成霜有酒留拚醉無詩與不狂歸航一水便過我王山堂

賜歸和王光祿韻

衰病于今許乞身江門一去離風塵豈無丹臆懷明主可奈青山待故人海氣已通三島夢鍾聲難亂五更神廟堂廻首多才俊管領乾坤自在春

歸途有作二首

半年三疏乞今始荷恩歸丹覺心仍在青知鬓已非塵清騶騎逸秋近鱖鱸肥病起開消滴醺然俗慮稀

剌暑乘歸興征驂去不停青雲時作蓋皓月夜為燈天漢瞻極妖祲有彗星山中長日靜任我讀黃庭

致仕歸答親友

聖主恩雖眷難教老不歸水南荒徑在眼底故人非昨夜知今是流年況古稀江山任來往何用掩林扉

出城訪王秋堂二首

出城無半里便覺市塵賒鬱鬱林多木斑斑徑有花荊扉臨水曲茅屋受風斜四壁篇章富緣知處士家

草閣城南路蕭森萬木中林移芳桂月溪轉落

梧風磯面鱸堪釣簾頭蟹作供知君吟興劇未許為詩窮

蓴菜

無日江湖不夢思秋風七月是歸時何人解浮張翰意百尺柔條送紫絲

登東禪寺閣

三伏東禪勝携尊避鬱蒸入雲高有閣就座定無僧白浪風江外蒼苔雨壁層未須衰紹醉蕭爽足憑陵

感懷

前時不省歸難得此日方知早得歸顧我來慙
爲道直逢人休說避嫌非舊栽徑竹堪支杖新
長池荷好製衣石上瑶琴彈未徹鍾期只恐世
間稀

南園

南園獨坐無人到過雨林塘暑氣微一卷南華
清漏永竹牀高臥夢全稀

簡宜竹諸友

荏苒迷途垂卅載秋風江上買舟歸閒情自對
黄花好春事緣知白髮非山竹霜凝毫力健玉

池雲起墨光肥書成詠罷還碁局二仲能來莫
放稀

夜望

露冷更殘明月孤彗星天畔有還無虛煩芹曝
呈三殿真笑衣冠負五湖白白鳧鞋芒亦好青
青鳩杖竹堪扶忽瞻王氣連牛斗萬里遥應是
帝都

答周秋汀

不羣詩句思飄飄管領湖山興轉饒明月一簾
何處咽玉山臺上坐吹簫

老去詩篇字字工蒼頭長日送詩筒夜來我亦
驚詩夢聲落秋山寺裏鐘

偶述用前韻

三少人間只重孤身名去去有還無天章不辱
雄投閣春水非榮蠡泛湖是處鷗鳧閒可伴常
年方藥老能扶獨憐涓滴無多量未得糊塗逐
大都

中秋日秋汀歸田諸見過

金風忽動野堂秋梧竹蕭蕭爽氣浮可待月來
光正滿偶逢賓至雨初收盤飧江上鱸堪市尊

酒床頭釀已篘分付兒童掃松徑露臺高處正
登樓

壽張碧崖僉憲六十

梅花開遍歲更新臺上孤懸六十春白面趨承
登雋子黑頭誇詡少年身尊留陶徑香宜菊燕
及吳江餅有蓴一醉清時閒日月蓬萊何必羨
山人

約顧南巖登山不赴

玉山雲淨翠岧嶤露下秋清暑氣消九日自移
黄菊酒上方還聽紫鸞簫萬家烟火比連市百

里檐楹迴接霄如此登臨君不赴平生詩興待誰招

和顧孔昭九日登翠微閣

近市山林不出城卅年蹤跡此重行高秋不負登臺興下界遥聞落木聲直北烟沙同騁望江東雲樹久含情翠微閣上重陽酒遺我新詩更老成

葛衣徒步上秋城乞得閒身自在行九日晝圓禪塔影半天風落寺鐘殷紫萸黃鞠皆吟興白髮青山不世情埜色江光呈清眺此樓如爲老夫成

皇儲誥下志喜

夜夜瞻天思不停紫微今夜炯前星承天詔旨開鑾鳳率土臣工拜 闕庭藥浦虹光流少海 青宮雲露接高冥老臣擬作元良頌錫羡應過十萬齡

哭王貞思

耆舊如公少忘年友誼眞詩魂招不至泉路見無因舊榻青氊冷虛堂素幔塵百年今短夢何處駐長春

十月朔有送應時黃者賦謝

誰送清香到酒卮霜寥三徑偶題詩移來尚帶金莖露醉後聊簪白髮絲已自登臨過九月不知題品應何時案頭菊譜名無數元是重陽第一枝

送趙敬承赴臨安經歷

萬里臨安去秋高鳥道微秀山天上近衡嶽鴈來稀文士新蓮幕名家舊紫衣知君輕遠別驅馬棧雲飛

訪攺亭僉憲宴後移舟追送

登堂未盡留人意遠送還勞十里來明月並移秋水棹行筵重瀉菊花杯交情自昔看逾厚詩興慙予老未灰分袂尓知非久別鴈聲南去首頻回

和攺亭自壽韵

未老辭官却似癡平生直道不干時兩袍舊避乘驄銜六袠今稱詠鶴卮霜後勁開黃菊蘂雲邊高起碧梧枝元方亦是投簪客吟對青山白日遲

秋夜

秋夜飛螢拂樹明水邊深坐葛衣輕金風頓覺塵襟淨玉露還同野思清小院梧桐流月影半窗燈火讀書聲何人苦被浮名累車馬翩翩欲二更

聞兒子鳳鳴以大理丞論事免官

解組南歸甫半年阿戎歸報又相傳極知公道同輿論敢謂高名似昔賢兒氣從來多戇直要津元自恥夤緣老懷聞此眞堪慰贏得斑衣到舞筵

贈呂後齋

君不見桃李花春到芳妍競開早又不見松菊枝鬱鬱東風等凡艸秋高霜露着桃李葉落枝空淨如歸巖邊叢菊花始黃夭矯蒼松對穹昊乃知化理互乘除早發先零不堪道後凋先生意不競妙悟玄機契天造萬事悠悠獨後時奔骨稜稜自難老丹山碧水足寄興豪飲長吟暢幽抱松陰滿地菊未落晚節看君共相保

宿聖像寺二首

埜寺吾今到空林對許支蒲團閒聽偈草閣靜談詩雲洞龍歸夜松林鶴到時妙香清不寐塵外有遐思

到寺江村暮溪橋出定禪香臺雙樹直油幕一燈圓竹雨幽鳴玉松風響奏絃楞嚴未須誦眞覺解玄玄

送秦給事子元　延劾柄臣謫東陽丞

君昔陟諫垣聲光照簪珥仰天抗忠言一一感天子誠讜荷優詔諫草密銅匭直道多忤時名高故掊毀翩翩朝陽鳳鎩翮向江涘盼望空紫霄迴翔暫業枳雙溪茂蘭杜寶婺動星紀江天迥寥廓雲津看鵬徙

贈高中江

涉村南郭外數里是園明近接中江渡遙看沃壤平草堂存古意竹塢隱書聲家塾關風教青衿有俊英

挽梅花周隱君

冰雪寒崖畔横空玉一枝平生貞白操眞有歲寒期香影湖邊夢推敲卷裏詩孤山千古意惆悵九原思

題周必禮見梅卷

仙翁舊日梅花句此夜空餘玉笛聲落月淒風

貪想像不勝吟望孝思情

貞翁淨稿卷之七終

貞翁淨稿卷之八

甲午歲朝試筆

歲朝輕雨徧江城鐘鼓聲高忽放晴老去嵩呼仍北望春來天道已南行農占共喜山雲黑野眺初看海日明幸爾登臨雙足健翠微雲臥迴含情

喜晴用前韻

陽和開歲滿春城喜見春前十日晴乾鵲每聞高閣噪碧沙應待小車行暖回玉塞風烟淨雲護 彤連日月明飛翠拂簾香霧散野堂閒坐有餘情

十三日試燈

後夜逢燈節張燈試舉觴九霄懸霽月暗室領輝光繡衮天邊夢班衣膝下行入春多燕會乘興有篇章

十四日立春答高帰田見寄

明夜上元今日春春風今歲太逡巡正傳生菜盤行玉還看燈花燭酧銀令節併臨增勝事小筵頻召對芳辰獨愁郢調難為和满院瓊瑤雪色新

燈夕對雪

令節逢元夕嘉賓敞夜筵柳花燈院落星斗雪堂懸臘蟻春仍汎冰輪望未圓長安雲霧外鰲禁有晴煙

元夜次周秋汀韻

庭宇皚皚步屧難雲天漠漠遠長安條風已布春前暖朔雪翻增臘後寒東閣梅花堪索笑西堂詩句欲忘餐星毬影動金花勝不用笙歌也自懽

陽春新調和米難起擁衾裯臥不安萬里雲沙銀海眩滿牕風絮玉霄寒星橋火樹聊乘醉玄露丹霞自可餐興發更須開爽棹好携朋舊罄交懽

述懷用前韻

青霄總道致身難進步爭如退步安茅屋自多晨曝暖金門眞謝早朝寒興來選勝淵芳燕老去投閒免素餐此外不須縈意緒藤前兒女解承懽

別院

別院新開一小園無端閒被野情牽種成高竹

捎烟起移得名花帶雨妍病檢岐黃閒藥餌興同元白就詩篇閉門亦有幽尋處正是逍遙物外年

西園

西園新舍近小坐俗情蠲身外有餘地眼前無限天檻花開映酒溪鶴舞當筵不駕軒車出晨昏步屧便

問顧南巖起居

不到西林夕春光已半過藥方收効未步履近如何快意風情減關心時事多未能頻問訊花下想吟哦

答顧野泉

高秋垂垂蘸碧波東城臺館自嵯峨長康善畫眞無忝元歎能書不啻過遲日滿簾花影亂暖風開牖鳥聲多知君野外登臨興時看飛泉影薜蘿

朱懋曾拜官即還次未齋宗伯韻

黑髮監州氷雪姿辭官剛是拜官時懸余老罷金閨籍看汝眞同玉樹枝潘賦榮勝毛氏檄萊衣歡動李公卮傳來邸報尤堪慰曾見雲中羅

六師

牡丹

牡丹千樹發廿載兩京春偶挨看花伴因懷舊席人野堂驚歲序幽徑失寒貧醉倚闌干曲東風物候新

山館開尊興王樓無限春芳菲冠花品題詠詩詩人時雨微霑灑東風不富貧曉来搴翠幄拂檻露華新

聞捷 閏二月二十六日

昨日花前醉醒来愁復生關心無鷹至殺氣有

狼明今報雲中捷應寬主上情阿符初病起向我話昇平

南巖壽席

久約看花會因開介壽卮主人新勿藥我輩舊相知隄柳飄風絮陴梧挂月枝山樓更移坐雲夕意俱遲

贈錢春林

春日過逢地高林隔瀼西院花丹霧合徑竹翠烟迷善藥多焚券良方自檢題杏花千樹發絕似董仙溪

東山

步屧東山上岧嶤翠嶠端埃塵身外遠湖海望中寬謝傅時談爽陶翁早挂冠塞門無庇至徧倚石欄干

和荅方改亭

珎重新篇寄邊軍跋扈年近聞曾凱奏底事又烽烟紀律應非古機宜莫似前拊髀勞 聖主欹枕不成眠

苓坡為沈順甫賦

王山之陽古有松夭矯屈曲蟠虬龍烟雲凝翠

摩蒼穹根盤硐窔泉淙淙上有白鶴巢其杪下有茯苓靈秀鍾精液入地千年融神仙服之駕飛鴻翩然直躡蓬萊峰蓬萊峰西吳苑東王山拔地高巃嵸神芝琛艸生其中山人矯迹追仙蹤入山採藥披蒙茸腰間長鑱鈎筠籠小苓纍纍雲霧濛大苓突如盎與鍾臥聽松籟鳴笙鏞出山儼若懸壺公開口落落談軒農夜帰搗藥聲逢逢沃以沆瀣仙靈通七痾投試蘇疲癃老夫年来筋力慵恨不吸此充饔饗蓬萊縹緲開紫宮靈丹千歲無春冬拉爾命駕遥相從

瓶梅結子

南巖携贈一枝梅插向瓷瓶土不培冉冉幽香浮几案青青嘉實自根荄玉盤未足瓔琛薦金彈翻令燕雀猜回首和羮虛鼎鼐不須移向日邊栽

贈許鶴隨

小院開軒坐名山採藥歸翛然雙白鶴相對兩忘機玉露凝丹頂金飇振縞衣海天秋萬里清唳野雲飛

飲朱懋本別館

別館看山近春殘更自佳碧池涵棟滌蒼竹謖扉柴花片棋枰落鶯聲曲調諧酒深朋戚在慰我卅年懷

重憶

重憶南巖下清芬滿架花白薇封徑雪紅藥散溪霞晝永閒方覺春殘興轉賒栽詩催故舊同試雨前茶

題畫

一塵不到水亭泒上切秋空枕五湖亭下幽人相對語不知曾及廟堂無

半裂生綃二尺強碧山雲淨水烟蒼扁舟定是陶元亮五柳行行舊艸堂

沈正郎惠藤杖

使君遙寄小藤枝流憩偏於老境宜靈壽青藜同勁直畏途巉辟藉撐支聊添挾策吟哦興不是趨朝起拜時素節稜稜鳩玉似佇看雲樹有遐思

贈李侍郎

有客乘驄馬荒林擁節旄三年雲樹隔一顧斗山高攬轡神逾壯開尊興獨豪更於詩律細剪燭看揮毫

挽王秋堂

憶昨登堂未浹旬掀髯高論記諄諄訃音忽至堪垂涕博學如君更幾人千古穹碑有遺墨半綃孤影自傳神高林日暮空啼鳥溪霧蒼涼鎖綠筠

雨 五月十九日

鬱蒸宵晝熱時雨曉堂清草帶長添色荷珠碎作聲涼飇通殿閣香靄散蕭蘅已慰畊犁望衝泥戴笠行

寄題朱仲南梅西書屋

朱君抱貞素幽居遠城陌屋西老株樹相對自晨夕餘芬散林樾寒影墮几席耿耿氷雪姿海月照虚白和羹存諾命天心見羲易江雲結遐思玉樹夐風格何當放雪艇索笑話疇昔

輓顧孔昭次留別韻

蘭臺梓里義同敵此夕聞君赴九原空有文章留宇宙未成勛業付兒孫雲天漠漠難收淚桃李陰陰竟不言悵望虛堂歌楚些幾時招得夢中魂

雨

白日轟雷挈蒼龍挾雨来八荒隨地足萬物荷天培軒榭煩襟豁林塘鬱霧開頓然甦病骨乘興一登臺

毘盧閣避暑

東林禪閣勝逃暑似逃禪揮麈消長晝談棋憶往年洗天經宿雨匝地寫飛泉到此忘三伏重開月夜筵

寺閣烟霄外松筠紫翠層清風来颯爽赤日淨炎蒸地湧青蓮宇漿調玉井氷倚闌思道暍塵

暗火雲升

賀楊尹逢春應禱得雨次韻 六月十三日

哀季其奈鬱蒸何久旱仍愁損稼禾六月火雲長碑兀過時梅雨太蹉跎欲登彙綌風江宴空憶王猷雪夜河甘澍滂沱今應禱處堂清夜有絃歌

遣興

帰臥滄江夢不驚連宵雷電尓關情無端枕上梧桐雨忽送雲邊鴻雁聲劉宴自應勤會計陽城誰更拙科征秋来甲子占秋雨秖恐禾頭耳

又生

贈任宜竹榮授冠帶

馳聲芹泮宮側耳過洲載雲衢數顛躓失得限真宰俯首庭除間種種茂蘭茝流光覽青鏡鬢髮倏爾改已無遠舉心冠袍自天追棋杯足意興胸次因嵇愧榮哉百年身里閈倍光彩

避暑訓顧東巖

七月七日苦炎熱溽暑蒸人泥衰羸渴思玉井舊賜氷夢遶山陰夜航雪顧君意興今長康招我避暑開山堂重檐高棟足涼思瓜果雜飣羅

氷漿河朔翩翩酒客至美得四兼難幷二山風颯沓解煩熇別是人間一天地巖西忽齒半邊日新月當天光又出携尊露坐月下臺月下迨迨望靈匹靈匹爭傳是女牛一水阻隔明河流星槁不見烏鵲度萬里晶光河漢秋

萬壽節

解組還山已二年天長佳節夢依然明明龍鳳樓西月裊裊麒麟髯上烟稱　壽憶呈金鏡録瞻天遜頌　閟宮篇嵩呼老我隨班地正值中秋五日前

待月次韻

移席風亭月漸高半開氷鏡半雲濤舉盃欲便隨秋浦作賦何能侶水曹一曲關山心自遠數莖衰白鬢空搔坐深不覺帰來晚玉露凉生透錦袍

漁父辭

緑蒲渓處白鷗邊釣得鱸魚不賣錢高曬綱慢廻船歸来明月半江天

挐舟蕩漾自晨昏偶入山溪轉後村花滿樹隱柴門不須尋問武陵源

秋着蘆花雪滿江江風拂拂水淙淙新白酒舊篷牕醉来横笛不成腔

一着羊裘上釣灘不知何處是長安誰拘管自盤桓棹頭無礙海天寛

看潮

八月十八海潮發潮勢騰凌隨海月風雷動地倏洶湧雪浪兼天更飛越今年不与常年似異江不見潮頭起漁人收網報潮至海舶東来疾如矢一時灘渚蘋莎沒兩岸潮平江頓闊停舟一坐江上亭江雨紛紛濺流沫今年雨多積潦深正恐原隰俱埋沉海神不放狂瀾倒廻棹聊成對雨吟

贈王主簿綬

當時白面曾相識今捧除書鬢已華糺察共稱新少府過從頻話舊通家關中世閥三槐里呉下春風滿縣花邑宰更逢楊伯起薰絃一曲興偏嘉

故友金良贇嘗遺十金今酬其子因有是作

四十年前舊盍簪將金持贈義難沉范驢肯忘

綈袍意季札終留挂劍心蘭玉向来時慰問松楸東望歲侵尋却思朋舊俱彫謝日暮天秋聊自吟

九月十三日約登山

九日擬登山風雨興俱殺間晴過四日山色麗如畫且有黃菊花不破霜前累床頭倒新釀鑪盤市中賣明晨翠微聞聊贖重陽債

九月十五日登山

重陽有負登高約此日重臨興故賒石徑野花斑似菊玉泉新汲淨宜茶儘堪酩酊隨陶令何害風流學孟嘉一望沉雲秋水樣不勝愁苦是農家

十月四日從姪時和家看菊

偪側茅堂院落空重重金紫菊成叢馨香恰與芳蘭似節操眞於翠栢同自向巖崖收暮景肯隨桃李競東風老夫一醉先歸去海月光浮露井桐

石湖上方寺

湖上名山紫翠中上方鐘梵有琳宮林浮錦樹山光發水落滄江海氣通雙洞鉢龍收夜雨九霄笙鶴任秋風向来簪笏都抛却已覺禪心萬刼空

時和送予菊名白鶴翎中有黃鬚

新居昨日攬秋芳一種還分七尺强細剪千翎如鶴羽中含一瓣帶鵞黃寒英已過重陽節老幹全勝五夜霜從此瑤華頻入詠香風浮動紫萸囊

贈郡守王清南三首鴻漸

南陽山下菊丸可制頹齡公是南陽叟常應鬢髮青

當年韋刺史千載一詩人刺史今摩詰新詩更入神

使君今報政無計卧征輪引領吳門望還應借寇恂

鄧尉山房

行看一水来天目坐見千峰湧太湖啼鳥不知遊客至閑關惟有定僧孤鋭中水月俱清寂象外烟雲乍有無勝地久懷来較晚買山眞欲辨青蚨

胥口

驅車發鄧尉揚舲出胥口震澤渺無際恍如雲夢藪霞光閃落日波影錯星斗分明天漢遊風動蛟龍吼迨迨湖上山隱隱若培塿應接尚不暇何得問誰某廻檣鴉陣黑繫纜暮色黝千載吳王祠蕭條重回首

夢玄所看菊

遠天長塞鴻鷹飛風山木落黃葉稀蘺邊有菊競金紫九十秋光寒不死看君持酒餐落英下有百尺寒潭青

贈秋汀

老見朱顏面若童更勝袍笏健誰同百年瀟灑隨風月吟得新詩逼放翁

望海

東海望不極瞬息海潮上長風駕黃濤坼岸掀雪浪水天接混茫帆檣倏飛蕩蓬瀛渺何許星槎會相訪

挽張真芳

張君拜官如謫官柳州之南行復南荒服聖朝深雨露瘴江終日自烟嵐長途旅櫬情何極落日啼猿聽不堪淚搶寒原歌楚些滿林松櫝碧相參

訪吳芝山遷居吳秀夫別墅

山人新卜居於我敝廬近判隔一牆垣談笑昔投分猗猗直浦西深巷接芳徑林園無俗塵竹樹足幽興縱然茶酒薄得與琴書親況復他主賢評詩有風韻

春前一日

土牛今日過誰家老怯殘寒興枉賒無分杯中傾竹葉虛懷牆角放梅花一鞭漏轉銀壺靜三夜灰飛翠琯斜農事未謀先着雨九天春澤浩

無涯

次芝山遷居韻

西來城裏住東望更無家帶暖攜丹竈銜寒瀉紫霞有畦皆野蔌無樹不名花繞屋千竿竹堪持釣水涯

春後四日得雪十二月廿七日

盡臘都無雪交春雪始來一年春幸淺四日臘纔回柳重黃金縷梅肥白玉腮未多終足瑞詩罷一啣盃

歲朝試筆和王前峰韻乙未

風送寒籌報五更起瞻　宸極賀　承明勳名老去違心曲縶紱猶存荷　聖情星落九天雞亂喔曙開東海鶴初鳴家家符帖新門戶一夜春光遍海城

詠雪禁體

忽嚴青帝令飛霰接重霄朔漠飢堪咲春城濕未消興高王子棹詩就灞陵橋一醉屠蘇酒圍爐擁敝貂

莫問迷漫宇宙何即看靈雀避藤蘿峰巒掩覆無巇嶮沙水平鋪失浪波氈帳酩酊春自足書牕光動夜偏多山陰未擬尋安道興發先勞送郢歌

西園看梅　正月十九日

散步西園去毿毿雪滿枝暗芳風院作疎影月牕移落任封棋局開憐照酒巵會看青結子不負買園資

親友省燈　廿一日

忽漫元宵過親朋意眷然夕輝經四五塵劫阻三千琥珀香仍汎琉璃色故妍夜堂開小集莫負此良緣

雨阻約　廿二日

七日元宵雨未晴空燒銀燭夜堂明不愁使者衝泥濕定恐軒車冒險行鐘鼓幾時勞遠報壺尊當日判重傾風前尚阻梅花約如此春陰那復情

和柴京兆病起韻

扣門昨夜送詩來懷抱知君得好開散步可經麋鹿野漫游何惜鳳凰臺腰懸暫拔韜吳冶江餌空投笑楚材鄉國湖山休沐地故人無處不堪陪

天燈

入雲華表綴春燈落落浮光破晦冥遊徑未須驚樺燭照書何必聚囊螢碧紗窗迴臨秋月畫閣簾開晃夜星漏斷六街人跡靜北牕猶自讀遺經

述懷

一辭塵鞅臥雲林猶恐雲林臥未深回首勳名虛鼎鼐逢人詩句愧璆琳遊車款款聊堪駕彫髮毿毿不受簪昨夢邯鄲今已覺石牀時鼓伯牙琴

和周秋汀辭會韻

洛中開社分非過重惜流光去若梭詩力數篇今正健鬢眉百歲未爲多絕交眞覺含章美不出其如良會何回首雲程千萬里似君那復歎蹉跎

和六老會韻

衣冠共歷三千界杖屨皆過八十霜興發有詩追李杜醉来無夢不虞唐秋波炯炯眸涵碧臘雪踈踈鬢改蒼歲首諸公有高讌春風茅茹進三陽

壽呂後坐七十分淨玲瓏石

玉山砐硉摩穹蒼嶮巇壁立無依傍玲瓏奇石蘊山腹巧若郢匠曾雕裝太湖靈壁蠢莫並錦川雪浪嚋相當山林孕秀出豪傑往往特達能文章呂侯少小豆意氣面對玉山開草堂自從擢桂占仕籍權鹺倅郡稱循良玉山日夕懸夢寐遂解組紱登歸舫載詩酌酒弄黑白瀟灑日月心徜徉山塘冰雪動春意開筵忽報稀生揚迺知呂侯壽無極當與文筆爭悠長

朱懋功池亭

去年池館會今復到君家怕酒還隨伴貪棋誤看花細莎滋霧雨淡竹斂韶華啟牖看山色雲嵐石磴斜

次馬通守韻

昨日勞車馬輝光動薜蘿雄才初展驥高論每懸河吟詠傳新調登臨擬再過停雲望闔閭獨立思如何

吳芝山復欲遷居次韻

近来幽興熟步履好頻行醉合移春影歌拚轉漏聲故啼鶯自在曾識犬相迎不省仍遷次追

尋似不情

送吳芝山遊天台二首

清夢落天台無緣一去来聞君買舟楫飛思逐君開

勝絕天台路盟心老未寒君歸出詩草并作畫圖看

貞翁淨稿卷之八

貞翁淨稿卷之九

將遊武林諸山發吳門 丙申四月十日

乾坤吳越望烟樹霽春空野色兼天碧晴光墮水紅江湖懷范老隄岸憶蘇公賓從多詞客悠然興味同

寶帶橋

長洲渺何許寶帶東湖隈賈客揚帆去漁船棠綢回蘇蒲青岸渚鷗鷺白蕪苔千載波濤隔勛名碣石開

西湖道中

長途飛雨浥塵輕湖上烟嵐午不晴山鳥一聲林靄散松風十里石泉鳴非關貪佛穿雲去真爲尋幽傍險行迤邐蘇公堤上路片時回首隔江城

玉泉亭

停勒西來寺臨池坐石梯錦鮮翻碧藻玉液漱蒼溪竹塢犬時吠桑巔雞午啼南山瞻寶地渺渺與天齊

韜光

韜光抱幽勝硐道隔氛埃白日啼猿路丹梯舊講臺松扉雲翳靆苔砌石崔嵬接竹引寒溜山僧供茗杯

下天竺

登臨洗塵眼停車下天竺流泉響琮琤擊柝聲刹㖿丹井尚葛洪畫壁已回禄少憩復行行擬到上方宿

中天竺

落日松門裏尋幽興未窮異香僧閣際天竺此山中千歲岩頭碧孤燈佛面紅不知何處笛吹起落梅風

上天竺

冉冉白雲飛行行歷翠微禪房最深處一架紫薔薇

宿淨慈寺

白日南山轉西湖復此遊六橋隄上路雙棹月明舟玉兔波心動青虬水面浮淨慈鐘夜半僧引翠微樓

勝果寺

南山來勝果散步復游行峭壁新開路殘碑舊勅名鐘聲雲外落霞彩足前生仰首發孤嘯長

風一鶴橫

普福寺

夜宿上天竺朝来還出山寳泉鳴淅瀝谷鳥囀間關茅店青帘遠松堂白日閒如何王副使立馬望予還

龍井烟霞石屋

醉吸龍頭噴瀑泉烟霞深處坐談玄波陀一片雲長在石屋人間小洞天

武穆祠

武穆祠堂枕石崖英靈今古渺無涯名垂碧樹

色皆好啼到黃鸝聲轉佳珎重百千年畵衮虚煩十二道金牌何人恨殺胡兒女貌出奸容浣艸埋

虎跑泉

道喝思泉上虎跑半天歌鼓雜松濤細翻玉液通山脉亂拂珎珠瀉酒槽空老舊傳開聖水長公曾此發詩豪參軍携席遥相候躡蹬梯雲十里勞

放鶴亭

湖上孤撑放鶴亭月華歌管瀉銀瓶分明別是神仙境化鶴仙人説姓丁

孤山

西湖湖上石山孤拭目杭州景更無不是逋仙曾寄跡一卷沙石漫蘼蕪

歸途阻風

蕭蕭風雨荻蘆汀泊我歸舟未得行可是山靈故留捎不教飛渡闔閭城

皁林道中

曉出皁林路湖雲接太空雨收雙汎槳風落半張篷近市買魚笋持盃數鴈鴻漫遊隨處好未

嘆阮途窮

夜發皁林

皁林今夜月風定片帆輕看月移津樹聽雞問水程吳天行漸近鄉思廻含情西水樓頭鼓沉沉斷五更

望玉峰用秋汀首句

半月吳山不盡游我来三日勝兼收烟霞丹井神仙境書舫笙歌月夜洲到處有詩題欲遍逢人酌酒醉方休玉峰回首更奇絶誰向西湖讓一籌

對雨

避濕登樓近碧霄江雲入座尚飄飄北山翠有千層壁西野青無半尺苗詩句應酬渾湯興悶閒彫瘵更無聊端陽明日逢佳節好把蒲觴慰寂寥

西溪

不到西溪五十年溪魚曾記餅登筵于今寂寞深溪水一望溪魚一悯然

長夏行

四月衰殘病新瘥支吾無計消長夏詩書着眼費尋思棋局經心厭欺詐捲簾一笑青天高萬里飛回雙鶴下徘徊半餉坐忘疲赤焰紗牕日猶射 是日鳳來汝龍南送

梔子花

薝蔔花開耀朝日樛枝更結風霜實未論鷹沾淨禪心似向蠕頭横白箄春風吹殘萬花草此花六出人間少飄飄香雪映江波江上曾逢杜陵老

送李克脩客湖南

五月遥乘雲夢船帰来定是九秋天湖南何物堪予贈滿地槎頭縮項鯿

王節婦陸氏

誰表城南三烈里前有薛鄭今陸氏王生下世甫七日陸也從容自經死貞心誓死死如歸力挽天維植人紀異哉三烈不同時卜築胡然共遺址地靈百載毓貞秀枯竹曾青芝盖紫紫芝青竹骍空林白曜廻光照青史

孫甥鎏謝官東帰

別去數千里帰来五六年吳江收客棹楚岫隔蠻烟烏帽籠青髪斑衣到綺筵妻孥總無恙相對各歡然

昔別予衰老長思會面難茲辰重見汝會濕早辭官宦况秋雲薄鄉心海樹攢蒼梧沉昨夢千里出風湍

劇暑

劇暑病初起未勝河朔飲日長苦煩鬱沉沉晝酣寢扣門誰送詩驚起謝衾枕

東園

雨過東園坐幽清生夏涼日除梧竹影風揚芰荷香止渴烹新茗扶衰檢舊方鳴蟬在高樹瀑

暑頓相忘

次周秋汀高帰田避暑韻

馳逐千山道帰来一畝宮赤心還稚子青鏡已衰翁重憶禪房冷虛懐客坐空何當聽詢道問難雨花中

東林堪避暑仙梵隱花宮阻約因多病追遊愧雨翁蓮風禪榻淨松影石壇空想像開襟興飛樓夕眺中

朱樾會生日

雲薄江天鴈已飛暑餘孤席敞涼扉尊開香稻篘初熟盤出鮮鱸餞正肥漁艇早投新綠緩鯉庭學步兩斑衣君家此會年年在他日扶藜来不遠

高帰田九十

九十行開上壽圖弧光連歳照三呉曾公書法神俱壯杜老詩篇興不孤錦鷺舊袍長自著玉鳩新杖未須扶知公原是神仙侶曾見雲間兩舄鳧公舊爲上杭令

九日

常年九日未見菊九日今季菊滿臺臺菊細含

秋雨放塞鴻遥帯曉霜来東林鮮摘新橙橘小甕香浮舊酒醅陶謝風流元不減擬招朋戚共徘徊

十一日宿卧雲閣

重陽雨滯登山興今過重陽又二晨一上丹梯酬野趣半空雲閣卧閒身宵鐘已定僧帰久松火驚傳客到新呼酒再歌窓月白雲邊寒鴈落江津

又

翠微不盡興山閣赴行筵遠漢帰鴉集踈林落照懸憑虛臨萬井聽法近諸天回首西峰外漁燈起墅烟

雲閣超塵界秋宵宿上方佛燈餘幻影松露自寒光地峻星辰遥山空漏刻長無端驚曉夢幽響落風鐺

六言

青草湖邊茅屋綠楊樹底清尊啼鶯乳燕不去春風亦到閒門

薫風若耶溪上隔溪笑語氤氲相喚採蓮帰去看看山日西曛

望望登場香稻紛紛得食黃鷄斜日鼕鼕社鼓
東溪人醉西溪

素寞漫天風雪錦堂帖地氍毹醉来悲歌激烈
不覺頻敲唾壺

次贈東宴

才子青年鬓未斑種瓜翻似邵平閒夢中蝴蝶
眞成幻庭下芝蘭好破顔萬里風帆行有盡千
山雲翮倦須還東門當日思黃犬欲謝塵縈巳
自艱

樓成承秋汀帰田諸老詩賀謝荅

小構樓成隔市塵繞簷靈鵲賀聲頻天南星斗
瞻黃道極北雲霞望紫宸入座不嫌山色遠
捲簾剛照月華新衰年更得辭卑濕画棟朱楹
未擬論

切棟瓴光夜夜懸星躔剛值煕吳年望連喬木
兼青野坐擁文峰倒碧天日月容光瞻捧近烟
雲多態吐吞妍尋常便出人間世莫道樓居好
學仙

九日登山赴東巖約

九日登臨興不慳勞君携手共躋攀巖無黃菊
尊盈酒囊有茱萸佩入山獨鶴峰頭歆樹息枯
僧洞口夕陽還秋田未慰三農望又報征輸
詔旨須

題王母圖壽周母王淑人五十

金飈肅商氣秋雲薄層巘誰開王母圖恍入閬
風苑丹青意縹緲堂宇光赫烜赳居堂中人翟
茀下車憾劬勞茜方艾氷蘖德如琬貞心照菊
水清馥散蘭畹堂前三鳳雛振彩各戀悃諄諄
義方訓懿範飭閨閤酒足紫霞觴西池諒非遠
長空下青鳥蹈舞集丹鷗

訪黃天若

過訪黃居士蒼頭出我迎都無登圃稼惟有讀
書聲編竹門籬豁沿村路水清豐年牢落地延
佇不勝情

十月望對菊

九日雨中曾對菊此時猶自滿籬開露華霜氣
侵衣袂月色花香汎酒杯宋玉清秋悲作賦陶
潛高興老登臺西風無那催城柝萬里關河首
重廻

送別

送別寒江滸江柳正蕭疏蕭疏不忍折爲言頻
寄書
凌風挂蒲席送子趁潮發把袂立躊躇帰来何
日月

一愚

世情尚巧智况復居市門市門競刀錐孳孳遍
晨昏愚者鮮機械每爲巧智顛巧智不盡富愚
者不盡貧貧富會有時巧智空自辛勉哉一愚
子佩服以書紳

兒子鳳鳴具舟東庄採橘

盡惜兒帰早翻憐老景隨汎江今鼓枻採橘更
題詩楚頌名元著霜林色更奇斑斑秋錦外登
稼偶開卮

至日

帰来至日三年過物色年来好應期紅着江梅
初點點黃肥團橘尚乖乖五紋旋續針頭線半
局餘添指下棋忽報前星照天下一陽来復正
當時

奉懐東臯都憲

江上東臯勝仙家瓊樹林天連桃海艦地隱栢

臺深曳杖追遊興停雲引望心春来擬登訪應
名恐難尋

臘八日

陰陰復陰陰令人睡不悦臘半已驚雷冬深未
飛雪蛇龍蟄何寧梅柳春將泄八日饋我粥食
之不下咽

閏月十日夜雪

臘欲一年盡春將五日来風翻簾動急憁迴雪
成皚細帰添茶味徐敲散橘炎同雲希再布三
白遍江隈

立春日

四年泉壑五逢春驚見年年白髮新待漏辛辭
金紫貴晏眠翻淂草茆貧一庭氷雪還前夜滿
院晴光對北辰花木山中休問訊西郊農事待
宜人

廿六日雪霽

流光臘月已回春庭院三番白雪新太史歲占
先作瑞長安年歉未宜貧江天濕重沉譙鼓海
宇雲同隱宿辰紅日曉晞晴淂報不勝歡動夢
回人

丁酉元日

玉曆驚頻換青陽喜復新立符更宿彩聽鴨吐芳春詩不貪奇句醫從减病身客来辭賀拜留歎盡交親

野堂憐靜坐雜沓賀年新椒頌杯中物花明勝裏春乾坤雙老鬢江漢一閒身底事夜来夢依然　龍袞親

舒嘯堂得四首

東皐淂小圃舒嘯便於斯老樹盤隤岈蹊篁匝清池藕香錦雲發橘熟黃金垂扣門厭剥啄問渠来是誰

白日靜無事巾車到城東松雨洗新綠風花催故紅樹藝藉人力點綴煩天公結茅塵境裏散髮信衰翁

買得林園僻囊虛不計錢小園園綠野高閣半青天人客不招至果肴無辦便莫咲東陵子歸耕種瓜田

漫道野人居衰年足可於觀魚坐投食聽鶯眠枕書芙蓉手自植薜荔牆誰除客来問供給春雨繁園蔬

歌風臺

漢朝青史紀歌風此日荒臺野澤中舊勒模糊苔蝕半殘碑突兀浪痕重泗亭仍復題官舍父老猶能說沛公牢落村墟舟欲繫淡烟踈栁夕陽紅

紫荆花

堂前老荆樹花發徹根紫本非蘭桂材底是植不委兄弟比分析雙枝遂槁死感此還並栽生意頓回起因之復同生完此骨肉美雜卉何足嘉翳翳淂倫理園丁好培護留詩友于視

方時鳴問耳疾奉謝

人生抵七十在古亦少之我年七十五今世不更奇近来聽較重生在還便宜春鶯嬌不聞秋風悲自辭多謝故舊念未淂相追隨

病中自遣

東圃三日兩廻去匝月梧陰滿石庭丹井藥爐今日又調停眠食昔年曾浩歌有意隨狂客戰坐無言學定僧多病從来說多壽千文不必更論星

鶴村詠園橘次来韻奉荅

陽和冬半似春天重憶親朋小設筵病喜歲華
逾七十禮難筋骨盡三千自知衰颯當乘化豈
謂神麻得保全秋果東園聊一薦何勞橘頌惠
新編

懷朱樾曾

東泉不見還開山詣陽抱先塋相隙墟輿觀瘞
妣考山溪風露寒罔極思浩浩督率事版築辛
苦無疲急我欲往慰之筋力憚衰老不知漢鬱
林高丘路多少先公夢裏身曾無接蒿艸何當
辦紙錢相尋拜新造

十二月廿六日立春陰雨

五日歲前將臘去一年冬盡又回春霜融黃栁
垂垂濕雨裛紅梅冉冉新觀象忽驚天上彗占
農難慰海東民闔懷欲蔡杯中物不飲其如老
病身

貞翁淨稿卷之九終

貞翁淨稿卷之十

戊戌元日試筆

賜歸天上降黃麻忽漫今經五歲華曙日樸臺
收海霧早春梅栁淨烟沙試揮霜管新裁句細
汲山泉旋煮茶兒女滿前高宴會玉尊金勝頌
椒花

欲知歲事占元日萬里晶空此日晴海上曈曨
烏弄影檐端喧噪鵲傳聲即堪負耒登原隰未
止携尊出市城太史定應書大有不須龜策問
君平

鳳鳴五十

建議但知當日是升沉那復悔前非行藏如此
頗何厚心事無端哄獨違特遣罷官辭　殿陛
翻令供職到庭闈百年弧矢春同醉不厭茅堂
隱竹扉

大雲菴

大雲菴下水蘇子舊滄浪淨眼看塵界洗心開
道場芳蓮污不染慧鏡湛無方潭雨涵空碧雲
天自景光

翠微閣

花霧春山重登臨興未删隔林啼鳥靜絶壁貯雲開啓戶通遐矚滿盃壯老顏明朝開驟日還擬共躋攀

臥雲閣

興發登山閣勞忘百尺梯檻前高壁下樹裏遠天低墟落花成塢村田錦作畦一觴還一詠遲日未教西

秋江圖

金風銷溽氣水淨薄雲凉鴈影一輪月蘆花兩岸霜魚刀兼饌美尊帶入羹香瀟灑秋江上張翰興味長

枯木竹石圖

千尺虬枝近紫霄翩翩風葉鳳鸞毛百年巖壑相爲伴恰似端人謝錦袍

世路

世路多嶮巇不解坦率好嶮巇動顛躓坦率恒自保豳人澹無營珎重得履道

晚牡丹

東家牡丹開欲遍風雨朝来散如霰西家牡丹開稍遲鮮新半之半離披我家牡丹開獨後顏

面晨昏只如舊嫣然一咲倚闌干色相風神天與完看花有客須頻至潦倒一尊花共醉

送張司訓爵擢同州學正

馮翊新除命吾邦舊廣文吳船帶海月棧路入秦雲時雨關河淨春風草樹薰龍門多秀色沙苑共氤氳

清眞觀水閣

舊游三十載每憶觀門西水閣今重到花源路不迷壁詩懸榜在壇樹拂雲齊別院調笙鶴焚香要品題

送王明府廷南岷擢長沙貳守

吳民顒顒久日夕望来蘇上國臺空豸江城網得鳧蒲盧新政捷氷蘗素心符鼓櫂湘流急投詩楚大夫

又

烟霄又起王喬舄花縣方調宓子絃謫爲讁居名日重却思風裁凜依然登臺倘憶三江路遐鴈須傳五嶽篇不久長沙徵賈傅老臣重紀中興年

東皐避暑

雨日秋尚暑東臯得幽尋陂塘水花淨竹樹林樾深吟成復取酌奕罷還調琴有客忽枉駕聊以開煩襟

弔孫秋官蘊章

詔下遼陽解鐵衣還　朝即擬謝官歸功名本意秋雲薄不爲江鱸問釣磯

高名耿耿白雲司記得歸時是壯時祠屋百年風節在不因碑版更誰知

次畋亭悼內韻兼柬其子居道

手栽桑柘幾經秊誰飼春蠶候起眠錦軸詔遺丹鳳草玉簫聲斷綵鸞篇東風花鈿香仍在夜月機絲影自懸物理細推應有盡盻睇莫遣淚空漣

我憶三途悼內年幾驚宵枕不成眠君今亦抱青鸞恨愁裏翻裁白雪篇蛾入風檽燈影亂蛛牽雲翟網絲懸高秋莫湯開池館落日西風有淚漣

苦熱得雨

劇暑登樓避鬱蒸羽翰無計一騫騰山陰判棹孤舟雪玉井虛懷舊日氷驚電鞭天眠不穩涼飈入戶興堪乘時間急雨增蕭爽月滿高林霽景澄

次荅任宜竹

暑退病初復誰念河朔飲長夏不能支沉沉晝酣寢扣門誰送詩驚起謝衾枕

東寺

東臯聊策杖隔水即花宮徑薛松杉露檐鈴燕雀風院陰雙樹合潭影萬綠空高閣閒臨眺秋城起鴈鴻

喜雨

農家日望三時雨未雨連宵夢不寧樹靄忽沉蒼壁斷荷珠低瀉翠盤傾黑雲漠漠蛟龍喜白晝冥冥鸛鶴鳴一上江亭思無限滿江新水拍堤平

毘盧閣

一上毘盧閣琴尊竟日留碧蘿門徑窄翠竹殿廊幽磴石凌空起甍雲接漢浮關河望不極徙倚思悠悠

不貪蘭若勝避暑一來遊興逸老還健僧貧閒自幽荻江孤鴈落風岫薄雲流留看東林月清

光滿院秋

禪閣次秋汀韻

老上層樓杖不扶百年筋力健堪圖呼尊博簺情俱劇就座題詩興不孤遠岫雲開呈翠壁殘碑苔蝕剥青膚決明堦下凉風發滿地金錢爛若鋪

中秋無月和韻

中秋得雨農偏喜無月難教我獨愁自剪篝燈對岑寂旋呼茗盌亦清幽半牕凉思逢今夕萬里清光想昔遊雲盡天高應有待杖藜先上傍汀樓

得曾孫

添丁今四世閒閲愧于門積累緣先德禎祥及裔孫未驚殊相喜穎有舊編存珎重貽謀意公侯詎敢論

又

七十年過又七年秪愁来亂不如前忽開湯餅中秋宴眞見箕裘四世傳神骨待看成長大智謀安敢定才賢他年匕鬯應帰汝慶澤綿綿世賞延

五老峰行為沈太守廷材賦

庄廬之巔五老峰中天削出青芙蓉崖光洞靄倏吞吐白日雲氣蟠虬龍虬龍隱隱流雲亂河漢湯湯五星爍時間化作五老人縹緲仙裾離霄漢翛然鬢雪風鬖鬖碧消雙瞳乗兩僊中有一老笑掀髯光景彈指如峰嵐四老離立欲何俟左瞻象緯右地紀日月開擠藜杖頭乾坤幻入瑤簪裏誰其齒者拂縑素髮鬅風神帶烟霧蒼鹿靈龜舞黄鶴琅玕芝草紛無數五老光寒動南極　天閟鴻鈞開壽域年来南極躔吳會等閒百歲古耆德福州刺史中吳彥八十慈親俱聖善出繼時兼寸草心稱觴帰及　朝天便彩服依依忽長夏我来稱觴仍勸駕慈顔渥丹逼五老況有兒孫堪慰藉弥光照地庭槐緑鸞書輝映長生籙丈夫養志貴及時會捧星辰調玉燭

寄題纓溪草堂

背郭高林開草堂堂前潭水即滄浪鷗鳬泛泛澄波靜雲石泠泠白晝長試浣冠纓歌孺子却疑圖畫對瀟湘仙郎莫負澄清志塵海烟沙正

渺茫

戊戌除夕

今年今夕盡明歲是明朝筋力行難便驅馳興尚遥墨花開炬蠟栢葉汎盃梯守歲長筵接安居仰　聖朝

己亥元日

重裘暖足方酣寢高枕關心忽報鐘初轉鴻鈞開壽域未消殘雪慰占農蒼梧寂寞棲翔鳳紫誥傳宣起卧龍此日屠蘇應一醉朱須光禄送黄封

春寒

寒食風還雨花飛三月天齋寒思近火衣薄更添綿客路䰟疑斷遊人興不前明朝晴暖在山色故依然

題徐士元所藏夏太常竹

獲得高林數竿竹春雨淋漓飽新沃娟娟淨洗斷埃塵彷彿藍田迸蒼玉拄頰悠然坐獨看頓令六月生晝寒會貪餘蔭遍寰宇忽遺煩鬱成娛歡竹裏參差一拳石相倚年年度朝夕氷霜不改歲寒心老去孤臣抱忠赤太常寫此遺君家不是尋常桃李花卭杖蒻𩍐溢潭下廻首風雷老龍化

翠微閣

病足登臨老更艱人扶闌曲費躋攀憑虛試眺前年景移席重看舊日山風閣崔嵬雲外遠雨樓岑寂翠微閒明朝晴霽還須到分付禪僧莫閉關

再登翠微閣

禪閣棲巖迴樵蹊遠徑微綠挽烟柳細紅潤雨桃肥投轄扳来客揮戈駐落暉集鵶飛未息洞口一僧歸

登新樓

一上新樓百摺梯捲簾蒼翠玉峰齊天光照落書邊幌海氣潮生檻下溪荏苒烟霞通宇宙逶迤城郭見東西千年身世青霄際何必桃源訪路迷

城南訪沈次谷

早晴尋訪遂新凉忘却郊墟步屧長迂曲謾披芳艸徑幽深一憩翠筠堂雨餘庭樹消消淨風度缸蓮細細香老怯暑来仍別去牀頭空負主

家藏

九日值雨

常年九日無開菊九日今年菊半開色相不妨晨雨重馨香未著曉霜摧東園試摘新橙橘小甕能供舊酒盃佳節莫教輕放擲銜泥朋戚過予来

西山

一扣禪關萬慮空袈裟不着與僧同林浮錦樹山光發水落滄江海氣通古洞龍歸收夜雨長天鶴去任秋風笙歌日暮登樓眺北望關河渺

未窮

送朱懋明赴南吏部司廳

黃屋東邊第二街省堂清簡寂無譁雙棲靈鵲庭槐古緩策花驄巷柳斜白下賓僚新入幕睢陽門望舊名家持衡記得難兄在屈指流光幾歲華

慧聚寺次孟郊韻

古獸逐迷方幽棲雲臥牀森森桂樹陰冉冉蓮花香曙霞動海色晴烏鳴山光安得文許輩問難臨道場

次張祐韻

露寒松鶴起天霽洞雲吞聽法空成夢觀心滌意根清齋罷鐘磬遠矚盡城村地僻稀来客日高僧閉門

梨花

自謝梅花後名園出素粧却疑枝上雪何得又生香

菊花

寒山木葉下霜後菊仍花老去貞姿在悠然閱歲華

山茶

夜来寒未解花發滿山紅谷鳥啼將去其如雪未融

薔薇

山鶯啼欲歇四月又將中駐得春常在朱英滿架紅

武陵六詠

南湖時入望訪舊雨舟停蓑艸和烟碧禾苗刺水青薄雲高燕雀濕霧隱沙汀貫得巴陵酒詩成醉亦醒

右南湖耕雨

十里江天暮衡寒到水濵日沉明未月雪滿爛如銀蹈凍便登舟乘舟不問津山陰高夜興彷彿姓王人

右竹寨雪艇

何處桃源境仙家舊此中溪盤千嶂合花擬一舟通屐浣瀬流碧篷虛補落紅偶来貪坐久明月滿晴空

右桃溪晴月

河洑關名舊參差錦石城山連黃鶴聳水接洞庭清烟外投竿意風前鼓棹聲羅賢今網密莫起羨魚情

右河洑魚梁

落景駐金霞遥空射碧紗遠峰參漢直東壑返光斜地迴與不盡詩成意轉賒晚来思問省策馬徑還家

右金霞夕照

拂曙尋幽勝攀躋忘險艱鐘鳴知有寺雲重倏無山路僻鳥忽語日斜僧始還逥来緣賦急除是此中閒

右西山烟寺

前川戒險也陸子邦輔以是顏其所居之齋蓋不忘敬畏者

詩詠臨深淵易繇涉大川古聖昭明訓知止亡悔愆陸子玉山彦結廬澱湖邊踐覆務經義矜持炳幾先跬步罔敢越恒若險在前平地無風波欲渡恐覆顛弘濟恃舟楫坐嘯彼長年我亦浩蕩人驚濤飽潟溪帰臥東海濵與子共勉旃

貞翁淨稿卷之十

庚子元日

歳朝雲霧黑漫空盡道農占此歳豐吳下簡書兼貢賦交南鼙鼓暗兵戎西園得暖草還碧東墅衝寒梅欲紅老去逢時多遠念冲冲虛白髩雙髼

正月十二日

濛濛春霧合朝雨只隔牕紗晝不分盡日閉門惟靜坐小齋榾火氣氤氳

朱懋本招飲翠微閣

夜雨阻遊興曉晴投報書倒衣還命僕訊路即驅車樽溢重陽蟻（酒乃菊花釀）籬羞十載魚此来幽興發未為老年疎

翠微臨馳地朋戚荷相從梅玉舒山意楊絲委岈容白知城上堞青近席前峰醉後還談爽幽清思轉濃

去年山上閣今日重攀躋雨過巖經洗雲開路不迷泉香浮茗竈石露潤蔬畦絲管留賓意都忘夕照低

二月雪

春来已二月底事雪飄飄暄暖鶯時令嚴寒自昨宵王梅還見勒絲栁不禁搖詢客過逢地壺尊興獨饒

次攺亭西山探梅韻

西山昔日記曾行開及梅花數負盟誰似林逋饒野興獨勞何遜動吟情眵眸自覺迷煙重病足難教躡雪輕一曲瑤琴明月夜高樓悄坐有餘聲

王君美林亭看梅

底事春来日日陰琛移棲息就花深行經薄霰穿香徑望隔寒雲帶碧岑水面仙裾来似夢城頭羌笛杳無音自今幽興林亭熟再過肩輿不用尋

三槐庭院竹闌斜力疾来看第一花時覺暗香浮几席不消晴雪綴杈枒詩情東閣禁難得春信西湖報未差水際橋邊行復住白頭堪笑興無涯

杏花

欲盡梅花鶯過眼杏花紅白又將開東風不是將春減歳歳韶華次第来

登北城樓二首

地迴江城固樓高結搆新捲簾東近日闢戶北瞻辰烟井逕相接巖花細可紉西林方禁火回首獨傷神

春城新雉堞飛盖試登臨輕燕營新壘流鶯送好音屏開山靄碧樹隱磬聲沉樓櫓青霄外烟花萬栎陰

雨中看牡丹

東風吹雨作輕寒翠袖華裾重倚闌負濕不禁還似醉向筵無語解承歡開簾獨坐聊相賞亂酌微斟祗自看三月芬芳春尚在客来端合共盤桓

梅雨

梅雨連日作今日復如昨想念弗可意悄悄病寂寞撥書不慣眠臥酌非我樂弄子較黑白庶覺有所託

壽鮑明府龍

江南好是清和節明府朝開介壽觴莫訝老夫難拜起秪令兒輩送詩章上林舄中天迴郎位星辰五夜光青瑣蘭臺候君至留將遺愛詠甘棠

寄東希宋

見說山房勝青蒼少華晴墅開原埜潤沙引石泉清渭水龍光動秦關斗氣横付時名桓典驄馬更長鳴

寄閻同州仲宇

猶記春明路慇懃祖席開風烟一分手雲樹幾登臺盡道秦城守難淹漢署材商原逢過鴈寄我尺書来

夢驄歌 五月十二日府中作

鐵冠白筆騎青驄錯金匼匝聲玲瓏鷹門虎嶺幾蹴踏九天龍種筋骨同金臺白下數飛鞚凶吉未来先入夢夢廻旬日悉應之不問君平卜奇中夜夢此馬倒欲逝三足猶強一足敝高啼促脆枉出羣伯樂空明成底濟須臾馬報病復平翩翩神駿思欲行乘之過橋復渡水遂電追風輕萬里

六月

六月蓮漪畔香風暑可親誰来移席坐一局伴花神

道暍思梅雨將秋雨未來且應把雲蓋蔽影逐
花限

邀空竹

青門風雨度城橋往復衝泥數里遥何似駐春
樓上坐高林一望共雲霄

山閣宴集

殿閣峰頭迥檐楹逼宿房遠天連水碧近岫入
筵蒼石磬浮山翠金經展妙香回思昔登眺倏
忽一年強

壽鶴村七十

七十逢初度橫金衮繡衣蚌珠還入掌鳩杖正
臨扉深酌尊無算高吟律中機精神今益健泉
石領恩暉

九日二首

去歲重陽雨今年此日晴龍山追往躅雉堞俯
重城禪室開賓館竹筵具奕枰管絃邀落景未
饜主人情

老去逢佳節登臨興未傾曾緣簪菊往更欲佩
萸行瀟灑懷陶令風流憶孟生明年重九日那
許定陰晴

擬和 駕幸西苑

枯種依雲樹筠栽和露枝鑾音鳴閬苑仙藻汎
瑤池剡浸龍飛日天來鳥下時上林春
萬歲何幸野臣知

贈湯總戎慶

昨報提兵過今看 奏凱回旌旄沙日閃鐃吹
島烟開清廓收神算中原有將材向來推轂意
圖畫擬雲臺

獨坐

老來身世澹無營獨坐虛堂萬慮清靜看溪雲

兼樹露細聽泉溜帶江聲喜貪書卷慵仍擲量
怯壺尊淺亦傾見說仙家閒不去也消長日對
棋枰

送毛浣亭赴思州郡守

五馬天南路留尊海上臺鼓鉦溪雨霽牙節洞
烟開禮教通邊徼仁風徧草萊黔中本雄郡應
屬濟時材

辛丑元日

夜來微雨翻輕暖脱去春來歲正除(除夜立春)七十
九年新日月二三千卷舊詩書親賓小會聊禱

酒藥餌無緣尚駈驢稍詩江山昕脈日尚堪驅
策駕遊車

五日雪

薄海寒雲釀雪飛透迤城堞王龍圍蝗知入地
溪非淺柳見垂絲凍覺肥春變未開浮蟻動氷
澌初解汎鷗稀老夫正爾拋書卧髙興何人欵
竹扉

寫懷

八十明年近誰能藥駐頽髮稀梳更落足病杖
逾艱詩湧青春興碁消白晝閒寄言同社友遊

事莫闌珊

寄僧

野曠江邊寺詩僧不離禪白雲深寶地珠樹擁
金天劫慮安磐石塵心洗瀑泉談玄淸不寐失
笑虎溪前

淸明前一日登北城樓

城樓今始到三月過春中柳颭千溪綠花無半
樹紅餼寒烟禁絶帘遠杏溪通撫節鶯遷暮憑
誰問化工
節序淸明候年年上隴丘練錢風外落珠露草

心浮樹密雲常護山深地轉幽酹分餘瀝飲聊
解拜封愁

淸明日擬上錦里墓阻風雨

錦里時封埽朝来擬自將雨車泥徑遠風檝浪
江長野樹春雲濕荒原宿艸凉不行孤坐寂東
望思茫茫

三月二十五日想會携酒東園看花

看花去歲竹闌邊今日花開恰似前抱病秖疑
虛杖几逢人翻淂共周旋啼鶯落絮供長畫把
酒論文及暮年来歲春光知復在行厨應許再
開筵

二十六日舊宅再看紫牡丹前韻

綠野平臺方沼邊紫袍相映牡丹前壷樽昨夜
虛還滿人客今朝往復旋老去興来仍日日春
帰花發自年年無端何處飛来燕故踏遊絲到
舞筵

惜花前韻

春花無賴惱無邊觸忤何曾到我前露裛鮮新
從爛熳風生婀娜信迴旋即看昨日非今日可
把當年待別年分付園丁休伐鼓沉香亭上未

開筵

東園

梧竹清陰合山池野色融摘蔬從稚子護筍囑園公魚戲開凝碧鶯啼對落紅暑仍眠永日披拂信薰風

小徑通人直幽林入步賒風塵無卬綬門巷隔烟霞畦菜堪供饌山花每薦茶日長孤坐寂雲鴈到天涯

南望

老年愁闃寂排遣日爲年酌酒元無量看花似隔烟枕書聊假寐讀易費鉤玄南望空歸鴈幽懷一悃然

喜雨 四月廿九日

大地頻憂旱高天日望雲一時雷隱隱永夜雨紛紛枯槁生俱遂郊墟物自欣霑濡猶未徧海氣尚氤氳

五月三日雨

端陽前二日檐溜寫陶陶水漲鴟梟狎天低燕雀高碧添原上草白起圩邊濤耕作詢田父于今止桔槔

端午

五月五日日正中家家燕集從民風東家送我蒲草綠西家送我榴花紅菰黍纖纖軟堪嚼松醪汎汎香可酌大家醉飽逐年華何必深山採靈藥夜雨沉沉晨不止婁曲平添半江水村村插蒔動歌聲片片綠雲隨手起一老村中獨悞惱蕎麥在田收未了不接青黃正此時麥不上場那得飽雨既知時隨處注天豈無心埽雲霧鐘鼓聲高赤日懸依舊青山還綠樹總道蝗蝻濕不飛況死泥中活者稀且須開口共歡笑自古陰晴亦難料

寄陳侍郎高吾

三百同年輩同心幾斷金魚殃彭澤澨璞抱廉門深皂帽非朱紱吳江即楚岑卅年不相見兩鬢各霜侵

夢題樂天謫江州

潯陽南去休嫌遠公到潯陽吏隱兼萬里東流堪濯足一山當戶且鉤簾事來欲說務將了客到能留盡日淹時上香爐峰絕頂紫微深處引形幨

張石川以　廟災得請

香殿隳時制銀臺乞罷書福知爲塞馬殃故及
池魚銅墨勞無分綸竿樂有餘他時徵物色名
不到桐廬

小暑日雨

小暑偏愁雨逾時不放情岸沙江漲短村樹野
雲平天漏誰爭補河翻似欲傾那能淨霾霧珠
斗爽天横

登樓

冷旬梅雨濕移席上西樓戸闢含山色簾開接

漢流三時風解慍六月暑生秋性懶拋書卧衰
遲得自由

苦熱六月廿七日

宮井辭來已十霜炎蒸今歲獨非常長松何計
臨風壑短棹翻思度雪航量怯衰生情固在吟
慙杜老興猶狂塵沙道暍泼雲望安得秋生雨
氣凉

朱懋曾生日

壯歲鸚袍逸清秋鶴宴開蓮分從華嶽桃薦自
大台絲竹翻高調壺樽啓宿醅杖鳩難出賀詩

句寄新裁

有感七月十五日

圓魄初凉候雲幢寶刹翻金風吹玉樹琼果薦
蘭盆門植新麻穀嘗修舊俎尊更容民樂業鄉
井古堯村

夏巡撫松泉靖海

昔日曾平海今功不啻過劍弓兵亦有幃幄筭
居多狼遯芒無跡鯨消水不波沙村人買犢横
吹雜鐃歌

送支德符訓導紹興

羨君多道氣華髮尚窮經騰躍頻夷額簪纓此
振翮蓟門曾伏櫪天府正開扃後歲清秋宇空
群回夜星

鄭怡山春和樓

路斷平橋已廿冬登樓頻夢昔遺踪江雲繞棟
經時薄山色回春到處濃入戸再看新壘燕隔
溪還蔭舊栽松晨昏試扣長生訣門對高談得
易逢

八月十三日朱副使邀登卧雲閣

玉峰秋宴集隨喜到僧房松檜香烟合蒭荅[illegible]

壁蒼老兼司馬病歸返季鷹航北望金門檻朱
雲力尚殘

西園

小園新構敞廬西杖柱青藜步碧溪竹樹扶疎
丹壑靜峰巒巘嶮白雲低春來擬伴花同醉容
散還留鶴共棲墻外紛紛自車馬琴書不爲市
塵迷

十一月十三日誕辰作

吾生七十年仍九八十明年又及期氷涎銀魚
堪入饌寒潭玉筍正當時斕斑舞服環春席川
阜詩歌引壽卮耆耋衣冠猶未艾獨慚無補被
恩私

題石川瓊林醉歸圖

南宮宴罷試春羅此是君家第五圖會看雲衢
還發跡頡頏同起四鸞雛

題東泉圖

碧樹開山館丹崖挂玉泉泉聲時噴薄虹影晝
蜿蜒漱石喧清籟穿林破紫烟客來軒几靜長
日好談玄

壽徐山人

隴畝沙村外林扉古意存平生心不競偕老壽
俱尊海色近蓬島江聲喧石門初筵好風日宅
相倒春樽

送馬郡守蓍臺

夕捧歸田詔扁舟拂曙行宮雲隔漢苑津柳度
江程臺省甄村意閭閻臥轍情後來循吏傳應
據老夫評

寄題林中丞石崖聽紫亭

洞古金牛險峰高紫帽奇雨朝蒙葬地三秀產
靈芝風壑名俱勝壺山對不移亭幽萬松栝想
像歲寒姿

懋魯得子志喜

投閒爭羨少監州日日山房更水樓照社神光
秋宇淨充閭佳氣曉烟浮璋書報至氷翁喜湯
餅筵開賀客稠定與外家成宅相慶門元自有
公侯

三橋

伊昔沙溪渡風湍未有橋三橋今壯觀戴路滿
歌謠鞭石嗟秦政乘輿想鄭僑興來磯上坐還
聽海門潮

題海嶽圖

海中三神山下瞰馮夷宮虬龍夜吼海水立湧出赤日闢鴻濛金仙之居貼天起縹緲金碧摩蒼空蒼空瑤島乍隱見倒景俯入波濤中天風忽動西池使彷彿雲軿御風至洞門霏霧映叢薄萬壑松杉浥空翠三山仙人美且都手揮王塵相招呼海桃猶帶紫霞氣回望三山列畫圖

西園

買園聊得地日涉未嫌多石磴臨丹井雲崖網碧蘿草亭孤嶼際潭水下巖阿客至還觴詠那

知鬢髮皤

送陳推官考績

德政傳家舊刑名佐郡初操持三尺法出入五車書別謝蓮塘幕行當栢府居江山千百里氷雪歲將除

報政辭江郡驅車入帝鄉考應書績最薦已疏名芳梅柝春光近風雲道路長未能留截鐙獨立對斜陽

雨中懷黃天若

濕雲疎箔度油油寒雪曾飛白未周歲晚獨醒

居士夢春来誰破杞人愁簞瓢一息聞堪樂書卷常開老未休屈指明年無半月羡君六十又春秋

雨晴復用前韻

夜中林雨潤如油晴曉微風送不周白日滿檐混就臊水池新漲迴消愁醉来不盡情何有老去無端事即休時序百季須共賞梅花春到菊花秋

衡山題畫壽予八十次韻

老去林泉一布袍法曹南北愧諸僚風雲荏苒

承　三聖龍虎遨遊見　玉朝蓬島祇尋瑶作粒勛名誰羡錦為標世情雲雨翻還覆時命江河長復消劍外赤心猶自炯鏡中白髮未全彫

送今歲著昇平頌傳馬何煩走漢軺

衡山内翰惠詩畫和謝二首

不羨仙郎宮錦袍浩然帰謝玉堂僚卷中文裁雄今古物外風神遠市朝渚雪衹餘鴻鴈跡嶺霞遥見赤城標北山松桂期同老西掖梧桐可未彫白璧自隨頑璞在朱顏誰為俗塵消康門深處方酣睡肯學周顒就驛軺

焚魚欲赴碧山岑策馬翩翩出上林千里放櫂鄉國近　九重廻首廟堂深題留賜箋空文藻囊括遺編慰夙心有命不書王氏榜逢人却鼓阮生琴投詩未有瓊瑤報曳杖其如老病侵西望蘇臺湫雲樹幾時携手一登臨

用韻壽石川五十六　十二月廿六誕辰

莫訝文忠記作翁看君名斋古人同宦情不減昌黎愈詩思難誇節度戎江柳臘殘將委碧山梅春近欲舒紅三年宿釀堪為聖且向華筵試一中

送秦僉憲還楚

昭代多才彥如君幾諫臣讜誠開　聖主激切指星辰雲雨俄翻手龍蛇暫蟄身羝羊羸未決尺蠖屈應伸獻享荊山璧風雷渤海鱗梨堂花色舊烏府豸衣新蹭蹬無多日翱翔忽幾春九江移桂棹萬壽頌　楓宸便道經吳苑凝旆曙楚人皇華催使節候吏立江濱別慘登長路行看入要津洞庭魚雁足莫惜報書頻

除夜用壽石川前韻

明日真成大耋翁襟期孰與少年同壯懷猶在歌彈鋏狂虜初平荷總戎髭短未須刀鑷白頰衰且借酒為紅光陰欲度難為別坐對寒燈夜已中

貞翁淨稿卷之十一

壬寅歲朝

清夢悠悠睡正濃江城忽報曉天鐘千門並啓修春事四野同占望歲豐展曆驚添新日月賜衣喜着舊裁縫　嵩呼華祝思稱慶　玉殿珠簾覲袞龍

元日再疊壽石川前韻

早起占年問老翁風光不與去年同今朝綵葦揮張翰昨夜楸盤守杜戎茶煑團龍烟繞碧香浮睡鴨火消紅交親往復勞相接獨坐東堂日巳中

兒子鳳鳴初度

老見吾兒健且康十年林壑荷穹蒼不慙杜子還溪水（杜子還溪上有白頭趨幕府深覺昆平生句特年五十四）肯念藕公到玉堂（東坡五十四歲轉官玉堂）乙巳承傳欣有託螽斯奕葉意無疆年年六日開春宴談笑何妨醉一觴

人日雪

正後晴堪喜朝來雪可珍雲凝霄漢沒風靜夜庭匀曆筭猶為臘年推未入春江山還二白不卜是豐辰田埜頻飛雪山川特效珍寒禁羅幌薄光映碧紗匀蟻泛尊仍臘鷗鳴海欲春野堂聊燕集端合醉靈辰

人日喜雪次韻

今年人日未逢春雪在春前歲正新剪綵不隨簪鬢俗占年恰值望豐辰清光院落通宵遍瑞色江山到處匀忽復東風盡披拂萬峰明淨碧嶙峋

沈次谷有暮夜之警戲贈二絕句

休文徑路滿蒼莨風日蕭疎卅有堂堂下兎絲

黃薯艸夜来何事被氷霜

奚囊傾倒薄春霜狼籍詩書尚滿床且過小園来一笑莫愁君子再棲梁

春前一日晴

曆改新年十日賒春陽今到野人家瓊葩着雨當軒放絲柳含風拂岸斜不語翩翩筵上燕長開灼灼勝中花西園試筆聊呼酒川上晴光動日華

春後一日晴暖過舊宅試燈（正月十三日）

春来纔一日忽不似春前曙牖含丹旭晴峰散

紫烟日高忘出縣氣暖欲除綿舊宅元宵宴花燈報復然

看燈燈絕異組織王絲成萬里滇南景三吳水國屏光搖春院動日落夜堂明心賞延談笑沉沉欲二更

歷數元宵宴江湖已十霜紫鳌烹入饌花炬照行觴朋戚當筵上兒孫在膝旁新年好時節留醉共清光

新宅看燈

東堂燈宴集三五夜相過掩映山川麗輝光日

月多香雲浮畫棟玉盞汎金波十載前今夕乘軒渡玉河

和石川雪夜看燈韻

水晶庭院雪如鹽夜色燈光賞未厭星月滿堂張不盡瓔珞萬里看能兼金樽汎汎酣清酌翠幙垂垂忘黑甜一歲一宵為一會東家誰惜酒頻添

奉約石川西園小集

百年閒興老偏濃欲起寒山聽曉鐘楸頌已無前夜饌栢尊還有舊年封風吹鵲帽欹重整霧著荷衣破不縫明月盤餐且粗糲西園茅屋候夔龍

石川西山看梅用前韻

病壓雙聰睡正濃曉風空度枕邊鐘投簪已謝三朝事擲筆那憐萬里封二頃薄田知自力九天華衮待誰縫明朝人日春來近坐看風雷起臥龍

招王詩人雪塘過小園看梅

闤闠詞客來嬰曲楚楚梅花照碧潯白髮素心渾不改疎枝凍蕊自能禁孤山此日為幽伴說

水何時聽細吟花徑東風長日婦莫愁茅草步難尋

西園看棋

看棋西圃省幽尋萬玉橫斜院鳩溪冉冉沉檀空入鼎浪浪清操可鳴琴宮厨那得調羹手沙塞誰傳止渴林老去湖山空病骨許身猶自愧南金

陸副使體齋致政

憲使何長揖翩然謝墨銅關中三尺法江上一征篷鱸鱠東曹興蓴羹內史風君如尋逸伴滿

地有漁翁
見子時與妙鄉評擬席珍海山勞雨浙關塞更
三秦爲客芳聲久還家白髮新蒼生正注目秪
恐疏空陳

雪中西園看梅

買得西鄰鐵樹來莓苔封護昔年栽不隨桃李
春深發甘領氷霜臘盡開水上盈盈人不見更
殘脉脉夢初回風庭一夜飛香雪祇道城頭吹
落梅

瓊枝玉粒倚雲斜春到園林第一花萬斛幽香
浮席几滿庭疎影度牕紗興飛東閣啼鶯處夢
落西湖報鶴家笑索壺尊延節序白頭偏惜惜
年華

寒食日過山

適邇肩輿玉石灣今年山即去年山緋花碧樹
村墟外紺殿朱樓霧靄間傳燭又更新令節臨
流驚見換顏顏城臺一上開羅薦延賞須乘落
照還

看瓶中玉樓春紫牡丹

天工調洪氣歲歲足韶華玉署分春色仙盃淡
紫霞去年多伴客今日秪瓶花（有疾不能賞折來）蘸景
休嫌晚東風未有涯

送鮑明府應　召北上

三年辭上黨千室宰東吳理劇嘗逼夕遵程不
計瘉琴鳴空雀鼠刀試斂蒲盧獻納虞賓席輶
車走辟符烏臺風厲冽青瑣望崇孤花遶河陽
境帆經潞水途鶯遷知已定鴻信可相孚
帝里雲霄上江湖有意無

櫻桃

雷雨俄然急上春櫻桃東圃熟相逢垂垂濕帶
臙脂重汎汎光浮琥珀濃憶昔又逢新歲月獻
新如見舊儀容西園記得嘗紅果（予幼時先大父携過西園攜櫻）
不道今支八十筇

志晴

春暮多陰雨朝來步石林樹頭啼鳥切潭處積
花深漫興聊隨筆支頤不費吟暖晴誰送酒消
滴未能禁

書懷

伏枕春曾到春歸似未逢酒盃緣舊薄登覽興
虛濃白雪顱邊髮青銅鏡裏容老來無倚着聊

復寄吟飾

喜晴

雲開忽晴霽四月巳春殘落日高岑影疎鐘遠寺音三吳千里望二麥萬民心計國雖無夢終然慰老襟

四月十五日山神會

四月晴曛笑語溫山神旗鼓太囂喧自從祀典昭靈貺遂有珂車接市村里社遺風欣復見小時群戲興猶存到門不用焚香禱願得和風澍雨繁

荅張安貞

重重薜荔掩荊扉世慮疎蠲客到稀花竹林園聊寄興鷗鳬江漢久忘機星衝佩劍芒猶炯魚蠹殘編業故微珍重新篇勞寄贈夜中珠玉有餘輝

荅安貞

看竹翩翩客到門羊裘曾識犬無喧瓊樓画屋人間世碧水青山郭裏村宦迹書黃猶未拔名題編簡自應存風流興味同元亮且漉陶巾蓋玉樽

前韻述懷

曳裾十載謝王門誰扣荊扉鳥雀喧報道郵筒傳秀句不緣車馬到荒村案頭銀燭從時轉江上青山為我存安得季真傳飲法接䍦從倒醉清尊

趙節判敬承借壽詩

南別龍泉赴西還鷹塔翔梨堂雙署美蓮幕兩除香弧帨同花甲鸞凰共綺觴玉峰堪借祝早晚過崑陽

再荅安貞

無事田家夜閉門數聲鐘靜集鴉喧漁人載月徐投岸樵子擔雲已入村新茗試煎和藥至疎燈還照讀書存平生獨欠盃中量舊釀猶封隔歲樽

頻年重聽倚衡門忘却新蟬聒耳喧櫪馬不知開道路榜人惟見出江村詩[illegible]衰眸在藥餌扶持病骨存茶供碧雲風味美一盃聊當一壺樽

清眞觀災用前韻

仙檀煨燼出山門旦夕金鐘不復喧勾漏幾時

焚藥鼎武陵何處覔花村龍纒玉柱澄潭杳鶴起青霄獨院存忽憶吹簫鳴鳳地空臺止擬酹瓊樽

何處披雲覔洞門剩經無復誦聲喧殘橋斷閣元同境栟巷桃源自一村金榜羽仙陳跡在瓊碑翰苑舊文存三年騎從前遊此曾獻長生日月樽

鴉歸不記舊壇門啞啞尋巢覔樹喧欲就卑枝妨近市望投深處入遥村還飛再集驚無定月落更深強自存睥睨明朝看故主露臺雲幔一歃樽

月白風清獨夜門玉簫聲斷紫鸞喧雲霞黃鵠幾時景烟水滄洲何處村羽宿瑚壇華表在飾投壁甃碧潭存山中牢落憑誰念還慰當年刺史樽

悲風泣露慘宮門鐘鼓寥寥匪昔喧三島烟迷滄海嶠十洲雲重碧桃村爐中白石那能煮架上黃庭幾得存自笑空虛捹一醉逡巡無術造乾樽

挽錢日章同年

記得仙宮舊日遊藍袍玉勒並鳴騶年來獨步朝天路雲白山青一段秋

西風丹旐潞河洲蓼白蘆黃兩岸秋南望鄉關五千里片帆雙淚幾時收

羨君文墨逈非常一別人間四十霜夢裏問君何所作修文還似舊時郎

寄世還歸達此生平生無復愧芳名空山月落烏啼夜淚盡妻兒不盡情

萬事而翁悉謝除獨遺殘業蠹魚廚秋深燭盡螢相照猶自含悽讀舊書

保障王勛奕世奇君来不語已先知表忠觀裏長公筆苔蘚蒼蒼百尺碑

聖像寺東樓

野寺孤樓閣林空夕眺清宿雲依戶暝倒景浸江明鐘磬聊宜侶魚龍起聽聲何當日登甜長此學無生

送鮑明府北上

昨喜分符至今看赴召行雙鳧通禁籞萬柳出江城知有埋輪號應酬臥轍情老臣時北望天迴泰階平

壽盧判院丹谷八十

炎帝開元化猗盧屬後塵虞山流裔日妻水衍芳辰馭杖徵　京國機宜重縉紳龍雲霑袖數鳳榻曳裾頻七衲無常法回生不計人佐堂嘗判集直署日躬親不偶仍林壑遭逢得騏驎鸞銜優　詔下鸞整舊袍新橋梓增邦采醫儒共席珍鄉閭借壽域身世領鴻鈞陶葛元非乡岐史會即真神仙醫發跡何論八千春

端午

老予年八十雪鬢已非斑蒲黍鶯新候葵榴照暮顏弔平遙楚澤帰范近呉山獨坐淹長夏悠悠意自閒

用前韻荅趙庾夫昆玉

新詩酬和及文彩爛然斑試卜非凡品賡歌慰老顏駿雖群冀北璞豈滯荆山螢雪三年事蹬臆想未閒

君家棠棣美鸞鶩競斕斑總是人間望應開老去顏九龍王氏裔五桂竇家山湝岳聲名重樓遲十載閒

小園宴集用前韻再荅庾夫

宴集西園裏繁英滿目斑曾題詩湧興聊借酒為顏晝曲泉通水崑岡玉作山桄書眠欲睡一覺萬緣閒

高林花木秀掩映出牆斑劍氣衝長漢琴聲憶故顏行循新闢路坐對晚宜山教授修餘業悠然百歲閒

王子詩中画天孫錦上斑鶯人真得意發興白怡顏合浦明珠海崑城片玉山如何尚棄擲泉石縱幽閒

遣懷復用前韻荅庾夫

髮緣衰老白不為作詩斑若因詩苦能無愧我顏倚樓時待月拄笏更看山豈欲驚神鬼道還永日閒

潛菊餐堪采翰鱸鮮正斑逢時開呉口把酒破愁顏三徑辭彭澤扁舟泊涉山吟風還弄月聖主賜優閒

江行即事

鴻鵠鸕鷀集汀沙渚澤斑朝晞添野色夜雨洗村顏杏閣江邊寺松皐雲外山移時逢老衲妙悟得幽閒

車塘即事

栟鶯啼作巧花蝶舞来班笑接村童語歡承野老顏一竿渡渭水雙屐老東山逆旅人生寄何妨盡日閒

車塘回以詩東庾夫承和謝荅

倡酬聊漫興未淂洗詩斑杜甫非吟瘦徐凝抱赧顏恩知瀞碧落名動仰高山開歲槐黃逼今年僅淂閒

早行

早行天欲曙星斗漸藏斑荷日薫香氣蘋風舞素顏澄江開曉鏡秀黛抹晴山顧步皆堪賞村庄白晝閒

附和貞老尚書示教端陽寫懷　士英

林居鶯節候毛髮為渠斑賜扇溫　天眷宮衣想　聖顏流年渾似傳宿望重於山公案多詩債何人蹁最閒

乳鶯廻波緑薫風解籜斑清和宜對酒行坐有懽顏巳見舒長嘯何曾負故山鉤簾氷簟處高枕此心閒

復以詩教奬借過情再疊前韻呈謝

歲月將垂暮頭顱未染斑潛心方苦孔始學在希顏水凍龍歸蟄烟昏豹入山　明時多哲輔樽散合投閒

復承奬和不敢當奉荅

庋書繙閱處剝蝕蠹魚斑子姪多庸駑吹噓獨厚顏尋源沿巨匯仰止屬高山畊讀無余慕松庭白日閒

次題西園

別業築来久錦紋苔石斑名園溫國馬題壁魯公顏雲影忽在沼鳥聲時出山萬境俱成寂地偏心自閒

謝懷先祖

卅堂人去後遺藁墨痕斑清白流餘澤丹青貌舊顏一竿江上業雙栝寺前山珍重尚書記追題不等閒

次遺舍弟西湖之作

錢塘名物盛管豹僅窺斑未淂詩中畫先添錦上顏青鞋歸浙水彩鷁過呉山烟月江湖闊尋遊亦趂閒

次書懷之作寓壽

逜森芝草茁滕遶舞衣斑白石方𢡟煮丹砂
好渥顏冲懷酣似酒鎮俗屹如山坐閱昇平
世蓬壺日月閒

敎章復至呈謝

巍巍鄉國望圭壁信無斑黃髮應難老蒼生
為解顏三台卿佐位五嶽丈人山幸出龍門
下追陪杖屨閒

奬借愈過不敢當

屠龍空役志画虎未成斑墳典叅虞夏淵源
究孔顏九臺頒累土一簣亦為山恐辱慇勤
意兮陰肯放閒

次遊車塘

野鶩眠沙暝林鳩坐葉斑冠裳行到處泉石
貢禁顏僧埽斜陽路鐘鳴古寺山相迎過竹
院一話是餘閒

古木橫天碧新篁濺水斑千村含𣽅氣萬物
競鮮顏鷄犬遙連市烟霞近隔山何須蓬海
上人世儘寬閒

次庄行

江沉梅雨黑網出鱖魚斑一咲迎鄰父相悲

各老顏漁樵新草樹吏隱舊溪山眼底堪憐
處孤舟野渡閒

時歲在壬寅端陽後倡酬之作初余
在諸生間不敢以詩自衒公猶未之
知也伯子大理先生言之於公蒙以
國士期許未幾長逝而余亦老矣校
讎淨藁錄以續貂慙負知己曷勝悅
歎士英謹識

畵牡丹行

年年牡丹春着花爭妍競麗堆雲霞顛狂風雨
偶相剥凭闌倚樹徒興嗟君因重惜託圖畫不
遣解新作彫瘵風雨摧殘總不知舒卷華堂壁
高挂關山雪重埽不開數枝折得天邊來燈前
月下色相照恍然躡足湘江臺老眼臨花驀生
意別是人間一天地安得家家掛此圖共領春
光頻一醉

答吳樾之三絶句

老予踈懶十年餘未到西郊水竹居塵夢幸無
纏枕席醒来還讀舊時書
綠野青山杖玉鳩飄然造物與同遊十洲三島

多瑶草漢武從来亦枉求
不是秦川清渭溪月明垂釣乳烏啼如何遂拔
衡霄劒不管遼西更海西

壽朱玉峰冢宰七十

玉峰婁水曲蔦伊楠青空地氣連吳下星光動
宇中夷亭潮汎溢陽抱石西東徳器超時彦文
章厭世雄嗣唐兵部褱蔞濮鬱林公華館棲遲
久金閨注籍通恭惟操　國柄因以亮天工十
載持銓鑑初辭感　帝衷榮歸栽杞朮閒步訪
參同海屋籌何算嵩岡峻豈崇七旬今日始百

歲敢云終暑過三時伏秋新六月風萬松添爽
諮群坐抱玲瓏水果羞時饌蓴鱸值歲供即看
春路永誰謂暮途窮祇恐蒼生望蒲輪出
禁宮

貞翁淨稿卷之十二　終

貞翁淨稿

拾遺

贈存拙施翁

結茅東海涘種玉北山田白髮三千丈青黎六
十年嚴予無秘旨鄗璞有前緣回首撫沙地咸
稱人世僊

贈謙山

而祖善觀察數向吾門遊一日報長逝有問靡
所求孫也嗣其業謙若無轉籌扣之輙響應名
比而祖浮人號曰謙山蘊高迴時流為賦謙山

篇感昔生悲愁

贈問竹

百尺峰頭綠玉枝卅秋風雨近離披主人落莫
休頻問側耳春雷是化時

贈陶東樂

有官不赴東歸樂婁曲潯陽况味齊籬落種花
開一徑城墟遷次隔雙溪詩成月下酣春蟻聽
覺桑巔唱午鶏齋館絶無塵土思膏梁誰復换
鹽虀

長子道中曉行

漏斷疎星閣曉城霜花寒勒柳稍垌山腰素練
風泉嫋樹杪丹霞海日生土屋重重門乍起柴
筐落落市初成溪西野寺僧酣睡睡覺行人廿
里程

朱懋功園亭宴集

萬綠山谿上迴塘景更佳碧池涵屋畫青竹護
階柴花片棋敲落鶯聲樂奏諧酒深成絕倒慰
我卅年懷

題朱懋功世藏朋梅圖

一塵不到水亭孤上切長空桃五湖亭上幽人

相對語不知曾叉廟堂無
半裂生綃一尺無朋梅筆意近模糊沉浮二百
年來世珍重如傳五老圖

送大宗伯劉紫巖之任南都

昨夜文光出上台光芒仍射大江隈 高皇禮
樂人能說前代圖書石未摧共被不須眠白日
題詩還得坐 蒼苔 聖明側席常求舊只恐泥
封遣騎來

送紫巖報政北上

報政 歸朝別舊游西風颯颯思悠悠龍江一話
三山曉鶴駕孤驤萬里秋北極 聖明高可接
東吳民瘼遠堪憂年來台席虛應補有問須勞
借著籌

嘉靖辛卯余表弟張德芳領鄉薦中高
等歸母壽五十有五詩以送之

慈闈開壽域遊子策名時天地逢生數雲龍適
會期穠香歸舞袖春色上稱卮晏曲潮猶識僊
帆莫放遲

贈戚訥菴送子應試

老驥逐龍駒翩翩入 帝畿問年過七十步繇

健於飛制席推賓行敎兒赴鎖闈莫先江梓發
分宴鹿鳴歸

白溪陸子行學器識吾蘇之彥材也期
在遠大不謂失蹶禮闈中選郡幕殊不
滿人望雖然昔錢若水者初拜白溪官
耳理冤聞上半年知制誥兩年遂副樞
密未嘗負錢也陸子其當自慰

桐陵瀨上武陵船露冷秋高八月天千古民風
還揖讓三吳封壤接山川携家自裹妻江米煮
茗聊分乳洞泉憶昔祥刑錢若水兩年樞密遂

超遷

挽梅花周隱君兼贈見梅

冰雪寒崖畔橫空玉一枝風生香滿座月出影臨池骨領今誰主推敲昔費詩幸然消息近公餘看相資

雙槐歌爲景明主政壽母

綠陰門巷喬雙木玉色文章稱右族堂陰春到花兩枝雨露恩深無鞠育去年兒補白雲司回首白雲時佇思今年告我欲歸去不道側席逢明時金陵玉色無多路竹筍江魚便可附較量

家國理本同臣子一身兩難顧長江迢迢不可迎長耩縈縈不可行門應徙倚未可慰請歌一曲道此情中山酒蜀錦方爲君寄上雙槐堂雙槐拂雲高且長雙槐庇屋陰且芳往來日月無盡藏蓬萊一氣通滄浪願借此棵千里致遐祝年年歲歲同蒼蒼未須學作兒女行紛紛繞膝徒稱觴

聞貞老周公訃　沈本初

肎信文章一鉅公曾勞枲念訪山農鸞鳴赤日披雲寶玉立高風貴畝宮雙鶴忽傳今日淚九蓮空抱舊時紅廬堂不復瞻生面仰視留題幾折衷

再讀公宵警慰問之作　沈本初

記得題詩解我憂春盤生菜水西樓（是日）春酒闌棊局寒猶御燭跋魚蝦晚更投獺仰高懷猶昨日淒凉錦字忽驚秋傷心一掬黃金淚獨向西風泣未休

校定貞翁淨稿成　趙士英

不見貞公已十年典刑未墜祇遺編格中天趣辭侵古象外風流思入玄唐晉詎應卑譽伍齊陳端合愧盧前校讎牛馬甘廝去蕆得名垂曬藻傳

貞翁淨稿　畢

貞菴公詩集後序

夫士君子立身揚名在乎德積於厥躬業隆於當代徒工於詩文者未足以與此也若貞菴周公年少舉進士素以文名後又以詩名而其所重者則不在此公自始學至受易于黃足菴先生德器夐異先生奇之至入官惟率其素履故爲邑宰稱牧民之任爲御史奉諫議之職中外屢遷無不盡其官守位至刑部尚書歷兩京得侍　經筵時吾崑一邑爲尚書者四人毛文簡公禮部尚書朱恭靖公吏部尚書顧文康公以禮部尚書入殿閣三公自翰苑得遷爲易在公爲獨難蓋由邑宰以至尚書地位懸絶非忠誠篤棐至爲人主所親信惡能擢用至是讀公之奏疏文雄而言直讀公之淨藁詞雅而意深而公之德與業有重於此者公家有素節堂余嘗爲之記亦惟自公之所重者言之若其平生喜爲詩而所至有紀述是特一時之意與亦以適性情耳雖然忠君體國愛親敬友之道亦於是乎見然則公之於詩又豈可少哉前有貞翁詩集序余兄已爲之亦既鋟梓矣而太僕君又屬余爲後序因爲之說如此云

萬曆癸未夏日後學歸有功謹書

刻先康僖公詩集後述

先康僖公詩集十有二巻出自手選未幾
考終於嘉靖壬寅先是畀諸伯兄大理丞
貞肅校定復不幸以庚戌春力疾謀諸五
泉先生編次成帙矣季弟鳳來将謀諸梓
而乙卯亦夭家門多禍逡巡歲時嗚呼痛
哉鳳起以先公尚書三載考績蔭己酉就
選冢宰承乏光祿無何以堂卿馬公坐累
謫山東塩官路阻弗就而謀梓之心未嘗
一日忘也丁巳之秋有遼左之

命便道歸省乃得謀諸五泉始克就梓先公著
述雖頼以傳而於鳳起實無補於繼述之
大要之父子兄弟先後凋謝之數之繫於
天者不能不重創鉅之感云爾
歲戊午春正月望不肖男鳳起百拜謹述

貞翁淨稾十二巻 浙江汪汝瑮家藏本

明周倫撰倫字伯明晚號貞翁崑山人宏治己未
進士官至南京刑部尚書謚康僖是集爲趙士英
所删定其詩沿臺閣舊派不免膚廓士英序謂其
有得於陶元亮王摩詰兩家非定論也